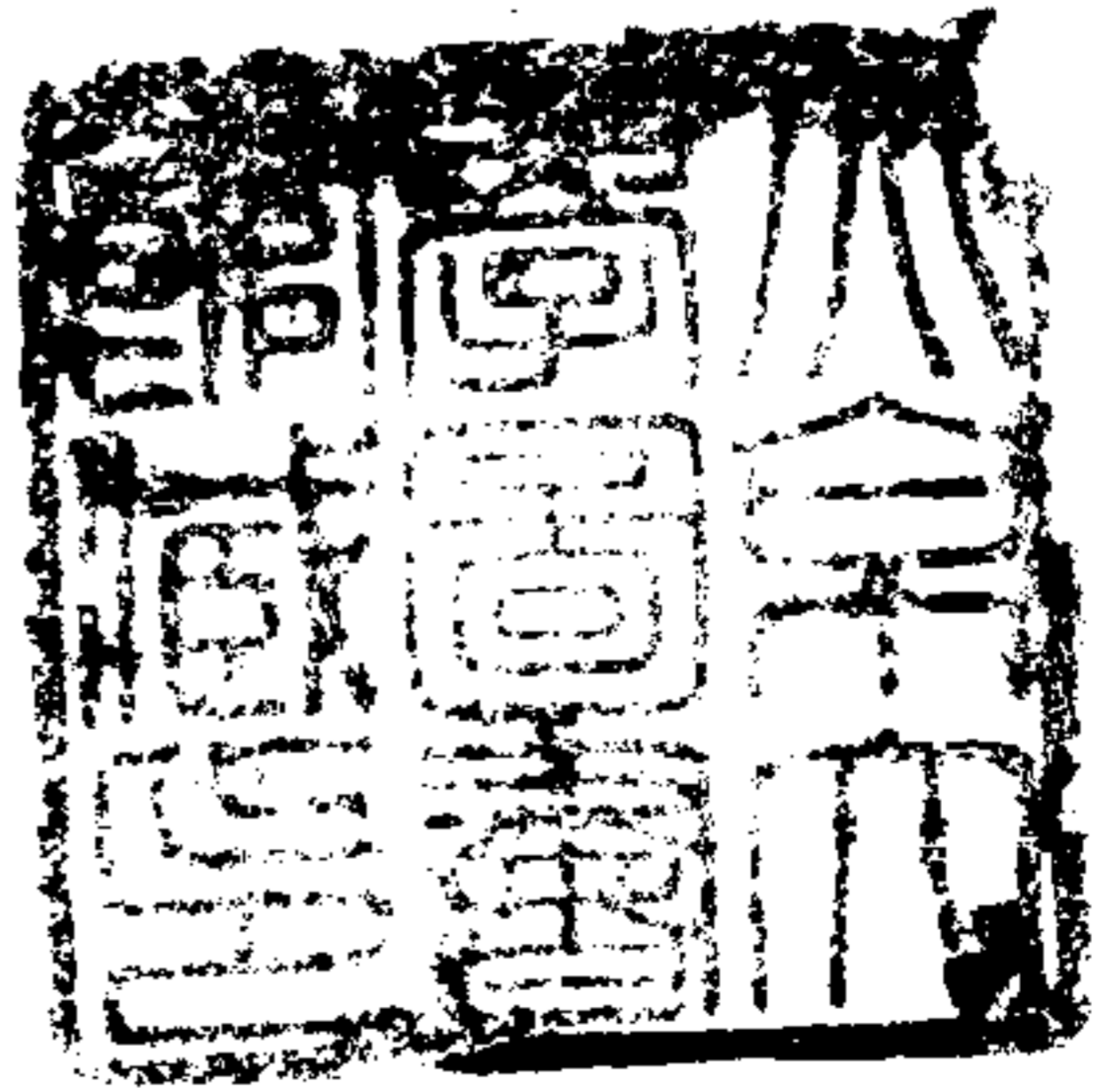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〇三・史部・別史類

續藏書二十七卷

〔明〕李

贊撰

2205/03

續藏書序



李宏甫藏書一編余序而傳
之久矣而於

國朝事未備因取余家藏名
公事臨緒正之未統而通州

久之宏甫殉遺書四出學者

爭傳誦之其實真贗相錯

非盡出其手也歲己酉眉源種

公弔宏甫之墓而訪其遺編

於馬氏於是續藏書始出余

鄉王君惟儼梓行之而屬余

引其簡端余謂前史有紀有

志有列傳其體乃具宏甫前

後二編列傳獨詳於紀表志

缺如也而列傳之中又獨存其

美者昔楚史名檮杌春秋則

亂臣賊子之戒每卷之烏豈宏

甫意不及此耶抑有所待耶

先聖學三代之禮乃於周緇

憲章之恐後學者以明習

朝典追蹤先哲舍是編何
之余謂退可以修身而畜
德進可以尊

主而庶民謀王豈國之大
端班之具在貴善學之而已

近代名卿稱黃材伯為博古

鄭端簡雷司空為通今藉令三

復宏甫之二編其可與昔賢

相頡頏也夫



辛亥秋石渠舊史焦竑題

續藏書序



李卓吾先生沒而其遺書盛傳有說書
有藏書有焚書說書以制義發孔孟曾思
之精蘊焚書所雜著詩文談經評史大義
微言藏書始周末迄胡元筆削諸史斷以

序

已意今所行續藏書則自明興及慶曆諸
臣列傳也其目有功臣有名臣功臣有開國有
靖難名臣有開國有遜國有靖難有內閣有
勲封有經濟有清心有理學有忠節有孝義有
文學有郡縣蓋王侯將相士庶人方外緇黃

備僕妾妓無不載矣名臣或有功而功臣不
必有名抑或功封而不書或於傳附見其名或
名兩見而從其所重或沒未久而得傳或負俗
之議而為分明之秉權衡破拘孿微顯闡幽
標新領異與藏書略同惟一於揚善不刺惡

序

二

為異耳本朝史職廢

列聖實錄於臣下事不詳而野史雜出常布
之士不盡諳朝章薦紳之倫不盡負史才信
耳者不審于時勢見小者不關於大體脩詞
者不當於故實甚乃苛責深文恣臆冥決所

好生羽毛所憎成創痍古人多聞闢疑與人
求備之意泯滅漸盡矣先生出入三朝勤學
好問博古通今所師友正人君子故其甄別去
取若奇而正若嚴而恕若踈而嚴若朴而
藻可謂良史昔者孔子作春秋為尊者諱

序

三

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是以所見異詞所聞
異詞所傳聞異詞而自許以文則史事則齊
桓晉文義則自取先生書諸臣事雖貴賤不
同在一時皆為雄伯錄諸家文非金匱石室之
藏則名卿碩儒之製而其義無所曰罷無

三諱無三辭儻亦知我罪我惟春秋之指乎
先生嘗以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三王五帝不
沿禮樂即孔子之是非尚以為不宜施之今
日况於他人是書也余謂必合三書並觀而
後得先生之心得其心恨先生不遇龍門蘭

序

四

臺時專力成一代史不得其心遂受禍等
于班馬夫孔子且有罪我况於先生先生
生平與焦太史楊杞為多而絕筆趙人
馬侍御家閩人蘇郡伯得之金陵王維儼
行之新都江似孫校之兩君雅意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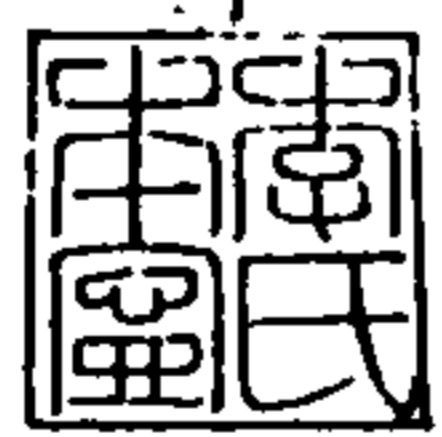
使名山之副流布人間有功于李先生庶
幾揚子雲之相譚矣

京山李維楨本寧父譔

莆中洪寬書

序

五



李氏續藏書總目

一卷

開國諸臣總叙

開國諸臣緣起

開國諸臣本根

二卷

開國名臣

三卷

開國功臣

續藏書

總目

四卷

開國功臣

五卷

遜國名臣

六卷

遜國名臣

七卷

遜國名臣

八卷

靖難名臣

九卷

靖難功臣

十卷

內閣輔臣

十一卷

內閣輔臣

十二卷

內閣輔臣

續藏書

總目

十三卷

勳封名臣

十四卷

勳封名臣

十五卷

經濟名臣

十六卷

經濟名臣

十七卷

經濟名臣

十八卷

經濟名臣

十九卷

清正名臣

二十卷

清正名臣

二十一卷

理學名臣

續藏書 總目

二十二卷

理學名臣

二十三卷

忠節名臣

二十四卷

孝義名臣

二十五卷

孝義名臣

二十六卷

文學名臣

二十七卷

郡縣名臣

續藏書 總目

四

李氏續藏書總目終

續藏書各臣姓氏

開國名臣

金陵陳靜誠先生遇

青田劉文成先生基

附 子璉 璟

別見遜國名臣

鐵冠道人張中先生

附 建昌周顛仙先生

學士浦江宋文憲先生濂

義烏王忠文先生偉

續藏書

總目

附 子與孫

別見遜國名臣

宜興吳忠節先生雲

姑熟郡公當塗陶先生安

附 太平知府李公習

御史中丞章先生溢

附 子存道

祭酒宋文恪先生訥

司業劉子高先生崧

祭酒陶公凱

三

附 崔亮 楊訓文

尚書詹公同

附 子詹公徽

大學士吳公伯宗

大學士吳公沈

大學士朱文恪公善

附 鮑恂 余詮 張紳 張長年 貝瓊

太子少保唐公鐸

尚書開公濟

續藏書

總目

祭酒樂公韶鳳

附 趙奎 王才 魯文質 陳旭 陳友

學士劉公三吾

太師蹇忠定公義

別見靖難名臣

太師夏忠靖公原吉

別見靖難名臣

太保黃忠宣公福

別見靖難名臣

大學士解公縉

別見內閣輔臣

少保黃文簡公淮

別見內閣輔臣

韓國公李善長

附葉伯巨 鄭士利 別見孝義名臣

開國功臣

中山武寧王魏國徐公

開平忠武王鄂國常公

岐陽武靖王曹國李公

黔寧昭靖王西平侯沐公

寧河武順王衛國鄧公

東甌襄武王信國湯公

文成劉誠意公 別見開國名臣

續藏書 總目 三

東丘郡侯化將軍

附 郤氏 孫氏 雷老

高陽郡侯許知府

高陽侯韓成

附 濟陽侯丁普郎等三十六人

梁國趙武莊公德勝

附 南陽郡侯葉琛

張子明

捨命王等共二十四人

越國武莊公胡大海

附 李夢庚 王愷 孫炎等二十一人

號國忠烈公俞通海

附 弟通源 通淵

蔡國忠毅公張德勝

附 汪興祖 周顯 陳文

楚國公廖永安

河間郡公俞廷玉

泗國武莊公耿再成

續藏書 總目 四

燕山侯孫興祖

永義侯桑世傑

縉雲郡伯胡深

宋國公馮勝

潁國公傅友德

涼國公藍玉

鄆國忠順公宋晟

遜國名臣

齊秦

黃子澄
練子寧
附 蕭用道
方孝孺
張昺
葛誠
湯宗
余逢辰
徐輝祖
續藏書
梅殷
謝貴
彭二
馬宣
朱鑑
卜萬
廖鏞
廖銘
孫岳

續藏書

總目

五

瞿能
宋忠
附 徐凱 耿獻
余瑱
彭聚
孫大
莊得
陳質
楚智
張皂旗
王資
崇剛
趙諒
宋瑄 <small>宋晟子</small>
張倫
曾濬
附 馬宣 楊本
倪諒

續藏書

總目

六

周拱元

鐵鉉

附 徐將軍 盛統兵 高僉憲 宋參軍

張都統 王太守 王府校等

黃觀

附 妻翁夫人 并二女家屬十餘人

陳廸

附 蒼頭侯來保

侯泰

續藏書

總目

七

附 茅卯仔

暴昭

張統

附 毛泰

王鈍

嚴震直

卓敬

黃魁

盧迥

郭任

陳植

胡子昭

徐壘

景清

茅大芳

陳性善

胡閏

劉端

續藏書

總目

八

王高

鄒瑾

彭與明

盧原質

薛崑

廖昇

周是修

王叔英

附 盛希年

王良	董倫	王景	唐愚士	高遜志	張顯宗	附 楊璉 房安 呂昇	樓璉	王達	續藏書 總目 九	高巍	宋徵	劉伯完	黃鉞	附 楊福	龔泰	韓永	陳繼之	戴德彞
----	----	----	-----	-----	-----	------------	----	----	----------------	----	----	-----	----	------	----	----	-----	-----

韓郁	曾鳳韶	王彬	董鏞	葉希賢	魏冕	甘霖	王度	鄭公智	續藏書 總目 十	尹昌隆	巨敬	王良	程本立	附 沈壽康	胡子義	林嘉猷	鄭居貞	姚善
----	-----	----	----	-----	----	----	----	-----	----------------	-----	----	----	-----	-------	-----	-----	-----	----

附 錢芹 王賓 韓奕 俞貞木

陳彥回

王璉

葉惠仲

顏伯瑋

附 胡先 兒有為 弟珏 友晏璧

鄭恕

劉亨

鄭華

續藏書

總目

十一

唐子清

周縉

附 朱寧等二百九十八人

黃謙

松江同知

盧振

牛景先

周璿

謝昇

劉政

魏澤

陳思賢

附 徒弟伍性原 陳應宗 林珏

鄒君默 曾廷瑞 呂賢

王省

附 子禎 女靜

高賢寧

儲福

續藏書

總目

十二

附 母韓 妻范

羅義

龔翊

黃彥清

附 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

雪菴和尚

附 杜景賢

河西傭

附 莊浪魯家

補鍋匠
馮翁
東湖樵夫
梁田玉
梁良玉
宋和
郭節
何洲
梁中節
續藏書
總目
十三
郭良
梁良用
何申等二十人 附 王詔 鄭僖
吳亮
程濟
高翔
劉璟
附 子縉
王紳

附 子稔
宋懌
靖難名臣
太師蹇忠定公義
太師夏忠靖公原吉
太保黃忠宣公福
少師金忠襄公忠
少保陳節愍公洽
附 李任 顧福 劉順 徐騏 劉安
續藏書
總目
十四
蔡頤 桂勝 劉子輔 易先 何忠
馮智 陳麟 馮貴 侯保
太子太師胡忠安公淡
太子少師儀文簡公智
尚書王文忠公英
靖難功臣
榮國姚恭靖公廣孝
附 袁珙 顛士 張信 奈亨 李友直
湯陰伯郭忠襄公資

尚書宋公禮

附 金純 周長 潘叔正 張信圖

許堪 藺芳

河間張忠武王玉

東平朱武烈王能

定興張忠烈王輔

鄞國薛忠武公祿

鄖國張襄僖公信

廣寧侯劉忠武公榮

續藏書

總目

五

內閣輔臣

解縉

黃淮

胡儼

楊士奇

楊榮

附 金幼孜

楊溥

高穀

薛瑄

岳正

呂原

李賢

商輅

彭時

劉珝

劉健

謝遷

續藏書

總目

六

丘濬

李東陽

王鏊

劉忠

楊廷和

梁儲

楊一清

費宏

張孚敬

席書
徐階
趙貞吉
勲封名臣
靖遠侯王忠毅公驥
附 蔣貴
興濟侯楊忠敏公善
涑國公孫武敏公鏜
附 石亨
續藏書
總目
七
定襄侯郭忠武公登
懷遠伯山襄毅公雲
平江侯陳恭襄公瑄
武功伯徐公有貞
穎國公楊武襄公洪
太傅王襄敏公越
都督王公信
新建侯王文成公守仁
都督僉事劉公壘

錦衣牟公斌
總兵楊公銳
咸寧侯仇公鉞
太保梁武壯公震
都督馬公永
都督沈公希儀
都督俞公大猷
都督同知萬公表
都司戚公景通
續藏書
總目
六
附 子繼光
經濟名臣
太保王忠肅公翱
太子太保陳僖敏公鑑
尚書郭公璉
尚書周文襄公忱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羅公通
尚書年恭定公富
尚書耿清惠公九疇

僉都御史楊恭惠公信民

太傅于忠肅公謙

太師王端毅公恕

少保姚文敏公夔

附 尹旻

太子少保李襄敏公秉

太子少保崔莊敏公恭

尚書王莊毅公竑

尚書王恭毅公槩

續藏書

總目

十九

尚書陳康懿公俊

都御史黃公紱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忠

太保余肅敏公子俊

附 徐廷璋 馬文升

都御史韓襄毅公雍

布政陶公魯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信

侍郎葉文莊公盛

太師馬端肅公文升

少保秦襄毅公紘

太子少保鄧襄毅公廷瓚

附 朱英

太子少保童公軒

尚書何文肅公喬新

都御史高公明

少保倪文毅公岳

太保周文端公經

續藏書

總目

二十

太子太保劉公大夏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珊

太子少保張簡肅公敷華

尚書黃文毅公孔昭

太傅韓忠定公文

太子太保林文安公瀚

尚書王文莊公鴻儒

附 弟鴻漸 段堅

副都御史陳公鎬

附 弟欽

都御史王公雲鳳

尚書林公俊

少保李康惠公承勛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瓊

附 陸完 彭澤 陳九疇 曹謙

少保胡端敏公世寧

都御史馬公昊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材

續藏書

總目

三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麟

尚書雍公泰

尚書吳公廷舉

尚書顧公璘

附 弟璵

少保王襄敏公以旂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金

太子太保熊公浹

尚書胡公松

尚書鄭端簡公曉

太子少保李敏肅公世達

尚書陸莊簡公光祖

清正名臣

都御史顧公佐

附 師達 向珪

都御史軒公觀

附 周新

尚書魏文靖公驥

續藏書

總目

三

都御史魯公穆

附 薛祥 薛遠

侍郎李忠文公時勉

附 陳祚

祭酒陳公敬宗

附 楊鼎

都御史吳文恪公訥

御史孫公鼎

布政使夏公寅

侍郎劉文介公儼

少保林莊敏公聰

附 千戶龔遂榮

太子太保張莊簡公悅

太子少保彭惠安公韶

尚書楊文懿公守陳

太常卿張公元禎

光祿卿陳恭愍公選

附 張聚子戴

續藏書

總目

三

太子太保吳文定公寬

太子少保邵文莊公寶

太子少保傅文毅公珪

尚書陳公壽

尚書謝文肅公鐸

都御史熊莊簡公繡

附 潘禮 胡拱辰 王錡 李崧 朱裳

孫需 陶琰

祭酒魯文恪公鐸

副使邵公清

中允景公暘

尚書嚴恭肅公清

侍郎程公文德

理學名臣

薛文清公瑄

別見內閣輔臣

聘君吳公與弼

附 陳海雍

陳文恭公獻章

續藏書

總目

三

附 陳真晟 胡居仁 劉閔

莊定山公景

賀給事公欽

章文懿公懋

羅文毅公倫

丁副使公璣

鄒吏目公智

陳御史公茂烈

蔡祭酒公清

王文成公守仁

別見勳封名臣

儲文懿公瓘

湛文簡公若水

呂文簡公柟

附 馬汝驥

王道

穆孔暉

鄒文莊公守益

附 子善

孫德涵

德溥

王心齋公艮

附 子璧

林春

續藏書

總目

三五

董蘿石公澐

附 子毅

王龍溪公畿

唐荆川公順之

羅文恭公洪先

羅近溪公汝芳

殷侍郎公邁

張諭德公元怵

楊侍郎公起元

忠節名臣

劉忠愍公球

章恭懿公綸

鍾恭愍公同

廖恭敏公莊

楊觀察公瑄

附 子源

黃少卿公鞏

附 陸震

張英

并何遵等十二人

續藏書

總目

三五

何尚寶公遵

孫忠烈公燧

許忠節公達

楊翰撰公慎

別見文學名臣

舒翰撰公芬

楊忠愍公繼盛

附 張紳

沈光祿公鍊

楊御史公爵

海忠介公瑞

孝義名臣

丘公鐸

知縣簡公祖英

附 高彬

姚公伯華

朱公煦

附 陳圭

毛公聚

續藏書

總目

三

劉公謹

程公通

孫公惟中

錢公瑛

瞿公嗣興

麴公祥

洪公祥

虞公謹

楊公旻

王公原

唐公儼

劉公和

訓導劉公閔

歸公鉞

附 弟繡

何公倫

附 孝童崔鑑

員外郎杜公環

續藏書

總目

三

樂公栢

附 弟祝

李公疑

葉公伯巨

附 鄭公士烈

高公瑾

汪公灌

附 夏宗顯

王公芳

附 義僕阿寄

義倡邵金寶

文學名臣

學士宋公濂

別見開國名臣

學士王公禕

別見開國名臣

文學博士方公孝孺

別見遜國名臣

詹事曾公棨

修撰康公海

修撰楊公慎

續藏書

總目

五

副使李公夢陽

副使何公景明

附 徐禎卿 邊貢

考功郎薛公蕙

附 高叔嗣 陳東

山人孫公一元

僉都御史唐公順之

別見理學名臣

參政王公慎中

僉都御史趙公時春

尚書王公世貞

附 弟世懋 李攀龍 汪道昆

郡縣名臣

方公克勤

吳公履

陳公灌

錢公本中

况公鐘

附 蔚能

續藏書

總目

三

劉公實

丁公積

徐公咸

唐公侃

程公燦

徐公九經

龐公嵩

新都後學江縉前校

李氏續藏書總目終

續藏書卷一 目錄

小序

開國諸臣總叙

開國諸臣緣起

開國諸臣本根

續藏書卷一 目錄終

開國名臣 卷一 目錄

續藏書卷一

臣李贄曰我

太祖高皇帝蓋千萬古之一帝也古唯湯武庶幾近之然武末受命非周公則無以安殷之忠臣湯之受命也晚非伊尹則決不能免於太甲之顛覆唯我

聖祖起自濠城以及即位前後幾五十年無一日而不念小民之依無一時而不思得賢之輔蓋自其託身皇覺寺之日已憤然於貪官汙吏之虐

開國小叙 卷一

民欲得而甘心之矣故時時用兵時時禁論諸將無一字而非惻怛亦無一字而不出於忠誠故天下士咸願歸而附之而樂為之死也臣是以首錄開國諸臣而先之曰開國諸臣總叙者此也蓋叙而總之正以見死事者之眾皆千古之所未曾有此必有大根本存焉非可以人力強而致也故又曰開國諸臣本根知必有本根則知當時死事者之所以眾矣而緣起於濠城一劍之提伽藍神前一玦之上而已嗚呼兵力

單弱子與非夫，眇乎小哉，何所復望於入建業，滅江州，擒士誠，混一江南，而平定山東、河南北也。夫以其所緣起者寡弱如此，而所成就者神速，至大如彼，故又曰：開國諸臣緣起焉，嗚呼，合是三者而觀之，而後知我。

太祖高皇帝所以取天下之由矣，自是而後，建文繼之，純用恩而

成祖二十有二年，則又恩威並著而不謬。

仁宗繼之，純用仁而

開國小叙

卷一

二

宣宗章皇帝在位十年，則又仁義並用而不失，况正

統十年之前，

昭聖未賓，三楊猶在，尚行

二祖三宗之政乎，則我

朝仁義立國，愛民好賢，蓋相繼且百有餘歲也，自

古開創之君，曷嘗有此哉，臣是以伏讀而詳著

之以見今者

聖子神孫所以安享太平之故，當知無忘

祖宗功德於無窮也。

開國諸臣總叙

癸巳春，上年二十六，在郭元帥軍中，先是濠城被

圍，元將賈魯歿，圍解，上白郭元帥歸集鄉里壯士，

得徐達等入城，達少，上一歲，上首得達，專任之，

既而徐州將彭早住趙均用來奔濠城，郭元帥為所

制，上察知其不可為，乃白郭南略地，率徐達、湯和

、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

、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陳桓

、謝成、李新材、張赫、張銓、周德興等二十四人出南略

開國總叙

卷一

三

定遠二十四人者，皆濠人，甲午春，止破橫澗山，元

義兵將繆大亨以眾二萬降，上至定遠，馮國用與

弟國勝率眾歸附，上大悅，令兄弟皆宿衛左右，定

遠人李善長來謁，上一見知其為長者，禮之，合肥

人吳復性沉鷲，寡笑言，勇略過人，聞上至，率所部

來謁，上俾領前鋒，定遠人丁德興、驍勇善戰，偉貌

黑面，來歸，上以黑丁呼之，令從征洪山寨，德

興先登破寨，濠州趙德勝來謁，德勝狀貌魁偉，膂力

過人，馬上運槊如飛，上以為帳前先鋒，兄子朱文

正姒子李文忠，先是各避亂徙他境。及聞上駐師，滁州皆來歸。定遠人沐英，八歲遭兵亂，失父母。上憐其孤，屬高皇后撫之。至是，并文忠等，皆育為子。賜文忠英姓朱，擇師教之。軍中稱文忠保舍，英沐舍。虹縣胡大海，長身鐵面，勇力過人。來見上於滁，上一見語合，用為前鋒。濠州孫興祖，剛毅有膽氣，王志猛，驚多智略。二人來歸，年皆十九。定遠茅成，合山仇成，二人皆驍勇有膽略。來見上，上悉留置麾下。乙未，上駐和陽。虹縣鄧愈，年十六，率所部來附。

開國總叙

卷一

四

上命統領軍總管濠州常遇春，年二十三，率所部數十人來歸。未至，因臥田間。夢金甲神人蹴之，起曰：主君來，忽寤見上。上至，即伏謁。上欲謀渡江，乏舟楫。時巢湖有水軍將巢縣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與其弟庸、合肥張德勝、葉昇，無為桑世傑，合山華高，皆集舟師，結水寨自保。聞上駐師和陽，乃遣使問道納款。上率諸將以兵往取之，遂以永安等歸和陽。適巢縣金朝興亦率眾來附。朝興驍勇有謀，既得諸將，遂決計渡江。六

月朔，上率諸將渡江，攻采石，破太平。耆儒陶安，李習迎見。上召安與語，安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悅，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言：金陵宜取狀。上遇安甚厚，令預密議。以李習知太平府事。太平城初破，郡將吳昇帥眾降。上曰：吾聞汝江右名賢也，即用為領兵總管。合肥人楊璟，儒家子，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略。因亂聚眾保鄉里，聞上取太平，

開國總叙

卷一

五

率眾渡江來歸，授管軍萬戶。上既破滅陳也，先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丙申三月，上率諸軍進取金陵，復破方山營，擒兆先，釋而用之。元將康茂才，蘄州人，結義兵捍寇江上，累功遷都元帥。我師渡江，大破之。常遇春兵盡殲其精銳，茂才收合潰散，屯天寧洲。我師又破之，茂才奔金陵。上既取金陵，茂才欲奔鎮江。我師又追及茂才，乃率所部三千人降。言前日之戰，各為其主事，至於此，死生惟命。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上遣徐達等下鎮江，謂達曰：

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可用爾入城爲吾訪之
元之名從龍仕元爲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辭位
居鎮江達至訪得之上命文正文忠以白金文綺
往聘從龍至上親出城迎入邀與同處朝夕咨訪
時政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定遠人王弼有膂力膽
略過人善用雙刀因亂集鄉里壯士結寨於三臺山
率所部來歸上命宿衛帳下丁酉四月上親督
師下寧國執元將朱亮祖亮祖六安人爲元義兵元
帥初上克太平時亮祖降上賜以金幣仍舊官
開國總叙 卷一 六

升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上悅其言命預帷
幄密議又得楊國興使從征湖口未幾命爲元帥守
宜興十二月至蘭溪時和州人王宗顯少業儒避亂
僑居嚴州胡大海以宗顯見上上曰是與我同
鄉里遂用之命探婺州城中盡得其虛實攻破之改
婺州爲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召儒士許元葉瓚王
胡翰江仲山等皆會食中書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
史又命宗顯開郡學招延儒士葉儀爲經師戴良爲
學正吳沈徐原爲訓導己亥春樂平儒士許瑗謁
開國總叙 卷一 七

居數月復叛歸元守寧國數敗我師軍中爲所獲者
六千人諸將弗能當常遇春與戰亦被創還上親
督徐達等奮攻之亮祖兵敗城下被獲上曰今將
何如對曰非得已也生則盡力死則死爾上壯而
釋之使從征宣城七月命鄧愈胡大海率兵取徽州
守臣走元帥汪同以衆降戊戌以李文忠胡大海守
嚴州得郭彥仁命爲指揮使司都事使和協文忠大
海不爲異上率諸將親征浙東道徽州召儒士唐
仲實姚璉等咨訪時政又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

上于金華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海鼎沸豪傑之士勢
不獨安夫有勇略者可以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知
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非收攬豪傑難以成功上
卽拜瑗博士冬十一月命胡大海等進攻處州元部
將胡深守龍泉見元將士多怠弛不用命深知天命
有歸乃棄其軍間道來降且獻取處州策大海用其
言破處州上征浙東時胡大海薦劉基宋濂章溢
葉琛之賢可用李文忠守金華又薦王禕許元黃天
錫諸儒上皆遣使以書幣徵之庚子三月劉基宋

濂章溢葉琛至建康謁見上喜甚曰吾為天下屈
四先生從容與論經史及咨訪時政甚見尊禮命有
司創禮賢館處之宋濂浦江人以文章行義為時所
重嘗教授義門鄭氏家章溢龍泉人葉琛麗水人皆
智略過人避亂隱田里至是俱以聘至上問陶安
四人之才如何安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文學不及
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上召劉基侍帷幄
預謀機務以宋濂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遣世子授
經溢琛並為營田司僉事元福建行省叅政表天祿

開國總叙

卷一

八

見王師下浙東知天命有在遣古田縣尹林文廣
以福寧州來納款上賜書褒嘉之七月故徐壽輝
將于光徐椿以饒州來附上命鄧愈往納之于光
等遂從愈屢敗偽漢兵饒州以安陳友諒殺趙普勝
而用普勝將張志雄從侵建康友諒敗志雄與梁鉉
被擒皆降志雄因獻取安慶之策上用之遂克安
慶元將薛顯沛縣人有勇略守泗州辛丑三月聞我
師克高郵遂以泗州來降上以為指揮使從征八
月上親征友諒趣江州友諒將丁普郎迎降遂克

江州宿州傅友德勇略冠一時初從山東李喜之敗
歸明王珍不能用率所部從陳友諒于武昌及上
攻江州友德知天命有在率眾來降上知其才即
命為將上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友諒將胡廷瑞守
南昌遣使來約降請無散離其部眾壬寅春上幸
南昌廷瑞遂迎謁建昌守將王溥袁州守將歐普祥
黃彬餘千守將吳宏寧州守將陳龍吉安守將孫本
立皆率眾來降上悉慰納之安豐曹良臣英毅剛
斷為眾所推聚眾立柵禦寇又韓政亦集眾千人自

開國總叙

卷一

九

保至是皆率所部來歸上嘉之授良臣江淮行省
叅政政江淮行省平章甲辰春上既破滅陳友諒
旬容儒士戎簡入見上曰主上向敗友諒于九江
何不乘勝抵武昌而乃復還金陵後雖克之勞費多
矣上曰事有緩急兵貴權宜陳氏之敗我豈不知
乘勝蹙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追之急彼必死關故
縱之使偏師綴其後知彼創殘之餘必不能戰也故
全城降附一則我師不傷二則生靈獲全三則保全
知勇所得本亦多乎簡深歎服他日上謂諸將曰

鄱陽之役。當時諸將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
感武昌者。雖非吾意。然軍中以爲奇謀。不意戎簡亦
能言之。丙午冬。建宗廟社稷。得冷謙。命製樂。謙深明
音律。今樂器樂舞皆謙所製。又善幻術。後以道人盜
帑藏事覺。得罪。以幻術遁免。不知所終。戊申春。上
卽大位。命將征廣東。時元廣東左丞何真者。東莞人。
少英偉。好書劍。元末仕爲河源務副使。以亂故棄官
歸鄉里。後討平東莞王成陳仲玉之亂。元授以江西
分省左丞。至是。上遣廖永忠等平廣東。先以書招

開國總叙

卷一

諭真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遣使上印綬歸附。
永忠以聞。上嘉其保境息民。下詔引竇融李勣事。
褒之。召真入朝。賜宴。厚加賞賚。上遣徐達等北伐。
中原。四月。師克裕州。執元守將平章郭雲。勇力有謀。
略。河南郡縣皆下。雲獨守裕州。招之不從。後兵敗被
執。上釋而用之。

開國諸臣緣起

滁陽王郭子興者。其先曹州人也。父曰郭公。善日者
言。以其術遊濠之定遠。定遠人信之。業稍饒矣。而尚
未娶。里中富翁某有女。而瞽。郭公爲推其干支曰。是
命富貴。翁笑曰。以瞽故。未有歸。何貴爲。郭公乃請曰。
不鄙庸陋。能見壻否。翁許之。郭遂委禽。自瞽女歸。郭
公而術益售。橐日益盈。遂大買田宅。爲定遠富人。有
三子一女。而子興其仲也。郭公歿。而三子俱精積蓄。
踰於郭公時。至傾邑。屬元季。人思亂。訛言大興。子興

開國緣起

卷一

十一

忽心動。遂大出其橐。椎牛酒。散錢帛。結納豪勇。至正
壬辰。羣盜崛起。淮南北。子興從里中少年數千人。襲
濠州。據之。異軍蒼頭畢會。而帝自皇覺寺仗劍趨
濠。爲門者止。以爲間諜。將聞之子興而害之。子興適
巡行。驟見大驚。異其貌。解縛與語。更置帳下。俾長十
夫。日引與謀事。時元兵數來討。子興驍勇善戰。每出
則。帝從。傍翼衛。跳盪無前。斬首捕生。過當。於是
帝日益重。而宿州人馬公者。嘗避讐定遠。與子興交
善。從之。濠而病將歿。唯一女。以托子興。曰。爲我擇所

歸子興拊之如已女，一日謂其妻張夫人曰：吾部曲不少，而所見無如朱某者，必且貴。馬氏女亦當貴，遂女之，是為孝慈皇后。時同據濠州者孫德崖等四人，與子興而五，俱自稱元帥。四人者，憊而羸，日事鹵略，無遠志。子興意輕之，咸恨，而合謀挫子興。每公會與語，多不酬。子興怒，拂衣歸。德崖等乃共決，自是多稱疾不與會。帝乘間說曰：彼日益合，而我日益孤，不已，權將它往。於是子興乃勉強出會，未幾而徐之。敗將彭早往，趙均用各以其餘眾來，德崖等納焉，以

開國緣起

卷一

十三

其故盜魁有名也，而爭推之，更出其下。早住頗有權略，子興略與相善，而薄均用。德崖等乃間均用曰：郭某目中，只有彭將軍，真不復有將軍也。於是德崖乃謀乘子興出，篡而縛之，置於寨。帝適於他部歸，或謂事叵測，宜匿。帝曰：郭公吾生父也，亟馳至家，問知其為德崖縛，曰：唯彭公力能得之。率子興之二子，急馳以語早住。早住怒曰：我在，誰敢魚肉而公介，而與偕至德崖寨，破械出之，則膚撓矣。已而元兵大至，圍濠急，乃解讐，合力拒守。凡五閱月，始解。早住均用

俱稱王，而子興等為元帥如故。乃使帝行收兵，得七百餘人，自益復使。帝以三百人往誘，劫定遠張家堡，得壯士三千人，遂以三千人襲元張知院橫澗山寨，走之，收其兵二萬，而即以其兵攻下滁州。彭趙二人爭權，而關彭中流矢，死。趙均用因併彭故部曲，而銜子興，子興危甚。帝乃行金賂均用，親信使說之曰：公昔困于彭城南，趨濠，若使郭公閉壁不納，肉虜手矣。得濠而據其上，更欲害之，不祥。且郭公易圖耳，其別部之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乃縱子興

開國緣起

卷一

十三

率其兵萬人入滁，而帝所部已三萬餘，士壯而整，子興大悅，悉收其兵，已有讒。帝者謂且欲自王子興遂絀。帝權奪其左右用事者，使夷于它將，諸捉生游徼危任，乃委之。帝益自力，每戰輒有功，然不標掠，無所以獻。高后知之，乃悉其資裝賂張夫人，謂子興曰：公知所以得至此乎？趙王股掌公，畏朱某而舍之，今舍朱某，奚托也？子興悟，乃稍信用。帝子興以名號微，欲都滁，自王。帝曰：滁未易都，亦未易王。夫滁，山城也，不可以進取，亟稱王，元且萃而攻我。

子興爲寢會滁饑子興會諸將與謀所向帝曰獨和陽可圖然當以計取之爲子興畫策遂取和陽亡何濠故帥孫德崖饑以其衆就食和陽帝納之子興以德崖之見納也怒而來視師德崖謂帝曰若翁來我且他往於是帝出餞德崖軍中故人于二十里外卽報軍亂遂爲其衆所留則德崖亦已見執於子興鎖其項而與之飲酒矣子興聞帝被留大驚如失左右手別使所親信爲質使贖帝歸與德崖盟而縱之子興性剛急實欲甘心德崖以帝故

開國緣起

卷一

十四

強縱之既失之悒悒不樂遂發病歿子興臨終之時兵不能當帝十之三而其存者皆已歸心於帝矣孫德崖聞而欲來有其衆時帝別將與元確戰不能救子興之子某某懼而使張天祐請降於僞宋主韓林兒天祐還致林兒命以郭某爲都元帥天祐爲副元帥帝爲左副元帥時帝略巢湖兵破蠻子海牙渡江取太平擁衆且數十萬矣三子纍然北面其長者與天祐從攻集慶路戰歿次子陷于賊歿少者以失職爲不利歿或曰皆帝意子興遂絕有

一女爲帝貴妃生蜀豫谷諸王帝既有天下居恒念非子興無以有今日且彼之不克遂王號以我阻之故卽位之元年卽追封爲滁陽王而命有司建祠滁州以中牢祀歲歲不絕十六年詔太常丞張來儀爲之碑

弇州外史曰來儀于辭多避少遂不得稱信史故因國史而叙次之如右豪傑之興必有所憑藉然未有如滁陽王者識真龍於豫且之網而活之且假以雲雨焉非子而子非女而女帝之有天下則誰力也

開國緣起

卷一

十五

物無兩大中道而殂顧胤斬聖代雖血食世世不絕焉足當報哉焉足當報哉陳建曰滁帥乏糧王命定計上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王曰何如上曰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三千其文曰廬州路義兵士皆勇敢可令推髻左衽衣青衣腹背懸之以四橐馳載賞物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兵見之必納因以絳衣兵千人繼其後相拒十餘里候青衣薄城舉火爲

應絳衣兵即鼓行而趨取之必矣王曰善於是命張天祚湯和等將青衣兵趙繼祖為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進會天祚等就食他道失期不至再成見過期不舉火意天祚已入城遂率眾抵城下元守將也先帖木兒閉城門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戰不利中流矢走元兵追三十餘里會日暮收兵還天祚兵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追至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遂據城也先帖木兒遁去再成等尚不知天祚入和陽敗兵歸報王謂天祚等眾已陷沒

開國緣起

卷一

一

王大驚咎 上失策俄報元兵至滁州遣使來招降王益恐召 上與謀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單弱 上令合滁三門兵於南門外使填塞街市呼元使者入叱令膝行見王王諭之多失辭 上每翌之眾欲殺使者 上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故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恐以大言縱使去彼必不敢進王從之王時猶未知已拔和陽命 上率二千人往收敗卒 上率徐達李善長等進抵城下始知天祚等已據和州 上乃入撫定城中王遂命 上

總和陽兵 上聞諸將破和陽時多殺掠民間夫婦不相保乃召諸將諭之曰軍無紀律何以安眾凡軍中所掠婦女當悉還之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感悅 上既總大兵謀斷出諸將右遂定渡江之計

高岱曰我 聖祖之駐滁和為取金陵計耳蓋金陵非大眾未易克而眾非滁和豈能久集故略定遠以集眾據滁和以俟時乃居濠城不能展尺寸及出濠至定遠即有眾數萬駐滁陽鬱鬱不自得辭滁而和

開國緣起

卷一

七

則能大振軍威乃知蛟龍雖不能不藉雲雨而騰躍變化終不可受制於人使漢高不遣入關光武不遣徇河北則亦更始懷王之牙將耳然則郭元帥雖有翼植之恩而我 聖祖所以報之亦至又以其所自創之滁陽奉立為主帥此豈人所易能哉王祀滁陽廟食百世更始懷王未之有也 李禿翁曰高岱之論滁陽王最當矣

開國諸臣本根

丙午三月，上率諸軍攻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盡力來禦，久不能支。城破，百寮皆奔潰。福壽獨據胡床坐鳳凰臺，指揮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為重臣，城有則存，城破則死，豈有去理！」俄而兵四集，遂遇害。上入城，嘉其忠，命為棺衾禮葬之。又以元臣余闕守安慶，力禦陳友諒將趙普勝，後城破不屈死。命安慶廟祀。其後貶元降臣危素曰：「盍往守安慶，余闕廟是也。」

開國本根

卷一

六

陳建曰：褒死所以勵生，獎往所以勸來。夫敵人之臣，盡力以禦我，一旦自敗，不喜其敗，亦已矣。况嘉其能盡力而以禮殯葬之乎！我聖祖之禮葬福壽，廟祀余闕，蓋撥亂救民，顯忠勸義，真帝王之師，不可以矯強而至也。

續藏書卷一終

續藏書卷二目錄

開國名臣

金陵陳靜誠先生遇

青田劉文成先生基

附子璉璟

鐵冠道人張中先生

建昌周顛仙先生

學士浦江宋文憲先生濂

義烏王忠文先生偉

開國名臣

卷二目錄

附子與孫

宜興吳忠節先生雲

姑熟郡公當塗陶先生安

附太平知府李公習

御史中丞章先生濫

附子存道

祭酒宋文恪先生訥

司業劉子高先生崧

祭酒陶公凱

附 崔亮 楊訓文

尚書詹公同

附 子詹公徽

大學士吳公伯宗

大學士吳公沉

大學士朱文恪公善

附 鮑恂 余詮 張紳 張長年 貝瓊

太子少保唐公鐸

尚書開公濟

開國名臣

卷二目錄

二

祭酒樂公詔鳳

附 趙奎 王才 魯文質 陳旭 陳友

學士劉公三吾

太師蹇忠定公義

別見靖難名臣

太師夏忠靖公原吉

別見靖難名臣

太保黃忠宣公福

別見靖難名臣

大學士解公縉

別見內閣輔臣

少保黃文簡公淮

別見內閣輔臣

韓國公李善長

洪武二十三年賜死年七十一

附 葉伯巨 鄭士利 別見孝義名臣

續藏書卷二目錄終

開國名臣

卷二目錄

三

續藏書卷二

開國名臣

金陵陳靜誠先生

公名遇字中行曹人先世義甫宋翰林學士徙居建康因家焉大王父執中淮南諸路兵馬都統制王父文德溧陽縣判父辛之元淮南鹽課提舉公資稟純粹識度超遠博通經史尤邃先天之學元末為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扁所居之室曰靜誠人稱靜誠先生高皇帝渡江御史秦元之薦公學識不羣因以書聘

開國名臣

卷二

之曰予因胡元入馭海宇瓜分豪傑兵爭干戈四起予提兵東渡遂取臺城歷思自古英雄創業誠難獨理和門雖多將士惟幄尚乏主持恒側席以求賢冀詢謀而開國比聞先生世居江左名德鬱然學貫三史六經博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超越等倫賢哲天生實我良輔昔湯文曾徵伊呂先主猶聘孔明予不敢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為法儼以生民為念應天順人敷陳遠略非欲奮武實以安民助成大業列爵胙土子孫傳襲與國終始豈不偉與

拱埃車塵起展素蘊蓋丙申四月八日也既見與語大悅運策帷中日見親信幸其第者三諸計畫多秘不傳甲辰上即吳王位賜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申上即帝位公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為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肩輿一衛士十人護其出入洪武庚戌春嘗奉命至浙江還朝密有所陳賜白金彩段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時西域進馬甚奇公見之引漢故事為諫

開國名臣

卷二

上大悅賜大銀一錠除太常少卿又辭上曰士有志節者不以功名關懷朕不强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閒輒召問保國安民大計時功臣蒙譴者多公力為救解多所全釋上嘗論曰先生有子令帶刀侍朕對曰臣三子皆幼俟其成立圖補報上說賜兼金對云當是時上之寵禮諸公侯卿大夫無敢望者甲子秋病作醫療踵至尋卒上震悼不已遣官賻祭加東園祕器賜葬鍾山上所賜詩文翰墨甚多并公著述嘗燬于火冷略見世德錄云弟中

復嘗隨公侍 上永樂中翰林待詔善繪事子欽誠
 早卒恭由鄉貢仕至工部尚書文章政事克世其家
 鄭端簡曰 上以武功創業顧喜接耆儒時江西鉛
 山龔敦學博行淳鄉鄙人皆向慕之 國初以明經
 為府學教授御史葉孟芳薦之徵至京洪武十三年
 秋 上坐武英殿西廡見諸儒使言志皆曰不敢上
 負 聖主自棄明時 上大喜始制四輔官以王本
 杜佑龔敦為春官杜敦趙民望吳源為夏官秋官冬
 官缺令兼攝杜敦壺關人勤苦力學精通易書詩吳
 開國名臣 卷二 三
 源興化府儒學教授與王本俱以儒士行誼著聞
 李贄曰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此常理也然
 世間固有謀其政而不在其位者則常理之所未
 有從古之所未有而于靜誠陳公僅見之矣後此
 若姚恭靖亦可謂能處身於遇主之際者而戀戀
 一少師之榮終身役役于殿陛而不肯去則亦稍
 優于劉誠意而已矣其視公不太遠乎嗚呼胡惟
 庸之藥不待嘗也天官之九級不待歷歷下上也
 故吾以陳靜誠為我朝名臣之第一人也

青田劉文成先生
 公名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少穎悟絕羣讀書過目
 輒誦善經學工屬文旁通天官陰符家言元末舉進
 士授瑞州高安丞故秘書監揭傒斯見而奇之曰子
 魏玄成流也而英特殆過之應行省辟與幕僚議不
 合投劾去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充考官復論御史
 失職受臺抨再投劾歸乃與魯道元宇文公諒日縱
 酒呼博遊武林汎西湖見異雲起西北眾皆謂慶雲
 公獨引滿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
 開國名臣 卷二 四
 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西蜀趙元澤復奇公曰公乃
 受魏玄成目邪非諸葛武侯未易當也方谷珍反海
 上省憲舉公為行省都事谷珍知不能抗乃使人浮
 海至燕以重賂賄元用事者下有司招撫授谷珍以
 官公言賊弱易與今不除乃厚撫之益長賊計用事
 者以先入谷珍賂大怒謂公失天子憫念元元至意
 當斬羈管紹興路公感憤慟哭流血欲自殺賴門人
 密理沙等力阻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所遊
 必有記又多為歌詩自適而谷珍益橫肆不可制盜

所在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委公公受兵且撫且討
寇悉平是時石抹宜孫爲樞密院判負義幹公與之
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而用事
者右方氏僅以公故儒學副提舉資遷總管府判公
既左轉又失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負世祖
皇帝無所措足矣遂逃歸青田山著郁離子十卷以
見志衆避谷珍多依公自保會太祖已下金華定
括蒼公置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豈人力也邪會
上使孫炎以金帛來聘公乃付其衆於弟囑曰衆善

開國名臣

卷二

五

保境毋爲方氏所窺即日同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
且謂溢琛吾西湖言驗矣既見上陳時務一十八
策上大悅俄陳友諒傾國入寇歷金陵軍勢張甚
上欲發兵禦之而衆恒擾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
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欵者公後至獨張目
不言上爲起入內趣召公公言先斬主納欵及奔
鍾山者上固問計安出乃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
伏兵徼取之故易易耳取威定霸在此舉而言納欵
及奔何也上于是決策誘破友諒盡覆其衆以克

敵賞酬公公辭不受時上雖以定江東稱吳國
公而中書省設小明王座猶奉韓林兒公怒罵不拜
曰何爲奉牧豎者爲上陳天命所在上感悟始
定征討大計師攻友諒之皖城不下公謂彈丸地何
足久勞師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
皖城焉往友諒果遁都督馮勝攻某城上使公授
之方畧公以一赫蹠封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
青雲起即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
旻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躡其後

開國名臣

卷二

六

擊之可盡擒也勝啓讀亦未敢信已而青雲黑雲起
具如公言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丞相胡廷瑞
使其子請以洪都降有所要質上難之公從後蹴
所坐胡床上悟而許洪都下前是公以母喪告歸
上固留不得行至是復申前請始許公至衢而苗軍
叛殺金華括蒼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衢人洵洵其
將夏毅憂甚迎公入衆即帖伏公爲移書諸屬邑俾
固守俟邵平章之兵而悉誅諸叛將公治葬畢因騰
書宣上威德以示方氏方氏遂請降俄驛召還道

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文忠時為帥奮欲擊之公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公登城望曰賊走矣眾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公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壁所留皆老弱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眾公入謝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鯁生謂士誠密邇且富而弱宜先若為我策之公對曰陳氏據上游竊名號乃心無日忘我此不宜久蘊崇之取陳氏士誠則囊中物矣會友諒復攻洪都上遂率師迎敵之大戰于彭蠡湖

開國名臣 卷二

雖小利尚未決公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是時張中亦在師中所謂鐵冠道人者臨川人其于破友諒筭尤神絕他占驗亦稱是愈於公謀斷勿如也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公領之日中有黑子公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參軍胡深伐陳友諒定敗沒上方欲刑人而公適入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傳之故欲應之公曰頭上血眾也傳以土得眾且得土也應在三日上為停三日待之而海寧降上大悅悉以所停囚付公縱歸里熒惑守心羣

下皆惴惴以不且有加修公密奏宜下書罪已以回天意上許之眾乃安大旱上特命公諭滯獄甫決雨隨澍時公竅為上所信嚮所言無不聽上即位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如遇諸大典封賞冊拜皆公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計定為之時處州七縣糧當加於宋歲額五升而上獨令青田僅以五升為額曰令鄉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溫也時左丞相李善長貴盛公獨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平適善長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因彈之公言李舊勲

開國名臣 卷二

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邪汝忠勲足任此公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乃可若束小木為之將速傾覆臣駑鈍豈堪此上乃欲相中書左丞楊憲復問公公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又問右丞汪廣洋曰此福淺殆甚于憲參政胡惟庸何如曰用之債轅破犁犢也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終無逾先生公對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甚又耐繁劇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異悞惟庸以大逆皆不良友會主幸鳳陽公與左丞相居

守請于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且今刑亂用重必使紀綱肅而後惠政可施乃飭諸御史一切按劾權倖無所避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察且素暱之請公緩其獄公不聽獄具馳奏報可即斬之丞相大恚恨俟上歸訴公盛夏祈雨僇人於壇壝之下非所以奉承天意上惜公持其章不下而風公以病請告就醫青田時洪武四年也時上幸鳳陽有欲建中都之意又銳欲出塞滅王保保公瀕行謂中都曼衍非天子之居王保保不可輕

開國名臣 卷二

明年大封功臣手詔叙公勲伐召赴京命兼弘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乃封公開國輔運守正文臣階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勲級猶二品而祿二百五十石僅得忠誠伯之半又明年復予告歸里公既歸猶上章問起居撰賀平蜀頌上優詔答之嘗為上陳甌閩事蓋甌括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三魁為離盜藪方氏所由亂公奏于其地立巡司以控扼之其姦勿便也相率挾逃滅之卒以叛大豪復陰主之公時使其子璉上奏而

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左丞攝相事銜公舊語使刑部劾公欲購淡洋地為自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窘其人致激變疏上不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而第令移文使公知奪其祿伯爵如故公馳入朝見上但引咎自責不敢言歸矣惟庸俄代廣洋為右丞相覘上之念公怠乃陽為好者以八年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公飲之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又三月浸劇上使問之知不能起乃為文以贈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年六十五公且卒以生平所習天

開國名臣 卷二

文秘書封授于璉曰服闋亟上母令後人習之為書勳上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寬猛若循環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形勢相連絡授其次子仲璟曰惟庸方在事上之無益不久必敗敗則上必思我其時可密聞也公為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果毅奮發不復反顧而揣摩事計多中其于天文尤懸斷不爽若鬼神初上禮重之呼老先生而不名又時時謂人伯溫吾子房也然卒不以為相封拜亦輕最後恩禮亦漸薄

人以為中惟庸間云。洪武十三年。上誅左丞相惟庸等。果復思公言。召其子璉。拜考功監丞。遷江西右叅政。蚤卒。二十三年。召璉子鷹。復故封。誠意伯。歲祿五百石。予世襲。二十五年卒。子法。幼而璉弟仲璟奏公遺疏。拜閣門使。遷谷王右長史。靖難師起。谷王開金川門降。而仲璟獨不屈。下獄。法亦停襲。法子樞。孫曇。曾孫祿。至景泰中。上思公功。授世襲翰林五經博士。子憲。前卒。孫瑜。至弘治中。因給事中吳士偉言。晉授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賜誥曰。劉基學

開國名臣

卷二

十一

為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輿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策。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穀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特贈爾為太師。謚文成。嘉靖十八年。刑部郎中李諭言。臣鄉人劉基。宜侑享。高廟。世其封爵。如徐達。上是諭言。下廷議。皆言。高帝收攬賢豪。創造基業。一時佐命功臣。並軌宣翼。而帷幄奇謀。中原大計。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喻。基亡

之後。孫鷹實嗣之。太祖嘗召諭再三。鐵券丹書。誓言世祿。鷹嗣爵未幾。旋即隕世。禡圭裳於末裔。委礪帶于空言。或謂後胤孤貧。勿克荷負。或謂長陵紹統。遂至疎嫌。雖一辱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效具存。昔者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為善何勸。基宜侑享。太廟。其九世孫指揮使瑜。宜嗣伯爵。伏惟聖明裁定。制曰。可。公入祀太廟。庶中瑜嗣誠意伯。食祿七百石。與世券。二十年瑜卒。子世延嗣。

開國名臣

卷二

十二

李禿翁曰。公中忌者之毒。以太直故。晚而上之。顧寢薄。以剛故。其不肯為子房之和光。同塵。曲已藏身。明矣。此其人品。識見。實居留侯之前。而世人惑于聞見。反以公為不逮于房。非也。一進一退。自有定數。一勝一負。自有定時。而況于生歿大事也。迷者俟命而行。達人知天已定。公既精曉天文。安有不知已之歿日。在洪武八年而已歿之年。僅六十又五也。今觀公之封天。文秘書。以授于璉也。且責令璉。亟上之矣。又為書以授次子仲璟。而曰。必

待惟庸敗後，乃可密聞。至十三年，上竟誅惟庸。累坐夷滅者數萬。果思公言，召璉而拜官，遂卒。孫薦繼之，襲封誠意伯，增祿五百石，且予世券。公一時剛直之所貽也，不可以觀乎？而仲璟復奏公遺疏，拜閣門使，璉與薦咸卒於洪武二十五年之前。而仲璟獨著節于靖難之後，公爲開國功臣第一。仲璟爲靖難忠臣，世濟其美，孰謂公之獨授書於仲璟也？爲無意哉！故曰：皆天也。公唯知天而已，不然，何貴於知天文？

開國名臣

卷二

三

楊文懿公曰：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辦符檄，公勲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入豪。或疑公逮事胡元，專門象數，何異訾伊尹之屢就，恨周公之多才也？子璉有文行方，上手書問天象，公條荅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或言有殺運三十年者，公慨然曰：使我任其事，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彼難星已過，勸上急移他舟者，特星官之一技耳。而烏足以槩先生與

附建昌周顛仙先生

太祖高皇帝御製文曰：顛仙姓周，自言南昌屬郡建昌人，年一十四歲，入南昌乞食于市。元至正間，忽入撫州，未幾仍歸南昌。歲將三十，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不數年，元天下大亂，所在英豪據險，其稱僞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南昌，顛不與語。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取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忽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

開國名臣

卷二

七

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謂顛曰：此來何爲？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每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爲先。有時遙見，以手入甬，討物置口中，問其故，曰：虱子曰：幾何？對曰：二三斗當首見時，卽言婆娘反，又鄉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麼動人心，只有臘脂胚粉，動得婆娘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蠶多爲說，於是製新衣易之，顛者舊裙腰間藏

三寸許，菖蒲一莖，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蘆薪，緣缸燬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五尺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于內，燬煉之，薪盡火消，揭缸視之，其烟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首撼撼，小水微出，卽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月餘，僧來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命駕親往視之。至寺，遙見顛者來迎，步趨無難容，無

開國名臣

卷二

五

饑色，因盛殺修，同享于翠微亭。膳後，朕密謂主僧曰：令顛者清齋一月，以視其能否。主僧如命。防顛者于一室，朕每三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朕親往開之，諸軍將士爭取酒肴以供之，大飽皆不納。所飲食者，盡出之于地，良久召至，朕共享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傍側立，待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爾打破箇桶，做箇桶，又開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箇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問顛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曰：彼已稱

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面視屋上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顛曰：此行爾偕往可乎？曰：可。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顛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船薄岸，泝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當中流，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惟見前，損人多，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無知，棄溺于江中。至湖口，食訖，人數約有十七八人，將顛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

開國名臣

卷二

六

而歸。顛者同來，問何不置之死地？對曰：難置之于死地，語未既，顛者猝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朕曰：爾殺之。朕謂曰：被爾煩多，且縱你行，遂糗糧而往。去後，莫知所之。朕于彭蠡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暇中試令人往匡廬之下，詢土居之民，要知顛者之有無。地荒人無，唯太平宮側草莽間，一民居之。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音好，我告太平了，爾爲民者，用心種田，後于

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廬，莫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圍武昌，甲辰平荆楚，已巳入兩浙，戊申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脚僧名覺顯者，自言于匡廬深山岩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謁。大明天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奏，朕思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下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答。是僧伺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又四年，朕患熱症，幾將去世，俄爾赤脚僧又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顛仙人遣某

開國名臣

卷二

七

送藥，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既病人，以藥來，雖假合見之，出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曰溫良藥二片，其一曰溫良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背上，磨著金酸子內，喫一酸便好。朕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上燈時，周身肉內搖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三番，乃聞菖蒲香，酸底有丹沙沉墜，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某住天池寺內，去岩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詩，某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草衣者

入請天眼尊者，此何人詩？曰：卽今人主詩。又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已寫于石上，觀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卽命錄之。初見其詩粗俗，無韻無聯，似乎非詩也。及遣人詣匡廬召取之，使者至，杳然矣。朕復取是詩再觀，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鐫石字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記之以示後人。

開國名臣

卷二

八

學士浦江宋文憲先生

公名濂字景濂浦江人姪七月而生六歲能詩歌稍長文學益著初為翰林國子編修辭入龍門山著書庚子徵至金陵除江南儒學提舉授太子經壬寅召講春秋左氏傳甲辰改起居注侍左右明年侍上論黃石公三畧又明年乞歸省賜金帛太子贈有加還家箋謝上書太子 上覽書喜召語太子書意洪武二年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甘露屢降 上問災祥之故對曰受

開國名臣 卷二

十九

命不於其天於其人休符不於其祥于其仁 上嘗言古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朕謂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對曰漢武帝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帝好佛而異僧至使移此心以求賢天下有不平乎三年坐議孔廟禮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為禮部主事五年陞太子贊善大夫 上問帝王宜讀何書公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 上立取覽說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六年 上坐于西廡賜各大臣坐令公講大學衍義司馬遷論黃老事講畢 上曰朕上畏天地下

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公離席頓首曰天下幸甚陞侍讀學士兼贊善大夫令集歷代奸臣事為辨奸錄分賜太子諸王又命序 祖訓纂 大明日曆七年日曆成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者為寶訓五卷為序上之公侍 上久多所陳說直諫不務文飾上喜曰卿可參大政對曰臣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事 上頓首力辭每燕見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甚條析至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公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

開國名臣 卷二

三

指二字 上嘗強公飲醉歡笑賦楚辭一章令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 上曰朕起布衣為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人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令 太子選良馬賜公又為良馬歌以賜時有上萬言疏者 上怒其迂衍罪且不測問羣臣阿意者輒指其疏此不敬此詆謗 召公問對曰彼應 詔上疏本效忠無他 上復覽疏顧有足采者 召罵阿意者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

火向非宋景濂幾不誤罪言者。上嘗廷論公曰古
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爲君子若景濂事朕十九年
口無毀言身無飾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
人乎匪唯君子抑可謂賢矣十年致仕賜緡綺御
製文集太子贈衣三襲上曰朕最慎賞嘉卿忠
誠故以賜卿卿今年壽幾何曰六十八歲上曰藏
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公頓首謝公辭歲請一朝
是年九月入朝上廷問公屢矣及至大喜日侍
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籞便殿侍食日晏始退上嘆

開國名臣

卷二

三

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歲暮辭
還既行數日。上問公子璲曰朕疇昔之夜夢爾父
笑談若曩時璲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何以形之夢
寐日本使奉勅請文獻百金卻不受上問公對
曰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十三年冬
孫慎坐法論死公罪且不測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
州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卒年七十三歲門人方太史
曰當元之衰據名號爭雄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
士太祖定都金陵獨能聘禮太史公公始見即勸

不嗜殺人論道。上前授經。太子未嘗不言仁義
天下既定。上方稽古制治。凡郊廟山川祠祀律歷
禮樂夷裔貢齋諸禮文大政皆太史公裁定。太子
寬大仁明。天下歸心。愛戴太史公之功居多。海外諸
夷朝貢接國門。至必問太史公安否。公墓初在夔永
樂十一年。孫恪以蜀獻王命。遷葬華陽。置祀田。正德
中。謚文憲。濂二子長瓚。瓚子三人。慎愷。恪居華陽。懌字子夷。
奉母孝。獻王時。調粟帛。懌力學攻書。建文召入翰

開國名臣

卷二

三

林爲侍書。李贊曰。上問公何以不受乞文之餽。公對曰。
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予謂公失對
矣。公亦不宜待問而後對也。方請文時。公即宜疏
列其事。言屬國遣使求文。須奏請。天朝待。皇
上允許。勅令某臣撰作。乃敢作。臣等既奉。勅而
後撰文。則日本必不可有所餽而得文也。若受其
餽。即爲私交。願。聖上頒降撰文。而令來使齎還
所餽之金。如此則。朝廷尊嚴。小國懷畏。聖上

必且大喜矣而公何不知也予觀 上之曲宴公
 嘗歎曰純臣哉而濂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嗚
 呼危哉斯嘆芒刺真若在背而公又尚不知何也
 已告老而歸仍請歲歲入 朝欲以醉學士而奉
 魚水此其意不過為子孫宗族世世光寵之計耳
 愛孫之念太殷也孫慎怙勢作威坐法自累則公
 實累之矣且并累公則亦公之自累非孫慎能累
 公也使既歸而即杜門作浦江叟不令一人隸於
 仕籍孫輩亦何由而犯法乎蓋公徒知温室之樹
 不可對而不知殺身之禍固隱于魚水而不在温
 樹也俗儒亦知止足之戒徒守古語以為法程七
 十餘歲歿葬夔峽哀哉

開國名臣

卷二

五

義烏王忠文先生

公名禕字子充義烏人幼秀爽奇敏及長長身山立
 屹有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潛戊子元政亂公為書七
 八千言上時宰危素張起巖並薦不報隱青巖山著
 書戊戌徵公署中書省掾商略幾務 上每稱子充
 不名間與論文章稱善因命采故實為四言詩授
 太子辛丑進平江西頌 上覽頌喜曰吾固知浙東
 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
 濂不如卿癸卯授江西儒學提舉司校理外艱乙巳

開國名臣

卷二

五

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定議禮制遷起居注丙午升同
 知南昌府禕披榛莽建府署撫瘡殘集徙散收廩賢
 士搜除奸竄經理廢壞郡得安輯 賜黃金帶丁未
 召議即位禮忤旨洪武元年降漳州府通判尋上疏
 言上天以生物為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有時而
 肅殺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上
 天生物之心息矣洪武二年 召修元史為總裁官
 徵逸士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瑄高啓
 趙汝張文海徐尊生黃麓傅恕王鏊傳著謝德十六

人爲纂修官，開局天界寺。公史事擅長，裁煩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三年預教大本堂，公經明理達善，開道召對殿廷，必賜坐，從容宴語，未久奉使土蕃，尋召還。五年往諭雲南，六月至，諭梁王亟宜奉版圖歸職，方不然。天討旦夕，且至，梁王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諭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紐，天兵西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旅拒明命，龍驤鷁艦，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

開國名臣

卷二

三

意，卽爲改館。會元遣使脫脫至雲南，覘梁王有二心，欲迫殺我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決，匿公民間。脫脫聞之，謂梁王不得已，出公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公，公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燭火，余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旦夕至，六年十二月竟被害，瘞地藏寺北。年五十二，子紳字仲縉，博學能文。洪武二十九年走雲南，求父遺骸，不得，述滇南慟哭記。建文元年四月，紳上言父死節狀，下翰林議。

贈公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正統六年，又贈公翰林學士，謚忠文。公歿之明年，宜興吳雲使雲南，雲字友雲，敏達，善詞賦。洪武初，以故官召授弘文館校書郎，改渭南丞，有善政，歷升刑部郎中，磨勘司令，刑部尚書，出爲湖廣叅政，坐事被逮，上憐其才，釋之。謂雲曰：雲南未奉正朔，卿能爲朕作陸賈乎？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臣奉威德，告以大義，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七年九月遣行，會雲南使鐵知院等二十人使漠北，爲我獲。上釋二十人與

開國名臣

卷二

三

雲俱至沙糖口，二十人者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死，共說誘雲，令胡服辮髮，詐爲元使者，又逼令改制書，共給梁王，雲不從，以死自誓，竟被害。梁王遣人收雲骨，葬蜀，給孤寺，子黻以雲死事，得入國子監。弘治中，徐文靖公言于朝，贈刑部尚書，謚忠節。與公並祠雲南。嘉靖中，又官其曾孫承宗中書舍人。

姑孰郡公當塗陶先生

公名安，字主敬，當塗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元書院山長。乙未，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城迎。上召語時事，公曰：「今豪傑爭雄，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對曰：「金陵古帝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勢，出臨四方，何向不克？」上又曰：「善。留參募府，習知府太平，未幾，公為都事。丙申，從克金陵，升

開國名臣

卷二

三

左司郎中，贊機務。既而得劉宋章葉四公。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畧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益琛，辛丑，知黃州，寬賦省徭，招來流亡，民庶悅服。甲辰，移知饒州，賜詩以行，時征伐用急，公善論，民樂輸軍興不乏。歲乙巳，信州賊攻城，公與千戶宋炳率吏民分城拒守，選卒為遊兵，晝夜巡捍，公登城諭賊曰：「爾皆吾民，反為賊用，得無失計乎？」眾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日？」城即破，不相害，會援兵至，賊大敗遁去，諸將怒，請盡屠從賊者，公曰：「民為賊脅，柰何？」

殺之不許，明年入朝。吳元年，初置翰林院，召為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召四方宿儒，集議禮制，公總

裁定，修律為議律官。洪武元年，上嘗賜公對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御史有言公隱過者，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從知？」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取道路言毀譽人，以此為盡職可乎？」立黜御史。初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行省參政汪廣洋、山東公出江西為參政。上曰：「朕渡江，初卿首率父老見軍門，為朕陳王道，論時務，深合朕心，朝夕

開國名臣

卷二

天

幕府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江西上游都會，擇卿撫治，公寬仁達吏事，政績益著。四年卒，年五十七。疾劇，猶草上時務十二事，贈姑孰郡公。國初諸禮多公裁定，大配禮專用公議，禘禘禮定於詹，同齋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基祝祭禮，魏觀軍禮。陶凱。

御史中丞章先生

公名濫，字三益，龍泉人。壬辰，斬黃妖寇犯龍泉，執公從子存仁，公憐存仁，勿願代之。賊聞公名大喜，問計。公正色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為此滅族事，賊怒并執公，公給守者，乘間脫歸，集里兵擊却賊，上功行省，授龍泉主簿，辭，結廬匡山，又辟地入閩。庚子，上徵公及劉宋葉三公至建業，問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公對曰：「唯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擢僉管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公乞省母病。

開國名臣

卷二

三

賜金綺歸，留子存厚。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公為僉事，處州總制胡深出師溫州，還公守處州，給餉平荆楚，移僉事湖廣，荆襄多廢地，議分兵屯田，且控制中原。上善公言，河內按察使宋思顏，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琦，坐法，辭連公，憂懼。上曰：「予素知濫守法，毋恐。」胡深兵入閩，陷沒處州，幾變，陞公浙東按察副使，鎮處州。公辭曰：「臣往任浙東，無狀，蒙恩獨原，即陞臣官，罪過益重，疆場之事，臣歛不避，副臬之命，敢辭。」上從之。比至，諸山寨已叛，公宣布

詔旨，軍民感悅，誅首叛者，餘悉解散。青田福建寇，合

攻慶元龍泉，公守禦却賊，茗陽賊寇隣邑，遮平陽瑞安傳道，公令子存道，合平瑞兵擒賊，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戍青田，賊至，仲欽逆戰，惟淵走，仲欽以無援故敗，公即斬惟淵以徇。溫州平，請朝。京師上曰：「卿在邊良苦，待平吳，即召卿。」浙西諸郡平，乃召公，且命分兵征閩，以存道守處州，公入見。上諭羣臣曰：「濫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功不在諸將後。」因問公征閩諸將，對曰：「湯和由海道進，胡廷瑞

開國名臣

卷二

三

自江西入，此必勝矣。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則萬全計也。上立詔，文忠出師，如公策。溫賊既降，乃授公元帥，還守之。先是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又請降，公曰：「叛而復降，納之無法。」奏斬賊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為言，公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耻，使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為哉？」上祀社稷，大風雨，還坐。外朝大怒，議禮者得罪，且不測，公曰：「風雨連朝，無足為

惟卽禮官失議，皇上誠敬自足，昭格願賜寬宥，事遂已。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將軍平閩，後復詔存道兵從海道北征。公曰：鄉兵本農人，始令征閩，許事平歸農，今復調北征，爽信不可。上不應，公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者，宜籍爲軍使北征，自贖則一舉而恩威著矣。上曰：孰謂儒者迂？先生強爲朕一行，公至處乞終母喪，不許。遣存厚還治喪，公集鄉兵，令存道部出永嘉，浮海北行。三上章乞終喪，得允。存道出岷山，走涼師，見上，授處州衛指揮副使。戊上黨，尋移平陽，指揮同知。公喪母，哀毀疾作，二年卒。公性孝友，誠確宏偉，外若和緩，至臨大事，議論爭是非，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存道征陽和，遇虜斷頭山，力戰歿。

開國名臣

卷二

三

祭酒宋文恪先生

公名訥，字仲敏，滑人。父壽卿，仕元，封魏國公，謚忠肅。公少承家教，矩矱自檢，性進重，不妄言笑。齒貴冑，館師友切磋，學問該博，益有造詣。初舉進士，爲鹽山知縣，中更繹騷，懷寶自晦。洪武十三年，徵詣公車，除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節廓蒙，學者歸嚮，嘗侍上爲詩文，渾健古雅，同游諸儒皆推公。十五年夏，陞翰林學士，時建太學，上幸學，博士龔敬執經，祭酒吳願進講。上喜，召公至奉天門，令爲文立碑太學，是冬

開國名臣

卷二

三

初置殿閣大學士，公以翰林學士爲文淵閣大學士，嘗寒附火，燎脅下衣，傷膚。上聞之，爲文警誥曰：脇者協也，聞火焚汝脇，將非汝居內相不能協助人主爲政，神怒之也。明年，願罷，公自文淵閣遷祭酒，會初開太學，太學徒日衆，師生相誅，教尼不行。上簡用公，特與勅，又令曹國公管領監事，公嚴繩準，推恩義，身言並教，鏗礪不遺餘力，寢食學廡，不復家宿。一時士皆適用。上親御制詞，褒公公管應，詔陳安邊策，言屯兵屯田之法。上嘉納，公病，遣中使論卿

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
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又嘗言宋祭酒骨格
必壽，適有畫工至，命繪公像，甚肖。上喜，吏部尚
書余燠不喜公，以事逐公去。上怒，誅燠。已念公老，
召其子望江主簿麟侍養。二十三年卒于官，年八十。
上為文，遣官致祭，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
公始。又遣行人祭于家，為治墳塋，官其次子鄉邑訓
導，復祖為司業。三十年秋，以張顯宗、韓克忠署祭酒
司業事。上因思公，坐奉天門，諭太學生曰：宋訥作
開國名臣卷二
祭酒，學規嚴肅，秀才循蹈規矩，向學中用。朝廷以
故得人訥善終，朕禮送回鄉葬，又令途有司祭訥近
年老秀才做祭酒，懷異心，不肯教誨，改廢訥學規，今
命少年秀才署學事，違犯學規重罪，投沒頭帖，謗師
長者，首人賞銀百兩，犯者凌遲沒產。正德中謚公文
恪。

司業劉子高先生

公名崧，字子高，太和人。洪武三年，以材學舉職方郎
中，陞北平按察副使，坐事輸作。京師歸鄉，十三年，
胡丞相誅，上手勅召為禮部侍郎，未幾署吏部尚
書，請老與勅致仕。十四年，召致仕刑部尚書李敬
為國子祭酒，起公司業。公至，上喜，賜鞍馬，未旬日
遽得疾卒，年六十一。上為文祭公，公居官十歲，不
以妻子相隨，其為北平按察副使，携一童往，至則遣
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招
開國名臣卷二
揀逋，慰安反側，惟務寬厚，存大體，所著有北平八
府志及詩文十八卷，藏于家，職方集行于世。
李禿翁曰：如此人，安得有禍患。

祭酒陶公

公名凱，字中立，臨海人。博學善屬文。洪武初，薦與修元史，選授太子書。尋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超升禮部尚書。四年，請建奉先殿，乾清宮。左。上日焚香，朔望薦新，及節序生辰，祭用常饌，行人禮。上從之。公每議禮與葉城崔亮相可否，亮亦有學識，善論奏。是歲請選人專任東宮官，罷兼領職。庶輔導有所責成。上曰：古者不備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開國名臣 卷二 三

官，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朕今立法，令府省臺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五年，公言：漢唐皆有會要，記載時政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匱簿錄。聖旨及時政，依會要編類為書。上從之。出為湖廣叅政，致仕八年。召為國子祭酒。尋老，復以叅政致仕。自稱耐久道人。上聞之，怒曰：何自賤也？尋竟坐罪。公姿性過人，才高學博，識見卓遠，為文千言立就。初游吳楚，文多激慨，中更亂離，去居

深山中，授經養親，文多隱約。明興，應聘而起。凡稽古禮文事，多公論定。又兼領翰林學士，詔令封冊歌頌碑碣。時命公文章，遂盛傳於世。時有潼州楊訓文者，元淮海書院山長，遇亂不能去，居江都。吳元年，徵為起居注，訓文學行政事，亦有名。

開國名臣 卷二 三

尚書詹公

公名同字同文徽婺源人甲辰天兵下武昌見上授國子博士陞考功郎中丙午為起居注上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秘府資省覽因謂公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後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學又有功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觀孔子言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也吳元年論公曰國史貴直筆

開國名臣

卷二

三

昔唐太宗命直書建成之事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汝等皆當直書勿隱是年自翰林待制遷直學士明年陞侍讀學士嘗論公曰古人文章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惟險僻之語孔明出師表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生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之士辭雖艱深意實淺近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術達時務無事浮藻洪武四年升吏部尚書六年為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上言陛下渡江已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

尚未成書乞編日曆藏之金匱以傳于後世上從之命公與侍講學士宋訥為總裁官七年五月大明日曆成自上起兵臨濠至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為一百卷藏金匱副在秘書監公及宋訥又言日曆藏之天府欲見不可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為書以傳天下後世上從之分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凡五卷名皇明寶訓自後凡有聖政史官日記錄之隨類增入尋以

開國名臣

卷二

三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未幾復為承旨翰林學士卒子徽歷官監察都御史僉都御史洪武十七年陞左都御史十九年上以徽奉職公勤復其家二十二年為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明年以徽子太子洗馬紱為尚書司丞二十五年加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都御史與李太師不相能徽從子希原為中書舍人善大書兼歐虞顏柳凡宮殿城門坊扁皆希原書徽後坐藍黨歿

大學士吳公

公名伯宗，金谿人。洪武四年進士第一人。時初開科取士，賜袍笏冠帶，擢禮部員外郎。命與學士宋訥同修大明日曆。胡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已，公性剛直，不肯相屈。下惟庸恨之。八年，惟庸竟中傷公，謫居鳳陽。公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在中書。恐久之為國患，辭甚剴切。上得奏，即召公還。賜衣鈔，使安南歸。為國子助教。十二年進講。東宮明年改翰林典籍。上製十題命賦，公援筆立就。詞語峻潔。上曰：伯宗才子，賜織金錦衣。十四年除太常寺丞。明年改國子司業，又固辭，由是忤旨。貶陝西金縣學教諭。至淮安，召還為翰林檢討。十五年，初設殿閣學士，公為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冬，坐弟仲宴為三河知縣，謬薦人，詞連公，復為翰林檢討。明年卒。公溫厚，詳雅博學，能文章，所著有南宮使交成均玉堂諸集。

開國名臣

卷二

三

大學士吳公

公名沉，字濬仲，金華人。故元國子博士師道子。博學善屬文。國初舉為縣學訓導，疾辭。洪武十二年薦授翰林待制。明年降編修，尋復為待制。十五年以應對失旨，左遷渭源學教諭。未行，改翰林典籍。陞東閣大學士。十六年進精誠錄三卷，言敬天忠君孝親事，皆述五經四書語。上命公為叙，時撰千家姓，公為表進。未幾考功劾怠事，降侍書。尋改國子博士。十九年秋致仕。公嘗著辯言孔子封王為非禮，自是布政使夏寅祭酒丘濬皆以封孔子王及謚為非禮矣。

開國名臣

卷二

四

大學士朱文恪公

公名善，字備萬，豐城人。少穎敏，好學。九歲通經史，大義能屬文。元末兵亂，隱山中。洪武初，為郡學教授。八年，召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十二年，奏對失旨，謫教遼東。未至，放還鄉里。十七年，召為翰林待詔，上疏論婚姻律。朝廷是之。十八年，升文淵閣大學士。上御文華殿，公進讀心箴。是年九月卒。年七十二。正德中，謚文恪。是時崇德、鮑恂有名，禮部主事劉庸薦恂、余銓、張紳、張長年，皆明經老儒，達治體，可備

開國名臣

卷二

三

顧問。上遣使驛召洪武十五年冬，恂銓長年三人先至。恂年八十餘，銓長年逾七十。上甚喜，賜坐顧問，退就舍。一日，上面命三人為文華殿大學士，力辭老不任役使。上曰：念卿等皆年高，授此職，煩輔導。東宮免卿等早朝，日宴而入侍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還終餘年，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等鄉里亦為美談。何為固辭？皆言老且疾，辭益力。明日放還。紳後至，授陝西鄜州學教諭。恂純心篤行，好學能文，耕桑自食。受易吳澂所著《大學傳義》、《西漢集錄》、《安吉

人長年，高郵人。紳登州人，皆以學行稱。崇德又有貝瓊，隱居及山，博通經史，尤工詩。洪武初，徵修元史，累官國子助教、博士。上嘗坐奉天殿，召四助教，瓊及會稽趙俶、錢宰、金華鄭濬，諭曰：汝一以孔子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由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說，宜戒勿讀。

開國名臣

卷二

三

太子少保唐公

公名鐸鳳陽人庚子從征江州授西安縣丞以至太子少保二十八年使龍州論趙宗壽還復出參議總兵楊文軍事經畫守衛撫輯蠻獠公重厚不妄取示上初起兵即侍左右每以故舊遇之僚屬罪數連公上念公篤行皆不問時諸卿中詹徽以才勝公以德勝上嘗曰都御史詹徽刑部掌部事唐鐸二人性行不同下人事之亦異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偽役吏髮蓬面垢容愁肌瘦不異羈囚以不得肆其貪故若

開國名臣

卷二

四

是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知變色口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稍不足屢被小人誣誤極刑者數矣朕深知其德曲宥弗罪奸人忌徽剛則謗訕滿朝鐸厚重無疵又謂懦而無為一切文移計稟皆舞文弄法賄賂公行鐸無可奈何嗚呼聰明決斷者以為非淵德海涵者以為愚人心之不古有若此耶三十年卒年六十九郵賻最優

尚書開公

公名濟字來學洛陽人以明經舉為府學訓導陞國子助教與胡丞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洪武十四年御史大夫安然薦公有治才召試刑部尚書未幾為真公勤敏有為嘗奏令司置考功圖日書所行事稽覈勤怠上喜賜大第甚宏麗曰有司以此為式十五年謂公曰秀才今徵致數千人宜嚴試受職公等條議以經明行修為一科工習文辭為一科通曉四書為一科人品俊秀為一科言有條理為一科

開國名臣

卷二

四

曉達治道為一科六科備者為上三科已上為中三科已下為下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上從之公敏慧有才辯凡國家經制田賦獄訟公役河渠事眾莫能裁定得公一筭畫即有條理品式可為世守公得上信任益奮勵效職他部事輒兼理人忌其才高又見上每召公議事謗言遂起竟暴卒

祭酒樂公

公名韶鳳全椒人博學能文章有智畧謹厚自持乙未從渡江洪武三年授起居注四年轉給事中遷中書省員外郎再陞兵部侍郎尚書六年改侍講學士修大明日曆重定洪武正韻更製釋奠先師樂章尋移病免八年召拜國子司業未幾陞祭酒尋致仕歸以壽終公有友人趙奎王才魯文質陳旭陳友此五人者並起畎澮從上渡江取采石奎體貌魁岸有才畧立功授總管守宜興洪武四年從征甘肅

開國名臣

卷二

聖

猝遇敵衆畏怖奎獨奮殊死戰敗之上喜旭英毅多智識友有膽氣常居前鋒才尤材武文質攻醫授太醫院判奎才並都指揮使旭從靖難封雲陽伯友平蠻功封武平伯

學士劉公

公名三五字如孫茶陵人洪武十七年通政使茹瑺薦徵至老矣而應對詳慎上喜除左贊善歷升翰林學士公博學通經史文章典麗既入翰林備顧問每預密議懿文太子卒上意在文皇嘗問公對曰皇孫年富世適之子子沒孫承適統禮也即立燕王置秦晉二王何地 上領之遂立建文君為皇太孫十八年三月上省躬錄初 上命儒臣編古帝王祭祀災祥感應可為鑒戒者為存心錄既又

開國名臣

卷二

四六

命公編漢以來災異之應臣下者為書賜名省躬錄二十三年授晉世子經坐怠慢為吏部左侍郎侯庸劾降國子博士未幾復學士二十六年以婚趙勉為戶部尚書坐罪乞免官未幾又復學士上厭表箋多諛詞纖巧命公及右贊善王俊華撰定頒天下尋暴卒

太師丞相韓國李公

李善長者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粗持文墨，而以筭事稱。里中推為祭酒。元末盜起汝穎淮之南北，俱大震。善長欲從雄，未果。會高帝為濠帥，子興大校，以計得元橫洲山兵二萬餘畧滁陽。善長被書生服道謁。上問知為里中長者禮之，遂收之以為掌書記。謂之曰：若知羣雄之所以敗乎？大帥與諸校不能相肺腑，而中藉持牘者為關通往往，市權而行，怨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至于敗。皮之不存，毛

開國名臣

卷二

哭

又安傳且夫今持牘之得存者誰也善長頓首遷為參謀自是益專精為上謀策諸將有來歸者善長與語察其材言之上復為上布款誠使得自安而中有以事力相羯犛者委曲調護俾不至齟齬時子興中流言內疑上稍稍奪其兵又欲奪善長善長謝弗肯往上曰主帥吾父也而安得辭善長固和陽而元眾尤盛王子禿堅樞密絆住等分營相侵軼上屢破之時出襲雞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守

曰敵至謹自保上悉俘取其寨歸元謀知和陽兵少亟來襲善長設伏大敗之捷聞上乃大悅曰孰謂而屢屢握筭者也當令執戈者屈矣因謀渡江善長曰我兵眾食少舟楫不備姑少俟適巢湖將俞通海廖永安等以舟師萬餘糧數萬石來降善長乃說上曰天贊我也既破蠻于海牙長驅泛牛渚拔采石遂乘勝取太平上之發采石也與善長謀置榜論士卒有虜掠者必斬太平下即懸之五父達肅然無敢犯上稱太平與國翼大元帥以善長為元帥

開國名臣

卷二

哭

府都事亡何從克建康東取鎮江先日上海怒諸當行者以不能戢下欲悉置之法善長力救迺解鎮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乃與諸將謀奉上為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上以右丞相領省事而善長拜參議與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為省僚軍機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善長處分凡師行善長必留守轉調兵餉陳友諒既克我江州約張士誠夾攻我上與善長謀使持友諒所知康茂才書誘之來許內應而伏兵取之善長曰方患其來何為更誘

之。上曰：友諒躁而果，雖與張士誠約，不能待也。小緩則士誠合，而我兩受敵矣。友諒果至，遂大敗其眾，殲焉。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善長兼領其府司馬。進中書省叅知政事，長省事。高帝之克江州，兩平洪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居守，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尋奉。上爲吳王，超拜善長右相國，時猶仍元制，尚右，逮僞漢平，善長等稱賀，列上彭蠡、歙、事將臣丁普郎等三十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章趙德勝等十四人于洪都。始善長請權兩淮鹽，立茶法，既

開國名臣

卷二

四

復制錢法于洪都，設三局，湖廣開鐵冶，定魚稅，諸利孔雖若煩悉，而裁取有衷，民不爲困，而國用益饒。善長乃力請。上卽帝位。上曰：吾居恒笑陳友諒甫得一隅，而黃屋左纛，我安能復效之。天命果在我，自有時。大將軍達已破平士誠，上猶以善長有轉餉勞，召見戟門，封宣國公，賚賜亡筭。上從容謂羣臣曰：吾以布衣起兵，時李相國里居最密，邇徐相國及它大將，遠不過百里，寧自望貴，今者賴諸公之力，舉天下大半，雖然，中原未平也。於是善長與大將軍謀

北伐，及徇東南諸州郡。令善長與御史中丞劉基等悉裁定律令，成賞賚，有差。善長乃復率羣臣勸進，凡三表，乃許以卽位儀上。上御新宮，告于上帝，皇祇稱帝，賜英賢爲臣之輔，蓋歸德。善長達等既卽位，禮畢，奉。四代考妣爲帝后，躬上冊寶于太廟，尋立。妃馬氏爲皇后，封。皇太子，諸王，善長皆充大禮使，改中書左丞相，善長請緣元舊，以。皇太子爲中書令。上不許，曰：吾子尊師，傅習經傳，通古今，識事宜，他日軍國機務，皆令啓聞，何中書令也。於是議

開國名臣

卷二

五

制。東宮官屬，以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餘如故。已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上幸汴梁，善長居守者三月，一切聽便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民喪服，三師朝賀。東宮儀，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獄瀆，神祇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巨細，悉委善長，俾謀之中丞基，右丞楊憲而行之。命監修元史，史成，賞賚有差。時大將軍方與副將軍常遇春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亦取閩越州郡，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

績然。上自知之。三年大封賞。謂善長雖無汗馬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因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叅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鐵券。仍免二死。子免一死。誥辭謂東征西伐。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剗繁治劇。和輯軍民。漢有蕭何。比之于爾。未必過也。賚文綺帛百匹。時大將軍達為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寬博。有器畧。然意忌不能專。平叅議李飲水。楊希聖。恣而稍侵善長。

開國名臣 卷二 五二

權善長按其罪奏黜之。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詢基不自安。請告歸。上所寵任者。張景。楊憲。汪廣洋。胡惟庸。景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而善長權寄如故。既貴富極。意稍溢。而勅。上始微厭之。明年引疾乞解任。賜臨濠地若干頃。佃戶稱是。復為置守家百五十。守仗士二十家。與魏公等踰年。病良已。命督吏士建臨濠宮殿。既數月。上念善長行役久。以半醴茗粢賜之。復謂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蕪菜不治。今徙江南富民十有四萬田。其地公為我經畧。毋使

失所。自是留臨濠者數年。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為太僕丞。二子仲佐皆為羣牧所官。尋以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備。光寵赫奕。時人豔稱之。居一月。而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糾太師善長。自子祺尚主。狎寵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候。駙馬都尉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論法。善長率子免冠請罪。上赦之。又踰月。而特勅追數善長過。削其祿歲一千八百石。善長自是意忽。

開國名臣 卷二 五三

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政。凡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有大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督南郊園丘工。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余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上親臨鞫獄。具謂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存義子佑。相表裏為威福。其定遠故里第。水中忽生石筍。水溢數尺。三世塚皆夜有光。惟燭天。而數以事見督。上遂起邪謀。誘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使出招士馬為外應。問與存義謀。始圖之。善長善長大驚曰。爾言何為者。寧欲盡滅九族耶。存義

懼不敢應。居旬日，惟庸復謂存義：苟事成，盡捐淮西地。王太師以語善長，善長心動，乃嘆息起曰：吾老矣，惟爾等所爲。又旬日，惟庸謂善長：延之東西向坐，屏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領首而已。惟庸自是與倭通，俾以精兵寓貢船，挾詐害上，而掠武庫兵入海。上乃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以時費聚已前，以羣臣請併誅善長與吉安侯。上謂：吾年二十七，而識善長于兵間，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掌簿書，贊計畫，爲功臣爵以上公，女女其子陸仲

開國名臣

卷二

善

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藏草間。朕見而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吾微時股肱腹心，其勿問，遂止誅，存義并赦。佑時左大夫陳寧伏法，死。右大夫安然罷歸。復命善長理臺事。洪武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勲臣，猶前善長。又二年，所善長已七十七矣，老不能檢飭其下，嘗欲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卒三百人役，和探得。上旨，攘臂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株累當徙邊者，皆豪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上惡之，會有言

星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御史上書論劾善長。上復爲捕存義之子佑，伸置獄，獄具，謂惟庸初爲寧國令，善長薦之，超爲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惟庸反，謀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其金帛，而惟庸復以西域古劍、白玉壺、玉刻蛟龍蟠斝杯，酬善長。羣臣奏請誅善長，不許。仍手詔慰諭之，召詣奉天門，與語，開創艱難，爲流涕。至右順門，謂羣臣曰：太師老矣，吾欲曲宥佑，伸以慰太師心。羣臣固言善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陛下所得私

開國名臣

卷二

善

上曰：法如是，奈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陛下之恩，無面目見羣臣，歸而自縊。死。佑伸及吉安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卹其家。都尉祺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芳爲留守，中衛指揮，次茂旗手衛鎮撫。後罷世襲，善長死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爲稱冤，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富貴無復加矣。藉令自圖不軌，猶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

不然矣。夫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佻倖萬一之富貴。善長于胡惟庸，則猶子親耳。於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勲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侯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求，取天下於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齏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凡為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

開國名臣

卷二

五

子之間，或至相挾，以與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陛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為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尤不可。臣亦知善長已歿，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將來耳，上亦不罪。贊曰：高帝神武，所斷決皆自臆，而善長奉行之功，胡能比。蕭鄴侯爵為上公，位至太師，贈王之約，同於帶礪。其班先徐武寧，恩數百劉文成，而中不惡人，亦不異議。夫人臣無將，將必誅，身從逆而再屈法，以寬之，必不得已而聽其自盡，以禮葬，卹帝之恩德不

亦深且厚哉。雖然其初獄，抑何曖昧少證也。隱之十年而後發，發之後一獄辭視初十年而加詳，嗟乎王國用之疏可味也已。

李贊曰：善長安敢望蕭鄴侯也。特其一時同起豐沛，跡相類耳。漢高祖百戰以取天下，年年遠征，乃令鄴侯獨守關中，數千里給餉，增兵不絕，厥功大矣。且日夜惶惶，恐一言不合，一舉措不慎，卒無以當上心。保首領最後僅僅為民請上林空地，片語稍拂上意，然亦有何罪而遂至械繫，畧不念故人

開國名臣

卷二

五

勲舊之情也。誰謂漢祖寬仁大度者哉。吾以為必如我太祖乃可稱寬仁大度也。夫君逸臣勞，理也。亦勢也。我二祖之勤勞，不敢自暇逸。治天下二十二年如一日也。昔之治天下于有天下之後者，曾有若是否也。二祖之勤勞天下如此，故亦望人之輔之也。亦不顧親顧家而為之者也。而善長諸臣無有一人能體其心者也。今觀歐陽駙馬所尚者，馬后親生公主也。一犯茶禁，即置極典。雖馬后亦不勸其私所親，以為天下榜，亦太

昭揭明白矣。李善長等到此時，豈有未知。太祖之心也。而善長若有未知。太祖之心，而又何望于善長之弟，與善長之姪若孫若親戚奴僕等也。今善長且已屢致論列矣，猶眷戀崇貴顯要，不忍請老何也。年已七十有七方且揚揚然借兵而起，大第以明得意，嗚呼！一介草茅當四十一歲時，救死且不暇於今何如也。而猶以為未足也，得自經歿，下千幸且萬幸，何足憐。或曰：設身處地當如何。曰：漢祖大封功臣之日，何乃三傑中人材，亦只

封文終侯，未嘗敢與韓彭埒也。我又何人，偃然而徑據於中山王之上乎。百頓首力辭封，甘心退讓，自處于劉誠意之下，則帝必喜，且夫歲入祿米五千餘石，何人不贍也。推其半以分給叔兄弟子姪宗黨朋友，毋使一人與職任事，得以怙勢作威。福則怨，奚自生禍。何從至是，謂損福以滅禍，滅福以致福，此天之道而人之事也。若王國用之，疏自佳然以陳于我，太祖之前，總是隔靴搔癢也。

附 葉伯巨 鄭士利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為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為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見而為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

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即為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上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

事之王無事則易驕。有事則易為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敢聞吾骨肉。我見之。且心憤。况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久之。庾亮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為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為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

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為欺罔。行省言臣三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為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怒。莫敢諫。士利獨嘆曰：上不知以為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為天子殺無罪。適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

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為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最詳。其意以為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為文移。以害民耳。臣以為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况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

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柰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為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

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耳我以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為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為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為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為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輪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續藏書卷二終

開國功臣

卷二

三

續藏書卷三目錄

開國功臣

中山武寧王魏國徐公

洪武十八年二月卒

開平忠武王鄂國常公

洪武二十年卒年四十

岐陽武靖王曹國李公

洪武十七年卒年四十六

黔寧昭靖王西平侯沐

洪武二十四年卒年四十八

寧河武順王衛國鄧公

洪武十年卒年四十一

東甌襄武王信國湯公

洪武二十八年卒年七十

文成劉誠意公

別見名臣

開國功臣

卷三

續藏書卷三目錄

續藏書卷三

開國功臣

中山武寧王魏國徐公

中山王徐達者鳳陽人爲人長身高顴赤色沈毅剛決儕伍咸莊憚之時郭子興據濠梁稱滁陽王而

不但功第一

太祖爲其部帥用事達仗劔往從從略定遠張家堡得兵三千人又從襲橫澗山寨得兵二萬人時年二

十二所委使必効而又時時以王霸之略進帝大

悅曰此國器也授鎮撫俾位諸宿將上尋從破元兵

開國功臣

卷三

於滁州澗再從取和陽拒殲其援師皆有功而賊帥

孫德崖來與子興合已復有隙軍且鬩帝馳單騎

往撫爲所執而子興前已誘執德崖於是達請以身

之德崖軍代曰歸我朱公子我亦歸而孫帥帝始

得脫達亦得脫會滁陽王死帝爲大帥達益重從

下俞通海等水寨與蠻子海牙相距達別率精兵數

千取溧陽溧水二城斷其肘故諸軍前薄大破蠻子

海牙從渡江拔采石擣太平與常遇春皆爲軍鋒冠

而達獨參預密謀進止尋從破擒元將陳瑊先復大

破蠻子海牙乘勝下集慶路帝稱吳國公欲將達

而少之乃會諸將陽責達等以不能戡下召軍正使

定罪達等頓首請死乃已而命達率諸將攻鎮江

走苗帥完者魯平章定定號令明肅城中不知有兵

達自是專爲將矣置淮興翼元帥府於鎮江達領之

時張士誠王平江誘我降將陳保二發舟師自常州

來逼達禦之敗其軍於龍潭追奔至常州請益師

上以兵三萬益達達乃分其軍爲三薄常州而壘士

誠之弟士德以卒數萬來援達與諸將計曰士德勇

開國功臣

卷三

冠軍且狡未易力勝也去城十八里爲三覆以待而

別選鐵騎屬總管王均用將之乃前徼士德兵既交

均用鐵騎衝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遇覆馬蹶獲之遂

大破其軍殺鹵以萬計進圍常州不下帝乃故奪

元帥達以下一官而賜書曰虐降失陳保二老師孤

城吾所以重過將軍也將軍勉思補前過大善不者

三尺不貸汝因復益以精兵二萬達乃合四營兵爲

二以相救而外營常遇春來應夾攻破之凡五月而

常州下達別將輕兵取馬馱沙以爲靖江縣進攻寧

國府破走其將謝國璽寧國守臣楊仲英等堅守不下。帝以大兵繼之而仲英降復以輕兵徇宜興繇別道下常熟距平江不百里而軍平江大震已復與平章邵榮圍宜興分兵塞太湖口援道絕宜興下時帝以重兵定婺處將略有浙東諸郡而陳友諒之大將趙普勝以兵陷池州復進據從陽水寨數往來窺伺。帝念不及援達遣其將選精卒襲敗之普勝棄舟走復追擒其部將獲艨艟數百遂復池州捷聞。帝大悅謂微達何以紓我內顧超拜奉國上將軍同

開國功臣

卷三

三

知樞密院事亡何。帝取無爲州達以兵自無爲夜掩浮山寨破趙普勝之別將胡總管於青山窮追至潛山復破斬友諒之郭參政下潛山達還填池州。帝謀知友諒且犯池命僉樞密院常遇春以兵來助使使語達友諒旦夕至則設伏九華山下而掩其後可盡取也達乃與遇春筴選卒萬人伏九華友諒至盡銳攻城城中伐鼓大噪伏盡發城中應之遂大破其衆斬首萬餘級生獲三千人遇春曰此勳敵也不殺爲後害達不可以狀聞。帝報使者天下戰方始

母多殺多殺是逆距之也而遇春則以夜阬其十之九。上不憚命悉縱其三百人歸友諒而曰此吾不壹將之故也達自是專爲大將矣友諒既陷我太平遂盛兵壓建康。帝設奇大破之達時將南門外兵功最多遂與馮國勝等追及於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復躡其黑旗軍復太平遂取安慶尋從。帝取江州友諒走追破之別將兵屯漢江之池口過沔陽戰艦進中書省右丞洪都降將祝宗康泰反大帥鄧愈走達以沌口軍還討定之宗走死檻泰送建康達

開國功臣

卷三

四

遂移兵圍廬州時友諒失洪都而憤悉其衆來爭樓船高數丈圍數百重。帝亦悉師溯流逆之趣召達自廬來會與友諒遇於鄱陽湖達先諸將蕩其前茅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振旣而達舟深入中敵火撲之更進戰復破敵而退時友諒兵盛帆檣後先不見際。帝謂左右卽不利奈彼乘勝何旣而曰得之矣吾以達留守緩急可百全也夜以兵符授達飛舸還建康達至申約束嚴斥堠鎮靜若有外兵者而。帝則已破誅友諒還矣師還卽。吳王位

而達為左相國拜日。上召而諭以元政之所以失，且用怠終為戒。達等頓首謝，復從平武昌，還復諭達等以「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亡何率兵討廬州左君弼，君弼走安豐，遂取廬州，乃率兵徇友諒屬城之在荆湘湖南北者，而湖湘悉平。召還大會師建康，計所討，率常遇春等以水陸兵徃徇士誠。淮東郡邑首克泰州，遂降興化，會士誠犯宜興，乃以都督馮國勝攻圍高郵，常遇春攻淮安，別將守泰州，而身率中軍精卒渡江，走宜興，破擒士誠，兵解宜興。

開國功臣

卷三

五

圍國勝中高郵守將詭約降，使使入受之，皆見殺。上怒，撻國勝，而趣達移兵會攻，克之。復移師會常遇春攻淮安，破其左丞徐義兵於馬騾港，進薄其城，守將梅思祖降，元將樞密同知陸聚亦舉徐宿二州來歸。唯安豐為元守，達進師取之，走其右丞忻都左君弼，與其援將竹貞，元相擴廓帖木兒遣兵救徐州，達復大破斬之。淮南北悉平。帝乃與諸將相謀討士誠，右相國善長以士誠兵尚強，且饒蓄積，宜少緩達，持不可，曰：「張氏汰而苛，其大將李伯昇輩積子女玉。」

帛旦夕入耳，用事者黃蔡葉三參軍，白面書生，易與也。臣奉 上威德，以大兵感之，當自潰。上大悅，以左相國達為大將軍，平章軍國重事，遇春為副將軍，率師二十萬討士誠。馮於龍江，進達等諭以「母虜掠，母殺，修母發丘壠，母毀廬舍，又戒之曰：『士誠能以吳歸命者，必全之。』吾聞其母葬閩闔之外墟，母據而芻牧也。時副將軍遇春欲徑擣平江。上曰：『不然，賊分其眾駐吳興錢塘，以自輔，我頓兵堅城不克，而招二輔之援，非計也。』先攻吳興，便乃悉舟師自太湖趨薄。」

開國功臣

卷三

六

吳興士誠之右丞張天騏參政黃寶院判陶子實分道出戰，達亦分兵應之，而遣驍將王國寶以長槍軍扼其歸，黃寶等敗走。遇春扼之，遂圍其城。五太子及其平章朱暹、僉樞密呂珍來援，屯城東舊館，達遣遇春等為十壘，復敗右丞潘元紹兵，而士誠自以兵來援，達逆戰，大敗走士誠，復破獲其同僉徐志堅，復破潘元紹之赤龍舡於平望，鹵其軍資甲仗皆盡。復大破舊館之援兵，五太子及朱暹、呂珍、左丞張天騏等降。李伯珍亦降，吳興下，遂下吳江州，從太湖西出平。

江城南七里，破鮎魚口山柵，復敗其兵於尹山橋，遂悉水陸兵薄平江。達營對門，分兵營婁胥，圍盤諸門，築長圍，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別築臺三成，曰敵樓。下瞰城中，纖悉皆見，尋使使之建康請事。帝賜璽書勞之曰：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天性，沈毅有謀，端重且武，用能過絕，亂略消弭，羣雄今事事稟命，將軍之忠，吾甚嘉之。然將在外，君不御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勿以聞。平江城堅難卒拔，莫天祐時爲士誠守，無錫更相唇齒，其將楊茂善泗數從水中爲開國功臣卷三

寢互市，如故。竊相咎曰：奈何久抗王師？達乃遣輕兵渡江，下通州，歸獻俘於戟門，進封信國公，賜綺帛，爲右丞相，亡何議北伐。平章遇春請直搗元都，執辱主以臨天下。帝曰：壯哉！而昔所畫下平江策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掩河南，斷羽翼，拔潼關而守之，天下形勢入我掌握，不待塵牧野而元都下矣。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逮關隴，可席捲也。達曰：上策之善，於是信國公達爲征虜大將軍，鄂國公遇春副之，禡於北門七里山，大會諸將，謂諸將軍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毋如大將軍。達又謂達閩外之寄，汝實任之。茲行進取，必自山東始。大將軍至淮，諭沂州帥王宣與其子信業請降，旣而叛，襲走我使臣徐唐臣等。達怒，急攻下沂州，修宣與其叛黨十餘人，王信走。帝勞大將軍達，賜書曰：將軍今何嚮？嚮益都，則必以兵扼黃河，斷其援，卽不嚮益都，西取濟南，濟寧二郡便。兵難險度，其在將軍。金火二星，會於丑分，後火逐金，踰齊魯，時進取，毋失達。遂率兵攻圍益都，降其平章老魯，遂

維膠壽光臨淄等諸州邑因兵威諭降樂安淄川守將移兵下東平進次安山獲右丞杜天祐等逼濟南走其大帥脫因帖木兒進逼濟寧走其大帥陳平童而以都督張興祖守之遂與副將軍遇春兵合取東昌所屬州邑皆下乃籍山東城邑俘獲軍實之數以上洪武元年 帝卽大位立 皇太子達兼領太子少傅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右丞相少傅如故子誥所以推揚勲略甚至至比之太公邨禹云達以大兵渡陳橋取汴梁時左君弼竹貞皆走

開國功臣

卷三

九

之守將國公李克彝所克彝謂君弼公在廬數與南師角若何我悉麾下授公能與戰否君弼曰是未易當有徐相國者善用兵我見之輒膽落克彝乃驅兵民夜開門北走而君弼與竹貞率所部迎降大軍入其城遂由中灤進略洛陽抵塔兒灣元將詹同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來拒副將軍遇春突斬其前鋒達麾兵乘之元兵潰追五十餘里俘斬無算洛陽大帥梁王阿魯溫以其金印從吏民出降河南平阿魯溫者故潁川王察罕帖木兒父也達乃遣副將軍遇春

狗嵩州都督馮宗異康茂才狗陝州福昌陳許諸守帥皆請降遂西克潼關而守之遣使之太原諭降元相擴廓帖木兒遂狗號州毛葫蘆諸寨致其兵自益是年五月 帝聞達等平河南為幸汴梁居十日達自軍謁行在 上置酒勞之曰將軍哉忠爾忘身國爾忘家斯之謂與河朔士民忍倒懸以待將軍將軍宜以時進兵建勛立業此其日矣達與諸將頓首謝既退復召達問計達對曰大兵平齊魯掃河洛擴廓自保之不暇而敢離其穴我西據潼關李思齊張思

開國功臣

卷三

一

道魄奪遠竄元都一穿中孤豚耳誰與為臂指者臣不佞仗 天威取之如拉朽因復奏曰師進而彼北奔不窮跡之將為異日憂 上曰元世祖乘氣運而王我中國今衰矣彼且自漸盡何煩我窮兵出塞之後固守疆圉防其侵軼可也達遂拜命次河陰分兵狗河北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兵至衛輝平章龍二走追至彰德龍二復走遂取彰德并廣平大將軍駐臨清分遣傅友德開陸道通步騎都督額特濟河通舟師遂前下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兵悉會取長蘆滄

州、擣直沽據之作浮橋以濟師、丞相也速不戰走、元都大震、抵河西務、敗其平章俺克等、遂進抵通州、與遇春夾河而軍、達軍東岸、遇春軍西岸、遇春敗其西岸兵、擒國公卜顏帖木兒等、入通州、夜三鼓、元君及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以其車服重寶、踰五日、達進師、填濠入、陳兵登齊化門、執其監國准王帖木兒不花、居守太尉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數以奉職無狀、且不先納款、僂之、封府庫、籍其圖書、金玉楮幣、以兵

開國功臣

卷三

二

千人守宮殿門、使宦寺監護其宮人、妃主給餼廩、無缺、吏士一切按堵、市不易肆、已遣指揮華雲龍、經理故都城垣、右丞顯、參政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額時、率驍騎偵邏隘口、楊鎮撫以舟師守直沽、捷聞、詔達與遇春定山西、遇春以兵先下保定、尋下河間、下真定、而右副將軍宗異已定懷慶、度太行、取澤潞、大將軍帥大兵繼之、使右丞顯、參政友德、以鐵騎為前鋒、略平定州而北、時擴廓帖木兒兵方自保安、謀踰居庸關、撼故都、達聞之、謂諸將曰、擴廓兵遠出太原

必虛、北平孫都督擁六衛之師、足以抗禦、我直抵太原、覆其巢、所謂批亢擣虛也、太原下、擴廓不戰潰矣、諸將皆曰善、遂以輕騎前抵太原、而營擴廓還軍來救、鋒銳甚、副將軍與達計、以步兵未集、而輕與戰、此危道也、虜不解遠斥堠、固營壘、可掩而取、達善之、而會擴廓部將豁鼻馬者、來約降、請為內應、乃選精騎、銜枚夜襲之、擴廓方然燭、使二童子挾書以待、卒聞警、倉皇不知所為、蹠一足、乘驛馬、以十八人走大同、豁鼻馬降、達次日建大將旗鼓、按其營、得甲卒四萬、

開國功臣

卷三

七

馬四萬匹、乘勝之大、同擴廓遂走甘肅、復遣顯、友德以步騎徼破賀宗哲於石州、而身率兵自霍下平陽、河州府、山西悉平、遂渡河、鄜城守將迎降、克同州、趣鹿臺、時奉元為都省、而平章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與孔興脫列伯據鹿臺、各有重兵、以衛奉元、思道等聞達兵至三日、遁、達遂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人出迎、達撫慰之、遣左丞周凱入申約束、明日師進奉元、其約束如下、故都時、秦民大悅、以奉元為西安府副將軍、兵逼鳳翔、李思齊走臨洮、鳳翔下、達與

諸將議所攻皆以張思道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
臨洮請先由幽州取慶陽後度隴攻李思齊於臨洮
達曰不然思道自守虜耳城險而兵精卒未易拔也
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羌夷地富而人衆以大兵感之
思齊不走絕徼則束手降矣思齊降全陝皆我有遂
決策度隴克秦州走其將呂德張義至鞏昌總帥汪
靈真保平章梁子中商嵩等降遂遣馮將軍以天策
羽林諸衛驍騎逼臨洮李思齊降得其衆十餘萬乃
以兵攻靖寧走知院杜伯卜哈度六盤山襲走豫王

開國功臣 卷三 三

盡獲其部落輜重使使喻慶陽張思道懼留其弟良
臣以兵守而從輕騎跳之寧夏遇擴廓帖木兒爲所
執良臣聞之使使納款達遣右丞顯率騎士五千步
卒六千往受降良臣自疑以兵來者豈捕誅我乃佯
爲蒲伏道左獻牛酒而夜襲顯顯被傷走達怒甚卽
日以大軍圍慶陽而分布精騎使平章俞通源略其
西都督顧時略其北叅政友德略其東都督陳德略
其南慶陽援路絕達進逼西門其平章姚暉等開門
納師良臣父子自投井出而斬之并誅其黨二百餘

人陝西悉平 詔達還京師第功宴諸功臣以達
爲首稱其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克敵
致勝振揚國威撫綏軍民得大將體賜白金五百兩
文幣五十表裏且大論封會擴廓帖木兒覘達還悉
兵襲我蘭州不克尋敗我援師殺指揮使于光時左
副將軍遇春卒三年 上乃還達大將軍印而以平
章政事李文忠代遇春分兵爲二大將軍自潼關出
西道擣定西以取擴廓左副將軍自居庸出東道從
大漠取元嗣主達受命卽日行遂至定西擴廓退屯

開國功臣 卷三 四

車道峴達進師逼之駐沈兒峪隔深溝而壘擴廓發
精兵千人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舉軍皆驚
擾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達自率帳前卒擊之
敵始退德濟故功臣越公大海子也達械之送京
師而斬其部下趙指揮數人以徇餘衆皆股栗明日
達乃整兵奪溝而戰以身先諸將士諸將士母不奮
前角者遂大破之獲其郟王濟王閻國公平章韓札
兒虎林赤等文武僚屬千八百六十餘人士卒八萬
四千五百餘人馬萬五千三百匹橐駝羸驢牛羊以

鉅萬計擴廓脫身與妻子以十餘騎遁沮黃河得浮木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德濟械至京帝釋之而以書諭達謂將軍自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獲其之待莊賈乎將軍誅之則已不誅吾且念其信州諸暨功不得不曲赦以伸吾不忍自今而後將軍毋事姑息達既已破平擴廓乃使鄧將軍因兵威賜降西蕃而自攻興元復取之會左副將軍亦以兵襲應昌盡得元嗣主之嫡孫后妃將相寶玉士馬車服無筭先後露布聞詔振旅還京既至帝爲幸龍江勞

開國功臣 卷三 五

之所以慰賜有加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參軍國事進封魏國公歲食祿五千石予誥及鐵券免三死子免二死仍世世勿絕賚文綺帛百匹明年復佩大將軍印填北平以便宜徙山後順寧等處軍民戶三萬五千八百口一十九萬七千餘籍爲軍者給月廩爲民者給田以耕凡置屯二百五十四定墾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頃北平軍府之用皆賴之十二月受詔還京師十餘日帝召達與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

宴射賜之交趾弓五十彤弓百因諭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功賜之弓矢天下甫息尙得無又有大興乎旬日帝御武樓謂達曰擴廓游魂尙出沒奈何達請曰亟發兵坑豎子耳度兵幾何曰十萬足矣上曰吾予爾十五萬騎大將軍出中路文忠以左副將軍出東路勝以征西將軍出西路將各五萬騎轉餉私役者不與達抵山西境都督藍玉爲前鋒敗其游騎於野馬川復敗擴廓於土刺河擴廓遁與賀宗哲合而拒我師於嶺北時師數發徒而易虜驟與之

開國功臣 卷三 六

戰不利死者萬餘人達固壘而收之故徹侯功臣無死者虜亦不敢入塞而偏將軍湯和遇他虜於斷頭山亦敗左副將軍出塞道遠乏水後軍爲虜所掩失徹侯曹良臣大校數人然得其士馬輜重略相當獨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友德至西涼屢破虜盡收其妻子以私匿馬馳故賞不行而上以達功大弗問也自是達連歲出填北平歲行盡即召還上將印賜休沐以時宴見懽飲有兄弟稱而達愈恂恂恭謹嘗從容謂徐兄功大未有寧止欲以吾吳時舊邸居若達

匡謝不敢一日強沃以酒既醉覆以被昇臥邸正寢
達醒大驚俯伏階下呼死罪不已上益悅命有司
為治甲第表其坊大功曰令世世毋忘爾功達長女
尚燕王王帝愛子也國北平故達歸將印不
踰月輒復之鎮時北虜漸衰弱而亦畏達威名不敢
復犯邊達亦戒守邊者唯繕城戍簡士馬謹烽堠毋
得微功啓釁故終達之鎮北平十餘歲兵民熙熙有
太平色燕王三子皆達女出親為王舅與天
子夷輩而見王必執臣禮不少間王以是心念

開國功臣

卷三

二

之又得其用兵法所練士皆精卒胡惟庸為左丞相
儉而貪以達元勳貴重因欲內好達惡之反賂達
者福壽使為間以圖達福壽發之達亦不問惟時時
為上言惟庸不可過委過委必敗後惟庸反帝
以是益重達十七年達在北平疽發背小愈上使
達子允恭視之賜璽書謂今九夷八蠻大者畏力
小者懷德非將軍何以臻此且召之歸而疾益甚
帝憂之為延致天下名醫復禱於山川社稷城隍之
神願假大將軍息數載以寧萬姓吾他日與之同往

竟不起十八年春三月卒年五十四帝袒跣奔達
寢撫屍而慟愴然謂羣臣曰大將軍為朕股肱心膂
繆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羣醜克濟大勳邇者太陰
屢犯上將萬里長城一旦奪之悲夫盡心國家為社
稷重者寧復有大將軍吾何以報但著其勲烈宣於
金石以永垂不朽贈中山王諡武寧追封其三代皆
中山王而手書其混一區夏奠安神人之功於墓
道且曰婦女母所愛財寶母所取忠志無疵昭明日
月惟大將軍一人而已伯璉薨帝所授大將軍獨

開國功臣

卷三

六

宋國公勝涼國公藍玉而賴川侯友德以功進封公
其受賑亦數然上待之不能如達諸所飭厲唯稱
中山王或中山開平二王及燕王即帝位所舉中
山王以勵諸將軍者不一
弇州外史曰高帝之取天下計初下建康再與陳
友諒角實在行而其他十七皆大將軍力也大將軍
之廉靖仁武沈幾筴勝即古名世之佐曷過焉勞而
不伐夙夜匪懈與功名終蓋所以處君臣之際微矣
元女侑酈英主整其成師於十五年後而資靖難

兩都二公光表後裔寵冠羣辟夫豈幸哉

開國功臣

卷三

十九

開平忠武王鄂國常公

常遇春者濠之定遠人元末羣盜起盜魁劉聚得遇春而識之使爲什夫長有所攻剽遇春致力深入必尅獲而歸以是爲聚所愛重然遇春察其急鹵略毋遠志屬高皇帝駐兵和州乙未遇春偕其私卒數十來歸請願爲先鋒上曰爾以饑來歸且有故主在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盜耳無能爲也倘得效犬馬之力某雖死猶生上猶弗許既渡江抵采石元兵置陣磯上舟相去三丈餘遇春飛舸至上麾之應

開國功臣

卷三

二十

聲挺戈躍而上敵皆披靡大兵乘之敗其衆遂乘勝取太平始授總管府先鋒無何進爲總管丙申上已渡江而諸將士家屬輜重皆在北滁和之守備單弱元中丞蠻子海牙擁舟師數萬襲據采石界其中音問絕上使遇春多張疑兵而自帥正兵直擣之既合遇春別操輕舸以精兵橫衝海牙之舟分而爲二左右縱擊大破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師扼江之勢衰而南北通矣遂從取集慶路再從徐達取鎮江復爲領軍先鋒徐達攻常州而降卒叛與張士誠合

而圍達 命遇春以師援之表裏共擊大破士誠復
為總管進統軍大元帥明年克常州遷中興大元帥
尋從達下寧國分兵取馬駙沙遂取池州戰功最進
行中書省都督又明年擢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又
明年從 上取婺州復有功進鎮國上將軍同僉書
樞密院事守婺州遂以其兵攻衢州衢州下其院判
張斌以卒萬人降進僉樞密院事庚子 召還京師
尋從達守池州大破陳友諒之眾友諒入寇薄我於
都城之龍灣 上設伏大破之遇春功復最 上追

開國功臣

卷三

三

友諒於江州遇春留守用法嚴軍民肅歛辛丑進行
省參知政事復從 上追友諒於安慶遂取江州還
督龍灣寨之師張士誠之大將李伯昇圍我長興急
上遣遇春以大軍援之兵至伯昇拔營遁俘斬其後
軍五千餘人壬寅城安慶破池州之叛卒羅友賢斬
之餘黨悉平 上所任將帥其最著者三人曰平章
邵榮右丞徐達與遇春榮最為宿舊且善戰既貴而
驕有所不得志輒謀伏兵置酒要 上飲而劫之事
發就縛 上猶語諸將吾欲宥榮死以慰勞臣眾唯

唯遇春直前曰人臣而以反名寧可宥臣諠不與之
共生 上乃飲榮酒流涕而饗之以是心益愛重遇
春癸卯張士誠別將呂珍圍劉福通於安豐 上救
之師至而珍已破城殺劉福通矣其兵勢盛而連營
水陸為戰守備甚嚴時汪元帥為前鋒拔其中壘而
據之會左右軍敗汪元帥兵欲出走阻於塹則殊死
鬪卒不可敗而遇春以精騎橫突其脅凡三合三勝
大軍乘之遂大勝進圍安豐元將左君弼自廬州來
救達與遇春逆擊大破之遂移薄廬州且下而友諒

開國功臣

卷三

三

傾其國兵來爭南昌 上乃趣達遇春廬州之師歸
遂從 上往救遇於鄱陽湖之康郎山達首敗其前
鋒縱火焚敵舟二十艘殺獲以千計而敵不退友諒
太尉張定邊奮前犯 上 上舟適膠淺遇春從傍
射定邊中之始引退 上舟脫而遇春舟復膠淺乃
復力戰以脫明日復大戰乘風縱火焚其舟數十里
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等皆焚死連戰三日友
諒之卒死者過半而我兵所亡失亦略相當既出湖
口諸將佐氣稍稍奪欲縱之去遇春獨不言 上語

乃移舟扼上流而別出奇兵絕餉道凡旬五日友諒軍食乏其左右金吾將軍皆降友諒迫以百艘突圍湖口上蹴之自晨至酉友諒中流矢死乃班師飲至策勲以遇春及廖永忠俞通海爲首賜土田金帛過當復從上討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圍甫合而其丞相張必先自岳來援遇春以五千騎逆擊破擒之必先友諒驍將也甲辰陳理魄奪出降進遇春中書平章政事尋從徐達取廬州始別將兵略定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皮等寨乙巳遂定贛州下南安南

開國功臣

卷三

三

雄韶州諸路師還取安陸襄陽丙午復從徐達克秦州巴克高郵徇淮安徐宿安豐悉下之丁未大發兵討張士誠命遇春仍副大將軍徐達行舟師出太湖擒其萬戶尹義等直趨湖州之昆山與士誠兵水陸鏖戰敵大潰遂薄其城飛車戰艦高與城堞埒其丞相士信掃境內兵來援築壘舊館壓我師之背遇春率奇兵由大全港入營於東阡却壓其背士信急抽精兵搏戰遇春鼓將士立破之復破其援兵赤龍船於烏鎮士信跳舊館之卒六萬悉降湖州下遂進圍

平江路縛士誠以歸藉其兵得二十五萬時上猶稱吳王召見戟門所以慰勞備至進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封鄂國公上念遇春功大欲尊貴之而李善長徐達已爲左右相國不能復置相乃以遇春爲平章軍國重事制祿秩與相國等復議討中原遇春有所獻策大較欲輕兵直擣其心腹肢節當自解上持重不之用也而心服其勇至是命遇春爲征虜副將軍與大將軍達率步騎二十五萬以北上親禡旗於龍江諭諸將當百萬之衆摧鋒

開國功臣

卷三

三

陷陣所嚮披靡無如副將軍遇春第吾不虞其不能戰虞其輕戰耳夫遇春大將也而好與一小校爭能甚非吾所望也遇春頓首拜詔旣與大將軍合略定山東諸郡洪武元年遂破汴梁走其帥李景昌進攻河南元兵五萬陣洛水北將合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以二十騎攢槊刺遇春遇春發一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從之遂盡殺其二十騎敵遂大潰河南下諸郡邑悉平五月上幸汴梁遇春馳入謁上勞之曰將軍與大軍北征不踰歲而下中原之半

功亦太矣勞且倍矣遇春頓首謝上悅三日辭復往河南遂與大將軍略定河北進逼其大都元主北走遂移兵徇太原元太傅河南王擴廓帖木兒自保安還師來援其鋒銳甚遇春與達謀夜劫之擴廓果潰走太原下改遇春為左副將軍居右副將軍馮宗異上二年取大同轉徇河東西渡關下奉元路遂與宗異合而西逼鳳翔其平章李思齊率所部十餘萬眾奔臨洮鳳翔下會元遂相也速以兵寇通州至白河而遁上乃遣遇春以所部馳至故元都部署將

開國功臣 卷三

士而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副之遇春謀元主在開平乃選步卒八萬騎一萬取道三河經鹿兒嶺抵惠州敗其將江文清於錦川獲士馬千計次全寧遂與也速遇復敗之進次大興州遇春使分千騎為八伏徼其歸大興之守兵走伏發遂大敗擒其丞相脫火赤遂薄開平元主已前走追北數百里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匹牛五萬頭子女貨寶稱是師還次柳河川累得疾卒年僅四十上為震動喪車至龍江親出奠

為文哭之叙其功甚詳已而大慟始命有司制聞大臣計用宋太宗為韓王趙普舉哀禮擇葬地鍾山之陰冥器芻靈凡九十一切皆官給不以煩其家仍驛書報大將軍達使歸而會葬特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忠武復推恩王其三代皆賜諡明年論功賜金幣一與大將軍等而封子茂鄭國公歲祿三千石子誥券配饗高帝廟庭與祠雞籠山功臣廟皆次大將軍為第二王為人沈鷲果毅撫士卒與同

開國功臣 卷三

甘苦出則摧鋒退則殿後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而用兵決勝與古人合年差長於大將軍二歲數從征伐奉節制進止赴期不敢爽毫髮大將軍雅亦推愛之終始無小間唯性稍好殺而淫以此不能比大將軍而一時稱名將者猶曰徐常徐常云而上亦均重之晚節每舉以勵諸將帥必曰中山開平二王不偏廢也鄭國公茂弱冠而封其婦父為宋國公馮勝以隸宋國公北征納哈出不奉約束削爵安置廣西之龍州然猶念遇春功別封次子昇為開國公明年

加太子太保。建文末，以抗靖難師，安置雲南臨安。憂死。弘治中錄六王後，曾孫復得拜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繼絕世，乃更封懷遠侯。

鄭端簡曰：嘉靖十年，進劉基侑饗。太廟并議常李鄧湯四王後。十一年，吏部會議，遇春、文忠、愈、和皆戮力中原，廓清方夏，曾不再傳，而子孫微替，歲月彌久，莫敢訟功，迨我孝宗憫焉。下詔錄其裔孫四人，為錦衣衛指揮使。皇上神聖天啓，動遵祖法。

特詔誠意伯劉基裔孫世爵，又推念四臣之功，俾悉開國功臣。卷三 三七

如基議從事廣祖宗崇德報功之仁，修聖王興滅繼絕之典，臣等愚昧，謂四臣宜世其爵。制曰：可。封常玄振懷遠侯，李性臨淮侯，鄧繼坤定遠侯，湯紹宗靈璧侯，各食祿千石，與世券。弇州外史曰：封鄂而諡忠武，唐之尉遲氏，宋之岳氏，併開平而三。

岐陽武靖王曹國李公

岐陽王李文忠，泗之盱眙人，父曰貞母，上之長姊也。生文忠甫十二而薨，時淮南北盜起，父貞携之東西走鋒鏑間，幾不能活。甲午聞上起兵滁陽，間關往投，至則相抱而哭。時皇子幼，上多蓄童穉之材，勇者子之，使文忠冒國姓而從。皇姪文正列延師誨之，讀書史，習兵法。上嘗携所業，傳示幕僚曰：平世一卿士也，雖然，要當於馬上習之。丁酉，俾以舍人從軍，策應池州，奮擊破陳友諒之卒，驍勇為諸軍

開國功臣 卷三 三六

冠，時年僅十九，無何以舍人率所部取青陽、石埭、旌德，皆下之。戊戌，敗元樞密院判阿魯灰於萬年街，遂敗苗軍于於潛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夥。文忠以士飽飲且驕，夜潛殺所獲，而焚其輜重，曰：患不力戰耳，何患不富貴？遂前襲破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己亥，會鄧愈、胡大海之師取嚴州，超為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兼領元帥府事。鎮之時，嚴新下，城壘未固，而張士誠來爭，挾苗獠之衆，水陸數萬人奄至。辛丑，文忠以輕兵從陸逆擊，大破之，馘其首標之槎，放

之中流水兵見而夜遁遂克諸暨壬寅進浙江行中書省左丞苗將蔣英賊殺其帥叅政胡大海以叛文忠急擊破之蔣英走癸卯諸暨守將謝再興叛挾張士誠寇我東陽文忠馳救復破之再興走文忠以反側郡處兩叛間又與強虜接壤而練兵繕甲竝不可屈始文忠所築逼諸暨而城者曰新城士誠之司徒李伯昇悉兵二十萬來圍文忠救之令去城十里而軍守新城將胡德濟謂賊勢盛蓋少避之以俟大軍文忠曰俟大軍城為彼有矣將在謀不在眾遂誓師

開國功臣

卷三

三

而鼓之曰彼眾而囂我寡而整且聞彼之輜重山積是天以富賜若也勉之戰既合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直出賊陣斷其中堅縱橫搏擊所向草靡賊駭亂相蹂躪大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噪而出遂大潰斬首數萬級擒將校七百人委棄鎧仗芻粟彌亘數十里伯昇僅以身免甲辰上召文忠歸宴勞彌日賜名馬金幣甚厚乙巳進右丞使統全浙兵攻張士誠之杭州丙午取桐廬新城富陽進攻餘杭一夕而下叛將謝再興之五子降丁未杭帥潘原明

使其員外方彛納款文忠詰之曰兵未交而遽納款得無為緩師計乎彛謝曰王師所過秋毫無犯杭之吏民鼓舞而慶有主自不能緩非敢緩也文忠於是引入臥內與飲而授之約束明日原明如師師遂入文忠營於麗譙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立磔以徇就軍中加榮祿大夫行省平章政事還李姓洪武元年上即位封文忠父貞恩親侯食祿奉朝請上念姊已久死獨貞在而又醇謹宴見不以時每有征行輒令守官省文忠既父子當

開國功臣

卷三

三

腹心寄親重無與比尋討平閩之叛寇還為偏將軍二年從開平王遇春北討由遵化度鹿兒嶺進薄上都克之走元君獲其士馬萬計俄而開平王卒文忠代將詔移兵陝西與大將軍合而攻慶陽行次大原慶陽則已平而虜東攻大同甚急文忠曰兵可無西也援大同便軍吏以為疑文忠按劍叱曰閩外之事吾得而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遂出鴈門次馬邑敗其邏騎數千擒劉平章進次白楊門擒四大王前軍已去虜五十里而營文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

自固、虜果夜率衆來劫我不可動、質明、文忠望見虜益大至、乃以二營委虜、俾死戰、久之、度其饑疲、乃選精兵爲左右翼、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擒其驍將脫列伯、俘斬及降者萬餘人、窮追至莽哥倉而還、論功、賜金幣當大將軍之半、三年、進征虜、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分道北討、文忠以十萬人出野狐嶺、降其守將、進師察罕、惱兒擒其平章祝真、謀知元順帝、殂、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卽位、其衆離、文忠喜、兼程而進、大破其候騎、遂圍應昌、明日破之、太子走、獲皇孫、買的里

開國功臣

卷三

三

八刺后妃宮人暨諸王、省院達官將吏等、駝馬牛羊無筭、并獲宋元玉璽、金寶十五、玉冊二、鎮圭、大圭、玉帶、玉斧、各一、選精騎窮追至北慶州、不及而還、道與州、降其兵民三萬七千人、至紅羅山、又降其兵民萬六千餘人、捷聞、上大悅、爲御奉天門、受羣臣朝賀、太封功臣、文忠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賜誥券、世襲、尋領都督府事、四年、西蜀平、命文忠因兵威、拊循其地、五年、復以左副將

軍北討、出東路、帥至哈刺莽來、虜先遁、文忠乃留輜重、驢駒、河人齎二十日糧、兼程進、至土刺河、元太師哈刺章蠻子悉衆渡河、留其妻子北嚮、而嚴騎以待、文忠力戰却之、逐北至騁海、虜來益衆、文忠乃據險自固、而多張疑兵以劫虜、虜疑稍稍引去、文忠亦解而歸、迷失道、乏水、渴死者甚衆、文忠患之、忽所乘馬跑土、泉隨湧出、士馬賴以濟、乃自爲文刑牲祭之、文忠軍雖名爲全、而所失多、得不足償、而大將軍之出中路者、竟敗績矣、六年、將兵出朔州、擒其太尉伯顏

開國功臣

卷三

三

不花、七年、總兵駐代縣、分遣兵出、至三不刺者、俘其平章陳安禮、至順寧陽門者、斬其知院珍珠驢、至白登者、俘其國公鄧孛羅帖木兒、又破大寧高州、斬其宗王朶朶、失理皆鹵子、女人畜歸、虜益避遠、邊竟無事、文忠與大將軍皆折節、延諸儒生、講說經義、而文忠尤號有文采、上益雅重之、始命與李善長、通知中書省、大都督府事、御史臺事、又命大事皆取二公處分、中書省革命文忠特參軍國大計、幾如大將軍、十六年、命兼領國子監事、十七年、二月、得疾、上幸

其第撫摩久之揮涕而別卒年四十六贈岐陽王諡武靖父貞初亦封曹國公別食公祿前文忠卒亦贈隴西王諡恭獻有二子景隆增枝景隆少奉文忠教齒諸生間與天台方孝孺善既襲爵與魏國公輝祖等分鎮中原要地進掌左軍都督府加太子太傅上崩皇太孫立景隆益以肺腑見親任而增枝亦屢遷至左都督時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得幸齊黃上謀削弱諸王故燕兵起齊泰黃子澄皆才景隆而薦之乃命景隆為征虜大將軍北伐用裴度故開國功臣

卷三

事賜通天犀帶人主為推輪親送之江滸且令得一切便宜誅賞時諸宿將鮮存者雖存亦已老又皆景隆諸父行怏怏不肯為之下景隆暴得意自尊大每升帳踞高坐毋敢與抗禮會兵五十萬乘燕王攻大寧進薄北平築壘九門為長圍欲以困燕王還師景隆逆戰大敗死者十餘萬明日九門師潰死者復數萬乃退走王攻大同景隆引兵出紫荆關時寒甚士卒墮指戰於白溝河北凡三日復大敗殺溺及被俘者幾三十餘萬景隆乃奔濟南燕王

來追復大敗死者二萬餘濟南遂見圍以叅政鐵鉉堅守得不下始人主未知敗問與泰子澄謀以景隆權尚輕特賜黃鉞金鉅朱弓矢使者渡江而風失之複製以賜而景隆敗問至矣召還既陛見黃子澄慚憤極執景隆於朝班慟哭請誅以謝天下人主莫能問也又二載燕兵渡江駐龍潭人主懼乃使景隆同尚書茹瑺都督王佐謁燕王以割地講和請王笑曰事至此何地可割吾但欲得奸臣耳於是景隆等蒲伏密輸款歸佐谷王守金川門開國功臣

卷三

燕王至景隆等開門奉逆王即位以景隆等默相事機改號曰奉天靖難階曰光祿大夫勲曰左柱國增祿歲一千石其太子太師如故賞埒淇成二公改修高廟實錄為監修總裁諸裁定功賞大興革景隆猶以班首主議天子雖外示崇重而心恨之諸功臣咸扼腕謂彼白刃判我而今以降虜踞我上其又明年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臣論劾景隆包藏禍心蓄養亡命與其弟左都督增枝謀為不軌已文武大臣太子太傅成國公朱能等吏部尚書蹇義等復言

之已六科都給事中張信等復言之乃下詔盡削景隆勲階官號絕朝請勒歸私第猶以長公主故不奪其爵亡何羣臣復言詞事者至其家景隆猶坐受閣人伏謁如君臣禮太不道復株及左都督增枝因詔併奪增枝荊州帥符逮之與景隆同繫私第盡沒其莊田賣貨圖籍滅獲入之官而所繫者皆親屬矣北史景隆傳嘗絕其食旬日不死始稍稍給食至永樂末而景隆竟以凍餒卒正統中增枝猶在以恩例聽自便又數傳而其玄孫璿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濂襲卒

開國功臣

卷三

三

子性襲嘉靖中繼六王後封臨淮侯勲號階祿同懷遠侯卒無子叔父沂嗣卒子庭竹嗣卒子言恭嗣好文學

弇州外史曰高帝起民間兄之子獨大都督文正姊之子獨岐陽王大都督不善居勲父子以廢徙而高帝念之不絕蓋二百餘年而南面猶故也臨淮之紹侯其亦高帝遺意哉

黔寧昭靖王西平侯沐公

沐英鳳陽定遠人父母蚤亡上收為子既長溫與有姿概機穎過人初與李岐陽等俱冒國姓賜名文英差次皇從子文正數從上征伐入侍帷幄晝夜勤勵目無迕視上心器之壬寅年十八用為帳前都尉從守鎮江居四歲擢廣武衛親軍指揮使加授昭勇大將軍以所部從下福建擒平章陳友定洪武元年歸其姓沐而單名之曰英擢鎮國將軍三年僉大都督府事明年進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

開國功臣

卷三

三六

事時都督不為階官而英特受上心膂托九年命乘傳繇陝西巡行諸路布上恩惠事有不便者輒更置而後聞且使練諸部兵以待明年遂副寧河王征西番西渡黃河略烏思藏耀兵至於崑崙轉戰數千里俘虜士卒萬計馬駝牛羊十倍師還而寧河王道卒英代將其眾還京師封西平侯進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勲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又明年拜征西將軍窮追西番降元萬戶乞失迦夷其部落擒洮州十八族番酋并其眾二萬餘雜畜



三十餘萬平朶甘納兒七站地數千里復率所部蕩和林轉略亦集乃渡黃河登賀蘭擒伏聽者得穹廬所止涉流沙分兵四翼薄其營自率精騎衝中堅大破之獲太帥國公脫火赤知院赤愛足覆其全部十四年以所部從大將軍出古北口襲公主山長寨掩四部卒渡驢胸河獲知院李宣十五年以征南右副將軍同穎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下雲南繇辰沅出羅鬼遂躡普安至白石江梁王把匝刺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選用十萬來拒穎川侯欲濟師英以

開國功臣 卷三

諸軍嚴陣若渡者而奇兵潛從上游遶出賊後賊陣動大軍乘而擊之勁戰自旦至晡生縛達里麻賊大潰僵屍百里直抵雲南諸郡皆下獨大理猶為元守英與永昌侯攻之擒段世拔大理移兵取車里平緬不淡月雲南郡邑悉平復與穎川侯分道平東川烏蠻寇而夷兵叛者合圍雲南守帥馮誠告急英簡萬騎馳救之賊夜遁乘勝急擊遂悉復曲靖永昌之失守者是年諸將班師詔英留鎮雲南英鎮之三歲平廣南蠻而破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二十一年麓

川宣慰思倫發聚其眾三十萬來寇定遠英選卒三萬拒之馮誠領前軍審正湯昭為左右大戰左軍小却英令左右斬左軍帥首左帥遙見一人拔刀馳下即麾眾復前英責戰益急不移時寇大敗明年復平東川破叛酋阿資入朝錫宴於奉天殿賚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絲幣百襲鈔五千錠陞辭上撫之曰使我高枕而無南顧憂者爾也英歸鎮二十三年復大破阿資眾走之二十四年使使以兵威折脅八百國并諸番有重譯貢者初英留鎮之明年哭

開國功臣 卷三

孝慈皇后再鎮之三年哭懿文太子極哀吐血卒年四十八計聞上慟哭命以喪歸賜葬觀音山追封黔寧王諡昭靖侑享太廟有五子其一子早卒而三子遞鎮雲南少子昕尚文皇帝公主為駙馬都尉屢掌南京都督府以壽考終惠襄侯春者英長子也年少有才武嗣英侯繼填雲南留意屯田水利平緬甸東川叛夷復平越構阿資刀千孟諸砦三十一年卒年三十六諡惠襄無子弟成以都督嗣時岷王之國雲南與晟交惡上貽書王謂晟少孤不練事

母深責之吾當別飭晟然卒以王他故徙國楚而晟自如建文之自焚也文皇意其匿晟所使使詞察無狀乃已麓川宣慰使不能制其下諸蠻逐之而擅其地晟以大兵討之分其地爲孟養木邦孟密三府鎮沅威遠二州平滙潞江清甸大侯者樂五長官司而歲徵其貢賦又於潞江之西置騰衝千戶所以控之夷遂帖息八百國之長使其獠帥以蠻衆來犯晟發兵使別將逆擊而自倚其後至蒙自蠻退走追獲其帥賜璽書有以金幣文皇四年安南逆臣

開國功臣

卷三

三九

黎胡奎弒其君并戕我使者以晟爲征夷左副將軍率雲南諸衛所土漢兵由蒙自經野蒲斬木通道以入前鋒奪猛烈棚華關隘賊散走造舟以濟師分遣所部據澳沕寺沙昇舟夜出洮水步騎夾之遂渡富良江與征夷將軍新城侯輔兵合破多邦城柵繼擣其東西二都及盤灘困收檣江仙侶等賊胡奎及其父僞上皇季犛狼狽棄其衆獨携家屬及左右心腹遠遁晟等窮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擒獲無遺得郡四十八縣百八十六凱旋入朝論功賜號顯忠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右柱國封黔國公歲祿三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誥券玉帶金幣寶鈔既大宴上御製詩褒美之再宴於便殿還鎮雲南無何胡奎之餘孽僞上皇簡定作亂命晟兼征夷將軍討之不利於是英國公輔復以征虜副將軍率兵合而破之獲定等檻送京師伏誅召英國還僞王陳季獠等尚未平晟連戰不能下又復命輔捕季獠等送京師晟亦受賞白金三十斤寶鏹三萬錠綵幣三十有副仁宗卽位召還宴勞賜金

開國功臣

卷三

四

幣加太傅還鎮自是宣英二帝嗣位賞亦如是麓川思任發反侵略騰衝南甸詔諭之降不從晟使都督方政等爲前鋒而大軍繼其後破平景罕等寨斬首三千餘級獲象二十餘政恃勇以輕騎前搏賊敗績死晟退師至金齒詔還鎮內慚懼得疾至楚雄而卒詔官爲治葬賜祭追封定遠王諡忠敬晟戰數不利天子以絕遠且世將藉而隱焉滇人攝服晟父子威信莊事之無異人主每片紙下土酋所具威儀出郭迎迓盟而後啓曰此令旨也前後置圖

暨田業三百六十日。吾日食其一足矣。晟有子斌。斌尚幼。嗣公不能將其軍。於是晟弟昂以都督同知佩印代鎮。復討麓川不利。靖遠伯王驥等兵與合。始平之昂得遷為左都督。賜金幣加等。卒。贈定邊伯。諡武襄。斌嗣公之十一年薨。贈太傅。諡榮康。子琮幼。不克嗣。於是從兄璘以才舉為右都督。代鎮。卒。弟瓚為都督。同知復代鎮。前後凡十五年。而琮始嗣公。又明年始佩征南將軍印為鎮守。前後平馬隆。麗江。劍川。順寧。羅雄等蠻。累賜救褒獎。加太子太傅。嗣公凡三十

開國功臣

卷三

四

二年而卒。無子。以都督同知瓚之孫都指揮誠之子崑嗣。朝議以崑為西平侯之裔。孫當從侯爵。而守臣爭之。謂南人知黔國公。不知有西平侯也。侯之恐為所輕。崑十四歲而拜公。爵尋以征南將軍填守。發兵平龜山竹箐蠻。諭定孟養孟密之爭。寨者。又合川貴二鎮兵。平米魯亂。再擒師宗州賊張長受。南安亂酋那代三賜。璽書獎諭。再益歲祿百石。加太子太傅。嗣公二十四年卒。贈太師。諡莊襄。子紹勳。嗣公十六年而卒。子朝輔。嗣十一年而卒。父子皆加太子太傅。

贈太傅。二子融。鞏皆甫襲而殤。朝輔之弟朝弼當嗣。虐其嫂。且錮之。不使還南京。於是上疏相訴。久之始得襲。佩印填守。其淫惡益甚。且旅拒。王命。詔削其爵。以子昌祚嗣。且代鎮。而朝弼復欲殺其子。逮至京。錮于南京之故第。以幽死。

弇州外史曰。英以慎謙饒兵略為天子。算路籃縷。以開滇土。晟武則不競。而德繼之。世保赤社。為大明藩屏。偉矣。

鄭端簡曰。孝陵初起。多畜養子。每郡邑。不輒遣養。

開國功臣

卷三

四

子出守。蓋二十餘人。而昭靖王功最大。有徐司馬者。揚州人。九歲棄道傍。上得之。名馬兒。既長。出入侍左右。征行守禦有功。歷陞都督僉事。司馬好文學。謙恭禮下。士大夫浙東河南尤著惠政。公暇。退居一室。蕭然如韋布。及卒。家無餘資。稱賢。將云。又有何文輝。滁人。初名道舍。守宣城。潼關。成都。北平。鴈門。從征淮東。姑蘇。福建。陝西。四川。尤有建功。建寧時。建寧人降文輝。主帥胡廷瑞怒。欲屠其城。文輝力止之。曰。吾與公奉命安百姓。乃以私忿殺人耶。遂止。朱文遜者。從定

江左淮南有功授元帥拒漢兵戰死朱文剛初名柴舍從定江左授元帥與耿再成守處州苗帥叛文剛急收兵出戰揮劍斫賊大罵死文遜文剛未詳何許人

開國功臣

卷三

四三

寧河武順王衛國鄧公

寧河王鄧愈者泗州虹人父曰順興有三子長曰友隆仲即愈元末羣盜起江淮順興從鄉皇少年據臨濠與元兵拒戰死友隆代之復病死愈復代之是時愈年僅十六衆頗少愈既出戰則先登陷陣無所不摧破衆乃喜曰使仲君早將何至以首予敵會高帝駐師滁陽愈自盱眙率所部來附授管軍總管遂從渡江克采石取太平元將陳也先合蠻子海牙之兵凡數萬上禦之戰甫合而愈與徐達率奇兵繞

開國功臣

卷三

四

出其後大破之獲也先蠻子海牙走遂從下建康略定溧水破鎮江愈功最多擢廣興翼元帥克廣德州長鎗軍謝元帥來攻愈出輕兵背城戰走之俘其總管武世榮移鎮宣州別將兵取休寧績溪與胡大海合而攻下徽州走其將元之苗軍楊元帥以十萬衆來爭愈與大海分道逆戰虜其大校百五十八人婺源之裨帥汪同來降愈遣驍將王弼孫虎等進逼其城破殺其守將鐵木兒不花婺源下尋遣萬戶朱國寶狗下高河壘遂由昱嶺關進攻建德破其長鎗元

帥余子貞遂克建德以爲嚴州進同僉行樞密院事破元將苗楊之兵於烏龍嶺進僉書行樞密院事饒州下愈入守數與陳友諒角有功進中書省叅政兼總各翼軍馬愈乃廣布威德撫納降附以兵取浮梁走其叅政侯邦佐轉戰樂平敗蕭總管之衆獲萬戶彭壽等諸屬邑皆下遂進圖洪都駐師臨川之平塘時吳宏旣歸上上因其兵使取撫州撫州帥鄧克明欲與宏拒而畏愈強乃遣人詐獻地以緩我愈訶得之卽率勁兵間道夜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

開國功臣

卷三

四

克明單騎走傍邑自度不免乃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等四路南豐等十八縣印詣愈降愈遂定撫州於是上進兵取洪都降其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同僉康泰等召愈以步兵來會改江西行省叅政填之而命祝宗康泰仍故官以所部從宗泰初不欲降迫胡廷瑞意怏怏不自得又以愈秩卑不欲爲之下而廷瑞旣從上還建康從容爲言降故非宗泰意恐有變時右丞徐達方進攻楚乃發使使宗泰等以所部從行舟次女兒港遂謀叛掠商舟布爲旗幟夜趣

新城門舉礮破之而入愈時倉卒以數十騎走數與賊遇且戰且走從騎被殺且盡愈窘甚連跨三馬馬輒踣幾不免最後得養子馬乘乃得脫奪撫州門奔還建康以情歸於上上弗罪也而撫之右丞達兵復洪都走祝宗而執康泰矣於是大都督文正開府洪都愈次焉明年陳友諒圍洪都號五十萬治戰艦高與城等文正約束將士乘城守而愈得撫州門最爲要衝愈晝夜不解甲者三月餘上來援大破其兵射友諒殺之圍始解論功與克敵等尋破平鄧青

開國功臣

卷三

四

等二萬人於永豐從開平王遇春蕩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諸山寨圍贛州下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悉降進行省右丞尋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平章位次丞相而愈時年二十八兵與諸大將蚤貴無有如愈與李文忠者出鎮襄陽襄陽西接巴蜀南控楚北襟河洛烽火旌壘相望愈披荆棘立軍府營屯練卒威惠甚著吳王初建御史臺首拜右御史大夫時左大夫湯和討方谷珍愈獨領臺事及大將軍經略中原而愈以征戍將軍略定江淮未附州郡進兵取唐

州又取南陽生獲守將蔡國公史克新等遂取隨州
守將左丞王誠降覆洪山之老馬劉寨斬獲以萬計
均房金商地悉平洪武元年帝卽位立東宮愈
兼太子右諭德三年以征虜左副將軍從大將軍出
隴右大破王保保於定西悉覆其衆別將招諭河州
土番大酋何鎖南普花兒只等請降其西烏思藏等
亦降皆入貢請受天子封師旋大論功封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衛國公歲
祿三千石子鐵券子孫世襲五年以征南將軍討平

開國功臣

卷三

四

澧州等處溪洞蠻獠十年吐蕃諸部爲梗劫剽烏思
藏貢使輜重愈以征西將軍率都督同知沐英等分
兵爲三道深入其巢窮追至崑崙山斬首捕虜以萬
計鹵馬牛羊十餘萬捷聞上悅使使召還至壽春
而卒年四十一上聞訃哭之慟輟朝三日喪車至
三山門親臨奠行營視葬地以故瑩隘改卜於城南
西山之原葬事皆官給追封寧河王諡武順是役也
都督英得封西平侯愈爲人沈毅詳敏其事上最
恭慎有所委不憚危苦功成不矜敬禮賢士大夫

上心重之命朱夢炎爲製神道碑五子而鎮襲改國
申亦數將兵從大將軍卒年三十三無子弟銘爲錦
衣衛指揮僉事有子源當後鎮而天永樂中子挺停
襲挺子炳弘治初復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繼
坤襲嘉靖初繼絕世封定遠侯助號階祿視懷遠侯
卒子祖錫嗣卒世棟嗣

弁州外史曰愈之初以敢戰深入名亡幾而建方面
勲最多而不甚偉然汗馬者無寧歲矣僭爵上公帶
礪六王而以天死不獲終饗或謂高帝末功臣鮮

開國功臣

卷三

吳

自保者得天爲幸是不然以愈之忠順勤勞雖爲畢
萬可也余游襄陽襄陽人至今稱衛國公

東甌襄武王信國湯公

湯和字鼎臣濠人滁陽王之據濠也和從惡少年十餘人仗劍從是時高帝以王壻寄肺腑請於王與和共事和遂從帝取洪山寨復從下滁州取和州當是時諸將皆帝等夷莫肯為下而和長帝三歲顧謹執部曲禮上甚悅從上渡江下采石定太平陳也先復來寇和擊其水軍流矢中左臂不為撓尋與中山寧河二王自東門出甲轉戰至城北大破擒也先以獻別將下溧水復從平建業與中山王

開國功臣

卷三

五

取鎮江進統軍大元帥守之略定金壇覆窩莊戍轉同僉樞密院事從取常州為其守帥與張士誠境接和頗好飲有酒過嘗請事於上不獲允醉而有怨言曰吾填常州如據坐舍眷左顧則左右顧則右誰能難也上聞隱不發和醒亦大愧悔悉力拒士誠再破其軍遂從中山王大破士誠於錫山僂其梟將還拜中書左丞與中山王分省而治復同開平王解長興圍大破士誠之偽丞相士信軍超拜平章政事乙巳討平江西巨盜姚大膽取永新還守常州丙午

從中山王討士誠進略太湖降其舊館師轉戰湖州降其守帥張右丞復降其吳江州將遂圍姑蘇凡九閱月而後下上召見戟門論功賜帛九有副上即大位始建御史臺為左御史大夫立東宮為太子左諭德時方谷珍猶據溫台慶元三郡未下和以兵討而感之悉得其眾以降遂移兵取福州時洪武元年也陳友定猶為元守建寧城險兵勁和以征南將軍率諸將攻下建寧虜友定以歸是歲扈上幸汴梁遂同宋國公馮勝取懷慶澤潞晉絳諸郡三年

開國功臣

卷三

五

從中山王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趣鳳翔越六盤山秦隴皆蕩平明年復從中山王大破元丞相擴廓帖木兒於定西遂定寧夏追虜於察罕腦兒虜其猛將虎陳是年九月大封賞功臣與衛公鄧愈俱為御史大夫以功不如僅封中山侯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歲祿千五百石始露其守常州時語和惟頓首謝過而已明年為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廖永忠等以舟師自夷陵入峽攻夏扼險不得進永忠趣之和不決而征虜副將軍潁川侯友德自秦隴

深入取漢中，永忠乃決計先入，破其扼險之師，長驅抵重慶，夏主明昇以重慶降，而友德亦定成都，蜀平。天子推功，友德永忠受。上賞責數，和逗撓，而姑子之彩帛八，和復頓首謝罪。又明年，和以偏將軍從中山王北討，分道擊賊，戰於斷頭山，敗績，失徹侯一人。久之，進濠州爲中都，鳳陽府，命和與太師李善長於其地，建宮闕，分置曹署，以久勞於外，數賜璽書慰勞。尋，遷通州之外郭。八年，徙鎮彰德，甃其城。上以和用兵數失利，不任將，而堅忍多智數，又能與太師

開國功臣

卷三

三

善長抗故時委以綜理之任，輒効且念其爲里閭長者，十年竟封和爲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信國公，議軍國重事，歲食祿三千石，與誥券。明年，同曹國公練卒中都，西巡至河州，繕完其城廓營舍。十四年，從中山王北伐，覆灰山營，獲其平章刺里哥樞密副使九通。又明年，巡四川永寧之墉濠，訓練其士馬。十八年，五開山獠亂，和以兵討之，夷其穴，鹵斬四萬餘。時中山岐陽二王皆已物故，上念天下無事，不欲諸大將屢典兵，而和從容爲。上言，臣老不敢稱，蓋願

得歸故鄉，爲容棺之墟，以待盡。上大悅，立賜寶鈔

五萬錠，治第於中都，尋悉爲諸功臣魏鄂曹宋賴涼諸國公徹侯治第，皆極宏壯。旣而謂和曰：日本最爾夷，數爲侵盜，我欲固我封戍，卿雖老，強爲一行，於是使和行視山東登萊淮揚吳越閩嶺濱海要害，築城凡數十，民取一丁爲兵戍之。和竣事而新第成，和率妻子陛辭，賚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綵幣四十有副，又賚其夫人黃金二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五百錠，綵幣三十有副，夫婦皆賜璽書褒諭。其又

開國功臣

卷三

三

明年，魏曹等六公還鄉，賜皆如信公，而夫人不與焉。自是和與諸公侯歲一朝。京師朝必有宴賞，及道里費，而諸公侯猶不時遣鎮各邊，及將兵討伐，獨和以老不在行。而上愈信愛之。二十三年入朝，忽病中風，不能言。上聞卽幸其第，撫視惋歎良久，遣還里。二十七年，上思王使其子前軍都督僉事鼎迎至都，俾以安車入內殿，與酣宴而出，賚金帛御膳，法酒相屬。最後復大朝，疾寢劇，不能興。上復令以安車入內，手摩撫其體，與叙里閭舊，及艱難勞動，和不

能對稽首而已。上為之雪涕，出藏銀，付有司為營葬地。明年卒，年七十，追封東甌王，諡襄武。和有五子，亦前卒，而少子醴積，伐至同知左軍都督府，征五開道卒於軍，有孫十一人，弗及嗣。六世孫紹宗，孝宗朝錄功臣後，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繼絕世。封靈璧侯，凡三歲而卒，佑賢嗣，卒，子世隆嗣，領漕事者十餘年，以勞加少保、太子太保。弇州外史曰：以湯信公之戰伐，其績何寥寥也！一逗撓，一不利，毗陵酒語，至煩不廷訓，而後乃爵上公。開國功臣 卷三

續藏書卷三終

續藏書卷四目錄

開國功臣

東丘郡侯花將軍

附 郜氏 孫氏 雷老

高陽郡侯許知府 此皆太平死事功臣也

高陽侯韓成

附 濟陽丁普郎等三十六人 此皆鄱湖死事諸功臣也

梁國趙武莊公德勝

附 南陽郡侯葉琛

開國各目

卷四目錄

張子明

捨命王等共一十四人 此皆江西死事諸功臣也

越國武莊公胡大海

附 李夢庚 王愷 孫炎等 此二十一人皆定祀於

籠山者也

魏國忠烈公俞通海

附 弟通源 通淵

蔡國忠毅公張德勝

附 汪興祖 周顯 陳文

楚國公廖永安

河間郡公俞廷玉

泗國武莊公耿再成

燕山侯孫興祖

永義侯桑世傑

縉雲郡伯胡深

宋國公馮勝

潁國公傅友德

京國公藍玉

開國各目 卷四目錄

鄆國忠順公宋晟

續藏書卷四目錄終

續藏書 卷四

續藏書卷四

開國功臣

東丘郡侯花將軍

附 高陽郡侯許知府 郟氏 孫氏 雷老

上初得太平命院判花雲守之以許瑗為知府庚子

閏五月陳友諒入寇圍太平雲率麾下三千人禦之

三日友諒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下令士卒緣

舟尾攀堞上城中乏食雲士卒憊不能戰城遂陷友

諒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縛吾吾主必滅爾斬為膾

也奮躍大呼縛皆絕雲起奪守者刀連殺數人賊亂

開國功臣 卷四

擊雲碎雲首縛寘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不輟妻郟

氏一子甫三歲抱屬侍兒孫氏曰夫死吾必不獨生

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保此兒遂赴水死孫氏

收郟氏屍葬之抱兒出走陷賊中賊敗脫走墮水緣

浮木入蘆渚中採蓮實啜啗兒凡七日得不死有雷

老者引達上所抱兒泣拜上亦泣寘兒於膝曰

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物忽不見追之失所在時皆

神異之上厚賚孫氏令撫其兒後追封雲東丘郡

侯許瑗亦以被執不屈死追封高陽郡侯命立忠臣

祠於太平 勅有司歲時致祭

李贄曰花將軍既死郃夫人安得獨完然能知花將軍之不可無後孫侍兒之決可託子則其獨具隻眼為何如也嗚呼郃氏往矣孫氏而後其苦可知也付託在躬雖明知生不如死而有口亦難說矣吾以為孫氏可敬也嗚呼在天為風雲在地為雷雨死則為雷老生則為花雲總則一人而已而又何怪邪

開國功臣

卷四

三

高陽侯韓公

附 濟陽侯丁普郎等三十五人

癸卯八月 上討陳友諒大戰於鄱陽湖 上屢濱於危所乘舟偶膠淺沙賊乘勢攻之急欲犯 上舟一時諸將計無所出帳前親兵將韓成進曰古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愛其死遂服 上袍冕對賊眾投水中賊信之攻稍弛會諸將兵至援之賊遂退上與友諒大戰五日諸戰死者三十六人樞密同知丁普郎被十創死首已隕猶執兵立舟中若戰鬪狀後友諒平 上謂中書省臣曰朕與友諒戰於鄱陽

開國功臣

卷四

三

韓成效忠致死朕念之不忘中書并列諸臣名上上遂追封韓成高陽侯為諸臣首宋貴京兆侯陳兆先穎上侯李信隴西侯王勝太原侯丁普郎濟陽侯張志雄清河侯李志高隴西侯昌文貴汝南侯余景下邳侯徐公輔東海侯劉義彭城侯陳弼穎川侯程國勝安定伯王咬太原伯姜潤定遠子王鳳羅山子邱明梁縣子常惟德懷遠子王德合肥子朱鼎合肥子汪清盱眙子王善先定遠子汪澤廬江子丁宇含山子遠德山汝陽子羅世榮隨縣子陳冲巢縣子裴

軫定遠子、常德勝、壽春男、鄭勇、隨縣男、袁華、甌縣男、史德勝、定遠男、王理、五河男、王仁、舒城男、曹信、含山男、立廟康郎山、令有司以時致祭。

李贄曰：紀信誑楚，楚滅漢興，天下既定，恤典何曾。嗚呼！此漢祖基業，所以僅僅四百餘載也。韓成誑漢，照映今古，唯帝念哉！刻骨痛苦，嗚呼！此高皇帝之業，所以歷萬億載而未有艾也。同時歿事鄱湖三十六將，如丁普郎者，首已斷矣，猶執刀船頭，若戰鬪狀，一何忠且勇也。然帝終以成効。

開國功臣

卷四

四

忠致歿，言念不忘，封成高陽侯，廟祀康郎山，位居首。嗚呼！愛賢樂士，視人猶已，一時英傑，無不樂為之歿也。宜也。而說者猶以一二功臣不終之故，大為帝疑，不知帝之體念諸功臣也，亦已無所不至矣。而諸功臣則未必能一一仰體之也。誰其得似中山與開平，又誰其得似西平與信國乎？其為高皇終始，眷注何如也。

梁國趙武莊公

附 南陽郡侯葉琛等十四人

梁國趙武莊公，名德勝，鳳陽人，狀貌魁偉，膂力過人，馬上運槊，捷疾如飛，為帳前先鋒，從克和陽，儀真，陞總管先鋒，敗方山營，苗軍水寨，收丹陽，金壇，廣德，宣城，轉領軍先鋒，戰毘陵，湖州，擢左副元帥，戰友諒，龍江，下銅陵，臨山寨，出淮南，征高郵，陞統兵元帥，從破漢水寨，走友諒，收黃梅，廣濟，克瑞，臨吉，撫四郡，旋慶安，慶降南昌，祝康，據南昌，叛殺葉琛，從復南昌，授僉江南行樞密院事，臨江，吉，撫三城，叛，又復三城，協守。

開國功臣

卷四

五

南昌，統精兵為戰將。癸卯，漢圍南昌，公出戰，射殺漢金指揮，漢益兵，晝夜急攻城，且壞，公先諸將歿戰，且戰，且築城，城壞復完，巡城至東門，敵發蹶張弩，中腰，箭深入六寸，即拔出，拊髀歎曰：命也！柰何！大丈夫歿，即歿，恨不能從。主上掃清中原，垂名竹帛耳。卒。子獻，領其眾，公沈鷺，簡靜，剛明，質直，馭下嚴肅，號令一行，旗幟改色，平生未嘗讀書，隨機應變，智略如神，臨難不懼，奮不顧身，曾孫輔，立功，封武靖侯，友諒之圖南昌也，凡八十五日，與公先後歿者，右副指揮使。

劉齊右翼元帥同知朱潛統軍元帥許圭漢兵略城
三人力戰歿左翼元帥副使并海龍突圍出戰中矢
歿樞密判官李繼先左副元帥趙國昭繼先出戰被
掠去歿國昭引兵燒賊艦追至投橋歿洪都知府葉
琛江西行省都事葉思成康祝之變琛思成迎戰市
中歿臨江府同知趙天麟守臨江城破歿管軍百
戶徐明當圍城日漢設陷窅數臨城誘戰明躍馬出
城射賊賊走明追之墮窅中賊鈎去誘降不從歿張
子明者張元帥之子代父為間使走金陵求援還至

開國功臣

卷四

六

湖城被執友諒強官之令徇城給降子明佯許至城
下大呼我張大舍已見 主上令諸公堅守救兵且
至賊怒即攢槊刺歿張德山夏茂成皆軍士勇敢善
戰德山以夜半潛出城焚賊舟歿茂成守城樓當賊
衝中飛砲歿友諒滅贈德勝梁國公齊彭城郡侯海
龍隴西郡伯繼先隴西郡侯圭高陽郡侯國昭天水
郡侯琛南陽郡侯天麟天水郡侯明合肥縣男茂成
總管德山千戶子明初贈武毅將軍飛騎尉千戶後
加贈忠節侯潛思成贈未詳皆廟祀南昌德勝進侑

享 太廟諡武莊李贄曰朱文正既遣千戶張子明
赴建康告急復詐遣軍士號捨命王者請友諒營約
日出降友諒信之故緩其攻而後子明得以申請救
之力城中得以蓄攻守之備而南昌完矣然則捨命
王終成捨命鬼殺歿南昌城下安可無追祀之報乎
同時歿守者一十三人今增捨命王為十四令千載
讀史者知慨慕焉

開國功臣

卷四

七

越國胡武莊公

附 定祀 雞籠山二十一人 李夢庚 王愷 孫炎

越國胡武莊公者名大海虹人長身鐵面智力過人甲午謁上為前鋒從入和州克采石攻金陵常州先登授右翼統軍元帥宿衛佐鄧將軍守宣州取徽嚴陷陣遷樞密判官攻下蘭溪陞僉行樞密院事又收諸暨衢處廣信上以婺浙東大郡通甌引越以為行省叅政守之己亥克處州壬寅苗軍元帥蔣英叛刺公并殺郎中王愷等李將軍下杭縛英至京上命懸公像市曹刺英血祭公贈公越國公祭卞壺

開國功臣

卷四

八

廟洪武元年築壇雞籠山祭故功臣公位第一而附以文臣沒王事者李夢庚王愷孫炎等二年立功臣廟於雞籠山定祀二十一人命歿者塑其像生者虛其位時公及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八人已卒棲神卞壺蔣子文廟六王及華高吳良吳楨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尚存也諡公武莊公嘗曰吾不知書吾行兵惟有三事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人廬舍、以故所至健兒驩附編氓寧輯有祭征虜之風王愷當塗人贈當塗縣男

號國俞忠烈公

公名通海巢人父廷玉弟通源通淵江淮賊起公父子結寨巢湖自守聞上駐兵和陽走歸欵時上欲渡江得通海父子水軍甚喜蠻子海牙陳兆先之戰皆以火攻敗其眾通海功多陞秦淮翼元帥攻鎮江常州宣城敗吳呂珍進兵吳江中流矢矢鏃不能出右目失明再破雙刀趙復池州陞僉書樞密院事進同知從上征友諒克銅陵搗九江掠蘄黃友諒遁還武昌還軍擊叛將祝宗復南昌上曰斷友

開國功臣

卷四

九

諒臂矣已而友諒圍南昌上率通海等西援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戰通海乘風棹七舟載葦置火藥入敵水寨焚其戰艦數百獲友仁友貴賊稍退時通海舟深入敵寨鏖戰久之不復見意通海戰沒少頃飄颻遶出敵舟傍我師見之大喜躍呼奮前大敗敵賊移舟拔水寨遁去我軍先柵壘子口及橫截左蠡遏敵歸路通海曰湖有淺舟輒膠盍移兵入江據上游敵見我水陸結寨不敢出糧盡益竄繞下流欲遁通海追敗之友諒歿班師還賜通海田金帛陳理

降陞中書省平章政事總兵略劉家巷平廬州攝江
淮行中書省事守廬州繕墉壑興農田兵民寧輯從
征浙西克湖州轉戰至滅度橋中流矢卒贈號國公
謚忠烈侑享太廟廷玉別見通源封南安侯通淵
越雋侯

開國功臣

卷四

十一

蔡楚河間三國公

附

汪典祖

周顯

蔡國張忠毅公名德勝合肥人才略豪邁沈毅剛果
集義衆結水寨自保乙未以舟師歸上悅謂李丞
相曰方欲渡江乏舟楫而德勝至殆天意也上率
兵拔公至和陽營于新河授萬戶渡江拔采石取太
平擒陳也先擢管軍總管蠻子海牙陳兆先復屯方
山伺太平公破之從取集慶大破方山營擒兆先克
鎮江陞秦淮翼元帥從下常州宣州再陞僉樞密院
事從下宜興普勝陷池州公敗普勝柵江口復池州

開國功臣

卷四

二

友諒犯龍江呼諸軍力戰敗走友諒降其將張志雄
梁鉉喻國興劉世衍追友諒至采石戰歿贈蔡國公
謚忠毅侑享太廟子宣幼養子同嗣職宣長上
命宣嗣同復姓名爲汪典祖典祖以開國功封東勝
侯自有傳合肥又有周顯陳文皆驍勇顯從常將軍
李將軍有功戰歿阿暮渾河贈汝南郡伯文早喪父
奉母最孝從收吳越中原累戰功歷陞督府僉事洪
武十七年卒贈東海侯謚孝勇
廖永安者亦巢湖水寨來歸者也庚子五月命徐達

率廖永安等擊張士誠于太湖永安兵敗被執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上遙授永安光祿大夫後又遙封楚國公至丙午七月永安卒於吳上悲悼親為文祭之配享太廟塑像功臣廟
俞廷王者俞通海之父也己亥九月命廷王攻安慶與趙普勝戰没于陣廷王自巢湖來附累立戰功上深憫之後追封河間郡公

開國功臣

卷四

三

泗國耿公燕山侯孫公

公名再成五河人癸巳來歸立功泗滁和陽建康鎮江陞元帥守鎮江克揚州改守揚州宜興被吳寇又改守宜興上取金華為前鋒屯縉雲取處州石抹宜孫率眾驟至公擊敗走死先是士卒無論大小徵私粟民間號若糧民苦莫敢誰何公白胡參政盡罷若糧壬寅苗帥叛公方與客飲聞變上馬收戰卒不滿二十人迎賊罵曰俘虜奴國何負汝乃反急解甲降不降吾斫汝萬段揮劍連斷數槩兵不繼賊刺
開國功臣 卷四 三
公墮馬大罵不絕口死洪武二年進公侑享太廟三年加贈泗國公謚武莊
癸丑夏孫興祖從徐達征西北塞外戰歿五郎口上聞甚悼惜之追封燕山侯塑像功臣廟其後天下既定大封功臣上於歿事諸將尤加憫念功大者命其子得世襲

永義侯桑公縉雲郡伯胡公

永義侯桑公名世傑，無為人。甲午，與廖俞蔡諸公結水寨巢湖。乙未，納款。趙普勝畜異志，公洩其謀。上得歸和陽，集商舟，載勇士，至黃墩，攻敗普勝。及蠻子海牙趨入和陽，諸軍大集，即攻破采石鱗魚洲鐵長官水砦，取太平，擒陳也先。蠻子海牙遁，擒兆先，入金陵，拔鎮江，陞秦淮翼元帥。下金壇，丹陽，從圍常州，攻寧國，常州平。陞判行樞密院事，取馬馱沙，克大浦口。江陰，下太湖，收宜興，尋與諸將攻江陰，石牌，海寇樂

開國功臣

卷四

一四

瑞公奮戈躍馬陷陣，死。諸將大怒，奮擊，盡獲海舟，擒

瑞。上念公贈永義侯，侑享太廟。子敬以父故，封

徽先伯。國初，以忠，死事者，世傑為首。

乙巳四月，命胡琛等討福建。陳友定克浦城，崇安，建

安，友定併力來攻。深突陣，與決戰，馬躓，為友定所執。

不屈，被殺。上痛惜之，追封縉雲郡伯。

宋國馮公

馮勝者，初名國勝，更名宗異。最後名勝，定遠人也。父文質有三子，長曰國用，季曰勝。皆驍勇，饒智略。國用貌都雅，動止舉舉而勝，長軀偉面，磊落慷慨。生時黑氣滿舍，若煙霧，經日不散。里中異之。淮南兵太起，國用與勝從惡少年數百人，立砦以自固。屬高帝以兵略地至妙山，國用舍衆來謁。上顧國用儒服，謂曰：若書生邪？試為我計。安出國用曰：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其帥懦弱，不任兵，宜急擊下其城，據以號

開國功臣

卷四

五

召四方，天下不難定也。上大悅，遂召致左右，俾預

進止機宜。當李善長亞而有所攻戰，輒探甲直前奮

擊。時國用已進勝。上尤愛異之，兄弟俱備宿衛。從

克滁州，三汊河之戰，國用手獲其帥，與勝偕攻和之

板門寨。先登，又敗雞籠山寇，會得巢湖。水寨兵遂贊

上拔采石，取太平。上大破陳也先兵，盡覆其衆。獲

之赦也。先與盟，歃血而嘔。國用曰：其人必叛。叛形見

矣也。先果叛，而為其下所殺。子兆先復擁大衆據方

山，與中丞蠻子海牙分水陸而軍，衆各數十萬。國用

等從攻破海牙已大破降兆先盡得其衆上選降卒之驍勇者五百人為宿衛獨國用與勝掾甲侍帳中上寢息自如五百人皆感服上即以屬國用勝將而攻金陵先登復從取鎮江俱授萬戶復從取寧國定泰興宜興俱進大元帥國用尋擢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專侍謀議從征金華進平紹興功最多屬疾卒上親臨奠哭之慟賜葬江寧贈郢國公明年勝代為都指揮使陳友諒陷太平進逼我龍灣上禦之大戰於石灰山未決勝率宿衛士直擣其中堅

開國功臣

卷四

遂大破之溺死者數萬俘七千人窮追至采石復破之遂復太平師旋再從上討友諒掩其安慶水兵長驅至江州友諒倉皇走武昌江州平進親軍都護遷同知樞密院事從下武昌克廬州走元將左君弼移兵取江西諸郡復同相國達平章常遇春合兵下淮東尋以勝圍高郵下之尋取淮安安豐從討張士誠下吳興破執其將呂珍遂進圍蘇州破之論功大平章遇春進銀青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督尋從大將軍北討下徐宿青兗濟南凡得郡國十餘立

太子以功臣備宮家勝領詹事俄坐小法奪一官為都督同知總諸衛兵取樂安守將俞勝遁獲其將牛右丞別部兵溯黃河會取汴梁克河南陝州西趣潼關其將張德欽等來逆戰大敗之遂奪潼關守焉復西下華州旋師汴梁謁上於行在上慰勞之拜征虜右副將軍命守汴梁還從大將軍達下山西克武陟懷慶踰太行克碗子城取澤州遂取潞州轉戰平陽敗其左丞田保保徐伯昌於絳州獲之平陽絳州平制詔右副將軍勝居遇春下偏將軍湯和居

開國功臣

卷四

勝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下渡河發陝西取鳳翔李思齊走臨洮獲其大將薛平章等遂度隴克鞏昌降其總帥汪靈真保進兵逼臨洮還從大將軍攻圍慶陽執叛將張良臣全陝平前是上諭達大軍已下慶陽右副將軍權鎮之節制諸路兵馬而大將軍與偏將軍和先還京議功賞達遂還之五十餘日而勝亦至上責之曰將軍不奉詔邪吾欲將軍外邊虜內填撫關內所寄豈淺鮮而一旦弁髦之何也勝頓首請死上以其功高弗忍下吏至定賞頗列

其事金幣不能當大將軍半，俄復為右都督，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大將軍出西安，擣定西，大破王保保之師，鹵其士馬數萬。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也，分兵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狗略陽，禽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又遣別將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克之。蜀地大震，移兵平土番，征哨極於西北。凱還論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叅軍國事，封宋國公，食祿三千石。賜券子誥，以勝兄弟親同骨肉，痛切肢體，又謂勝十餘年間，內則除肘腋，開國功臣 卷四 二

之患，外則建爪牙之功，平定中原，佐成混一，所以稱揚。甚至賜文綺及帛八十疋。明年，出填陝西，修城隍，簡士馬。又明年，大發兵出塞，勝以征西將軍率五萬騎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疑虜，且分其勢。勝至蘭州，遣右副將軍傅友德以驍騎五千為前鋒，連戰敗虜，遂定甘肅。進至亦集乃，敗降其守將小顏帖木兒。次別篤山口，岐王朵兒只班走，獲其平章長加奴等及馬、駝、牛羊十餘萬。時大將軍達兵不利，左副將軍文忠所失得相當，獨勝以捷聞，而有言其匿私虜橐

駝馬者，賞不行，自是連以將軍印，練兵臨清、北平，繼往大同，復自大同討元殘寇，散不剌等，還鎮陝西。改河南冊其女為周王櫛妃，夫人何氏卒於京。上賜璽書，慰籍加餐。夫人身後，吾已任之，即欲南從，容委事於偏將，而後行。葬畢，復之鎮。董建周王官府，大將軍討虜也。兒不花勝以征虜將軍，練兵河南，待發，數賜書慰勉。時大將軍達、左副將軍文忠皆前卒，而元丞相納哈出擁大眾由金山數窺伺為邊患。上乃拜勝征虜大將軍，穎國公友德、永昌侯藍玉、左右副將軍率叅將南雄侯趙庸等以步騎二十萬乘之，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隆、申國公鄒鎮、并子侯等皆從軍。上復遣故所獲納哈出部將乃刺吾奉璽書諭之降。勝等至通州，謀虜有屯慶州者，遣永昌侯玉以輕騎乘大雪掩之，殺其平章朵來，大獲士馬而還。勝出松亭，分築大寧、寬河等四城，遂駐大寧。踰兩月，留兵五萬守大寧，以全師歷金山，刺哈出見乃喇吾而驚曰：爾尚在乎？乃刺吾頗為述。上恩德且示以富貴，納哈出喜，即遣其左丞探馬赤等至勝軍獻

開國功臣 卷四 三

馬初納哈出分其衆爲四。一曰榆林。一曰養鷺莊。一曰龍安。一曰禿河。其人畜輜重富於元主。不肯預朝會。召之亦不往。勝大軍直前逼納哈。出度不敵。乃因乃刺吾請降。勝使藍玉以輕兵往受之。納哈出覘知。明兵盛。遂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玉大喜。出酒與飲。納哈出別酌所携酌。玉讓之。先納哈出卽先飲。復酌。玉玉解衣衣之。納哈出讓弗肯。玉亦持弗飲。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茂者。勝子婿也。勝故欲兒子畜之。茂不受。且迫欲自見而

開國功臣

卷四

其部將趙指揮解胡語謂茂。此且欲遁也。茂遽前搏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佩刀斫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兵擁納哈出馳而見勝。其將士妻子凡十餘萬在松花河者。聞而驚潰。勝遣降將觀童往諭之。亦降。凡四萬騎。并得其各愛馬所部。凡二十餘萬。羊馬驢騾車服。至百餘里。勝以禮宴待納哈出。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罪狀鄭國公。上聞大悅。使使諭勝等。所以勞賜納哈出。玉帶龍衣。及其部曲金幣無算。械鄭公茂。至京。會有言勝娶虜妃。及受

良馬無算者。又失都督濮英三千騎。而茂亦自陳。所以博納哈出故。且許勝過。上乃命收大將軍印。勝還京。命歸鳳陽里第。奉朝請。而諸將士亦無封賞者。茂削爵安置嶺右。勝自是不復將大兵。有所任使。還卽上事。仍奉朝請。久之。加太子太師。時列勳臣望重者八人。勝仍居第三。賞賜黃金至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萬錠。然上春秋高。多所猜忌。而勝號爲雄勇。又時時失。上意。洪武二十八年。暴卒。諸子皆不得封。而國用之子誠。積戰功。雲南累官至中軍都督府

開國功臣

卷四

三

左都督。贊曰。馮國用不歿。其岐陽伯仲乎。勝有大將材。積戰功久。而其中不能無欲。且又時時見驚。桀焉能免乎。金山之役。璽書凡三下。以中山開平二王爲喻。始而勉之。中而戒之。終而愧焉。雖然。勝功大。罪不能相掩。謫廢可也。嫌歿不可也。不王可也。不侯不可也。李贊曰。馮勝以大將軍統數十萬衆。出沙漠。平定反側。爲聖天子伸威萬里之外。糧餉不計。歿亡不恤。唯惓惓以不虜掠。不擾害爲言。此爲何等事。

而我爲何等人乎。而敢娶元妃以自肆私。夷財以自利也。吾謂不卽梟首已爲大幸。乃猶以爲可俟。吾不知之矣。且我朝聖祖於凡有功諸臣。賞賚原不薄。體悉原無所不至也。

開國功臣

卷四

三

穎國傅公

傅友德者，宿州人也。少驍勇多力，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元季避亂穎州碭山中，爲大盜李喜之所得。從破山東，焚燒上都宮闕，躡關隴，轉剽入蜀，常爲軍鋒。冠李喜之敗，歸明玉珍。玉珍疑不能用，走武昌。從陳友諒，忽忽無所展聞。上舟師伐江州，乃以所部謁見於小孤山。上奇之，俾爲別將。屬常遇春，從援安豐，掠廬州，還從逆擊陳友諒於鄱陽湖。友德操輕舟，盪其鋒，身被數創，戰益力，手殺數百人。復與諸將邀之。

開國功臣

卷四

三

禁江口，友諒歿，師旋第功最。復從上親征，圍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上顧諸將，誰能奪此山者。賞友德卽率萬人先登，一鼓而奪之。流矢中頰，鏃出腦後，復洞脇，不爲沮。武昌平，超授雄武衛指揮使。復從徐達下廬州，西取夷陵，略衡州，襄陽，安陸，俱取之。與元守兵戰，身被九創，破擒其將任亮，還師淮東，克泰州，進逼淮安，破張士誠援兵於馬驢港。復大破元將竹貞於安豐，所過焚其積聚。上卽吳王位之元年，友德守彭城，而王保保之大將李二來寇，勢

一五〇〇 中華書局影印 3 反文內

張甚，友德度兵寡不敵，謂其衆方肆掠，率步騎二千，自呂梁渡，直趣擊之。李二有驍將曰韓乙者，出戰，友德單騎奮槊刺之，墜馬，師乘而進，遂敗之。友德度賊且復至，開城門，陣於野，使皆臥槍以待，聞鼓即起。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競而驚，友德鼓之士騰躍搏賊，遂敗之，縛李二以獻。上大悅，召友德還建康，進江淮行省參政，命以麾蓋鼓吹送歸第。翌日，復命中書參議李飲水、楊希聖携首聲伎人一部就友德，飲飲水等裸而酣，上怒，皆黥之，而諭友德曰：若擐甲

開國功臣

卷四

三

胄，出百死，一懼之固當，而彼士人何爲者？吾不而咎也。明年大將軍北征，上所褒勉不四五人，而獨謂參政友德與右丞薛顯勇略冠諸將，可授之選鋒，當一面。友德遂從大將軍破沂州，斬其將王宣，下青州。元丞相也速率數萬騎來爭，大將軍設伏，友德以輕騎五百爲誘師，敵追至伏，而迴師擊之，伏盡發也。速敗走，遂取萊陽。明年從取東昌、棣州、樂安，復從克汴梁、河南，及收諸山寨，復從渡河，取衛輝、彰德，遂東取廣平、臨清、滄德，進克元都，以精騎偵邏古北諸隘，掩

其殘卒，略大同而還，從徇保定、中山、真定，皆下，略平定州，遂克太原。王保保自保安以大衆來援，兵未交，萬騎突至，友德帥兵士五百拒却之，因與大將軍謀，夜伏兵掩其營，王保保乘驛馬以十八騎走，友德追至土門關，弗及，盡獲其士馬四萬餘，復敗賀宗哲於石州，擊走四大王，逐竹貞，至宣府，敗脫列伯，友德功最多，復從大將軍西入關，走張思道於鹿臺，逼臨洮，降其大帥李思齊，大將軍圍慶陽，友德以驍騎扼其走路，慶陽下，關陝悉平，預賜白金文綺，從上典，又明

開國功臣

卷四

三

年，復從大將軍擣定西，大破王保保，收其士馬輜重，移兵伐蜀，友德領前鋒，出秦州，奪略陽關，虜其平章蔡琳，遂入沔，分兵繇鳳翔入連雲棧，合攻漢中，克之，以饋運不繼，還軍西安，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臣告急，友德以精騎三千攻斗山寨，夜令人人持十炬列山上，蜀兵驚遁，凱旋，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穎川侯，食祿千五百石，尋進同知大都督府事，是歲冬，議伐蜀，征西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由瞿塘，以舟師趣重慶，友德

為征虜副將軍，出秦隴以步騎趣成都。既受命，上復密諭友德，謂蜀人聞我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墮腹心，自潰其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至陝，言出金牛，覘階文守備弱，即趨陳倉，選鋒攀緣山谷，晝夜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斷白龍江橋，阻我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友德奮攻，拔文州，兵渡白水江，遂趨綿州。至漢江，造戰艦，將進兵漢州，欲通軍聲。湯將軍為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江。

開國功臣 卷四

三六

順流下蜀，守者見之，解體。尋拔漢州，夏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悉眾守瞿塘。聞友德破階文，擣江油，壽、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保成都未至，友德舟師逼漢州，敗其將向大亨城下，迎擊壽，兵敗之。拔其城，時湯將軍駐大溪口未進。上引友德冒險克階文功，責湯將軍。湯將軍已獲友德所書木牌，遂趨夔州。七月，壽大亨以成都降友德。湯將軍亦克重慶。友德分兵盡下川蜀諸郡縣。十月，還京。上大悅，曰：「穎川侯友德，冒越險阻，首克階文，破綿漢，成都保寧諸郡功。」

最大賜白金二百五十兩，文綺二十表裏，人猶以為薄。未厭云：是時故誠意伯劉基上平蜀頌，上不自居推勞，諸將臣別為文首褒揚友德，而永忠次之。征西將軍不與焉。明年副征西將軍馮勝由西路出金蘭，友德先率驍勇五千騎，馳趣西涼，遇元將失刺罕，戰敗之。至永昌，又敗其將朵兒只巴，獲馬牛羊十餘萬，進略甘肅。手射殺平章不花，降太尉瑣納兒等，獲馬萬疋，至瓜沙，破其守將，獲金甲三，馬牛羊二萬。是時師出三道，獨友德獲全勝，而以主將勝坐小法，不

開國功臣 卷四

三七

被賞踰年，大軍復出鴈門西北，巡長城外，友德為前鋒。虜聞之，絕漠徙去，追獲其平章鄧孛羅帖木兒等，還軍填北平。上疏言便宜五事。上報曰：將軍言是其下所司，悉從將軍。尋召還扈，皇太子諸王講武荆山下，與諸徹侯俱，增歲祿千石。同中山侯和發兵駐延安以備，伯顏帖木兒偽請和。上乃陽召和還，而留友德以誘之。伯顏帖木兒果入寇，友德設伏縱擊，大破之，獲其士馬輜重無算。上將下雲南，命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城郭，繕關梁，因兵威。

撫納金筑普定等諸土夷皆納款還獻馬五百疋
上別選內廐良馬十五疋賜之虜乃兒不花寇邊復
以征虜右副將軍從大將達出塞抵北黃河夜覆其
灰山寨洪武之十四年命友德爲征南將軍率左副
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諸徹侯大將步騎三十萬
討雲南軍行 上親餞之龍江而命之曰朕不能親
至其地然嘗覽輿圖詢彼地豪傑而得其阨塞取之
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將一軍向烏撒大軍繼
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彼所必守地

開國功臣

卷四

三六

下曲靖三將軍以一軍趣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
擣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必矣下雲南大理必次下餘
郡邑部落可撫而有也友德行二十日而至湖廣分
遣都督胡海洋等選精卒五萬由永寧趣烏撒而自
率大軍由辰沅趣貴州進攻普定克土酋安墳羅鬼
乞佬諸苗擊風而降至普安復攻下之遂進兵曲靖
梁王把匝剌兀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來拒戰友德
用右副將軍英策勒兵至白石江與相拒揚聲欲渡
而別遣將以精卒數千潛從下流掩其背衆亂友德

乃麾衆畢渡悉師薄之右副將軍馳鉄騎擣其中堅
下流之師表裏合擊遂大破擒達里麻俘其衆以萬
計友德縱之歸農謹聲聞遠邇友德遂自率衆數萬
搗烏撒而遣兩將軍趣雲南梁王走歿雲南平兩將
軍遣徹侯曹震等分道徇郡邑之未下者友德兵已
抵烏撒欲通胡海洋兵循格孤山而南諸蠻皆遁遂
城烏撒工甫集蠻復大至友德故持重不戰以老之
士踴躍思奮乃前爲陳蠻麋集友德鼓士騰赴遂大
破其衆斬首三千餘級蠻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

開國功臣

卷四

三六

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叅部俱請降威
楚曲靖中慶徵江武定及諸路亦降左副將軍藍玉
等復進兵下大理虜其帥段世分兵取鶴慶略麗江
蕩金齒俄而烏撒諸蠻復叛友德討之斬首三萬餘
獲馬牛羊十餘萬縱兵搜山谷亡脫者其強首靄翠
亦降雲南悉平時 上前後下 屢書友德等凡數
十懸斷萬里外委曲中款友德等所以奉行不敢爽
諸因土俗定租賦興學校瘞戰骨廣屯田遠邇畏悅
以是遂大定乃 詔友德玉等還京而右副將軍英

以數萬眾留填之友德入見所以宴勞有加進封顯國公食祿歲三千石予誥及鐵券子孫世襲錫錦綺帛二十表裏鈔百錠再賜米千五百石以皇女歸其子忠尋以征虜左副將軍同大將軍勝北襲虜將納哈出於金山盡降其眾大將軍以譴召歸留友德撫降虜等亦召還率辰沅貴州諸衛兵討平廣西之韃靼反者東川蠻復叛據烏蠻山道路友德復以征南將軍率諸軍往討之且討越州之叛酋阿資道築平夷千戶所進擊阿資破之斬首千餘級阿資請降

開國功臣 卷四

手

遂平平越諸叛苗 詔還軍駐沅州尋召還京為征虜前將軍率副將軍趙庸曹興王弼孫恪等赴北平練卒從 燕王出古北口襲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等降之悉收其部落駝馬輜重 詔友德以諸降將還朝尋命援信國公和例還鄉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疋綾十疋加賜鈔五百錠給兵百二十人為衛再以征虜將軍率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等於淮北山東北平諸屬衛選練精卒備邊賜白金二百兩鈔二百錠尋從 燕王

捕諸番將阿失里等復命同宋公勝涼公玉行陝西練將士未久召還嘗請懷遠田千畝 上曰爾不聞公儀休事邪祿賜不薄矣而復侵民利何居友德慚而退復出理山西諸衛兵已副宋國公總山西河南兵馬屯田公侯在事者悉聽節制還進兼太子太師尋復與宋公勝往北平山西備邊聽宋燕二王節制自藍玉敗友德與宋公相繼暴卒子孫不得襲封云贊曰當時持重善將將無如中山王至嗜鳴跳盪獨開平王而友德差次之稱二虎將開平死大封之後

開國功臣 卷四

三

友德始益展而有方面勳取巴蜀定滇筭其擘擘蓋庶幾中山矣後友德公者為涼公藍玉其戰功亞友德至上寵任之友德弗如也然卒以謀反死

涼國藍公

藍王者鳳陽定遠人開平王之婦弟也長身頰面有勇略從開平王之麾下每戰先登陷陣所當無前開平王數稱於高帝帝亦以王故寵異之初授管軍鎮撫進武德衛千戶改親軍千戶累轉武德衛指揮使皆自積戰功超為都督僉事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討西番擒其酋瘦脖子鹵斬以千計獲馬二萬餘疋牛羊十餘萬還封永昌侯久之以征南左副將軍同穎川侯討雲南轉戰平之增祿五百石再以征虜

開國功臣

卷四

三

右副將軍同宋國公襲金山納哈出降之併降其衆十餘萬遂即軍中拜征虜大將軍代宋國公踰年謀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兒海率勁騎十餘萬自慶州問道襲之用定遠侯王弼謀戒諸軍皆穴地而襲母使見烟火距其營八十里遂直前薄之虜方整衆北行不虞我軍至大驚其太尉蠻子輕來逆破而俘之衆遂潰皆請降虜主與其太子天保奴丞相夫烈門知院捏怯等數十騎遁去王遣精騎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后妃公主百三十餘人吳王朵兒只

等將相官校三千人男女七萬七千餘口馬四萬七千疋駝四千八百頭牛羊十餘萬車二千餘輛并得其傳國璽寶王金印聚其鎧仗而焚之復破降其太師哈刺章獲將士萬五千八百人馬駝四萬八千餘疋捷聞上大悅使使齎勅諭玉比之衛青李靖玉傲而淫平當死私元主后事露后自縊歿凱旋上特賜玉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疋然猶面責數之擬封梁國公嘆惜且久乃改封涼國公而鐫其過於鐵券尋討平散毛峒擒土酋刺惹等萬餘人置大水

開國功臣

卷四

三

田千戶所進平施南忠建二宣撫司叛蠻還增歲祿五百石賜鈔千錠尋詔還鄉賜金帛給兵如穎國公尋與魏曹二公措置陝西邊事至蘭州墜馬微傷上手詔慰勞之比于中山開平二王等召還賜米千五百石復出理蘭州莊浪等七衛兵玉追捕逃寇祁者孫遂略西番罕東之地玉兵入罕東欲大掠番衆皆遠遁而會蜀故降將月魯帖木兒反使玉移師討之至則裨將瞿能等已大破其衆月魯帖木兒走栢興玉以計誘縛其父子送京師斬之而盡降其餘

黨便宜請增設諸衛且請籍民為兵上報設諸衛而不許籍民遂班師定東宮官屬玉兼太子太

傅意不樂居宋穎二公下詔曰我乃不堪太師邪玉故恃上寵多蓄莊奴假子數千人常占東昌民田

民訟之御史為置獄玉執御史笞而逐之度喜峰關

關吏以夜不時納王大怒縱兵毀關入上聞之不

善也玉間有奏請不盡聽退而謂所親上疑我矣

遂謀反為錦衣指揮蔣瓛所告獄具磔於市夷三族

榜其狀示天下王之誅徹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

開國功臣

卷四

三五

裨將卒坐黨謀反者可二萬人勝友德用材武且名位極雖不入蜚語亦皆不良歿又四年而上崩燕

師稱靖難宿將皆盡無與抗者

李贄曰我聖祖起滁陽入建業定江南以至定

山東定河南北凡十有餘歲始即帝位及即位又

享國三十有一年此蓋上帝之所篤生天固縱之

使多歷年所以福壽我黎民原非漢唐宋首創諸

君假仁義以行者之所得比也並時唯湯信國壽

躋七十餘俱不及則至于靖難之世又安得有故

將乎未可遽以是而遂為不惜才者之憾吾以為最惜才者當無如我明太祖矣

開國功臣

卷四

三五

鄆國宋忠順公

公名晟定遠人父朝用兄國興皆起定遠田間朝用官至右都督國興總管戰歿南臺公嗣兄官克徽寧征關陝三鎮涼州進官督府洪武二十三年克總兵官征破哈密哈密者虜所城也公誅其偽王子別列怯等三十餘人獲虜衆千三百人金印一銀印二所得馬牛羊咸給將士又明年征罕東西番誅擒七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班師二十七年調中府克副總兵討遼東邊寇戰腦溫江大捷明年開國功臣

卷四

三

平廣西忻蒙諸寨又明年總羽林八軍平伍開龍里十三洞三十一年率師城萬全諸衛還京建文元年以公久居涼州著威信回番畏服充總兵官鎮河西靖難後來朝進左都督充平羌將軍復鎮永樂三年諭降虜酋把都帖木兒倫篤兒灰遣使持節即軍中封西寧侯食祿千一百石世指揮使留鎮未幾卒贈鄆國公謚忠順

續藏書卷四終

續藏書卷五目錄

遜國名臣

遜國名臣記

文皇帝荅李景隆書

遜國名臣紀序

齊太

黃子澄

練子寧

附蕭用道

遜國名臣 卷五目錄

方孝孺

張昺

葛誠

湯宗

余逢辰

徐輝祖

梅殷

謝貴

彭二

馬宣

朱鑑

卜萬

廖鏞

廖銘

孫岳

瞿能

宋忠

附

徐凱 耿璣

遜國名臣

卷五目錄

二

余瑱

彭聚

孫大

尚百餘人發憤死不可考

莊得

陳質

楚智

張皂旗

不知名

王資

崇剛

王彬

係御史

趙諒

宋瑄

宋晟子

張倫

魯濬

附

馬宣

楊本

倪諒

周拱元

遜國名臣

卷五目錄

三

鐵鉉

附

徐將軍

盛統兵

高僉憲

宋叅軍

張都統

王太守

王府校等

黃觀

附

妻翁夫人并二女家屬十餘人

陳廸

附

蒼頭戾來保

戾太

附

茅卯仔

暴昭

張統

毛太

王純

嚴震直

卓敬

黃魁

盧迥

郭任

遜國名臣

卷五目錄

四

陳植

胡子昭

徐厘

續藏書卷五目錄終

續藏書卷五

遜國名臣記

文皇即位之歲八月得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命解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其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

建文四年十一月都御史陳瑛請治建文諸從事臣

文皇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勿問又曰諸臣盡忠

於太祖故盡忠於建文但惡其導誘建文變亂成

法耳

遜國名臣

卷五

記二

永樂十一年正月勅法司解建文諸臣禁令

十四年論法司奸惡齊黃等遠親未挈者悉宥之來

告者勿理

二十一年十一月劄諭禮部尚書呂震盡赦諸死義

家於是稍稍有言建文時事者諸死義家人亦稍復

還廬里

吉水人許錢習禮為練子寧姻戚為粵家所持習禮

惶急楊榮為白於上上欣然曰使練子寧在朕固

常用之况習禮乎

仁宗即位之歲十一月，劄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並有為民給還田土。

洪熙元年，仁宗撰長陵碑文，稱建文雖追廢，猶書其沒曰崩，當其在位，猶尊之曰朝廷。又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死義者為忠臣云。

睿皇復辟之年，釋建庶人吳庶人繫，令自便。

遜國名臣 卷五 記三

史部侍郎楊守陳曰：國可滅，史不可滅。我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靖難後，史臣不紀建文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湮沒不傳。及今采輯，尚可補國史之缺。草奏欲上，以病不果。南京吏部侍郎儲瓘曰：方正學一時諸公，必不可泯。又曰：永樂初，節行之士，尤見志尚所在，某不自揆，念其忠於所事，嘗欲蒐其遺事，稍發其潛。

弘治中，台人繆恭學古行高，晚年走京師，上六事，其一紀絕屬，請封建庶人後為王奉祀。特見懿文太子通

政司官見恭奏，大駭，罵恭蠻子，何為自速。繫恭兵馬司獄，劾上待命，賴敬皇明聖，詔勿罪，放恭還鄉。弘治中，給事中金谿吳世忠請表祠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寧、黃子澄、鄒瑾、魏冕、顏伯瑾、齊太諸死義者，嘉靖十四年，給事中雲南楊傑請表揚建文諸忠臣，下禮部議。議未上，上因召對禮官，問曰：昨給事中言建文諸臣事云何？夏言對曰：諸臣誤君亂國，先朝誅極，豈宜褒錄？上色變曰：言官得無誚朕？言對曰：言官本書生，初入仕，聞人言建文諸臣死事時甚烈，以故輒為陳說耳。上色霽，明日議上，亦不罪傑。

遜國名臣 卷五 記三

文皇帝答曹國公李景隆書

覽書知無恙甚喜但詞何其虛誕矯飾而矜高誇大也夫言貴以誠事貴論理誠斯無往不孚理斯無往不服予

太祖高皇帝之子汝

太祖高皇帝之甥至親也吾所為是非曲直上有天地有

宗廟神明昭鑒之下有羣臣有一國軍民共見之而至親乃不見不知可乎大抵今日之事為權奸之

遂國名目

卷五

書

勢所脅雖

天子尚在其掌握凡是非邪正瞭然明白者皆移易變置以眩惑之自

天子以下唯其言之聽生殺予奪唯其所惡欲予素不能諂事權奸故今日必欲見害雖

天子不能不從之爾亦不免為所驅迫者屈於其勢而已之力不足也若汝之心彼固不能迫而昏之也今反覆來書是汝心亦為所昏乎何其虛誕矯飾而無誠矜高誇大而無理歟權奸所指予罪凡

六其六事皆予遵承

祖訓而行

皇考之世者何圖今日反以為罪乎其一謂第二子高煦擅答驛吏是其過矣而遂指為父之不軌其亦可以服人心乎其一謂予招納異人術士此尤是茫無聲影凌虛駕誕之說

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以此而輒加極惡大罪勢歷威迫將戕其一家權奸所為毒切如此故自救之計不容色也爾今言息兵固止合

遂國名目

卷五

書

天心下合人心矣然當明兵禍實始于誰明其所始而一言以弭之孰不忻願凡事有本有末為之必自其本庶幾可成今權奸肇兵禍之本也誠欲弭兵必自去權奸始權奸去則

朝廷清明上下之情通斯兵不待言而自弭矣汝不思此而但盛稱謀臣之精勇士之眾車馬之富強傲自矜大以為太山壓雞子之勢此固權奸所恃以肇禍者而汝亦同之汝亦愚矣夫區區北平一隅之眾不足以當天下之力三尺童子知其然也

然行師必以忠為勇，以義為壯，有以眾而勝者，亦有恃眾而覆，好驕而敗者，初不係人之眾寡，力之強弱也。況今天下謀臣勇將素受

皇考之恩，而今嫉權奸之跋扈，憫

宗室之無辜，所在有之。故臨戰之際，倒戈來歸，已數萬人。雖却之不納，遣之不去，助謀効力，翕然同心。吾何足以得此哉？蓋忠義之心，人人所同，則汝所哆然以自矜大者，又豈可終恃乎？此蓋因汝誇誣，聊為言之。然不足深辯，但當推誠以明今日之

遜國名臣

卷五

書

事。理夫吾所欲去者，權奸臣，齊泰、黃子澄數輩耳。去之而使綱紀政令一出於

天子朝廷，清肅

宗社，奠安悉復

皇考之舊，即歸守藩屏，永祇臣職，非敢萌分毫踰分之望。此吾之誠心也。如固匿權奸，不去禍本，而唯欲散吾之眾，豈獨吾心所不能從？將士思義之憤，其肯從乎？懇懇之心，唯在如此。前嘗兩奏，言于朝，敷懇中悃，悉不賜答。此必奸臣慮非已利，邀截蔽

匿，不以上聞。今備錄往汝觀之。如汝不惑于權奸之所迫，而能篤念我

皇考之大德，

宗社之大計，以及予至親之誼，則以密聞於朝廷，達予之誠於上，聽上處之。若汝唯知有奸臣，不復他念，即無益之書，繼今宜絕。遂以兵刃見加，予亦不得以辭避矣。

李贄曰：此一封回書，足當百萬雄兵猛將矣。靖難師聞之，磨拳擦掌；景隆師聞之，閉目搖頭。有血性

遜國名臣

卷五

書

者，覽此自知敵裏有人，不戰遂屈也。此必姚恭靖為之，他人未必能辦。

遜國名臣記序

李贄曰：遜國臣記首方黃見遜國之事，所由以成，次張昂見靖難之師，所由以起，故以此二項人為卷之一。第二卷首徐輝祖、首梅殷，是誠遜國之名臣也。若文職其人最堪托者，則鐵尚書鉉等，其言皆堪采者，則紀善、周是修、修謨、王叔英、給事黃鉞、御史韓郁、尹昌隆、參軍高巍等，而其中最得力，終始與遜國同難，則有編修程濟在。故以尚書侍郎九卿翰林諸文臣為第三卷，科道為第四卷，布按二司并府縣州佐雜遜國名臣為第五卷。

序

流教官、生員、舉人、衛卒等為第五卷，有名無官，有官無名，及官名俱泯，恍恍忽忽，莫可推尋，若轉輪藏頂一束書，若四川補鍋匠等為第六卷，而以吳亮、狗、餽子、鷺為第七卷，終焉嗚呼，為臣不易讀之，真令人心灰矣。姚恭靖所謂讀書種絕不其然乎。

卷次等改

續藏書卷五

○遜國名臣

○兵部尚書齊公

齊泰，漂水人，初名德，賜名泰。洪武二十年鄉貢，明年舉進士，歷禮部主事。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上嘗召太問邊將姓名，太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太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上大奇之。是年閏五月，受顧命輔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嫌勢逼，詔諸王臨邸中毋奔喪，王國所

遜國名臣 卷五

在吏民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不說，謂此齊尚書疎間我也。嘗使北平賄太，太受歸，請為兵費。上益倚重太。文皇時自燕邸入臨，至淮安，太言上急出，勅符勒歸國，又與太常卿黃子澄建策，凡親王有罪，國輒除。建文元年靖難兵起，太專主籌畫，命將出師。上日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柔翰，詔問外事一付太。太遂移檄指斥削屬籍，或難之，太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故靖難兵遂以誅太為名，上疏請發奸臣齊、太、黃子澄等與臣訊究。

陛下卽不發臣必不休兵且抵京赤地千里時尚遣諸王督監諸軍太以谷王穗漏師慮遼寧二王近燕爲變皆召還遼王至寧王竟不至二年靖難兵日進逼淮泗乃假謫太與澄官求解兵遣李景隆致書於燕調齊黃屏窳遐荒可息兵歸藩不聽進兵益急尋召太未及還金川門開建文遜去太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興復竟被執見文皇歿之從兄弟敬宗等皆歿叔時亦陽彥等謫戍見甫六歲給配赦還今其子孫猶存故居爲舖舍人猶稱尚書舖仁宗

遜國名臣 卷五

爲長陵神功聖德碑述建文焚崩喪以天子禮臣僚非其罪者咸復之於是太等宗黨皆得赦給還田土且戒天下毋得以奸黨相告許云嘉靖中知縣謝廷灌爲祠祀太嘉靖巳酉尚書鄭曉至溧水造太祠見其五世孫光祿卽六歲兒之後也李贄曰齊太等四傑所謂功之首而罪之魁也罪之魁滅建文功之首聿興我成祖

太常卿黃公

太常卿黃子澄名湜以字行江西分宜人少受易歐陽貞書周與學春秋梁寅有文行負盛名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明年進士舉禮部第一授翰林編修陞修撰伴讀東宮累官至太常卿建文爲太孫時坐東角門調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柰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每呼子澄黃先生太孫卽

遜國名臣 卷五

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太議削奪諸王兵權未幾周王得罪建文書諭文皇文皇爲曲解子澄曰燕周同母兄弟燕王出塞有功威名日盛不併去燕後難圖於是出兵開平諸鎮及更置北平守臣伺府中事日急靖難兵遂起及耿炳文諸將相繼敗北建文召問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今天下富盛兵強食足區區一隅豈能當天下全力聚兵五十萬四面並進旦夕且成擒子澄遂薦李景隆爲大將代炳

145 303 丹 書 卷 五 五

文景隆尤昏懦忌刻戰輒敗棄其師遁召還京又赦
不誅子澄慟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
以厲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且哭且數請誅之
皆不聽江淮諸將連敗子澄拊膺慟哭曰大事去矣
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靖難兵至淮上
建文不得已逐子澄且密使募兵而以竄齊黃使告
燕文皇曰此緩我也請悉召吳傑平安盛庸師還
即已金川門失守文皇執子澄責問不服族其家
一子走易姓名田經遇赦家湖廣咸寧正德辛巳進
遜國名臣

卷五

四

士黃表其後也

御史大夫練公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父伯
尚洪武間爲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爲廣德州同知
遷臨汀鎮安二府通判子寧初從鄉長者竹庄先生
游命賦水竹居詩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釋
龍長之句竹庄大異之稍長與金少保幼孜相友善
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洪武甲子領
鄉薦明年廷對言近日朝廷用人徇名而不求實
小善驟進小過輒戮非育才用人之道剴切不顧忌
遜國名臣

卷五

五

諱上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未幾丁內艱服闋復
除翰林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即位改吏
部與蹇義爲左右侍郎又改御史大夫李景隆奸邪
懷異志屢敗召還子寧執景隆于朝數其罪請誅之
不聽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
請先伏誅靖難兵旣渡淮靖江府直史蕭用道衡府
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晉下廷
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詬二人子寧曰寧已至此尚
不能容言者乎詬者愧而止文皇即位縛子寧至

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逮成邊者百五十一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未及逮為鄉人所持恒懷不安以告楊榮榮乘間以聞 文皇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子寧所著詩文名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為金川書院祠子寧刊其集行于世

遜國名臣

卷五

六

文學博士方公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寧海人父克勤國初守濟寧有惠政孝孺自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日讀書積寸為文雄邁深醇鄉人呼為小韓子長從宋濂游宋門下多名士孝孺一旦遂出其上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也恒以明王道闢異端為已任故世咸以為程朱復出洪武十五年以吳沉揭樞薦召見 上喜其舉止端整謂 皇孫曰此壯士當老其才且遣還鄉會仇家得罪詞連孝孺籍其家械送

遜國名臣

卷五

三

關下 上識孝孺名特賜開釋令奉祖母挈妻子還二十五年又以薦召至 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孝孺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孝孺每見王必陳說道德講經論文無虛日王甚喜為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皇太孫即位廷臣交薦召為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孺 上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床前批答孝孺嘗作書事詩曰斧戾臨軒几硯間春

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携得香烟兩袖還。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欄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時大召名儒修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爲總裁，比定官制，改文學博士，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建文遜去，文皇以姚廣孝言，召用孝孺，不肯屈，繫獄。一日遣人曉諭再三，終不從，又召草詔，及見悲慟，徹殿陛，上降榻勞曰：先生無自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不遜國，名臣在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又曰：先生無過勞苦，此朕家事耳，置之。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投筆于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死即死，詔不可草。文皇大怒，命磔諸市。孝孺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今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氏，先自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孝孺初被薦

遜國名臣 卷五

時王叔英與書，以時措之宜爲言，孝孺亦然之。及侍上，輒慕古王政，卽欲見諸行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效。其文章四方夷裔，得一字寶於金壁，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其餘諸書，逸不傳。洪熙初，仁廟嘗謂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詔奸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立祠堂祀孝孺。成化初，遺文始行，或曰：錄孝孺家時得魏典，史澤周旋，藏其幼子，以故孝孺尚有後。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是君恩也。孝孺死節後，至今百六十年，人皆歷歷能言。遜國名臣 卷五

雖人人殊，其成仁取義之成，靡悔斷然不可泯滅。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際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魏惠安公澤哀江南詞有曰：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扣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澤字彥恩，應天人，爲刑部尚書，謫寧海。

李禿翁曰：太祖初見孝孺，喜其舉止端整，曰：此莊士，當老其才，且勅還家。既十年，又以薦得召，曰：此未是用孝孺時。嗚呼！我太祖豈但具有天眼，蓋真具正法眼矣。然唯太祖乃能用孝孺，使孝

孺得用於太祖之時則孝孺便成得一箇好良臣唯用於建文故遂成一忠臣以死耳嗚呼悲哉雖然才者材也材於春夏則長養材于霜雪則摧殘人但知摧殘之易而不知長養之亦易也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非不時時招賢納士而一不當則斥一得罪則誅蓋霜雪之用多而摧殘之意亦甚不少建文繼之專一煦以陽春而孝孺輩又為太祖所留之人材長養成就日致亨通拔茅連茹隨彙並進是以四年之內皆成伏節死義之

遜國名臣

卷五

十

臣耳故曰四方風動夫以孝孺為之風雖姚恭靖以一好殺之和尚亦深勸文皇帝以勿殺何者一殺孝孺則後來讀書者遂無種也無種則忠義人材豈復更生乎故建文之時死難之臣若此其盛者以有孝孺風之連茹拔之而建文復以春溫煦之耳然在建文但可謂能長養死難之人材而不可謂能長養輔弼之人材也使建文果能長養輔弼之人材則何難可成乎我成祖又安能成一統之大業乎

張葛湯余四公

張昂澤州人洪武中舉人太累官刑部左侍郎建文即位諸大臣言藩王相繼變告藩國所在宜簡精強謀略有威望者為守臣彈壓昂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並受密命未幾詔讓文昂昂遂集兵部署守王城文昂亦稱疾不出長史葛誠謂昂王無恙昂不信張玉朱能請文昂起兵文昂曰昂貴已先發非計擒二人不可建文元年七月六日會朝廷遣人逮府中官校文昂盡縛官校置廷中召

遜國名臣

卷五

十一

昂貴入與械去昂以文昂見兵大集窘不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不妄防守遂懈二人入至端禮門內伏兵起縛二人文昂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為爾輩所迫耳昂不屈死屍得還葬昂初至北平以吏李友直機警可寄心腹令詞府中事友直輒先事泄昂謀以故府中得為備昂友直遂得為北平叅議靖難後族昂家焚殺近戚程亨輩疎遠及里人並戍邊一子得避脫文昂嘗夢昂被髮為厲出焚其尸面色如生昂家上漆墳在水南正德十五年知州馬汝驥

立祠祀焉汝驥有行誼官至禮部侍郎謚文簡

葛誠未詳何許人為燕府長史文皇稱病暑月圍

火輒言寒三司官入問疾誠密告曰王非疾以不

得上心故誠又密疏聞上會燕人奏事京師遂執下

獄得密謀踪跡即發符逮府官校又令貴昌發兵內

應蓋簿錄王府人文皇大恨殺誠族其家

湯宗未詳何許人為北平按察僉事上言北平按察

使陳瑛密受王府金錢有異謀逮瑛謫廣西靖難

後瑛召還院窮治建文諸臣多坐夷滅恨宗亦論歿

遜國名臣 卷五

余逢辰字彥章宣城人為燕府教授陞伴讀靖難

兵未起逢辰頗聞其謀遺書戒其子自分必歿起兵

時逢辰泣諫歿之

魏國徐公

魏國公徐輝祖中山王長子也初名允恭太祖賜

名輝祖身長八尺五寸洪武二十一年嗣魏國公二

十六年遣諭北平防胡明年練浙江海上兵防倭

二十九年會禮部翰林院試國子師生第優劣移吏

部錄用輝祖常侍懿文太子學通經書大義從詹

希元學書善書太宗戊寅閏五月建文即位特見信

任八月兼太子太傅靖難兵起與齊黃蘆振張昂葛

誠通謀議督諸兵北進靖難兵至江上輝祖及開國

遜國名臣 卷五

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將士往往離散不肯向敵遂

還京文皇即位勒罷尋幽繫永樂五年卒年四十

上曰輝祖與齊太輩罪同宜論歿朕念中山王平定

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今病歿中山王不可無後令

輝祖子嗣魏國公通給中山王歿後祿輝祖長子釋

迦保見上賜名欽中山王四子次添福次增壽次

膺緒長女文皇后次代王妃次安王妃增壽素通

款于北平壬午秋靖難兵入金川門建文手刃增壽

於左順門庶下永樂二年贈定國公子景昌嗣初

燕王以 太祖小祥遣世子及二弟往行禮世子見弟三人皆魏國公徐輝祖之甥輝祖察高煦異常欲帝留之密奏曰臣觀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自倚騎射非唯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為大患 帝以輝祖弟都督增壽與駙馬王寧皆力為庇護乃遣歸國瀕行高煦竊入輝祖腕中取其良馬馳去

陳建曰齊眉山之戰輝祖帥師援何福斬其蔚州衛千戶李斌等十餘人斌于北軍中最號雄勇於是北兵退走還營掘塹以自固是時南軍再捷北

遂國名臣

卷五

十四

將皆懼議欲旋師朱能獨斥之曰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 殿下自起兵以來克捷多矣一挫而歸寧能北面事人邪會京師傳言 燕王已歸建文謂京師不可無兵乃召輝祖還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夫兩敵相持貴進忌退朱能勸進而輝祖召還南北成敗之機決矣 又曰增壽之歿 上痛悼不已故卽位首褒封之尋進爵定國公子孫世襲一門兩公與國並世本朝武弁鮮有其儔

又曰 文皇卽位武臣無一人不歸附唯輝祖不屈 上親見問輝祖不出一語始終無推戴意文皇大怒下輝祖于獄法司追取供招輝祖操筆唯書其父開國功勞子孫免死而已 上雖甚怒終以元勳國舅欲誅輒止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革其祿米

王世貞曰當 文皇之起兵而徐公其妃弟也公舍而恬然趣死一何決也於建文為純臣於中山王為令子矣故 文皇以死全公之志而弗奪其

遂國名臣

卷五

十五

爵以報中山王 李禿翁曰徐輝祖獨處嫌疑之地時事之極難者一心王室不唯建文終始委任在朝諸臣亦真心信之矣既見 文皇絕口不開一語唯到法司逼取供招書中山王功勞子孫免死數字而已彼其絕無乞憐之意推戴之詞雖死且不復顧又何有於世祿之隆崇乎吾以為輝祖可敬也

駙馬都尉梅公

梅殷河南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洪武十一年尚寧國公主為駙馬都尉恭謹有謀能騎射諸駙馬中高皇尤愛殷嘗受密命輔建文靖難兵起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文皇假道殷割使人耳鼻口授詞答文皇曰留汝只與殿下言君父恩義文皇竟不得道淮安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至京師即帝位殷尚擁重兵淮上上迫公主招殷公主嚙指血為書遣中使達殷殷得書慟哭詢建文遜國名臣卷五十六

公主謹護二子順昌景福

上以順昌為中府都督景福指揮旗手衛僉事賜手書二甥曰朕不念爾母爾安得至今日二甥後改孝陵衛指揮使宣德中與世襲孫純舉進士為中都副留守或曰公主嘗貽書阻靖難兵文皇不答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與師不得已故令遷居太平門外勿惟兵禍公主亦不答公主高皇后長女后二女次適歐陽倫倫犯茶馬禁死陳建曰殷有才智太祖最眷注臨崩皇太孫與殷侍側太祖首囑太孫曰燕玉不可忽次謂殷曰汝老成忠信可托幼主乃出誓詔及遺詔授之曰敢有違天者汝其為朕伐之至是靖難兵漸南逼建文乃令召募淮南民兵合軍士號四十萬以殷統臨淮上扼燕師燕王遺殷書以進香至金陵為辭殷答曰進香皇考有禁遵者為孝不遵者為不孝王大怒復書言今興兵以誅君側之惡天命所歸實非人所能沮殷割使者耳鼻不復報書口授數語口留汝口回去說知其詞甚峻

都指揮謝公等二十七人

附名各三人不可考者百餘人

都指揮謝貴未詳始所自起建文即位兵部尚書齊太薦貴智勇以為北平都指揮使俾覘藩府令其練兵即有變先發後聞已卯六月貴部置北平七衛兵布城中逼王城盡柵端禮四門文皇計先擒貴貴死兵盡散

都指揮彭二亦未詳始所自起建文初為北平都指揮有威名靖難兵起殺謝貴二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餘人欲入端禮門文皇遣健卒麗來興丁

遜國名臣

卷五

六

勝格殺二

北平都指揮使馬宣靖難兵起殺張昺謝貴宣巷戰不勝東走薊州起兵西逆戰不利退守薊州出城再戰又敗被執罵不絕口死

北平行都司都指揮朱鑑守大寧靖難兵至諸將陳亨房寬皆降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文皇檄中所謂萬段凌遲處死者即鑑也

大寧大將十萬謀勇自負效死無恨每戰輒先發靖難兵畏萬萬部將陳亨欲降燕畏萬不敢發文皇

貽萬書盛稱萬極詆毀宗緘識牢密召所獲大寧卒

解縛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

之怪問守者曰彼何為得此守者曰遣歸通密書于

上都司卒跪告守者曰我得偕行請惟命無庸賞我

守者為請得俱遣竟不與賞不得賞者至即發其事

劉貞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疑萬執下獄籍其家

其間吳高亦類此未幾亨竟降貞遁遼東大寧相繼

不守矣今寧陽侯者即亨後也

都督廖鏞巢人祖永忠以開國功封德慶侯父權嗣

遜國名臣

卷五

十九

封鏞以適子任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靖難後上

以廖侯兩子鏞與銘嘗授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

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上怒令

軍校收孝孺孝孺杖衰絰至闕下大哭上益怒令

以刀抉其口兩旁至耳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日罵聲

不絕廖兩子拾遺骸葬聚寶門外山上甫畢廖氏亦

見收兩子遂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錦衣鎮撫司奏獲

鏞銘送刑部論死鏞弟鉞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俱

謫戍邊鏞母東甌王長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

都督孫岳建文中充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修戰守器械撤寺材爲戰艦樓櫓戈甲咸有法列寨淮西水陸有備靖難兵竟從下流渡淮至盱眙金川門不守岳猶堅守中都永樂元年法司劾岳逮至京宥安置海南

都指揮瞿能不知何許人驍勇有名建文卽位從李景隆爲裨將戰敗白溝河諸將皆狼狽走能父子獨力戰歿精兵萬餘人皆歿或曰能通之子

錦衣衛指揮使宋忠智勇有名洪武二十九年百戶

遜國名臣

卷五

二十

有論歿者非其罪也忠疏救百戶御史劾忠上曰忠率直無隱爲人請命何罪爲并宥百戶戍邊建文元年三月勅忠以都指揮總邊兵三萬屯開平盡簡燕府護衛壯士從忠聽忠節制北平有永清左右衛左調屯彰德右屯順德都督徐凱屯臨清耿獻屯山海與忠相犄角約北平藩閫張昺謝貴長史葛誠爲內應文皇殺昺貴誠起兵忠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文皇曰宋忠握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遂率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

來獲謀言忠謂諸將士家在北平者並爲燕府誅

滅盡努力復家讐報國恩文皇急令其家人張故旗幟爲先鋒呼其父兄弟相問勞家無恙輒喜罵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忠倉卒列陣未成文皇一麾渡河大戰敗奔入城被執歿子謙鎮南衛指揮使靖難後謫戍邊年十六賜歿

北平都指揮使余瑱與謝貴密謀不遂貴歿瑱走居庸關宋忠承制令瑱守關瑱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文皇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得此

遜國名臣

卷五

二十一

可無北顧憂瑱若據此拊我背宜急取緩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令指揮徐安鍾祥千戶徐祥等擊瑱瑱且守且戰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忠忠兵又敗同被執不屈歿

北平都指揮彭聚與孫太副宋忠守懷來忠敗聚力戰歿當是時諸將校爲靖難兵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發憤歿大半不可考矣

都指揮使孫太從宋忠戰懷來先登頗有斬獲靖難兵擇善射者並射太中矢流血被甲慷慨裹血力戰

奮呼陷陣死。

都指揮莊得建文初隸宋忠麾下懷來之敗惟得一軍獨全盛庸戰夾河得力戰助廟斬譚淵已而靖難兵勁騎乘暮掩擊得力戰歿。

江西都指揮使陳質建文初充叅將守大同陞中府都督同知靖難兵出懷來質以西師助宋忠忠敗退守大同靖難後被執不屈歿。

都指揮楚智驍將也從曹國公統騎卒遇靖難兵輒奮力戰夾河之役被執不屈死。

遜國名臣

卷五

三

都指揮張皂旗者不知其名力挽千斤每戰靖難兵輒揮皂旗先登軍中呼為皂旗張轉戰山東屢有俘馘至夾河力戰歿猶執皂旗不仆北軍皆異之。

指揮王資有膂力善騎射靈璧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將兵敗輜重芻糧委棄狼籍不能獨完遂被執遣還京走鳳陽從徐知府防禦靖難後追罪廢死。

揚州衛世指揮崇剛靖難兵起剛練兵繕濬城濠御史王彬倚任之兵至專以城守事屬剛晝夜不解甲同列懷貳心者忌剛畏彬不敢發及彬被執為徐政

所縛張本又素不喜剛剛亦不屈而歿。

指揮趙諒鄂國公外孫其母與孝康皇后兄弟也壯勇知兵建文元年以諒為留守右衛指揮僉事信任之諒能效職無私交未逾月靖難兵起諒時奉密命往來諸將軍中督察壬午秋常宗人並得罪諒亦坐廢憂懼卒。

指揮宋瑄鄆國忠顯公晟子也靈璧之戰披甲躍馬先登斬首數級已而諸營兵敗瑄猶格鬪力屈死靖難後晟功名大著封西寧侯卒永樂六年兵部上侯

遜國名臣

卷五

三

諸子孫名乞嗣封瑄子本晟長孫宜嗣上惡瑄令瑄弟瑄嗣侯瑄尚安成公主瑄弟瑄尚咸寧公主瑄罪廢瑄嗣侯沒於土木。

指揮張倫勇悍負氣常喜觀古忠義事建文元年薊州衛官起兵攻北平不克死倫聞之發憤合兩衛官各率其兵南奔結盟報國初從景隆已而從盛庸有功靖難後死。

薊州衛鎮撫曾濬同馬宣守州城靖難兵攻之不能下招之降不肯出兵力戰兵敗為張玉所執不屈死。

衛鎮撫楊本中牟人。或曰處州人。初爲太學生。精於遁法。建文元年募才略之士。本應募。兵部試授錦衣衛鎮撫。時吳王撫軍觀兵。及登將臺。見大水森然。平階。一軍皆不見。本曰。此水遁也。及帥師北向。本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遂破之。景隆忌本不上其功。已而本約日自戰。諸軍爲後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園瓜。我輩種得熟。乃被別人採去。邪。竟擁兵不救。本上疏略曰。刑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於盡忠。忘君虐民。

遜國名臣

卷五

舌

者不可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督袁宇與耿炳文喪軍士二十萬於燕地。皇上憐其爲太祖故舊。不忍加刑。又曹國公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兵馬無限。皇上責問。乃歸罪羣下。乞假臣爲大總兵。用能官一員。召募義勇。招撫軍伍。凡先鋒叅謀軍政稽考等官。臣自當保果。仍特命親王爲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於塗炭。奠宗社於泰山矣。本遂帥孤軍獨出。被擒繫北平獄。後文皇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動搖。索本殺之。文皇大怒。

曰。本有才略。予且欲用本。奈何殺之。本頸後無髮。力戰有功。而爵賞不及。

燕山左護衛千戶倪諒。上變告府中。車府中官旗盡逮。詔獄于諒。周鐸皆伏誅。沒產。壯者戍瘴鄉。幼者刺離間親王。字充錦衣鞍轡局。幼軍靖難後。諒死之。所鎮撫周拱元。湖廣沅州人。少讀兵書。出入辰沅蠻中。相交易蠻人信之。建文元年。應募入京。試騎射。答策。授錦衣所鎮撫。軍前差遣。占候輒中。主將令引步兵防餉舟。靖難後死。

遜國名臣

卷五

舌

兵部尚書鐵鉉

鐵鉉，鄧州人。洪武中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奏對詳明。上喜，賜字鼎石。藩府坐法，刑官久鞠不能奏當。上屬鉉立決。上益喜，凡兩法司疑獄，盡屬鉉。未幾陞山東叅政。建文二年，李景隆駐德州，鉉督餉，飛芻挽粟，水陸並進，軍興不乏。五月，靖難兵圍濟南甚急，鉉暨徐將軍盛統兵高僉憲宋叅軍張都統王太守王府校等悉力防禦，令軍民詐降，開城門候。文皇入急，下鐵板幾中，比出戰，令軍士噪

遜國名臣 卷五

五

罵。文皇窘，大怒，攻至秋七月，不能克，舍之南去。宋叅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實多。郭布政輩書生大叅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舍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大叅公便宜署部號，令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浦間素稱驍勇，大叅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大叅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

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於德州，城守三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西亭，犒問辛苦，述賦賡歌，激發忠義。未幾，又有東昌之捷，建文以却敵之賞賞鉉，進布政使。再陞兵部尚書，叅盛庸軍務，賜金幣，誥命封三代。鉉入謝京師，賜宴饋粟肉。小河之捷，中原震動。文皇欲北還，以諸將言再戰得勝，遂長驅渡江。鉉感憤，欲自裁。

遜國名臣 卷五

五

文皇登極，鉉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領，斃其體。至死，罵不絕聲。時年三十七。子福安，戍河池，康安先卒。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安置海南。

禮部侍中黃公

黃觀字瀾伯貴池人初從父贅姓許幼穎敏受學元黃學時歿節觀益砥礪嘗築翠微書舍讀書洪武二十四年會試禮部第一廷對禦戎策擢進士第一授官翰林復黃姓累陞尚寶卿禮部右侍郎建文中改侍中掌尚寶司事與方齊並見信用文皇索齊黃時觀草詔極其詆斥建文四年觀奉詔募兵上游并督諸郡勤王至安慶聞變觀痛哭謂人曰吾妻翁有志節必不辱招克葬之江上明日家人奔自京師言

遜國名臣

卷五

天

翁夫人與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翁持釵釧佯使出市酒殺遂急携二女率家屬十餘人投通濟門橋下死觀至李陽河既聞建文遜去即朝服東向再拜亦自投羅刹磯湍流之中籍其家逮及烟黨柯暹初為觀傳秘不肯視人後三十年縣尹清江龔守愚於觀故址立祠祀之今金陵賽工橋側亦有翁夫人暨二女墓祠

禮部尚書陳公

禮部尚書陳迪字景道宣城人洪武八年薦辟為郡學訓導嘗為郡草萬壽賀表上覽而異之十二年近臣薦召為翰林編修十八年陞侍講預修大典二十四年陞山東左叅政二十七年內艱二十八年陞雲南右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諸夷煽亂迪率土兵擊破之捷聞賜金幣三十一年建文即位改官制定六部一品免尚書鄭沂等徵迪為禮部尚書建文二年知貢舉三年加太子太師辭兼俸靖難

遜國名臣

卷五

天

兵起與黃子澄等上疏陳大計迪受命督軍儲於外過易未嘗入聞變即赴京師文皇繼統召迪責問迪慢罵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迪叱勿言罵不絕口割鳳山等鼻舌熬熟食迪迪唾之益指斥遂俱凌遲死既歿人于衣帶中得詩有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貳心又有五噫詩並悲烈蒼頭侯來保者拾其遺骸歸并縣計家橋共熙初詔釋迪宗姻戍邊者還鄉給產業成化壬

寘郡人祀諸鄉賢祠甲辰郡守涂觀復于迥故居立祠祀之後湮廢嘉靖乙未驗封郎中李默謫判寧國復置祠祀郡人私謚曰靖獻默文學才行表著一時仕至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丙辰春為趙文華所誣逮詔獄卒

李贊曰陳迪蒼頭侯來保當附

遜國名臣

卷五

三

刑部尚書侯公

侯太直隸南和人靖難兵起太督餉山東濟寧不守輜船陷沒還京建文四年又出淮安總軍餉得便宜行事文皇即位太至高郵與其隸上高茅卯仔同執下錦衣獄是年七月死弟敬祖子玘皆論死籍其家幼子京兒永樂九年尚繫錦衣獄

遜國名臣

卷五

三

刑部尚書暴公

刑部尚書暴昭，山西人，為北平參政。未幾，遷刑部侍郎，充北平採訪使。甫至境，聞變，亟走歸聞。上建文元年，設平燕布政司於真定，陞昭刑部尚書，掌司事。平安諸兵敗，召歸京師。靖難兵入，出亡被執，見成祖，抗罵不屈，去齒，截手足，罵不絕口，至斷頸乃已。

遜國名臣

卷五

三

吏部尚書張公

附毛大

張統，字昭季，陝西富平人。父川，文行知名。統，洪武中舉通經，為東宮侍書，才識通敏。太子器重統，洪武十二年冬，陞通政司左參議，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出為右參政，陞辭。上賦詩二章賜統，歷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典儀經費，程度悉統裁定。夷民孚說，遠邇奠安。是時雲南寓賢董倫、王景韓宜可輩，不問識不識，皆厚恤之。以故，遷謫至者如歸。二十六年三月，秩滿入覲，治

遜國名臣

卷五

三

行為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歡忻，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爾仍治黔南。汝往欽哉。賜宴及道里費。三十一年，召為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時建文旁求遺逸，日集闕下，率命統試鑑識精絕，各當其材，會修太祖實錄，被旨試翰林編纂官。考第高下，統得楊士奇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

文辭之工也。奏第一授王府審理副靖難後召統及戶部尚書王純諭曰卿二人久事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制者直告朕無隱統出遂自經吏部後堂死時吏部侍郎毛太亦死太文章政事皆優所交並中朝俊彥靖難兵起數上封事條方略故張統歿太亦歿統嘗為雲南公解詔曰公解廣三十七丈袤百丈有奇段氏時稱東府元為行省皇明底綏萬方以洪武壬戌戡定雲南就置布政使司屋宇階庭雖有

遜國名臣

卷五

三五

成績較之華夏則規模差陋唯堂與寢其製頗精緻旋榮累節軒翬峻起但歷歲已久柱傾瓦漏者屢矣周廡之外儀以重門功緒甚略意精者其舊貫而麤者元之改作也東瑛左右司以下西瑛管勾廳以下屬寺悉附焉統備員以來旋拒烏合之徒內訌而外叛兵既未休饑疫隨之日不暇給者凡五年歲丙寅始克儲材明年冬撤其堂而新之正六楹楹圍五尺棟九架而衍其前脊高四尋簷殺脊之半以強越二年再治材且因且革門寢暨經歷司始成其外門兩

廊仍未易也初令有司計木之數與巨細若戶力之盈朒差而賦之轉致不立期一從其便其興徒也較四州十一縣夫之壯者每一州縣均作三四番每番期十日乍作乍輟不敢妨其務不敢竭其力遷就數踰年而迄未畢工如是乎其艱且滯者何哉蓋兵民之役有征有屯有築有餉其大者如此其小者未可枚舉故不得已為是迂拙之政誠不忍更促之也竊嘗論之雲南於古為荒外不治之地山林幽阻民俗草昧各種各部如蜂蟻然無教令等威之制無官室

遜國名臣

卷五

三五

服用器業之資生理既不足係其心又奇險可以容惡是以樂縱恣而安悖亂苟束之以法而強之以不能彼不惓然相噬則快然而長往矣昔在漢晉雖嘗設官亦即其要會而領之隋唐間頗置州郡皆不過羈縻而已固未嘗如中國閭井其人也元以四夷氣類相近因而撫之為宜然其弗靖者猶爾也是以志烈之士非不欲草薙而禽獮之顧其勢有所不行亦噤齟久之乃已徐而思之有如耐饑渴習霧露乘高走險殊歿而不顧者乃其所長然而性多荒惰暗事

機素無節制之可守。雖則易合亦復易離。智者察此則知所以制之矣。必有人焉才兼文武而道濟方域。曰德曰威曰廉曰信。兼此四者而事不定人不安。吾不信也。故當無事則宜佚蕩簡易寬小過守大綱。如班定遠之言。或有蝨賊則乘其未滋。霆衝電激指而中之。以懲其餘。斯亦攻心伐謀之大端。夫如是良怖急者可床下伏矣。敬告來哲。誠不知所以裁之。洪武二十三年庚午閏四月十有八日。

李贄曰：洪武初年，却有如此好人才。

遜國名臣

卷五

三六

戶部尚書王公

王鈍，字士魯，太康人。洪武十年舉秀才，授主客主事。後復舉明經，授大名通判。屢遷福建叅議、叅政，坐轉漕不給，當罷。特宥，召遣持節諭撫麓川平緬，却贈金。或曰：夷且疑貳，奈何？鈍受之，悉輸雲南省藏，還陞浙江左布政使。建文初，陞戶部尚書。靖難兵至，鈍踰城走。後召見，曰：爾向輔建文，間朕骨肉，今何顏邪？鈍頓首謝，命致仕。月給尚書半俸。永樂元年六月，鈍上言：軍令屯種數事，皆從之。復命往北京、山東撫綏軍民。

遜國名臣

卷五

三七

經理屯戍二年四月仍浙江布政使與勅致仕卒子噩官至戶部侍郎

或曰：王鈍安得列名臣？李禿翁曰：卽其受贈金，悉輸省藏一節，便可稱大臣。特名臣云爾哉。受贈金所以撫夷，毋使疑貳。輸省藏所以奉公，非直爲絜大臣之道如是而已矣。其得與張統嚴震直等同居六卿之長，有以也。然張統歿於部堂，王鈍不死，文皇亦卒聽受其言而時時用之，則張公若不死亦未必不全身以退也。然王公之得全者，幸也。抑

或有見於張公之既歿遂憐而曲全之耶要之到此時而死後矣不死於靖難兵至之日則當如解縉胡廣楊士奇輩之勸進未有隱忍在列待詰問而後死者非余之樂勸人死也樂其能處死耳官至六卿之長在職又已多年豈解縉諸人居下列者比乎吾謂張公當請老於建文即位之二年

遜國名臣

卷五

三八

工部尚書嚴公

工部尚書嚴震直烏程人洪武五年起家布衣歷陞工部右侍郎進尚書二十六年鄉民訴其弟姪不法上付震直訊報具獄上以為不欺赦其弟姪已而坐事降監察御史二十八年陞右都御史復為工部尚書洪武三十年二月震直上論兩廣鹽法得行江西安贛吉臨諸府震直質直勤敏上數稱之時時賜食復其家靖難兵起震直督餉齊魯間兵敗為北兵所縛置布囊兩馬夾昇至北平建文遜位後復為工部尚書奉使安南至雲南見建文悲愴不食吞金而死

遜國名臣

卷五

三九

一第... 野... 續修四庫全書 第 0 頁

戶部侍郎卓公

戶部侍郎卓敬字惟恭瑞安人七歲時相工曰此兒骨髮殊異必為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實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兕牛馮之歸比入門乃黑虎也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陞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

遜國名臣

卷五

四

能察建文覽奏大驚翌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邪建文默然文皇即位責敬不奉迎怒欲殺敬而憐其才謂廣孝曰諸奸臣皆欲首先害朕唯敬諫徙封內地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囊取物耳使敬言誠用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敬遂死敬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夷三族文皇帝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唯得一卓敬後四十年劉球傳其

事私謚曰忠貞敬立朝慷慨莫偉美丰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察詩文峭拔磊落所著文集五十卷

遜國名臣

卷五

四

黃盧郭陳胡徐六公

禮部侍郎黃魁與陳迪黃觀共事魁行古雅有文學習典禮迪觀皆敬愛之靖難初不屈而歿

戶部侍郎盧迴浙江仙居人為人疎爽不屑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酒飲酣輒長歌人或謂其狂既仕顧折節恭慎靖難後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或曰盧珙

戶部侍郎郭任丹徒人廉慎有吏才調兵食軍興不乏靖難兵入金川門任不屈死子經亦坐死少子金

遜國名臣 卷五

山保成廣西嘉靖中鎮江知府劉儲秀祀之鄉賢祠

兵部侍郎陳植廬江人元舉河南鄉試不仕洪武間起為吏部文選司主事歷官兵部侍郎靖難兵至植

受命督師江上有督將密議降者植責以大義督將恨之遂遇害督將率眾奉迎自陳邀賞文皇立誅

之具棺斂植遣官護喪葬於白石山植宗人大懼皆變姓名走匿無敢會葬者

刑部侍郎胡子昭字仲常大足人初名志高嘗經術性方介從學方孝孺游漢中蜀獻王重子昭

詩以明經儒士薦為榮縣訓導建文初陞翰林檢討

又陞山東按察僉事進刑部左侍郎建文四年九月死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

年四十一父復初母郭氏皆年八十餘并其子五人紹續繼等皆謫戍正德中巡按御史熊相立祠祀之

兵部侍郎徐屋字宗實黃巖人以字行聘授風紀官屋以草茅愚孱辭授卸陵簿謫淮陰驛丞郡邑士多

所造就召見獎諭屢聘主文衡陞蘇州通判擢兵部右侍郎靖難兵起奉使招集兩浙義勇明年建文遜

遜國名臣 卷五

位去屋家覆没于京師屋義槩侃然杜門終老

續藏書卷五終

續藏書卷六目錄

遜國名臣

景清

茅大芳

陳性善

胡閏

劉端

王高

鄒瑾

遜國名臣

卷六目錄

一

彭與明

盧原質

薛崑

廖昇

周是修

王叔英

附 盛希年

王良

董倫

王景

唐思士

高遜志

張顯宗

附 楊璉 房安 呂昇

樓璉

王達

高巍

宋徵

遜國名臣

卷六目錄

二

劉伯完

黃鉞

附 楊福

龔太

韓永

陳繼之

戴德彝

韓郁

魯鳳韶

王彬

董鏞

葉希賢

魏寃

甘霖

王度

鄭公智

尹昌隆

巨敬

遜國名臣

卷六月錄

三

王良

程本立

附 沈壽康

胡子義

林嘉猷

鄭居貞

續藏書卷六月錄終

續藏書卷六

遜國名臣

御史大夫景公

景清陝西真寧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二人初領鄉薦遊國學同舍生有秘書清請之不肯與清固請請以明旦即還而書生且往索書清曰吾不知何書吾不假書于汝生忿怒訟之祭酒清即持書往見祭酒曰此清所誦書即誦書徹卷問生生不能誦一詞祭酒叱生生退清即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

遜國名臣

卷六

一

故相戲耳清初赴舉時過宿淳化主家主家有女為妖所憑是夜清在而妖不來女詰之曰吾避景秀才清也女以告父父追及清語之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歸粘其門妖遂絕清試禮部第三錄詩書二經入翰林三載改監察御史三十年春召見嘉其才命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與實俸出川陝巡察私茶建文即位擢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文皇繼統方孝孺練子寧等都死而清獨委蛇侍朝人以其素頗疑之一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

急。文皇已疑清及朝，清獨著績，遂收清，得所帶劍，不屈而歿。是夕，精靈迭見，族其家，已而時入殿庭，爲厲。又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

遜國名臣

卷六

二

都御史茅公

都御史茅大芳，太興人，博學能詩文，少有奇名。或贈之詩曰：陸機此日能爲賦，賈誼何時復著書。洪武中，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高廟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甚厚。大芳感激，額其堂曰：希董方孝孺爲記。稱大芳志意偉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諂。建文卽位，擢右副都御史，靖難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

遜國名臣

卷六

三

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建文四年八月，死。子順童道壽，文生並論死。三孫添孫歸，生死獄中，有希董集五卷，行于世。

都御史陳公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洪武十八年進士上見性善疑重謂侍臣曰性善君子人授行人司副入翰林為檢討初誠意伯劉基卒命李鐸往取其遺書基子璉即出觀象玩占石室中書從鐸詰闕上之性善善楷書召入便殿繕錄上威嚴進見者惶汗手顫不成字唯性善動止安雅書法端正上悅賜性善酒是時威謫叵測性善留竟日家人以為歾矣比出大驚喜久之超陞禮部左侍郎薦薛正言

遜國名臣 卷六

四

輩雲南布政使韓宜可隸謫籍性善薦起為副都御史皇太孫在東宮時熟聞性善名及即位獨召性善賜坐問治天下之要性善所言悉從然施行未竟輒為有司所更性善請見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既僭塵上聽許臣必行未幾輒改所謂為法自戾何以信天下靖難兵起改性善為副都御史監軍建文四年三月辛巳戰靈璧敗績與彭與明劉伯完王資皆被執文皇縱之歸性善衣朝服躍入河歾後加追戮家徙邊已而赦還

大理少卿胡公

胡閏字松友鄱陽人博學修行高皇征陳友諒至鄱陽吳芮祠見壁間題竹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高皇問祠中人此誰詩對曰里中儒生胡閏立召閏見置帳前久之官督府經歷建文中以直諫知名遷右補闕尋進大理少卿靖難兵起數與齊黃議軍國事壬午七月不屈歾籍其家子傳道論歾傳慶謫戍邊一女得釋歸貧甚無倚鄉人競遺錢穀曰此忠臣女也旬日饒足嘉靖初

遜國名臣 卷六

五

提學副使邵銳祠之學宮

大理丞劉公王公

大理寺丞劉端，南昌人。建文二年進士，驟遷大理寺丞。靖難後，與同邑王高並坐縱方孝孺，息樹陰，削鼻而終。高與端同年進士，又與端同官。右二賢皆是並坐縱方孝孺，息樹陰，削鼻而終者，又是一樣死也。

遜國名臣

卷六

六

大理寺丞鄒公

鄒瑾，吉安永豐人。洪武二十七年，遇金華王紳，紳稱瑾志篤才敏，議論磊落可嘉，忠義人也。洪武末薦至京，建文二年為大理右寺丞，靖難後不屈死。

遜國名臣

卷六

七

大理寺丞彭公

彭與明萬安人貢入太學洪武二十五年授兵科給事中陞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建文元年陞湖廣按察僉事尋陞大理右寺丞與明廉勤律已剛毅敢言敏達能斷四年擇中朝官知兵有風裁者出江北督察諸將與明為眾所推遂出淮西至靈璧會何福戰敗為北兵所執文皇遣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慚憤裂冠裳棄官變姓名而隱不知所終

遜國名臣

卷六

八

太常少卿盧公

盧原質字希魯浙江寧海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孝孺遺原質詩曰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異才好與青蘿居士說今年文運屬天台二十三年丁外艱賜傳奔喪二十八年陞太常少卿事建文累有建白靖難後召見不屈歿族其家

遜國名臣

卷六

九

大理少卿薛公

薛崑閔鄉人有口辯建文三年以鎮江知府為大理左少卿是年方孝孺建議草詔令崑賚至北平又作宣諭數千言刊印千紙付崑令密散北兵諸將士崑見成祖曰上言殿下且釋甲謂孝陵暮即旋師成祖叱曰事至此尚誰欺左右請殺崑成祖曰天子命使也釋之歸靖難後免崑死謫廣西

遜國名臣

卷六

十

太常少卿廖公

廖昇湖廣襄陽人不知其所以進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王紳輩友善洪武中為左府斷事上知其賢二十九年六月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正月勅修高廟實錄昇博雅有史才朗達負氣書靖難兵事語多據實聞忠誠伯等自龍潭還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都御史陳瑛奏昇與黃觀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瑋皆不順天命效死建文計其存心與叛逆等並宜追戮上詔勿問

遜國名臣

卷六

十一

衡府紀善周公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少孤力學舉明經為霍丘學訓導入見太祖問家居何為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太祖喜擢周府奉祀正逾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陞紀善建文元年王有過盡逮府吏詔獄是修以嘗諫勸得免改衡府紀善衡府者建文之弟當是時衡王猶未之國是修留京預修纂翰林好薦達知名士陳說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為動靖難師渡江遜國名臣

卷六

十三

宮中自焚是修留書其家別友人江仲隆解縉胡靖蕭用道楊士奇付以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死死年四十九文皇繼統都御史陳瑛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是修常曰忠臣不以得失為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為慮故其行無不果因取先代及近世忠節遺事輯為觀感錄朝夕省覽

李禿翁曰周先生猶勝王先生良多

翰林修撰王公

翰林修撰王叔英字原采台州黃巖人洪武二十年薦起為仙居訓導三十年改海安府學陞漢陽知縣有惠政嘗遇旱虔禱不效遂絕食天大雨復祈晴遂霽建文初方孝孺欲復古井田叔英貽書力阻之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者尤難子房之於漢高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漢文不能用其才者也方今明良相值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于古而

遜國名臣 卷六

十三

難行于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而行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召為翰林修撰靖難兵至淮上建文遣使四出募兵叔英奉詔行至廣德聞上已遜位即慟哭會齊泰奔叔英曰泰貳心矣急擒泰至密問之乃相抱哭相語共圖再舉已而知不可為乃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衣裾間自經于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末有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之句又題其案曰

生既久矣，未有補于當時，亦徒然廢無漸于後世。妻金安人，繫獄，二女赴井，死祠山道士盛希年收葬。叔英于本州城西五里之地，正統中楊士奇題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墓，士奇叔英所薦起也。成化中州守莆田周瑛封植表識之。嘉靖中鄒守益謫爲州判官，立祠奉祀。太平知縣曾才漢又建忠節祠祀叔英妻并二女，又有貞烈祠在黃淡壘上。

遜國名臣

卷六

古

翰林修撰王公

王良字敬止，吉水人。建文元年江西發解第一，明年舉禮部廷試策最優，以貌不揚易胡靖第一，良第二。李貫第三，並授翰林修撰。如洪武十八年故事，良初聞靖難兵起，輒憂不食，日羸憊。及渡淮，閉門涕泣不已，諛妻子服毒死。建文哀其忠，遣禮部侍中黃觀論祭永樂初。上出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令解縉等編閱，留軍馬錢糧數盡，焚諸言語干犯者，因從容問貫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上曰：爾以是爲美邪？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家有事時，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于建文者，惡導誘建文壞法亂政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當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貫遷中允，坐累繫獄十年，竟死獄中。貫亦吉水人。

遜國名臣

卷六

十五

侍郎學士董公

董倫字安常恩縣人僑居宛平質直有文學從游者稱爲貝川先生國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寧寧薦倫洪武十五年遣使徵爲右贊善事懿文太子十八年擢左春坊大學士太子卒出爲河南左叅政上封事數千言又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上擢伯衡陝西右叅議三十年誥誤免官典教滇南建文在東宮憐其老且遠去賜白金若干鎰及卽位召拜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賜御書怡老堂扁及孫儿玉鳩

遜國名臣 卷六

杖各一倫上表謝畧曰桓榮設几杖於太常不聞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于神道未見几杖之頒自今將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顛連之嘆或曰此孝孺代筆也時解縉謫河州衛吏與倫書祈援倫左右縉得召還爲待詔倫爲人質直敦厚建文間屢懇言宜親睦宗人不聽靖難後倫年八十餘令致仕出京悒悒成疾數日卒

董倫王景皆從雲南謫籍而起至于六卿長貳爲

朝廷侍從左右親密近臣者也建文真若主矣今王景不歿董倫至勒令致仕乃悒悒歿是均之不歿歿也夫歿豈人所欲哉然居此地到此時安有不歿之理也建文二年廷試一榜胡廣第一親改名靖其二王良以貌嫌似于建文未爲知己反烈而歿如此可敬也夫若第三名李貫曷足道哉今董倫王景等吾若擠之使與李貫等並則有人品有文學實亦非其等夷或曰此列建文時諸名臣書也何必以歿爲重乎若專重歿節則直曰遜

遜國名臣 卷六

國忠臣可矣何以曰遜國名臣也卓吾子曰予因惡夫爲李貫者幾錯會了鄭端簡公一場主意

侍郎學士王公

王景字景彰松陽人洪武初起家懷遠教諭歷知州山西參政謫雲南建文召景為知縣留與修高廟實錄母憂去服闋吏部尚書張統為雲南布政使時知景薦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講充總裁官靖難後進學士時言建文崩上問景葬禮景頓首言宜用天子禮上從之景博學能文章善書

遜國名臣

卷六

六

翰林侍講唐公

唐愚士名之淳以字行山陰人建文二年勅翰林侍從之臣方孝孺等集數千載經史中事為一書又命舉優通文學之士孝孺首薦愚士愚士時寓金陵為李景隆子師立召為翰林侍讀賜冠帶令與孝孺俱領修書事進講前漢書愚士父肅仕國初應奉翰林文字以故愚士得通游公卿間宋濂稱其文迨肅謫歿臨濠愚士奉喪歸葬求父遺文雖荒郵敗壁高崖斷石靡不纂錄什襲時時伏讀聲甚淒切聞者皆掩涕愚士長身巨鼻博聞多識為文蔚瞻尤長于詩翰洪武中數從景隆徧游燕薊秦周所過廢都舊邑名賢古帝遺跡輒為詩歌論記性喜飲酒酒酣高談傾坐晚得官近侍未幾病病愈復起明年病甚比卒遺言請銘孝孺愚士貧無他宗族喪事數千百緡倚辦景隆孝孺為聞上詔有司給舟歸葬

遜國名臣

卷六

七

少卿學士高公

高遜志字士敏，蕭縣人。元末僑寓嘉興，好問學，嘗侍父宦遊吳中，受業宣城貢師大鄱陽周伯琦，遂昌鄭元佑為文深純典雅，成一家言。年二十五為鄞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入翰林為編修，累遷侍讀學士。建文時遷太常右少卿，兼學士。庚辰會試，與董倫為考試官，所舉士胡靖、吳溥、楊子榮、楊溥、胡濙輩，靖難後皆為名臣。遜志存沒不可考，是科同預較藝者，右拾遺朱逢吉、編修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遜國、名曰卷六

字

旭，張秉彝監試御史，王度、俞士吉皆一時之選，惟惠仲、王度歿難，餘皆位如故。

國子祭酒張公

張顯宗字明遠，汀州寧化人。少喪父，母黃守志訓教。顯宗以文學著名，洪武二十四年進士及第。二十九年以編修陞太常寺丞，賜衣一襲。三十年署國子祭酒事，建文即位為真，上便宜數事，學政一新。壬午正月陞工部右侍郎，靖難兵至淮，顯宗奉詔起義。兵江西募民出粟給軍餉，六月還復為祭酒。靖難後江西兵執顯宗及布政使楊璉，按察使房安僉事呂昇至南京，謫顯宗等戍興州，後平交趾起顯宗為左布政使，勞來撫戢，夷民安附。永樂七年卒于官。顯宗性行孝友，政事敏達，時以文學飾吏事，會交趾初平，人情未定，清林知州王賦武寧知州魏思善能奉行顯宗約束，皆有惠政，並卒于官。

卷六

主

翰林侍講樓公

樓璉字士連，金華人。常從宋濂學。洪武中以儒士召，歷官至監察御史。謫戍雲南，建文嗣位，屢下詔求賢。璉以文學舉入翰林，為侍讀。靖難兵入，命方孝孺草詔，孝孺哭且罵，授之筆，擲諸地曰：「身可死，詔不可草。」改命璉及王景璉，惶懼不敢辭，歸而憤悶。妻子曰：「得無傷方先生邪？」璉愧曰：「我受刑猶可，正恐累及爾輩耳。」遂巡一夕自經死。

遜國名臣

卷六

三

侍講學士王公

王達字達善，無錫人。洪武間為大同訓導，過北平，私上謁。成祖喜，禮達。建文末，薦陞國子教職。靖難後，姚廣孝又薦達。陞翰林編修，再陞侍講學士。達謙和恭慎，能詩文。上嘗問達建文君事，對曰：「建文君亦可與為善，顧輔導非人耳。」上終薄達。一日達侍問，達十難字，達識其八。上曰：「朕更有難字難汝達懼，服銀屑灰。」上顧憐之，命有司歸其喪。或曰：「達草靖難登極詔，或曰：「草詔者括蒼王景學士也。」

遜國名臣

卷六

三

參軍斷事高公

高巍山西遼州人，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孝行旌，授前軍都督府左斷事。建文即位，知州王欽應詔辟巍赴銓曹，上書論政事，其一曰：太祖有文王純一之德，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百男君王，上齊三代分茅，胙土先據形勢，陝西百二山河，其人悍勇，西隣土番，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其人剛壯，所謂山西將者是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遜國名臣

南冀州真保，順平大名，諸府所謂柔土之野，地里坦平肥沃，供賦饒衍，北雖沙漠不毛，廣蓄馬羊，其人耕不蠶，皮衣肉食，弓馬是務，遼金殘元，藉之興業，故以燕府王之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玄德諸葛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充寧遼谷代慶肅，星羅棋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過當，然太祖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故多驕逸不法，此我皇上所難處也。以臣愚見，若賢如河間東平，則下詔褒賞之，其或驕逸不法，如淮

遜國名臣

卷六

三

南濟北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然後合親王告○漢書文帝時，用河間王，其後，文帝曰：『此王也。』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修身齊家，宣父明訓，睦族和邦，帝堯盛德，惟皇上覽察焉。建文大奇巍，會靖難兵起，命從李景隆出師，參贊軍務。魏復上書言：臣願使燕，披忠膽，大陳義禮，曉以禍福，遂遣往燕。巍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云云：不報，景隆兵敗，巍自拔南歸。建文二年五月，遇鐵鉉于臨邑，相持慟哭，共誓效死。遂趨濟南守城，拒退靖難兵。巍作賦志喜，有曰：至濟南而後圍，思張巡之忠，堅幸遇知已之鐵相，更從英輩以雲聯，若徐將軍之赴赴，盛統兵之桓桓，僉憲高公之糾謾，大參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府校之論議，斯文王肯構之勉旃，衆資羣策，屈力保全，盛統兵者，盛庸也，餘不可考矣。京城破，巍縊死。驛舍又有高不危者，仕建文時，歿。義弟宣，戍南海衛，或曰：不危，魏字也。

李贄曰：當時曷不以齊黃之任，任高不危，以李景隆之任，任鐵相等乎。

遜國名臣

卷六

三

經歷宋公監副劉公

宗人經歷宋徵不知何許人嘗與盧振謝昇牛景先數言耿曹諸將失律懷貳心靖難後縛至不屈死并殺其妻子

欽天監副劉伯完不知何許人洪武時重天官之學稍通歷象占步風角者咸得衣食于官凡有征討必選通知天文者從行伯完精於占候又諳回回曆法起疇人歷官欽天監副靖難兵南下在歷城戾軍中從何福戰靈璧敗績被獲釋還竟亡去莫知所終

遜國名臣

卷六

三六

給事中黃公

禮科給事黃鉞字叔揚常熟人以生員薦除湖廣宜章縣典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明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戶科左改禮科建文三年外艱方孝孺屏左右問曰北兵日南蕪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宜有以教我鉞曰三郡唯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不可鎮江指揮童俊狡猾不可測蘇州知府姚善忠憤激烈有國士風但仁慈有餘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

遜國名臣

卷六

三七

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于善善得書慟哭靖難兵至江上善受詔總蘇松常鎮嘉興五郡兵勤王以書招鉞鉞即日營募訖遂趣善所時童俊果以鎮江降靖難後詔暴善罪捕善急善麾下許百戶素親善縛善去邀賞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閉目三日求死或告鉞曰善款服已得宥鉞瞠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且少俟善事定吾死未晚脫善果不灰吾將下報希直遂復稍稍食是年七月十一日善灰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善哭曰君今與

希直同歿國，吾忍獨生乎？祀畢，給家人歸祭具，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歿時，北兵四出捕善黨，籍籍言且併錄鉞家親族，悉驚伏。鉞友人楊福具棺衾，日夜泣橋側，百方求鉞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福大哭，抱起易衣，體猶不潰，竟成禮葬之。福父濠，早奇鉞，鉞與福共學，福亦有古行。

李禿翁曰：卽此便見楊福古行矣，不必言福亦有古行也。此何時也？動卽誅歿，見卽綁縛請賞，至親皆避匿，恐後福獨哭立水傍，卒以禮從容殯葬其

遜國名臣

卷六

三六

屍。此實黃黃門一類人，全不以歿爲念者。使方正學早知而用之，安至今日觀黃黃門與正學對面數語，具見才識可以大用。

給事中龔公韓公陳公

都給事中龔太，字叔安，浙江義烏人。洪武十九年鄉薦，明年入太學，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試給事中。建文三年，遷都給事中。文皇渡江，太與妻傅訣曰：事至此，我自分歿爾。第携幼稚歸，否則俱溺井，無辱。俄宮中火起，太馳赴爲兵校所執，見文皇金川門，以非奸籍得釋。太自投城以歿。年三十六。子永吉，累官兵部右侍郎，改南京大理卿致仕。

戶科給事中韓永，陝西西安人。或曰浮山人。豐軀美

遜國名臣

卷六

三五

髯，音吐宏朗，每慷慨論兵，建文喜之。靖難後，杜門不出，召入見，不屈歿。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福建莆田人。建文二年進士，靖難兵起，建白多不遜，靖難兵入城，遂歿。父秀，母黃氏，謫戍甘肅，道歿。子徵，仔妻姚氏，女進奴，京奴，沒入官。弟余朔等，悉遠戍。

左拾遺戴公

戴德彛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三人。初爲翰林編修。三十年與張信並陞侍讀。上諭曰：汝爲侍臣，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建文中改左拾遺。靖難兵起，與方黃畫兵事。靖難後不屈死。

遜國名臣

卷六

三

監察御史韓公

韓郁未詳何許人。建文中上書言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爲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其心安乎此皆監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至此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旣廢湘王自焚代府被推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

遜國名臣

卷六

三

已久軍興輒乏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于轉輸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洋洋自得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幸少垂洞鑑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宗社幸甚不聽郁未詳其所終

李禿翁曰此或爲補鍋匠或爲河西傭或爲轉輪藏頂之二十餘人嘍嘍有聲者皆未可知也大臣

生事禍國一至此哉。絕可悲。嘆黃子澄齊太輩。雖寸斬亦終不足以謝天下矣。

遜國名臣

卷六

三

監察御史曾公

曾鳳韶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為御史。會燕王入覲。馳皇道入。且不拜。鳳韶侍班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之倫。由皇道不拜。太不敬。上曰。至親勿問。靖難兵起。鳳韶使北平。請罷兵。不報。靖難後。召復御史。不至。尋加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并子公望。

遜國名臣

卷六

三

曰。我死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自經。死。

監祭御史王公

御史王彬字文質，交州東平人。洪武中進士，起家爲御史，巡江淮。靖難兵至，彬與指揮崇剛共守揚州。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彬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彬外禦內防，七日不解甲，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靖難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縛。禮弟宗厚賂力士，誘其子出，會彬解甲浴，遂爲千戶徐政、張勝所縛，昇至城上投靖難兵中，不屈死。政遂出禮等于獄，與江都知縣張本開

遜國名臣

卷六

七

城門出降，正德中揚州祀彬名宦。

董葉魏廿四御史

御史董鏞，或作庸，不知始所自起，亦不知何許人。建文時，諸御史有志節效忠者，時時會鏞所，將校懷貳不力戰者，輒露章劾之。靖難後，爲衆所持，論死家徙戍邊。

御史葉希賢，或曰浙東人，或曰起家鄉薦，入臺侃侃自負。建文時，屢疏言兵事，又嘗劾耿李二大將失律，喪師靖難後，坐逆黨死。

御史魏冕，吉安永豐人，勁直有才氣。靖難兵至，有約開門者，冕率同僚十八人，卽殿前毆之，幾死。會輟朝，冕及鄒瑾大呼請速加誅，明日宮中火起，冕自盡。法官請追罪夷其族。

遜國名臣

卷六

七

御史甘霖，懷寧人。洪武丁卯鄉薦，爲御史，剛介敢言。中臺推重之。靖難後，被執求死，從容受戮。子孫相戒，不復求仕。正德中，知府胡纘宗祀之鄉賢祠。

御史王公鄭公

王度字子中廣東歸善人以明經薦為山東道監察御史卓有風裁疏十餘上多見采行靖難時李景隆累敗退保濟寧以盛庸代度密陳便宜是以有東昌之捷徵景隆還不誅反用事忌盛庸與度度稍踈斥二年夏靖難兵益急度請募兵未幾遂有小河之捷勅度勞軍徐州比還鳳陽不守方孝孺與度書相誓以死四年秋七月謫戍賀州坐語不遜夷其族年四十七

遜國名臣 卷六

三

鄭公智字叔貞台之寧海人力學好古工文辭方孝孺薦之蜀獻王召至成都王與語經史論詞稅王大說建文初侍孝孺至京尋舉賢良為監察御史靖難後坐方黨論死

御史尹公主事巨公

尹昌隆字彥謙太和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翰林修撰改監察御史建文即位早朝晏昌隆諫曰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以臨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今陛下嗣守大業固宜追繩祖武未明求衣乃溺于宴安日刻甚晏猶未臨朝羣臣宿衛疲伺廢業上下懈弛非社稷福也建文曰昌隆言中朕過禮部可即頒示天下靖難兵既南昌隆上言今事勢日去而北來章奏每以周公輔成王為言不

遜國名臣 卷六

三

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申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或有蹉便當讓位不失守藩若沉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為丹徒布衣不可得矣靖難後昌隆名在奸黨驅出就戮昌隆大呼曰臣曾上書勸讓位奏牘尚在可覆也于是檢奏有之上曰火燒頭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受禍不若是酷朕亦無此勞苦遂貸昌隆死亡何以為北平按察知事行戶部主事改禮部尚書呂震喜誦忌昌隆誣昌隆與谷庶人通謀遂論死沒其家後震病時時呼號乞

解曰尹相尹相妻子問故曰昌隆守欲殺我震竟死
監察御史巨敬平涼人伉直敢言建文中爲戶部主
事靖難後被逮責問不屈死其族

循臣

卷六

三六

按察使王公

王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三
年問燕國人罪從未減左遷浙江按察使文皇卽
位詔召良良集臬司諸印私第躊躇未能決妻問故
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爲男
子乃爲婦人謀乎遂餽良食置其子池傍自投池死
良歿妻畢自刎薪于戶寫遺囑付家人令妾抱幼子
往匿某僉事所遂舉火闔室自焚死事聞上曰死
本良分也朝廷印信良不得輒毀良毀印不得無罪
遂國名臣 卷六 三六
徙其家于邊台人陳遂私識良死事每談及流涕沾
襟正德戊寅浙江按察使梁材提學副使劉瑞改公
署東水鑑亭爲祠祀良
李禿翁曰良以問燕人罪從未減被謫則其人已
大有學識可任用矣文皇詔召蓋欲用之也良
與夫人乃從容以死夫人餽食與良先良而死良
殮祭夫人囑遺幼子畢然後死雖建文印信亦不
肯留一顆以與文皇嗚呼烈哉

按察副使程公

程本立系出伊川徙崇德與海鹽沈壽康友善洪武九年除秦府引禮舍人十三年補周府引禮官從王之國二十年春進長史從王來朝被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留家大梁從一僕去會歿可伐煽誘百夷為逆本立單騎入夷巢諭以利害諸酋落感說是冬諸夷復變帥潘沐英張統屬本立行縣典兵事且撫且禦本立不避險難山行野宿自楚雄姚安抵大理永昌鶴慶麗江往來綏輯民夷稍安二十

遜國名臣

卷六

早

五年英卒本立為文祭英宗人重本立請本立撰碑記述英功德三十一年奏計入京應天府尹向寶翰林學士董倫薦本立學行政事宜留徵入翰林充纂修官修太祖實錄建文三年實錄成改江西按察副使未至江西聞靖難兵入自縊歿後百三十年福建布政使吳昂刻其巽隱集于閩壽康洪武庚戌旌表孝子知縣王文禮敬之

僉事胡公林公

按察僉事胡子義刑部侍郎子昭弟也薦辟為威遠訓導歷蜀府典寶山東按察僉事聞兄歿辟世丹稜蜀獻王聞而憐之有二子竟棄去莫知所終按察僉事林嘉猷台之寧海人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徙雲南嘉猷徒步千里追別又行六千里至漢中師方孝孺孝孺得嘉猷鄭叔貞喜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二十九年以儒士校文四川累遷陝西按察僉事靖難後坐方黨逮至京建文四年九月丁亥歿

遜國名臣

卷六

四

叅政鄭公

鄭居貞徽州人洪武中以明經舉授鞏昌通判陞禮部郎中建文時為河南叅政永樂初坐方黨死于南京方孝孺之為漢中教授也居貞常以詩送之曰翩翻紫鳳雛羽翮備五彩徘徊千仞翔餘音播江海於焉覽德輝濟濟鏘環佩天門何差我羣仙久相待晨沐晞朝陽夜息飲沆瀣如何復西飛去去秦關外岐山諒匪遙啄食良自愛終當巢阿閣庶以鳴昭代

遜國名臣

卷六

望

續藏書卷七目錄

遜國名臣

姚善

附 錢芹 王賓 韓奕 俞貞木

陳彥回

王璉

葉惠仲

顏伯瑋

附 胡先 兒有為 弟珏 友晏壁

遜國名臣

卷七目錄

鄭恕

劉亨

鄭華

唐子清

周縉

并 朱寧等二百九十八人

黃謙

松江同知

盧振

牛景先

周璿

謝昇

劉政

魏澤

陳思賢

附

伍性原

陳應宗

林珏

鄒君默

曾廷瑞

呂賢

王省

遜國名臣

卷七目錄

二

附

子禎

女靜

高賢寧

儲福

附

母韓

妻范

羅義

龔翊

黃彥清

附

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

雪菴和尙

附 杜景賢

河西備

附 莊浪魯家

補鍋匠

馮翁

東湖樵夫

梁田玉

郭良

梁中節

梁良用

宋和

郭節

何洲

梁良玉

何申等二十人

附 王詔 鄭僖

吳亮

程濟

遜國名臣

卷七目錄

三

高翔

劉璟

附 子豹

王紳

附 子徐

宋懌

續藏書卷七目錄終

遜國名臣

卷七目錄

四

續藏書卷七

遜國名臣

知府姚公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爲諸生時扁讀書所曰待旦軒會稽唐之淳爲之銘洪武中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善洞達政體張弛寬密允協時宜數造請郡賢考求治道稍因俗救正吏民回嚮轉稱大治爲列郡最隱士王賓居陋巷善往候舍車詣門賓問爲誰曰姚善賓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再拜而返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者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于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米于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與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聞之欲往候仍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然芹民也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會于學宮善如期至迎芹置上坐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公學

有官守何不詢時務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授一簡竟不交一言而出善視之皆戰守制勝之策時靖難兵已出北平善于是密結常鎮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相約勤王而荐芹為行軍司馬建文元年善至京師畫策防禦建文用漢破七國策貶齊黃于外善言于朝曰人有文武才畧可扶顛濟危者反置散地不用今事已狼狽須急召之詢其姓名不對再三詢之曰今人才豈有過于黃大卿者遂復召還二人四年詔善兼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勤王未及戰

遜國名臣

卷二

二

文皇即位索子澄甚急于澄避善所約共航海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四往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為麾下許千戶等縛見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邪善厲聲不遜歿時年四十三子節謫戍賀縣千戶所幼子繼兒蘇州坐配保兒項兒習匠正德十一年湖廣巡撫秦金祀善鄉賢祠韓奕潛心理學尤精于醫洪武初累薦不起所著有韓山人集

知府陳公

陳彥回字士淵福建莆田人父立誠歸安丞被誣論死家破彥回謫戍滇南弟彥困遼東彥回未入滇家人多道死比至蜀唯彥回與祖母郭存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而縱之又貧不能歸乃往依定遠知縣黃積良稱黃姓積良罷依南充縣丞于中和已而閩中教諭嚴德政荐彥回明經為保寧府學訓導三考至京承顧問陞平江知縣至平江閏十三月上崩彥回入臨給事中楊維康荐彥回文學廉幹陞徽州知

遜國名臣

卷七

三

府至徽數月政教一新士民感悅建文元年春以循良受上賞是冬大母郭氏卒承重徽父老走京乞留會彥回衰經赴闕疏乞得復陳姓奪服留徽除彥回戍藉葬郭徽郡北十里北山之陽彥回時走山中哭故徽人名為太守山云靖難兵至江上彥回糾義勇勤王文皇即位械至京死籍其家

知府王公葉公

王璉字器之日照人以賢能荐洪武末授寧波知府璉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令撤而瘞之號埋羹太守靖難兵至江上璉造船取海道勤王為衛吏卒縛至京見文皇文皇問造舟何為璉徐對曰由海道趨瓜州截路耳文皇亦不怒釋還田里鄞人黃學憲潤玉贊璉曰富貴不淫患難奚恤神明其心始終一德

知府葉惠仲名見恭以字行浙江臨海人初任廣武

遂國名臣

卷七

四

衛知事陞知縣建文初以知縣充史官修高廟實錄二年同考禮部陞知府永樂元年二月坐修實錄時書靖難事為逆黨論死籍其家

知縣顏鄭二公

附胡先子有為弟珏友晏璧

沛縣知縣顏伯瑋江西廬陵人名瓌以字行聰敏介直能文章建文元年以賢良徵授沛縣知縣靖難兵起淮北民終歲給軍餉伯瑋征戍有方民不告勞三年六月北兵掠濟寧游兵過沛沛人竄匿伯瑋設法招徠會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人築堡備禦尋調三千人益山東兵是月望日靖難兵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百夫長邵彥莊間行至徐告急都督援兵竟不至度不能支令其弟珏與子有為還曰汝

遂國名臣

卷七

五

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題詩察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是月二十二日夜二鼓靖難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時年五十有為不忍去復還見父屍遂自刎以從珏脫走濟寧逾月還沛詢邑人知胡先已收葬伯瑋父子于沛南關外乃至徐告伯瑋友人晏璧壁與伯瑋同郡官于徐因為

伯瑋傳其事伯瑋善事父母友于兄弟睦于族姻鄉黨稱其六行無異辭以故守令知而荐之及為沛令數以事至徐又同督運德州每連床共食談誦慷慨練達機宜深喜鄉郡之有人屬縣之得賢長吏也古語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若伯瑋寄百里之命素志已定視死如歸賢于人遠矣觀此璧亦行誼君子也正統中御史彭勗為伯瑋起墳祠祀之

蕭縣知縣鄭恕字本忠浙江仙居人寧波知府禮聘

為昌國訓導未幾陞蕭縣知縣留心撫字民愛敬之建文四年靖難支將王聰攻破蕭恕歿之年五十六後籍其家二女當配亦歿于濂湜姪温汲謫北平種田

縣丞劉公

劉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十五年以賢人君子徵辭親老歸養久之復舉經明行修入對稱旨命說書華蓋殿尋言事忤執政出為壽州訓導二十一年冬建文詔求言亨言文武並用久長之術而六卿秩卑于五府當並為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士位不當在大僕丞諸武臣子弟他日當授之兵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亦禮義之道多見采用陞武進丞靖難後有言亨借在建文時上書改舊制者又

遂國名臣

卷二

三

坐他事罷歸亨遂杜門不復出及薦修永樂大典力辭疾湖廣廣東聘考試官皆不就宣德中監察御史尹崇高復言亨學行雖老可為師表官亨造朝自言年將八十不足任教事上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教官何不可亨懇辭吏部尚書郭璉曰孔子言老者安之宜聽還鄉自便得歸正統中年八十二卒

吏目鄭公等九人

附朱寧等二百九十八人

吏目鄭華浙江臨海人字孝思洪武十八年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川廣有令名建文元年詿誤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起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為國妾獨不能為君乎乃稱病送還家時州長貳以靖難兵且至盡棄城走華獨率吏民憑城守力不支不食五日死

主簿唐子清不知何許人在沛有善政民愛之顏知縣守沛專調兵食一切邏察事皆付子清靖難兵執

遂國名臣

卷三

八

子清欲殺之將兵者欲且留子清不屈死

典史周縉字伯紳武昌人以太學生授永清典史廉謹攝令事捕蝗弭盜靖難兵起永清地近燕縉極力拒守縣民寡弱相率逃散縉度不可為懷印南奔將他圖道聞母喪歸終喪即出糾義旅勤王戎器數日畧具聞南師燿遂去匿民間壬午十月吏部言前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十八人當皇上靖難時俱棄職遠避宜置法典命入粟贖罪屯戍興州有司遂械縉至京謫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年八十終于家

吳文定公嘗為縉傳以故得獨傳朱寧等二百九十八人竟不可考

典史黃謙亦不知何許人以儒生為沛縣典史果敢能戢下顏知縣禮遇之益効力盡職靖難兵欲執至徐招降謙不屈死

松江同知者不知其姓名勤王詔下同知榜募義勇人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并述靖難之兵乖恩違義文皇即位械至京磔于市

盧振靖難兵起與徐輝祖齊黃謀畫攻守効力為多

遂國名臣

卷七

六

靖難兵畏之壬午秋逮至不屈榜振名數其罪殺之夷其族

牛景先禦靖難兵數有功金川門失守景先變姓名易服出走於蕭寺中已而窮治齊黃黨逮景先妻妾發教坊司

周璿建文中從將校戮力戰守靖難後不屈死妻王氏子蠻兒皆沒官

謝昇當建文時練兵給餉夙夜効勞靖難後不屈死振景先璿昇皆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始所自起任

何官或曰璿諸城人

李禿翁曰當時吏目官主簿官典史官皆能死守不辱如此若松江同知知其官名而不知其姓名若牛景先周璿謝昇并盧振等四人知其姓名又不知爲何官雖然猶愈於朱寧等二百九十人官名姓名兩失而兩無傳也此後學後生者之罪不敢不以爲恨也

遜國名臣

卷七

十一

舉人劉公

劉政字仲理長洲人聰敏力學治春秋建文元年秋方孝孺試畿輔士題命論語托孤寄命章得政卷喜曰此鳥中孤鳳當虛左處子是科登賢書二百十四人政第一四年建文遜位殺孝孺政慟哭不食死或曰政在永樂中誓不復仕授徒終其身李禿翁曰劉政兩處皆得君師義一劉政義在其師孝孺義在故主等死矣安有兩歿不死亦無二

遜國名臣

卷七

十一

典史魏公

魏澤字彥恩，溧水人。有學行。洪武中，累遷至刑部尚書。先是，文皇南下，姚廣孝曰：「殿下至京，幸全方孝孺殺此人，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曰：「然。比至京，建文遜去，召孝孺。孝孺忤旨，因有滅十族等語，遂械繫獄。然以廣孝言，猶未殺孝孺，且收捕其族黨。每捕至，輒下獄。休孝孺終不屈，乃盡殺之。澤是時謫為寧海典史，當捕方氏，悉力保護周旋。以故方氏有遺育，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者澤之力也」。後過

遜國答目

卷七

詩甚佳

三

孝孺故居，為詩悲悼。詩曰：「筍輿衝雨過，戾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轉，清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卓吾曰：劉政為其師，魏澤為其友，嗚呼！世無若人，則師友之道絕矣。

教授陳公

附

伍性原 鄒君默

陳應宗 曾廷瑞

林珏 呂賢

陳思賢，廣東茂名人。洪武末，為福建漳州府儒學教授，以忠孝行誼勗諸生。隨材教育，多所成就。文皇靖難，詔至漳州，思賢放聲大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臥不出。詔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即明倫堂為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咸以身殉。或曰：咸死于道，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

遜國答目

卷七

三

教諭王公 附 于禎 女靜

王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省以親老乞歸養。尋以文學徵。上親試稱旨。當殊擢。省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養。得浮梁教諭。外艱起復。改睢陽。凡八年。又改濟陽。靖難兵至。省為游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眾舍省。省歸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為。名明倫。今且勿多論。只說君臣之義。何如。省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柱死。女靜適卽墨簿周岐鳳。

遜國名臣 卷七

二百

聞靖難兵至濟陽。謂父必死。遣人往訪。竟得遺骸歸葬。省子禎為夔州通判。亦抗節死賊中。

生員高公

高賢寧濟陽儒學諸生也。受學於教諭王省。建文中貢為國子生。靖難兵攻濟南不下。以箭射書城中。使亟降。賢寧時在城中。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靖難後被執。文皇曰。此作論秀才邪。秀才好人。命官之賢寧固辭。其友紀綱時為錦衣指揮。倖用事。勸賢寧就職。賢寧拒不聽。君以軍旅發身。我本書生。食祿有年。於義不可。綱言於上。得遣歸。年至九十七卒。

遜國名臣 卷七

二百

李禿翁曰。此人頗近自然。唯不失吾正氣而已。故亦自然不損了正氣也。

燕山衛卒

儲福無錫人。建文末，挈母妻以逃。文皇卽位，詔
換購戍卒入伍。至燕山，福在錄中，乃調雲南曲靖衛。
福仰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爲叛逆之臣。在舟
中，日夜泣不止，竟不食而死。母韓氏、妻范氏爲營地
葬。福范有姿色，年尚幼，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
谷中大號，不欲使姑聞。官有聞其色，欲委禽者，問知
其事，則曰：此節孝婦，安可犯！一日往澗邊浣衣，見水
邊有草類蘇蓆，因取以織蓆，售以養姑。姑至七十餘
終，范亦八十外，乃卒。卒後，蓆草遂不生。土人義之，卽
其居葺爲菴，集尼居之，名崇孝菴焉。嗚呼！此卒此婦，
可謂真方正學之高弟矣，可敬也哉。

遜國名臣

卷七

一六

山西清遠戍卒

羅義者，靖難兵起，詣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又錄其上
燕王書言：殿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
以法周公輔成王之義。殿下今以藩國敵朝廷，卽遂
其願，猶爲不可。况萬難無一易哉！乞早息兵歸國書
上。下義獄。建文四年六月，文皇出義于獄，擢戶科
給事中。未幾陞湖廣左叅政。

李禿翁曰：此衛卒見識勝方正學十倍人，亦何必
多讀書哉！嗚呼！以全盛之天下，金湯之世界，付與
講究周禮精熟大學衍義之大學士，不四年而遂
敗，可畏哉！書也。

遜國名臣

卷七

一六

金川門守卒

龔翊者字大章崑山人年十八為門卒守金川門靖
難兵由金川門入翊大哭宣德中周巡撫忱兩薦為
崑山太倉學官謝曰翊仕無害於義恐負往日城門
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私謚為安節先生
李禿翁曰此人質任自然可與之共學矣在門墻
為孔門上上品非正學所能教也

遜國名臣

卷七

六

國子博士黃公

附 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

黃彥清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彥清以在駙馬都尉
梅殷軍中私謚建文坐死并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
等繫獄殷言彥清實不在軍中金蘭等得釋金蘭後
官至知縣南京故老言建文已卯庚辰間法網疎濶
道不拾遺有得鈔於衢者輒拂其塵土置高潔處以
石鎮之而去一時士風朴實尚義者多靖難兵入京
之夕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相與絕城遁去詰朝御
史以聞文皇不問已而深山窮谷中往往有傭販
自活禪寂自居如所謂雪庵和尚者
可愛可悲

遜國名臣

卷七

五

雪庵和尚

附 杜景賢

和尚名暨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殺幾萬人即不殺謫戍窮邊不死于道而死于邊者又幾萬人當是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髮為僧西南走順慶大竹善慶里里墟中有隱者杜景賢知其非常人也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山有松柏灘灘水清駛蘿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即為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來居昕夕誦經山中人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乃

遜國名臣

卷七

干

和尚亦知景賢意遂誦觀音經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終卷乃已景賢知之亦不問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至輒飲客無客即拉牧豎共飲飲半酌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瞑然已寐和尚頎形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文雖不甚工密而意氣渙發能感愴人或曰和尚當建文壬午為御史不數月建文遜位和尚因秘跡以死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

曰松陽問其姓名不荅和尚有詩若干篇今且百四十餘年尚未敢顯行于世或曰此松陽葉希賢也賢良方正舉為監察御史

遜國名臣

卷七

五

河西傭

附 莊浪魯家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夏六月靖難師入金陵傭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傭嘗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為傭傭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披而覆以故葛衣葛益破縷縷竟不肯脫夏或衣暑布布即新故葛衣輒覆其上傭錢稍有餘走市中買牛肉與酒與市中乞兒共飲食傭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欲與語傭走南山中避之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傭何人者留都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之且囑曰我死勿殮我棺幸西北風起火我無埋我骨魯家從其言

遜國客臣

卷一

三

補鍋匠

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為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來夔慶人有欲學補鍋者即教之補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曹學補鍋者至即教之補鍋而令先學補鍋者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皆呼補鍋者為老鍋匠云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即不索錢錢稍積遇風雨寒暑不出補鍋但坐食寄宿蕭寺而已一日於夔州市上逢馮翁彼此相顧愕然已而復相持哭哭已乃

遜國客臣

卷七

三

相牽入深巖中對語竟日學補鍋之流屏不得聞其語但見其語已又相持哭乃別去曰自今永訣不復相見也後竟不知其所終蜀中娥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為君王固首陽

馮翁東湖樵夫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在夔州以童句教童子能為對句。及古詩詩成輒自題馬二字。或馬公或塞馬先生。每作詩輒大書壁間。比見補鍋匠後。即剷去。前後所題詩。詩有傳者。曰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霞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田變化間。張主藉高旻。時蓋永樂甲申乙酉間耳。未幾辭主人去。莫知所終。

東湖樵夫者。樵浙東臨海東湖上也。日負薪入市口。遂國名臣

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

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在。曰。燒官自焚。樵夫大哭。遂投湖水中。死。竟不知何許人。投水而死。又何緣故也。

鄭端簡先生曰。余聞之陶徵士。言齊二客魯兩生。史並失其名。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撫卷長嘆。不能已。余獨幸夫雪庵諸君子。忍詬茹荼。卒晦其明。以不滅其族也。

郎中梁公等二十餘人

郎中梁田玉。定海人。靖難兵入金陵。與葉御史俱髡髮為僧。避去久之。松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觀轉藏。聞藏上。嗶嗶有聲。異之。令人緣藏上。登頂。無所見。唯見一卷書。載建文時出亡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毀。汜字多斷爛。不可讀。讀數日。稍稍詮錄。其可識者。得田玉。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洲。梁良玉。何申。凡九人。人僅數言。詔憐其忠。又得之異。各贊數語。題曰。忠賢奇秘錄。贊曰。田玉曰。行儒名釋。知我者誰。至寶淪沒。久而同輝。

中書舍人梁良玉。與梁郎中同族。靖難兵入。訣妻子。易姓名。挾微貲。走出金陵城。逾嶺至海南。寓市肆。粥書為業。以死贊曰。忠臣蹇蹇。遵彼海濤。就書翫市。資以盍簪。屯如邈如。哀此陸沉。

中書舍人宋和。郭節。皆不知何許人。靖難後。變名。挾卜筮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何洲。海州人。不知仕何官。與宋和。郭節友善。素以忠義相勗。靖難後。遂相約棄官為筮人。客死異域。詔合

洲與宋和郭節而贊之曰箕子陳範嚴氏隱卜義有從否道有宜告烈烈英賢寥寥冥鴻

梁中節定海人未詳仕何官少好讀老子太玄經靖難後與郭良棄官同走出京城為道士入山去

郭良亦不知何官何處人靖難後亦棄官為道士合贊曰駕言導引笑傲林臯頽波莫挽使我心勞

梁良用亦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于朝靖難後相率變姓名避去良用去為舟師已而歿于水或曰

梁氏父子兄弟為舟師投水死者五人贊曰泛泛栢

舟載浮載沉中流誓楫懷我好音肯欠一歎非名是築以完我族庶明我心

中書舍人何申不知何許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歿

贊曰兩涯洶洶中作霹靂義氣憑股與之俱激奸諛過此寧不惕息鄭端簡乃為隱括王子之詞合而銘

之曰今吾故吾知我者誰瘠若漆身希蹤采薇戢戢

潛龍寥寥冥鴻豈吝箕疇而甘漢卜山椒水滢天涯海濤會其可逢鼓以南音肯欠一歎以明我心白霓

畫見虞淵沉沉孰呵護此悠悠古今嗟乎靖難時歿者無慮千人宋張林黃諸君子百方搜考僅得百餘人此二十餘人者幸而不死又得好義者密錄其姓名藏之蕭寺秘處歷百餘年而王詔始見之縉雲鄭儂為識其事竟以紙字磨滅故僅得九人其十一人不可考矣

遜國名臣

卷七

五

太監吳公

太監吳亮建文中中官也建文焚宮遜去文皇疑
匿僧溥洽所永樂四年以他事禁錮溥洽命胡給事
湊以訪張遜遜為名遣太監鄭和等下西洋徧物色
之不得正統七年有僧出自田州土官所來至廣西
藩司自稱建文皇帝曰我自蜀入滇遊方到此今我
老矣欲送骨歸故鄉官司奏上送入京稱老佛寓大
興隆寺京城內外僧拜謁不停咸曰是海外高僧科
道官恐惑眾上言請下獄曰朝廷不忍以亮曾侍建
文使往審問老佛見亮即曰汝吳亮也亮荅不是曰
我昔御便殿食子鵝棄塊肉在地汝時手執壺狗飴
之何謂不是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經死遂
取老佛入西內卒葬西山不封不樹鄞人黃潤玉有
學行為廣西提學親見建文跌坐藩堂曰我朱允炆
也長身巨鼻聲如洪鍾

遜國名臣

卷七

三

編修程公

程濟朝邑人以明經為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
里濟寢食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
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
殺之召入見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
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果兵起赦濟為翰林編修充
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
軍者姓名濟一夜潛往祭碑人莫測所以後文皇
過徐見碑大怒起左右以鐵椎椎碑再椎遽曰止止
為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濟名
姓正推脫處得免及淮上諸將敗建文乃召濟還京
濟初與同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厲名節濟好術
數翔止濟勿為此濟不聽已而有兵事濟又勸翔學
我術翔曰我願為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
曰我願為智士也翔竟死建文急召濟入問計濟曰
天數已定唯有出走免難耳立召僧為建文落髮濟
從走每遇險濟輒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建文
至南京人尚識濟至京莫知所終

遜國名臣

卷七

五

御史高公

高翔陝西朝邑人。洪武中以明經為御史。所論奏皆當。上心靖難後。上召翔。翔服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族翔。沒其產。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為漏澤園。

李禿翁曰。高公雖與程公同邑相善。但高貴。死忠。程貴。智免。此兩公所以自謂不同也。然高欲死忠。固也。若程者。判以其身從君。逃難。至滿數十載。其

遜國名臣

卷七

三

忘家忘親。忘身之忠。又如此。固人臣之大忠也。何得自以為不同也。夫一以殺身為忠。反使族屬之親。祖考之骨。亦不得免。一以智術為忠。乃能致其主。脫走逍遙於物外。老送歸闕。還葬西山。是何心之最忠。慮之最遠。所全最大也。嗚呼。吾願世之為臣子者。心最忠。而世卒莫能知。以是為忠之大云。

長史劉公

附子豹

劉璟字仲璟。其父文成公伯溫也。弱冠。涵濡經傳。喜談兵。究極韜略。握奇諸書。偉貌豐髯。議論英發。甌賊葉丁香叛。延安侯唐勝宗討之。決策於璟。破賊。還薦璟才略。上喜曰。璟真伯溫兒矣。召見。璟謂曰。朕欲汝日夕左右。惟閤門使如儀禮司。立百官上。宣達為職。處爾無逾此官者。遂授之。賜第。馬衣帶。金書除奸敵。佞四字於鐵簡。賜之。且命曰。百官敢有不法。汝持此糾正。會谷王封宣府。謂侍臣曰。谷王年少。誰可

遜國名臣

卷七

三

羽翼王者。諸大臣故忌璟。對曰。閤門使劉璟。忠勇果敢。可任。上領之。授谷府長史。拜勅提調。肅遼慶寧燕趙六王府事。璟嘗至燕。文皇與璟奕。璟勝。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靖難兵起。璟馳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參議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聽。景隆戰敗。璟夜半渡蘆溝河。水陷。馬斃。璟力破冰。跳躋岸。冒雪走良鄉。趾裂。跛行三十里。璟子豹。自大同赴難。越良鄉。至涿州。遇璟。翼璟上馬。奔還家。養疾。建文三年。璟

輿疾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令璟還家待用
明年六月建文既遜位璟稱疾不起法官論璟逃叛
逮至京見上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
一箇字下詔獄辯髮自經死法官希旨緣坐其家
上不許得歸葬嘉靖乙酉提學副使萬潮肖像配享
文成祠

遜國名臣

卷七

三

國子博士王公

附子徐

王紳字仲縉學士禕之子年十三穎敏過人宋濂一
見奇之曰華川有子洪武十五年蜀王禮聘教授蜀
郡紳痛父遺骸未返丘隴白王走雲南慟哭行求不
能得即莫歿所仰天一號幾絕滇人感愴稱王孝子
時雲南布政使張統重紳純孝爲作吊王翰林文建
文卽位以薦召爲國子博士預修高皇實錄與方
孝孺友善嘗尊孝孺爲百代儒宗建文元年紳上言
父死節狀且曰陛下方隆孝治而明詔又有旌表節
義之條正微臣得展情事之時先臣志節獲伸之日
也下翰林定議降制特贈禕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
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謚自禕始也時寒義被拔
擢而好與時浮沉紳上書勸之曰執事方負天下重
望治否安危實係於進退去取之是非而所任非其
所長所職非其所事位高于器則有覆餗之患才過
于職則有積薪之譏非其才而強委之至於僨事則
是執事欲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况敢望其逸
樂優游而與時俗上下乎義得書極憾之建文二年

卒年四十有一子稔字叔豐少有志行壯力問學性至孝紳痛念父沒食不兼味稔遵教子孫相承數十年不變父母喪三年酒肉不入口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稔初從學孝孺靖難後嘗欲與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負其遺骸歸葬不可得坐逮繫獄 文皇念稔忠特宥之且用稔稔辭疾終其身讀書青巖山下稔與童景庸書言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執事與令兄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為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然

遜國名臣 卷七

三五

年始傳

李卓吾曰王忠文之子若孫真忠文之子孫也劉誠意之子真誠意伯之子也快人哉余獨怪誠意善天文知難星正過急勸 上登別舟以免而不知已之難星在胡惟庸頭上來何也豈老星官亦但能知人而不能自知邪要之總不若姚恭靖老秃卒以僧錄司善世終其身我見其十六年於朝隨班行禮賜出官人不辭亦不近 玃然一比丘以

故絕無鬼歿狗烹之疑又何待泛舟五湖與夫勞勞攘攘欲從赤松子學辟穀事乎意者必如姚而後可稱善始善終而善於天文乎

遜國名臣

卷七

三五

翰林侍書宋公

宋懌字子夷文憲公孫也懌父璲中書舍人懌思紹父學專心力學書益工建文即位念濂為興宗舊學之臣乃遠處蜀召懌入翰林為侍書與劉彥銘朱思平及濂門人樓璉鄭楷皆見擢用永樂十年濂孫情坐鄭公智黨刑部侍郎張本請罪情文皇曰濂名儒開國時事皇考有勞原情勿問

續藏書卷七終

遂國谷臣

卷七

三六

續藏書卷八目錄

靖難名臣

太師蹇忠定公義

太師夏忠靖公原吉

太保黃忠宣公福

少師金忠襄公忠

少保陳節愍公洽

附李任 顧福 劉順 徐騏 劉安

蔡顥 杜勝 劉子輔 易先 何忠

靖難名臣

卷八目錄

馮智 陳麟 馮貴 侯保

太子太師胡忠安公渙

太子少師儀文簡公智

尚書王文忠公英

續藏書卷八目錄終

續藏書卷八

靖難名臣

太師蹇忠定公

事 孝陵 長陵 獻陵

公名義字宜之初名瑤巴人也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一日上顧公問汝蹇叔後乎即書義字賜公易名一考當調命滿九載曰朕且用義建文即位知太祖欲用超陞公吏部右侍郎靖難後轉左逾月陞尚書代張統當是時盡改建文諸例一復洪武之舊公從容為上言上喜公忠實或遂靖難名臣

卷八

諧公不忘建文上不聽永樂二年兼詹事上欲諭太子率令詹事往導意太子尤愛重公七年巡北京佐太子監國諸王及遠夷奏請詣行在所餘悉啟太子處分九年與夏公同考滿賜宴勅獎諭十七年父喪歸起復詣北京謝遣中官護還京明年從太子朝北京十九年三殿災特勅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公及給事中馬俊巡應天諸郡問民疾苦考察陟斥文武吏出太甚者數人還吏部二十年上北征還坐東宮事與西楊頌繫錦衣衛

尋釋獻陵即位首進公少保兼尚書支二俸歷進少傅少師賜公等繩愆糾繆銀圖書各一諭曰朕有過舉卿即具疏用此封識及黃文簡公誥草上特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又面諭曰此朕實心未幾又製蹇忠貞印賜公公重厚不敢專斷每承顧問常持兩端不能決西楊謂公過思公應曰事不熟慮恐後有患上笑曰義士奇所言皆是東楊或詆公語聞上不直東楊公頓首言榮無他即左右有讒榮者願皇上慎

靖難名臣 卷八

察上笑曰吾亦不信偶言及耳宣德初從征漢庶人軍中進止多從公時議赦交趾公及夏公力言祖宗疆土不可棄上不聽命擇人使交趾公欲薦伏伯安西楊語夏公伯安不可使公當榻前力爭當是時上尤信夏公比召諸大臣入議公薦伯安上顧原吉云何對曰不可公曰伯安有口才羣臣不及上又顧問士奇云何對曰伯安有穢行無學識遣使必辱國上從二人言不遣伯安公亦不以二人為異已宣德三年秋從巡邊還上顧蹇少師老

不欲煩以事，敕曰：卿事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尤資贊輔。今春秋高，尚典劇司，非所以優老待賢。唯師保官，寅亮為職，可輟吏部務。朝夕在朕左右，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眷倚。老成之意，明年夏，郭進代公尚書。又賜公忠厚寬弘銀章。一十七年秋，令有司治公第。八年，一品九年，賜宴禮部。公生日，賜鈔萬馬一。裕陵即位，日公齋宿，得疾。越五日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謚忠定。公孝友質實，和厚簡靜，處人有量，未嘗一語傷物。歷事六朝，凡五十年，貴而能謙，富而能約。一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在吏部，尤慎擇郡守，考察明恕，不苛不縱。公子英、荃，皆尚寶司丞。長陵即位之歲，至成化丁亥，凡六十六年。吏部尚書四人，公及郭公兩王公，而何公協佐者不與焉。自後至正德終，五十四年，凡更十八人，而尹公最久，十四年。

靖難名臣

卷八

三

太師夏忠靖公

華

孝陵

長陵

獻陵

公名原吉，字維詰，湘陰人。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商確諸司事。劉郎中者，忌公會劾諸司怠事者。上曰：宥之。新請必罪。上怒，新問誰教汝，新免冠謝得已。劉郎中因奏果人教尚書者，意中公。上問新為誰對，曰：堂後書算生教臣。臣愚過聽萬死。上下書算生獄。劉郎中又奏公專尚書柄，言前事實原吉教尚書。上曰：聞原吉能佐尚書，汝顧欲陷原吉耶？劉郎中與書算生皆棄市。建文即位逾月，陞戶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福建。未幾移鎮蘄州。靖難後轉左。或言公建文用事人，不宜大用。上曰：原吉忠於太祖，以故忠於建文。又豈不朕忠耶？逾月進尚書。永樂元年吳浙大水，公行視水，遣僉都御史俞吉賜公水利集。累遣侍郎李文郁、大理少卿袁復、陝西叅政宋性、佐公公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湖嘉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人三泖，頃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

靖難名臣

卷八

四

法宜浚吳松諸浦港泄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松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三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菱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灑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定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倘有范家濱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啟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公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揮蓋歲饑奏發粟三十萬石賑濟二年還朝復出治水水洩農田大利召還部時賞功封建征夷下番管北京費億萬計皆取辦于公從上北巡兼掌行在吏禮

靖難客臣 卷八 五

兵部都察院事八年上北征輔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諭曰朕以房玄齡視卿公旦入朝獨近辰前參決機務朝退即官御史環請事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駕還扈還京尋令侍太孫周行鄉落取釐黍進太孫曰願殿下味此九年滿考宴便殿諭廷臣曰原吉高皇養成賢德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年扈北巡侍太孫居上營後十四年侍太孫還南京十五年從幸北京十八年宮殿成命召太子太孫于南

靖難客臣 卷八 六

京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言者輒云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尤峻上怒殺儀曰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言遷都便言官遂劾諸大臣上跪言官大臣午門難遷都利害都御史陳瑛罵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上令左右問眾議云何公曰臺諫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萬死罪再問對如初上說盡釋言官大臣上御便殿闕門每召公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恂恂若無預者交趾平上問陞賞孰便對曰賞費於一時有

限陞費於後日無窮。上從之。法王來朝。上欲郊勞。公以爲不可。法王見便殿。命公拜。又不肯拜。上笑曰。卿欲效韓愈耶。過侍郎楊勉之遠矣。十九年。上議征虜。公力諫。上怒。繫內官監籍其家。竟北征。阿魯台及兀良哈。明年又征阿魯台。又明年北征。還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原吉愛我。上計至。太子走公繫所。呼公哭曰。楊榮至。父皇賓天矣。公伏地哭不能起。太子卽位。復公戶部尚書。會母喪。乞終制。上曰。卿老臣。宜共濟艱難。卿無母。我有父乎。尋難答曰。卷八

指公徵赦。租爲奸臣首。上夜召諸大臣議。公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上曰。彼借卿爲兵端耳。命坐屏左右。密議東楊首勸親征。上難之。顧公對曰。往事可鑒。臣見所遣將。語臣兵事。輒泣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上意遂決。師臨城。庶人猶令人繞城罵公。三年。賜範金銀印曰。舍弘貞靖。曰謙謙齋。曰後天下樂從。巡邊還。上念公老。勅輟部務。俾專論道。左右明年夏。召郭資代公。是冬從闕武郊外。公生日。上繪壽星圖爲詩。尋難答曰。卷八

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不允立。太子兼太子少傅。尋進少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支三俸。固辭。許辭。太子少傅。俸。洪熙元年冬。無雪。上作憂民吟。授公和。賜田五頃。建第兩京。李時勉廷諍。激。上大怒。言時勉當朝辱朕。公曰。時勉小臣。豈能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罪未晚。太子去南京。上崩。昭皇后命公急迎。太子。太子將至。羣臣郊迎。后留公佐襄王居守。太子旣卽位。時密咨公。或袖小帖付公。公亦時時有所白。宣德元年。漢庶人反。

賜公五年春。卒。贈太師。謚忠靖。復其家。朝議公宜贈伯西楊。不可。後三年。郭資卒。得贈湯陰伯。公天性寬平。酌大體。略煩苛。以故。雖數興大役。供餉贍給。而民不繹騷。人無識不識。皆謂公君子長者。呂震嘗上。前短公柔奸。震爲子求官。上問公。公稱震有守城功。陳瑄靖難。初欲殺公。公力薦瑄。木總漕運。周忱爲長史。或薦爲郡守。公言。郡守不足展其才。忱得陞。侍郎巡撫。當是時。寒夏齊名。寒公簡重。夏公弘裕。外兼臺省。內參館閣。三十年間。民安吏治。有古大臣之風。

焉公監修 太祖 成祖 仁宗三朝實錄 太祖
實錄凡三修建文中徐輝祖監修永樂初李景隆監
修再公監修解學士表公治水東南有功吳人尸祝
之正統間勢家奪水利溝防盡壞周文襄公治之纔
十餘年又壞景泰中李侍郎敏治之弘治中又壞徐
侍郎貫又治之正德末又壞李尚書克嗣又治之

靖難名臣

卷八

九

太保黃忠宣公

事 孝陵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福字如錫昌邑人鄉貢士為項城主簿改清源
有惠政遷金吾前衛知事陞龍江衛經歷洪武中上
書論大計 上奇公三十一年四月超陞工部右侍
郎靖難後李景隆指公為齊黃黨公厲聲言臣罪固
應死但目為奸黨則臣心未服 上不問復其官尋
轉左逾月陞尚書永樂三年都御史陳瑛劾公不恤
工匠改北京行部尚書四年征交趾公及大理卿陳
洽轉軍餉既郡縣交趾公以尚書兼掌布按二司事

靖難名臣

卷八

一

公視民如子勞來安輯躬勤不倦又戒郡邑吏專意
撫字曰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政令條畫並宜寬簡中
朝士遷謫至者咸見溫恤問疾周貧禮賢雪罪兵民
感悅夷蠻欣附中官馬騏怙恩肆虐誣公有異志
上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也 不問 獻陵即位召還
曰卿老成人久勞於外朕亟欲見卿公在交趾凡十
九年及還交人扶携走送號泣不忍別宣德九年騏
激交趾反時洽以兵部尚書代公累奏乞公還撫交
人會公持節出封親藩即日召還勅曰卿遺愛在交

交人思卿，卿強為朕再行。昔先帝念卿萬里召還，輔朕朕亦不欲遠卿。顧遐方新附，終始勞卿，安輯以工部尚書兼詹事，出領交趾藩臬事。比至，椰總兵敗死，公亦被賊執，賊驚下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饋白金餼糧，肩輿衛送出境，至龍州，公盡取賊遺歸。官還京，為行在工部尚書。四年，與平江伯計漕事。五年，公請於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省漕粟。下行在戶部議郭資張本言緣河屯田便事，竟不行。七年，上宮中覽公言

靖難名臣

卷八

十一

漕事便宜，喜公有經略，出其章示西楊曰：福言智慮深遠，可行。六卿中誰倫？對曰：福受知太祖最先大用，今六卿中鮮及福者。永樂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綏輯凋瘵，及得交趾，命總藩憲安新附，具有成績，才德兼備，有大臣體。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上曰：非汝不聞此言。西楊曰：南京根本重地，先帝以儲官監國，今宜用福。南京福老成忠直，緩急

可倚。上曰：然。明日遂命吏部改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兼掌南京兵部。裕陵卽位，加少保，參贊機務，留都有文臣參贊機務。自公始，公每事先籌定，付襄城伯襄城伯亦敬信公，北視事，皆襄城伯處分。公不出一語，或以為言。公曰：汝見守備，何嘗一事錯時。以公謀。故。提。學。自。公。始。議復設提學憲臣。正統五年卒。成化初贈太保，謚忠宣。公秉心正大，義利介然，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其為君子。斥奸闖諛，無所顧忌。憂國忘家，老而彌篤，俸賜分贍族姻，屬纊之日，室無百緡。

靖難名臣

卷八

十一

少師金忠襄公

公名忠，鄞人。少慷慨，負義氣。兄戍通州，公省兄，會靖難兵起，公布衣田冠。上謁典儀，云：浙東奇士金忠，願見殿下說兵事。及中朝動靜，得召見，言殿下一太平皇帝，小人耕江海間，及來往齊魯道上，聞殿下賢譽，服人心久矣。茲舉大事，人材為急。成祖說立授署紀善，日侍帷幄，贊理戎務。尋陞署長史，已為真。靖難後，陞工部右侍郎，治事北京。永樂二年，召入兵部為尚書。公博覽史籍，議論河懸，儲位未定。上密問公

靖難名臣

卷八

三

歷數古昔適孽故事，對上喜，賜公大鎚，又曰：詹事官端汝以尚書兼詹事，幸善調護佐太子。公侍監國時，時勸起孝敬，篤友愛，小心敬慎，無失禮毀譽禍福。聽諸天，或譖誦廷臣及官寮過者。上密令公察密，公退，每數日頓首再三為白，無是事，願陛下寬霽。上或不喜，即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他，他日有踪跡，即如人言，臣甘連坐。以故諸所獲全者，多人亦不知也。公每導人寬愛，無為苛刻。公事輒推同官，使展其才能，有闕誤引為已過，不遺片善，不念舊惡，俸

賜有餘，周賑鄉族。太子即位，念公贈少師，謚忠襄。

靖難名臣

卷八

四

少保陳節愍公

事 孝陵 長陵 獻陵

公名洽武進人謹敏有才識洪武中薦布衣善書授兵科給事中憂去建文中起復文選郎中靖難後陞右侍郎轉左改大理卿討交趾出叅軍兼給餉交趾平覈將士功罪建授士官經理兵食分守隘塞皆中節適陞吏部左侍郎是時黃尚書兼掌布按兩司事洪熙元年召黃尚書還公代兼兩司仍叅軍事未幾內官馬騏苛斂暴橫交人再叛攻交州城敗賊去王通復引兵渡河擊賊戰寧橋公言賊狡有伏誘我不

靖難名臣

卷八

五

可出通不聽遇賊公奮身力戰不支被賊執不屈罵賊死事聞上曰大臣以忠殉國一代幾人贈少保謚節愍官其子樞刑科給事中時交趾布政使戈謙上言乞褒死節贈都指揮李任都督同知指揮使顧福劉順徐騏皆都指揮同知指揮僉事劉安指揮同知正千戶蔡顥指揮僉事副千戶桂勝正千戶知府諒江劉子輔諒山易先布政司叅政政平知州何忠府同知內官馮智太監並復其家交賊獲都督蔡福福至昌江城呼任等降任罵福叛君賊狗彘不如與

顧福等且守且戰前後三十餘戰輒破賊賊益兵象

攻九閱月糧盡衆困賊雲梯登城奪其門任復率死士三戰三敗賊擁兵象大進不能支任福皆自刎死智順自縊死城中人不肯降死者數千人子輔廬陵人以太學生爲御史持身謹行儉約如布衣用法公平不見喜怒巡浙江有風裁陞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守諒江撫民如子民亦愛戴子輔賊攻城勢猖獗秀郡縣皆陷子輔獨死守援久不至食盡城破城中兵民盡鬪死不肯降子輔曰郡亡我亡義不汚賊

靖難名臣

卷八

六

自縊死一子一妾皆先死何忠江陵人進士爲御史持正永樂十九年三殿災言事出知政平州明敏有吏才居州廉慈忠計事上藩司會寧橋軍敗賊乘勝逼城成山侯詭與賊和且請赦朝廷賊遣酋陳涓老表謝侯令忠勝同涓老行請益兵征勦至昌江內使徐訓泄其謀賊拘忠等欲降之忠不聽刀鋸臨忠不降且鋸忠益大罵賊勝不屈忠父子及勝同日死騏與顥守立溫賊攻城糧盡猶率罷卒固守城陷無一人降者賊屠城騏顥皆自縊死易先湘陰人國子

生為知府諒山有善政任滿當還交人乞留進三品
 祿留諒山城陷自縊死劉安征交趾有功留官交趾前
 衛守備又安將還保東關至富良江遇賊被執安密
 與眾謀侯討賊兵至內應千戶包宣以告賊賊將殺
 安安與指揮陳麟奮起奪賊刀殺數人自刎都督蔡
 福都指揮朱廣薛聚于瓚指揮魯貴千戶李忠皆伏
 誅福鎮守又安不與賊戰率廣等降賊又教賊造攻
 具破東關時有官軍九千餘人發憤欲劫焚賊營福
 又遣百戶牟英告賊賊盡殺九千餘人遂攻破昌江

靖難名臣

卷八

十七

等城又輒至各城說降至清化知州羅通罵福反賊
 宣德三年黎利歸福等京師盡棄市籍其家又有馮
 貴侯保為交趾左右叅政討賊力戰死 景陵即位
 贈二人左右布政使

靖難名臣

卷八

十六

太子太師胡忠安公建文帝長陵景帝
 公名濬字源潔武進人建文二年進士為兵科給事
 中永樂元年陞都給事中戶科時傳建文崩或云遜
 去諸舊臣多從建文去者上益疑遣公巡天下名
 訪張儼儼又名頌書徧行郡縣察人心時又傳建文
 在滇南公以故在楚湖南最久十四年內艱起為禮
 部右侍郎明年巡江浙二十一年巡均襄還朝會
 上駐宣府公馳夜上謁太上已就寢聞公至被衣急
 起召入勞公賜坐與語公言不足慮也先公未至傳
 言建文蹈海去上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
 洋至是上疑始釋太子監國藩王謀奪適造飛
 語上命公往察密疏聞公具述監國七事言太子
 子誠敬孝謹無他太子即位轉太子賓客兼祭酒
 南京未幾閱宮中密疏見所述七事大喜謂公忠慎
 朕不及知也俄崩景陵即位復召為侍郎禮部兼
 太子賓客會公來朝留行在禮部宣德元年進尚書
 二年賜第給關三年賜文恭世家清和恭靖二銀章
 是秋扈駕出會州明年夏再扈巡邊沒常豪人田

宅盡賜公尋兼詹事六年兼領行在戶部事公有才猷深厚不洩禮典財賦經畫有章景陵嘗曲宴公及西楊蹇夏曰海內無虞四卿力也裕陵卽位益禮敬公元年失行在禮部印自劾上不問改給行禮部印九年疏引年不允十四年北征留守京師廷議迎上皇時王文厲色曰孰謂虜可和彼不索金帛且索土地憂方大耳衆相顧不敢言于少保徐曰防變方略我與總戎責也俄旅退賴公有定執竟上奉迎儀注景泰元年楊善使虜浚言上皇蒙塵已靖難名臣卷八一九

也猶未放心於建文之遜去而所托腹心之臣唯忠安一人孰知忠安一日在湖湘則建文一日得安穩於滇粵諸山寺邪密一建文固無損於事永樂之忠而反足以結文皇之寵完君父叔姪之倫今觀公之告文皇直言其無足慮而已嗚呼誠哉其無足慮也公豈欺文皇者哉上疑始釋建文無恙吾故以謂胡忠安之忠大矣說海曰天順初公年八十二以疾乞休其弟克恭克寧克誠並年踰七十蒼顏白髮燕樂一堂遂扁其堂曰壽愷又曰公初生時髮白如絲彌月方黑是夕母夢一僧持花入室覺而生公生數日有吳僧至家索公一見公見僧而笑父問之僧曰此吾先師天池僧也先師嘗示夢某甲云我今已生胡氏家爾來見我當以一笑爲記今果然矣

太子少師儀文簡公 事 孝陵 長陵

公名智，高密人。洪武中，薦為教官，知高郵州。高郵人皆愛公。曰：知州長者，陞知寶慶府。寶慶人健悍，又畏敬公。曰：太守不可犯。永樂二年，選東官官，陞通政，兼右中允。未幾，陞湖廣布政使。三年，入侍，郎禮部。十一年，元旦日食，呂尚書請賀如常，公獨爭議不可。上令吏部翰林院擇一老儒侍。太孫明日，太子召問得人未。蹇公及西楊薦公，又曰：人鮮知智者，以故議未決。太子曰：吾嘗舉李繼鼎，大誤，悔無及。如智靖難名目 卷八 三

尚書王文忠公 事 長陵 景陵 獻陵

公名英，字時彥，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未幾，召公及王直入內閣，書機宜。奏疏五年，授修撰。扈上北巡，十四年進侍講。二十年，從征胡，至濶樂兒海，旋師，至威虜，命碎李陵臺，驛令牌，沉河中，絕虜爭。上顧公喜曰：秀才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朕需爾為用，宜宣力，勿憚勞。公因言虜遁，幸勿入險窮追。上笑曰：朕為天下國家計，秀才直不欲黷武耳。又曰：凡軍中一切動靜，或謠言，有聞即密奏朕。又顧內臣

靖難名目 卷八 三

曰：秀才有事見朕，勿阻之。上駐安平鎮，軍中有怨言，上怒，公言此皆壯士，幸宥其過，稍與恩澤，異日得其死力。上喜，立命兵部尚書李慶給餉及輜畜。東宮即位，陞侍講學士。又陞右春坊大學士，兼故官，支兼俸。明年，乞省歸朝。景陵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解縉、胡廣皆有名，汝英慎自勉。五年，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七年，內艱起復。裕陵即位，充史館總裁，講官。陞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八年，出理部事，領日講。十一年，引

15 3

年不九十三年陞尚書南京禮部景泰元年卒謚文
安改謚文忠公與修 文 仁 宣三朝實錄文章
典贍尤善草書顧直諒好規人過以故三楊皆不喜

續藏書卷八終

靖難名臣

卷八

三三

續藏書卷九目錄

靖難功臣

榮國姚恭靖公廣孝

附 袁珙 顛士 張信 柰亨 李友直

御製榮國公姚廣孝神道碑

湯陰伯郭忠襄公資

尚書宋公禮

附 金純 周長 潘叔正 張信圖

許堪 蘭芳

靖難名臣

卷九目錄

一一

河間張忠武王玉

東平朱武烈王能

定興張忠烈王輔

鄞國薛忠武公祿

鄖國張襄僖公信

廣寧侯劉忠武公榮

續藏書卷九目錄終

續藏書卷九

靖難功臣

榮國姚恭靖公

公名廣孝，長洲人。少祝髮為僧，里中妙智菴名。衍字斯道，已又不學佛，顧好讀兵書，尚謀略，兼為詩學。嘗遇異人授占術，輒為人決休咎，與王賓、高啓輩善。厚亦與宋濂、蘇伯衡來往。洪武四年，詔取高僧，會病免。八年，詔僧通儒者授以官，公試禮部，不得官，賜僧服還山。十五年，宗泐薦公時，高皇帝封秦晉燕等

靖難功臣 卷九

十王。成祖封燕將之北平，公乘間請曰：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圖草昧，東宮仁柔，願厚自愛，大王試乞臣府中當奉一白帽與王戴，蓋王上加白，其文皇也。成祖已稔知公，亦欲得公會。高皇后崩，上曰：王與一名僧誦經念佛修齋，公名在燕府籍中，則大喜。至北平，居故慶壽寺，公每夢與劉秉忠語。高帝崩，建文即位，謀諸大臣齊黃方等，逼執伊周齊谷，削爵為庶人，湘獻王自燒殺，事且至燕。燕王懼，甚問公曰：能卜乎？公曰：能，即以三錢授。成祖密祝

而擲之曰：大王卜天子乎？王曰：咄，毋妄言。公拜曰：大

王幸賜臣燕亡左右窺聽，故敢畢其愚。主上猜問宗室，侵漁齊藩，所戮辱囚首隸士伍，蓋五王矣。大王先帝所最愛也，且又仁明，英武得士衆心，主上所最忌也。夫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棗栗，悉雄剽屬郡之材，官良家子，殼甲可三十萬，粟支十年。大王之護衛精兵，投石超距者，又不一二萬，鼓行定山東，略河南，此勢若建瓴而下，誰為抗禦。大王即不南，機先發，欲高臥得邪？旦暮匹夫耳。臣竊

靖難功臣 卷九

謂大王卜之心，與臣卜無異也。燕王曰：子休矣。公曰：臣有所與相者，袁珙請以決。曰：與偕來。珙至，就傳舍。燕王從貌類者十餘人往就珙，相曰：吾等俱護衛校耳，珙獨起指燕王拜。燕王手止之，稍問命入宮，悉屏左右，珙俯伏曰：大王太平天子也。臣遊燕市，燕市中諸將相肩接，則皆以大王故。時責燕益急，成祖召公入便殿密議，或歎息泣下。公曰：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因問公師期，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師又數日。公曰：可矣。遂謀召張昺、謝貴等

宴設伏斬之。遣張玉朱能勒衛士攻克九門，出祭藤見被髮而旌旗者蔽天。成祖顧公曰：「何神？」曰：「嚮固言之，吾師北方之將玄武也。」於是成祖即被髮仗劍相應。兵初起，暴風雨。成祖不說，公曰：「飛龍在天，從以風雨。」元吉兵南行，公送道，勿言江南有方孝孺者，學行負盛名，即不肯降，幸勿殺。當是時，獻陵居守，公及郭資等日夜守禦，輯拊兵民，南兵再攻城，設伏截其後，城上呼噪，伏發，急開門夾擊，大敗南兵去。又夜絕死士下城，劫南兵，或遺數十人，遠伏草莽間，盡焚九門諸柵寨。成祖軍中有聞見異事及兵進止，輒緘書飛騎問公，條答附去。並中機適靖難後，爲左善世復姚姓，賜名廣孝，立東宮，陞太子少師，輔太子南京。上令公蓄髮再三，終不肯蓄髮，嘗賜兩宮人，逾月不逝，亦不辭。上乃召還兩宮人。永樂二年，賑濟蘇湖。十六年來朝北京，寓慶壽寺，病，車駕再臨視，卒，贈少師，榮國公，謚恭靖。上爲文神道碑。洪熙元年，侑享。成祖廟庭，嘉靖九年，移祀大興隆寺。

靖難功傳

卷九

三

罷侑享

高岱曰：袁珙初相，成祖年四十，鬚長過臍，當登大位，成祖恐人知陽以罪遣之，行至潞河，密召入邸，於是成祖見其鬚及臍，召珙，昂首謂曰：「何如？」珙對曰：「鬚則及臍，殿下何昂首邪？」昂則猶少不及，然時至矣，特爲力稍難，時有顛士，不知何許人，亦亾姓名，佯狂譎誕，語多不倫，然事或奇中。成祖獨心異之，時召與言，多隱語，贊成大事。一日見張玉子輔，坐背有梁塵，拍其背曰：「如此大塵，猶不起邪？」又嘗啓成祖曰：「城西某所有地，貴不可言，殿下豈有可葬者乎？」成祖怪其言不祥，曰：「無之。」顛曰：「殿下乳母何在？」曰：「死。」曰：「葬矣。」顛曰：「亟改葬，是是當有徵。」成祖從之。今所稱聖夫人墓是也。又曰：齊黃等以北平都指揮張信爲成祖舊所信任，密勅信使執成祖還京師，信憂甚，不敢言，以告母，母驚曰：「不可，吾聞燕王當有天，下土者不，非汝所能擒也。」信益憂，亾何有，勅使趣信，信艱然曰：「何太甚也。」乃往燕邸，請見，不得入，乘婦人車徑至宮門，成祖見其挺身來，乃召信入，拜於

靖難功傳

卷九

四

床下。成祖伴為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成祖曰：誠疾。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乎？今朝廷有勅擒殿下，殿下果無意當就執，如有意勿諱。臣。成祖見其意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乃召廣孝至謀事，適簷瓦墮地。成祖心惡之。廣孝曰：無異，是欲易色耳。時有二人突入，即見。成祖曰：殿下不亟順天，應人何猶安坐此？成祖叱曰：狂夫何來妄言！二人曰：臣為布政司吏柰亨，按察司吏李友直，今藩臬諸臣密疏殿下欲謀大事，得旨逮殿下。

靖難政臣

卷九

五

脫不信，疏草在此。成祖以藩臬吏恐使來探已者，怒逐之。二人曰：逐出亦死，不出亦死，寧死不出，乃留匿邸中。成祖出其疏草，示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曰：此何為者？遂令玉等帥壯士八百人入衛。又曰：成祖師圍濟南日久，百計攻之不下，以有鐵鉉守禦故也。姚廣孝進劄曰：師老矣，請暫還北平以圖後舉。師還，鐵鉉遂與盛庸等合兵，進復德州諸郡縣。及東昌再北，成祖師復還北平。姚廣孝曰：前固已言之矣，師行必克，但費兩日，昌為文從兩日，此後當全勝。

也

筆記曰：燕王南下，留太子守北平，而廣孝輔焉。李景隆、吳高平安之師前後數十百萬，皆計却之。燕王已定京師，即帝位，首欲封廣孝。廣孝固辭，為留髮，賜冠服居第，室女亦辭，乃拜僧錄。左善世賜今名，遣使於武當山營玄武宮殿，楹柱甃甃悉用黃金。是時天下金幾盡，又一日，上忽顧謂廣孝曰：卿若有不豫色，然何也？曰：無之。曰：吾已知矣。母諱，廣孝曰：臣朝與吏部尚書言，歷五階而上，言也。歷五階而下，是以介介。

靖難政臣

卷九

六

耳。上曰：吾所以欲爵卿也。即拜太子少師，尋命督修高皇帝實錄。成遣撫巡吳地，廣孝有故人王賓者，居委巷，不妄出入。廣孝至吳，三往見之，皆不可。迺屏騎從，徒步造門，賓遙語曰：和尚差矣，卒不見。謁其姊姊亦揮出之。熟徐視捫其頂曰：幸此尚在。後還京師，卒年八十五。公幼名天儂，為僧名衍，為左善世名廣孝。逸史氏曰：廣孝協定大計，乃循初服。樓心玄門終不得以富貴易之。奇士哉！李卓吾曰：即不循初服，若李鄴侯亦何妨？奇士總不在此也。若王賓者，奚足

言嗚呼公知故人而故人不知公但知公之差而不知公之大也

李贄曰公官太子少師推忠輔國協謀宣力文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追封榮國公謚恭靖加贈少師別號獨菴老人又自謂逃虛子予時年七十五矣偶至燕寓西山極樂寺訪問公遺書遺像甚勤適有告者曰公自輟配享祀大興隆寺而今燬矣今移公像于崇國西偏甚不稱予齋戒擇日往崇國寺瞻禮見墨蹟宛然儼有生氣俯仰慨慕欲涕者久之以為

靖難功臣

卷九

七

我國家二百餘年以來休養生息遂至今日士安於飽煖人忘其戰爭皆我成祖文皇帝與姚少師之力也而其可如此苟簡棄置之哉而其可如此苟簡棄置之哉公像甚精峭上有題偈乃公親筆若以為古物亦當守為世寶况真儀乎意欲移住崇國寺朝夕瞻拜以致皈依縱在世不久亦愈于空抱遺恨也公有書名道餘錄絕可觀漕河尚書劉東星不知於何處索得之宜再梓行以資道力開出世法眼

御製推忠報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

國榮國公姚廣孝神道碑

朕惟商宗得傳巖之叟以佐中興漢高用赤松之流以成大業蓋天之生斯人也豈偶然哉惟我太子少師姚廣孝蘇之長洲人祖菊山父妙心皆積善母費氏廣孝器宇恢弘性懷冲澹初學佛名道行潛心內典得其間與發揮激昂廣博敷暢波瀾老成大概宗風旁通儒術至諸子百家無不貫穿故其文章闕嚴詩律高簡皆超絕塵

靖難功臣

卷九

八

世雖名人魁士心服其能每以為不及也洪武十五年僧宗泐舉至京師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一見異之命住持慶壽寺事朕藩邸每進見論說勤勤懇懇無非有道之言察其所以堅確有守積純無疵朕益重之及

皇考賓天而奸臣擅命變更舊章構為禍亂危迫朕躬朕惟

宗社至重匡救之責實有所在廣孝于時識遠退存亡之理明安危禍福之機先幾效謀言無不合

出入左右帷幄之間，戩沃良多。內難既平，社稷奠安，乃召至京師，命易今名，特授資善大夫太子少師，既又賜之。

誥命祖考皆追封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如其官，朕命儒臣纂修。

皇考太祖高皇帝實錄，廣孝為監修官，躬自校閱，克勤所事，嘗歸吳中，以所賜金帛悉散之宗族鄉人，其平生樂善好施，天性然也。永樂之六年三月，來朝北京，仍居慶壽寺，朕往視之，與語極慤。

靖難功臣

卷九

九

至二十八日，詔諸門人告以去期，即歛袂端坐而逝。享年八十有四。朕聞之，哀悼不勝，輟視朝二日，命有司為治喪葬，追封榮國公，謚恭靖，贈以勳號，百司官僚暨畿內士庶，遠近傾赴，肩摩踵接，填郭塞衢，雖武夫悍卒，閭巷夫婦，莫不贊嘆嗟咨，瞻拜敬禮，惟恐弗及。凡七日，儀形如生，異香不散，卜地西山，礮石建塔，四月六日發引，靈輻飄灑，法幢旋繞，于以火之，心舌與牙堅固不壞，得舍利皆五色，其所養深矣。六月十一日。

乃葬墓在房山縣東北四十里，嗚呼，廣孝德全始終，行通神明，功存。

社稷澤被後世，若斯人者，使其栖栖于草野，不遇其時，以輔佐興王之運，則亦安得播聲光於宇宙，垂功名于竹帛哉。春惟耆艾，深切念懷，乃揚其功德之不可泯者，勒之金石，以詔來人。

靖難功臣

卷九

十

湯陰伯郭忠襄公

公名資字存性武安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為戶科庶吉士試主事戶部總部歷改湖廣陝西司為真陞僉都御史尚書郁新薦改北平參議陞參政不數月進布政使靖難兵起公獻策防禦已而留侍 獻陵居守李景隆攻北平晝夜扞備斬睦兵民轉給饋餉靖難後陞戶部尚書 上曰資朕蕭何也未閱月出掌北平布政司事即建北京置行部與雜僉並改行部尚書深見信用永樂十九年罷行部復為戶部尚書時

靖難功臣 卷九

二

巡狩營建百費並興皆公調度 獻陵即位立東宮兼太子賓客陞太子太師以足疾賜勅給半俸致仕復其家宣德四年召公以太子太師掌戶部事免朝參公益恭慎祁寒暑雨必入署視事不少休卒年七十三贈湯陰伯謚忠襄永樂後文臣贈伯四人金純山陽伯吳中花平伯金濂沐陽伯

尚書宋公

公名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中太學生為山西按察僉事坐事左遷戶部主事謫戍寧夏建文初薦授陝西僉事辛巳又坐事除刑部員外郎靖難後命署禮部事俄陞禮部右侍郎逾月轉左永樂二年尚書工部或曰公為陝西布政使召為工部 尚書時營北京公取材川蜀七年奪憂伐山通道深入險阻時下勅嘉公勞績九年治漕河已又入蜀十二年九載考績十六年來朝又入蜀是歲理獄江西十七年又入

靖難功臣 卷九

三

蜀是年病召還京理部事造番舟十九年造黃舟是年又入蜀公初治漕河濟寧與侍郎金純都督周長修復會通河置十五閘盡用濟寧同知潘叔正策役夫三十萬工十旬蠲租一百十萬石浚黃河故道用侍郎張信圖策與典安伯徐亨侍郎蔣廷贊自祥符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殺水勢河成賞功公第一長以徇私虐人不得賞又於寧陽築堞城壩遏汶水盡入漕河用御史許堪策疏洩河至海豐大古河入凡四百五十七里役夫三千工一旬自是挽漕京

師罷海運公功最大卒之日家無餘貲洪熙元年呂震言公卹典未備與葬祭正德七年始賜祠祀會通河上公剛果質直有經濟才馭下稍嚴以故事亦易集純泗洲人洪武中太學生為文選郎中江西叅政召為刑部侍郎扈駕北征歷禮工刑三部尚書太子賓客所至有政績淮泗間治水功最著卒贈山陽伯純寬和宥容吏事幹敏宣德三年夏暑勅法司疏獄純數會客宴飲言官論純淹囚頌繫錦衣獄上念純老臣與致仕去純在刑部 獻陵嘗論純及臺寺

靖難功臣

卷九

三

劉觀虞謙曰法司尚羅織言及國事輒論誹謗甚無謂自今諸告誹謗者悉勿治又嘗曰朕或嫉惡過甚處法失中卿等須執正長天長人有膂力善騎射從靖難白溝東昌藁城戰有功歷官督府治漕河卒贈萊陽伯謚忠毅又有蘭芳者夏人讀書通古今洪武中舉孝廉為刑部郎官知吉安府有惠政民思之坐事謫為辦事吏從治河濟寧復為工部主事永樂十年以公薦陞工部右侍郎清潔無私

河間張忠武王

王名玉字世美祥符人仕元為樞密知院洪武十八年自拔來歸二十一年從征捕漁海子哈喇哈授濟南衛副千戶以至都指揮同知建文即位稍繩削親藩成祖舉兵靖難王謀畫為多事可否進止衆論未定者王正色數語立決首用王策奪北平九門撫順鋤強三日城內外悉定師將南出王曰不先定薊州將為後患會馬宣起兵薊州迎拒王攻之宣率衆出戰執殺宣并執毛指揮使是夜急趨遵化戒將士

靖難功臣

卷九

四

止殺曰師行以得人心為本簡敢勇士四鼓登陴開其城門將士皆入城中始覺守將率衆拒戰執殺之不傷一人分兵永平密雲皆望風輸款從上至灤河王進曰都督潘忠楊松在漠州阨吾南路宜先擒之 上悅立發兵曰汝為先鋒遂攻涿州雄縣擒潘楊二都督時長興侯耿炳文率兵二十萬屯真定王自請往覘敵還言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無能為上至無極以敵衆我寡欲試諸將勇怯召問今兵所向度可必勝否衆未有說王曰今當徑趨真定彼衆

一第 302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卷 頁 21

新集我軍乘勝一鼓可破也。上曰善。吾倚玉一人足辦吾事。抵真定接戰。炳文大敗。獲其左右副將軍李堅、審忠及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餘級。獲馬二萬。復敗安陸侯吳傑軍。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等以遼東兵圍城急。又謀報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城。上與王謀。東援永平。既至。高等望風棄輜重遁。王從。上追斬甚衆。王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軍襲之。可免後顧。上從之。遂攻大寧。殺其都指揮朱鑑。北平報景隆兵圍城急。遂旋師。王請搗景隆營。

靖難功臣

卷九

五

去戰三日。城中亦鼓譟出。表裏夾攻。景隆軍不支。大敗遁去。從攻廣昌。大同悉下。謀報景隆收潰卒。號百萬。且復至。王言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逸待勞。上命王率衆馳駐河上。三日。景隆兵至。王以騎兵接戰。景隆復大敗。收餘卒。退保濟南。乘勝追擊。圍其城。既而解圍。還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決戰。上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上數匝。衝擊得出。王不知。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王竟被剗歿。年五十八。上哭。既旋。

師。諸將侍語及東昌事。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玉。令吾寢不帖席。食不下咽。耳墮涕不已。諸將皆泣。上卽位。論功。顧侍臣曰。玉才備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其蚤歿。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追封榮國公。謚忠顯。仁宗在春宮。數與侍臣言。王識見謀略。卓然老成。非諸將所及。且端方有匡直之益。洪熙元年。加封河間王。改謚忠武。循享。成祖廟庭。子輔。別有傳。

靖難功臣

卷九

二六

東平朱武烈王

王名能字士弘懷遠人父亮國初功世燕山護衛正千戶王嗣官事 成祖藩邸建文元年起兵靖難王及河間王首議縛三司奪九門即引兵東攻薊州敗都指揮馬宣立拔薊州度石門又拔遵化襲破大寧還兵破雄縣漢州擒都督楊松長驅至真定敗長興侯耿炳文再戰滹沱河上躍馬大呼突陣敗炳文兵還鄭村壩破九門兵又敗平安兵自溝河二年攻濟南追戰敗鏵山下戰東昌盛庸鐵鉉力戰圍 上數

靖難功臣

卷九

七

敗平安兵又至圍益急王率周長等兵合胡騎奮戰上潰圍東北角出還營王在諸將中最年少善戰河間王善謀戰沒東昌軍事一諮王是年歷陞都指揮同知三年收合諸軍將薛祿等進戰夾河擒都指揮張安夾河之戰譚淵死靖難兵寇得王至再戰勝軍聲復振敗盛庸兵藁城三戰三敗之遂率王興陳亨諸將攻真定王先鋒衝庸中堅殺幾萬人擒都督顧成出奇兵截南兵哨騎連戰順德大名彰德衛輝皆有功戰西嘉山破定州十月戰蠡南兵大潰是年陞

都督僉事四年克東阿進攻東平殺判官鄭華盡破汶上諸寨至小河王真戰歿平安兵大捷靖難諸將

議旋師王獨按劍奮罵諸將曰漢高祖十戰九敗終有四海今舉事連捷小挫輒歸更能北面事人耶諸將皆大不忠當斬眾遂定 上引兵南下大戰大店又戰小河橋又大戰齊眉山連捷盛庸平安等合兵六十萬依潼山為陣王率李遠等設奇四面進攻大敗平安等銀牌軍都督陳暉來援安又敗暉擒平安等三十人降十萬眾六月渡江進屯金川門夜漏下

靖難功臣

卷九

八

刻門開定京城建文四年封成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孫永樂四年充征夷將軍率二十五將軍討安南加祿千石至龍州卒能身長八尺沉毅驍果善拊士卒被服常依儒生追封東平王謚武烈侑享成祖廟庭

定興張忠烈王

王名輔河間忠武王子也靖難功歷陞指揮同知辛巳嗣父都指揮同知統父兵戰夾河蒙城彰德靈壁有功壬午九月封信安伯食祿一千石與世券永樂三年以父功進新城世族加祿三百石四年充征夷右副將軍佐成國公討交趾成國公卒軍中進王大將統二十五將軍兵八十萬入賊境賊沿江列柵六七百里水陸拒守我師至江口破其堅壁遂拔多邦城進攻破交州乘勝引兵蹙清化覆其巢穴降夷民靖難功臣

卷九

九

十餘萬季犛遁入海屯兵鹹子關賊襲我逆擊敗之五年督舟師進攻斬馘數萬追至奇羅海口擒季犛并其二子答澄交南平得郡縣一百三十四戶三百一十二萬上議復古郡縣置交趾都布按三司六年進封英國公食祿三千石是年交賊簡定又反王率師二十萬討之七年獲簡定召還京八年交賊陳季擴又反稱復陳氏王又出討之賊走海洋據險荷花口王率兵促之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我王偵知令先驅曰羣象來衝一矢落象奴再矢披象鼻象奔

還自相蹂大軍乘之賊敗十二年縛季擴十三年留王鎮守盡平餘寇十四年召還京二十年從上北征胡二十三年冊王女為貴妃洪熙元年加大師收王從兄兵部右侍郎信為錦衣世指揮同知宣德元年漢王謀反密遣人通王王母賢令王縛見上得早覺從上親征加祿歲三百石顧佐為都御史請保全功臣王辭兵權時時與蹇夏三楊諸大臣侍上左右顧顧問正統十四年從駕出土木敗績王歿景泰元年贈定興王謚忠烈王三征交趾皆與沐晟

靖難功臣

卷九

三

偕王功為多王器于雄壯顧盼有威不妄言笑歷事昭章睿身皆重王李贊曰使定興輔不還京師得似沐黔寧長守交趾以至正統十四年乃卒則安南豈有先定興輔而陷沒者哉等死耳不歿於交趾以為忠而歿於土木以為不忠悲夫

鄧國薛忠武公

公名祿，膠人也。起辛伍，從靖難，奪九門，東攻劄南，破
雄漠圍，真定擒駙馬李堅，東援永平，襲大寧，旋師解
北平圍，大戰白溝河，又戰夾河，泮沱河，先登有功。單
橋之戰，馬蹶被擒，奮脫縛，拔刀斬守兵數人，復上馬
去，再戰大敗平安軍，轉戰淮上，有功。陞督府僉事，從
北征胡，有功。進右軍都督，訓練幼軍，董建宮殿，永樂
十一年封陽武侯，食祿千一百石，又再出征胡。獻
陵卽位，巡北邊，戰虜大松嶺，斬獲功多，遣鴻臚卿卽
靖難功臣 卷九 五

鄧國張襄僖公

事長陵

張信，臨淮人。父興，開國功，為永寧指揮僉事。信嗣官，
紫江草塘功。陞都指揮僉事。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卽
位，疑北平大臣薦信有謀，勇調北平都司，受密勅，令
與謝貴、張昺合力，盡縛藩府人。信口夕憂懼，母怪而
問之，信跪對曰：「兒統兵邊間，焉能無憂？母口汝非此
憂其語，我故信屏左右，對曰：「密旨欲得親王，奈何？母
大驚曰：「不可。汝父每言王氣在燕，汝無妄為禍家族。
信益憂懼，未幾，勅促信益急，信艱然起曰：「何忍已甚
至此三遣燕邸。文皇辭不見，乃乘婦人輿求見。
文皇召入，尹床下時。文皇稱風病不能言久矣，信
頓首曰：「殿下無恙，即有恙當急諭臣。文皇曰：「余誠
病且困，待汝爾。信復曰：「殿下不以情語臣，朝廷密勅
信執殿下，殿下意果無他，幸從臣歸命京師，即有意
宜告臣。文皇見信稱臣，又意甚誠，惻泣下，告信密
謀，立召姚廣孝，朱能、張玉定計，奪九門信，遂從靖難。
兵戰大寧，真定鄭村壩，還軍攻九門營，西克大同，轉
戰夾河，藁城渡淮，破盛庸兵，入金川門，陞都督僉事。

再封隆平侯食祿一千石與券世伯。文皇時時呼信為恩張凡召太子北京察藩王動靜諸密要事皆命信。永樂二十年征胡功加少師洪熙元年與世侯奏支兩俸子鏞自立功為指揮僉事先卒鏞子淳嗣官。正統七年信卒贈鄭國公謚襄僖淳以指揮僉事嗣侯卒子福嗣侯無子弟祐嗣侯卒無子弟祿。正德三年嗣侯卒子偉優給十二年嗣侯。

靖難

卷九

三

廣寧侯劉忠武公

事長

劉榮宿遷人為總旗從靖難立功夾河葉城肥河陞督府僉事出塞討馬哈木阿魯台進左都督充總兵守遼東改名江當是時倭寇數入永樂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島傳烽至公率精兵疾馳入望海埚明日倭數千人分乘二十艘直搗馬雄島圍望海埚榮發伏出戰遣奇兵伏山下斷其歸路倭奔入櫻桃園公合圍斬首七百四十二捕生八百五十七自是倭大創迄今不敢犯遼東。封廣寧伯食祿千二百石與

靖難

卷九

三

世券復名先還鎮。年卒贈侯謚忠武子湍嗣卒無子弟弟中嗣。正統十四年從征降都督同知景泰中守大同詔復伯爵時上皇至大同安邀郭登出見郭曰虜不可測吾二人者守土為職脫有變柰社稷何。擐甲登城北面拜曰臣義與城存亡安竟出見命進侯從。上皇入京言官葉盛劾安落侯復為伯。天順元年進封侯加祿六百石與世侯券。成化七年卒贈嶧國公謚忠僖。

續藏書卷九終

續藏書卷十目錄

內閣輔臣

史閣敘述

史閣欵語

解縉

黃淮

胡儼

楊士奇

楊榮

內閣輔臣 卷十目錄

附 金幼

楊溥

高穀

薛瑄

岳正

呂原

續藏書卷十目錄終

續藏書卷十

史閣敘述

夫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此雖一時告定公語而千萬世君道臣道不越是矣君之難難於得臣臣之難難於得君故夫子他日曰為天下得人難此言君之所以難也又曰獲於止有道此言臣之所以難也君知其難則自能遠搜博采若我太祖高皇帝然唯務得人而後已臣知獲上之不易則自然其難其慎若我中山徐武寧也務委曲承順以求合吾識主之

史閣敘述

卷十

叙

初心則難者不難易者自易此必至之理問學之實非若世之務為容悅以賊害其君者之比也我國家不設丞相蓋實慮得臣之難耳是故汪胡誅夷善長亦死然而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手足股肱相持成體無一時可少者是以文皇帝復設內閣而解大紳首當內閣之選焉解之天才非但一時傑出即先後閣臣亦當推讓之矣所謂以至聖之主獲至賢之佐其不易為何如者而老成若善長死才若解大紳亦死然則吾夫子為君難為臣不易之語遂成真

難而真不易邪。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夫上九居艮止之地，處艮山之高，當外卦之上，正王侯之有事者，乃不事王侯之事，而以高尚爲事焉。是止也。而下之人，又卑巽寬裕以成之，致蠱奚疑哉。若我二祖乃萬世大有作爲之君，不肯苟止于上，二臣又萬世不諂之臣，不肯卑巽于下，固宜其若合符契。若蕭韶奏而鳳凰鳴也，奚爲而卒不相入也。蓋觀蠱上九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夫不事王侯之事，而以高尚爲事，是蠱也。爲子者，反謂其志可則，而切切

史閣敘述

卷一

三

焉。用譽以巽入之，故夫子又於六五之象，復提掇而申明之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夫爲人子者，既能用譽以承父之德，則父子之情，大通無間，因而照舊幹理，使百執事各司其事，先甲後甲，符合天行，而家事治矣。爲父者，喜其子之，以我爲有德也，自然與子同心，而無阻隔不通之情。爲子者，樂其父之能自優游舒泰也，自然於父情意相通，而又安有蠱壞不治之事。正所謂有子考无咎者也。何必以不事事爲父過邪。若必以不事事爲父過，則人亦何貴於有子。若以

不事王侯之事，爲父德，則又何患乎父子之不通。蠱事之不治，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元亨者，大通也。利涉者，有事也。有事，則治而不蠱矣。夫上不事事，子猶以爲德而將順之，況勤於有事，若我太祖皇帝之爲君，可日夜求過，進無益之庖，西萬言，以事抵觸。若解大神等邪，吾以爲當此之時，正所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不可不知自揣者。從容其間，以需顧問，縱有所陳，直推尊而表揚之，曰：是唯我后之德焉，更不必索忠諫之美名，而欲以憂危其主也，何也。履虎尾

史閣敘述

卷一

三

者，必使不至於啞人而後亨，而世實未有履虎而不啞者。或者大神亦未之思，而遽易焉，以履其後乎。此實背尚書大易之訓，雖以何辭也。縉於高皇，僅免一啞至。文皇終不得脫矣。夫大神文學之選也，所謂多讀書，識義理之人也，乃易與尚書，反束而不讀，何邪。非不讀也，讀之而不知其義也。所謂不識字之人是也。夫以千載不易得之君臣，一旦得之，又以不識字之故，反失之，不誠可慨邪。二百餘年，若劉忠宣之事，奉陵李文正之當，正德可稱不易之臣矣。

若楊新都者，雖能委曲於彬忠用事之朝，而不能致身以事達禮之主，天資近道，而不知學，是最為可惜之人。夫學，何學也？學然後知為臣之不易也。故曰：人不學，不知道。常人猶不可不學，不學則不知道，而況於事君之道，而又況於內閣史臣之道，之尤不易者邪？是故謹備述之。

史閣敘述

卷二

敘

史閣款語

劉東星曰：歲辛丑夏，李卓吾同馬誠所侍御讀書山中，余屢遣迎，不至。謂余宦邸非遨遊之地，宦署非讀書之場，是以余為不讀書也。然余雖不讀書，余有祿俸，可以養老，不必皆伯夷所樹也。且余雖曰仕宦，而清素未脫，寒酸氣習，當與馬侍御等，何必分別太過乎？且聞其病，以好著述，故病也。老人甚不宜病，可柰何？所著何書，指示我。於是得史閣二十四篇，以歸。其所敘述，專以為臣不易一語，更端言之，極盡。余因戲

史閣款語

卷十

款五

答之曰：今人正坐不易一語，怠緩了國家大事，使世界無所倚托，今何為出此言也？動步不敢，見勇往直前者，則指為輕進；動口不敢，見開口見膽者，則指為干名。若皆慎重不易，則斯世何賴？朝廷何賴？卓吾子勃然作曰：我為上上人說法，不為此等人說法。此等人乃世間患得失之人，賢者耻之，豈吾所說邪？我為世間賢人，多是如此，必欲進之於大聖人之域。文王孔子之歸，蓋必如此，然後能濟事，然後能有益於君。此實載在尚書，著在周易，特無人提動，不省耳。公看

斯世誰不願爲文王孔子大聖人者予聞之赧然愧
遂卽梓行以布告天下賢士大夫仁人君子使其
爲臣之不易蓋如此云
時夏至後十日榭山主人書于任城南池

史閣欵語

卷十

次六

續藏書卷十

內閣輔臣

左春坊大學士解公

說內閣之始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洪武二十
一年戊辰會試禮部第七廷試第三甲縉兄綸及女
弟之夫黃金華亦同登第太祖授綸禮部祠祭主
事縉與金華皆中庶吉士一日幸大庖西諭縉曰爾
試舉今政所宜施行者縉上封事萬言及太平十策
上喜稱奇才兵部尚書沈潛忌之縉乞改官乃官御

內閣輔臣

卷十

史李善長歿縉言善長出萬死佐上得天下爲勲
臣第一可謂極富貴矣奈何希望不測以佐胡惟庸
哉且殺大臣以應星象非天意今已失刑而臣懇惻
爲言願戒來者縉又爲王國用草諫書雪韓國寬爲
詹徽所嫉又爲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疏泰切齒
恨之既時時敢直言上乃召縉父謂曰大器晚成
若其以而子歸益進所學且論縉曰而歸益盡心
於古人後十年來大用汝未晚也八年上崩縉奔
喪被劾謫河州衛吏建文初召入爲翰林侍詔靖難

後成祖召縉及黃淮備顧問遂入內閣辦事尋復召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等陞縉侍讀進侍讀學士七人並直文淵閣內閣預機務自縉始也時儲位未定召縉密議縉言立嫡以長又言好聖孫上遂立世子為皇太子封高煦漢王陞縉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漢王由是怨縉未幾用兵交趾縉力言交趾古羈縻國又謂不宜過寵漢王上怒乃出縉廣西叅議李至剛奏縉怨望改交趾八年上北征縉入奏事不見上見東宮而還漢王乘隙

內閣輔臣

卷十

二

縉遂徵下獄三年歿獄中歿年四十七縉喜引拔士類人有善稱之不容口當時蹇夏黃陳之用縉密贊居多文皇嘗與論羣臣御書蹇義等十人命各疏其下仁宗後出所評示楊士奇曰人謂縉狂士縉非狂士也官其子禎期為中書舍人大庖西封事萬言畧曰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既無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又無貨利聲色游畋玩好之欲此皆遠過於漢宋又何遜讓於唐虞唯願以天地為一體以天下為一人令出唯行也

不宜於數改刑期於無刑也寧失於不經今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立國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無變之法無一日無無過之人良由誠信有間用刑太繁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切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向學不純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繩集一時兇園寒士抄緝穢蕪畧無可采又云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孳孳於治民治

內閣輔臣

卷十

三

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桑盛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鈎鉅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為能事以問囚多寡為勛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夫入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為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益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進人不擇

於賢否授職不量其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林冥蹈瞽趨而咸布於朝省驟歷清華惟理監悍關茸下愚者朝捐刀鏹暮擁冠裳左棄篋策右縮符章剔履之賤袞繡巍峩負販之儲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豈忱恂有德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百家神恠誕

內閣輔臣

卷十

四

妄恍惚無不洞矚其謬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祭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蹈其罪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何取夫節義哉

吾學編云初成祖寵信公手書倚任大臣十人義等名授公十人者皆與公厚善公具實封以對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元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

雋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慙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䟽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駟僧之心奏上成祖以示東宮曰至剛朕已洞燭餘徐驗之東宮問縉建文君所用之人何如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材事已往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楊東里云公仕前後不十歲爲吉士再歲御史未滿

內閣輔臣

卷十

五

歲爲學士四歲兩贊外藩皆席未煖平生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後裔而襟宇濶略不屑意細故表裏洞達絕無崖岸雖野夫穉子皆樂親之故求文與書者日輻輳獨不畏疆禦承運庫官張與恃寵而橫嘗答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曰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其文雄勁奇古詩豪宕豐贍書小楷精絕行草亦佳

天順日錄云文廟過江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

縉楊士奇周是修俱約同歿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
學拜宣聖遺像自為贊繫衣帶縊東廡下後縉為周
作傳戲謂其子曰當時若同歿誰與爾父作傳邪
畜德錄云解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為百獸尊誰
敢觸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見詩大
有所感即命所親信夏原吉迎 太子於南京
傳信錄云宮闕初成 成祖命書門帖縉書日月光
天德山河壯帝居遂大喜厚齎之又云中秋節開宴
賞月而月為濃雲所掩 上命縉賦詩縉作風落梅

內閣輔臣

卷十

六

一閱其辭曰嫦娥面今夜圓垂簾不着臣見拚今宵
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殿 上覽懽甚賜飲至東
白

閣學記云 高皇帝網羅英俊智屈羣策當時翊運
元臣親如善長貴如廣洋惟庸近侍如安如濂如觀
如素雷霆所擊罔不震懼縉以一少年上庖西萬言
批鱗逆心罔所諱忌而 聖度優容令其進學才難
之歎猶可想見規模真弘遠矣召旋河隴踐歷清華
密贊建儲有故老舊臣所不及知卒罹於讒莫之敢

白悲失

瑣綴錄云 成祖渡江周是修與胡解等俱有約既
而解令胡見胡如廁回問家人餒猪否解笑曰一
猪尚不捨肯捨性命又云文華寶鑑成 上諭縉曰
皇考訓 太子嘗采經傳格言為昭鑑錄朕此書稍
加充廣益以 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帝王萬世
之法能守此足為賢君矣

內閣輔臣

卷十

七

少保黃文簡公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丁丑舉二甲進士授中書舍人壬午靖難師過江淮同百官歸順文皇簡入內閣授翰林院編修進侍讀三月欲立東宮淮對曰立嫡以長萬世正法上意遂決冊立仁宗為皇太子命淮為庶子兼侍讀五年遷右春坊大學士輔導皇太孫七年巡狩北京命蹇義金忠楊士奇及淮留守諭曰朕留汝四人居守猶唐太宗簡輔弼監國必付房玄齡也八年親征胡虜適長沙妖人李

內閣輔臣

卷十

八

法良作亂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討之漢王言彬不可用淮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兵貴神速宜亟遣以掩不備既而法良就擒漢王愈忌淮九年虜酋阿魯台來降請併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淮曰北虜狼子野心離其黨則易制併為一則難圖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處平地所見唯目前耳十一年再命留守南京陞翰林院學士十二年漢王隨侍北征日夜窺伺間隙譖言監國之禍適淮進表行在上大怒逮繫獄中十年仁宗嗣

位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領內閣事洪熙元年加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夏五月仁宗宴駕皇太子往南京省謁孝陵未至淮及楊士奇等佐鄭襄二王監國宣德改元八月漢庶人反上親征命淮留守師旋固請歸田時淮父靜菴年八十有九淮襄事畢拜恩闕下上留累月賜遊西苑乘肩輿登萬歲山錫宴山麓翌日仍宴餞太液池諭曰明年朕誕辰卿其復來明年如期至寵錫有加淮家居二十餘載正統十四年卒壽八十三謚文簡

內閣輔臣

卷十

九

瑣綴錄云有謂方正學之誅夷尹昌隆之籍沒許白雲之極刑皆出於文簡祭酒劉益謂文簡好訾毀同列縣筭瑣探云文廟嘗選進士二十八人入翰林讀書今大學士解縉督其業時周文襄公忱奏願入選然所選二十八人已足上特嘉獎曰此有志之士許之又選中書舍人二十八人習義獻書以黃文簡淮專領其事一日謂文簡曰諸生習書如何對曰今翰林有五墨匠陳宗淵不敢儕二十八人之列但日

日跪階下臨擗上問卿持所書來否淮卽出書上問何鄉人對曰越陳剛之後上曰當令與二十八人同習淮對此人尚在匠籍須例與飲食給筆劄於是卽令有司落其籍宗淵遂得脫匠籍徑入士流矣殿學記云予觀文貞所載日錄謂淮忌胡廣解縉再觀省愆錄乃知淮之不幸夫一黃淮耳下獄十年家食二十餘年杜門掃軌不問國事者三十餘年而同事七人縉既雉羅廣亦螻天唯文貞秉鈞文敏謀幄淮之蒙詬其可知也

內閣輔臣

卷十

吾學編云初與公並入閣者七人胡儼早休胡廣先卒解縉沒詔獄唯西楊秉鈞最久東陽謀幄最密並總修累朝實錄而公園土十年家食餘二十年蒙詬簡牘君子弗信也禿翁曰此一段是文簡公斷案

太子賓客胡公

胡儼字若思南昌縣人以書經中洪武丁卯鄉試第二明年會試中副榜授華亭教諭以內艱去丙子授長垣縣上疏乞近便養親改餘干遂著爲令建文元年己卯陞桐城知縣四年兵事棘御史大夫練安薦儼學足達天人之際智足資帷幄之籌下吏部召儼比至京靖難兵渡江矣文皇卽位擇翰林官吏部更薦儼上曰儼曉天文宜令欽天監試送翰林供事解縉又薦儼遂授翰林檢討與縉等七人同直內

內閣輔臣

卷十

七

閣尋陞侍讀永樂二年陞左諭德兼侍讀外艱去詔奪情儼持論少戇諸同事人頗不能容乃薦儼學行堪爲師表陞國子祭酒上幸太學御彛倫堂賜坐講經俯聽甚悅賜資優厚六年薦修撰吳溥爲司業八年上北征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皇太孫監國洪熙元年春以疾乞休賜璽書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儼在國學二十餘年時諸生託故告歸者坐法戍邊賴儼申論得免儼雖出內閣不復預機務然朝廷大制作凡修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天

下圖誌皆推總裁正統八年年八十三卒儼自處淡
薄衣食僅足方岳重臣俱待以師禮嘗典湖廣鄉試
取楊溥居首批其所刻文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
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私曲後楊溥歷
內閣少保卒爲時名臣
天順日錄云胡頤菴急流中勇退人也又云儼爲祭
酒以師道自重文廟亦寵之公卿莫不加敬士由
太學出至顯位者執弟子禮益恭儼遂名重天下

內閣輔臣

卷十

十三

太師楊文貞公

楊士奇名遇以字行泰和人初試吏部尚書張統
其策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列名第一授王府審理
副會成祖卽位遂擢翰林編修尋陞侍讀時方開
內閣于東角門內命士奇等七人處其中因論士奇
曰朕知爾文學親擢至此爾但盡心勿自疑畏二年
立皇太子兼左春坊左中允一日講大學士奇呈
講義上覽畢曰先儒謂堯典克明峻德章一部大
學皆具矣侍講學士王達講乾九四舉儲貳以說

內閣輔臣

卷十

十三

皇太子疑其言問士奇對曰此宋儒胡瑗之說曰與
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對曰程子嘗曰卦中六爻人人
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
臣用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爲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
有據豈敢妄出意見五年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
嶺南土簞諸物或得其目以進上閱之無士奇名
獨召問士奇對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衆皆
作詩文以贈其行故有此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臣
病未往贈也今衆名雖具而受否未可知且其爲物

微甚當無他意。上遽命燬其目。六年冬，以巡狩北
京，詔告天下，命士奇視草。既稱善，即命與諸尚書皆
觀。兵部尚書劉儁私謂士奇曰：「請以有字易自字，眾
謂二義不相遠。」且上既稱善，可勿易。士奇奏曰：「國
家大體當用儁言。」上喜曰：「士奇能服善，則何有敗
事？」七年，車駕巡北京，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士奇專職
輔導。皇太子覽文章，正宗稱真德秀學術純正，閱
歐陽修文集，喜其奏議懇切，因謂士奇曰：「廬陵有君
子，春坊贊善王汝玉，每以詩法進。」皇太子、士奇曰：

內閣輔臣

卷十

十四

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皆言志也。殿
下明經講道之暇，若娛意文字，兩漢詔令，皆可觀。非
但文辭高古，亦可裨益治道。九年，上還南京，一日
退朝，召士奇問曰：「爾輔東宮日久，果何如？」士奇對曰：
「殿下孝敬無比。」上使言其實曰：「凡有事宗廟祭器
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
即不敢蒞祭，左右請遣代。」曰：「上以命我，可遣代乎？」
遂親祭，祭畢，汗徧體，疾遂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
識而後遣行，不敢輕任下人。上曰：「此子道當然，士

奇曰：「從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且存心以愛人
為本，將來必不負。」陛下付託。上悅。十二年，正旦
日食。上問禮部翰林諸臣：「正旦日食，百官行賀與
否？」尚書呂震曰：「日食與朝賀不同時，當賀。」侍郎儀智
曰：「同日宜免賀。」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宋仁宗元
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
丹行之，恐為中國羞，後有自契丹還者，言虜是日罷
宴，仁宗深悔之。」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
是也，遂免賀。及宴十四年，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

內閣輔臣

卷七

十五

志，還京欲發其事，獨召士奇問曰：「昨聞蹇義漢府事
義對曰：「不知若朕有未知，爾輩疑有離間，不敢言，今
既知矣，言之何害？」士奇對曰：「臣與義俱事東宮，故外
人無敢與臣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
州，又不肯行，今知將徙都北京，唯欲留守南京，天下
皆疑其心。」唯陛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
恩，為永世利。」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
及所為戰具，大怒，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內，以東
宮力救解，乃免。遂命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

去北京甚邇卽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是冬周王楚王來朝謁孝陵上命皇太子太孫及諸皇孫陪謁問翰林諸臣拜位士奇對曰二王尊屬當分列在前東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皇孫與太孫同班分列兩傍上出所書位次與士奇合卽遣鴻臚寺丞周昇持赴陵少頃復命以宸翰上上遂以與士奇寶藏之皇太孫勤學好問上命吏部翰林舉老成侍講讀士奇蹇義同舉儀智衆以爲老士奇曰儀智道理明執守正當今廷臣未見其

內閣輔臣

卷十

十六

重用卿二人士奇曰此收人心之一機也恩之所及必先扈從征行之臣臣兩人不應先及九月癸未尚書呂震言于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做漢制易吉服上未荅震退徧語羣臣易從吉士奇謂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仁孝皇后崩成祖皇帝仍素衣冠經帶者數月今上於皇考可遽卽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尚書蹇義兼取二說羣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上亦未荅明旦上素冠麻衣經出視朝文臣

內閣輔臣

卷十

十七

比上曰智雖老能直言不阿向言元正日食宜免賀朕識之二十二年八月成祖北征上賓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仁宗卽遣皇太孫往迎梓宮時京兵皆隨征在外城中空虛慮趙府爲變因秘未發喪顧急未有所與士奇言上所用東宮圖書請暫假以行上卽取付太孫曰有啓事以此封識此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旣而謂士奇曰卿言誠是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而興且曰朝廷事卿與蹇義當悉究心吾當

唯學士武臣雅英國公如上所服罷朝上諭左右大臣曰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自左春坊大學士進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尋陞少保本年十月一日大理寺卿虞謙上封事過激上怒降謙爲大理寺少卿而以屬吏楊時習爲卿士奇以爲不可卽復其官本年十二月加少傅進階榮祿大夫時天下方面大臣及郡有司皆來朝京師兵部尚書李慶言于上曰民間馬畜已散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蘇民力正官領壯馬佐二官

領牝馬太僕寺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士奇謂不可慶忿不納士奇獨奏曰朝廷選賢授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於天下賢者誰復肯仕蓋虧損一馬則必賠償破家產累子孫朝廷可負此名於天下後世乎上許出內批罷其事已而不報明日士奇又言曰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領多駒南人脆弱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而號泣於道臣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恐無志於問學矣此令之失非小

內閣輔臣

卷十

大

也上曰吾偶忘之當即批出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論曰內批豈真忘之邪聞李慶呂震輩皆忿卿朕念爾孤立恐為眾所傷不欲以卿言而罷耳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者曰卿等今可草勅止散馬矣士奇頓首曰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已領者如何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例不責生駒虧損不責償未給者止勿給復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唯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本月上以梓宮在殯新正朝儀不用樂及

鴻臚習儀仍用之士奇與黃淮等疏言前已議不用樂乞賜禮部設而不作遂有旨如士奇言洪熙元年正月命士奇兼禮部尚書尋改兼兵部尚書士奇辭曰臣為少傅大學士已踰涯分尚書一職更不敢當上厲色曰黃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謂何士奇請辭俸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敢復加尚書蹇義言宜聽辭學士俸士奇言辭祿當辭厚何用取虛名上曰朕成卿志乃聽辭於是黃淮亦辭戶部尚書俸上監國

內閣輔臣

卷十

大

時御史舒仲成嘗以事迂旨後已陞為湖廣按察副使矣及即位尚書蹇義因以他事奏仲成命都察院逮治士奇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即位皆悉寬宥今追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為太子召衛綰不赴即位用綰前史譴之上喜即罷治仲成賜士奇米及鈔幣且降勅獎諭二月賜士奇田二頃士奇懇辭上曰卿事朕表裏一誠資益良多卿前辭祿今又辭田何也士奇曰臣起自寒微今受恩踰分幸少延殘喘得更事陛下二三年獲全歸

山林受賜多矣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尚書呂震吳中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士奇進曰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唯陛下容之上猶不懌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士奇又進言曰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加罪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只謂朝廷不能容直言耳上惕然曰朕非怒謙乃其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心論之士奇曰此非臣言能使之論當以璽書開論上遂命士奇書勅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

內閣輔臣

卷十

二十

戒上以士奇匡輔力多特賜璽書其畧曰朕膺監國之命而卿侍左右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嘉謨嘉猷入告於內期予於治茲以已意創製楊貞一印一枚用藏於家傳之後世唯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唯艱共思保守唯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世無斁上嘗論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但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用今試卷例緘姓名請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南六

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就用矣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尚書陳山迎見請乘勢移師彰德上問楊榮榮亦力贊上又問蹇義夏原吉吉義依違而已榮隨傳旨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當有實今以何爲辭榮曰今逆黨已言實與趙謀何謂無辭士奇曰如此能服人乎乃往見蹇夏言不可狀蹇夏曰上今特信榮言不係吾輩可否乃復見榮曰太宗皇帝唯三子今上唯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皇祖之靈榮曰汝不草勅吾

內閣輔臣

卷一

三二

當以聞俄復召蹇夏蹇夏乃以士奇言白上上於是乎不懌而止然言者猶喋喋乃特召士奇問曰論趙事者日益衆如何對曰今日宗室唯趙於陛下最親上曰吾亦思之今欲封羣言示之令自處何如士奇曰更得一璽書諭之尤好於是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卽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久之上復召士奇諭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賜白金文綺楮幣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鬻表乞立爲陳氏後大臣皆言此黎利之譎

當發兵誅討或謂與之無名徒爾示弱 上召士奇與楊榮榮曰永樂中費數十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便士奇曰榮言當從初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未得乃郡縣其地數年以來兵民困於交趾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體 祖宗之初心保 祖宗之赤子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葉珠崖前史以為美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矣聖心每憾此事恐有意外之慮願 陛下勿疑 上意遂決六年七月日既夕

內閣輔臣

卷一

三

上微行至士奇宅士奇扣首曰 陛下柰何以宗廟社稷自輕 上笑曰朕思卿一言故來爾七年二月士奇言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公廉端厚能為國為民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以賍問罪併坐舉者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為小人所誣 英廟即位陞少師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同知經筵事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縣正官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只令吏部

選除士奇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縣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 宣宗皇帝勅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稱得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一時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故耳且 宣宗臨御之時體 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乃第一事當時不聞人有異議多以得人為喜今乃以為不美邪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至天下斗米三錢今謂保官恩出於下夫眾臣舉保吏部審實具名

內閣輔臣

卷一

三

奏請 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即不得除授恩實非出於下者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為謗語專欲隳壞 先帝良法使小人皆得進用伏望 聖斷只依 先帝勅旨施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賍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警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四朝大恩慚無寸補唯念用人賢否國家治亂所關是以竭誠盡言 詔如士奇議六年麓川蠻反太監王振主征討命王驥為總督而以刑部郎中楊寧忝之士奇贈詩有征蠻忽遠圖之句其後師雖有功

實爲南方大病八年士奇子稷坐事逮繫給事中廖莊等御史陳員韜等劾士奇不能教子齊家何以服人事上士奇疏乞致仕上優旨留之九年復賜璽書曰卿歷事祖宗寔惟簡在暨朕繼統啓沃彌贊厥勞尤多卿子既乖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禮自處以副倚毘士奇感泣積憂遂不起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嗚呼功成名遂身退難矣哉然士奇實無可退之義也唯有舉賢以自代耳

三朝聖諭錄云宣宗皇帝嘗奉太皇太后往謁

內閣輔臣

卷十

五

陵士奇與蹇義楊榮等皆從上傳太皇太后旨命士奇等進見勞問慰勉加以厚賜既數日上諭士奇曰太皇太后爲朕言皇考往在宮中談卿等姓名及行事甚熟其間才學優劣孰肯任事不任事皆有評議言蹇重厚小心但多思少斷卿能持正言不避迂意方議事時先帝本不從卿然卒從卿始不敗事士奇對曰此太皇太后之盛德仁宗皇帝之盛德願陛下常奉聖訓

野記云皇后大漸召三楊宰相至榻前問朝廷

尚有何事未辦者文貞首對三事其一建庶人曾孫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后曰曆日已革除豈可復用對曰曆行于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實后領之其二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已誅太宗詔收其片言一字者論歿乞弛其禁凡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而傳之

蘇談云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蘇一郡尚書楊仲舉都御史吳訥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

內閣輔臣

卷十

五

文貞在武昌因患難之交訥黑窰匠以一文嗣初教書儒生以一詩皆入啓事悉登臺閣縣竒瑣探云仁廟嘗幸文淵閣問今之山林有知名士否對曰東吳有陳繼善爲文仁宗召至吏部擬授國子博士上曰此當在禁庭乃改翰林五經博士繼字嗣初公初未相識因夏忠靖治水蘇郡得繼文以歸偶見之菽園雜記云東里楊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一日知崑山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東里問崑山有屈昉

永年茫然慚赧而退未幾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昉應詔除南海縣丞前輩留心人物如此又云國初諸司皂隸主騶從而已宣德間始有納銀免役者蓋因楊東里言京官祿薄改名曰柴薪銀也天順以來始以官品隆卑定立名數每歲銀解部以巨萬計在京諸司則皆出畿內并山東山西河南州縣南京諸司則皆出南畿州縣

殿學記云予觀沙羨稿石臺稿見文貞蚤歲跡弛魁岸視天下莫已若及觀國史暨三朝聖諭錄乃知管

內閣輔臣

卷十

三

仲之才優於召忽魏徵之績多於王珪輔亮東宮保全趙邸歷事四朝終始一如或者乃以周是修之歿子稷之獄少之則吾不知也

吾學編云十二年秋上北征還下公錦衣衛領繫尋宥之二十年秋上北征還又下公錦衣衛領繫逾旬乃釋可知監國之不如從幸審矣監國之臣易生嫌隙又云洪熙元年四月公及蹇夏東楊侍上問昨夜星變見否對曰未見上慘然曰天命也歎息而起又明日召公及蹇公論曰朕監國二十年讒

慝交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幸得保全言已而泣二人亦泣上曰即吾不幸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也遂賜公楊貞一印閱月上崩又云宣德三年上謂朝臣貪濁奈何公對曰貪風始自永樂末年上問何故對曰永樂十五六年後數疾不視朝扈從之臣請託賄賂公行無忌耳

仁宗嘗諭侍臣曰諸臣唯吏部侍郎師達廉東楊曰當時亦唯方賓有貪名景陵卽位顧東楊問今日誰最貪對曰莫甚劉觀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觀

內閣輔臣

卷十

三

去誰可代於是乃以顧佐代觀又云上立文華殿召公屏左右言張瑛嘗言榮畜馬甚富今察之皆邊將饋榮者士奇對曰榮屢從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得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才否阨塞險易遠近及虜情順逆唯榮耳臣等皆遠不及上笑曰朕初卽位榮數短卿而非義原吉卿顧為榮地邪士奇頓首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又云裕陵卽位冲年昭皇后臨朝獨委任公公乞屯田以省漕運蠲逋慎獄作養生民嚴覈百司推薦才傑公卿藩臬

頗稱得人。上又高拱九重，不事巡幸，南北供億十減三四，奄振上畏。母后下憚公，雖欲侵權，猶自斂戢。七年，昭皇后崩，又明年公卒，世事遂非。李贄曰：可知。昭聖臨朝，裕陵幼冲，既委仗公，公亦義不得去，未可遽以不知止足為公病。當病，公不汲汲畜養人才，猶然溺愛倚勢，敗家逆子也。時有李賢、王朔、商輅、彭時皆在，可曰：無賢，特公不汲汲耳。蓋汲汲者固自有在。今觀學士周叙自南京貽王文端公之言曰：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然迹其

內閣輔臣

卷十

三六

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竊思三楊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唯陽歛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誤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為宗社生靈永遠之謀，失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即能效子房之從赤松，晉公之營綠野乎。

太師楊文敏公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初名子榮，領福建鄉薦，解額庚辰會試第三，廷對二甲，授翰林。文皇履極，更名榮，簡入內閣，初入閣之臣七人，唯榮最少，最警悟。一日晚，寧夏報被圍，上急召解縉等七人，皆已出，唯榮赴命。上示以奏報曰：爾後進，寧解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救榮？曰：不須救，臣嘗奉使至彼，彼城堅，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退矣。但勅守臣固守，及隣近諸城堡隄備，夜半報至，虜圍解，詰旦，上以報示

內閣輔臣

卷十

三六

榮曰：何料之審也。永樂二年夏四月甲戌，立皇太子，陞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四年丙戌二月，得寒疾，不能造朝，亟命中官偕御醫蔣用文往視，并賜藥物，且命用文朝夕守視。時時奏報，及榮入謝，上加慰賚，令休息旬餘，乃出。五年丁亥夏，奉命往甘肅，規畫軍務。七月回京，奏對稱旨，時盛暑，上命取瓜親割賜榮，勅命休息。六年戊子夏，聞父訃告歸，賜鈔幣，馳傳以往。既襄事，詔奪情起復，抵京未閱月，命榮等輔導。皇長孫，賜勅曰：朕嫡

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金相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朕嘗試以事輒能裁決然宏材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璜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宜協心同志輔導於成七年巳丑春正月榮聞母訃時車駕將幸北京特留扈從賜錦衣狐裘鞍馬三月抵京七月甘肅總兵官何福言鞬靽脫脫不花王等各率部落來歸遣榮往甘肅與福經畫還奏稱 旨九月復命持節詣亦集乃之地封何福為寧遠侯俾往寧夏與寧陽伯陳懋規畫邊務冬十一月還京

內閣輔臣

卷一

三

復命陳邊境便宜十事 上皆嘉納賜襲衣鈔幣八年庚寅二月從征北虜賜衣被鞍馬壬戌 上度野狐嶺至山巔召學士胡廣及榮指示山川形勢各於馬上賦平胡詩榮有聖主尊居四海安天教戎虜自相殘之句未幾謀知虜酋本雅失理與其下阿魯台讐殺東西奔遁亟召榮諭曰此賊果自相殘前詩不為識乎三月 駕發凌霄峯榮與學士胡廣諭德金幼孜刑部侍郎金純四人失道 成祖命中官二人及傳令者追尋得之時已昏黑中官疾馳去榮等復

迷入窮谷中幼孜墜馬胡廣金純不顧榮下馬為幼孜整鞍轡不數步復墜馬鞍盡裂榮即以前乘馬讓之而自乘孱馬從夜至旦登高涉險至午方詣中軍成祖大喜笑語幼孜曰此中多狼汝非楊榮殆將不免三月 駕次清水源其地有鹽海旁近水皆苦鹹不可飲明日營西北二三里忽有泉湧出味甚甘上遣中官以銀瓶汲取親嘗之乃賜榮等飲而士馬皆給因名為神應泉焉榮等應制賦詩五月 駕至驢駒河賜名飲馬河至是稍逼賊境 上駐蹕河上

內閣輔臣

卷十

三

親選勇士三百人專主護衛而以榮掌之胡冠平班師軍士食乏榮言宜召乏糧者即日赴中軍以御膳所儲糧炒散給并下令凡軍士糧炒多者許假貸回京倍償秋七月至開平召榮還南京計事事竣還京冬十月扈 駕南旋 上賜鞍馬錦衣褲襪路費九年辛卯乞奔母喪賜白金鈔幣遣中官宋成送至家抵家服已闋六月還京賜酒饌勅戶部優免其家徭役八月命為應天府鄉試考官九月 皇太子命侍諸皇孫讀書文華後殿十月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

錄爲總裁十年壬辰冬十一月甘肅守將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言叛寇老的罕等逃去主赤斤蒙古衛指揮塔力厄將爲邊患勅守陝西豐城侯李彬討之仍命榮往經畧榮還具言戎狄豺狼叛服常態不足以勤大軍遂勅彬旋師未幾叛者皆附十一年癸巳二月復扈駕幸北京賜金幣鈔米等物十二年甲午三月扈征瓦剌時皇太孫侍行成祖謂榮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知過人今令從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四月駐蹕興和以

內閣輔臣

卷十

三

尚寶司乏人命榮兼掌凡出號令與宣傳之事勅旨旗牌不得榮奏允不敢發乙卯師次大石鎮成祖坐御幄中召問足食足兵之策榮對宜擇將帥力屯田將得人則軍士弗擾軍士安則耕不違時不患兵食不足秋八月還北京賜鈔幣等物冬十一月上諭榮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傳註之外諸儒論議有相發明者宜采附於下周程張朱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宜類聚成編以榮總其事十三年乙未三月禮部建進士

題名碑於太學命榮爲記五月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榮進詩文加賜上尊束帛鈔衣九月所修書成賜名性理大全宴於禮部十四年丙申四月陞翰林院學士仍兼春坊庶子冬十月扈駕南還十五年丁酉三月駕復幸北京屢召問民情賜白金鈔幣金織紗羅紵絲衣帶十六年戊戌五月進太祖高皇帝實錄成祖御奉天殿受之披閱良久嘉獎再四會學士胡廣歿命榮兼掌翰林院事成祖注意益隆而諸大臣忌之屬北京國子監缺祭酒衆因薦

內閣輔臣

卷十

三

榮成祖曰吾固知其可汝但求可以代之者於是衆意銷阻六月詔修天下郡邑志命榮總之十七年己亥十二月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成祖覽而喜曰實切時病但汝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昇入奏乃詔諸司即日倭改十八年庚子元宵節上御午門觀燈賜百官宴并示以御製詩榮和而進成祖悅陞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階奉政大夫賜宴禮部十九年

辛丑正月北京宮殿成初御朝賀 成祖念榮口侍左右密加賞賚四月庚子夜奉天華蓋護身三殿災火勢猛烈而奉天門東偏切近密閣榮奮身直入麾衛士三百人將御書圖籍并積歲制勅文書昇致東華門河次 上嘉之賜銀酒杯古銅器各一事鈔千錠時翰林侍讀李時勉等十餘人為飛語所中 成祖大怒榮力為救解得免是冬兵部尚書方賓得罪死逮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皆下獄禮部尚書呂震侍左右屢言夏原吉儉邪誣罔 上益怒榮極言其

內閣輔臣

卷二

三

無他二三人者唯以數征北虜乏餽運為憂論才力或不及儉邪未之見也由是 上置不問二十年壬寅三月從征沙漠秋八月還京師九月宴隨征將士命榮坐前列賜鈔幣并二品金織襲衣靴襪閏十二月甲子 詔復西征有以建文間江西聚集民兵與餽運丁夫十餘萬可徵用為言者榮曰此兵夫昔有詔令復業矣今復徵之則是失信 成祖笑曰卿言正合朕意二十一年癸卯秋七月扈從征西八月駐師萬全一應軍務悉命榮掌自晝至夜或三接五接

或宣詔但以楊學士稱而不名冬十月次天威寧陽侯陳懋奏番王也先土干納款命榮往大同議納降之禮榮回營奏對稱 旨冬十一月旋師二十二年甲辰三月復征北虜五月甲申榮言軍士勞苦宜遣使諭胡虜釋其不順之罪且請班師乙未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復奏處州麗水建寧政和山寇行劫請發兵誅捕榮謂彼皆愚民或為有司所苦或為衣食所窘不得已逃入山林苟活朝暮若寬而撫之當遂分散既而果悉順服七月庚辰次清水源道旁有石

內閣輔臣

卷十

三五

崖高數十丈 命榮紀年月日刻於上丁亥次翠微岡 上御武帳中憑几而坐顧內侍海壽曰計日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八月可至辛卯次榆木川不豫召榮等受 遺命傳位 皇太子遂崩眾倉卒莫知所措榮謂太監馬雲等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喪所至宜上食如常儀時議有欲假他事作勅用寶馳報者榮曰先帝在稱勅今稱勅是詐也罪孰當之壬辰次雙筆峯榮先馳計 皇太子八月至北京致大行皇帝遺命丁巳 仁宗即位賜榮白金二錠鈔

二萬綵幣二十表裏及胡椒諸物已未陞嘉議大夫太常卿仍兼前二職九月丁酉進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階資善大夫戊戌賜銀印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榮曰卿國家舊臣祇事先帝二十餘年又輔朕東宮今嗣位須協心匡輔或政務闕失朕弗聽言則用此印密疏以聞至於再三慎毋憚煩十一月仁宗御西角門閣廷臣誥詞顧謂榮等曰卿三人暨蹇夏二尚書皆先帝親任舊臣凡朕所行卿等知其有未善皆當盡言因取五人者誥詞親增二

內閣輔臣

卷十

三六

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十二月加工部尚書仍兼二職勅曰醜虜梗化累犯邊疆我皇考文皇帝爲宗社子孫天下臣民長久之計不得已躬擐甲冑親率六師往行天討班師之日不幸中道皇考上賓朕遠達膝下唯卿盡忠爲國今辰奏告忽思至此感傷不已卿當重賚曩者哀悼倉皇之際報卿甚微今加賜卿白金五十兩綵幣十表裏寶鈔二萬貫白米二千石特陞卿爲工部尚書前官如故初榮扈從北征成祖委以軍務及上

賓之日所行喪禮并軍中處置事宜上聞計時未及訪問至是有以爲言者故遂降勅獎諭丁巳梓宮葬長陵榮護喪事洪熙元年正月上御奉天門朝羣臣徹樂止行五拜禮三月命魏國公徐顯宗讀書國子監召榮論曰爾宜往論司業此開國元勳之裔欲其家與國同久必教之讀書知道理五月朔勅修成祖文皇帝實錄榮爲總裁辛巳仁宗升遐時皇太子守南京中外恟恟榮奉皇太后懿旨馳往迎至德州謁見宣宗卽位益推心委任屢沐

內閣輔臣

卷十

三七

白金綵幣之賜閏七月勅修仁宗昭皇帝實錄復爲總裁宣德元年丙午春正月勅修歷代臣鑒外戚事鑒皆總之八月辛未漢王叛皇太后召榮使定計榮請親征皇太后及上俱有難色榮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行皇太后壯之勸上從其計榮卽起行晝夜疾馳至卽合圍督軍士築土山山成而大駕至衆呼萬歲聲振城中漢王遂開門出降詔免漢王爲庶人改樂安州爲武定州事

平回京賜鞍馬白金鈔幣二年丁未二月賜範銀圖書五其文曰方直剛正忠孝流芳關西後裔建安楊榮楊氏勉仁十一月乙未皇太子生宣宗皇帝親酌酒賜榮并賜白金鈔幣及金酒器十二月召至東苑詢訪政務賜酒饌三年戊申元宵節賜文武大臣觀燈於萬壽山命中官侍宴榮進元宵賦二月命榮同少師蹇義等十八人從遊萬壽山詔許乘馬從東北門入各携從者二人至乾明門下馬登山繼命乘舟泛太液池少頃宣宗乘黑騮馬至召士奇與

內閣輔臣

卷十

三

榮詢問民情甚悉賜以潑醅酒人各令盡一甌復命遊小山看西域所貢二獅日將西令中官侍宴松林之下秋七月遊內苑賜以金銀練幣玉杯酒饌等物八月扈駕巡邊給內廐良馬命榮從乙卯師次寬河遇虜衆將入寇且道隘師難並進宣宗親帥師勦平之甲子班師還京榮進平胡詩十篇十二月兩遊南海子賜羊酒及鈔四年己丑正月陪祀南郊賜金銀鮮果等物五月端午節賜扇及五色長命縷繫腰八月賜枸杞湯且令中官吳誠論旨曰服此可以

延年益壽祛諸疾九月重陽節賜宴及御製詩一章十月駕兩至文淵閣賜詩及鈔并酒饌十一月有囚犯告都御史顧佐枉人重罪不聽訴理者上大怒召榮及楊士奇論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及法司鞫實實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教之誣告立命殊清於市五年庚戌元夕命觀燈於萬歲山賜宴榮以詩進賞鈔六十錠壬戌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練幣羅衣鞍馬宴於中府二月宣宗皇太后謁長陵獻陵庚子宣宗

內閣輔臣

卷十

三

以皇太后命召見榮等五人於行殿論之曰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皆卿等贊翼之功賜酒箴及金織紵絲表裏三月回京賜青紅毯子駝褐陞少傅仍兼前二職階榮祿大夫三俸俱支榮固辭大學士俸詔許之丙申賜宴文華殿宣宗親待六年二月聖節賜宴乙巳復賜宴內廷特賜詩一章七年壬子元宵節觀燈內苑仍賜白金練幣八年癸丑七月吏部奏少傅滿三載賜宴禮部九年九月扈駕巡邊給以天閑名馬光祿寺日供酒

饌十年乙卯正月、宣宗宴駕壬午、英廟卽位、累賜白金綵幣鈔錠、丁亥、往視山陵、還奏稱旨、復有白金鈔幣之賜、夏六月、命護梓宮葬景陵、賜白金二百兩、文綺十表裏、鈔二千錠、秋九月、勅修宣宗皇帝實錄、充總裁、賜宴禮部、冬十月、命監立天壽山碑、賜白金五十兩、紵絲羅四表裏、及上尊珍饌、明年丙辰、改元正統、甲戌、上御文華殿、開講、榮講堯典、克明峻德、章敷析明暢音吐鴻亮、聖心悅豫、賜白金五十兩、綵幣四表裏、鈔二百錠、卽宴於禮部、夏五

附錄輔臣

卷一

四一

月、奏少傅滿六載、勞以羊酒鈔幣、三年戊午、二月、陞授光祿大夫、柱國、夏四月、宣宗實錄成、陞少師、賜白金一百兩、綵幣六表裏、鞍轡名馬、宴於禮部、辛未、復賜玉帶、金織麒麟羅衣、五年庚申、二月、從耕籍田、禮成、卽上章請告展墓、詔降勅書諭遣卿其念先朝寵眷之隆、及期而來、且命內侍阮江伴行、六月、還京、方疾、就道、次杭州、而劇卒於武林驛、享年七十、內侍阮江以訃聞、上爲之慟、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遣禮部尚書胡深等

論祭仍命阮江護喪歸其里、工部遣官督所在有司營葬

水東日記云、夏太常仲昭嘗聞之、楊文敏曰、吾見人臣以抗直受禍者、每深惜之、事人主自有體、進諫貴有方、譬若侍上讀千文、上云、天地玄、紅、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嘗我、安知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黃、不可爲、玄、紅、遽言之、無益也、俟其至、再至三、或有所詢問、則應之曰、臣、幼、讀、千、文、見、書、本、是、天、地、玄、黃、未、知、是、否、又、云、盧、都、御、史、庠、在、邊、以、虜、使、入、境、節

附錄輔臣

卷十

四二

損供給、爲中貴人所毀、得罪下獄、或謂盧本爲公家文敏曰、事固有輕重、使各其小費、而遠患、或生、則所費益不貲矣、此不可不知、天順日錄云、文廟英武羣臣奏對、少能稱旨、唯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修入閣、未嘗一日離左右、或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唯不忍却人之餽、凡鄉人有餽、必先詢訪、其人之貧富、若貧亦不却、但酬以別物、與所餽相稱而已、又曰、居仕途者、或早年得意、晚卽坎坷、或少年見滯、老

乃顯達或始終多難而中歲安樂若東楊自入仕即得君無日不在崇貴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任四朝曾無一日之恙終始全美不可以常數論也或者問氣所生而稟賦自爾完厚邪

殿學記云宋儒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信斯言也豈得謂之才哉夫國家多難羽檄旁午匪才弗達上下多危蕭牆交構匪才弗定醜虜窺伺內猜外疑匪才弗靖奸雄僭竊彼甲此乙匪才弗協是故陳平燕居深念張良借筋前籌才矣而謂之

內閣輔臣

卷十

星

小人可乎或謂文真正而不譎文敏譎而不正則予豈敢

寓圃雜錄云自太祖相傳列聖臨朝每至日晏不遑暇食唯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即位楊榮等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遇奏止依所陳傳旨英宗既崩三臣久沒無人敢復祖宗之舊迄今遂為定制矣

附傳

金幼孜新淦人少習春秋與同邑練子寧俱負時名練自許為忠臣而以良臣待幼孜革除間練職憲臺幼孜中庚辰二甲授戶科給事中靖難師過江練歿節幼孜改翰林檢討入內閣轉侍講永樂二年皇太子立幼孜為講官侍日講專講春秋五年遷左春坊左諭德仍兼侍講階奉訓大夫七年扈從巡北京八年二月親征北虜胡廣楊榮及幼孜從次永安甸雪初霽上曰雪後看山景最佳過雞鳴山躡野狐嶺上曰至此看山盡在下矣至興和曰汝觀地

內閣輔臣

卷十

四三

勢遠望似高近即漸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為塹因壑為池守茲巖險雖有鐵騎千羣安能飛度邪次鳴鑾戍曰此大伯顏出其西北則為小伯顏東北則為開平汝等觀此始知塞外風景是夕駐蹕凌霄峯上召幼孜等至帳殿夜分乃出翌日次環瓊圃指示塞北山川謂幼孜等曰古交河在今哈刺火州兩河相交故名交河水齧沙出唐之碑蹟尚在也次小甘泉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虎豹皆白色所謂長白山是也至長清塞上曰至此則南望北斗

矣。經濶灤海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胸凡七河注其中。上遂更名海為玄溟池，次通川甸，又遙指海邊石山曰：此卽三石山也。爾等記之。冬，還南京，陞幼孜奉直大夫。十一年，扈巡北京。十三年，扈從北征。是年冬，還北京，命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十四年，進翰林院學士，仍兼右諭德。本年冬，扈還南京。十五年，扈巡北京，預修高廟實錄。十八年，擢文淵閣大學士。二十二年，扈從北征，次開平。上召至幄中，論曰：朕夢神人語上帝，好生者三，是何祥也？幼孜請班師。

內閣輔臣

卷十

四

上卽命草詔回鑾，次清平鎮，宴羣臣，命內侍歌高皇御製詞五章曰：此先帝垂諭，叙創業守成之難，戒荒淫酣酗之失，朕嗣洪業，唯恐失墜，於是自製五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為言，仍命內侍歌之。次清水源，命幼孜刻石紀行，使後世知朕親征過此。仁宗嗣位，進戶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踰月，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洪熙元年，命兼禮部尚書，階資善大夫，三俸並支，尋告歸省。丁憂。宣德元年，修兩朝實錄，起為總裁官。五年，十月，扈從巡邊，度雞鳴

山。上曰：唐太宗征遼嘗過此，幼孜對曰：太宗後亦悔之，此憫忠閣所由建也。上曰：此山崩於元順帝時，人皆謂是元亡之徵。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六年，遘疾卒，壽六十四。贈少保，謚文靖。吾學編云：建寧公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累從出塞，屢受遺音，撫順討逆，羈勒萬里，運籌設險，折獄理財，隨機應變，靖重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果而能容，謀而善斷，內行修謹，習度圓融，祿厚財豐，賻賑窮阨，貴賤賢愚皆歸心焉。幼孜附驥，藉以完名，不亦美乎。

內閣輔臣

卷一

五

太師楊文定公

楊溥字宏濟石首人建文已卯舉湖廣鄉試第一胡儼以桐城令與典文衡拔其文既而中庚辰二甲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永樂二年仁宗正位東宮陞司經局洗馬一日東宮歎張釋之之賢溥對曰釋之誠賢然非漢文帝寬仁無由得行其志臣以為釋之在漢廷誠不易得如文帝者三代而下尤不易得也退而采文帝事編類以獻十二年七月車駕北征東宮遣使奉迎稽緩上怒曰此輔導者之咎黃淮

內閣輔臣

卷十

四六

先至下獄楊士奇金問繼至上曰楊士奇尚可宥朕不識金問何人乃爾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辭連溥及芮善王愷遂俱逮繫仁宗登極始得釋擢翰林院學士入閣典機務本年陞太常寺卿仍兼學士洪熙元年正月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命溥掌閣事選侍講王璉侍直改博士陳繼學錄楊敬為編修訓導何登為給事中俱輪班奏對上親提閣印授溥曰朕用卿等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即有建白封識以進宣宗嗣位復還內閣預修兩

朝實錄為總裁官三年扈上出喜峯口征虜四年

秋以母喪去位詔奪情起復復入弘文閣是冬從

巡塞上度雞鳴山駕旋即幸文淵閣論溥等曰朕

聞有道之君崇禮儒臣卿等職專秘閣朕躬至此冀

有所聞也五年實錄成賜溥白金十鎰羅衣一襲綵

幣十二端六年冬上御文華殿溥同士奇楊榮入

侍諭日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

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省覽今以刻本賜卿

當亦思開創之難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安矣九

內閣各臣

卷一

四七

年秩滿陞禮部尚書兼學士十年英宗繼統溥復

入內閣與楊士奇楊榮同知經筵正統三年總裁

宣廟實錄成加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溥言

近年清解軍士北人苦瘴癘南人苦嚴寒今西北二

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乃發戍南方且洪武

中犯死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宥其死而懲其惡

永樂宣德以來憫其遠道艱苦留操近地所以全其

生以圖其用自今邊卒清解者宜悉從南北所宜發

戍十一年卒於官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

水東日記云楊文定公桃符有曰黎庶但教無菜色
官居何必用桃符

菽園雜記云楊文定公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所
過州縣官迎送饋遺甚勤時知江陵縣事范公理獨
不然公聞而異之薦知德安府其爲縣才八月也

項綴錄云宣廟最好詞章選南楊與陳芳洲日直

南宮應制南楊思遲陳思敏一日命御製壽星贊陳

援筆贊云渺南極兮一星燦祥光兮八紘兆皇家兮

永齡我懷思兮治平賴忠貞兮弼成宜壽域兮同升

內閣輔臣

卷十

四

南楊以指圈壽域二字欲易而未就時中官促進甚
急曰先生有則改無則罷遂去以賜內閣中官請問
西楊曰壽域二字何如西楊應曰八荒開壽域中官
還告南楊曰八荒開壽域此詩何如南楊曰好詩中
官曰先生指壽域未爲好也南楊默然正統間朝鍾
一日不受柁命內閣述祠鍾文南楊入室中翻舊
稿不得太監候久促陳曰先生何不作陳乃白南楊
曰舊無此稿先生第口占我寫南楊起一語陳遂續
成之後奉命御製國子監碑文題曰重建太學之

碑時西楊寢疾不能出密旨封令西楊另製一通題

曰大明新建廟學之碑南楊執用其題西楊言凡言

重建者既作之後又作是也廟學前元所建非國朝

事且廟與學是二若只書太學而不書廟於禮未安

廷議雖避西楊之言然已刻石無及矣

餘冬叙錄云英廟初立朝廷大政多承張太皇

太后指裁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

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太

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英宗東立英國

內閣輔臣

卷十

四

公西下立太后召問人人皆有獎勵之語及溥乃
歎曰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見蓋仁宗
監國時以讒故官僚大臣輒下詔獄陳壽解縉馬京
徐善述王汝玉梁潛周冕相繼歿獄中公及黃淮一
繫十年瀕歿者數矣獻陵每與后言及東宮時
事慘然泣下以故昭皇后以爲言
天順日錄云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令在京三品以
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爲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
故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且又不知所舉

之人才能高下，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則所舉之人官亦在前，以此輿論不平。景泰初，遂罷此例。乃從吏部自擢較短量長，多協輿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賢為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之為愈耳。李禿翁曰：若有私情，吏部自擢尤易私也。

瑣綴錄云：國初革中書省，不設宰相。永樂初，乃設內閣，選翰林六七儒臣居之，職知制誥，日備顧問。隱然相業，然猶官不過學士。洪熙初，始陞孤卿，皆潛邸舊

內閣輔臣

卷十

五

人而三楊同官最久。當是之時，干戈甫定，宗室未蕃，軍職尚少，經費無幾，民間人稀地廣，宣廟英武，獨斷乾綱，百司守令，久住不易，官民相安，天下太平。三楊之名，所由以起也。時福建僉憲廖謨杖歿驛丞，東楊以鄉官欲坐償命，西楊以鄉故欲擬因公，王振因而進言，二楊皆有私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調降府同知。太后避之，自是振日據拾內閣之誤，而三楊迭請告展省矣。適宗室中有遺東楊土物者，振將發其事，西楊以東楊不在京，辯解之，以此振權益

專，遂因麓川思機發思仁發兄弟讐殺，遽有麓川之征，遣將出師，疲耗中國，濫費爵賞，九溪苗獠乘機不靖，延至葉滿宗、鄧茂七、黃蕭養輩相煽而起，極於土木之大變。此皆三楊失計，無以服振之心故也。然西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論今之賢相，必曰：三楊三楊云。

塵談錄云：我朝相業，以三楊為首，然亦賴朝廷委遇責成之專。正統初，英宗以幼君臨御，張太后每加擁護，專任三楊，有奏必命中使諮議，然後裁決。

內閣輔臣

卷十

五

一日遣王振至閣，西楊議擬未下，振輒施可否，西楊憤懣而退，三日不出。太后遣使問故，東楊語之。太后震怒，詔鞭振，仍押至閣謝罪，且戒振曰：再爾必殺無赦。以是數年朝綱整飭，海內晏安。及太后賓天，三楊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吾學編云：時稱三楊學士，文貞為西楊，文敏為東楊，公為南楊。正統五年，東楊卒，又明年，昭聖皇后崩，又明年，西楊卒，十一年，公卒，十四年，遂有土木之禍。又云：西楊玉質，金相通達國體，東楊揮斤游刃遇事

立斷南楊安貞履節調羹醲醢忝合成名並稱賢相
余聞之先人曰文貞輔導監國危心慮患卒能保其
身以濟其主文敏經畧北塞金湯萬里有武績焉文
定中更險難比入內閣遲二楊者二十三年復還弘
文再入內閣昭皇后臨朝與民休息四海宴然皆
其力也

內閣輔臣

卷十

三

太保高文義公

高毅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改翰林
庶吉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二年改春坊司直郎洪熙
初爲翰林侍講正統元年楊文貞公薦公學術醇正
克講官修實錄五年陞侍講學士十年入內閣陞工
部右侍郎兼前職十四年上北征曹文忠公從行
公居守景泰初進尚書工部兼翰林學士是年虜數
請使迎上皇侵我上谷雲中急廷議相傾忌不能
決中書舍人趙榮毅然獨請往公壯榮解金帶贈之

內閣輔臣

卷十

三

曰子忠義人也上皇將至京公言奉迎禮宜厚會
有千戶龔遂榮投匿名書公所公袖入朝傳示羣公
卿羣公卿不敢出一言言官疏聞上不喜詰匿名
書從何所得公曰得自臣所遂榮恐累公自縛闕下
下詔獄上亦不深罪二年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明
年廢東宮爲沂王而立懷獻爲太子公悲憤不敢
爭加公太子太傅是時內閣不相能公薦大理少卿
陳詢侍講楊鼎充日講官左都御史王文遂得入內
閣文既入內閣又輒與公相擠五年敕公視南畿灾

尋還朝力救都給事中林聰得不死七年進少保犬
學士謹身殿是年首相陳循及王文皆以子不得舉
許順天考官劉文介公儼上令公覆試公曰貴冑
與寒士爭進已不可况從而為之辭止奏斥林廷一
人事遂已裕陵復辟內閣諸臣皆流放竄陞唯語
人曰毅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毅無
他腸可致仕公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
統景泰天順間事者輒不應成化初姚文敏公既請
謚王佐鄜埜又上言公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始以翰

內閣輔臣

卷十

五

林學士侍 英宗經筵入內閣輔政景泰間力主遣
使迎鑾之議及其還駕獨建備禮郊迎之策天順初
以老疾乞歸田里遂卒于家進退有道始終不渝加
之贈謚庶表臣節得贈太保謚文義

侍郎薛文清公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父貞洪武初年領鄉薦為
真定元氏教諭母齊氏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
永樂己亥貞改河南鄆陵瑄補鄆陵諸生中河南庚
子鄉試第一明年辛丑登進士第及父喪服闋宣
廟思得良憲臣擢瑄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
場正統紀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尚書郭璉薦瑄
提學山東學校瑄首以朱子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
諸生皆呼為薛夫子太監王振之專政也問閣臣曰

內閣輔臣

卷十

五

吾鄉亦有可為京堂者乎即以瑄對召為大理少卿
瑄至京宿朝房閣臣過詢不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
明日詰王太監若主之擢是王太監力瑄聞之不往
又使人語之竟不往諸公知李賢素善瑄語賢轉致
言振數問之也賢至朝房道意瑄曰原德亦為是言
乎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知其為
瑄也振連揖之自是銜瑄矣會有指揮某歿振姪王
山欲娶其妾其妻不可妾因誣妻毒殺其夫都察院
問已誣服瑄為辯冤駁還至三都御史王文大怒承

振風吉誣瑄出入人罪振喉言官劾瑄得賄故庇死
 獄瑄遂逮繫當死及至午門會審瑄呼王文字曰若
 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迴避文怒奏瑄不服問
 理詔縛詣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哭而瑄神色自若
 會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厨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
 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適有兵部侍郎王
 偉申救遂傳詔赦免瑄家居六年止統己巳以吏
 科給事中程信論薦起爲大理寺丞景泰初懇乞致
 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中官
 內閣輔臣

宋十

三

金英奉使出南京公卿俱餞江上瑄獨不往英至京
 言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壬申秋召至京復爲
 大理寺卿是歲瑄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英廟復
 位素知瑄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
 閣知制誥一日上御便殿召瑄入語移時尋命主
 考會試事竣轉左瑄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歎曰
 君子見幾而作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
 者從之甚衆所著有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
 卒年七十三天順八年也謚文清劉文安嘗請以公

從祀廟庭今從祀

內閣輔臣

宋十

三

太常岳文肅公

人品非相

岳正字季方別號蒙泉學者稱為蒙泉先生順天府
灤縣人也長身美鬚髯氣屹屹不能下物舉京闈鄉
試卒國子業李忠文時勉時為祭酒簡四方名士置
講下忠文能得士正與商文毅輅彭文憲時王端毅恕皆與焉正
統戊辰會試禮部同考誤寘落卷侍講杜寧見曰此
我輩人也遂擢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
修景泰壬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編修天順丁丑改
修撰英廟廉知其名吏部尚書王忠肅翽亦薦之

內閣輔臣

卷一

五

六月 召見文華殿 上遙見正遽曰好好既陞陞登
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 上曰正好問何
處人對曰灤縣 上曰又是我北方人問治何經曰
尚書問舉進士何科對曰正統十三年 上益喜曰
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凡事為朕主張許彬老矣
不足恃也正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軌
自外入見之愕然比入見 上曰今日朕自擇一閣
臣甚佳亨軌請為誰 上曰岳正亨軌陽賀曰誠佳
上曰但官小耳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二

人對曰陛下既得人俟果稱職進官亦未為晚

上默然自是宣召賜賚絡繹於道一日錦衣衛官校
邏得一僧是妖言惑眾者獄具僧坐反太監牛玉援
近例請官邏者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耳邏
者准應捕律給賞而活其從者十數人朝論避之時
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
者亨等勸 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正與呂
文懿原見曰為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
豈有 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縱欲窮治其事緩

內閣輔臣

卷十

五

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恐懼愈求韜晦不
如勿究 上曰正言是也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
捷使者盛陳斬首無筭皆梟於林木之上不能悉致
正取地圖指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汝梟
首置於何所其人不能對正問為 上言曹石勢盛
宜早節制 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嗚呼 成祖之
體恤楊榮 仁宗之體恤楊士奇可謂委曲周至不
啻手足矣臣其有不以腹心報上乎夫此何事也可
使岳正述意哉正獨委身事主不顧禍患直徑造亨

諷令歛戢以此二人怨正日深矣會承天門災下詔罪已正視草歷陳弊政有曰敬事天神有未盡與祖宗成憲有不遵與善惡不分而用舍乖與曲直不辨而刑獄寬與征調多方而軍旅勞與賞勞無度而府庫虛與請謁不息而官爵濫與賄賂公行而政事廢與朋姦欺罔而阿附權勢與羣吏弄法而擅作威福與徵歛徭役之法太重而閭閻田里靡寧與讒諂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與抑爲軍衛有司關茸酷暴貪冒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與詞極切

內閣輔臣

卷十

卒

直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爲謗訕七月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鄒以母老留閩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喉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桔急氣奔欲歿涿人楊四者爲正所哀解人不肯因醉以醇酒伺其熟睡謂正曰桔有封印柰何正曰可燒釜令熱以酒噴封紙就炙之紙得燥自然昂起楊乃爲去釘脫桔剝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既醒覺有異楊乃告曰業已然可如何今奉銀數十兩

爲壽不如納之正因此乃得至戍所時傳有密諭岳正須生不須死又鎮巡而下素雅重正以故皆致客禮賊不能害也上亦時憶及輒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五年曹石俱敗上謂李賢曰向者岳正固嘗言之賢因請曰正有老母使得放歸鄉里幸甚乃命釋爲民甲申茂陵卽位有御史楊瑄者亦以劾亨謫戍廣東臺諫請復二人官以勵忠直詔正仍居原職吏部擬調南京有旨勿調留充經筵講官纂修先朝實錄時陳緝熙邢遜之相繼爲

內閣輔臣

卷十

卒

祭酒以官錢不注公用簿被讒得罪去文達勸正代爲祭酒正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爲會廷薦正爲兵部侍郎清理貼黃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負才氣亦被譖遂皆補外正得知興化府至府作小西湖開兼濟河築南北隄塞白埕港別購民田開河直趨海口修江口橋以至通津鐵河猴溪諸橋無不修治而白埕功最鉅復購穀予饑民倉出羨餘以補料價民輸料京庫類多侵尅正親爲會計且教之納卒省半費而素覓利於官者一旦弗得騰爲謗書獨彭

惠安公韶陳太常音知而辯之正亦厭吏職以成化已丑入覲引疾致仕去至壬辰九月十一日卒於家卒年五十五正於書無所不讀謂天下事無不可為高自負詐俯視一世詩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字法精邃大書尤偉芴及雕繪鐫刻悉臻其妙常戲畫荀菊遂稱絕品有類博稿十卷行於世

李東陽贊云才之難其信然哉非才之難用之者之難也我明一區夏幾百年至宣德正統庶富而教極矣公當是時以文學取甲科天順復辟出膺召命

內閣輔臣

卷一

三

居宥密遭際之盛擬諸夢卜感慨奮發忘身殉國方將以功烈顯於天下而為權奸所構又厄於媚嫉投荒處僻竟不究其志以歿豈才弗能哉夫當英祖之感悟憲皇之更化幸於側有人焉猶且復用用則猶可以自見也惜哉然公之文章氣節震播海內傳之後世有斷斷乎不可泯者與化人既去而思為祠以祀之他可知已或乃以浚恒之凶不密之失為公累是徒以成敗利鈍論非所以防世厲俗也謹備述之以補國史之闕

石淙楊一清簡李西涯曰蒙泉先生以文章氣節高一世夫人所共知至其遭際本末後生小子或未之能悉也走不及游先生門而獲從詞林先達後嘗擬之漢汲黯宋李綱之儔成敗利鈍不論也國史不可見若曠石之文葉吏部文莊固先生同志撰述似未盡金緋在躬非所以幸先生又借李白柳宗元為喻雖意有所指豈其倫哉承示近所為補傳閱之平生所知聞包括殆盡夫以門牆肺腑之深厚見而知之其言足傳而信宜莫若吾西涯公者而是傳乃成於

內閣輔臣

卷十

三

三十年之後抑又何故是宜急托之木與誌銘並傳以解學士大夫之惑罔俾獨遺其後之人

水東日記云岳季方在內閣不久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胡未信而遽諫也季方應曰初上用我責任教戒甚至故我不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

類博稿云有自京師來者傳天語下甘肅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正正遂隳括其辭題於寫肖之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唯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

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久而靡憾也

定襄伯郭登岳先生贊云器弘而博義精而約才儻而腴志端而確既鍾之以秀美又文之以禮樂鏘金玉而協韶鈞豁煙雲而瞻山嶽是以蚤登龍虎之榜遂入絲綸之閣陪天語以從容握斗杓而斟酌寔王臣之蹇蹇匪常流之諾諾姦諛側目若健隼之擊秋風忠鯁犯顏尚苦口而思良藥廟堂之高不足易其介金革之困不足改其樂雖萬折而必東信六尺之

內閣輔臣

卷十

奎

可托噫斯人也行七十子之列則吾夫子答申枏之先必不曰吾未見剛慟顏淵之後必不曰未聞好學者也

李禿翁曰楊遂菴雖以葉文莊壙誌為未詳以太白柳州比擬為非類以金緋在躬為非所以幸先生字字皆滴血可畏也然文莊壙誌亦自好宜并錄讀之又責李文正補傳成於三十年後其言尤為真切嗚呼世間白日如過隙誰能耐煩等爾一落筆遂三十年也然文正祭文等皆淋漓可誦有欲知蒙泉岳先

生者定當細閱文正先生之筆文正真不謬為岳先生門下士與佳婿也其婿經其女甥婿辰祭文亦好且道二人皆是岳先生自幼選擇而成者豈不快哉菽園雜記云潘流清處之青田人與岳季方同遊太學相友善流清未仕卒其子辰幼孤流客京師後季方過陳緝熙內翰見其友季思試季方愕視久之云此吾故友潘流清應真也翌日延試命工寫真以予辰曰此汝父遺容命拜之辰不識持歸示其母其母泣涕藏焉此亦衣冠中一異事

內閣輔臣

卷一

奎

侍郎呂文懿公

呂原字逢原秀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父景州學官歿不能歸喪公權厝景州時時至墓慟哭景人及道旁聞者皆酸慙已而奉母南歸家益貧知府黃懋閱秀水學官文奇學官對曰此邑里中呂生文也呂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塾教諸子懋輒歎郡中乃有文士如呂生遺草萊中者邪急召公公入見衣藍縷試之舉業文理皆勝問經書輒能默誦懋驚異與新衣不受會理葺費舍與諸餘材木又不受懋曰生

內閣輔臣

卷十

三六

家貧嚮此且得善價受之何妨終不受太守因益大奇呂生當是時太守得輒補學諸生懋即遣公入學是秋發解浙江第一明年進士第二入翰林時選翰林講讀官裴綸杜寧謝璉王玉江淵陳文李紹商輅劉俊及公十人習制誥於東閣景泰中命倪謙及公教小內官黃賜等七人書于文華殿東廡上一日至廡中命倪講詩國風公講書堯典上說問二人何官謙對臣右中允兼翰林侍講公對右中允兼侍講上又問中允講讀官品二人對曰皆正六品

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顧二人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頓首謝他日上再至二人遷坐旁壁下上曰何踟躕乃爾二人頓首對君父嘗臨坐臣子避不敢當上喜二人敬慎後至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矣天順初改通政右叅議兼故侍講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石曹用事知敬公未幾岳公正暨公列上石曹罪狀上留中不發曹石微覺上意大恐遂共謀摘承天門災詔中語謂內閣臣訕上上大怒坐便殿召近臣

內閣輔臣

卷十

三七

厲聲曰正大膽固敢爾原素謹厚左右正何也岳正去公得留公與李賢同在內閣修大明一統志公充總裁母憂去道景州啓父窆歸合葬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公在內閣六年端潔不苟取予性儉約身無紈綺篋中唯賜衣幾襲輒分祿贍宗姻貧賈者子憲歷試中書舍人舉順天鄉試歷官南太常卿有學行

續藏書卷十終

續藏書卷十一目錄

內閣輔臣

李賢

商輅

彭時

劉翊

劉健

謝遷

丘濬

內閣輔臣

卷十一目錄

李東陽

王鏊

劉忠

續藏書卷十一目錄終

續藏書 卷一一

續藏書卷十一

內閣輔臣

太師李文達公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生而氣宇凝重。舉宣德七年壬子鄉試第一。方宴鹿鳴。有鶴數十旋繞廳事上。布政使李昌祺舉酒酌曰。將必有名世之士乎。癸丑舉進士奉命察山西河津蝗災。時學士薛瑄以御史家居賢往造焉。英宗嗣統。賢上疏言。今京師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使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韃

內閣輔臣

卷一一

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乞勅兵部漸次出之於外。不唯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亦可以消未萌之患。雖議者難之而已。已之變畿內韃官羣起。扇亂應虜。賢言始驗也。正統元年丙辰。授吏部驗封主事。會有旨文武誥勅三年不得請。必候九年。賢復上言。此獎勵臣下之良法。若候九年則得者恒少。不得者恒多。廉貪不分。勸懲不立。乞仍舊便。十年乙丑。陞考功郎中。轉文選。十四年己巳。秋虜寇大同。時閣王振力主親征。吏部侍郎當

扈從以疾告賢代之。英宗北狩，扈從官多預難，賢瀕死而還。景泰二年，詔議禦虜長策，賢請用戰車火鎗，行可驅敵出境，止可衛民力耕。是年以廷薦陞兵部右侍郎。明年壬申奉命察四川有司不職，又明年癸酉還京，改戶部。五年甲戌轉吏部。英宗復辟，一時輔臣多竄死，遂以人望召賢，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未幾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左右欲以汪后殉葬，上問徐有貞及賢，賢言景泰初汪后即不得志，况二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為宜厚遇之。上

內閣輔臣

卷十一

二

憮然以賢言為然。山東奏民饑，雖得內帑銀三萬而不足。上復召有貞及賢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饑者。賢言天下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饑歿而不拯也。因噎廢食，豈為人上之理。上深以為是，命增銀四萬兩。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上復辟功，竊美威福。上漸不堪，密語有貞及賢，會亨率兵西征，御史楊瑄劾吉祥與亨縱家人奪民田。上嘉瑄敢言，命吏部識其名，亨還與吉祥謀，此必有貞及賢所使，相

與懇於上。言已有迎復功，為有貞賢等所傾，因伏地流涕不已。乃諭旨言官劾賢等，并下詔獄。其日風雷雨雹大作，損殿宇公署瓦木。上悟釋之，俱詔謫外。賢得福建布政司叅政，將行，吏部尚書鹽山王翱是日得專對語有間。上曰：李某不宜與有貞同罰。王翱因頓首力言賢淳謹可大用，只宜暫改南京。翱意賢且可遠去避禍，不意上顧不喜曰：南京遠，宜留賢。吏部左侍郎學士踰月承天門災，詔復尚書。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賢曰：陛

內閣輔臣

卷十一

三

下此念。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之鳳陽，出入自便。御史劉濬劾太傅安達、侯柳溥敗軍之罪。上曰：與賊遇，安能保其無損，且將校聞濬言，豈不解體欲遣人繫濬？賢曰：耳目之任，職所當言，唯明主用其是而舍其非，不當見譴也。石亨等遂乘間讒賢，以為阿護文臣。上知賢已深，大悟賢言為是。濬得溥責已而溥還自陝西。上曰：溥為主將，畏縮致敗，不罪何以警眾？遂下溥獄。初，上於便殿屏人謂賢曰：吉祥好預

國政聞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奈何賢曰人主之權不可下移若陛下每事自斷公以處之則彼漸不敢預而趨附之人自少矣會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謀出鎮大同諷大同薦已上廉其詐并逮亨置法因問賢迎復事賢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上恠之賢曰天位乃陛下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為功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貪富貴非為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不足惜不審陛下何以自解幸而事

內閣輔臣

卷十一

四

成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人心所以歸向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減省與民休息耳今為此輩損大半矣上竦然大悟詔凡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四千人悉褫職中外肅然蓋非賢忘身殉國不避讐怨莫敢發者是冬賜甲第一區賢上章懇辭上曰聞卿舊宅去朝頗遠特賜近居以便宣召也遷居日上及皇太子皆有落成之賚時江南北大水加以師旅賢言宜布寬恤之典遂罷天下所取花木板枋之類乃暫免采柴追馬清匠刷卷諸事而采

柴一歲省銀三十餘萬兩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人事覺欽懼與吉祥養歿士謀不軌欲幽上於南宮而立皇太子是日因西師行乘機入內為亂朝臣當道或有憾者戕害之擊賢傷首及耳且持賢謂曰某等迫於讒間不得已為此請入疏申救我賢曰爾既殺讐償怨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上得疏乃知賢在既脫難急召入宮賢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且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唯權奸欲塞之以遂其非自石亨

內閣輔臣

卷十一

五

等排黜臺臣言路閉塞遂至此極上悉報可下寬恤條而以開言路殿焉賢以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不可輕出請復都御史王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禦虜虜引去邊臣請罷兵而議者懼有後警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而不可久暫則為壯久則為老且虜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復來更無休息之期况人民供輸疲困已極宜趁河開班師使民得屯種為便上命廷議卒從賢言七年癸未春上以足疾不視朝召賢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

可乎賢曰亦須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上至齋宮復召賢曰朕唯俯伏艱於起身欲令一人扶之何如賢曰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竣事而還八年甲申春正月上不豫臥便殿召賢諭曰今庶事頗寧而大者反搖奈何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上曰然則必傳太子位乎賢又頓首賀曰宗社幸甚上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曰謝謝太子謝上抱上足泣上亦泣讒竟不得行太子即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餘官如故

內閣輔臣

卷十一

六

會災異屢見大風拔郊壇樹木飄瓦賢疏上無狎左右聽其冒誘吳后廢飛語欲害賢上遣衛士宿賢家出入呵護總修英宗睿皇帝實錄成有司請造鹵簿已得旨矣賢聞之亟入言先朝所造車駕尚有貯內庫未經御者今恩詔方頒百姓始得甦息奈何復為此上即日寢其旨會奪門功冒陞者又羣囂訴上賢言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唯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故少保于謙等官賜祭改葬以雪幽枉上亟是賢言命兵

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瑾與濟伯楊琮以下俱奪爵蓋賢欲消患於未萌故於上即位極言之由是洵洵者衰息有識者至今以為難丙戌二月聞榮祿公之喪詔起復賜賻甚厚復賜素品備途中食用而令有司為營葬事遣太監林典輔行既抵家襄事與即日促賢上道五月至京師入見上慰勞有加而賢感疾浹旬不愈以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卒於賜第享年五十有九贈太師謚文達李禿翁曰蚤知起復到京即病故不如終三年喪矣然此

內閣輔臣

卷十一

七

人不壽非國之福也故至于今猶令人痛時會試被黜者訴考官有弊上以章示賢賢曰考官實公如臣弟讓亦不在中列可見矣上意遂解言路屢闕屢闕而不至於銷鑠皆賢力主之其薦用耿九疇軒輓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圭許貴顏彪馮宗諸文武大吏皆得人菽園雜記云羅修撰倫疏論南陽李公奪情事謫泉州市舶提舉章編修懋黃編修仲昭莊檢討景皆疏論元旦觀燈事章謫知臨武黃謫知湘潭莊謫桂陽

州判後淳安商公復入閣言於上皆復其官於是羅爲南京翰林修撰章黃皆爲南京大理評事莊爲南京行人司副適廬陵陳公文卒有爲詩悼之者末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倫已復官蓋先是大臣遭喪奪情起復比比皆是至是始著爲令聽終喪三年奪情起復間亦有之然實出朝廷勉留至意如南陽李乃可

寓圃雜記云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奸陷害人同時有袁彬指揮者隨英宗北狩有護蹕功達恐其逼

內閣輔臣

卷十一

八

已令邏卒發其陰私欲致於死有楊暄者智謀士也素識彬因抱不平爲彬訴屈奏達違法二十餘事奏入上令達逮問暄至神色不變佯若無所與者達歷詢其事皆曰不知且曰暄賤工不識書字又與君侯無怨何得有此望君侯屏去左右暄以實告因告曰此內閣李賢與君侯不善因爲此奏使暄投進瑄實不知所言者何達聞甚喜方飯至卽以酒肉賞之早朝達以其情奏上命押諸大臣會問於午門之前方引暄至達謂賢曰此皆先生所命彼與我無干

也賢驚誅暄卽曰此達以酒肉賜暄使暄言如此昨庭中有某某見指斥所奏達二十餘條略無餘蘊押官與大臣皆曰達不能辭其罪矣錄詞以進上命法官正達罪謫戍廣西以死暄得脫袁復寵任如故京師人多能道其事者又云天順改元徐有貞方得君上問岳正可用否有貞曰性剛褊正又過臣恐不能共事又問李賢何如有貞遂贊賢因得入閣雙溪雜記云宣德間三楊用事勅方而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天順末李賢始令吏部方面

內閣輔臣

卷十一

九

官有缺推舉二人請旨簡用至今爲例瑣綴錄云天順七年錦衣衛指揮門達總管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人莫敢言自計得以進言者唯李閣老與袁指揮彬耳謀欲排去之乃摺據數十事以聞上欲法行但諭之曰從汝挈去問只要一箇活表彬還我彬既下獄拷訊苦楚莫能自白時有一藝人楊暄善倭漆畫器號楊倭漆者憤疏論救達欲并中李閣老逼楊暄指爲李所喉楊懼拷死於獄乃誑達曰此實李所教但我言於此無人証見不若

請會多官廷詰我對衆言之李無得辭達信之明日遂遣二官校徑詣閣門要李出午門聽對楊大言曰死則我死何敢妄指我一市井小人如何見得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達教我指也達失色由此彬得從輕楊亦免人義之李有從兄任安慶府同知達亦遣校尉往緝務欲傾李達等坐劾謫戍彬復職餞送達出城如禮亦人所難矣

瑣綴錄云公爲人恭莊嚴重天順庚辰會試罷予同衆考官見公詢及人物予曰五經魁中張元禎神童

內閣輔臣 卷十一 十一

也人物獨王一夔及請選庶吉士元禎不與公曰此神童不可以貌取急追回與之成化丙戌廷試王家宰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贊爲第一公曰論文不論書卒取羅倫第一 憲廟卽位踰年公丁父憂乞終制不許羅倫進言請許公其中詞涉詆訐公怒力辭職 朝廷黜倫乃已予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留倫公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此公之言未爲無理禿翁曰襲亦不必要不襲亦不必總是愛官做耳又云天順中李文達獨見寵任時冢宰王九臯

大司馬馬昂雖蒙 英廟眷遇而實賴公維持公凡有所薦必先諭意於二公及至御前疇咨時文官則諉王公武官則諉馬公或時自舉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召某等再審以是 上不致疑下皆信服又云天順初徐有貞薛文清許道中皆被逐唯李文達端凝得體薛雖學行老成而因奏對誤稱學生遂失寵求退徐貌陋心險許鄙劣放曠 英廟始見徐退諭左右曰徐有貞可惜無福有貞一日入東閣階峻雪滑許失脚傾仆倒流匍匐復上徐俛首側項

內閣輔臣 卷十一 十一

噉然而笑至東閣會揖後與許猶笑不已岳正進對盡言而唾涕濺 御衣不自覺 英廟嘗諭侍臣曰齷齪鬚子對我言指手畫脚故此數人旋被棄斥唯李始終保全 李禿翁曰旣已食君之祿官居一品君命起復卽宜不俟駕行矣不必恠東恠西謂彭華喉使羅倫以代公表自反使羅倫亦蒙不韙之名也余謂若欲盡孝自不宜出仕旣出仕藉君養親又持終喪之說以買名皆無廉耻之甚者苟在朝不受俸不與慶賀不穿

吉服日間入公門理政事早晚焚香哭臨何曾失了
孝道況忠以事君敬以禮國委身以報主忘私忘家
又忘身正孝之大者乃反以爲不孝可與天順反正
八年之間非文達挺身負荷則曹石之徒依然敗壞
潰裂不可收拾矣何莫非文達行孝去處而必以區
區廬墓哭泣乃爲孝邪吾不知之矣

內閣輔臣

卷十一

七

太傅商文毅公

商輅字弘載號素菴浙江淳安人生永樂甲午二月
二十五日舉宣德乙卯解元明年會試弗利入太學
李忠文公時勉爲祭酒見而異之特設館東廂之後
俾卒業及正統九年乙丑會試明年廷試皆第一丁
卯命選詞臣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輅與焉已巳
車駕北狩郕王監國召入內閣備顧問預機密陞
侍讀時北虜入寇人心洶洶輅力主羣議請郕王
卽真以安反側時有議南遷者唾而斥之虜逼京城

內閣輔臣

卷十一

七

輅與文武元僚經略戰守遣官撫輯旬居之虜徵各
邊帥選兵入援揭榜賊營購虜酋僞爲喜寧報誘擒
也先書虜得勝與書自相疑道明年景泰紀元陞翰
林院學士本年秋英廟回鑾輅迎至居庸關旣而
錦衣衛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等雖被重
刑猶窮治不已輅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大倫傷骨肉
之情由是盧忠得罪三年議易儲輅謂此國大事有
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尋遷兵部左侍郎兼左
春坊大學士兼學士五年鍾同章綸相繼請復儲

上怒下之獄輅因召對力抹綸竟得免景泰七年丙子寰宇通志成擬進官秩時閣老皆職保傳止進兼官擬輅陞兵部尚書稿已定付太監王忱將進少保王文耳語王忱云諸總裁皆止進兼官商豈可獨陞至期勅出輅仍舊兵侍加兼太常卿而已丁丑春景皇帝不豫與陳循等倡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具疏輅援筆增二語云陛下為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宣宗章皇帝之孫擬詰旦進至期變作實正月十七日也英廟復位即日以迎立事置少保

內閣輔臣

卷十一

四

于謙王文等極刑召輅與高學士毅入便殿慰曰朕在南宮知爾二人無偏向心如今正要爾宜用心辦事且計議改元年號草詔頒敕石亨密語輅曰今歲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款輅曰舊制孰敢擅改亨輩不悅騰誣輅欲附致于少保刑案太監典安為輅和解而上愈怒典安奏曰當時此輩附和南遷不省將置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即復爾邪上怒乃解但削輅為民輅去後上每念商學士朕所取三元嘗與姚夔效力東宮最多而議者從

有排擠竟不復召憲廟即位明年追念舊學遣使驛召輅復舊任戊子地震乞休不允尋因彗見言官有所誣詆輅又力求退奉旨朕用卿不疑何卿人言即欲加譴言者輅言臣嘗勸上優容言官召用羅倫已荷嘉納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公論何上乃召輅至榻前勉慰再三尋陞為兵部尚書仍兼學士時皇莊甚為民厲輅言天子以天下為家何以莊為十年改戶部尚書十一年兼文淵閣大學士一日召見議及邸王監國輅覲縷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

內閣輔臣

卷十一

五

帝號左右問之皆泣上亦泣遂復帝號夏月皇子薨憲皇以嗣續為憂左右知西宮儲貳已長但畏忌無敢語輅獨婉轉探引東宮乃立復上疏略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但外議者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另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猶為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養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以遂其母子之情愜眾人公論逾月而東宮母紀貴妃薨輅舉宋李宸妃故事殯歛悉如禮十三年丁酉命

兼謹身殿大學士時內官汪直新坐西廠威擬至尊
輅疏十罪并指羣小韋瑛王英輩過惡以聞且曰用
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憲曰用一內臣遂係天下
安危乎命太監懷恩傳旨詰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
小有罪該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
大同宣府京師北門守備一日不可缺渠一日而擒
械數人南京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
近侍渠敢擅自改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懷恩
聞之咋舌而退上乃即日徹去西廠由是見忤於

內閣輔臣

卷十一

七

直會前輔臣楊榮曾孫暉以罪逮至京語連及輅直
從中主之同列又從旁切儗輅遂請老加少保給驛
以歸輅去萬安為首相復西廠直益橫諸大臣皆諂
事直矣輅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文毅輅
事儀山時與王文陳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
事馬鈞陽曰我朝賢相商公第一楊文貞李文達不
及也子良臣為翰林侍講

楊子器傳云公致仕歸北劉見其子孫衆多歎曰某
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爾子

孫若是

瑣綴錄云公罷政家居甫十載成化丁亥被召再
起初未有復職之命及陛見方巾絲絛青布圓領自
稱原籍為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
殿學記云予以闕逢敦祥發練浦汎清溪艤棹桐江
眺望文毅之廬高峰回合千巖蜿蜒殆間氣所鍾也
及讀國史見諸疏侃侃有大節嗚呼宋之王旦王曾
宋庠俱以三魁致位宰輔若文毅者視古先哲何愧
邪

內閣輔臣

卷十一

七

太師彭文憲公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時自小端重寡言及領鄉薦入國學祭酒李時勉以公輔期之正統十三年戊辰會試第二廷對賜進士第一初謝恩以誤入朝被劾上唯命錦衣衛尋索而已已巳秋英廟北狩邨王監國被命同商輅入內閣與陳循諸老遊繼母余卒時乞終喪不許尋陞翰林院侍讀復上疏力求終制忤旨去三年服除遷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不得入內閣矣七年寰宇通志成遷太常寺少卿英廟

內閣輔臣

卷十一

七

復辟之元年九月岳正許彬謫罷上召見文華殿令近榻前問曰爾是十三年狀元邪對曰臣不才誤蒙聖恩拔擢因叩頭者三上又問第二陳鑑第三岳正乎對曰然又問汝年幾何對曰臣犬馬齒四十二上笑曰正好用已而命下復入內閣典機務以前職兼翰林院學士上方倚任李賢數召面議賢退亦諮時而心服其諒每語人曰彭公君子也戊寅春上皇烈慈壽皇太后尊號詔告天下時謂李賢曰此事宜有恩典及人李曰一年兩赦恐非所

宜時曰非謂赦也謂宜因此遂行優老之詔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勅百姓年八十與冠帶是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此恩典始與上徽號相稱李賢喜曰是也即擬進呈上大悅甲申正月上不豫至初十日疾大漸乃處置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其一東宮即位過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勿以嬪御殉葬其四殯斂器服書畢命牛玉將去閣下令為朕潤色時等見而大驚牛玉曰上意謂事不可測且說下不用何妨時等嘆曰非

內閣輔臣

卷十一

五

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事尤高出千古不須潤色言畢時不覺淚下牛玉備以前言復命且曰彭某甚悲愴上聞而隕涕已而曰且收着待我去後遵行至十七日駕遂崩憲皇嗣統進吏部右侍郎兼職如故二十三日議上兩宮徽號內臣夏時倡言曰錢久病只尊所生母為太后足矣李賢曰今日合遵遺命景泰間事例不可法時曰李言是若為此舉反遺所當尊豈不乖戾李言是夏既入少頃出傳仁壽宮旨曰子為皇帝母當為太后豈有無子

而稱太后理宣德自有例李目時曰爾執筆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夏曰既如此便照例寫讓表時曰正統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日誰敢擅寫是日同議者心知不可而不敢發言夏見諸人不言乃作色曰你每偏懷二心恐追究來不好時拱手向天大言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誰敢二心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害而爲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皇上聖德也若

內閣輔臣

卷一一

三

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乃曰如此是好夏色少怡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位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時執筆將書又曰須照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曰既是同尊如何又要分別時曰加二字便好稱呼非有尊卑也乃以慈懿二字加其上是日諸臣咸懼逆意隱而不言唯李開端時極力繼之賴皇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以成大禮後數日太監單包至閣曰同尊二母是上位本心但屈於親母而不知禮之人即欲逢

迎其間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事時同僚不言者面聽單語深有慙色是秋命同知經筵成化元年加兵部尚書二年丙戌乞歸省詔馳驛往還遣長隨張敬護送抵家未踰月手勅促還朝三年丁亥二月至京八月總裁英廟實錄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四年戊子慈懿太后崩詔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時曰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無可議者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時與在廷文

內閣輔臣

卷一一

三

武羣臣跪伏文華殿三請上爲感動始從時議七月陝西奏報平涼府屬縣土達滿四糾衆劫掠四出時請勅鎮守官追問激變之故行間叅將劉清禦賊敗績報至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三處合兵殺賊已而聲息益急復請調京軍以往以都督劉玉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項忠未至寧夏陝西二處官軍不待延綏兵至仍復輕進大敗死者數千人軍器悉爲賊得賊又保守石城山勢險固劉項進兵近山分兵七路圍之而副將毛忠素恃勇敢不須大

軍之集自領銳卒登山仰攻復致敗衄身殞賊巢京
 師士夫聞益危懼兵部尚書程信恐劉項不勝任請
 命撫寧侯朱永再領京軍四萬助戰命已下撫寧
 難之奏定賞格謂必如生擒賊首一人與世襲指揮
 使賞銀五百兩數人共擒者其賞亦然時見其張大
 難於遽止第令且整軍裝待有急報啟行至十一月
 項知朝廷已別命將乃奏云宜令總兵星馳赴援
 倘不日破賊則一面奏報上命太監懷許黃三人
 召兵部至閣計議程謂事急行不可緩時曰賊若四
 內閣輔臣 卷一 三
 出攻劫誠不可緩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
 兩日賊必窮困可擒取也京軍何用再行商亦曰觀
 項布置賊不足憂矣時因問程曰京軍若往何日始
 到程曰來年二三月時曰益緩不及事事之成敗只
 在歲終京軍不行為宜諸太監皆曰然因問邊軍去
 否時曰邊軍亦不必去商曰邊軍去無害也乃令邊
 軍行留京軍而住營將不遣程又請差錦衣衛千戶
 一人去看動靜時止之曰去看無益徒失將士心耳
 程忿忿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

兵去相知者咸為時懼曰止軍不發公何所見時曰
 觀項疏曲折知賊決可平但彼聞已遣將不敢自任
 故也眾猶不信至十一月二十邊捷至知以十月二
 十一日執滿四等賊寨悉平羣言始息次年正月解
 滿四等三百餘人至京太監親問之云某等被劉清
 并指揮馮傑剝削不過且又追捕為盜不得已遂反
 非有他也因下劉清馮傑於獄鞫問得實誅之中外
 稱快上大嘉賜內閣等俘奴一人改時吏部尚書
 十一年乙未正月陞少保尋得病遂不起贈太師謚

內閣輔臣 卷一 三
 文憲

太保劉文和公

劉翊字叔溫青州府壽光縣人正統十三年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編修天順二年陞右春坊右中允侍 東宮講讀 憲廟登極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成化十一年陞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翊在講筵甚久受知 憲廟呼為東劉先生特賜圖書二十一年或構飛語假俳優以中傷翊遂乞休 詔允之翊鄙薄萬安時對客罵安負國無耻安積聞深恨之故去及卒贈太保謚文和公美姿容善談論遇人無矯飾景泰初議迎鑾成化初議 睿皇 后喪禮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密疏昌言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當是時公與博野同在内閣人稱公東劉博野北劉林俊嘗曰余以妖僧孽寺售術貢邪肆典土木不揆狂躁上干宸怒萬頸俱縮縛下詔獄鬼錄為伍唯公立為 上解乃得薄謫崔銑曰公秉心不疑諒直無顧而讒嫉肆行構惡於羣小假威於遜卒竟去位嘉靖二年言官疏公孝友孚化於鄉閭乃為立昭賢祠以祀公

內閣輔臣

卷十一

三

閣學記云予觀東土志謂翊事親孝母沒廬墓時父尚存翊味爽問安畢復詣墓所郡守李昂表其里曰仁孝豈即昌黎所謂出則秉笏垂魚入則問安侍膳者邪嗚呼孫子之昌固有本矣

內閣輔臣

卷十一

三五

太師劉文靖公

劉健字希賢河南洛陽人父任華州教諭先時大母張氏夢一偉人致上帝命持紫玉帶賜其家驚而寤恍然猶有見也時白夫人已有身比寤則報生男矣教諭公大異之景泰癸酉舉鄉試天順庚辰登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甲午進修撰丙申陞春坊右諭德丁酉進左庶子丙午陞少詹事凡三任皆職輔導皇太子二十三年丁未孝宗錄輔導功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賜胡騎內閣輔臣

卷十一

三

夷奴戊申改元弘治知經筵事辛亥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甲寅加太子太保賜麒麟服進武英殿戊午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癸亥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自戊申以來孝廟御極已十餘年益明習機務厲精求治而健亦身任天下之事凡進用大臣及政事臧否反覆侃侃竭忠悃上未嘗不嘉納也健又引李謝三公入同輔政上數御文華殿及平臺召健等至則屏左右俾莫得聞但聞上

數數稱善而已上性至孝望治甚切而謹守成法不輕變易有時及官府必欲創抑近侍之權復太祖之舊而誰料其遽至宴駕也哉豈非蒼生之不幸與乙丑上寢疾召健等至大內進御榻前執手歔欬令太子侍立具言軍國重事命健等悉心匡輔健等皆泣受命莫能仰視事具載秘史弗能詳也武宗即位健以頽命大臣翼新政舉故事百度振肅海內晏然屬逆瑾竊柄奸黨盤據國事日非健率同官自劾上奏其略曰陛下即位之初詔書一下

卷十一

三

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倣成風非唯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幹事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破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肯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

見允比爲兵戶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候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衷事非獲已若誘顧命之名而不進輔導之實因循翫愒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用是共瀝愚誠上塵天聽伏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

內閣輔臣

卷十一

天

少這分毫之罪幸延大馬之齡則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盡而無遺矣不報健又率同官上奏政令十失極其剴切上付各該衙門查奏革之未幾戶部尚書韓文首倡九卿共劾劉瑾太監王岳范亨徐智共爲內應健等助之獨焦芳媚瑾以健不附已力攻健希入內閣致上震怒傳旨捕岳等繫獄令劉瑾入司禮監瑾等先嘗奏內閣納賄行私欺壓內官軍職形於劇戲上已信之至是遂令劉健謝遷自陳致仕又榜示天下指爲川黨矯詔奪

其官謫罰米肅皇嗣位詢謀遺老意欲召用而健年已九十矣乃降詔存問明年遣撫臣就其第致束帛餼羊上尊酒終時壽九十三贈太師謚文靖

太史氏曰國朝監前代壅蔽之禍罷宰相官事歸六曹權在人主迨文皇時肇設內閣立大學士與天子議機務可否稍稍有權矣然官不過五品比後乃至三孤領尚書職猶不得專制外事嗚呼其慮豈不深遠哉弘治間孝宗皇帝卽位既久勵精思治登庸俊賢內則文靖暨李謝二公參議朝政外則鈞陽

內閣輔臣

卷十一

三

華容洪洞浮梁諸公戮力陳列君明臣良此萬世一時也迨敬皇帝崩武廟卽位逆瑾以黠悍竊政罷棄諸大臣朝政反覆蕩盡雙溪雜記云劉健在內閣時河南有馬文升許進劉宇焦芳李燧何景明文升在兵部每以軍職官不堪委任欲添設兵備按察司官監之健票旨不准許進爲戶部侍郎同平江伯陳銳統師出宣大禦虜畏怯無功罷進職致仕焦芳爲吏部侍郎建言禦虜四事健票旨云這本所言窒礙難行李燧爲鴻臚寺卿年

已深矣止轉太僕少卿何景明年少而文人謂必選入翰林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除景明中書舍人至提學副使不壽卒然則居內閣而不徇故舊者僅健一人耳李禿翁曰故舊雖不當徇人本尤不可棄又云國朝名臣謚文靖者尚書蕭山魏公驥年九十八顧未得柄用少師宜與徐公溥顯矣壽纔七十一公位極人臣壽至九十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者十年奇矣哉

近峰聞略曰公罷政歸西崖李公祖餞欷歔泣下公

內閣輔臣

卷十一

三

厲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矣

白沙語要云劉文靖講人之生也直章一論判善惡於一言決興亡於萬代其天下國家治亂之符驗與

太傅謝文正公

謝遷字子喬餘姚人成化甲午鄉試第一乙未會試第三廷試一甲第一授翰林修撰辛丑同考禮部癸卯冬滿九載陞右春坊右諭德甲辰再同考禮部孝宗毓德春宮慎簡侍從首及遷乙巳充經筵講官丁未孝宗登極推恩官僚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仍加俸一級初開經筵奉勅爲日講官與修憲廟實錄辛亥實錄成陞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俸如前八年乙卯春詔以本官入閣

內閣輔臣

卷十一

三

辦事丙辰命主會試丁巳勅修大明會典爲總裁官戊午春皇太子出閣奉勅陞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己未賜一品服癸亥會典成陞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武廟登極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餘秩如舊十月引疾乞休去先是焦芳入閣憾遷嘗舉王鏊吳寬而不及已會鄉人以賢良應薦芳和逆瑾謂遷違詔格與劉公健俱褫職又矯旨令遷弟武選員外郎迪致仕子編修丕除名庚午瑾誅詔復職致仕辛巳世宗登極臺諫連

疏薦遷乃遣行人齋勅存問迪起叅議不復任翰
林遷遣子正入謝廕爲中書舍人癸未復令有司時
加存問丁亥二月遣行人陳侃齋勅起遷於家時
年七十九矣十月抵京進少傳戶部尚書謹身殿大
學士辛卯二月疾卒壽八十三贈太傅謚文正

內閣輔臣

卷一一

三

太傅丘文莊公

丘濬字仲深瓊山縣人正統甲子舉廣東鄉試第一
兩試禮部名在乙榜當授教職辭卒業太學祭酒蕭
鎡深器重之景泰甲戌復試禮部廷試第二甲第一
選庶吉士讀書秘閣七年授翰林院編修天順七年
兩廣用兵經年不決濬條列事宜李文達公賢一見
卽代上之成化元年陞侍講命與修英廟實錄或
謂少保于謙之成當著其不軌之迹濬曰已巳之變
微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以不軌豈可

內閣輔臣

卷一一

三

信哉十三年續修宋元綱目成陞翰林院學士濬自
出已見槧史略謂朱子綱目以正統爲主然秦隋之
末未可遽奪漢唐之初未可遽予乃作世史正綱以
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本年陞祭酒十六年
加禮部右侍郎仍掌國子監事復謂西山真氏大學
衍義有資治道而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作大學
衍義補值孝宗嗣位書適成乃表上之上覽之
甚嘉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禮部尚書掌詹
事府事且命錄其副付書坊刊行時濬年餘七十矣

弘治四年，憲宗實錄成，公充副總裁，加太子太保。本年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初，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黜之，所黜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為公方，岳以下有微瑕輒黜，黜者亦不敢訴。濬深知其弊，言於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祖宗舊制，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勅凡歷官未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

內閣輔臣

卷一

三

跡亦勿黜。醫官劉文泰平時往來丘家，以失職怨望，奏訐冢宰王公恕，眾疑出丘意。李禿翁曰：「非丘嗾之，醫官敢訐冢宰哉。」故宜科道以為言也。七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目疾辭不允。八年卒於官，贈太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謚文莊。官其孫管為尚寶司司丞，濬嘗謂朱子家禮崇本敦實，然儀節略焉，為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有考，又謂朱子微言散見語錄間，學者率未易求，采其精者為二十篇，做魯論語作朱子學的其他著述甚

富世稱其博

治世餘聞云：瓊臺丘濬學博貌古，然心術不可知。人謂陰主御醫劉文泰訐奏三原王公嘗與劉吉不協，劉作一聯書其門曰：「貌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荆公性更偏。」時論頗以為然。李禿翁曰：「公既為吉所貶，則可以知公矣。」時論亦何足憑邪？又云：丘瓊臺嘗以糯米淘淨，挾水粉之，瀝乾，計粉二分，白麪一分，搜和圓為餅，其中餡隨用，煖熟為供，軟膩甚適口。公以此饋中官，因而得進。上上食之喜，命尚膳監為之進食，不

內閣輔臣

卷一

三

中式司膳者俱被責，因請之丘。丘終不告，中官歎曰：「以飲食服飾車馬器用進，上取寵此，吾等內臣供奉之職，非宰相事也。」由是京師傳為閣老餅焉。守溪長語云：丘閣老於子史無所不通，而尤熟於國家典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以為非人所共否，必以為是其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為生事，論岳飛則以為亦未必能恢復。李禿翁曰：「時既有秦檜，自然恢復不成矣。」其黜元不當與正統，許衡不當仕元，尤舛謬。

雙溪雜記云。劉吉致仕。丘濬徐溥在內閣。濬言王恕雖好官。但好名太甚。弘治癸丑春朝覲。吏部以黜陟聞。濬擬旨。留用者數人。衆多笑之。又曰。與溥論所異。同。濬輒怒。粹冠於案。執愈堅。真不脫海蠻氣習。

內閣輔臣

卷一一

三六

太師李文正公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曾祖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師。東陽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命書龍鳳龜麟十餘字。書奏。上甚喜。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及內府寶鑑。六歲八歲復兩召。試講尚書益稷篇。唯荒度土功一段大義。命肄京席。天順壬午。年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三年。與修實錄。十年。陞侍講。十九年。癸卯。進侍講學士。二十年。充東宮講讀官。二十二年。丙午。主考

內閣輔臣

卷十一

三六

順天鄉試。尋丁憂。弘治二年。已酉。起復。遷左庶子。兼侍講學士。四年。辛亥。預修憲廟實錄。成。陞太常寺少卿。仍兼前職。掌翰林院事。充日講官。癸丑。主考會試。得汪俊為第一。七年。甲寅。擢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勅。八年。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安南侵占城國。王奏請命官往問。東陽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即

問罪與師貽患尤大宜勿聽十年丁巳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東陽覆會同官疏奏未報會武岡知州劉遜逮繫科道具奏上震怒俱下獄東陽復上疏救上為霽威即日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舊職焉十一年戊午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復召問親定團營總兵官九月清寧宮災東陽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為弭災此乃邪妄之內閣輔臣

術或以縱囚釋罪為修德此乃姑息之謀越二日有為李廣乞祠額者東陽以為不可及清寧宮成又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東陽又以為不可上俱從之已未程敏政典試為給事中華景所劾上命東陽覆試壬申會典成賜玉帶十六年癸亥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七年命祀孔子於闕里還上時政疏命有司議行十八年乙丑上不豫召入玉几前受顧命武宗登極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如故元年丙寅上不

親政東陽同劉健等上疏不報於是復同疏曰先帝顧命惓惓以陛下為託邇者詔令廢格變易殆盡憂在於民生國計若因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牢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略不豫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諉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亦不報會府部科道疏請誅瑾不遂瑾遂矯詔逐劉健謝遷獨留東陽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二年丁卯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為邏卒誣執荷校長安門東陽上疏力

救乃得戍邊三年給事安奎御史張彥忤瑾荷校東陽又上疏救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東陽又力救是夏早朝罷有文書一卷委於丹墀皆是專錄瑾等過惡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班尋傳旨令跪瑾等面詰何人所為眾冒暑忍饑久跪隨有仆地曳出而死者數人申刻一時三百餘人俱下詔獄東陽論救乃得釋有山東梁姓者自陳嘗捕盜七十人乞陞土官巡檢都察院覆奏請查舊盜七十家窩主隣佑俱照新例籍沒發遣東陽皆極言之乃得免查究瑾

卷十一

卷十一

完

又巧取橫歛因而窘迫文臣凡有公錯註誤假以姑免提究為名各發米實邊士大夫畏其凌虐甘心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東陽委曲開導瑾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為關倉地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因瑾欲天下司府州縣預積倉糧東陽因言各官罰納其在邊關多勞少益不若原籍預備倉上納却為實用遂免輸邊之勞其隨事應變潛消默奪使天下陰受其福類如此四川鎮守大監羅籛請便宜行事瑾主之東陽力言不可因奏曰 太祖高皇帝

內閣輔臣

卷十一

四

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司管糾劾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益分而不專此 祖宗防微杜漸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後差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雖同而不專故勅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拘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釁隙必生又

如舊有草寇生發則調兵征勦土官必須奏請所有關係尤非細故今既革去巡撫若并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唯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止便宜餘如所議陳俊之得罪也瑾因以及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熊以濕潤米等項銀為贓遂致大獄必欲冀之死東陽力爭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其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 太宗

內閣輔臣

卷十一

聖

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以傷武臣之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俱已革陳瑄不從所殺有功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為第一蕭何不曾所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為萬世之功蓋足食然後足兵使當時餽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之日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荅止革熊爵會實

鑄之變。朝廷命將出師，詔告天下，內一款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不然曰：是要革行事衙門，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曰：舊例行事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四外，聲勢烜赫，驚疑天下，姦詐之徒，因而矯托，真偽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真者取回，則偽者無所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稿示之，瑾乃語塞。八月十三日，寧夏獻俘，既入東安門，上親賜宴勞。太監張永乘間出懷中疏，奏劉瑾十七事。武宗震怒，當夜遣人執瑾，次早令太監溫祥等持永疏至內閣讀。

內閣輔臣

卷十一

聖

畢，徐問曰：今當如何？祥輩曰：已收逮矣。東陽曰：此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祥輩乃曰：須傳旨行。東陽援筆擬進，於是降旨，特令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捨其肉嚼之，須臾而盡。天下聞而快焉。是時籍瑾書籍，得秦府永壽王為瑾慶壽詩序，中間稱謂過於平語，上怒甚，欲降敕切責。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光武平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為故事。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託

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殺予奪，唯其所欲。中外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往來書信，雖於法有碍，但因畏罪避惡，多不得已。況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若指此論罪，降勅切責，則凡有書信，餽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今劉瑾已正典刑，伏乞聖明廣大涵容，將此壽詞置之不問，一應文書并行燒毀，以滅其迹，使人心安帖。上以為然，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上以東陽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蔭其從子兆蕃為尚寶司丞。復上疏曰：

內閣輔臣

卷十一

聖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先帝顧命，唯欲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思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於朝奏講談之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七年，巨

寇劉六衆至數十萬及賊平加廕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上疏力辭有獻密計者托言京軍不習軍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如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上遣司禮監與谷大用至閣議東陽力以爲不可大用謂此事非我輩所爲自有先入之說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知其不可若勉強曲從卽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在而執筆者固存往返再四乃具揭帖略陳其故曰宣府京師北門切近胡虜十分緊要朝廷屯宿鎮兵分地防守尚恐不給

內閣輔臣

卷一

四

每年河南等處邊軍輪班備禦近因劉賊猖獗動調官軍乃是一時權宜非得已也况今正是防冬時月如以聖駕看牲在邇欲比常加意竊見總兵部永見在滄州宜令兵部密切行文暫帶領邊軍近京住劄事畢之日仍令還鎮庶事體穩當人心安靖而內意已定司禮監文書官迫令擬票去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東陽等乃具題極言其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有急事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

軍出京駭人耳目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強勢強買貨物姦汗婦女將官護短不肯禁邊方受害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市愛傲視軍民蔑視官府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達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有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糜費無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或變起於道途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中國之

內閣輔臣

卷一

五

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今五府以爲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爲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不便臣等以心腹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強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所有前項事情臣等不敢別議翌日內降行之東陽遂乞休賜勅俞允廕其從子兆延爲中書舍人十一年卒於家壽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所著有懷麓堂藁前後續百餘卷

汪俊云、畿甸羣盜勢甚張大、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提督馬中錫以鄉黨墳墓所在、恐為所存、制倡為招撫之議、司禮張永以問公公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非夷狄比、今攻破州縣、拒敵官兵、赤子遭其荼毒者數千萬、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且方出師、而以招撫為計、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更有何說、永等嘆曰、老先生終是老成人、議遂定。

近峰聞略云、少師西涯東祀歸、上通達下情疏云、請

內閣輔臣

卷十一

四六

以所見諭之、節用度、如閘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淵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唯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而已、人稱其引類親切、善啓人主之聽。

楊一清云、先生孝友天至、其素行金完玉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歛然、雖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履常應變、恒介特、不易所守、蓋其文章與功業並懋、斷乎有以立於世者。

燕對錄云、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七日、上召至暖閣

健等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不可不講、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不肯上納、上問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歐陽駙馬販私茶數百斤、

內閣輔臣

卷十一

四七

太祖高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近來廢弛、始盡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上意勵精思治如此。

雙溪雜記云、東陽以神童與程敏政齊名、專以詩名、延引後進、海內名士多出其門、往往破常格、不次擢

用當時有識之士以爲數年後東陽柄用引進一番
文士尚名矯激世變必起後李夢陽草疏欲殺劉瑾
而謀慮不審且疏中旣以甘露之變爲言而躬自蹈
李訓之淺謀致貽數年衣冠之禍中官自爲制度自
此不可變更矣且草疏者李夢陽一部屬而諸司英
傑平昔以文章氣節取重於世皆翕然和之韓文亦
與東陽交厚夢陽詩甚爲東陽賞鑒故文不敢少遲
夢陽之奏而九卿大臣景從文後亦不肯略出商量
萬全之策皆氣節之盛使人不敢致思也李禿翁曰

內閣輔臣

卷十一

見

此段亦是一大議論但當時洛陽爲首相其識見亦
只是夢陽等雖文正爲次輔亦不敢與之商量萬全
之策况韓文九卿諸公哉故謂當時諸老盡出一時
搏擊之習無一人能爲朝廷計久遠圖萬全者可也
謂其咸相隨而就夢陽之後不可也文正雖以才學
知夢陽然夢陽實不知文正使其能知文正一兩分
則文正不孤矣何待結識新都倚託梁費而後致身
以去邪故知爲文正者實難後之學者慎勿容易草
草論文正又曰劉瑾竊政戶部韓文爲首率九卿共

劾瑾司禮監太監王岳范亨徐智爲內應而內閣劉
健等又助之時王岳等大爲上所信任審奏朝中
多官劾奏瑾等不可不從上不得已允之欲待明
早發旨捕瑾下獄瑾等遂趨至御所俯伏哀號訴
岳等內外交通欲害我等上曰且待明日瑾等曰
若待明日臣等再不得見天顏矣須今晚拿岳等三
人送獄方可上不得已領之瑾等遂出傳旨夜捕
岳等繫獄明日奏請劉瑾入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兵
馬設內行官校巡察丘聚提督東廠官校巡察谷大

內閣輔臣

卷十一

見

用提督西廠官校巡察張永等並司營務王岳范亨
徐智俱發南京充淨軍行至臨清將王岳縊死由是
權歸瑾等勢傾中外卒令劉健等三人自陳致仕李
東陽獨留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
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竟不從東陽門徒最
盛初皆以爲東陽素有文名故得不去及後劉瑾於
朝陽門外創造玄真觀東陽爲制碑文極其稱頌人
始議其泄捕瑾等之事真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
之腹者也哀哉又云劉瑾既誅而政權仍在內臣魏

彬掌司禮監印，決大政。馬永成等又奏有旨，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時東陽廷和、梁儲、費宏四人在閣，以窮苦魚菜四字為題，各作長詩示永。東陽為窮字，拆點畫為句，極工。永大悅，命工刊印，裝錦軸送人。未久，山東盜起，人以為窮苦之應。東陽又囑楊一清作平定寧夏碑，頌永功德。後泯不傳，嗚呼！傳亦有何嫌也。又云：正德間，內官賜生祠額，護勅皆劉瑾分付內閣。李東陽、楊廷和創為之，使東陽執奏。我輩不過講讀視草之官，不由六部執掌，奏行者不敢撰寫，且舉

內閣輔臣

卷十一

五

大明律結黨亂政之法最重，如此縱使不從，亦不過如劉健等去位而已，乃不能然後東陽卒謚文正，何所據哉？李禿翁曰：此真是放臭屁也。

殿學記云：予觀楊遂菴叙懷麓堂藻云：高才絕學，獨步一世，如大河之源，出崑崙經積石，由龍門至底柱，吞吐百川，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邵二泉叙續藁云：盛德嘉謨，澤被海內，如大將禦戎，不聞號令，一節一麾，無不如意，嗟乎！可謂知言矣。予以為弘治間薄海外，內泰和流行，兵以不試為威，財以不

蓄為富，刑以不用為治，伊誰之力邪？君子是以知文正不可及也。

國史實錄云：弘治七年，大學士徐溥等奏文臣誥勅，當如舊專官撰擬，遂擢東陽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領其事。又曰：東陽在翰林，以文學名，前輩或忌之，遷侍講學士，數年不與經筵。劉瑾威權日盛，狎視公卿，唯見東陽則改容起敬。時焦芳與東陽同官，助瑾煽雲，東陽隨事彌縫，去其太甚。

內閣輔臣

卷十一

五

暢爾雅，又能獎進才雋，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泰陵稱忠勤，康陵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清謹弗渝，休休不專，政歸卿寺，人顧思之。

太傅王文恪公

王鏊字濟之吳縣人自幼穎悟不凡侍郎葉盛提學陳選咸以天下士奇之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 廷對置一甲第三授翰林編修弘治初滿九載陞侍講 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八年晉侍講學士兼日講官 孝宗遊後苑鏊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講罷 召所幸李廣戒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為若等宜好為之時 東宮將出閣大臣首薦鏊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遂

內閣輔臣

卷十一

五

為吏部侍郎正德初內閣謝遷舉鏊自代時中官劉瑾欲引冢宰焦芳而眾議推鏊遂與焦俱入閣大司馬華容劉大夏以瑾舊怨逮至京坐激變土官岑氏罪死律鏊言岑氏未叛何名為激變以故劉得減死或惡石淙楊一清於瑾謂其築邊太費鏊言楊為國修邊乃可以功為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喪以滅迹曰喪不可成服鏊言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鏊言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

亦間聽及焦芳專事姪阿鏊阻之不能得於是懇疏

三上遂得許鏊歸吳屏謝紛囂嘗自贊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校書結髮勵行白首於道茫然無聞爵厠公孤官居臺閣志懷輸忠幾昧納約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璫狂御不能姪阿一有違言超然不辱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不知規避歸臥空山晏然寤寐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庸無裨於世自潔其躬跡其所至蓋知慕首陽之節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疏而不能為應變之崇居閑十餘年

內閣輔臣

卷十一

五

論薦交章嘉靖初遣行人存問曰朕行且召卿公疏謝乞 上講學親政講學篇曰國家經筵之設盛矣然其間寒暑皆輟春秋之月月不過三日三日之期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 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親密至於口講可謂親矣然體分過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高宗學於古訓遜志時敏成王訪學於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今乃闕略如是暴之

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安能得也且不獨高宗成王爲然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消日唯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製容翰如飛羣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

內閣輔臣

卷十一

五

仁宗臨御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諸書於宮中翫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復弘文閣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間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

亦唯所好大略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時御經筵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親政篇曰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于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荅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也然堂陛懸絕威儀

內閣輔臣

卷十一

五

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是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臣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曰君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

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百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則必述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

內閣輔臣

卷十一

五

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護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間如楊士奇楊榮輩，日侍左右，塞義夏原吉輩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闕，鮮或窺焉。孝宗晚年，屢召大臣於便殿，議論政事，將大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為恨。唯陛下達法

聖祖近法。孝宗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起居，侍從臺諫各一人上殿輪對，諸司請事。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虚心而問，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不過是也。大禮議起，連逐輔臣，士類咸願起，蔡末及起，病卒年七十五，巡撫吳廷舉上言，蔡高文清節守道見幾，洞庭雲臥，望重東山，震澤波澄，名高北海，乞與褒恤。

內閣輔臣

卷十一

五

贈太傅謚文恪，鑿之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之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凡天地間，膈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魂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述，後

儒多未之及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槩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塵談錄云王守溪文章明暢其論修史一條極切時弊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一言一動皆其親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行移全不與聞唯易世之後細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耳又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

內閣輔臣

卷十一

五

分曹之人果皆公平宰臣之意果皆平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是非曲直茫然無據縱有所聞亦無其實縱然得實又或奪於眾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於見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勳業汨沒不傳而奸險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戒後世監領者又往往私好惡其間故曰不復有史

太保劉文肅公

劉忠字司直河南陳留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授翰林編修在翰林歷侍講幾三紀始拜侍講學士弘治十八年進翰林學士掌院事正德二年為講官每附經義規上闕失及諷時政久之傳旨陞南京禮部侍郎進本部尚書本年改南京吏部南京大率閒佚居官者自名吏隱忠毅然持風裁越閩胥人革役者貨縣胥窟名吏籍中上部往往冒官去忠命四主事稽厥籍年經且緯究意接代凡革罷千人雖仕者亦

內閣輔臣

卷十一

五

追論除名庶寮滿秩為署考必當實御史某恃勢驕橫忠署下考郎中某瑾黨張絲私昵者也署考曰守已乖於士論行事拂乎人情自是諸司弗飭者咸惴惴焉瑾誅始被推入內閣尋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是時政權在閣永大臣改事瑾者事永忠臨政持重守法同事者忌而擠之在位不滿二月乞致仕同事者尼之乃托祭掃請假始得歸世廟入繼兩遣行人存問忠及洛陽劉健卒贈太保謚文肅

太常卿魏校云、公留意人才、嚴於考績、臧否精當、人不敢干、風裁肅然、爲南都之重。

侍郎崔銑云、銑初入翰林、謁少傅于高坡私第、公慨然曰、古羈人匹士、雖當流離、困絕不敢、非義取財、况居位祿食者乎、許襄教語銑曰、子初任慎事、大夫翰林、唯司直一人耳、其見重名流如此、又云、正德辛未、給事中馬卿爲同考官、未揭曉、禮部移文內簾副考、靳貴學士家僮可勤、洩試題於常州舉人某某、受于金、公爲主考、駭號、人中式、比填榜、黜之曰、用戒贖、貨已出院、卽上疏請究、曰、縱不實、可使大臣母受議於四方、竟坐奴罪、一舉子充吏、靳公大愧。

續藏書卷十二目錄

內閣輔臣

楊廷和

梁儲

楊一清

費宏

張孚敬

席書

徐階

內閣輔臣

趙貞吉

續藏書卷十二目錄終

續藏書卷十二

內閣輔臣

太保楊文忠公

楊廷和字介夫四川新都人父春湖廣提學僉事廷和成化十四年戊戌進士改庶吉士十六年授翰林院檢討弘治二年歷修撰陞侍讀九年進左春坊左中允十六年陞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十八年命同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為會試考官取董玘等三百人尋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士正德元年進詹事仍兼學士二年三月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初武宗御經筵講書故事講書義畢必獻規諫之語是日廷和同學士劉忠講罷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何故添出許多說話瑾奏曰此二人當打發他南京去乃陞二人南京侍郎是時南京無缺皆添註五月陞南京戶部尚書十月改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三年八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五年二月進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九月加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七年十月進少師華蓋

殿大學士九年正月上疏請視朝御經筵罷邊兵西僧市肆等項奉旨早朝深居朕自處治經筵等項已有成規邊兵只照前旨市肆常理西僧舊制俱不必動十年二月疏請重視朝嚴宮禁三月以憂去十二年十一月服闋大學士梁儲請遣行人起廷和復入內閣而已遜居其下十二月上巡邊廷和言北虜不時出沒正統末年可為明鑑不報十三年六月上復議北征廷和諫萬乘不宜輕出上又自稱威武大將軍令內閣草勅廷和等又諫俱不聽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十五年廷和同大學士毛紀上疏謂大祀之禮在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禮應即時祔廟今俱改十至再天下朝觀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亦已踰期自去秋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伏望亟賜班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并各衙門題奏文書不報十六年三月武宗不豫廷和等密請太后懿旨誅江彬籍其家會世廟將至京廷和請由東安門居文

華殿上箋勸進擇日登極。上命與。聖。明。之。見。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登極。初儀制郎中具儀注途啓。上謂長史表宗臯曰。遺詔以吾嗣皇帝。非爲太子。此所具儀何謂也。會命議。興獻王主祀稱號尚書毛澄請之內閣。廷和檢文獻通考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爲據。異論者卽奸邪當斬。七月進士張璠疏論繼統繼嗣不同。力詆朝議之非。上令送至內閣。廷和曰。秀才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頃之。召廷和等入。諭曰。至親莫如父母。因授以手勅曰。卿等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三

所言俱有理。但朕罔極之恩。無由得報。今尊父爲興獻皇帝。母爲興獻皇后。祖母邵氏爲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爲子之情。廷和等退。而上言。禮謂所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唯降其服。而又異其名。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勅既而御批復加。興獻帝后皇字。廷和等復封還。御批曰。若加皇字。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矣。願罷歸。上曰。卿等所言皆大義。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於史志。可勉錄。皇號廷和

等倡九卿翰林科道連章劾張璠邪說願乞罷斥不報。嘉靖元年壬午春以翊戴功加伯爵。廕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使。辭免。仍加錄廕。二年二月以少師十二年考滿奉。手勅楊廷和輔翊朕躬勳勞懋著特加太傅不拜。三年二月以議大禮忤。旨致仕。後削籍爲民。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四

國琛集云。武皇南巡天下洶洶。倖臣竊國柄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延禮狂生。泣下曰。久當不負良規。已而武皇崩於豹房。安危俄頃。禁從兵悉屬江彬。公密與太監張永謀啓。太后請。旨誅彬。先傳令散軍士各就賞所。彬覺。顧瞻無人。遂就擒。乃定遣迎。今上禮下詔紀元。釐正國條。裁革傳乞陞。及濫役。月省食糧一十六萬餘。永史云。戊申命禮官議崇祀。興獻王楊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禮部尚書毛澄曰。是禮良正。異議者以奸諛誅。時有舉人張璠者。禮部侍郎王瓚同。世人也。諳瓚言。帝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與漢哀宋義殊科。瓚宣言於朝廷。和惡之。嗾言官論列。調南京

而以學士汪俊代之。又云尚書毛澄會公卿等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善其合禮。今上宜以孝宗為考而稱興獻王為叔，又以益王子崇仁王後。興獻稱考而顧稱益王為叔。帝曰：父母可互易，若是邪？其更議。大學士廷和蔣冕毛紀復言程順濮議最為得體。興國祀事暫屬崇仁王侯，皇次子生復承王後情理允愜。廷和復言：舜不追崇瞽瞍，漢世祖不追崇南頓王。願皇上取法二君，以光聖德。又云：聖母至通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五

州禮部議由東安門入，不聽。復議大明左門入，亦不聽。斷由中門入。謁太廟舉朝以為不可。帝命錦衣衛以母后儀駕及製太后法服以俟。聖母聞朝議欲考。孝宗志曰：安得以吾子為人子？詰從官曰：爾儕已極顯榮，獨不為。獻王地乎？胡尊稱至今未定也。因留通州不入。帝聞之涕泗號泣。啓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羣臣惶懼不知所裁。又云：張璉作大禮或問，辯繼統繼嗣之異，以遺內閣不聽。乃上之兵部主事霍韜，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檢

房濬各上言禮官持議之非，留中。廷和知勢不獲已，乃草勅云：奉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本生父興獻王稱興獻帝，母稱興獻后。憲廟貴妃邵氏稱皇太后，仰承慈命，不敢固違。上允之。又云：給事中熊浹疏言：皇上貴為天子，聖父聖母，以諸王處之，于禮安乎？臣謂尊稱必以帝后，而祀於列廟，則大統之義本生之恩，庶為兩全。費宏以浹為鄉人，恐廷和疑已，乃出為湖廣叅政。又云：帝下張璉所進大禮或問於禮部，廷和授旨吏部尚書喬宇，選為南京刑部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六

四川司主事諭之曰：南中非子所宜，奈何以大禮相厄也？尚書石珪語璉曰：行矣，慎之。大禮議久當見用耳。而楊一清亦云：張生此論，聖人不易也。又云：郊祀甫畢，清寧宮小室火，楊廷和言火發風迅，且迫清寧後殿，豈興獻帝后加稱祖宗神靈，或有未協者乎？給事中鄧繼曾言：五行于火主禮，火失其正，廢禮之應也。主事高尚賢等亦各上疏。帝心動，乃勉從廷議。稱孝宗為皇考，慈壽皇太后為聖母。興獻帝后為本生父母，不稱皇。又云：上諭興獻帝

冊文朕宜稱子廷和曰不可復論宜稱孝子廷和曰宜稱長子廷和令禮部侍郎賈詠題主題曰興獻帝神主不稱考亦不稱叔不著子名遣太監及成國公詣安陸上尊號又云太后邵氏崩后憲宗貴妃也生興獻帝尊爲壽安太后楊廷和議哭臨一日十三日除服移文南京不布詔帝不從命以二十七日丙寅禮官請素服御西角門帝曰朕哀慕方切安忍爲此十二月甲戌帝勅禮部曰祖母壽安皇太后夙事皇祖誕生興獻帝肆致眇躬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七

入承大統方隆帝號期享遐齡孝養未終奄忽違棄追唯懿德宜有尊稱上尊號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皇太后又云帝遣內臣之蘇杭織造工部言地方饑饉不必遣官及科臣章僑等各諫止不聽命廷和撰勅廷和疏言蘇杭諸府四月以後亢陽爲虐入秋以來霖雨不止饑窘非常正供不給淮揚徐邳田廬漂沒幼稚計斤而鬻母子墜水而歿若更重以織造恐激他變勅書必不敢草上怒其違抗切責之廷和遂移疾乞休允之科臣葛鴻奏乞慰留

不報又云帝命費宏監修大禮全書已而易名明倫大典以一清璉等監修至是書成加璉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久之帝享太廟數目璉賜以御詩及肖袞衣勅曰大學士楊廷和謬主濮議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理蔣冕毛紀轉相附和林俊著論迎合喬宇爲六卿之首乃與九卿官交章妄執汪俊繼爲禮部仍主邪議吏部郎中夏良勝脅持庶官望遂邪志何孟春以侍郎掌禮部鼓舞朝臣伏闕喧呼朕初見道未明三更詔令而大禮始定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八

然不欲已甚姑從輕議廷和爲罪之魁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法當僂市特寬宥削籍爲民毛澄林俊旣病故各奪生前官職蔣冕毛紀喬宇汪俊已致仕各奪職閑住何孟春情犯特重夏良勝釀禍獨深俱爲民其餘兩京各官附名入奏或被人代署而已不與聞者俱不問其先已正法典編成爲民者茲不再究禮部大書揭諸承天門俾在位者咸知警省

趙文肅曰唯皇天篤我明之祐聞出誓臣爲社稷

隸二百年間如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乘所過時力於隸事最著矣蓋正統己巳土木北狩正德辛巳威武南征隕空沉陸變起非常非有握補天之器挾移斗之能安敢授手其間哉于公已表於 憲皇之世楊公之沒久矣頃者恭遇我 皇上奉我 世宗皇帝遺詔復公之官加贈太保謚文忠廕一孫為尚寶司丞一孫入監遣官祭葬恩數備至嗚呼休哉不忘臣下之勞其 國家有道靈長之福乎於是始皆談誦公行事矣噫公希世之英也按公系出湖廣之麻

內閣輔臣 卷一二 九

城五世祖避亂入蜀居新都以天順己卯九月十九日生公幼以奇穎舉於鄉少年讀中秘書才器恢廓鄉先達司馬余肅敏夙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曰介夫當相天下為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蓋居館三十年修文講讀聲譽茂藉時輩視之已若麟角鳳毛然正德丁卯冬自南戶部尚書同長沙李公辦閣事是時孽喘之焰毒蒸寰宇數年內駭奔未息南平北討政府囂欲而長沙亦倦念去欲令公代已也嘗語人曰吾於文翰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

介夫夫余公識公於早歲李相察公於同事非楊氏之鮑叔哉壬申冬李去公始獨任時公丁憂朝議奪情疏亟上議得寢唯令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刻服制日促上道此起用輔臣之異數也噫公再起而時事益難為矣 武皇帝匹馬捶居庸關踰上谷入雲中望獵陰山旋以威武南下則五位虛拱將踰歲矣嗟嗟自宸濠播亂訛言載路包藏禍心者可盡防禦人心將渙大勢將傾仕者詠同車之招居者懷恤緯之憂此何等景象邪公血誠隻影周旋其間遠奉 綸

內閣輔臣 卷一二 一

音近承 慈旨大合眾謀小事獨斷竟俾邊無鳴鏑衢寡驚柝安平且泰侯 上之回嗚呼可不謂公勞已乎 大駕至自通州事勢愈急四家銳卒環布蕭密梟獍在側磨牙談舌儻機事有一髮之類則禍不測可忍言邪嗚呼危哉公外示安徐密祈 內旨許其從事始以一刺給彬入賀獸吻縛之按押虎之機此蕭張擒信之智也旋以優賞犒思歸官卒令掃迹出關成逐羊之勢此周勃收軍之勇也軍收而司農之印可不倒矣信擒而郿塢之臍可不焚矣嗚呼可

不謂公功已乎，然後清官警道迎。真主開明堂而治之，布明詔與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謂公忠已乎？當是時，公之勳名著矣。風烈高矣，尊親議起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公嘗歎曰：衆尤交責，吾何逃乎？義之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遇也。事之尤我時也，吾唯有去已耳。夫以公之圓機達識，豈不知詔者上之令也，不便雖十易之執禦，特以處君父骨肉情理之間，身任兩宮之責，豈敢操一切徑情之說乎？必推心挈度，劑量而調適之，以和無體之至禮。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十一

保忘名之完名侯。秦陵掃宮役作，而徐圖其後，豈盡晚哉？然欲即以回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可也。豈非命哉？公之決于去，所以免義我尤也。往在漢廷博議，是者不以加秩，負者不以奪精。據經研義，非擊搏之司，是當求裁無滅異之厲。四子之於公，獨異是乎？豈非遇哉？公之決於去，所以免人我尤也。世復有不齊之論，出於意見之偏，錮于習聞之久，附聲和響，亂歸寔繁，徒致聖主懷怒，疑有諷喉罪，且不測豈非時固然哉？公之決於去，蓋以免事我尤也。夫以公之

功勞靖忠，而博此三去，惴惴焉懼補過之無地，人臣之道，豈易盡哉？悲夫！傳稱公幼讀書，日以卷計，長於學，無不貫，唯以資經濟，故於當代典章條格，人才政蹟，邊防阨塞，軍伍錢役，叢瑣遠邇，心計耳濡，如身親周旋，而抵掌可述。酬答機務之際，殆裕如也。張永以東廠功乞封，已持內旨，引內官劉馬兒例，要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事載岳公類博稿中，取示之，乃已。其談笑解紛，易易如此，而不知由於宿昔之精博也。至當大事，智勇奮溢，臨九死而不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十一

回，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輟草威武勅，已瀕死，逮嗣君未至，承制專斷者廿七日，駕抑奸雄，如秦如瓊，稍踈皆足以死。新詔裁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怨者洶洶，謠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於是公出入護以衛士，益岌岌隣死矣。然而不灰也者，才也，亦忠也。有默相者耳。公閣僚廣東梁公之論曰：天生斯人，以了今日之事，大匠之任，不可代也。於是虛閣中首席，俟公起復至而居之，斯則公未卒而論已定，故公少

時嘗夢天門開遙瞻卓楔曰際昌時而公顯其老也復夢天門開有二幡導公冉冉以去而公卒公殆天人稟間氣而生者邪公在位一辭伯爵及太師太傅二辭錦衣衛千戶廕三辭文職四品世襲廕位極人臣而居處同於寒素顧濟物之心則拳拳無時已也公生多宦遊每歸則為鄉人建一惠局初通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為學士堰次捨建坊牌費以修縣城城成而賊至完生命者萬計次置義田于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創利業三焉若他言行

內閣輔臣

卷一

七

之詳當有如王巖叟馬永卿輩書之未易舉也

支大綸曰大禮之議肇於永嘉而席桂諸君子和之倫序昭然名義甚正自無可疑廷和上畏 昭聖下畏人言力主濮議諸卿佐復畏廷和之排擊附和雷同莫敢抵牾其伏闕諸少年尚氣好名以附廷和者為守正以附永嘉者為干進互相標榜毒盈縉紳皆當國者不善通融耳然以冲齡之主而舉朝元老卿輔至二百餘臣皆喧呼慟哭卒不少動聖孝天植神武獨斷萬古一君而已

李禿翁曰世廟初入撫古執禮公當其時可謂正直不阿卓然名世矣是豈賂瑾賣友取容之人乎此市井之談愛憎之口不待辯者獨大禮議起人皆是張桂而非公予謂公只是未脫見聞窠臼耳若其一念唯恐陷主於非禮則精忠貫日可掬也故謂公之議有所未當則可謂公之心有一毫不思則不可此趙文肅所以極力為公表也善乎鄭淡泉之論曰康陵時劉公鞠躬盡瘁以匡其始楊公撥亂反正以扶其終或去或不去均之為大臣其言當矣果如或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七

者之說於司直為賣友於劉瑾為阿勢則大禮之議委曲扶同公自優為之矣然公之議大禮也可以許其忠而未敢以許其妙若處 康陵之朝非但人不知其妙而亦不能信其忠蓋大忠者不見忠至妙者人自然不知其妙也是以當時知公者僅僅有李文正梁文康費文憲數人耳文正必得公而後敢以去梁費二公亦必得公而後敢即安則公所係何如哉予又怪其不能以事 康陵者而事 永陵也豈其真挾定策之功或恃 世宗仁聖終能聽已也邪不

知之矣。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十五

太師梁文康公

梁儲字叔厚廣州順德人別號鬱洲居士晚更號厚齋成化戊戌會試第一廷試第二甲居首改庶吉士十六年授編修二十二年兼司經局校書侍廟於東宮日進講讀丁未充會試同考官旋丁內外艱弘治辛亥服闋進侍講與修憲廟實錄成進司經局洗馬壬子主考順天鄉試復侍武宗東宮講讀戊午主試應天是歲冬冊封安南國王充正使庚申九年考滿遷翰林學士辛酉再主試順天壬戌奉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十六

詔教庶吉士與修大明會典書成進少詹事仍兼學士本年遷吏部右侍郎奉命充正使冊封魯藩正德改元詔纂修孝廟實錄及會典俱為副總裁遂轉左侍郎明年遷吏部尚書兼學士專典誥勅掌詹事府事又明年戊辰主會試時逆瑾竊權專恣有不附已者輒以計去之乃指摘會典紕繆貶為吏部右侍郎實錄成復尚書兼職如故瑾憾公不置捃摭媒孽俄有旨調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五年瑾敗召復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既至進武

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尋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廕一子錦衣世千戶公辭改尚寶司丞又辭改中書舍人又固辭弗允甲戌再主會試凡六司文衡六年考滿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先是石齋楊公首秉朝政以父喪去位公言于武宗敕遣行人慰諭命有司卽其家督促上道楊公至公遜居其下士論多之武宗之將幸宣大也楊石齋暨敬所蔣公皆在告中外洵洵莫敢先發公與東萊毛公泣諫於左順門內既而毛公亦在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二

告公獨廷爭累日不得命陝西親藩有請良田爲牧地錢寧江彬及宦官張忠輩受重賄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太祖高皇帝有禁茲田不得畀藩封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爲間言大學士楊廷和蔣寬皆引疾不出梁儲曰公等皆托疾如國家事何是時上怒甚令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上制草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會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巡邊令內閣草制大學士楊廷和同儲力諫不聽屢使促勅廷和稱疾

不出至是上御左順門面促儲儲不敢草願就死上釋之時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建儲居守朱寧陰受寧王宸濠賄謀入寧王世子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儲大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鉞矣王瓊王鴻儒亦助言之議遂寢已卯考一品九年滿進階特進光祿大夫勳左柱國兼給誥命褒諭賜謙禮部會江西兵變大駕南征公與蔣公扈從至南都凡七請回鑾不報時且郊公與蔣公疏言兩都郊祀祖宗配位不同乃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天

不果郊遂定議北歸然尚未有期公復跪請於行宮西階中使傳諭再四公弗起得報乃起庚辰冬至德州自劾請罷不允抵京再疏又不允儲乃杜門求歸言妻喪未葬先塋未修老病之軀無所陳力武廟固留遣官爲治葬事葺先人墓而賜祭遂與羣公同受遺命策世廟自興邸入正大統儲與寬實奉行勸進事稍定復申前請既而外議謂儲黨逆濠復護衛儲默不辯攻訐者縷縷儲乃復固申前請上始可其奏賜勅特遣行人送歸命有司月給廩食歲

致輿隸蓋辛巳夏五月也公歸日與弟參議君億徜徉山水間嘉靖乙酉秋上念定策扈迎功唯儲未錄詔蔭子世錦衣衛指揮公疏辭上重違懇誠報可而遷均輔爲尚寶司丞公疏陳謝慰勞有加丁亥三月二十五日公卒享年七十有七贈太師謚文康諭祭九壇遣官營葬公沉重博雅接人和易立朝四十餘年議論每持忠厚故羣邪用事公從容其間若履坦途所著有鬱洲集藏於家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九
霍韜撰公傳曰公立朝四十年其功多矣乃自掩蔽不肯以功自誇故人不得知公聞謗不辯故謗言日積平生好施德於人人或賴公以自庇反操戈向公故海內後進之士未嘗面公者徒聞謗公云云亦附和而毀公也正德間秦王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壤嬖臣江彬朱寧及宦官張忠皆助爲之請武皇帝詔與之兵曹及科道各執奏不可武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公當草制曰若遂草制昇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帝意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公亦繼引疾武皇震怒內臣督促公

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界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昇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回天之力決於數詞偉矣哉正德己卯武皇帝欲自巡邊乃稱威武大將軍詔宰臣草威武大將軍勅大學士楊廷和蔣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九
冤皆引疾武皇帝御左順門召儲儲奏曰臣不敢草勅帝震怒手劍立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陛下覺而怒曰儲無禮以臣名君臣罪不可赦武皇帝廼察其誠欵擲劍起不促草勅矣己卯宸濠反武皇帝欲親征乃議楊公居守梁公蔣公皆從武皇帝至南都議郊儲與冤奏曰南都郊仁祖皇帝配天北都郊太祖皇帝配天若遂郊配位不知所裁武皇乃不

續藏書 卷一二
二八一

郊又將南幸儲冤手執章奏跪行在門外自卯至酉汗浹背武皇帝遣內臣諭起對曰臣未奉命旨不敢起武皇帝乃諭曰不南幸矣儲冤乃起始宸濠未反時凡所餽皆有記籍濠誅後閱籍唯厚齋梁公晉溪王公無受餽世人猶指此以疵二公未見此記籍耳廣郡沈同知尚經曰順德南海番禺梁厚翁田無百畝所有者香山浮坦從化賊巢瘦敝不食之土耳世人乃以辭受之濫疵公韜故著此以俟篤論之君子云晉王御史溱請典刑公田給事賦公門人也

內閣輔臣

卷一

三

請沒公貲以代天下輸租之半劉瑾遂矯詔抄公家公在南京初報聞色不動今上御極言官聯疏劾公假宸濠衛兵是為故縱反者請召置獄正罪如陸尚書完云公曰余唯致仕去而已終不肯辯人曰是公大罪何所容辯公終不辯而劾者不已久之乃知與宸濠衛兵者非公實石齋楊公當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之為也蓋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銜著筆跡故不得而誣也公唯引罪連三疏乞致仕無片言自明然後知公之為大矣

黃佐撰公傳略曰蔣冕方在庶寮公延譽官府力拔為輔御史西安張璉論列詆毀人不能堪而儲引薦往謝立意薦揚竟至大用璉終身感之時楊一清在內閣親承聖諭命撰勅召用而計音至矣

內閣輔臣

卷一

三

太保楊文襄公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幼以奇童薦入翰林
憲廟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淳年十四中
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為人師有文中子之風矣登成
化八年壬辰進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三年擢山西提
學僉事丁憂服闋補陝西提學副使自弘治四年至
十一年凡八年在陝大作士類士有博記誦者修文
辭者專攻舉業者所學不一皆誘而進之三邊學多
士廣歲必一試雖僻壤不遺也其蒞事愈久愈嚴夏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三

楚之用若無虛日士試凜凜守法莫敢左右顧及去
任士追憶往事凡中才已上可貢可舉者未嘗一朴
及之性明知人方進取日或許以將來科第及冠世
名世必卒如所言故其造士五十餘年猶用不盡當
是之時雖宗室不能奪生員之婚雖撫按不能撓課
試之權為國朝提學之最久乃召為太常寺少卿
至十四年轉南京太常卿壬戌虜火篩入寇馬政廢
弛遷右副都御史督理茶馬十七年清出荒熟牧地
凡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頃餘奏准每年於陝西

按察司揀用憲臣一員于臨洮府駐扎巡禁茶馬又

奏准選取都布按三司官三員專候委任及添注鞏
昌平涼府同知官不時聽委十八年又題准招商自
出資本買茶裝篋轉運茶司每一千斤價五十兩大
約計官銀萬兩舊買馬不過千匹若此可得馬幾三
千匹其利在官與開中商茶不同至今以為便甲子
虜賊大舉大司馬劉大夏薦為陝西巡撫兼經理邊
務一清上疏陳邊事劾罷總兵武安族及兵備不職
者數人請釋緣事守備楊宏使自劾裁抑鎮守中官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三

支應歲省數千金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
垣頻河一帶以捍靖虜虜遂不敢渡河己丑冬虜數
十萬人寧夏乘勝直抵固原一清率帳下五十餘人
趨會總兵曹雄衆遮道爭謂不可以謂平涼一路絕
無行人叅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一清不荅徑去賊
聞一清至遂擊衆北走在陝未踰年百務具舉正德
改元朝廷以邊患方熾兵權大分命總制全陝三
邊軍馬一清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由以入
率官屬沿邊巡視議處方略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修

濬垣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又上四事、復上六事、丁卯、忤劉瑾、歸休、丹徒復逮、詔獄、賴大學士李文正救免、庚午、慶藩竄、鑄叛起為總制、靈州土人素苦漢官科害、一清昔時多所釐革、已復踵舊、至是紛相訴、託一清以大亂之後、但除其害、而不深究其人、閱舊築邊牆、自紅山橫城、高厚堅完、儼然巨障、念成功之甚難、歎前志之未遂、感而賦詩、有老去寸心猶不灰、仗誰經略了餘忠、復入城、訪求各營衛部領之賢、否而更置之、謂邊軍之困本

內閣輔臣 卷一二 五
由科差煩重、而私役買閑、為弊居多、屯軍地去糧、存連、逃、萬、數、而湖地草灘、半為將領所據、反役軍、采取以自封殖、於是鎮守太監 弼及總兵楊英、仇鉞、遊擊史鏞、監鎗少監馬良等、各退出役、占軍士、楊英又將所收草灘湖地、呈退三之二、鉞以下、各退有差、乃行巡撫、將本鎮馬步軍士稽查實數、造冊在官、凡有征調、全隊以出、一切雜差、循次撥用、毋得脫者、又通行各城堡一體查處、禁革條陳地方急務十數事、上奏其大者、如乞旌罵賊而歿都指揮楊忠、李睿、逃難

而殞百戶張欽等門閭、仍廕其子、以勵臣節、皆與劉瑾意忤、一清又奏總兵楊英喪失之餘、士心不附、乞將英取回調用、薦副總兵仇鉞、參將保勣、遊擊將軍史鏞、是時延綏鎮巡、奏欲因燒荒會諸鎮兵、搜索河套零賊、一清上疏、以謂漢中流賊未平、調去沿邊官軍數多、邊城空虛、邊儲缺乏、而河西達賊屢肆搶攘、况河凍後、達賊入套、各鎮兵馬、正當蓄鋒養銳、以俟今、乃無故出境、搜索、縱得數輩、老弱殘敗、餘寇何補于事、而往回動經旬月、糜費糧料、傷損馬匹、所得不

內閣輔臣 卷一二 三
償所失、且舍門庭侵犯之虜、而尋伏藏、逃難之賊、取笑外夷、又遺書當道、極論其事、竟寢不行、蓋瑾素憾一清、特以事變倉卒、不得已起用、既平復、悔乃矯詔改一清專在寧夏撫馭、實陰奪其總制之權也、無何瑾誅、眾但知瑾之誅、為張永所發、不知永實受美于一清、遂成之耳、踰月、召為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辛未、順天應天、山東、河南盜起、一清疏上十一事、上嘉納、改吏部、起廢拔幽、凡為逆瑾所構陷、連茹以起、江西盜久未平、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山東盜日熾

又疏陳戰守撫馭賞罰機宜下兵部檄諸鎮施行及
劉六劉七等聚眾數千充斥近圻兵部尚書王敞東
手無策一清遂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
督軍務又著令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顆者陞一級大
學士李東陽從中票旨極其褒美悉從所言施行都
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惠安伯張偉爲總兵官同征
流賊馬張不知兵專主招撫賊盜放縱大肆劫剽渠
魁劉七屯兵近圻要請赦宥廷議將從之一清獨執
不可曰中原百姓敢稱兵熾亂罪在不赦宜易將增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七

兵殄滅乃已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薦侍郎陸完
爲提督及賊至鎮江貽書于完願以極溺救焚爲念
星馳前去量帶西北勅兵數千人半駐江北以爲聲
援半渡江南以備截殺彭提督仇總兵兵馬亦于南
都以東隨便屯駐防遏一以壯金陵之保障一以爲
瓜真二壩之防又思此賊出沒無常或奔淮陽通海
二州以趨山東故淮鳳之兵不可撤山東之地不宜
虛卒之金山之捷竟如所料云寇平加少保甲戌簡
入內閣以時事多垂言不盡用乃因災異而上疏自

劾疏入錢寧銜之遂謝政正德己卯秋宸濠變起一
清以鎮江爲江南首郡此地有備則三吳無虞乃親
閱城設險出粟賑軍乃調金山鎮海官兵爲外援設
中軍營爲內應故城內外恃以無恐後武宗南征
幸其第宴飲賡歌兩晝夜有導上幸浙江者一清
從容婉諫遂不果行嘉靖四年再起總督三邊卽以
最急且切四事上疏俱蒙擬行及大學士楊廷和蔣
冕毛紀去位再召入閣上以張錦奏遷顯陵事
論一清對曰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既定大事旣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七

襄無故舉遷恐有他虞况獻皇帝大葬之後陛
下自藩邸升爲天子不謂之吉壤不可也乃不果遷
初張孚敬桂萼二臣言官多有論列疑一清所授二
臣既去霍韜乃上疏毀一清上疑之遂乞歸一清
明於知人若拔仇鉞于列校而寘鐔就擒舉王守仁
於庶僚而宸濠受誅錄楊宏於編戍而總兵漕運至
於伍文定之首倡義捷喬宇之捍禦留都俞諫之總
制江右是皆儲賢于無事之時應川于有事之日靖
大變正邦域其有功于社稷大矣

制府禠錄云、公在靈州、人有笑其演管習陣者、公謂予誠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必謹、哨探止必修戰備為法、故每諭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管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為能邪、

甌陽謝純撰公行狀曰、安寧州有石淙渡、公凡撰述題識、皆以石淙繫之、故時人稱為石淙先生、父諱景中、永樂癸卯鄉試、初判霸州、改澧州、遷廣東化州同知、景泰甲戌十二月初六日、生公于化州、天順庚辰

內閣輔臣

卷一二

三

父乞致仕、携公便道訪前母劉氏家于巴陵、壬辰、公登進士、癸巳、以外艱解官、訪姊氏于丹徒、會公前室段氏繼卒、二喪不任遠歸、乃葬丹徒、因家焉、公為山西提學僉事、陝西提學副使、作興士類、連魁天下為狀元者二人、其以學行功業著聞者甚多、具見于正學書院志及關西政教集、尋薦陞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茶馬、親歷荒邊、攷求利弊、茶利大興、而馬亦蕃盛、三邊仰給、詳具御史陳講所著馬政志中、會虜賊大舉、司馬劉大夏奏調楊一清在彼、多才好問、有謀

善斷、請勅改為巡撫、兼經略邊務、勅下、公即率兵禦之、上疏具陳邊事、其一切興革計處事宜、載西征實錄中、世宗即位、薦起公者凡二十疏、詔待缺起用、特先遣官賫勅存問、嘉靖四年正月、授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陝西諸邊軍務、命巡撫都御史即家敦遣啓行、十一月、召入閣、明年五月、陛見、復公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師、兼太子太傅、御製詩一章、賜公、卒之期、為嘉靖九年八月十四日、夜四鼓、是夕寒風颼颼、堂戶閉、皆洞開、有一卒

內閣輔臣

卷一二

三

過公之門、恍惚見公輿出、騎從旌幟甚盛、卒私念曰、吾聞公病、今將何之、公病起、邪及聞出大市、又遇公如故、天明方聞公歿矣、李元陽撰公墓表曰、正德初、閩人劉瑾有寵于上、竊弄政柄、公時總制三邊、條列修邊事宜、極有端緒、朝宁翕然稱之、瑾惡公不先白已、內批罷公、公遂引疾去位、瑾怒公不已、下之詔獄、首相長沙李力救得釋、瑾權日益重、鼻息所向、無敢違者、六卿一言不合、輒辱以荷校、敢有乞骸骨去者、中以奇禍、相逢禁中、

跪伏不敢仰視國事唯其意指危亂之幾已在旦夕時公家食日夜籌度不遑寢處五年安化王反寧夏命太監張永討賊永奏須文臣有智謀者一人同行召公仍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各處軍務協同討賊公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公曰寧夏事不足平非久當有捷報內變事非公無能為也永佯若不知纔入陝界果聞仇鉞已擒賊永見公料事如神促膝問內變事公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傷不離上一時不見渠不樂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三

今其根幹枝葉連結已成上傷皆彼手目安從得一言入乎公曰此時已有間可入觀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矣言已即就出二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京見上先進寧夏奏上必就公問公詭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奏永曰即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萬一不信公公頓首請上即時召瑾沒其兵器請上登城驗之若無反狀殺奴餒狗又頓首哭泣上必大怒瑾瑾誅公

大用益矯所為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即行事無緩時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上覽奏至瑾姪劉二漢方面大耳已謀不軌遂頓足即召瑾入侍瑾不知已有別旨差永抄沒其家矣上命縛瑾下獄時尚未甚信及登城閱所抄兵器繩繩不絕始吐舌竟誅瑾等一時公卿士庶方敢出氣懽聲震天摘瑾肉而嚼者如市永乃備言公本謀與首相長沙李公同薦公才望公始柄用矣公七歲能屬文聰敏絕世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三

讀書過目成誦人欲試其心計戲取市家日曆鱗雜米鹽之數令目一過輒無遺脫故六經百氏無所不窺官制兵衛本朝故事歷歷詳曉八歲以奇童薦入翰林為秀才及中進士為中書舍人結交海內名士文章日益有名從學者日眾如丹徒靳貴同在內閣太原喬宇為冢宰皆執弟子禮公葬喬自太原至丹徒持服奔喪其師友之義何如也公為提學謂都人曰吾於陝得三士康海呂柟馬理也後果為聞人弘治十五年劉忠宣言馬政廢壞薦公陞副都御史督

馬。召詣闕，面授勅行。明年，公條上茶鹽監牧事宜，及易主馬吏，奏請輒允。牧事有成，益開水草善地，起城堡廬舍，河湟涼固間，雲錦成羣。十七年，虜入花馬池塞。十八年，勅公經略邊務，兼巡撫陝西禦虜。虜素畏公威名，聞公至，遁去。改總制三邊兼理馬政。是年，陞右都御史。公上疏曰：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為患猶淺。唯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眾拆牆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

內閣輔臣 卷十二

臨鞏。其間漢土禿處，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已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修邊牆二百餘里，濬溝塹一道，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惰，邊備稍疎，牆既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虜由花馬池拆牆而入，戕破內郡，始蔑我邊牆為不足畏。連年擁眾拆入，寧夏鎮巡屢奏乞築牆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兵部奏下。

總制尚書秦紘，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挑挖邊塹一道七百里，自謂可無虜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拆牆深入，紘所修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遏虜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厪宸慮。勅臣經理，臣聞劣，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常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

內閣輔臣 卷十二

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常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慶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寧州一帶沿邊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眾思，兼收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營衛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但陝西財賈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而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効可圖，則近怨不足卹。此臣區區大馬。

寸心也。今之河套，卽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滅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勞而后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虜，甌脫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及南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三

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尤愈于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于戰伐，臣以築牆挑塹爲言，宜必增茲多口，但受思深重，自當爲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

民稍安，正可有爲伏望。聖明俯垂省覽，下兵部議。勅公經理，正德二年，公言：臣兼巡撫，不能專力，馬政瑾惡，公遂去。兵部疏言：邊務甚急，修邊防，廢舍一清，無可代者，不報。乃議上文貴張，張盈曹元，乞簡用。瑾不欲修邊，內批罷役，銀鎔大鏹解京，由是朔方復套之議竟中止。人謂瑾虜交通，欲外亂以濟己私，或然也。瑾誅。召公入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十年，入內閣，加少傅、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吾學編云：公生而隱官，貌類寺人，學博才雄，善調停。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三

應變濟務，尤曉暢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中機宜，又好汲引人人，或嘗已，顧揚薦之。一時俊達喜功名者，爭趨其門。嘉靖二十七年，贈太保，謚文襄。

太保費文憲公

費宏字子充號鸞湖鉛山縣人祖樂庵授五子長瑄起鄉薦早卒次瑄起進士官至叅議號復庵復庵宦遊于外而五峰暨弟順庵璵遂主家政宏生而秀異與季叔雪峰瑞相上下復庵喜曰凡吾宗者必二子也携入京躬課督之癸卯甫冠遂與雪峰同領鄉薦甲辰試春官不利卒業北雍時少保丘文莊公為祭酒少宗伯補庵費公為司業皆重之丁未舉進士為廷試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初宏之上春官也復庵內閣輔臣 卷一二

方以都水主事出治呂梁貽書與宏曰汝脫下第毋南歸宜入北監讀書丙午代還宏訊曰伯父何以知宏不第令入北監也復庵笑曰此爾遠到之兆也吾嘗夢汝入北監領班籤籤乃彭文憲公故物文憲嘗遊北監中狀元矣汝第勉之至是果然是歲八月憲廟上賓預修實錄庚戌同考禮部試丙辰皇太子出學青宮首改左春坊左贊善武廟副服擢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丁卯擢禮部右侍郎進左侍郎時逆瑾竊柄凌轢公卿會瑾敗諸所變更悉皆

釐正唯山東南陝西山西鄉試解額瑾稍增其數宏謂求賢國家大典且開科期迫請令科姑聽之俟後復舊上可之十月陞禮部尚書鑄印局額設大使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將補投考者不下數千人請託者半之當事者每難處分宏於食糧二名外預取聽缺者四人習字者四人擬次第補度可逾十數年由是投考及請託者皆絕跡辛未十二月奉旨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供事甲戌二月進戶部尚書兼秩如故會錢寧入宸濠賄規復護衛宏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執不可有同列嫉宏而覲其位者陰助寧一日忽傳旨詰責宏因引咎力請退有旨令致仕而從弟翰林編修宋亦罷抵家杜門謝客不敢履城府築樓一區日課諸子會羣從有與鄉人為仇者赴愬會城濠知之招仇家人令裙摠入奏欲以聳動上意奏入下都察院時大司馬幸庵彭公澤掌院事洞燭其奸既駁罷又欲加罪濠知計不行乃嗾羣兇嘯聚奸細焚略其室廬積聚又侵毀其先墓宏恐避處縣城己卯六月濠因朝會殺巡撫孫燧及副使許達發兵反隨

遣數十騎趨信圖宏過進賢爲縣令劉源清所斬會
王公守仁以羽檄徵兵列郡信守周朝佐鉛令杜民
表等皆率兵往宏爲贊畫方略遣人間道致書於王
濠平王欲上聞時侍御謝君源伍君希儒方隨軍紀
功乃奏曰大學士費宏編修家當護衛之再請也昌
言明沮已懷先事之憂及逆謀之既成也間道獻策
又急勤王之義逾年世廟入繼大統甫旬日卽降
勅起宏而家亦召用時辛巳四月也甲申五月進吏
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八月大同卒叛殺叅將賈鑑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三

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者欲遣將出師以討之宏曰
變出于激不叛者固多也討之勝則玉石俱焚不勝
則彼拒城抗命損威傷重甚矣乃議先遣兵部右侍
郎李昆往撫諭以觀其變而以都御史蔡天祐往巡
撫命都督桂勇鎮守其地代還舊總兵官江恒乙酉
武廟實錄成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賜宴禮部時弟家
從子懋中皆翰林編修預史事家進左贊善懋中進
修撰丙午六月獻皇實錄成加正一品俸兼華蓋
殿大學士是年累以疾辭上不允丁亥二月疾再

作辭益力上乃允之時子懋賢登進士選庶吉士
疏乞歸侍養疾并允之令疾瘳日照舊作養乙未四
月有旨起用遣行人王憲芝捧勅催促宏遂于六
月朔冒暑行至七月十二日到京入閣供職丙午
召見文華右室賜銀圖書一文曰舊輔元臣十月十
九日陪祀歸一夕逝享年六十八贈太保謚文憲

內閣輔臣

卷十二

早

太師張文忠公

張孚敬初名璉字秉用永嘉人別號羅峰弘治丙午以詩經中省試七上春官始中庚辰會試辛巳世宗臨軒策士賜進士出身時廷議容宗獻皇帝尊號璉上疏為上明父子之倫語意諄切嘉靖壬午授南京刑部主事甲申以議禮未決再上疏召至京廷議陞翰林院學士乙酉陞詹事府詹事仍兼學士丙戌擢兵部右侍郎經筵講書如舊進謁廟議及奉安獻皇帝神主禮議丁亥轉左進大禮要略

內閣輔臣

卷十二

皇

命開館纂修明倫大典及命讞大獄署都察院事賜勅獎諭并賜二品服色金帶給三代誥命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照舊纂修勅賜玉帶并銀圖書二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弼違理都察院未久奏革各處濫設鎮守內臣清勘近京皇親庄田戊子加少保上享太廟回璉侍道側上屢顧賜詩褒美有貌奇真才傑形端志氣伸予喜荷天貺容賢作邦珍之句再賜玉帶璉進姚溪書院集上賜書院名及堂名命有司于書院中建敬一亭石刻御

註范氏程氏五箴命註冠服圖成賜勅并金帛蟒

衣本年六月明倫大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給四代誥命蔭一子為中書舍人章聖皇太后賜諭慰勞并賜金縢己丑命主會試尋勅諭重修大明會典是年夫人蔡氏卒於京命禮部尚書李時諭祭遣員外郎張寰治葬事八月以災異辭准休致至天津遣行人周傑齋勅守取復任仍賜銀記一枚庚寅賜明倫大典大學衍義五經四書各一部以一品初考賜勅褒諭蔭一子為國子生會

內閣輔臣

卷一二

皇

議郊祀成賜玉帶尋以名音同御名請更易疏再上上親為撰名字賜名孚敬字茂恭孚敬遂以賜金作堂於寓所上又以獻皇帝手書榮恩堂裝潢成軸御筆金書皇考手澤以扁公堂賜銀印篆曰永嘉張茂恭印又賜孚敬茂恭御書大字二幅是年雷震午門西樓乞休賜牙笏公服比抵家而西苑工完乃遣布政黨以平賞賜銀幣上念公不置又遣行人周文燭賚勅取復任壬辰命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復乞致仕癸巳差少卿陳

璋賞 勅起取復加少師再給三代誥命封贈如制
賜銀印二是年 皇嗣生賜銀幣甲午 命有司為
作樓於府城以藏 御書文劄 賜額曰寶綸又命
工部置扁差署丞朱守宣賞送乙未兩考 賜勅獎
諭廕一子為中書舍人以疾再乞休致差行人周文
光御醫袁選賞 勅送還鄉月給廩米歲撥輿隸有
司時加存問丙申差錦衣衛千戶劉昂賞 勅視疾
論疾愈還朝至處州疾作遂回再起至金華疾又作
已亥三月六日疾革遂不起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四

王世貞傳曰公浙之永嘉人貌魁傑有大志二十四
而舉於鄉數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溪山中
扁其讀書所曰羅峰書院人或謂公去諸生何幾而
書院為笑曰諸生不當書院邪遂為諸生祭酒蓋又
二十二年而中禮部試而 武廟方南巡明年 世
宗皇帝即位始臨軒策士公得二甲隸事大理時
上以興世子入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 獻皇
帝若后者久之不決公乃上書大略言 上以世子
人繼 武宗皇帝統非繼 武宗嗣也今以後 武

宗則弟以後 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舍 獻帝勿
考而考 孝宗使 獻帝有子而無子 上有父而
無父哉 上心是之而迫於輔臣禮官議已報聞公
亦去而為南京刑部主事因下議上書爭之曰是二
本也 孝宗法得稱皇帝伯考不得稱考 獻帝得
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或問二篇於是桂文襄
公等疏亦上其如公指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公
且齟齬之矣然 天子益以心動方公獻夫霍公韜
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 天子用以連挂輔臣禮官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四

口凡三下詔始定 召公與桂公超拜翰林學士雖
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亡
所避 天子愈器之明年進詹事為經筵講官又明
年遷兵部右侍郎俄轉左學士侍經筵如故遂為禮
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輔政領都察院賜勅諭約
東中外御史所以褒獎殊至賜玉帶尋賜銀記二得
密疏言事明年加太子太保公以 上未有太子官
不當設乃改授少保 上已尊崇 獻皇帝后錄前
後諸臣議而取衷于公書成名之曰明倫大典進公

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予四代
官一子是時楊文襄公一清居首揆以才受 上知
然不能如公深而 上之所密問公月以十數時時
稱公別號及字桂公亦入輔名寵俱當公亞所言事
不能無相左以故稍不平為惡語交關 上前楊公
得因是以間公 詔公暫歸俟用而桂公削保傳以
免公歸至天津而 上念之即 詔行人召復相公
公入而楊公為霍公所論逐矣 上怒楊公甚欲置
之詔獄公力為寬解得免 上嘗諭公曰留都天下

內閣輔臣

卷二二

四

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悖也擇宗室一人留守
便公言 高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
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數數言中貴人暴橫
狀 上為悉裁革鎮守監鎗市舶之類後先殆盡是
時 上日事經筵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註皆發之
公天下欣欣望太平而公又自言禮起 上以明聖
述作為任事取公裁定若分祭天地南北郊等壇於
東西為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像而主帝后行耕蠶
禮皆其大者居第成以 獻皇帝手書含春堂及金

甯羊酒賀而所讀書姚溪山中者書院下有司為新
之賜名曰貞義其堂額曰抱忠時夏文愨公亦以言
禮貴驟當 上意於公不能盡合而會雷震午門西
序有言公橫者乃乞休比行 上賜公服牙笏以識
意歸無何 召復位進兼太子太師再乞休再 召
進少師時 昭聖皇太后于 上有推立恩而 上
所生 章聖皇太后日重 昭聖猶以故事裁之
上不憚而 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早
倖橫燕中所為多不法燕中少年微知 上指乃上

內閣輔臣

卷二二

四

變告其詛厭怨望大逆殺人事下獄按皆誣罔獨延
齡殺人頗有狀 上益怒遂欲坐延齡反族其家公
以為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財
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具對如初乃論延齡殺人
罪屬秋盡當論公復與其僚方公上疏謂 昭聖太
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內傷痛乎萬一不食有
他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之靈 上恚謂公自古
強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囚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廷
和邪廷和者初持考 敬皇帝相也 上故為重語

欲以渴止公，公持不已，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公與。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公爲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而公獨破之，卒捕誅卿，大同叛卒殺其將，公薦劉源清卻永爲大帥，以必得賊爲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虜以重，僅購其黨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夏公以撫之說進，而公稍屈矣，公有子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天，哭之成疾，乞歸，上謂公胡忍舍朕也，得無以言故邑邑，幸寬之，蓋謂夏公也。

內閣輔臣

卷一一

四七

公抗辭不置，然自是乞歸益力，而上益厚公，至手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髮和藥者，吾手調亦庶幾焉，其專精神，加食自愛，以輔朕爲忠之大，公感泣，疾益甚，以死誓歸，上知不可奪，乃許致仕，歲給八騶，月俸米八石，公歸明年，上使錦衣緹騎帥視公疾，且促還朝，公強起至處州，疾作歸，再起至金華，疾復作，蓋又三年而卒，春秋六十有五，上時幸承天，聞訃爲哀慟，下書褒揚，甚至贈太師，謚文忠，按公在公車最久而其成進士僅六載而拜相，天子之所以體信

之者，自明興無兩焉，凡所創革典制，雖上自信以天啓而得之，公者深矣，公博洽典籍，所撰對班班可據，其所以合非偶然也，公歿未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飭，而孫多假貸於人，以食嗚呼，此不可觀公哉，公別號羅峰，所爲名書院者也，最後上呼羅山，贊曰：公相而中涓之勢，紕至于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信其志於朝，而黔首得安寢於里者，誰之力也，夫禮失而求之心而已矣，王子曰：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才皆磊磊，卽不言禮亦有以自見。

內閣輔臣

卷一一

四八

許文簡曰：公天性孝友，氣度朗豁，博極羣書，奇偉迥特，非時俗膚淺所能揆測，及當事蒞政，執法以往，剛崛不回，遭遇聖主，建明大禮，乃知殷宗思治，夢帝賚傳，周宣中典，獄降生申，有由然也。吾學編曰：余見學士大夫多訾李公，豈其然哉，豈其然哉，文正爲政，值奸凶，隕名毀迹，保護善類，卒之日，諸門生故吏，醵金錢爲葬具，不一二年，家人不免于凍餒，余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近日輔臣一宴會之費，楊公文武兼資，處瑾永張桂間，固有深意，非

直任權術其濟不濟命也席公早自修檢才講學識又足展其志意所至注措有善譽張公晚年發憤抗朝議受知聖明得柄用攬才俊謝苞苴孤立行一意元侯中貴戢戢歛束要亦有以服其心矣

永史云張璠抗疏言時議欲考孝宗而叔與獻王者拘定陶濮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立為皇嗣育之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為孝宗後也稱與獻以皇叔鬼神既不安矣稱聖母以叔母得不為皇上臣乎謂皇

內閣朝臣

卷一二

四九

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帝熟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獲全矣遣諭廷和曰此議寔遵祖訓擬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上又云甲申三月帝召張璠等詣京都御史吳廷舉恐璠等復倡初說請勅諸王及兩京耆舊大臣各陳所見以備採擇璠等復上言統嗣之辨且曰今日加稱不在皇不皇寔在考不考若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此塞今日之議帝御平臺召冤紀宏諭加尊號及議建室冤對曰臣

願陛下為堯舜不願為漢哀上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冤等不能對時黃綰亦申璠議帝命草勅加尊號戶部侍郎胡瓚言大禮已定席書督賑江淮實關民命不必徵取上從之併止璠等璠時已至鳳陽見邸報乃上疏極論兩考之非且云本生二字決非聖衷所裁者此禮官陰術似親之寔外之也亟去二字繼統之義始明帝復命召蔣冕曰二人來必撲殺之帝趣使來以席書為禮部尚書又命必加孝字去本生母三字冕爭曰孝字唯用于祖

內閣朝臣

卷一二

五一

廟祝文今稱長子已竭孝思復加以孝有干正統本生母係勅諭擬定亦難遽刪已酉上昭聖冊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庚戌上與獻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后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布誥天下時張璠至東昌見之歎曰執政欺上忍至此乎兩考並稱綱常愈紊不可但已又云璠等至京臺諫交章請與席書並罪章十餘上璠請上親臨便殿集執政禮官聽臣等各據典籍面議兩考之非再詔之誤科臣張紳取先後章奏請發刑部擬罪尚書私

語曰若得俞旨即撲殺之。帝稍聞遂陞桂萼張璠為翰林學士方獻夫侍講學士喬宇言桂萼偏執異說搖動人心請罷黜。帝切責宇遂求去從之璠等列十三事以上。一曰三代已前無立後之禮。二曰祖訓不言立後。三曰孔子射於矍圃斥為人後者四曰遺詔不言繼嗣。五曰禮輕木生父母。六曰祖訓稱天子為叔伯父。七曰漢宣帝光武俱為父立皇考廟。八曰朱熹嘗言定陶事為壞禮。九曰古者遷國載主。十曰祖訓皇后治內凡外事無得干預不宜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五

假。昭聖懿旨十一曰皇上于大行壽安太后不得率天下終三年喪。十二曰新頒詔宜改正。十三曰臺諫連名章疏勢有所迫禮官欺妄罪不可追。疏入何孟春復為論條辯。帝切責之。帝采璠議遣諭紀等去本生字紀復力爭。帝御平臺召紀宏珪責之曰此禮當速改爾輩事君不以忠朕亦不以禮處爾輩無君乃欲使朕無父乎紀等惶怖而退。又云九月己亥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帝諭撫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宏一清曰

國初禮制皇后初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以正乾坤之位謹內外之防。帝問璠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祀永樂止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缺。次謁世廟以成典禮之全。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五

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禕而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帝王之盛末為不可因具儀以上席書等不能難乃請聖母謁廟必皇上同行以主斯禮從之。又云初費宏議世廟樂止用文舞隨全何淵言武舞未備宜議定一清詠鑾及侍郎劉龍言高帝以武功定天下故奏武德文始之舞惠文二帝止用文始昭德世廟不用武舞未為缺典張璠曰王制祭用生者爵尊獻皇為天子父樂頌可缺耶且天子

八佾爲人六十四諸侯六佾爲人三十六國朝大廟文武舞各八計一百二十八人王國宗廟文武佾各六計七十二人獻皇在藩已用七十二人矣今追王而僅六十四人可乎桂萼言周禮以司干掌舞器祭統以翟爲樂之賤蓋音貴人聲而容貴干戚則去武舞者去所貴也而可乎帝曰爾處經籍推論甚明朕心甚嘉不用武舞寔爲缺典其卽增之又云上與輔臣從容評騭諸臣曰張孚敬忠誠才略但不惜人才耳人咸服上藻鑑又云張文忠其徇國之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七

純臣振古之人傑哉當議禮時舉朝元老公卿百執事三百餘人羣然一詞而上援孝廟近庇昭聖口執程朱之成說至撼門伏闕哭聲動地其景象何似而以一新進郎佐屹立其中不懾不悚詞嚴氣壯卒破千古之謬成聖主之孝張寅大獄盡割法吏成案活一家數十無辜之命以摧菽主植黨之奸豈世俗僥僥佶佶者埒哉旣荷知眷驟列台鼎慷慨任事署都察院而申明憲綱糾正下吏風紀肅然在內閣持議正直雖屢蒙嚴責而剴切益堅密謨讜論同

列多不與聞清勳戚莊田革侯伯世襲罷鎮守內臣在閣十年不進一內臣不容一私謁不濫蔭一子姪吏兵文武二選所指爲內閣質庫者未嘗有纖芥之私道有不合卽奉身而退衣囊一篋已渡潞河旣有溫旨旋踵復入以行李鮮而內顧輕也嘉靖末年華亭當國世亦共以爲賢然莊田美屋跨州郡出京之日大車幾百輛彌月不輟方舟而下連數百艘於文忠何如也霍文敏素伉直不輕予人而獨重文忠以此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七

太傅席文襄公

席書字文同四川潼川州遂寧縣人弘治庚戌登進士授剡城知縣陞工部都水司主事差督漕船于清江廠著漕船志具見綜理之才通變之學矣十四年改戶部山西司主事歷河南司員外郎會雲南書晦五日朝命考察雲貴官員書具疏云災異係朝廷而不係雲貴在大臣而不在小臣因條奏時政數千言孝皇欣覽貼置座右十八年出為河南僉事正德四年陞副使提學貴州時王陽明謫龍場驛書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三

每學擇其秀者一二人集省城書院事龍場為師士始得聞正學焉李禿翁曰即此一事公之才識已足蓋當世矣當是時人之尊信朱夫子猶夫子也而能識朱子之非夫子唯陽明之學乃真夫子則其識見為何如者然有識而才不充膽不足則亦未敢遽排眾好奪時論而遂歸依龍場以驛丞為師也官為提學而率諸生以事驛宰奇亦甚矣見何超絕志何峻卓况不虞賊瑾之害其後乎六年陞河南叅政丁憂八年起復陞浙江按察使九年陞山東右布政使再

丁憂十二年補雲南右布政使十三年陞福建左布

政使十六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尋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嘉靖二年南直隸大饑戶部議發銀賑貸書上疏謂江北淮揚廬鳳諸郡災傷為甚蘇松常鎮次之徽寧池太又次之執政始知狀議遣大臣往賑會書適上賑粥要議眾喜曰此任當屬此公也命兼僉都御史賑濟江北時餓莩塞途至人相食盜賊莫可制書被命講求時宜謂給散銀米實滋弊端且饑民命在旦夕若待編審事定將無類矣設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三

粥則所賑皆貧民乃將州縣每十里為一局先發見銀市米為粥饑民趨之盜賊漸鮮乃以奏截運儲及戶部所發銀給粥兩月饑者少甦始定議銀米間月兼給沽寔惠云甲申春南刑部主事桂萼以書及方獻夫大禮疏錄奏上下其疏議特陞禮部尚書初廷臣執議謂今上宜考孝皇母昭聖太后父母稱本生叔父妣上勉從之既下詔終以為疑書及張璉霍韜抗議謂上以聖祖兄終弟及之訓以繼大統非為人後者尊號宜其實以稱爭論數年

幾成聚訟至是上下書等及廷臣先後所奏會文武百司集議於朝衆論既定卒如書等言大禮始告成尋加太子太保丙戌會試知貢舉舊廷試內閣所讀卷多取入一甲二甲九卿分讀者則以官爵爲次雖好卷亦不能置前列書具疏言廷試以收人望服士心請明旨痛革廷試一大弊上是其言六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典機務未任而疾亟遂卒書才識敏決文章政事亦卓然可稱其學專右象山而抑考亭嘗著鳴冤錄以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五三

明象山之寃識者趨之

一清誌銘略曰嘉靖丁亥春二月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席公以目疾久未愈求致仕先是凡三上疏乞休不允至是上曰卿學行才識朕所簡注方賴輔成化理而卿疾彌留志不可奪特加武英殿大學士以示優異然不遂欲卿遠去賜第京師月俸支如故蓋自國初以來文臣得謝恩禮之優未嘗有是命下而公卒是月十日也計聞上悼惜贈太傅賜謚文襄諭祭九壇初喪文出親製備述君臣始

終之義聽之感動給官舟遣行人馮震護喪歸其鄉凡葬事則遣工部主事張淑督有司治之又官其子中爲尚寶司丞卹典之優亦前此所未有嗚呼上之所以待公者如此地下有知亦可以自慰矣按公之陞河南按察僉事也歲大饑撫按議賑時鎮守中貴甚橫督修黃河諸工役股削無算所在騷然公曰第停工役禁剋削不煩賑濟也撫按從之而民稍安後遷福建左布政宸濠之變公募軍二萬赴援道聞賊平乃歸又建道山書院以祀閩中諸賢皆千古偉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五六

事甲申春世宗入繼大統三年矣再命遣官徵公入京憾公者乃咸謂賑粥非善謫議紛起公疏乞終事三月特陞禮部尚書公疏辭不允南北言官交章劾公公又疏乞休致以全臣節溫旨褒答仍命吏部趣公五月公再疏乞休并上所撰大禮考議有謗公侵賑濟銀者公乞差官覈勘上遣近臣偕戶部及法司會查已明公復疏乞放還不允使者催趣相望於道公不得已北行至德州聞百官伏闕被逮繫公上疏乞宥學士豐熙等不許仍趣其來八月至京

陛見而言官復有所劾公杜門三上疏乞罷俱不允不得已出視事乃上所修大禮集議四卷纂要二卷卽蒙降手勅加太子太保賜白金五十兩紵絲衣四襲頒其書於天下梓行之五月偶感暑疾在告目漸失明又具疏辭上遣中官齋賜牲酒食米瓜菜來問疾又賜詩遣官慰問以獻皇帝實錄成進少保兼秩如故賜白金文綺鞍馬公以世廟告成宜倣宋郊祀覃恩將先日議禮獲罪諸臣從寬矜貸詔褒荅又疏舉禮部尚書起復羅公欽順自代嗟嗟公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堯

立朝僅歲有餘耳居常以卑自牧至義所在則勇往直前無所忌避言若不出諸口至當大事決大疑發幽析紛則極其明辯衆莫能奪跡其行履素孚於人官轍所至聲聞藉甚部使者剡薦未嘗不及官至侍郎尚書計日可得也而直以議禮之疏與衆不合譁言遂興一倡百和牢不可解公方自信不疑謂公論在萬世不待辯而達禮君子固有先得公心之同然者矣初桂公疏上或勸公宜勿承不然忤衆且得罪公不肯以書質予予復之曰公旣實有此疏今安得

不承亦據其所見者耳何必同比尚書命下或止公不宜來予曰上命若是公不去恐衣冠之禍起矣比公入朝聖心悅懌上下相安消重禍釋隱憂不可謂無功也是時上方圖新政理公特被知遇假之歲年所建明樹立可量哉天顧喪其明又遇其年使不克大究厥施以沒嗚呼其命也夫銘曰唯士窮經或不達於政公以經術飾其政令析繁舉劇心得手應而要其終卒歸乎正雷風春撞衆恃公以定士有從政或未閑於禮公執典禮以佐天子謂禮弗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六

習如跣地弗視羣咻柰何曰有人紀匪衆之狗唯權度在已我求天知亦求同理食少慮多云胡不傷能喪其目不能奪其明煌煌禮書匪裁曷彰有命在天公不起在床帝聞曰嗟我鑑斯亡曷顯我忠曷遂我良辭以誅之公雖歿有耿光稽行易名無忝文襄永史云席書疏曰禮官之議舉朝是之臣未敢以爲是璵韜之議舉朝非之臣未敢以爲非昔舜繼堯統禹繼舜統未嘗不以瞽瞍爲父也皇上尊爲天子而父母無尊稱果人情乎此非周武追王之心也今

唯定號 皇考與獻帝立廟大內祀以天子之禮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矣吏部員外方獻夫疏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 與獻之異羣廟當稱禰而不稱宗請改 孝宗曰皇伯 與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草具未上適南刑部主事桂萼與張璁議合乃言臣按范純仁論英宗親許為仁宗子 陛下入繼大統果許為 孝宗子乎且 孝宗有子更為立後 獻帝一子乃以出繼皆非也臣見席書方獻夫皆以具疏故不敢復贅迄今未奉 宸斷豈

內閣輔臣

卷一

三

皇上未經覽邪抑二臣未果上邪謹錄以聞 上曰此關係天理綱常仍會羣臣集議

太師徐文貞公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嘉靖壬午中應天試明年賜進士第三人授編修與告歸娶甲申丁外艱服除復故官會永嘉張公議撤孔子像下儒臣問狀眾莫敢持異公條具三不必五不可狀 上以不奉詔罪公廷多申救者得勿問謫延平推官至則毀淫祠初社學清久繫獄囚以文致入者咸得平反盜阻尤溪為亂監司以屬公乃設方略窮其窟穴旬日而獲其渠帥并餘黨百二十人滿三載遷黃州府同知未任擢浙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三

江僉事督學政又三載陞副使改督江西學稱述王文成所著說因像祀焉會 皇太子出閣選官寮改洗馬兼侍讀丁內艱服除進祭酒為籍籍諸生淑慝月朔廷誦之以吉服受淑籍素服受慝籍然有曖昧失者亦務覆蓋之諸生以故人人感激相戒勉久之擢禮部右侍郎尋遷吏部故事吏部官率鐫門示重公以為不能盡人才破例延訪無倦署部事所推轂不用刻深僂捷者而用愿厚長者常引以為賢於已當大訃所貶退能以眾口為定天下翕然稱賢未

幾兼學士、掌院事、尋擢禮部尚書、莊敬皇太子薨、公議喪禮稱、上旨、上察公慎勤、召直無逸殿、公遂累請立、皇太子不報、庚戌虜闌入塞、薄都城、中外震恐、公請出罪、戴綸、李珍於獄、復其官、俾敵愾自效、又密言虜間潛入、請上還大內、備非常、上雖難於還、而心念公忠、會中涓陷虜歸、爲虜乞貢、上幸便殿、問羣臣、公曰、賊深矣、不許激怒、許則操左券以責我、臣請計緩之、上曰、何謂緩、公曰、遣辯士風諭、以無文故、且徵其情實、實則令聽命於甌脫、爲外臣通內、閣輔臣、卷一二、

職使彼易受而後撫之、上以爲然、自是言便宜者率密諮公、公寢益任用、太宰缺、廷推公、上曰、階素內直、柰何中道而棄之外乎、亡何、孝烈祔廟之議起、初、孝烈方皇后自九嬪冊立、庚子宮闈之變、有翊護功、上德之、旣崩、始謚曰孝、尋易今謚、一日、上忽諭禮部議祧、仁宗而以孝烈主祔廟、公言、女后不宜先入廟、宜祀之奉天殿別室、上盛怒、趣公再議、公不得已、遂言曰、祧廟乃聖子神孫事、臣子之心、何忍煩、上親議、無已、宜倣古廟數遞加之、益內、閣輔臣、卷十二、

併責將帥將校履肝肺以死。而文吏持口舌以制。難以責其振矣。夫守令勤則餉峙具。守令果則哨探嚴。守令警則間不容。守令仁則兵必力。臣以為重責守令可也。公又請罷浙江撫臣與更江南督臣皆報許。公念虜盜邊士不得田畜。宜大米麥。買無所得。而戌卒月餉七銀。僅易粟二斗。時畿甸二麥熟。石止直四銀。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銀。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銀。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飽士卒一月。其地米麥價且漸平。上如其言。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五

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董傳策張翀極論嚴嵩罪狀。嵩念公于吳張俱座主。而董又鄉人。於上前具道本旨所以為者。上下三君獄。考掠無所得。三君遠戍。公獲解。尋加太子太師。相嵩所以危公百端。無如之何。會上所居西苑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甚。公朝夕傍徨曰。此豈至尊安居所。乃請掄三殿餘材營之。數旬而官成。更名萬壽宮。進公少師。時分宜姦益露。上久而察公忠。密札諮問。交午公所。鮮及分宜矣。居無何。御史鄒應龍疏論嵩父子不法。

上勒嵩致仕。下其子世蕃獄。戍之。擢應龍五品京職。上雖退嵩而心憐之。忽忽不樂。手諭公欲傳嗣。令擬詔。公謝不敢。而吏禮二部奏遷應龍通政。參議報可矣。忽有旨切責二部臣。以應龍為邪。不宜官。公為之關說。應龍得無恙。上亦悟。輟嵩直廬。賜公。公既居首揆。盡反嵩政。務收人心。用物望嚴。杜筐篚。天下翕然。想望風采。初嵩在事。操權自利。六卿皆束手。公盡謝却之。或謂非宰臣體。公曰。夫操表。撥以瞻望者。而亦負畚荷。鍾耶。前是奏軍功。率賚閣臣。公以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六

為不稼取禾。無以示勸。自是報捷不復與賞。將作大匠徐杲有殊寵。上欲崇以官保。公力持。祖宗無是法。無啓倖端。上默然已。十五年滿。加上柱國。固辭。公體小惡。上親為調藥。溫諭諄切。方士熊顯等進長生藥。公力言不可。何。又問公。比日。乩何以不下。公謂此曹持紫姑術。實得於眾口。而托之神語。未宜深信。上由此亦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大虜由墻子嶺入寇通州。報至。大司馬楊博以上方有竹宮祠。不敢奏。而便宜令關門戒嚴。虜阻白河水。退掠。

香河公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徼之古北口虜果走順義不能入出古北口遇伏大敗天子創虜恨司馬不早計博危懼公從容言博悉兵情盡力縣官上始解公以張家灣當天下委輸請出光祿羨金三萬城之設一裨將始為重鎮穆宗在裕邸而景王未之國愛幸日異姦人謀欲更樹公力稱引古今調護萬端景王卒就國異議旋息公力也上下制建零壇及更典都故官殿公第以藏置為言工遂已天下鹽額淮揚最重歲賦六十餘萬金嵩當國令

內閣輔臣

卷一二

李

都御史鄒懋卿出經理搜積羨得百萬以為功遂著額額不登商多亡匿急則雉經公請仍其舊流徙悉復而額盡登先是分閩以上債事輒以縱騎逮所至為暴公在政地省減十九其後益不復遣戶部主事海瑞上書斥乘輿上恚甚逮詔獄欲殺之公疏言瑞草野倨侮然不過仰恃聖明以死沽直名耳不如置之則彼計失而聖德益廣瑞以是得毋死上久疾欲幸興都公以保聖躬防姦尤為對語甚切至上崩穆宗即位公推先帝意罷齋醮土

木復諫諍得罪諸臣舉士有節行及恬退久廢者所草登極詔孳孳急民和天下翕然想望太平矣公明習典制中外倚重上欲幸故邸公言祖宗時非郊祀幸學耕藉駕不出今諸大典未一行而先幸故邸可乎上嚴公雖不輟幸而以頃刻歸矣亡何御史齊康受新鄭旨力詆公公引咎乞休於是九卿大臣皆為公辯雪而臺諫因劾康并及新鄭新鄭竟以此去位康亦遠謫而公少安時有中旨令館臣撰中秋致語公謂先帝新棄羣臣非宴樂時臣不敢

內閣輔臣

卷一二

李

奉詔上於是為罷宴上謁陵甫至齋宮而使中貴以意問曰祀在次日欲輕騎一出觀形勝可乎公曰上以祀來乎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游而後祀非所以展孝思也上竟以祀畢出觀上欲以太監李用等分監營兵又命修內教場勅中貴習騎射公持甚力上難公乃止一品九年再滿力求去詔慰留加公伯爵俸固辭久之乃視事上欲幸南海子公諫不聽又與中使李芳忤遂稱病不出御史張齊因汗公姦利六事公再疏辭獲允公還里

杜門自守而新鄭再起以舊事銜公乃出其黨為監
司郡守伺公引繩批根而生平與公有睚眦怨者皆
乘是侵公公怡然不校會拱敗獲免甲戌孫元春舉
進士每戒之曰無競之地可以遠忌無恩之身可以
遠謫咸謂名言壬午公年八十今 上使使存問賜
諭優渥鄉人榮之公雖材器天成而實本之學自為
諸生即從聶貞襄公切磋理道其後與歐陽文莊公
輩推明王文成良知之旨相為磨淬然獨不事口耳
而以躬行為實際以經濟為真詮故其發於事業尤

內閣輔臣

朱學二

卷一

明俊偉非俗儒所可彷彿生平無姬媵之侍無臺榭
之飾友弟惇讓肫肫無偽田宅錄廢輒以推分弟姪
癸未閏二月二十六日卒年八十一贈太師謚文貞
所著有世經堂集二十六卷又手校錄程純公言若
千卷公為文有根柢嚴於法度不為無益語王司寇
稱曰世廟如白日之麗天而忽為震雷迅霆公徐
劑其震迅之勢而為霖雨穆廟如白日之麗天而
浮陰時時翳之公直解駁其陰翳而復為白日人以
為知言云

少保趙文肅公

趙貞吉字孟靜號大洲蜀之內江人生而神穎六歲
誦書日盡數卷年十五讀王文成傳習錄驚曰予固
疑物理之遠於本也今獲所歸矣白二親往從不許
遂遍誦六經自求之嘉靖戊子甫鄉薦走謁故相楊
文忠里第文忠稱曰是社稷器也明年下第歸太夫
人逝泣曰人世颺忽若是遂兼修出世業習靜古剎
不櫛沐解衣者數年父資政公強令赴試舉禮部廷
對都御史王公廷相撫其卷曰雖治安策弗能絕也

內閣輔臣

卷一

三

上嫌其語直置二甲尋悔之乃首列庶吉士特旨留
館授編修公感 上初年銳意聖學後稍惑方術遂
上求真儒贊大業疏執政不懌公日與同志徐公樾
輩切劘踰歲謁告歸蜀為多士發明大學致知本旨
蜀士知有問學出咕嗶上者自公始也二年開封三
年教司禮監同修會典充會試同考試官又三年遷
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司業事當此時天下士高者
固守物理紛若射覆一聞知本之學反加詆訾於聖
門性道之旨莽如也公慨然曰學之不明未知性也

進諭六館士首揭中庸性道教爲訓諸士聞之愷然舊習若濯而新是歲爲庚戌公語當事者曰虜將大舉盍爲防禦計八月虜果闌入古北口由通州薄都城公乃上破虜疏是時虜方有求貢嫚書入朝上詔禮部尚書徐公階集百官議日中莫有發一語者公獨出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且旣許貢則虜必入城要索不已卽内外夾攻胡以禦之徐公曰足下必有奇畫公曰爲今計請主上出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帥釋沈束之獄以開言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七

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共爲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其他無可爲者上已偵知公言手詔嘉公壯猷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領勅宣諭并給銀惟所措然勅未有督戰語可統攝諸將以行也公以請于相嚴嵩嵩故有卻又其黨趙文華素銜公冀相齟齬而甘心焉故不與事權卽兵曹一護卒不可得時虜騎充斥公單騎出城先詣總兵仇鸞營次過諸將宣上旨激勵付賞功銀一時將卒感奮惟趙國忠一營駐沙河隔虜則屬鸞傳

諭而公以詰朝入城復命方公之入也仍欲上請督戰已撰有疏草矣而鸞陰畏公至遂令人請備膳疏故爲遲之公入朝趣疏不來獨以宣諭事畢奏上上怒謂公領銀未覩措置第爲尚文束遊說詔錦衣逮杖落職補廣西荔波縣典史癸丑量移徽州府判稍遷南吏部文選司主事未至進郎中乙卯陞南光祿寺少卿遷南通政司叅議先是嵩已嗾吏部推公藩叅因上問趙某何在故有是遷丙辰陞南右通政明年陞南光祿寺卿聞三殿災公移書執政言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三

大工復作不宜提編加賦重困民嵩見大忤又三年乃陞公南戶部右侍郎時公已聞計歸服闋改戶部右侍郎抵任上屢遣代祭示優眷嵩滋不樂亡何有建議薊州增設戶侍一員督糧練兵者嵩以屬公且召公酒詭曰是行非公不可公曰人臣之義死生以之復何諉哉酒半公徐曰今欲戶侍督糧督京運乎抑民運乎若二運已有職掌卽部中與出薊州何異添官徒增擾耳况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縱十戶侍出無益練兵也嵩作色怒且罷適嵩告上

手詔次相徐公問剡州事徐對以查理當用習邊糧者吏部因得易管理為查理而以林侍郎行蒿出愈忿公而詬林侍郎嗾其黨張給事益劾林不數日并劾公竟奪官去公平日持論以二氏學通吾儒謂必出世乃可經世道汴遊嵩高抱犢伏牛諸山巡撫蔡公汝南逆而問學公遂列為圖明三教之所繇起曰儒者見之曰儒仙者見之曰仙佛者見之曰佛其實一也蔡梓以傳公家食多居玉溪莊嘗為諸生申致知之旨又為講說人心道心精一執中太要以中即

性命即天則也而後儒乃不識中為何物至以為物

物有之是有同於刻舟之愚雕形之苦殊失其旨丙寅肅皇帝崩公哭最哀曰先皇帝知我隆慶改元詔起公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實錄副總裁曾有言幸學祭酒坐講當預擇耆德攝之遂奉旨以原官暫掌國子事八月朔駕幸學賜坐講禹謨后克艱章上見公闡發精明音吐洪壘大為感動問之知為新起用臣益喜尋命解監事充日講官先是北虜陷石州公與執政數議邊事不

合乃求補南禮書既行御史李惟觀南戶糾給事岑用中交章言趙某居啓沃之任可以格心贊治不宜置遠地適上顧講筵無公不悅諭曰前年高往南京者仍今日講遂復以禮部尚書兼翰學協管詹事府事戊辰三月公還京會文武邊臣建議欲招練南兵十萬于張家灣公執不可曰曩南京建振武營致大變今乃欲建十振武營於都城側哉况燕薊乃戎馬場豈藉南兵當事者寤遂移練兵于薊鎮惟棟南兵三千教鳥銃識者謂為得算頃之奉命教庶吉士

仍充講讀纂修又命代祭先師孔子為皇太子千

秋講唐太宗喻太子章賜賚無虛日時薊鎮奏修敵臺幾千座公以為徒費無裨戰守因講語中力言之語具為執政格不得上公遂邑邑懷去志而上之春用意益切尋詔以原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同諸臣入輔大政一日于講筵謝上面諭盡心輔佐公稽首對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第近日朝綱邊防多廢壞臣欲捐身任事惟陛下主之上色益喜于時上多恭默而面諭公者再羣臣謂自臨御

以來所未有。翌日御便殿，手詔閣臣謂公已有年，當同任閣事。又撰勅令中貴捧詣閣下，皆特典也。先是大同邊臣棄城走，爲巡按暨科道所叅，而閣臣未有言治罪者。公謂宜照元年山西失事例治之。執政不得已，乃行巡按覆勘。公爲是遂註籍不出。上聞溫諭遣醫賜羊酒瓜菜，公感。上睭乃上疏乞解贊輔重任，退供講職。且言大同之罪惟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八字，勘之足矣。今兵部與閣臣俱仍姑息，臣欲爭論而力不能，故懷慚思退。上亟慰留之。是日

內閣輔臣

卷一二

三

上以原票還閣中，改擬有不襲昔年虛套之論。而閣中猶以將才難得題復。上姑兩解之。然信公益篤。明年庚午，上言遵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略云我朝內外兵分隸五府。乃高皇帝定萬世太平計，俾免前代權臣握兵之害。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正統末年，嘗變爲十團營。弘治間，又加爲十二團營。正德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然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嚴嵩

欲爲賊將仇鸞地，遂請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印授鸞。夫以五府外而別立一廳，則盡變太祖分府之意，以十餘萬衆而統於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之意。向使鸞誅晚，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合無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仍以文臣巡覈之。每歲春秋校閱，凡將官能否，軍士勇怯技藝生熟，皆得奏聞。而賞罰行焉。要令五營齊成精銳，有事則領勅將兵於闡外事，畢則納印歸卒於營中。如是則大阿之

內閣輔臣

卷一二

三

柄獨持於上，而輦轂下有數萬精兵，隨所用而可矣。上曰：分營練兵，乃祖宗舊制，遂下廷臣議行。時本兵兵科挾前大同事，議遂蜂起。反失公建白本意。上以公兼掌都察院，加太子太保。時閣臣高拱兼掌吏部，方欲挾權籠制諸臣，意假公爲分謗地。故推公兼院事。已而本兵霍冀被科臣論劾，賊私疑公前議大同及已，乃於求退疏中誣公主使公疏辨，欲付法司究問以糾官邪。且兩上疏乞休。上不允，乃請給假回籍遷葬，不允。拱尤銜故相徐公，欲中以危法疏

言當時議事臣假托遺詔凡先帝所斥如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悉加超擢死者贈官廕子是仇視先帝近於無君又引弘治間彭程事欲有以治之公拂衣起曰若是則將如宋奸黨碑矣拱色變強留公乃共改票止於吏部通行曉諭而已又因公言去大獄字拱以是迄不得逞於徐公後又以故錦衣陸炳為徐姻家已嗾張御史追劾炳而刑部以炳一品餘例在應議列當請勅三法司集議定之奏下閣中擬票是日拱遲公久不至既至欲從容商之拱遂徑擬

內閣輔臣

卷一二

三

削爵沒產自是拱與公勢不兩立矣亡何宣太督撫王崇古等奏俺荅孫把漢阿吉等入降公語輔臣李公春芳曰此邊疆幸事已而本兵奏上李公票旨僅曰是公曰大約浮言謂恐開邊釁然自俺荅橫行五十餘年每年邊餉數百萬何年無釁釁不在納降也惟當請覈與降人官職慰來者心其制虜機宜一付之督撫乃同改票如公言與那阿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時虜求封貢朝議莽然獨公力主其議亟令督撫姑置封貢事徐議之第令俺荅速獻投虜叛人

趙全等九人易其孫去且當慎交質防虜劫盟又趙王書曰吾外憐悉怛謀之附人內恐李文饒之失助公為邊計篤切類此先是給事中張齊者為拱嗾劾徐公而王都御史因訐齊賊罪抵戍後齊倚拱辨復力擊王與毛司寇欲因以傾徐乃奏行法司而刑科給事中舒化叅寢不得行拱懷怒思一逞於是考察科道旨從內出公曰是將倚法為報復計也疏請止之拱聞即上揭謂有成命不當中止公遂同赴吏部有給事中吳時來者故嘗劾嵩父子謫戍起用守仇

內閣輔臣

卷一二

天

直不附拱者也拱銳欲去之公獨不可爭至日中拱知公不可奪竟從公以故臺省名士得全者眾然拱益恨公刺骨嗾心腹給事中韓楫枉劾公公疏懇乞歸且曰願上放臣歸田里令拱復還內閣毋久專大權樹眾黨別選老成掌部院庶上不悖祖訓下不紊職掌上雖眷公甚而拱交通中外亟謀逐公天子不得自持遂允公暫還時論惜焉公行後虜果還叛人趙全等獻俘禮成上以公與議廢一子中書舍人明年春公抵家諸門人請設教聖水寺會

穆宗大漸公哭臨至哀毀成疾乙亥遂杜門不復會講第擬作二通遺諸門人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二通各分二門內篇門曰史通曰業通外篇門曰說通曰宗通內通之門八部史通部曰統曰傳曰制曰誌業通部曰典曰行曰藝曰術八部具而百代九流之緒備矣外通之門四部說通部曰經曰律曰論宗通部曰單傳直指四部具而頓漸半圓之旨悉矣所貴俾三千年未經折衷之籍聚爲一書以俟來哲是歲十月卽開局編述乃爲文祭諸聖賢告始事

內閣輔臣

卷一二

七

其略曰身居臣子之地每懷經世之憂心慕道德之門時發出世之願邇來垂白謝事忽生勇猛乃取舊書以類臚列隨文點布各就部曲約要而言經世者不礙出世之體出世者不忘經世之用然後千聖一心萬古一道聖人憂世之念可少慰矣語具公內外篇都序及貽曾巡撫書中至冬末疾作輟編丙子三月薨春秋六十有九計聞上輟朝諭祭誥贈少保謚曰文肅公孝友天至從總髮與弟蒙吉自相師友劉忠英偉稱其氣貌解褐卽身任天下憂先一世雖百

挫不回至其問學淵源上探堯孔之微而并包逮於伯陽子羽爰達泥洹雅自命曰經世出世其古之博大人哉荀楊諸子未足窺其奧也其文章不襲人後而博辨雄深要歸于道所著詩文若干卷進講錄若干卷行于世

內閣輔臣

卷一二

八

續藏書卷十二終

續藏書卷十三目錄

勲封名臣

靖遠侯王忠毅公驥

附 蔣貴

興濟侯楊忠敏公善

涑國公孫武敏公鏗

附 石亨

定襄侯郭忠武公登

懷遠伯山襄毅公雲

勲封名臣 卷十三目錄

平江侯陳恭襄公瑄

武功伯徐公有貞

潁國公楊武襄公洪

太傅王襄敏公越

都督王公信

續藏書卷十三目錄終

續藏書卷十三

勲封名臣

靖遠侯王忠毅公

事

長陵 景陵

景陵

王驥字尚德東鹿人三十餘成進士驥為人長身偉

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膽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

略以選授兵科給事中永樂間上神聖羣臣奉職

不瞻而給事中職不專封駁論建驥嘗奉命填山

西兼飭邊備奏蠲鹽池逋課二十餘萬緡其人德之

尋遷其省按察副使益以持憲有聲超為順天府尹

勲封名目 卷三

事治遷兵部右侍郎前後滿九載進尚書當是時南

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為要重張本材而廉稍

以刻稱許廓僅僅循職而驥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時

西虜阿台朶兒只伯數侵盜甘涼諸邊戍殺掠吏人

左右副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

發於是驥輟部務行邊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

都指揮使安敬為偏將驥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

翼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

進引還曹翼言狀上密勅驥責貴死狀而修敬軍

中以殉驥故秘之而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下曰汝奈何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士股栗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臙脂堡西抵深溝壘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屬蔣貴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下詔任禮爲平羌將

勳封名臣

卷十三

二

軍蔣貴趙安副之而驥特爲監督討阿台朶兒只伯諸進止悉取驥謀虜營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爲前鋒而自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搏虜敗之虜渡黃河遁去貴等追敗之於石城虜食盡竄兀魯乃地北依阿台貴復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鎮夷問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及裨校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朶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賜死而任禮兵亦至

梧桐林得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明日至亦集乃得僞萬戶二人以爲鄉導窮追五百餘里至黑泉而還招其平章阿的平并部落數十帳降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刀力溝得右丞達魯花赤三十人駝馬兵甲稱是捷聞貴禮皆進封伯爵而驥兼大理寺卿兼食其俸尋詔還理部事久之麓川宣慰思任發叛雲南總兵沐晟與弟昂討之數不利晟至以憂死而刑部右侍郎何文淵援舜舞干羽格有苗事請使使撫諭驥與太師英國公輔等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於

勳封名臣

卷十三

三

舊屬小夷非策時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紕文淵說而命定西伯蔣貴爲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兵合十五萬討之瀕行賜驥貴黃金兜牟細鎧蟒繡緋衣朱弓矢驥馳傳至雲南而貴等兵集會賊酋刁令道等以衆三萬象八十抵大墩州欲略景東諸處叅軍兵部郎中侯璉等微破之驥乃奏上方略請遣叅將冉保等由東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而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冬十月驥

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刀門捧以鎮康降遣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眾破昔刺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副總兵劉聚參將官聚兵亦至因風焚其排柵遂大破之殺其將刀放戛刀招漢父子虜刀門項斬馘五萬餘級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上江通高黎貢山道移駐騰衝留兵守之取道南甸至羅下思莊遣指揮江洪等八千人為哨抵木籠山而思任發令陶孟靠者軍心等以二萬餘眾乘高據險為七營相救驥貴

勳封名臣

卷十三

四

遣劉聚宮聚分左右翼緣嶺攻之不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遂破殺靠者軍心等乘勝進戛賴隴把至馬安山麓川大震尋敗其象陣於泥溝箐復敗其象陣於永毛摩泥寨遂拔之而別將冉保合木邦兵降其夷眾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其孟連長官司破烏木弄戛邦等寨斬首虜二千餘級驥等遂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携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聞仍請留所部兵界都指揮胡誌九人分守金齒蒙化等處而是時維摩

州賊韋郎羅稱廣新王以叛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備師歷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懼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廣南富州土守交惡十餘年不解驥諭之立釋構命師旋上遣戶部右侍郎王質齋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特封驥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石追封及三代子孫世世承襲賜誥券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幣計表裏鈔萬貫而貴進封定

勳封名臣

卷十三

五

西侯賞亦如之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為竭而驥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蔣貴果勇善戰雖至大將猶摧鋒陷堅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不知貴實賴驥始能奮發得自見也是時思任發尚在窟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眾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率都督同知冉保都督僉事毛福壽以兵往圖之賜金牌信符便宜行事驥至思任發復走緬甸索之不獲而思機發眾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詔復遣定西侯貴以兵五萬會討然

緬甸卒不肯送思任發以思機發致讐爲解驥等無如之何乃縱兵擣思機發寨獲其妻子家屬及從賊百餘戰象十一驥等還京師加祿定西侯歲五百驥三百石其白金鈔幣如初而卅保毛福壽等陞賞亦次之人頗以驥老師亡見績而中貴人振內主弗恤也定西侯亦病歿亡何西巡陝西寧夏甘涼等處所至申飭邊隘練士卒虜不敢犯久之召還會思機發竄之孟養孟養與相比匿不肯捕送於是驥復總督軍務偕平蠻將軍官聚討之師抵金沙江賊立柵西

勲封名臣

卷十三

六

宮唯黔國公寧陽侯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女伎供張奉御如王公而會武清侯石亨等奉太上皇於南宮而驥與焉復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爲光祿餘如故數月復請老又三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諡忠毅子瑞嗣至今不絕一孫添尚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勲封名臣

卷十三

七

我禦虜征蠻以封侯乎然既無欲矣則雖封侯亦其所不欲者吾又安能使之捨棄性命以爲我征蠻禦虜而與其所不欲之侯封也其言謬矣然其曰靖遠差寬不然以麓川三大役塗炭幾天下半而卒以長世此則稍有識見非復彼時訓導諸人疏語夫國家用人唯用其才今乃使有才者不得用卒自託於中貴人有援力者以自見其爲宰相冢宰本兵吾謂其慚汗滿面愧死無地矣乃反以有欲病人何哉又何取於居要路者爲也我朝文臣世爵今唯靖遠猶存

故弇州獨以為仁德之報不信彼讒妬之口云然王越楊善爵安可以不復祿又安可以不世也世王越楊善之爵祿則人才自然思奮又何必以臨時乏才為恨邪

重刊名臣

卷三

八

興濟侯楊忠敏公

事

長陵 裕陵

景帝

景陵

楊善字思敬順天大興人少補諸生不甚通經術而性沈敏能為人策事時年甫十七文皇起義兵已

知善名署典儀所引禮舍人從事睥睨間文皇即位之明年召補鴻臚寺序班二年改鳴贊又四年進

司賓署丞選侍昭皇帝於青宮又八年進右寺丞

又六年進為卿善偉丰儀工舉止音吐如洪鐘每朝

謁引進奏時上目屬之善亦重文翰與學士楊士

奇楊榮善既家都城以積著起貲治居第郭外有園

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有所宴賞則視善家若歸又

時時饋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卿間聲而中貴

人亦多好之者卿之十二年滿考進禮部左侍郎明

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

足胠不為倦虜犯京師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外郭以與虜角數有功

進右都御史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寺事是

時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朝正出即相率

於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

帝

於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

重刊名臣

卷三

九

謝金

帝何所而我曹稱賀邪衆爲止時所遣使漠北若王復王榮李實等皆以庶僚假卿佐往皆不得其要領李實得一見太上頗倨而其辭齟虜始挾太上請賂不甚讐欲奉之還而朝意更緩至是以虜酋責王復等非大臣故遣善再往然絕不爲奉迎計亦不予善一錢善乃悉其貲不足則貸之中貴人悉益市綺繡師比阿錫女紅線釦之類既至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善曰土木之役爲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

勳封谷臣

卷十三

十

太上幸故里初不爲戰備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砲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腹透七機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值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言無用曰和議成則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又大賂也先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人歲必再卽穉子亡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

太師乃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柰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卽太師所使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邪也先又曰者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磔殺剝剔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吾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有

勳封谷臣

卷十三

十一

雷警今者能奉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穹廬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者因謂善歸而太上皇帝有重寶來購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況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大悅曰者者遂以善見太上皇善再拜進醪糒問萬壽侍立不敢坐也先數目太上皇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頓首辭曰若

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嚙指顧其下曰咄咄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 太上皇與善歸歸而上以非初遣旨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仍領寺事而大司馬謝心許之時 太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投謁善復泫然曰 太上皇不受賀何我曹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善始善中貴人振後善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比會 景帝病善知亨吉祥有迎 太上皇謀遂與之合而發南宮錮 太上皇即位論善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勲封名臣

卷三

三

光祿大夫柱國興濟伯尋加號守正改文臣歲祿一千二百石子誥券世世承襲改領左軍都督府尋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有四子一為勲衛一為指揮僉事一為千戶一為鎮撫而從子及養子官錦衣者復四人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又嘗陰薦李賢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亟疏善使虜功請位之三公於是亨吉祥忌之稍稍間於 上漸疎絀而明年善亦卒年七十五贈興濟侯諡忠敏子宗自勲衛襲四歲例奪爵為金吾衛指揮使孫增尚公主授駙

馬都尉

李贄曰唯 景泰絕無迎 太上皇之意是以太上皇自不待迎而後至豈景泰君臣當時真能寓有意於無意之中而若是吊詭與則南宮不錮太子不廢門不假奪矣惜哉終始一無意思之人耳乃也先反因之以好來歸以戕害我兄弟君臣是真為有意而送之來歸也非果楊善之能也也先為巧而我為拙也先為主而我為賓不亦太不為人矣乎雖然事勢至此社稷為重君為輕身又為輕焉者也于忠肅之功千載不可誣也故論社稷功則于謙為首論歸 太上皇功則楊善為最然則楊善其真有意之人哉故能以無意得之

勲封名臣

卷三

三

功擄

涑國孫武敏公

事

長陵 景帝 景陵 茂陵

孫鏜，康勝州人也。永樂二十年，嗣父指揮同知從出塞征胡，功再陞都指揮僉事。正統十四年，充左叅將，捕處州賊，功陞督府僉事。戰也先都城，先登有功。天順元年，以奪門功封懷寧伯。明年與世券五年，充陝西總兵，與兵部尚書馬昂出禦虜。期七月二日出師，先一日夜初，指揮馬亮走告鏜，曹欽反謀，先殺鏜及昂，奪其軍攻皇城。鏜披衣起，急草奏呼長安左門閽人曰：與爾奏疾造。上前告急，變稽遲軍法，且斬又

勲封名臣

卷三

四

走右門，亦如之內廷，始得集兵縛吉祥。鏜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賊已呼噪四出，劫殺文武大臣。上出密帖隙中，令百戶楊能至瑾家問鏜云：何能報鏜誓殺此賊？上喜，手勅鏜父子為朕用心滅賊。賊攻長安右門不得入，走攻左門，又不得入。欽兄弟率胡兵直趨東安門，發火力攻。上又勅鏜賊犯關急，鏜等努力殺賊。俄又勅鏜昂盡統各營兵殺賊。鏜子輔子軌追賊至東市，大戰，軌奮刀入陣，砍欽兩臂，傷賊并力圍軌，攢鎗殺軌。鏜急調神砲與諸營兵夾

攻欽，傷遁歸家，投井中，并其黨盡擒，伏誅。進封侯，食祿千三百石。與世券，成化七年卒，贈涑國公，諡武敏。同時石亨者最用事。

石亨，渭南人，方面豐臚，美髯及膝，從姪彪，體貌雄偉，髯亦過臚。亨嘗與彪貫酒，相工遇而大奇之，曰：今當平世，奈何二人有封侯相？亨本軍官，嗣伯父為寬河衛指揮僉事，英果壯毅，善騎射，有膽略，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當先，輒立奇功。累陞都指揮使，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始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

勲封名臣

卷十三

五

同衛鎮撫。正統十二年，亨遷都督僉事，為大同左叅將，守萬全路。彪亦陞至指揮使。從亨參謀，十四年八月，王師敗績，亨與總兵官楊洪等，並械繫錦衣衛獄。十月，虜酋也先犯京城，有言亨勇者，于謙薦亨出獄，令立功贖罪。亨統兵出安定門，即與虜遇，挺刃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彪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懼呼，踴躍聲震天地。虜却而西，亨等追戰城西，虜復却而南，亨令彪率精兵千人誘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軍少，逼之。亨率眾乘之，虜大潰，南奔。亨日夜追

虜三口至清風店北虜將出紫荆倒馬關懼我躡其後亨遣謀者給虜亨且未至陣中將者假亨名耳虜信之來攻我軍亨率彪與精銳數十騎奮擊大呼直貫虜陣刀斧齊下殺虜數百人虜始知亨在器亂相蹂踐亨悉衆乘之虜盡棄所掠羊馬財物餌我得遁去亨既敗虜威名益震虜自是不敢復踰塞深入輒請和見邊人輒呼石爺爺論功亨第一封武清伯尋進封侯兼太子太師總京營彪陞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叅將諸子姪澗溟濟仁並陞千戶鎮撫彪爲叅將

勲封名臣

卷三

六

虜畏之稱石王于少保請勅亨巡邊至大同召還爲團營總兵于少保忠義清直不避強禦景帝倚任之亨恃功驕橫于少保又時時裁抑亨于少保不敢動然積恨于心天順元年正月景帝不豫是月壬午四更亨與都督張帆都御史徐有貞內官曹吉祥等定謀奉上皇復辟爲飛語謂于少保及王文矯取金牌勅符迎襄世子矣言于少保上意未決亨有貞力言不殺謙今日事無名上不得已殺謙及文陳循商輅尚書江淵俞士悅等戍邊歸田

廢景泰皇帝爲郕王亨以奪門功第一進封忠國公歲祿三千石與世券有貞封武功伯入內閣彪封定遠伯爲大同副總兵諸從弟子姪及諸婿子孫皆以奪門功得官錦衣都指揮指揮者三十二人千戶鎮撫者二十一人其諸竄名奪門冒官者四千餘人亨矜功恃寵日與吉祥出入禁廷在上左右弄權進退文武大臣盡革邊鎮撫奪民間婦女田廬財物無筭彪亦益驕橫凌鎮守文武大臣御史楊瑄等聯章劾亨亨疑有貞李賢等嗾言官見上泣訴強上

勲封名臣

卷十三

七

下賢有貞并都御史御史耿九疇瑄等于獄會天大變異賢得釋有貞九疇竟逐去諸御史謫戍調除有差及賢再入閣亨亦有九疇益于朝政乞請無忌上亦厭之左右怒亨者伺隙數言亨短一日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曰此必王府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上不應上又諭賢曰總兵官豈可無故輒入內廷令左順門闈者非宣召不得輒入總兵又以軍官貪暴復設巡

撫亨慚憤必欲上復革之。上不許。會兵部尚書陳汝言奸賊得罪。上嘆息曰：「奸箇于謙，亨亦不自安。」上嘗與賢論及奪門功，賢曰：「迎駕可奪門不可。且內府門豈可奪？奪字尤非順。不可示後世。」臣愚謂邲王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攘？誰叨陞賞？誰復敢招權納賂者？」上曰：「善。」由是益薄亨。亨生子男，未彌月，上見亨喜，令亨負兒見朕。上見兒，又喜，摩其頂曰：「虎兒也，往善撫之。」朕行與卿結姻，亨不喻，輒對不敢，臣兒無福。上笑。

勳封名臣

卷三

八

而領之。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賜封鎖定侯。亨頓首謝，負出。彪在大同，肆貪暴，誣劾都御史年富，逮至京。上疑問賢，賢乞遣官即訊，果不實。彪又數侮其總兵總兵，因彪嘗奏城威寧海子，遂為流言，誣彪有異志。上固疑彪，欲召彪還，大同人又乞彪為總兵。上遂大怒，或又曰：「彪結死黨，必欲留據大同為亨外援。」上亦疑出亨意，尋進彪侯，召還京侍衛。亨覺，上疑令人促彪疾馳入京。彪既至，會北虜入貢，見彪於朝，羅拜稱石王。上聞益疑不可解。天順四年二月，

上密詔御史按劾，即日縛彪棄市，籍其家。亨逮繫錦衣獄，死。亨既死，法司請瘞亨尸。上念亨功，欲從之。問賢，賢請盡法斬首。上不肯，竟瘞亨。都御史寇深等素惡亨，論彪大逆，收亨家，籍其財產。亨從孫進士俊亦被收死。獨亨從姪錦衣都指揮使溟得戍郴州。少子潛，鎖定侯者，幼未收，溟在郴，累功陞指揮。潛至正德末，尚游食京師。亨縣人孫弘，初以舉人歷肥鄉洛陽令，歷陞太僕寺丞、少卿，以迎駕功陞工部右侍郎。亨再薦弘為尚書。上陞吏部左侍郎曰：「再陞當

勳封名臣

卷三

九

為尚書。亨曰：「即尚書何不可？何再陞耐煩邪？」亨粗豪直爽，軒豁無機巧，嘗薦馬昂為兵部尚書，又力薦賢有貞入內閣，已逐，有貞留賢。亨權日重，威名震主，不知謙損，竟及於難。五年七月朔，吉祥及其姪昭武伯欽反，皆伏誅。

李卓吾曰：「使石亨早沒於未奪門之前，豈不足稱武烈名臣哉？馬昂之本兵，有貞、李賢之內閣，皆亨所薦也。」

定襄侯郭忠武公

長陵 景陵 景陵 景陵

功

郭登字元登武定侯英諸孫也年七歲讀書過目輒成誦十歲能文詞永樂二十二年充勳衛正統七年從王驥征麓川有功九年從沐斌征騰衝有功歷陞署都指揮僉事十四年七月虜入塞急進都督僉事副劉安守大同會上親征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靖伯朱冕全軍覆沒倉卒議班師公告學士曹鼎張益駕入宜從紫荊關乃忽東折向居庸纔四十里虜至北狩當是時大同堡塢蕭條城門晝閉

勳封名臣

卷十三

人心危疑公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裹創傳藥眾皆感戢是年八月虜奉 上皇至城下索金幣約賂至歸駕公閉門不納 上皇曰朕與登有姻何外朕若此公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劉安孫祥霍瑄出見獻 上皇金帛瑄尤効力及約賄往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十月虜以和為名犯京師公欲率所部兵并糾集忠義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略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為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

護 闕庭使賊腹背受敵首尾不抹奏至賊已退優

詔褒答再上疏言虜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亦可疑十二月虜復欲犯京師公以京兵新選不可輕發又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鬪勇其涿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歷陞右都督景泰元年正月賊入境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自

勳封名臣

卷十三

朔州掠回公召將士問計或言我寡莫若全軍而返公曰我軍去城百里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公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公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眾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虜首二百餘奪還人馬器械萬計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是役也公以八百騎破虜數千為一時戰功第一閏正月公獲虜謀二人械至京皆也先所親信鞫之云喜寧與也先

謀遣人至京，覘兵衆寡。大明皇帝立未立，期今年五月名送。上皇奪京城，誘也先入寇，皆喜寧及小田兒也。先戰大同，把八平章死，戰北京，卯那孩、平章及其弟字羅死，人馬約九萬，戰死疫死，不下萬餘。老營駐九龍口，其精銳在斷頭山，又言虜甚怕我大砲。神銳短鎗，公憤邊事未戢，弊政猶存，思得公廉有爲者相與共事。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既無廉耻之心，蒞政唯肆貪淫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豫料。

勲封名臣

卷三

三

當是時，巡撫年富知公。天順元年，奪爵爲都督僉事。南京是秋，謫戍甘肅，未幾召還，充團營總兵。八年卒，贈侯諡忠武。公無子，以兄尚寶丞斌之子嵩請于朝，爲後，得嗣伯，減祿五百石。十四年卒，子參乞嗣，不許授世指揮使。

勲封名臣

卷三

三

懷遠伯山襄毅公

事 長陵 景陵

山雲初以指揮同都御史王彰修邊自居庸至山海
著勞績從 長陵出塞力戰功陞都督僉事宣德初
廷臣薦公廉勇有謀充征蠻將軍代顧興祖鎮廣西
廣西溪峒猺獠叛服不常歲殺掠吏民萬計公至鎮
嚴號令公賞罰每與賊戰臨機應變身先士卒三年
降南安廣源蠻四年討柳潯賊斬首二千四百顆五
年斬平樂蠻四百級討慶遠諸蠻斬首七千四百自
是蠻夷畏服嶺南無警七年進都督同知公沈毅不

勲封名臣

卷十三

三十四

洩廉正自持馭諸士官專屬威嚴刻期征調無敢先
後帥府有鄭牢者老隸也鯁直敢言公呼牢試問曰
世謂為將者不忌貪廣西饒珍貨我亦可貪否牢曰
白袍點墨終不可前公笑曰人言土夷饋送苟不納
彼疑且忿奈何牢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
廷乃畏蠻子邪公舉手禮牢曰教我教我正統元年
貴州按察使應復平劾公作威福公自陳上不問卒
贈懷遠伯諡襄毅

平江侯陳恭襄公

事 長陵 景陵

公名瑄字彥純合肥人父聞開國功歷陞成都右衛
指揮同知公嗣父謫戍遼陽公請代原戍從征卜木
瓦寨冒險先登敗賊復從征餘寇賈哈刺一日十三
戰明日又七戰擒賈哈刺陞四川行都司同知進督
府僉事建文時召防江靖難兵至江上具舟迎降封
平江伯食祿千石世指揮使永樂初北京遼東軍儲
不足充總兵都督宣信為副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
石請建百萬倉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

勲封名臣

卷十三

三五

守舟經海島下令交市人不敢譁兩便之會有倭劫
沙門島公以漕舟追至朝鮮境盡焚其舟殺溺死者
甚眾三率舟師備倭閩海海溢江北岸崩公起堤自
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又役人二十萬起
高丘嘉定為海運表識名寶山上為文樹碑山上
既開會通河罷海運公建議造淺艦二千艘歲運二
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
入鴨陳口達淮就管家湖築隄亘十里以便引舟浚
儀真瓜洲通潮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

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堤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
 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臨清德州皆建倉
 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
 置淺夫俾導舟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便人行
 獻陵初下詔求言陳七事其一言江南轉漕軍民並
 困上覽之戚然令有司議所以寬恤者仍勅獎
 公與世伯券景陵時鎮守淮安兼督漕運漕政益
 修卒贈侯諡恭襄公闕爽英毅弘度偉略稠人廣會
 談論疊疊公餘披閱載籍考知往古成敗治亂之故
 勲封名臣 卷十三 三

喜近逢掖士時相講議能推利濟人所謂游運者本
 虞夏時沿江入海貢道自劉家港開洋經黑水綠水
 白蓬頭水諸大洋險又有伏礁洄以故糧多漂至歲
 數萬石挽卒往往溺死自宋公開會通河罷海運瑄
 又治邗溝通江淮於是漕大利便并罷中灣之運漕
 渠在江淮間者公功為大在齊魯間者宋功為多公
 久祠清江浦漕渠旁往往有公祠至正德中始祀宋
 公濟寧分水河上宣德十年公子佐嗣卒子豫正統
 二年嗣十三年統兵討福建叛寇有功明年滅鄧茂

七進流侯加祿百石景泰中兩鎮臨清卒贈黔國公
 諡莊敏子銳天順八年嗣出鎮兩廣勦蠻賊奪還俘
 掠萬人召總漕運十二年建白百餘疏修治渠有功
 加祿二百石歷進太傅卒子熊弘治十六年嗣正德
 三年總漕運劉瑾橫索熊金錢不得坐多買田宅侵
 民利謫戍海南衛奪誥券瑾誅復爵卒正德七年子
 圭優給卒無子熊姪圭嘉靖元年嗣

勲封名臣

卷十三

三

武功伯徐公

事 景陵 景帝 裕陵

公名有貞字元武初名理字元玉吳人宣德八年進士庶吉士授編修陞侍講已巳之變有薦公才者召問計泣曰驗之星象稽之曆數天命已去請幸南京避虜于謙力言不可遂止景帝即位勅十五人守要害屯兵為京師援公權監察御史守彰德景泰四年秋公為諭德兼侍講是冬河決張秋石璞治之久無功集議文淵閣推公擢僉都御史治河公自北東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河道濮范究源流度地

勳封名臣

卷十三

天

行水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之夷水勢既肆又由豫而充土益踈水益肆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潰渠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由阻然欲驟堙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濬淤多為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公往來展布經營作治水開疏水渠渠起張秋金隄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濬又九里

至博陵陂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於白嶺灣又三里至李準由李準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瀦潭乃踰范既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公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平其水勢既成渠名廣濟闢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闢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鄆東曹南鄆北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為田百數

勳封名臣

卷十三

无

十萬頃公又參綜古法就長擇善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鍵以水門下捍以長隄堰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長百之門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蓋合土木火金以平水性又導汶泗之源出諸山匯澶濮之流納諸澤又濬漕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閘於東昌龍灣魏灣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節且宣用

一第 203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卷 史部

平水道。初議者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軍疏河，公因奏蠲瀕河民馬牧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工部請如公言，以是得成功。是役也，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三千人，用木大小十萬，竹倍之，鐵斤十有二萬，錠三千，緇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斤，荆倍之，藁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不可算。然用糧于官，僅五萬石，爲日五百五十有五。君子曰：元武之才，徵於是役也。白渠漑而不漕，鄭渠漕而不貢，工皆累年，費萬萬計，瓠子不漑。

勲封名臣

卷十三

三

不漕，又不以貢，久役勞人，至勤萬乘，獻璧馬，籲神視。張秋輕重難易何如也。七年，陞副都御史還朝，公負文、武材，臨事敢爲，有經略。乃與石亨善，竟以奪門功，陞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食祿千一百石。世指揮使，入內閣，時內閣諸臣盡得罪死，徒落籍去，公得爲首相，欲立功名，自異，稍與石總兵相左。李賢旁助公，凡用行政，稍持正，左右已不能堪。內臣曹吉祥亦以奪門功與國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力贊。上事須經內閣，意籠絡內閣使附已也。已而

吉祥薦用私人，內閣輒相阻，吉祥固不悅。天順元年，御史楊瑄劾曹石，疑出公意，乞逮御史。初，曹石爭寵，利不相能，至是遂合牽。上哀訴曰：內閣專權，欲除奴輩，伏地哭不已。又言奪門時，出萬死立功，今爲內閣所陷，遂下楊御史及都御史耿九疇、公及賢詔獄。即日雷雹交作，大風拔木，承天門災，二凶家大木皆折，水雹尤甚。上遂釋賢，謫公廣東參政。行至德州，會有投匿名書斥朝政者，曹石以爲出公，復逮詔獄，拷治無驗，命取公誥券示三法司。刑部侍郎劉廣

勲封名臣

卷十三

三

衡等遂劾公，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冒貪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論斬。會災變，得宥，編置金齒。四年冬，上坐文華殿，論賢王翺曰：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有。何大罪爲石亨、張軌所陷，可釋歸田，始得還鄉，卒於家。

穎國楊武襄公

事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洪六合人祖政立功世漢中百戶公嗣官調開平機變敏捷善用計出奇兵擣虛或夜劫營累功陞都指揮正統元年內臣韓政阮鷺疏公短上詰二內官曰此必小人左右汝上又每舉公功勵諸將公益自奮公守邊屯營專用鐵蒺藜尋以都督守獨石敗虜宣府大石門寶昌州捕虜阿台打刺花斬首功二百正統十三年封昌平伯食祿千石充總兵鎮宣府虜畏公呼楊王十四年虜入敗我土木上皇

勲封名臣

卷三

三

道宣府北狩去公閉城門逮繫詔獄是年十月虜犯京師出公獄中與孫鏜范廣等率兵一萬擊虜涿州紫荆等處遂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首功四百八十邀還俘掠人萬計馬牛羊弓刀數萬虜去進侯景泰二年賜世券還鎮宣府卒贈穎國公諡武襄公紀律嚴明將士用命敬慎自將不敢專殺宣德正統景泰間稱名將諸大臣皆重公威略每左右公初指揮杜衡誣公尚書魏原即訊雪公貶衡廣西部卒李友全誣奏公上付公自治公以故感激

也先之難奮不顧身轉戰千里一時諸將公功為最公子傑嗣侯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諸蒼頭得官旗者十六人乞停蒼頭職役許之未幾卒傑庶兄俊嗣侯俊先以擒叛者喜寧功陞都督

勲封名臣

卷三

三

太傅威寧伯王襄敏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濬人博涉書史為詩歌文章援筆立就而藻思溢發為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略睥睨顧盼有天下志二十六舉進士方對策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皆怪異之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 景帝閱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於是繇進士選人得監察御史 英宗復辟日視朝觀越進止奏對數日屬

勲封名臣

卷十三

三四

之時寇深長都察院東濕僚吏亡可當者而越於臺事精所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久之擢山東按察使名聲愈藉藉尋大同有虜警當置巡撫上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府吏部乃請徵越召見便殿越故偉服而短其袂 上熟視良久曰非故快御史耶可使弁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虜稍徙去越乃飭兵政繕器甲簡士伍修堡寨為經久計尋以病告召還京病良已明年協理院事久之以總督視師延綏輕騎襲破虜於崖窰

川俘四十餘人鹵首加百遷左副都御史又破之於

黃草梁俘五人鹵首百二十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而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為腹心將而與虜搏始有戰矣然尚不敢與虜軍鋒角惟以間諜探虜累重所聚而劫之或剪其零騎用是得數成功名越再設伏微虜破之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仗稱是越復謀知虜滿都魯孛羅亂加思蘭三酋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

勲封名臣

卷十三

三五

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為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其女穉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至韋州頗有所獲而遇諸鎮兵邀敗之斬首虜一百四十九奪所鹵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甲仗千六百餘賊既以失利矣歸而廬帳妻子畜產皆蕩盡乃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褒諭俄召還京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同李賓掌都察院事兼

提督十二營兵馬又一歲而兵部尚書缺越意必見屬而余子俊自外鎮得之忽忽不樂乞歸不允乃上疏陳紅鹽池之戰謀皆自臣出為故尚書白圭所抑沮錄功在諸將後而部曲亦有未陞賞者下兵部余子俊為請進兼兵部尚書明年復加太子太保時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方領西廠得詞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亦與之好直欲誅建州夷以為功而遼東都御史陳鉞賄之重且始謀以故直用保寧侯朱永總兵東討身監其軍俾陳鉞參而

勲封名臣

卷十三

美

不以及越尋破建州夷永至封保國公陞賞優渥越艷之乃謀於直以虜酋西犯邊詔保國公永為平虜將軍率師西討越為總督直仍監其軍令永將大兵由南路身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既至大同謀虜帳在威寧海則選二鎮之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之虜狼狽出戰遂破虜斬首虜四百三十七級鹵男婦百七十馬駝牛羊以數千計旗纛甲仗萬餘捷聞越遂進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歲祿千二百石

予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越既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功德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欲仍例大學士萬安吏部尚書尹旻而下俱許之自是益精心事汪直而陳鉞得為兵部尚書上嘗曲宴內伶戲為貴人裝兩手各操金鉞恣睢而前問何人曰汪太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不仗此不能一步上笑而弗罪也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三日無功召還尋復命越等出師至大同適虜從東山等墩入境剽掠越縱兵擊

勲封名臣

卷十三

美

之擒十人斬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匹詔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是役也斬級少於法僅下賞而封拜橫溢則上以直在事欲貴重之越於是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二營兵馬蓋越以文臣爵不得侯改右班或可得侯也而汪直亦為其儕所忌惡遂復命越為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宣府調度擊虜虜已退越等請班師不許遂巡延綏而虜入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遊擊將軍劉寧敗之於塔兒山參將支玉敗之於大眾梁延

綏總兵許寧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三百十七人，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捷聞，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亦薄，尋改越，征西將軍填大同，猶與直共一鎮。大學士萬安等巧請移越帥延綏以離之，而命延綏帥許寧填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既行，則姦事大露。上乃命給事御史論紕直八罪，因併紕越，詔削越官爵，追誥券徒置安陸州，而盡奪其諸子錦衣都指揮使等官。越之敗由汪直，然直尚得為奉御，一時朝士大夫雖快越

勲封名臣

卷三

三

之去，而有謂其罰太重，弗平者。越最名能，知人，其在臺所旌拔，御史屠浦、侶鍾等皆為大官，以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鼎貴，時時稱越才。弘治初，赦還鄉，尋上書自列冤狀，會有左右之者，得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居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恤下，財往來若流水，籠罩豪傑，不知所從入，皆願為之死。機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若神鬼。軍行過陝西，秦王賜宴，奏伎，越語王下官為王吠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囚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鑑使諸伎抱琵琶捧

觴侍而一千戶，訶虜還，即召入，與談虜事甚暫，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即併金卮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為效死力，積功至指揮，其夜襲虜帳，將至，風暴起，塵翳目，眾惑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人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為千戶。越之在安陸與還游田池射獵帳飲聲樂如故家，近京得通於中貴人李廣為上言之。

勲封名臣

卷三

三

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為臺諫所論阻，時西虜犯邊急，兵部言宜得一重臣，時屠浦為吏部知越，且德越而中貴人廣與之，以越名上。上遂誅陞見，上慰喻有加，進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綏軍務，諸鎮守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許以便宜行事。越至，即擣賀蘭山之別部，行剽者覆之，斬首捕生過當，捷聞，加少保，太子太傅，請復哈密封，以兵援其王還國，疏上不報，而中貴人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越。上雖雅重之，不為報，而越坐憂悴病劇，遂卒。年

七十四贈太傅諡襄敏祭葬如禮越之再起欲還伯爵竟不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

弁州外史曰當越時天下咸貴其才至於今西北邊稱良將毋如越者楊一清王瓊方之蔑如也卓吾曰此妙絕人才難有難逢弁州識之當稱具眼

逸史氏曰余聞沈先生周云始威寧伯與保國公永帥千人巡邊虜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威寧止之為陣列自固虜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虜不

覺明日乃謂永曰我一動虜躡擊無唯類矣結陣示暇形也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軍聲故虜不覺也

都督王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信字君實南鄭人正統中世官寬河千戶父忠征迤北歿戰母岳氏生公半歲持節旌為忠臣節婦已巳虜犯京師拒戰西直門功陞指揮僉事景泰六年從征五開諸蠻遷指揮同知天順五年破曹賊東市遷指揮使成化初守通州改守倒馬關移守荆襄二年石和尚劉千斤反荆襄公進據房陸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眾突至圍公主帥逗遛不援公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

舉火炮賊以為援兵至驚走追斬有功陞都指揮同知鎮臨清兼管倉糧移鎮湖廣條陳八事又條上慎專任實倉儲修兵衛禁科罰四事十七年疏言湖廣蠻夷雖腹中之蠹實無能為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荆襄流通本意逃避徭役長子老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恐傷和氣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收穫未竟餼糧已空機杼纒停布縷何在乞選公正仁惠守令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

階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
激揚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已所部指揮劉斌張全智
勇過人方薦於朝且云英俊之子處心剛正寧肯抑
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攬訪則賢才多隱志士
沈匿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卽日上道常語人曰荷
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腑少盡區
區公沈毅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騶從歷鎮大邦不
營私產平居默坐展玩經史寬袍緩帶糲飯蔬羹故
人婚喪傾心賑恤出鎮三十年筭無華衣廐無肥馬

勲封名臣

卷三

四三

鈴閣之下寂無人聲子繼善從善皆舉進士有名

勲封名臣卷十三終

續藏書卷十四目錄

勲封名臣

新建侯王文成公守仁

都督僉事劉公壘

錦衣牟公斌

總兵楊公銳

咸寧侯仇公鉞

太保梁武壯公震

都督馬公永

勲封名臣

卷十四目錄

十一

都督沈公希儀

都督俞公大猷

都督同知萬公表

都司戚公景通

附 子少保繼光

續藏書十四卷目錄終

續藏書卷十四

勲封名臣

新建侯王文成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公少有才名，弘治五年，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鄉試。公中弘治十二年二甲，授刑部主事。十七年，復除武選主事。正德元年，劉瑾亂政，公首抗疏，瑾怒，杖公闕下，謫貴州龍場驛丞。四年，閏九月，陞廬陵知縣，則瑾誅矣。十二月，入覲，陞南

勲封名臣 卷十四

京刑部主事，即月調驗封，陞署員外郎，又調文選。七年，陞考功郎。是年冬，陞南京太僕少卿。九月，陞南京鴻臚卿。十一年七月，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公至，置二匣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當是時，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流山路中劇盜，出四劫掠，焚官府，募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又輒與諸賊通，曲護賊。十二年七月，公請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公，請上，即與公兵符，改提督。是年，茶寮賊大起，江廣湖柳騷然。

上命三省會征，公首誅通賊監生吳讓。十月，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橫水左溪巢，賊敗奔，復連戰，奔桶岡。十一月，又攻桶岡，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殪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餘眾，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夷其險阻，剽頭賊尤悍黠，擬官僭號。是冬，峯徭既殄，益增機險，阱毒虞王師。公休士歸農，若不復用兵者。明年正月，計擒賊魁，遂進兵擊其懈，連破三洲，乘勝逐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二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還師

勲封名臣 卷十四

開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藪盡為治境。虔吉人皆立生祠。歲時祀公。四月，陞副都御史，叙子錦衣百戶。又進千戶。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與縣令顧泌指心籲天，誓不與濠俱生。急走小廂，返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知府邢珣等，又密遣謀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共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賊果疑，四路兵至，不敢出，遲回半月，日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公兵則已大集矣。即

傳檄罵宸濠賊遣人密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念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宸濠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蕪黃趨京師宸濠不聽公遂進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條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聞而解圍回顧巢穴公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及其子大哥當是時南京大震非公在上流疑賊賊不犯南京必走蕪黃公既擒宸濠諸奸佞江彬等導上南巡下詔親征諸奸佞詭言巧譖

勲封名臣 卷十四 三

百計欲去公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公不敢發公深機曲筭內戢凶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勅敵宸濠竟得伏誅內閣大臣素惡王瓊因忌公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歸功瓊久之不賞嘉靖改元詔錄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錫宴勞費爲詞嗾言官論沮公不使至京未幾外艱去服闋竟不召讒謗益起屢形奏牘雖封爵賜號竟不與鐵券歲

祿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唯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廕一子千戶公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竟格不行嘉靖五年岑猛叛兩廣聚兵討猛猛死田州而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再叛益發四省兵嶺南大阻起公代姚鏌公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蘇受等自縛來歸公薄示懲遣歸農刻石云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勤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田州石刻云田石平田州寧田水濠田山迎府治新千萬世鞏皇明嘉

勲封名臣 卷十四 四

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公論蘇等朝廷宥爾宜有以報皇恩衆皆頓首願効死公因入寨及側久毒嶺表密與蘇等約期日去又先因承樂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密與領兵官約過八寨與蘇受等兵相犄角徑搗其巢或過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之誅斬萬計而八寨亦平桂文襄素忌公言公挾詐專兵時公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言公擒宸濠攻城紀律不減奏捷誇張已甚及斥公學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奪官爵上憐公功但停恤典

子不得嗣封而已。公英敏天成，機權莫測，其用兵也，訓練嚴明，籌畫精密，對客笑談，萬眾過集，擒酋斬馘，獻凱轅門，左右尚不知也。

王世貞曰：前是守仁上宸濠偽檄，未謂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騷然，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黜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姦雄，豈直在宗室？與言至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莫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皇上宜痛自克責，易轍改

勳封名臣

卷十四

五

絃罷絀姦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游，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能難也。而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為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守仁乃俘宸濠，取內道以獻。忠、泰等使人要之於廣信，守仁弗聽。抵錢塘，遇太監張永，永時稱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

永悅，守仁乃極言江西遭禍，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為羣小在君側，欲左右調護，聖躬耳，非為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自知之。守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欲謁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之命，乃還南昌。而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銜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為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於守仁，而歸復譖之。上謂守仁且反，獨張永保持之。於是守仁請賑卹其士民，且以大水自劾，語

勳封名臣

卷十四

六

極懇切，皆報聞。世宗初，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甫大喪，不宜舉宴賞，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遂歸省。尋論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文正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封如之。華尋卒，守仁憂居，以功高，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為偽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鹵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策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醜，不可聞，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它皆名，示遷而陰抑絀之。守

仁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溫
旨慰諭不聽會守仁之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
紹皆以議禮得幸上方稱守仁賢而張璉霍韜等
皆有所推轂然江西輔臣故銜守仁不但不薦猶持
前論而其鄉人之忌者至誣之史以故推兵部若三
邊若團營皆弗果用而最後乃出征田州守仁之出
由張璉桂萼薦萼本不善守仁以璉強之及萼長吏
部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安南守仁辭不應楊一清
雖雅知守仁會黃紹上疏稱守仁賢謂當入輔而又

勲封名臣

卷十四

七

有他疏陰指一清言辭甚厲一清亦不能無移憾也
守仁既病上疏乞骸因北歸度大庾而革卒於南安
舟中年五十八桂萼因奏叅其擅離職并處置田州
事宜失當下公卿議僅不奪其爵而停世襲盡停其
他卹典隆慶初用諫官言乃贈新建侯謚文成賜葬
予祭乃贈告詞推明爲元勲聖學子正億得嗣爵正
億卒子承勲嗣
鄭端簡曰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世名卿鮮能
及之特以講學故衆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

覆唯學術邪正未易銓測以是指斥則讒說易行媚
心稱快爾今人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
豈異端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于顏魯而思孟
劣于雄況矣公所論叙古本大學則言傳習錄諸書
具在學者虚心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寧庶人反
時又能不顧九族身任其事不踰旬朔卒平大難宣
德樂安之變有如公者景陵無羈勒之勞矣
李贄曰陽明先生在江西與孫許同時則爲江西三
忠臣先生又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鄉薦曾聞夜半

勲封名臣

卷十四

八

時有巨人文場東西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
見則在浙江又爲三大人矣且夫古之立大功者亦
誠多有但未有旬日之間不待請兵請糧而卽擒反
者此唯先生能之然古今亦未有失一朝廷卽時有
一朝廷若不見有朝廷爲胡虜所留者舉朝晏然三
邊晏然大同城不得入居庸城不得入卽至通州城
下亦如無有此則于少保之勲千載所不可誣也若
英宗北狩楊善徒手片言單詞歡喜也先遂令也先
卽時遣人隨善護送上皇來歸以予觀之古唯廝

養卒今僅有楊善耳。吁以善視養卒則養卒又不足言矣。此皆今古大功未易指屈。則先生與于與楊又為千古三大功臣焉者也。嗚呼天生先生豈易也邪。在江西為三大忠。在浙江為三大人在今古為三大功。而况理學又足繼孔聖之統者哉。

勳封名臣

卷十四

九

都督僉事劉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劉公璽字廷守南京龍驤衛人博雅閑將畧為提學御史陳公琳所器重襲世職即以才能選視龍江右衛軍政未幾遷撥船廠把總公以清慎勤蒞之無不肅然大司馬喬公宇少司馬王公偉薦陞南京旗手等衛把總運糧值武廟時江彬用事以勢迫公索運船之利公瀕死不從臺諫薦奉勅守備浙江溫州等府地方到任即清宿弊訪民瘼郡人大悅兩越月總督漕運中丞陶公琰特奏溫處一隅漕運重務

勳封名臣

卷十四

必得公乃可拯江西之弊陞都指揮僉事江西都司把總運糧溫處之人具狀撫按乞留不獲乃勒石建亭民到今思之江西總運自宸濠之亂歲兌者越歲不克完公盡心區畫本總自是獨盛科道撫按交章薦列推掌江西都指揮使司事時巡撫中丞盛公應期知公公明每屬以疑獄多所平反公乃請依期給糧以卹軍士清衙門宿弊以杜奸宄革吏民入司之公罰除衛所冊文之枉解請廢府之餘材以立官衙出城濠之租稅以歸公府善政美意不一而足時公

祿入猶薄自處有寒士所不堪者于是科道撫按薦
疏交馳士林有青萊劉及劉窮之號當道者亦以聞
之朝廷王公守仁以總制經江西一見即重之奏
取副叅命未下而王公卒遂奉勅充叅將協同
漕運兼守淮安銓注錦衣衛即有議處船糧以免凍
阻等疏皆議行言官又累論薦奉勅陞署都督僉
事掛印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公奏增餘丁
月糧以均勞逸定考課以裨軍政明漕規以一衆心
疏濬江南河道以濟糧運折兌山縣糧米以免稽遲

勲封名臣

卷十四

十一

凡三十餘疏至今為漕政良規復患淮揚河道淤淺
奏起四府丁夫開濬功成詔賜白金彩幣隨遇
恩例實授誥贈三代即具疏乞休合屬狀留如去
溫時撫按以聞得溫旨慰留再疏遂改僉南京前
府事南道復薦改僉後軍都督府事赴任歲餘乞休
益力復改僉南前府甫半歲再被命充總兵官提
督漕運鎮守淮安公再蒞以來于勢要愈不假借惟
冀退休未幾得解任回鄉行李蕭然書數卷而已丁
未詔復起公而已寢疾矣公平生志意恬退漕例

總兵三年當晉級賜玉帶大司馬張公瓚毛公伯
溫先後欲為公請公皆力辭少事父疾極盡勞瘁遭
喪哀毀至嘔血弟早喪撫其遺孤愛踰己子官雖廉
歲時必捐俸以贖親黨至于却舊屬之金于暮夜之
間還亡友之寄于十年之後嗚呼公之德亦盛矣公
問學該洽議論識見出人意表外嚴毅而內沉靜人
不敢干以私平生無他嗜好不置侍妾雖燕居衣冠
端坐無惰容亦國朝人物之表表者
尚書王暉昭德錄叙略云始予友公于江閩觀公面

勲封名臣

卷十四

三

巉削無渥顏聳肩敝服類寒士及聽其言也壘壘纒
纒依理據法與之上下論議古今人物事理是是非
非無所舛謬載稽其績效井井秩秩具有倫叙退省
其私裋身飭行毫髮無所苟一日巡按御史蒞南昌
郡學郡學生講中庸天下國家可均章至白刃可蹈
中庸不可能御史問諸生若鄉人先輩誰可當此諸
生未及對則曰文天祥其人也公在坐聞之縮頸側
面斷斷作喉語曾謂以專聶之行加諸仁至義盡之
夫仁至義盡外何處更討中庸欠身欲起辯同儕躡

其足而止其他應物酬事多類此所親或規其愆子特竦然敬之因與定交晚獲同漕務于淮漕務間多紛糾公能熟悉肯綮予賴裨益焉予嘗病總漕者之不盡得人因憶正德中運事大困公嘗任把總適河凍舟阻糧愆于期公以兩葛衣夾木綿以禦嚴寒悉力經理卒免于罰漕卒依公若父母然當是時權奸用事率以悖入之貨逼脅漕總領俵各船而倍責其息運事困憊多緣此故公乃預寘一棺舟中右手持刃左手招權姦狠幹言若能死犯吾舟吾殺汝即自

勲封名臣 卷十四

殺臥棺中以明若輩之害吾軍也吾不能內若貨以困吾軍其人愚而退然終亦不能害公談者迄今作氣不謂公面曉削無涯顏聳肩敞服類寒士乃能爾爾使總漕者之盡得若人焉運困其有蘇乎

僉事陳鳳訢慕編云公字廷信少業儒有名居官廉潔不受錢犖公推轂致位兩府初分闡江西計廩而食妻子布衣不完巡按穆御史相特疏薦之有僚友比之學官家人謂之窮鬼等語推總漕運上識其名喜曰是前窮鬼邪亟可其奏公夙諳利弊興罷始

盡士心悅服侯勛方有寵請公為市南物付運舟分載入都以罔利公不應以疾請告久之總漕非人復召用公有欲得公位者嗾言官論劾罷歸卒晚年祿入既豐輿服稍踰昔疏乃謂其昔稱青菜劉今為黃金璽人多寬之贊曰國有大計曰惟轉輸既稱利府亦曰要樞自靖自獻利人足國上友恭襄丹青麟閣

勲封名臣 卷十四

古

錦衣牟公 事 康陵

公名斌字益之正德初掌錦衣鎮撫逆瑾竊政逐方正大臣言官劉蒞戴銑等凡數十人下詔獄公輕刑緩械曲為申救任御史者自愬諸僚上奏時置其名彼寔他出公曰古人耻不與黨人爾得與名乃悔邪瑾令復獄詞去銑跪首權閣字公不肯謂其僚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白他日昔宋鄒道卿以失原奏被害吾儕毋自為計奏入瑾大怒又偵知公庇言官矯旨廷杖公垂死瑾誅公復任鎮撫知府劉祥與內臣

勅封名臣 卷十四 七

相誅下公治內臣賄張雄令曲祥并賂公公不從雄陷公安置武昌感疾而卒公再用時長子夙工部官賄三百金公指其兩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夭若受金行及此矣公庫屋敝衣再遭禍怡怡若分然崔銑曰正德中前則劉瑾慘行其毒中則張永巧蓋其惡終則張忠張雄錢寧江彬肆其愚暴士靡靡矣全臣節者大學士劉公忠尚書傅公珪及公凡三人公前有袁彬者以小校從 裕陵北狩當是時文武羣臣或捐軀草野或奉頭鼠竄彬獨從 上恭謹服

勞駕還入南宮陞試百戶復辟後陞都指揮掌錦衣衛事門達中傷彬調南京達敗戍邊召彬還嘉靖中劉東山之獄錦衣王佐忠勤廉勁有名

勅封名臣 卷十四 六

總兵楊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楊銳字進之其先徐之蕭縣人曾祖某正統間以功進南京羽林前衛指揮使父瓚嗣其官掌小軍營公自兒時有機警弘治庚申代父官羽林總神機營正德元年掌龍江右衛事衛久稱敝至是一新二年督造漕艘于淮浦歲計費有贏御史中丞總戎每議大事曰非銳不可四年總江西十二衛所儲運艘艘聯屬比之陣法加嚴運無後期凡八年進署都指揮僉事奉簡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求余闕城

勲封名臣 卷十四 七

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九年盡獲江賊于蓮花洲監司喜以事 上聞公曰江賊奚足憂所虞者豫章耳意指寧濠也又謂九江為鄱陽上流不可恃湖最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於湖口縣之高嶺可遠望有警可即達也乃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本呈南京機務司馬重臣及臺院司江防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于江上十一年與臺院密議兵食繕皖城周城中多浚井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寧濠變作即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鉤距於江側禁勿泄二

十有七日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為鉤距所破繼至者以千數公坐城上與眾誓勦逆當得大功告郡守張文錦俾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寇衣緋者稱凌十一先登公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吭而死於是懦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勦逆賊以壯士氣有安慶人僉事潘鵬持黃紙衣緋擁騎至城稱後兵數十萬能以城降得不死公語鵬曰汝死已後尚覩顏為悖言乎吾刃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棄城下鵬乃遁去寇為敵樓數仞向城有甲冑者出關楯外持鉤距大

勲封名臣 卷十四 六

呼公發矢中左腋藥火齊發頃之樓燬死者不可計八日宸濠船泊南岸聞不克大怒率眾分攻五城各首舉木為蔽甚急公裂方布覆紙裝藥火千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盡棄走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十二日寇於北濠結木為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公曰事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銃寶石被緋金鼓置城上向寇兵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十六日寇眾解體且暑甚濠力憊夜解睡去公募善泅者數人於船中聞軒聲即斬首絕其纜放之江

中又遣一二強卒突入岸上營舉火礮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數里是夜宸濠浩歎出涕舉帆順風而返奏捷 武皇下璽書褒之曰十八晝夜勞苦可嘉朕心大悅又賜有忠勤報國戰守奇功二榜實授都指揮僉事充叅將仍守安慶兼湖廣地方公疏舉鄭公岳胡公世寧當大用蓋鄭嘗爲布政胡嘗爲副使以拒濠譴者濠既平十六年司馬部論功進公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廕子評爲羽林千戶又疏辭舉御史楊必進嘗與謀于未變時者廷臣多賢之安慶

勲封名臣

卷十四

九

立生祠以祀嘉靖元年僉書府事掌仲威軍營未幾以三關弗靖移守保定諸郡授驃騎將軍四年 詔還京師保定人亦立祠生祀之至京掌立威營五年以母老乞歸養改南京右軍都督府八年 制下授公總兵官鎮守遼東掛征虜前將軍印至鎮秋毫無犯士卒思奮明年改漕運總兵官掛漕運印兼鎮守淮安等處地方明年忌者有言乃罷歸南京又明年以疾卒嗚呼寧濠叛作一時討平之人可謂有社稷功矣新建伯王公守仁奪其爵大司馬伍公文定罷

其官都御史張公文錦王主事冤皆遇害公位至西樞兩懸將印終老牖下復何憾哉公自立官足不及權門請託身歿囊無一錢諸子鬻衣爲葬

勲封名臣

卷十四

三

威寧侯仇公

事 康陵

功

仇鉞江都人世指揮同知立功陞使充遊擊將軍寧夏驍勇敢戰正德五年寘鐫反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與武營守備助者又與賊聯姻為之外應李文正曰鉞必不從賊助以賊故姻遂疑助不用則諸與賊通者皆懼不復歸正矣白 上用助為叅將以鉞為副總兵討賊命下纔數日助疏上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謝朝廷鉞亦稱病卧陰約遊兵壯士候保助楊英諸

勲封各臣

卷十四

三

兵至河上乃從中發為內應俄蒼頭書童沒河潛入見鉞言諸兵已至河上列營鉞嗾人謂賊何錦宜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過東岸兵勿使渡河錦果出而留賊周昂守城鉞又稱病亟昂來問病鉞猶堅卧呻吟言旦夕且死蒼頭卒起捶殺昂斬首鉞起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遊兵壯士皆至遂奪城門擒寘鐫充總兵寧夏封威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券仍總兵方寘鐫之變朝廷遣張永同楊遂菴將兵出討遂菴謂永曰寧夏事不足平仇鉞在彼非久當有捷報

蓋鉞自列校楊公識拔以起者其蚤受知於大賢如此七年充平賊將軍征流賊功進侯與世券加祿百石十六年子恩病恩子鸞嗣侯以罪誅

勲封各臣

卷十四

三

太保梁武壯公 事 永陵

公名震，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嘉靖七年，陞署都指揮僉事，協守寧夏。武營慣戰，敢先登破虜。八年，進遊擊將軍，益奮勵。士卒練訓，東西援應，有斬虜功。十一年，進副總兵。延綏十三年，斬虜首功。歷陞都督同知。十四年，總兵鎮守陝西。當是時，關中少虜患，大同宣麻虜數入塞，殺掠吏民。十五年，陞右都督。改總兵大同，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叅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鎮巡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即反。

勳封名臣

卷十四

三

脣瞪目，或飛章訛言以相搖撼。公聞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明約束曰：我無爾凌，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紀綱，誤國其家。丁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蔑主將者，恃眾耳。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其眾耳。自是鎮兵稍稍斂縮。十六年春，公率兵出玉林川，斬虜首一百四十，進左都督。又出黑山門，復五堡各斬首八十，叙一子百戶。十八年，公鳩卒，給餉修五堡。軍中不敢譁，公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塞。公卒，以五堡功贈太

子太保公沒，五堡亦旋廢。十九年，二十年，俺荅阿十孩吉囊三入雲中塞，直逾太原，窺平陽，公不夾五堡，不再廢虜，亦不敢輒輕入。自是鴈門、河東、雲中、上谷、殘破，朝廷亦思公優與卹典，贈太保，謚武壯。公在邊，專練家丁，時時出塞劫虜營，虜不敢輒近塞，得虜管馬盡與諸出塞劫者，以故人皆效死，趨利虜以故益畏公。或謂公出邊起釁者，起釁律有之，謂承平時虜牧獵為生，不擾我邊，而我邊將撲殺邀功也。乃今虜數深入，駐帳塞上，官堡民堡十去七八，我曾搗巢

勳封名臣

卷十四

語

否也。公卒，家丁無所歸，守臣以聞，令入伍與衣糧，邊將頗得其力。李贄曰：余所見有俞大猷、戚繼光，所聞有周尚文、郭琥，皆具將材，乃顧養謙獨以大將推俞，而謂戚只可稱名將，豈其然乎？今紀効新書等所言具在，文亦切約，可誦可畏，安在其不能大將也。要當以俞戚等為嘉靖大將名臣，而以顧養謙為當代豪傑名將。

都督馬公

事 康陵 永陵

都督馬永，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好讀左氏春秋及兵法，機警善射。正德中，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即自稱疾篤，不隸彬。以叅將守太平，虜入塞，再劄去，克總兵官，治三屯，盡簡諸軍，散遣其老弱，聽其農市，取其庸倍，給諸健武者，健武卒咸奮習武藝，益精當。是時漁陽一軍稱獨雄，未幾，上至喜峯口，馳馬欲出塞，永扣馬諫不可。上注視久之，顧內侍曰：「此馬永耶？」笑而止。朶顏酋把兒孫結諸虜邀官賞，不得，輒入

勲封名臣

卷十四

五

塞，永迎擊，再敗之。自是效順保塞。嘉靖初，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錦，叅將賈鑑，朝議且撫永，力言不可。撫他日九邊效尤，將有河北藩鎮之禍。勅永出居庸討賊，以流言而止。疏乞宥大禮言官，奪總兵寄祿。南京十二年，大同軍再亂，召至業已撫復還南。十四年，遼東軍亂，召總兵遼東。十八年，軍再亂，以家兵捕斬軍，遂定陞左都督。卒於遼，遼人為罷市哭喪。過漁陽，漁陽人亦哭罷市，兩鎮皆祠祀焉。永為將善調虜情，先知所從來，及衆寡，因勢設伏，以故虜往往失利。

去善養士卒，同甘苦，又善知人，所獎拔列校皆拔起為方鎮云。

勲封名臣

卷十四

五

都督沈公 事 永陵

沈希儀其先臨淮人也廣西馴象衛世指揮使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征永安盜陷淖中騰而及於陸三酋前趨之希儀捩頸以過鏢排右足讓刀顧射鏢者中決項死又擊刀斫刀酋於鏢間斷其頰車又射其弩酋竟却其追兵而還遷都指揮僉事荔浦賊八千人行剽歸倉卒部五百人往扼之蛟龍滑石兩灘相去數里希儀曰滑石灘狹行引繩乃濟雖眾可薄也蛟龍灘澗眾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闊而致之狹

勳封名臣

卷十四

三

伐岸竹揭岸上編筏以為絲頃刻成數百旗揮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以疑賊賊果趨滑石且半渡發伏擊敗之遷都指揮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姚督府鎮奏行誅召與計曰歸順岑璋猛嬖翁也當助猛奈何希儀能素得士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貌合耳是可使擒猛何謂助乎督府復曰猛乘上流勢擁兵下如建瓴邕梧危矣奈何希儀曰是不足憂士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為叛者懼誅耳豈有遠志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南曰猛走交則閉不

能歸彼豈無慮哉於是分五哨進師希儀將中哨當

工堯工堯隘而糧盡乃潛渡江詣左哨將乞糧請并兵攻工堯左哨以分地為解希儀笑曰兵糧吾自足試君心耳還夜分軍三百人緣山上繞出工堯背而煮餘糧為稀糜食士合戰戰疾力而所遣軍則已立幟工堯山頂矣賊大驚遂入隘得其積粟食軍乘勝攻田州初歸順岑璋素信希儀使圖猛則遣兵二千入陽助猛精卒千人名護女實為間官軍得工堯則先囂工堯破猛出走則擁入歸順左哨將知之壓歸

勳封名臣

卷十四

三

順境索猛歸順斬他囚首以獻而先一日希儀已獻猛馘梟軍門矣督府議設流官希儀曰思思設流官反側至今兩賊行合從且復起不見聽而田州果叛後竟復士官田州乃平擢右江叅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即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城中兵弱不足任前守劉璉殪於賊希儀至鼓士氣破賊訶者耳目徧官府即閨闈中稍動色賊在谿洞數百里外趣知希儀至顧令熟徭恣出入嬉遊城中而求得與徭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為詞於是

賊動靜聲息。顧往往為我所允得。所鵬巢。風雨來去。每出勦。即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立集。聽令曰。出某門。旗頭即引諸軍。買行問旗頭。旗頭自不知。頃之。劄管賊眾。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為神。即官軍亦不知。希儀何自得之也。所鵬勦必其劇巢。縛管繩為記。無妄殺。於劇賊巢得婦女牛畜果。鄰巢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軍立勦。曰。若奈何。陰助賊。

勳封名臣 卷十四 三

戰或刀弩而門。矚者曰。罰若牛五。若奈何。刀弩矚我。師於是賊警服。無敢陰助賊。及門矚者。嘗欲勦一巢。乃佯卧病。所部入問病。謝不見。明日入問。希儀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即起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營。軍中乃知非獵也。最後計擒其尤黠猾。善戰者。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慄。常以甚雨。凄風。天冥冥。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齎火。若炮衣。毳帽。與草同色。潛巢賊中。夜砲舉。賊大駭。曰。老沈來矣。挈妻子蒲伏山頂。兒啼女咷。往往寒凍。或觸崖石。歿。

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明詞之。則寂無人。所散遣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愈益驚。陰詞之。則老沈固在。叅府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而為熟。徑而柳城。有一童子。牽牛行深山。無敢訶者。矣。後熟。徑既伏。公威信。調征他巢。雖懼警。不敢不往。甚而大雨。徑懼失期。汨溪水。以應。要有溺歿者。論者以為。自廣西為將。韓觀山雲之倫。能使徑不為賊。比希儀。則能使徑人攻賊。前此未有也。思恩奏設流官。而州數反側不靖。已聞。潞有子曰。金在鎮安。益洵洵。酋楊留。

勳封名臣 卷十四 三

者。在賓州。乃辭去。曰。留小主人在。請往。希儀時方憂。思恩聞。留言則大駭。以金去賓州近。而留應之。且為賓州憂。賓州危。則廣右之咽喉立梗矣。乃婉色好語。謂留曰。是岑濬第九子耶。我往征田。時固聞之。因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已呼留入密室。要賂。即得賂。行為金。復官。留乃大信。且出復呼入。曰。幸貴徐。五今分將。思恩必警。金善防之。於是金果將五千人。因留以見門者。懼。走報。請無納。希儀罵曰。金本土官子。非賊。奈何不納。則引入。厚結之。又引以請。

兵備隨盡散其五千人卒縛金而思恩復寧當是時非深計賓州幾失希儀在柳度十三年移淑瀘後總兵貴州會北虜入寇詔屯宣大未幾署都督總兵江淮已復調廣西貴州在江淮鯨販之警幾絕然天雨輒苦剝痛數在告已還廣西瓊南五指山熟黎本馴順畏法知州邵濬者贖貨虐使之而黎叛兵八年不休希儀言于督府曰法家斷獄必分首從今諸相煽從逆者如虎投筭勢不可釋它諸夷疑而勦之則傷仁撫而勦之則墮信莫若獨搗其首惡首惡平諸

勲封名臣

卷十四

三

異志者褫魄矣是公以生賜萬州也都御史必進聽之而黎平進都督同知賜金幣攻貴州入銅平巢甚奇然秘不告人人亦莫知也希儀膽勇機警善撫諸人爲耳目者賞不失頃刻嘗染危病所部卒至自戕於神前以禱穿手刺股痛毒諸體者皆徧最後者一人至以箭穿喉其得士如此唐太史順之言余宦游得當世名將數人北馬永梁震西何卿南希儀震與卿予未之識而識希儀永永魁瓌長偉見人頰首下視寡言笑希儀短小精悍目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

發皆所謂偉男子也故撰次其事希儀謂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掣齟齬不能展嗟夫若希儀猶爲未盡其用哉

勲封名臣

卷十四

三

都督俞公 事 永陵

俞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為泉百戶髫齡時輒倜儻以
豪傑自命家酷貧日不能再爨顧誦讀不輟銳意文
事已父卒襲官學騎射輒命中從李良欽學擊劍盡
其術益悟常山蛇勢以為兵法數起五猶一身五體
雖將百萬之兵固可使合為一人也嘉靖中登會舉
高等以千戶守金門上書部使者言兵部使者呵辱
之奪官大猷笑曰此豈吾自見地耶遂盡鬻其家遊
京師以書干毛尚書伯溫翟侍郎鑾翟得書驚歎禮

勲封名臣

卷十四

三

之驚一軍然終不盡用乃奉 勅守汀漳遷廣東都
司會安南叛人入欽廉為寇諸司議募陸兵大猷曰
賊由海來獨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于陸賊舍此擊
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計也乃多
集海舟以擊之連破之永安萬寧而安南函賊首以
獻倭難作大猷以南直隸副總兵戰賊平望王江涇
六金壩皆連捷而提督尚書張經以視師趙文華言
論大猷坐落職奪祖官於是東南之禍日亟復浙
直鎮守而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蓋

倭奴長陸戰令樓船高大集萬鏡其上倭船遇之輒
摧壓焦爛固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以
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
小以多勝寡耳于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歲不除之
賊皆勦盜王直者徽人也以亡命入海據烈港勾倭
夷貿易為通逃主天子以連歲倭變劇皆直故必
得之至勤精禋責督府胡宗憲令必得自効大猷言
直在海島能以緇物誘倭來在彼國則一遁逃夫耳
倭之來不來非關直誅不誅也若誘之來而殺之則

勲封名臣

卷十四

三

失信且何以示後蓋請諸宗憲不聽誘以來 天子
聞得直則大喜詔殺直於是宗憲恚失信怏怏曰吾
為俞帥笑矣而羣倭聞殺直焚舟殊死戰大創入掠
閩宗憲懼乃奏言大猷違節制不窮追以為解而大
猷逮詔獄謫戍邊饒平民張璉反僭名張官流陷江
閩諸州縣 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而大猷遷南
贛將時胡宗憲已奉 詔兼督江廣矣聞璉出行剽
下檄言賊葉巢出此自投死其速擊大猷前以違節
制見劾幾得罪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

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具言璉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眾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感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團走哉於是引兵萬五千人疾走栢嵩嶺瞰璉巢賊果歸保巢而大猷出擊俘斬者千餘於是潛使說璉黨執璉已爲兩廣帥所奪或請訟之大猷曰賊惡其不滅豈必在已翌日班師不殺一人以示信陞副總兵賜璉書加節鉞命控制江

勲封名臣

卷十四

三

湖閩廣四道兵加祖官一級會倭陷興化大猷自贛晝夜馳赴之駐秀山都督劉顯駐明山而都督戚繼光提浙兵未至上怒督府失泉城責戰急而閩士夫又洶洶急功大猷念賊且萬人能戰入歿地官軍數僅相當若迫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遁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而我師倚角取之可使子無遺且速戰勝亦可遁負亦可遁此賊之利也遲戰則我兵日多守益固而賊日益困

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於是星布兵營盡地鑿溝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閩士夫訟其詭病之已竟殲賊諸將各加秩而大猷止賜金幣蓋閩士夫業已爲流言聞之朝矣倭三萬寇潮州與盜吳平相倚角爲廣患詔移鎮潮廣羣盜憚大猷名競出降吳平雖不能堅決然亦詭殺倭自效遂與倭人絕於是大猷請於督府都御史吳桂芳曰韃賊以出邊爲生路山賊以歸巢爲生路今潮兵驅賊入益深益深則益以閩耳是死路也當大集精兵十圍五攻

勲封名臣

卷十四

三

無使片甲得還如兵力單若不勝又散之令得遁去則遷曠日久爲勞費無已也於是將漳兵二萬以來果破平而御史以招吳平爲大猷負坐免官都御史爲抗言於朝乃得留二源山袤千里賊據峒如蜂房水窩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鸞者盛騶從充裨將爲歿問賊得鸞自安而大猷日發兵擊旁諸巢之未下者以趣之諸巢果畢聚雲溪以緩計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犒兵須臾兵悉集擊破之於是賞先登酬

歿間而東峒遂平桂芳上其功云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奕棋着着先手剪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剗平以為方叔元老之猷云大猷為將事先必周慮萬全既事往往為善後長久之畫為人易簡無町畦而有容善忍以忠厚自任重然諾功則稱人罪則稱已叅將楊克寬罪抵歿大猷力為當道言克寬忠勇慣戰請保任不効甘同罪詔獄時妻子寄食甚窘百戶鄧城亦就逮適有遺數百金者立與之諸推轂楊弘舉魯清之倫皆大聲疾呼期必用後皆為名將

勳封名臣 卷十四

三

禮布衣士為上賓平生蒞官誓眾陳師鞠旅一決于理雖支干孤虛雲物氛祲堪與奇遁兵家以為務者未嘗一訊焉譚侍郎綸與書言綸近對人言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謂小知誠如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如文文山毅如于肅愍可以托孤寄命則公之大受然也公精誠當不以老衰不為時變哉蓋信重如此而士大夫稱平閩浙功最者往往推戚將軍繼光

都督同知萬公 事 永陵

萬表字民望別號鹿園居士浙之寧波人公生有異相玉色方頤額有三文風神炯炯忼慷多大節相者奇之曰異日當名高天下讀書一目數行下年十七襲衛指揮僉事志在鵬起不事家人業晝習騎射夜燒燭讀書揭孔明寧靜澹泊四言座右曰大丈夫經營天下如武侯然何能頰首作求田問舍計乎庚辰武舉中式石學士閱公卷以為奇置第一眾以所對多忤時語稍抑之尋授都指揮督全浙糧運晉視浙

勳封名臣 卷十四

三

江閩篆南都坐營錦衣已為漕運叅將者二漕鎮總兵掛印者二及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書皆以宿望為當軸所推轂公歷漕既久國計詘贏河溝通塞祖制及時敝當復當釐靡不明習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黃河改流公著論折之方言漕河惟用洸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潰沙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必䟽濬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清合至正德六年黃始盛來衝決方黃河

來衝時，清河狹淺，水固易盈，沿河設淺鋪，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但向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坊原備，河衝入爲漕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䟽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漕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公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

勳封名臣

卷一四

三九

三百八十里，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爲費不貲，以彼棄十七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蓋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衝決非常，誰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干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輪于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爲備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於遠番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雕船，皆由海至山

東蓬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雇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槩斛若輕齎之美，以還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腹削四出，人不聊生，公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䟽，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且極陳本折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爲漸減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識者避之。歲甲寅，海上倭亂起，公散家財募死士

勳封名臣

卷十四

單

奮欲往擊，會以都督僉書南京中府，道經姑蘇，與倭遇婁門楊涇橋，公率所募及少林僧躬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矢，不爲止，遺書于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令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時賊據七團八圍，爲巢，我軍數戰不利，公謂巡撫周公珣，賊據內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逋負日多，催料敦迫，相率去而爲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携其黨，兼下募兵，令土著之餉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上

千即賊減千人也。以較用他兵，孰利，議行。歸者寢眾，賊寢衰，乃進兵。賊懼，夜遁。殲之海上，焚餘皇若干。內地稍甦。因作海寇議，所為籌畫甚具。賊方蜂屯諸島，而欽王直者，以驍雄魁其曹，公策其疎鹵，可誘而縛也。薦鄞人蔣洲、張惟遠使為間，兩人雅善直，其家坐通番，逮約獲直，且以上賞許之。日強聒當路前，未及行而公卒。後總督胡公宗憲卒，遣洲使豐後山口諸島，渠魁立致，東南晏然。一時謂為奇功，不知皆公本謀也。公策夷情，洞如指掌，而論北虜，尤人所未

勲封名臣 卷十四 聖

發嘗曰：古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為之用，而能突入者，夫華夷異類，居處寢食，絕不相同，豈甘心棄衣冠為犬羊役哉？不得已也。比年虜入太原，殺掠慘毒，上歷九重之憂，中外章疏，類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於籌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截殺，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所謂急治其標者也。每督諸鎮之兵，日幸一擊虜以為功，而他暇，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為其所傷乎。

古方製參蘇飲，發表逐邪，必用人參固本者，深有為也。且諸邊自將權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鹽法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而士卒殍死者眾矣。殍死者眾，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日眾。凡叛亡之卒，虜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息土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為向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強弱，貨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饑餒，餽瘁之卒，聞先叛亡者，幸少須臾無死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

勲封名臣 卷十四 聖

深可憂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營營，以目前為事，何暇為邦本計乎？此所謂決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者也。先是庚戌，虜闌入塞內，傅大都公聞之，日夜束裝為行計，曰：吾世受國恩，今憂及君父，豈臣子安卧時耶？尋事定，乃已。公少嗜玄學，已而閱內典，獨契于心。關西釋自然者，以苦行鍊磨，得悟絕學，公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披衲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真悟，語言精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克己，淺之乎其論顏子

也。夫視聽言動而溺焉已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已也。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已也。禮者中也。即吾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絲毫容易于其間也。是故無思無爲。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也。一日與羅達夫論道于臨江。達夫躍然而歸。遺書云。自聞教後。舟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若入巨海。見龍宮。藏舉手動脚。無非道妙。其相契如此。公雖超詣獨往。而諄諄導人以實行。謂夫子教人文行忠信。至命與仁。則罕言之。吾曹抗首談性命。而自愧於倫。

勳封名臣

卷十四

星

物得無爲。跖者嗤耶。爲文敏給。踈暢直寫胸臆。所著有學庸志畧。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贅言。九沙雜言。玩鹿亭稿。及纂經濟文錄。灼艾集。玩錄亭詩抄。濟世良方。玄門入道資糧。山中集。諸書行于世。公薄田。僅供餽粥。諸爲德于鄉。如建橋賑饑。不可指數。歷官四十年。家無餘財。餅鉢蕭疎。與野衲借遊。見者不知其爲名將也。嘉靖丙辰正月二十六日。無疾端坐而逝。是夕大星隕于庭。光射數十丈云。

都司戚公

事 康陵

戚將軍景通。字世顯。定遠人。其先百戶祥。以畧地戰。灰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景通長幹修髯。類關壯繆。既世官。踐更京師。常席地讀書。當暑不輟。劉瑾結豪傑爲逆。陰遣人遺席帽。約曰。某日發難。著此者爲劉景通。日爲黃冠遁去。將率六郡良家子。赴不測。瑾敗。乃還青州。賊李琪反。據蒙陰山。王副使良臣分部擊之。弗克。景通微得琪與姦民出入狀。將數十騎往跡琪。夜至。伏姦民舍旁。遂禽琪。頃之。劉賊起河北。橫

勳封名臣

卷十四

星

行山東。景通檄守鄒。以七百人往。入門告母而遂行。師出平度道中。忽遇賊。人曰。賊衆我寡。盍避諸。景通曰。彼卒遇我。夫安知衆寡。且成師以出。義不避難。陳以待賊。擊卻之。遂入鄒。登陴誓衆。嚴守備。一日。帥輕騎過。孟子庄。賊大至。列陳如前。邀賊遊騎擊殺之。賊復遁。先後累數十捷。卒保境。嘗六月過戰場。僵屍枕籍。衆皆掩鼻不欲近。景通曰。偉哉國士。名與骨俱香。吾誠得與同遊九原。無憾矣。爾曹願病之邪。騎過沮澤中。率先下。得休其餘力。遇賊輒有功。兵罷以軍政

掌印部使者舉孝廉陞江南運糧把總至則祛積弊
 卻羨餘比輸太倉故有鬻籌之弊客以告作色曰景
 通自結髮事君壹勿欺吾寧受簿責毋寧自欺已輸
 倉不中計對簿度支當降級所部張千戶者懷贏金
 三百餽之景通笑曰吾以不欺受罪願納贏金為欺
 耶事白復官戚勲以總督備倭至欲引將軍為同姓
 景通謝曰先世故姓倪載在勲府即自附璽書之謂
 何卒却之拜總督備倭陞山東都司僉書陞大寧都
 司掌印河間治河久未底績屬為植不踰月而告成

勲封名臣

卷十四

聖

大寧缺僉書一人部署匈奴內附者景通言安榮可
 榮奉百金為壽目攝之曰吾薦賢故薦君以此相加
 則吾薦非也榮慙而退奉 詔坐神機營母閔貞節
 年老矣請終養從之仍支俸山東便奉給景通白首
 子舍每上食率諸子女弄雛前即不當母心蒲伏請
 受杖母有疾夜叩北辰請身代居喪毀斑白始有子
 曰繼光繼光綦履過庭將軍大詬曰童子何知綦履
 必錦衣錦衣必肉食爾父清白必不爾饜爾他日將
 饜卒伍以自封既知為外氏所遺卒裂綦廢勿著居

第垂二百年始改作命綺疏四戶列兩楹間工請益
 綺疏十二景通曰使吾無得罪於先世猶聚族於斯
 四戶足矣不然此且不保季年畫策備胡累數百牘
 其後趣繼光受職京師病革猶問吾所上備胡封事
 上納之乎未耶垂絕舍人納褚幣衷中瞪目曰我平
 生不索人錢冥司必不受我錢悉出之乃瞑後繼光
 著戰功為東南名將繼光字元敬世稱戚少保云幼
 而押闔多權奇隆準方頤顴而鷹揚英氣勃勃既舞
 象折節為儒以經術著既冠奉父命上勲府襲世官

勲封名臣

卷十四

吳

待次司馬門善相人者目逆之將軍春秋三十六乘
 鉞專征不五等則三孤矣庚戌待試武闈匈奴大入
 部列城守簡材官戍九門少保條上便宜部當其議
 山東歲遣治兵使者部六郡良家子春秋入戍少保
 任中軍從務輯眾心一軍皆服使者推轂進督備倭
 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書會倭難甚少保上練兵議
 其畧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無臂而格于將乃今烏
 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人其
 氣敵愾其習慄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

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少保巫募三千人假以節制則以什伍起于丘乘兵寓于農第西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並驅乃間長短兵夾振而進隊立一人為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名鴛鴦陣居無何卒服習矣督府請補浙東叅將分部台州辛酉島夷入台州諸旌旗皆辟易所嚮以全取勝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少保西行既捷露布以聞軍聲益振頃之閩寇張甚分壘為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壁莆東南出

勲封名臣

卷十四

聖

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廣叛兵乘亂出入毗若無人少保以督府命部兵八千往自橫嶼趨牛田俘馘立盡他夷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勒功平遠臺少保既班師大司馬趙公代督府發浙餉屬少保募精兵萬人圍望援兵如望時而兵至寇相蹂踐而死屍以澤量當戰務釋俘囚調脇從首功居多隆慶初虜陷石州東薄昌黎用廷臣議召譚司馬戚總戎入策備邊總戎上書備陳七原六失四弊大較言兵制西北什倍東南虜馮積

威劫邊人邊人望風而靡戰將率股軍費奏外舍兒視虜飽歸尾而鵬勦掩老羸為功級既賣而賞有差到積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為得計借曰當戰鮮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部募三千下壯部將將之合為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為之連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虜矣長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窮廬迨其非時則大舉討罪之師逐北而虛

勲封名臣

卷十四

聖

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未決既譚公出就督府命總戎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策者謂太阿之柄不假武人第易總理于時諸主將不用命視總理猶寓公無解字無人徒無供億督府言不便狀則又以總理專任薊門即不易銜而練兵之議寢矣又言薊當肩脊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塞上同垣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瑕比年遞圯遞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諸戍士盡地受工跨墻為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

中為三層臺宿百夫械器餼糧具在虜至則當陣以守退則番休第力詘未能舉贏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木疆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穀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待命郊外自朝日雨甚至日中軍容益壯總干山立邊將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既相要害程功能部署臺垣之役工力藉班軍則以南兵為築長薪木取諸塞外其餘則以益樵蘇少保巡工介弟為植少舍則課殿最宴賞決罰有差黔皙益以壯麗獻功不勲封名臣

勲封名臣

卷十四

四

虜謀入犯西酋得薊狀恐巫卜不祥遂謝東胡款關入貢部言虜數苦薊比修內備不戰而伐虜謀即軍正無所課功其功上上薊方不得入梁益且將求多總理故以叅將入閩進副將再論功最進中軍署都督同知充總兵入薊擁總理虛名秩如故及江陵當國上遣右司馬出行邊于時大閱薊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營伍必整旌旗火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右司馬躬入諸營驗諸械器履諸關隘登諸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闕闔比還報悉以狀聞既畢使謁江陵上輔兵議江陵則以征伐自天子出其如主幼何既而以修薊功進左都督其加秩則少保兼太子太保其階則特進光祿大夫及江陵歿人言波及少保西裨將起記室少保卯翼而就之乃陰布蜚語京師傾少保而自代始移鎮南粵虜入黑峪關薊人願亟召還不得請則勒石頌功德尸祝之少保度嶺南任疆事如二鎮踰年疾作得謝還登州少保歲散千金徇客急歸而暴折即延醫治病且無資以丁亥蜡日卒先是任子恩皆停僅襲祖職得指揮

勲封名臣

卷十四

五

僉事

續藏書卷十四終

勲封名臣

卷十四

五二

續藏書卷十五目錄

經濟名臣

太保王忠肅公翺

太子太保陳僖敏公鎰

尚書郭公璉

尚書周文襄公忱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羅公通

尚書年恭定公富

尚書耿清惠公九疇

經濟名臣

卷十五目錄

僉都御史楊恭惠公信民

太傅于忠肅公謙

太師王端毅公恕

少保姚文敏公夔

附 尹旻

太子少保李襄敏公秉

太子少保崔莊敏公恭

尚書王莊毅公竑

續藏書卷十五目錄終

續藏書卷十五

經濟名臣

太保王忠肅公

事長陵 景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翺字九臯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先是北人舉進士者輒在後是年初會試貢士北京公兩試皆高等上喜召見賜食改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註誤遷行人宣德元年西楊薦陞行在山東道御史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未幾巡浙江拊善摧奸吏民畏愛四年松番用兵不效公出贊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一

理六年鎮陝西七年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公提督軍務留撫遼東十二年出塞破虜有功陞右副都御史十四年陞左是年秋虜分寇廣寧清野困之虜退去景泰三年召還臺尋加太子太保是年建州酋李滿住上番書乞留公遼東不許會南蠻寇兩廣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毅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益熾于少保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翺乞用一人上用公明年蠻平召

還臺是年夏吏部何尚書下獄致仕公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初公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犒番酋商巴等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遼東法令久弛不復知有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不力公至諸將庭參責其詭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慄頭搶地言自今效死用命得釋公即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濬墉溝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嚙指走公益簡練卒伍賑賙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邊塞孤遠軍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二

興輒置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充饒器械明利士皆飽煖願得一戰報王公逾年督諸軍出塞大破虜斬首千級比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時公威望已著諸蠻聞公來大懼公略兵威推誠撫諭盜賊止息酋長信向公嘗言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繹騷之患公初入吏部佐王文端公天順初落太子太保文端公致仕專任公公嚴考察公銓註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南陽為石亨逐去裕陵召見公問賢

何如人。公力言賢才得復留內閣。益見倚任。南陽在內閣亦左右公。上進退大臣時。召公面可否。稱公先生。屢乞休。不允。公以故得行其志。天順五年。加太子少保。上嘗諭南陽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翺老爾。時公年七十八。南陽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翺壽北高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又曰。如戶部年富不易得。南陽對曰。若繼翺吏部。非富不可。上曰。然。茂陵卽位。免公雨雪朝。成化元年。復太子太保。三年。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忠。

經濟名臣

卷一五

三

肅公善知人。文武大吏。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軒輅。年富。李秉。程信。皆公薦用。公本北人。嘗因召對。裕陵曰。北人質直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南人。顧緩急得力。以故公推轂北人爲多。至姚夔。又及公。往往右南人。清譽稍不及公。功名損於禮部時。公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守禮法。惕厲憂勤。仰思待旦。居第三十餘年。不改於舊。上特命有司。起第縣西。公餘退宿朝房。唯朔望時。令歸謁先祠。曹賊亦知重公。不忍加害。南陽嘗曰。臯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

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彭惠安公贊公。淡然而無欲。不識姜姬。而况苞苴。莫我敢施。古三不惑。於公見之人。皆以爲確論。子屹。世官錦衣副千戶。

經濟名臣

卷一五

四

太子太保陳僖敏公

事

長陵 景陵

獻陵 裕陵

公名鑑字有戒吳人永樂十年進士為御史陞按察副使擢副都御史鎮陝西得便宜行事公寬洪清慎悉民疾苦不作聲色專務安輯凡練兵屯田水利鹽法事有經畫薦按察使王文副使金濂入內臺正統元年與于公上疏請定輸粟贖罪法在陝十餘年教興政理每入朝民必遮道送不忍舍比還歡迎父老或走數程久旱公至即雨雨久公至必霽人益愛戴公召入臺為右都御史尋陞左都御史太子太保景

經濟各目

卷十五

五

泰四年秋致仕卒謚僖敏陝人尸祝焉

尚書郭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璉北圻新安人初名進太學生永樂中為戶部郎官公質直寬厚臨事從容不見喜怒精練吏事簡約有條宣德初為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少詹事上為改名璉四年代蹇忠定公為行在吏部尚書罷兼職五年冬上諭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卿宜為朕擇才昨郡守多缺命廷臣薦舉古人當斯任者必勤於咨訪有得即錄故官不乏才呂蒙正夾袋虞允文材館錄是也慎留意正統元年進士李賢入選公試

經濟各目

卷十五

六

賢嘉禾詩奇賢輔相材授驗封主事未幾旱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乞去謝天譴公獨不可曰主上冲年吾輩皆先朝簡任受付託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乞改過璉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頌君臣恩義如此眾是公言疏上盡留諸大臣公秉銓十四年名不及蹇公然潔廉務採實行不用浮薄游聲譽之士雖為內閣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正統七年請老

尚書周文襄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公名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時簡進士二十八人進學文淵閣公乞預上喜公有志改翰林庶吉士十年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二十二年為越府右長史宣德五年東南財賦煩敝廷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直隸滿九年轉左正統六年兼巡撫嘉湖二府十四年八月陞戶部尚書改工部仍巡撫景泰元年引老不允明年請老召還京致仕又明年卒凡在江南二十二年先是胡槩巡撫江南用法嚴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七

刻公濟之以寬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詰公不及胡卿使下情不能上達公笑應曰胡卿勅有祛除民害語我勅但云撫安軍民朝廷委任自異耳當是時蘇州府逋稅七百九十萬石常松亦然公閱牒大異詢父老皆伏地哭言蘇吳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盡流徙公創為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與知府况鍾曲算疏減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圍局收糧公令縣立便民倉水次每鄉圖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糧長收鄉圖里人

夏秋兩稅加耗不得過十一又於糧長中差力產厚薄為押運視遠近勞逸為上下酌量支撥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為舟楫剝轉諸費填出銷入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號餘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徵又次年十五更有羨縣為倉名預備備水旱不時賑貸及農乏食綱運風漂盜奪者國服轉假至秋抵斗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濬湖人支口糧以為農事故不責償時插蒔農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并賦凶歲再賑秋

經濟名臣

卷一五

八

熟不償者來歲不復給時裏河漕軍與民半軍船出官廠民率顧舟又經年往復失農業公與平江伯議奏軍民舟至淮安或瓜州水次交兌江北衛所漕者出通關還繳淮安一石充加五斗瓜洲五升如裏河舟未渡江南京諸衛抵倉兌者加與過江米及襯墊蘆蓆與折米民間馬草歲運兩京勞費不貲公請通州草場立官庫每束折銀三分千束銀止三十兩南京輕齎赴買上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支南京米賤時銀一兩得米七八石公請江南重額官田極貧下

戶兩稅准沂納金花銀一兩准米四石解京折支京官俸蘇有官布正准糧一石舊例疋重三觔比解又以紗麤十退八九公言農間布疋觔重紗麤價顧賤紗細布輕價益高不拘觔重務在長濶如式耳傳中馬衣被諸應客者舊皆領於馬頭馬頭豪者橫科弱者粥產公令田畝收米升九令與糧俱征驗馬上中下價直給米正統初淮揚災鹽課虧公巡視奏令蘇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萬石運貯揚州鹽場准為縣明年田租聽竈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

經濟名臣

卷一五

九

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綵繪宮殿計用牛膠萬餘觔遣官勅公上供甚急會公議事赴京遇諸塗勅使速公且還治公不應至京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出餘米市皮還庫十四年邊事急工部索兵仗數百萬計公出餘米造上明盔者須水磨非遲歲月不可公令且沃錫旬日畢辦正統六年至海鹽築捍海塘令郡七縣合役萬夫自七年正月至十一年費萬計皆出公度支海竟不能為患每遇凶荒輒便宜從事補以餘米賦外更無科率凡百上

供及廨舍學校賢祠古墓橋梁道路溝渠修葺一切取餘米歲不下萬計施及僧道問報饋遺往往各得其歡心江南之人愛戴如父母沒而尸祝至今思周尚書也公字量恢弘才識通敏蒞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破去崖岸開心訪納性尤機警籌畫諸郡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算嘗為冊曆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按據詰訊人莫能欺每出會計視地豐凶事緩急為弛張調劑變通民無逋負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皆不能及卒年七十

經濟名臣

卷十五

十

三謚文襄

鄭端簡論曰忠定秉銓忠靖握利權皆二十七年忠宣尚書兩京三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有九年忠安為禮部尚書三十二年文襄巡撫江南二十二年皆久任責成以故用人理財禮樂征伐諸大政事文經武緯各盡其長章程故在後鮮能及焉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羅公景陵 長陵 景帝 獻陵

公名通字學古吉水人年二十四舉永樂壬辰進士授監察御史通與諸御史上疏忤旨未發亡何交趾平地絕遠多瘴癘而夷僚新附畏約束中朝士憚往。上詔御史予三級知交趾諸州通得清化已而黎利叛來攻清化通累擊却之而成山侯王通擅與利媾棄交趾拔吏士歸檄至通怒髮上指謂都指揮等曰王通不奉命喪地辱國此城羅生歿所耳都指揮曰如教於是獨不與黎利清化利大發兵八

經濟名臣 卷十五 十一

萬晝夜來攻圍通死戰大敗之踰年而詔使至如成山侯語乃全吏士歸帝怒收成山侯下獄論死贖為庶人餘非罷即謫而獨引見通改戶部員外郎久之坐法免徙南邊赦歸睿皇帝北陷虜虜日近詔羣臣舉將略有以通應者拜職方郎中尋擢右副都御史守居庸歲十月也先脫脫不花王阿剌知院三萬騎逼居庸甚急通飭將士冒矢石固守不下而宣府叅將楊俊者以精騎入衛京師道關夜遣裨將告通通仗劍厲聲曰若欲保京師邪保京師保居庸

足矣下令有一人一馬南度者斬以徇乃止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城冰堅滑不可破七日虜退趨紫荆通選兵追敗之逐出長安嶺中外始定捷聞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賜璽書慰獎焉通數上書論兵事與于謙不合乞病歸卒或曰通在清化得異人授以遯甲諸書習之精重謫南荒復延秘跡虜寇居庸望烟雲草木若數萬人狀者弘治末年隆興父老素已已之變通守關有保障功勅祠居庸關

經濟名臣 卷十五 十二

尚書年恭定公 長陵 景帝 景陵

公名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姓嚴籍訛為年永樂中鄉貢為山東德平訓導召為吏科給事中陞陝西叅政巡歷郡邑察民隱革奸弊興學勸農尤嫉賊吏正統九年陞河南布政使饑民流聚十數萬剽掠居民撫輯散解力行節儉却侈靡風俗為之一變也先數侵邊陞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田民始有更生之望軍功爵賞必覈無濫襄垣王遜輝誣公公請老戶部言公廉威為奸豪所忌不可許 景帝為勅王守法度勿得汗風憲大臣卒吳淮誣公不法謂侵郭總兵坐總兵上于謙議曰穰苴布衣監莊賈軍以軍法誅賈卒破秦晉齊以一穰苴故稱強列國裴度御史中丞督淮西諸大帥平蔡 我朝近日左都御史王翱右僉都御史鄒來學皆坐總兵上以軍令出翱等淮妄言沮軍法宜究主者事遂寢公又嘗按山西叅政林厚坐厚法厚亦誣公臺置獄訊 景帝曰厚怨富富執法公廉誣富得自便朕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言辱富厚竟削

經濟名臣

卷十五

十三

籍公又按分守內臣韋力轉貪虐力轉誣公巡按御史為雪公誣狀事得已天順初石彪倚亨中公危法逮詔獄 上素知公南陽又力為解得致仕未幾南陽薦賈銓為戶部尚書召銓至又薦公左右不悅公者輒巧譖沮公 上諭南陽戶部非年富不可對曰人多不喜富 上曰富執法宜司國計竟召公為戶部尚書時王忠肅公年七十八 上又諭南陽曰繼翔吏部非富不可公經理財賦蒞以勤廉不動聲色出納節適八年春陝西用兵督餉非人屢乏軍興公經濟名臣 卷十五 十四

薦楊璿余子俊吏部疏論公侵官公上言薦賢為國同心共濟若事輒任已動率尤人恐乖推讓之風自失寅恭之義且乞致仕不許公剛正朴忠簡言寡慾遇事直前不顧利害氣節才識世不易得卒年七十謚恭定

尚書秋清惠公

事

長陵 景陵

獻陵

景陵

公名九疇字禹範盧氏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宣德六年為禮科給事中正統二年兩淮鹽法大敝擢運司同知公性節儉嚴肅尤慎交接吏胥豪商勢家凜凜不敢肆嘗條奏鹽法便宜事著為令丁內艱鹽場數千人走闕下乞留陞都轉運使嘗坐水旁童子曰水清不若使君清已而被誣逮下獄得釋又以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 景帝初陞刑部右侍郎屢辯疑獄有婦訟其夫坐離異公不可杖其婦歸夫尋出理

經濟各臣

卷十五

十五

兩淮鹽法已兼江北巡撫歲凶盜起公善循拊流民復業者七萬家 勅錄諸郡大辟囚寃得釋者二十六人有婦人來何苟家者去而死婦家訟苟與弟殺婦苟誣服公疑之釋苟兄弟已而竟得殺婦者讐家也代還京景泰三年王文當出陝西鎮守代陳鑑文不欲行諷諸御史留已公以侍郎出陝西鎮守除弊屏貪威望益著先是巡撫多部寺司堂上官文移不得輒下按察司下亦不肯受約束公奏得徑下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兵下公議公言邊城士卒不為少

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侵漁養銳氣加以賞罰明信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竟不增戍是秋

勅公考察陝西方面官四年冬陝西左布政使許資言侍郎鎮守與御史不相攝文移輒礙改公右副都御史鎮守會又言市羊角為 上供燈公疏論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上遂止天順元年公來自陝西留為右都御史 勅公考察諸御史是年諸御史劾曹石逮詔獄并逮公降江西右布政使尋轉四川 上知公清正一日對

經濟各臣

卷十五

十六

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其罪南陽對曰九疇操行誠不易得未幾以禮部召至京陛見 上憐其老改南京刑部尚書曰遂卿優閑四年卒 上又曰可惜此老以左都御史蕭維禎代公公孝友純至居喪秉禮平生無他嗜好雖權貴亦敬憚不敢犯好善嫉邪別白太過以故與眾不合累遭讒困卒謚清惠子裕自有傳

僉都御史楊恭惠公

事 景陵 裕陵

公名信民新昌人永樂中舉人宣德間擢工科給事中
正統間陞廣東左叅議嘗劾罷按察使被逮至京
廣中數千人走萬里詣闕疏公公勤廉能乞留以安
百姓得復職適南海盜起陞僉都御史守其地公宣
布恩威獎勵士卒屢戰屢捷撫歸數萬人景泰元年
卒官廣人手香燈弔哭者幾萬人錄其子玠為太學
生廣者民又相率走京乞立祠祀公著祀典成化中
謚恭惠

經濟名臣

卷十五

十七

太傅于忠肅公

事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七世祖某仕于金為汾
州節度使子孫世世為大官至高祖夔仕元為河南
江北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曾大父九
思仕至湖廣宣慰使都元帥最後遷杭州路總管卒
老於杭遂為杭人大父文始仕明為兵部主事改工
部父彥昭有隱君子行受謙封兵部右侍郎再與其
曾大父俱贈少保兵部尚書謙七歲曾蘭古春善
相見而大奇之曰所相人母若此兒者異日救時宰
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按察僉事行學督諸生過峻
爭噪而犄之方誣攘間僉事墮泮宮池諸生皆驚走
出謙獨前掖之起僉事奮乃欲以罪歸謙謙徐對曰
噪公者走不噪公者留此易曉也今不罪噪公者猶
可而因以罪援公者其謂何僉事乃止而謙由此顯
名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
音吐鴻鬯每奏對 宣廟前 上必為傾聽而是時
顧端肅公佐長臺事其御察屬甚嚴而獨才謙以為
已弗如也按江西辨一誣獄出數百人之冤死者藩

經濟名臣

卷十五

十八

國挾和買爲市。屢害謙。復按懲之。歸復偕錦衣官校。搽捕官河之匿私。嗾者所按。嚴於權倖。不小避。扈蹕下樂安州。漢王高煦既面縛降。上卒命謙數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煦俯首戰慄。稱萬死而已。上大悅。還師第。賞鈔幣與大臣同。久之。議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糧稅。兼練卒撫民。上手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西。時年僅三十三。謙感上知遇。夙夜拊循郡邑。延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饒則多出官鎚糴民粟歸庾。儉則吐庾粟減直以糶。公私得相贍。而於下尤利。齊秦民饑。徙入河南者。謙令邑各給田。與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滄河勢將潰。謙厚築堤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暨。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由官道。俱責種樹。間鑿井。以蔭行者。而飲渴者。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不能至。往往翫狎。請別設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爲官屯。邊用充溢。謙于吏術民事。亡所不精。剴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綱紀。爲

經濟名臣

卷十五

十九

急。當是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母。不夕報。可以是得行其志。滿九歲。遷左侍郎。食二品俸。謙既在官久。威惠流聞。嘗輕騎自河內歷太行。而盜有窺者。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走曰。不知爲我公也。當入朝議事。人謂卽不索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充交際耶。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因賦詩見志。入朝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時三楊前後卒。而中貴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謁。嗾之勒給事中。廷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三

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暑獻上。振怒適解。乃謂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干謙者。恣甚。欲治之。今乃非此于謙耶。赦之。以爲大理寺左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俱顯名。景泰中。至尚書。與謙略相埒。謙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至鎮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鄺埜以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弘斷。部事雖稍稍飭。然尚扼於中貴人振。不能大展

而亡何為正統已巳虜酋也先既破略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上下詔親征謙與鄭瑄上言也先醜豎子耳諸邊將士足制之陛下為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奉以與犬羊角乎上不聽瑄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子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戚王攝政以輔之王御左順門時中貴人振雖以歿虜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於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

經濟名臣

卷一五

五

妄傳王吉叱眾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眾爭捶之立歿又捶二閣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獨直前掖王且啓王下令曰捶順與二閣歿者義激無罪少選俟得請皇太后即族振且籍順等家眾姑退于是王乃起謙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為篤老臣執謙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為尋進兵部尚書謙謝弗允乃上言扈駕文武臣有預軍

事進止當以失機論既歿亦不宜濫卹報許戚王既即大位益賢謙虛已委焉入對慷慨泣奏曰虜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鏗衛穎雷通張軌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參焉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囂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仍以贏米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三

為之直虜所急者草諸厥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母以飽虜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遛當譴謙惜其材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為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虜報益急而侍講徐理者以曉暢軍事聞且好言天象上使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力謂紫微中宮皆有變必反故都而後吉諸中貴人之鼠竄者戀土者相軋未定而搢紳士人多遺其私重歸謙乃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寧此百

官萬姓帑藏庾廩萃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
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實不足畏也 上
聞之曰善其一聽謙處分十月也先挾 太上皇帝
破紫荆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第堅壁以老之謙
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擢
甲統大營營於德勝門外諸門皆有兵總二十二萬
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我謙乃設
伏於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
之孫鏜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謙使諜諜 上皇舉

經濟名臣 卷十五

駕遠夜令人以火砲擊其營死者千計賊遂退有
詔褒予謙進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不許謙退而語
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耻之今謙不能死而以微功
賞能無愧哉復上疏固辭不許大同參將許貴奏請
遣使腆其幣以款虜而徐為討伐計謙謂前者非不
遣使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遣而虜隨入寇通政王
復少卿王榮遣而不獲徵 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
何似而可言和况虜不共戴天讐也理固不可和萬
一和而虜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弊不從則生變

勢亦不可和因劾介胄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
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挾重相恫喝始欲歸 太
上矣謙以涿易真保諸州郡為京師拱衛而事力單
甚乃皆宿兵使都指揮陳旺等分將之而右都督楊
俊帥焉久之皆屹然重鎮俄謀報虜逼總兵朱謙於
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鴈門關烽火連屬眾皆
恐請大發兵援之謙策大虜尚遠塞必張疑兵以脇
我乃上方略授亨等使皆堅壁而令各營秣馬厲士
使若將大舉者已而賊果不至中貴人喜寧者故俘

經濟名臣 卷十五

虜也下蠶室得近而後復沒虜為虜用諸所要挾皆
寧謀謙密授計楊俊捕而磔之復授計侍郎王偉誘
誅為虜間者小田兒虜自是益計屈時復議遣使與
也先和且迎 太上羣臣王直等請之力 上意不
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而今復作紛紜何
眾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言和者
覲以解目前而得為備耳 上顧而改容曰從汝從
汝於是左都御史楊善以泛使往而 上皇得返駕
矣先朝處降虜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

方用兵謙與上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他患楊洪既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八城悉歸也先然彼亦不之守謙謂此宣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計使以精兵由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填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楚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三五

廣則有黃蕭養又有獍猥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旨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即請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燿霆擊靡不惴惴効力毋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景帝能用人太

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爵心愧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三有云縱臣欲為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於是亨益愧且恨謙矣上復賜謙闕西甲第謙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去病豈子尚知此意臣敢饗此又不許乃置上前後所賜璽書袍鎧冠帶弓劍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謙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痰壅上使中貴人與安大醫院董宿視之云治痰必需竹瀝上為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三五

且命計謙日用需悉出自尚方謙皇恐謝且乞歸詔免朝謁尋賜璽書褒予備至太宗以北伐故宿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往役占土木之難半以委虜其額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支調為恒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領之五千人為一小營營以一都指揮領之餘兵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雖有楊洪石亨柳溥為大帥而進止賞罰一由謙相顧頷首而已洪亨皆老帥宿猾而亨尤貪縱自快謙事

裁之洪死而子俊恃勇奮桀不可馴嘗疏請悉廢京營與諸鎮兵大舉逐虜而拜其王庭可以得志謙荷不可曰大舉未必能值虜值虜未必勝而彼率其別部異道而擣我虛寧萬全策也俊語塞後竟以不法為謙糾論削亨有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強謙出之為大同游擊將軍以是益恨謙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誠者與謙共兵事亦啣謙氣陵之景皇帝不豫石亨謀與吉祥等發南城錮迎太上復辟甫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謙文與中貴

經濟名臣

卷一五

三二

人舒良王誠張永等謀迎襄王為帝坐以謀反律凌遲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鞫日亨等加鉛鑽鍛煉文不勝憤辨之苦謙笑曰亨等意欲死我何益既奏上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時徐理者改名有貞而與亨比前曰不修謙此舉為無名謙遂論棄市籍其家自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歎吉祥麾下達官指揮朶耳者以一觴酌其地而慟吉祥恚朴之明日復酌慟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涸龜底孫原貞時填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

吾甚虞于公謙死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為尚書不一載而敗籍其貲列內廡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耶俄西北邊報甚亟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上為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下獄庾死家籍彪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昭武伯欽反族謙有一子冤自府軍前衛千戶救歸憲宗初上疏白冤狀上憐而復其官賜祭有云當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三三

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狂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賜特祠於其墓曰旌功冤改文資累遷至應天尹有幹用聲謙為文肆筆立就詩亦爽雋然少裁割獨其於奏疏尤明切嘗口授兩吏傳寫指腕為痛所存奏牘若干卷集若干卷萬曆中改謚忠肅弁州外史曰李夢陽為于謙祠記曰謙死一時痛之二鷺鷥冰上走何處尋魚鱗而當虜之擁太上而

南至宣府宣府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至大同而大同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而謙獨颺言曰社稷為重君為輕斯言也功以之成禍以之生然歟否耶謙以介冑分不言和而言戰守當 太上之迎復謙不為梗小梗者王文楊俊耳 景帝之信謙謂其能禦圍非有布衣腹心素一不合則睽再不違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 景帝乎哉天命所皈大寶中奪小人貪功伏機焱發元勳甫就膺此禍烈智不及避勇不及決悲哉

經濟名臣

卷一五

三九

太師王端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恕字宗貫陝之三原人正統十三年年三十餘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業治古文辭而恕不喜為古文辭務以明體適用本之經術博極經濟以是不得留出為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條上刑罰之不中者六事於朝而議行之五年擢知揚州府天順四年以考最超拜江西右布政使嶺寇有犯贛州者恕奉檄帥師討平轉河南為左成化元年進都察院右副都撫治南陽襄荊諸府時以襄南多山秦楚之流民萃焉曠賊又不時發特開府撫治而恕首得之已會兵搗襄盜平其巢又平湖廣劉千斤石和尚之亂因榜諭流民各使復業流民聚貲立生祠祀恕家家繪恕像母憂歸四年即家起復巡撫河南明年入朝議事因上六事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七年服除以刑部左侍郎治漕河九年改南京戶部十二年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鎮守中貴橫甚欲借恕彈壓恕心知所謂單車携二童往中貴人錢能使其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三

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衣吳裝玩好馳驛謁安南王黎灝王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景等復與其國互市相載還恕廉得之遣騎道執景景迫投井歿因悉銀鏹其從者下之獄而沒入其賄飛章露効能私通外夷罪當死當是時灝別爲私郵以通滇省欲乘間取我至是其謀始杜而錢能復使使乘驛以黃鸚鵡進恕復上章極言萬里勞人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見上意因盡發能貪黷暴肆諸狀言昔交趾以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啓爨致

經濟各臣

卷十五

三

麓川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上爲不得已召能歸安置南京而黔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惴惴奉三尺矣恕在雲南九閱月疏二十上十三年三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明年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往返衣書一橐而已掌院未幾參贊南京守備又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如故盡攝營將之占役者一卒不得走私門番使過龍江驛嚴禁織作工費非奉旨毋得自爲互市考選軍政卽同事者無敢干頗不便恕而適有與力取中旨又明年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

巡撫南畿兼督糧餉恕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苦收取過重至破家乞嚴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粳槩及庖人賤工請稍裁省皆報可常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之夏稅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官田賦太重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以爲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與周忱兩人而已忱以十八年恕不二年其久與暫不相當然忱彷彿姚元之恕則賢於宋璟矣中貴人杜福以

經濟名臣

卷一五

三

中旨下常州取截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恕言帝王之學貴要典謨訓誥及無逸旅葵上不之取而取截江網者何也中貴人王敬挾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齋御帑金收市圖籍珍玩因而張皇聲勢搜括富人財寶人情洶洶恕乃盡列其罪狀三劾奏之王敬亦誣奏恕因而株及常州守孫仁方未決而東廠中貴人尚銘亦發其狀上始下敬錦衣獄謫戍并戍其黨十八人而梟王臣首於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恕二十年復爲南京兵部尚書參

贊機務時錢能復資緣得同守備南京與恕共事然亦心服恕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唯有敬事而已滿九載加太子少保會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方與妖僧繼曉比而造大鎮國永昌寺忤旨下詔獄都督經歷張黼救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者舛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內帑者且數十萬俊言當不宜罪宜特復其官併復黼官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嫌以星變還俊黼南京恕凡應詔

經濟各目 卷十五

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可天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為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漸心厭之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上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忽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恕既歸名益高臺諫推薦累上上崩孝廟即位於是薦恕者無虛日即家特召馳驛以來中途引疾不許改吏部尚書入見即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謂恕且老不當

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以備顧問上報曰朕用寒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不聽從何必內閣也恕薦彭韶張悅周經為左右侍郎耿裕何喬新倪岳皆引置執政忠諫如王徽黃仲昭賀欽被抑如周瑛祁順並皆薦用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糾總兵安遠侯柳景不法反為景所誣與俱罷恕言紘不當罷卒奏起為戶部尚書有徐生者太醫諸醫也傳陞院判恕執奏下吏部會禮部太醫院同御藥房太監選用恕力爭祖宗來未有吏部會內官推選官員例上

經濟各目 卷十五

曰徐生善藥與院判恕遂乞休屢疏上上曰卿持正輔佐朕心知之勿辭恕遇事輒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上每溫言留恕內閣滋不悅謂為好名滿三載授恕光祿大夫柱國上念恕老大風雨雪免朝又免午朝以疾告輒遣中貴人存問御醫視脉牲酒米蔬相繼而歲時珍鮮金綺之賜與內閣輔臣埒御醫王玉自陳春宮效勞乞陞職下吏部恕請逮問有旨免問而增俸二秩恕固執不可乃已時丘濬掌詹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既入

直文淵閣兼大學士恕尚持其吏部銜據濬上會考
察天下應覲官奏黜而中旨留者九十餘員言官
有拾遺疏復指其留而當黜者下吏部恕乃詳據各
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聞有旨未必實令再詳訪
具奏恕自疑有沮之者乃求去益力而上特慰留
居無何太醫院判劉文泰奏恕矯詐強悍妄行選補
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鏤行之曰
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
彰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旨令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三五

恕看詳回奏恕不懌疏辯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
致仕乃在二十二年即臣傳內所言皆昭先帝納
諫之盛何名彰惡文泰無賴逞此機巧非老於文學
陰謀詭計者不能乞於午門面究文泰及主使之入
以正法紀遂下文泰錦衣獄獄具謂文泰嘗謁丘濬
語及恕傳濬謂此沽直諫君傳若行上罪當不小
文泰自是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語故爲民都御史吳
楨楨亦爲奮言濬色文泰草而授之因請逮恕及濬
楨面質上爲左文泰秩而責恕賣直沽名俾焚其

傳草而濬楨免究恕意不能平復上疏辯不聽於是
再三懇疏引疾乞休上乃許聽馳驛有司月給廩
二石歲給夫二人不賜勅而文泰心怏怏謂濬不能
爲地又二歲濬卒文泰往弔其夫人叱之出曰爲若
而使我相公齟王公負不義名天下何弔爲時人快
之恕歷仕四十五年家居健無恙日翫大學諸書嘗
言我垂老方理會學問而薦紳大夫過三原里者必
屏呵從走謁再拜叩質疑難恕亦應之不少倦如是
者十餘年而爲正德改元之歲恕九十矣天子遣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三六

行人齋手勅牢醴綵幣存問益月廩歲夫恕乃復疏
言數事又三年卒恕噉食兼數人至其日小減閉戶
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瀾漫遂瞑計聞上予祭葬
特超六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恕有五子十
三孫多賢且顯者而少子承裕仕至南京戶部尚書
謚康僖有學行不墮其家聲

李夢陽曰國制文極六曹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悃悃
文皇北征全國是屬三楊熙績臺省坐臻太平所謂
代天之相也英廟之遇文達密畫顯斷萬幾精覈

局體一變成化間三原河州覃縣封丘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蓄帷幄倂幸請劔必極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歿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邪弘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一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遵矯直亦運數然與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三二

少保姚文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七年進士明年為吏科給事中內艱闋復入科會虜變景帝監國議即真公豫議有勅景泰元年超陞南京刑部侍郎三年改南京禮部侍郎勅考察雲南諸吏四年還朝留禮部上不豫羣情洶洶禮官方具議上皇已復辟訓南京刑部未幾召還禮部天順二年南陽薦改吏部七年代石瑁為尚書禮部上顧公儀度奏對都雅大喜成化四年睿皇后崩議合葬祔廟禮上以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三二

孝肅太后故輒報聞公疏言先帝治命錢后與我合葬內閣無忘朕言率百官伏文華殿門哭諫泰陵嘗見公及彭時疏謂劉健曰先朝大臣忠厚為國如此五年李秉去商輅欲薦公彭時欲薦王傑而尹旻又欲得尚書相持久之乃以崔恭為尚書是年六月公代崔七年滿九載加太子少保未幾卒贈少保謚文敏成化初公言少保黃福得謚忠宣土木歿事大臣尚書王佐鄺埜雖贈少保未得易名佐操存正大經略弘遠埜心術端介處事嚴恪沒於王事乞

謚如福例制曰可謚佐忠簡、埜忠肅、尹旻、字同仁、歷城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景泰間、歷戶吏二科、給事中、天順初、遷通政司叅議、六年、督餉陝西、成化二年、陞吏部右侍郎、五年、轉左、歷佐王李、崔姚四公、九年代姚、公尚書、累進太子少保、太子太保、太子太傅、二十二年致仕、弘治十六年卒、贈太保、謚恭簡、公選法通敏、賢愚皆說、端簡論曰、九臯執中、相繼在吏部、南人不喜、謂二公右北人也、時內閣南人、各欲用南人吏部、以故執中僅一年去、北人紛然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三九

詆南黨善傾人、內閣不得已用克讓、南人又不喜、克讓數月去、而大章入吏部、出入五年、北人爲之語曰、斬却姚夔頭、去祭王翺墓、同仁代大章、凡十三年、內閣又指同仁爲北黨、父子奪官去、甚矣銓曹之難任也。

太子少保李襄敏公

事

裕陵

景帝

公名秉、字執中、曹州人、正統元年進士、爲監察御史、才識宏博、議論持正、已負公輔之望、景泰二年、以僉都御史、總督宣府邊儲、叅贊軍務、三年秋、瓦剌入貢、上言、迤北使臣納哈赤等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除進貢外、存養宣府日支草料、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二萬石、我兵尚不給、何以供虜使、且永樂宣德間、虜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虜草地牧放、不許入境、駐劄窺伺、正統間、許住牧大同、以故深知地利、數犯

經濟名臣

卷一五

四

邊、今虜使畜多、誦詐之計、不可不防、是年兼巡撫、尋改提督軍務、公遂薦葉盛、叅贊獨石諸城軍務、劾總兵紀廣、副總兵楊能、上曰、塞圍方棘、不得以細故、掎大將、下巡按御史、勘報廣亦訴、公專權、召公還京、以右通政蔣琳爲僉都御史、代公言、官交章請留公、上爲遣言官、卽勘改琳、貴州鎮守督軍務、公留宣府、四年、掩土木鷄兒嶺戰、沒遺骸萬五千、請下大同、紫荊諸鎮、並掩凡十數萬、是秋病、乞代不許、許公一子視疾、後復起、遼東巡撫公節用、愛人、恩威兼濟、吏民

畏而服之。又能識拔將校，斥遠烽火，塞上無大寇。深入，即小入，輒先覺，驅出塞，即已。以故邊民得休息，軍無冗費。虜亦知公名，輒徙帳避去。成化二年，董山誘海西寇遼東，公及武靖伯討降山，逮山至廣寧，誅之。徙其黨廣西，加太子少保。還臺四年，入吏部，代鹽山為尚書。五年春，致仕。先是，公與王竑並以剛方負時望，坐廢。再起巡撫，公遼東，王陝西。改淮揚，尋都給事中。張寧薦公為兵部尚書，王左都御史。葉盛入閣，時葉自廣東入議事，御史呂洪言公尤可薦。葉聲名損

經濟名臣

卷一五

聖

於嶺南，不可薦。薦公及王竑。上用王，兵部公都察院。葉亦改宣府，未幾公入吏部。公在吏部時，崔尹為侍郎，不相能。適巡檢事為考功郎中，張環所持。康御史以星變合諸言官，乞汰京官，且劾戶禮兵三部尚書馬昂、姚夔、程信，并學士商輅。康御史者，與公善，故諸大臣疑公。公又請會臺官考察京官，大臣被劾，聽自陳。上留姚、程，商而馬罷去。有戴御史者，請方面官復如正統間例，聽在京三品以上大臣薦舉，語稍稍侵吏部。劉御史言薦舉開競門，不可。是年朝覲，斥

退者眾，又多大臣姻黨。兩侍郎時短公，蕭給事中遂劾公。下廷議，兩侍郎唯唯曰：吾二人嘗言之，奈不肯聽。公遂致仕。與來朝被斥官同辭，竟快諸讒忌者。蕭給事中又為山西布政使，丘陵訐逮。詔獄諸言官又疏言：王槩欲入吏部，彭時為內主，以故遂乘彭不自安，稱病。商欲弭羣口，請用崔侍郎。吏部尹轉左。葉陞右侍郎，代尹。康、劉二御史，蕭給事中，並謫官。公居家，言官屢薦，大臣忌其方鯁，竟不起。謚襄敏。

經濟名臣

卷一五

聖

太子少保崔莊敏公

事 裕陵 景帝

公名恭，字克讓，廣宗人。正統元年進士，為戶部主事。有能譽，出督延綏邊儲。南陽薦知萊州府，府庫故歲入漕海布數萬，輒浥爛，守者率破家。公請量留漕海布，餘並出為軍餉，不踰年布盡。歸守庫者八百家，十三年萊大旱，蝗乞免下邑逋租。明年虜犯京師，集兵數千，遣官部署勤王。在萊六年，吏畏民懷。景泰三年，陞湖廣右布政使，盡革諸冗費及和市，苗民侵武岡，督餉訓民兵，勦賊賊皆聽撫。公安監利，流民相殺，公

經濟名臣

卷十五

三

曰勿急急，且大變，下令流民願附籍者聽，否且俟秋成遣歸。眾遂定，調左江西，囊中惟律比圖書衣數襲。省有廣濟庫者，庫官吏乾沒五十萬，公發其奸，賊行。室韓雍竟法連坐，布政使失職，郡邑肅然。制為役法，調輕重，任一歲之勞，得九年之逸。天順二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郡。所至進耆老，詢利害，為興革。會都督徐恭請浚儀真漕河，公役夫六萬人，程工贍廩，民不告勞。又浚常鎮河，避江險。四年，鹽山薦為吏部左侍郎。成化五年，代李秉為尚書，不久罷歸。九年

起為南京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敏。公寬平坦易，中無芥蒂。臨事剛而不亢，柔而不蕪。其在吏部，慎惜人才，獎拔後進，廉靖自居，人知嚴憚。

經濟名臣

卷十五

四

尚書王莊毅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竑，字公度，江夏人，戌籍河州。正統四年進士，公正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為戶科給事中，郝王監國，初坐午門，百官劾王振誤國，讀彈文未起，錦衣指揮馬順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公起，捽順首曰：「此正姦臣，當亟誅！」百官批殺順，又索毛王二長隨監國為擊，歿血漬丹陛。內臣滌血儀，長史曰：「勿滌，為若曹鑒。」俄遣都御史陳鑑籍振家，并其黨。是冬，虜犯京師，命公監守北城軍。當是時，北城諸將獨戰勝退虜，京師解

經濟名臣 卷十五 四十五

嚴公上言虜去不大挫，必再至，宜急為戰守計，勿遂謂無事。陞僉都御史，守居庸關，訓練士卒，繕塞險隘，軍政一新。又諭以大義，感動羣心。北門屹然，尋病還京。蕭啓代公，景泰二年，總漕淮上，三年，兼巡撫，清理鹽法，賑濟，劾巡河御史王珉貪淫，謫珉戍開平，會災傷，公輒開倉賑，而以狀聞，迺自劾。上曰：「賢者都御史，活我百姓，勿劾。」四年，少保陳循，戶部尚書金濂皆言：「公心純政平，委曲調劑，弘濟民艱，况總督漕運，姦貪畏憚，兼理巡撫，兵民慕戴，陞副都御史，仍治淮安。」

睿皇帝復辟，謫浙江叅政，尋除名，編管江夏。蓋上

皇猶記得是請我第籍振者也。居半歲，放歸田。天順五年，李來寇陝西，我兵再敗京師，曹賊反，傷二三大臣。南陽薦起，公視師，會虜退，再蒞淮上，威行惠戢，聲望益重。茂陵即位，收用名賢，陞兵部尚書。時兩廣蠻大起，公薦前侍郎韓雍有文武才，宜令帥師討蠻，而雍新得罪，眾難之。公曰：「天子方棄瑕錄瑜，疑雍罪不當用，乃竑不以罪廢邪。」議始定，公剛勇練於邊政，而徇法多忤。三閱月，請老去，歸二十載，乃卒。正德

經濟名臣 卷十五 四十六

中謚莊毅。公與李公秉皆一時名臣，比居鄉，公抗志寡交，秉出里閭，博奕諧謔，公聞之曰：「執中八座大臣，胡逐細民戲狎，不自愛，秉亦非公曰：「所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矯激為哉？」李贊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二公皆正一品也，唯相笑，故落第二。」

續藏書卷十五終

續藏書卷十六目錄

經濟名臣

尚書王恭毅公槩

尚書陳康懿公俊

都御史黃公紱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忠

太保余肅敏公子俊

附徐廷璋 馬文升

都御史韓襄毅公雍

經濟名臣

卷十六目錄

布政陶公魯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信

侍郎葉文莊公盛

太師馬端肅公文升

少保秦襄毅公紘

太子少保鄧襄毅公廷瓚

附 朱英

太子少保童公軒

尚書何文肅公喬新

都御史高公明

續藏書卷十六目錄終

經濟名臣

卷十六目錄

續藏書卷之十六

經濟名臣

尚書王恭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傑，字同節，廬陵人。正統七年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屢遷河南按察使。所至案無留牘，獄無冤詞。天順初，被誣下獄，會襄憲王入朝，上問所過官吏賢否，王對曰：「臣過河南，百姓遮道訴王廉使冤，且言王廉使清勁，鋤豪拊善，有恩有威，殿下幸為百姓奏。」皇帝還，我王廉使上喜，立命法。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一

司雪公還任，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設法救荒，全活數萬人，流徙歸業。天順七年，還大理卿，出入十年，凡兩法司及畿藩讞奏，參錯情法，多所平反。時吏諳律比者，類多深刻，公獨持明允。濟以長厚，諸所審駁，會文切理，倫要簡暢，轉相傳錄，類成卷籍。成化八年，遷刑部尚書，商文毅薦代姚文敏吏部主議者，不喜南人，竟用尹同仁。十年卒，謚恭毅。子臣，成化五年進士，翰林侍講，廣西叅政。

尚書陳康懿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俊，字時英，莆田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官戶部。征秋青草，天津諸衛，公言舊負未蠲，新額海積，人不堪，詔減三十五萬束。天順五年，兩廣合兵討叛蠻，公假便宜，勅督軍興，內艱起復，明年蠻平，解兵始得奔喪。成化元年，以戶部郎中陞南京太常少卿。四年，召為戶部右侍郎，公練習錢穀，凡四方災傷，邊鎮請芻粟，為裁盈縮，條析利害，曲折七年。京師大饑，勅公出太倉米百萬斛賑糶，公禁絕射利者，請石以上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二

閉不與。八年，虜入河套，兵出，公督餉，上便宜，乞內帑助邊，除徑道，發丁飛輓，軍興不乏。榆林大捷，進俸一等。明年，改吏部。十三年，侍郎九載，陞南京戶部尚書，歷吏兵二部。又九載，請老，公孝友廉慎，沉毅簡質，南曹務閑，唯戶部金錢布穀出納，與內外諸司相關，多撓沮，不可盡如法。公一按典則，制國用，省財不啻數十萬，卒，謚康懿。

都御史黃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綏字用章封丘人曾祖思豫事 孝陵掌太常
事以罪編氓沅州又徙戍平越公以故為平越諸生
舉雲南正統十三年進士行人歷南刑部郎中為人
廉直遇事颯發即重忤時貴不恤人或笑黃郎中呆
公正色抗言不為移沮亦竟以是得名譚千戶者大
猾任俠結權貴顯人嘗奪民蘆場萬畝貴顯人業與
譚千戶酒食往來即知民枉不能直公竟盡法直蘆
場歸民歷四川叅議叅政右布政使叅政時過崇慶

經濟谷目

卷十六

三

忽旋風起與前公曰即有冤且散吾為若理風遂止
抵州沐而禱於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云公
密訪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為巢公旦起率
吏兵急抵寺盡繫諸僧諸僧中一人少而狀甚獐惡
詰之無祠牒即塗醋聖額上曬洗之隱有巾痕公曰
是盜也即訊諸僧不能隱盡得其奸狀蓋寺西有巨
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眾共分其囊貲有妻女則又
分其妻女匿妻女隱窖中恣淫毒久矣公盡按律殺
僧毀其寺倉吏倚王親侵沒官糧萬計王曲庇倉吏

公竟按如法公為錢穀吏精律比輒能發摘奸伏威
行川中青神令聞風解印綬去右使時奏閉建昌礦
為左使湖廣妖僧繼曉至公曰繼曉以妖術故不離
上左右今且得罪雖名掃墓實逸賊檄武昌府館之
後堂好飲食無令得出入俄事敗檻送京師伏誅副
都御史巡撫延綏劾叅將郭鏞等擒豪奸張綱公行
道望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俯首歎息曰令健
兒貧至此我何面目臨其上乎亟令豫出餉三月邊
健兒素貧苦而延綏特甚大臣名為巡撫健兒雖凍

經濟谷目

卷十六

四

餓死不問延綏人忠朴聞公歎人人感泣願出死力
為黃都堂一戰已為尚書戶部威稜截然盡革財賦
內外諸積弊改左都御史入臺天下仰望其風采公
戇直崖異常忤人自恐伏禍不可測請老去未幾卒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忠，字盡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為刑部主事。陞員外郎，扈上北征，得走還。漸陞廣東按察副使。天順三年，陞陝西按察使。內艱，陝人數千里赴闕乞留，乃奪服還任。及徵入為大理卿，陝人復詣闕乞留。改右副都御史，陝西巡撫。成化元年，虜入延綏，公及寧遠伯擊虜遁去。明年，又與彰武伯破虜。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遠近戒嚴。勅公總督軍務，將兵往討。時伏羌伯毛忠戰歿，我軍遽退，公即陣斬指。經濟各目 卷一六 五

揮以狗陣，始定。移兵據賊水草，困賊。兵部恐賊來乘請，詔問公當濟師否。公不請濟師，進與賊相持百。日賊稍急，公隨二卒單騎抵賊寨，曉以禍福。諸脅從賊日相率來降。賊有愛將楊虎狸者，被我擒，公叱令斫頭來。虎狸伏地乞宥，死自效。公即假以詞色，許令立功。解金鈎束賜虎狸，遣去。故滿四竟為虎狸所誘。擒凡斬首七千六百，俘獲無算。公因陳四事為經久計。是時兵事急，訛言洶洶，公督軍矢石雨下，無懼色。嘗歎曰：奉命討賊，久無功，甘心效死矣。鈎陽服公勇。

毅狗國召還，仍協理院事。故馬端肅公每語人曰：土達鷲猛，關中根本，四未平時，朝野洶洶，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公畢竭心力，露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冒矢石者二十餘戰，始克獲醜，獻馘殄平巨寇而止。進一階，較諸趙輔劉聚王越封拜如寄者，不無功懋賞薄之疑矣。六年，大旱，荆襄流民咸遁入山，李鬍子者，劉千斤黨也，倡流民為亂。復勅公出總督軍務，公遣人持榜入山諭降，即負險不服。縱兵擒勦不赦。凡遣還鄉者四十餘萬，編戍者萬餘，俘斬二千。

經濟各目

卷一六

六

因上便宜十事。詔暫留撫治，進左都御史。會有星孛天田，言官因論荆襄妄殺，公再疏自列，乞歸不許。八年，又討平野王剛、小王洪，召還院。荆襄以公處置得宜，三十餘年賊不起，而議者猶指公妄殺致于天和，交章論奏。故公辯疏略曰：臣忠肅將天威，克平逋寇，不意媚疾流言，仰瀆宸聽。今廷臣之所指，兵科之所糾，兵部之所叅駁，大率謂臣以流寓良民作盜賊，俘獻京以無罪，編民作從賊，謫戍邊，以久居僑民作無藉，逐還鄉，至謂祛殺慘酷，甚于夷狄。彗出旱傷。

皆臣所致，又謂奏報與功冊級數不符，不宜陞賞。臣若不辯，何由自明？竊唯荆襄自劉千斤石和尚王彪就擒而後，有李鬍子王洪、燃燼煽禍千百成羣，遠近荼毒。今臣奉命總師，與李震等督兵悉捕，僅俘百餘詣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而法司聽其翻異，不知前巡撫楊璠、叅將王信等屢奏猖獗難禦者，誰邪？其餘賊黨，不忍濫誅，簡其丁壯，謫發邊戍，而家屬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光化縣陳長于籍，雖有之，然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一千餘。

經濟各目

卷十六

七

衆爭鬪劫殺，無日無之，可以久居之，故不遣乎？若非近山州縣，則固仍其附籍，而未嘗遣也。臣始因嘯聚揭榜論之，謂荆襄山中已殺數千，蓋張虛聲，怵之使解散耳。彼時原屬烏有，今計殺傷囚繫死者，實不過千較。昨討劉千斤擒殺至數十萬者，何如哉？科臣乃謂憐于夷狄而致慧出旱傷，亦誠厚誣矣。軍中報捷初未及詳，斬獲的數，每多冒濫。其後核功定籍，百不存一。雖擒李鬍子王洪輩，以將士爭邀首功，臣皆革去不錄。如功少報多，敢曰無弊。今報止一百二十餘。

級反加參駁，奚以服人？且兵部尚書白圭亦普親蒞此地，親任此事矣。今日之舉，乃圭往日之遺患也。若以今日之功，不宜陞賞，則往擒劉千斤，尚遺後患，而得高擢厚賞者，盍亦少思乎？今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謫戍賊黨一萬二百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時中外皆慮荆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沸騰，反以臣爲口實。昔馬援征南，蒙薏苡之謗；鄧艾伐蜀，來檻車之徵。非唯功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幸遭聖明，不加罪。

經濟各目

卷十六

八

譴伏乞投閒賜臣致仕。奏入，帝曰：荆襄事已成功，雖有浮言，朕皆不聽。今覽卿奏，事理益明，卿何嫌何疑，遽告退避？所辭不允。十年，代王傑爲刑部尚書。十一年，爲兵部尚書。代白圭，公以職方最屬要樞，卽調劉忠宣公大夏、陸文量、公容爲郎。時有錦衣百戶韋瑛者，挾汪直爲訶察，屢與大獄，擅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正言。公發憤草疏，約吏部尚書尹旻諸公，卿發直瑛奸罪，或先漏言於直，而尹旻又先送疏草與直。幸上明聖，大怒罷直，厥瑛戍邊，而直見上獨。

泣言此內臣黃賜陳祖生中傷奴御史戴縉因而言直奉法無他以迎 上意故 上復令直照舊領厥直遂首誣公下廷訊事本起於千戶吳綬綬在楚軍中撓法公急奏取回因而附直用事構公公廷辯落職去久之諸奸次第敗乃復公兵部尚書致仕劉忠宣曰公平土達流賊功較諸臣為最而官未延世奈何此可以見公道矣初直用事諸大臣耻與往來已而一二大臣首結直於是商文毅公首乞去都御史李賓刑部尚書董方戶部薛遠兵部侍郎程萬里繼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九

去翁世資代遠余子俊代公公家居二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皆馬鈞陽諸公之力也公明果個儻曉暢軍務直言正色不屑詭隨子綬孫錫舉進士授為江西叅政錫為南光祿卿錫兄鏞以公功世蘇州衛指揮錫子治元嘉靖丙辰進士
逸史氏曰韓雍罷二廣五載而卒項忠先雍舉進士至弘治初猶無恙給事御史交薦不起八十餘乃卒俱謚襄毅也
年譜曰禿堅子留公牧馬于沙場公胡服挾所牧二

良馬乘之間道走望斗而南越四日夜馬疲乃棄馬潛步忽遇一山崖險路絕攀援而上至山半饑餓直行且仆倚石獻欬忽見松下有物塊然遺于路視之乃肉乾公噉肉吸泉復起行若有扶掖之者遠見胡騎出沒恐為所獲晝匿夜趨凡七日夜始達宣府會御史張公昊按宣府開關納之既見仆地移時乃甦視其足有刺蒺藜百數而公不知也時都御史羅公亨信為巡撫來視公令人拔之竟日乃盡不能履臥調上谷兩月餘始能起步

經濟名臣

卷十六

十一

又曰時朝廷好寶玩中貴言宣德中嘗遣太監王三保使西洋獲奇珍異貨無算 帝乃命中貴至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劉大夏為郎公令都吏檢故牘劉公先檢得匿之都吏檢不得復令他吏檢公詰都吏曰署中牘焉得失劉公微笑曰王三保下西洋時費錢穀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政牘即在尚宜毀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邪公聳然再揖而謝指其位曰公達國體此不久屬公矣
陳建曰嗚呼土木之變文武冠紳歿于虜者何限而

公與李文達白恭敏周莊懿蕭文昭諸公皆出一生於萬死非諸公勳名事業有命自天幾何不為無定河邊骨邪又曰項襄毅坐困叛四可比趙充國之坐困西羌而彭文憲商文毅主議不移不媿魏相朝廷有人社稷之福也使當時叛四不殄而與套虜連兵則誠可懼然則京軍雖徒徒費餉搖人心何益邪

絕濟名臣

卷十六

十一

太保余肅敏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歷戶曹郎擢知西安府西安關中會府也民事戎務諸節鎮大臣使車往來極冗繁難治公從容酬酢而上下皆孚悅之西安城中水鹹民飲輒病公為開新渠引山泉匪徧城市人得戶汲至今便利號曰余公渠公又鑿山開道瀉斥鹵灌田千有餘頃歷陞左布政轉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未城也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移鎮榆林尚未衛也

絕濟名臣

卷十六

三

成化七年始置衛八年公請復廣榆林城增添三十六營堡盡補陝中伍籍之脫落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皆聽還伍以實榆林建學立官師擇其少者為弟子員於是邊有城堡軍士得勤力以樹蔬果并開界石外地使興屯田歲得糧十餘萬石而榆林始為重鎮矣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虜不敢復恣肆出入公又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

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窺伺
唯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
人爲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額居內
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爲莫若干沿邊一帶
墩臺空處築爲邊牆立砦堡况舊界石一帶多高山
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累築或挑塹綿引相
接以爲邊牆實便報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
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
臺砦連比不絕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

經濟各目

卷十六

十三

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
十五自是虜寇益稀矣十二年移鎮陝西十三年入
兵部爲尚書公在邊日久熟知虜情及將校勇怯地
里險易遠近虜所出入故凡邊臣奏請從中調度輒
中機宜未幾致仕復召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公又能
知錢穀經費曲筭盈縮諸吏少年敏悟者皆自謂不
及也十八年又召公出總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關軍
務公言禦虜利用戰車條式奏上二十二年再出宣
大還京以左都御史致仕復召公爲兵部尚書公乞

致仕不肯出公平生仕宦多在西北故榆林修邊之
功爲最已而入兵部出邊鎮欲推榆林法盡修大同
宣府兩鎮邊牆而沮於讒忌功有緒竟不能就唯鎮
榆林時怨謗紛起堅執不撓卒能成功垂利百世也
公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時羅山徐廷璋巡撫
寧夏亦浚濠築墉繕亭障有功賞而鈞陽巡撫陝西
亦大有名故稱關中三巡撫云廷璋由選舉

經濟各目

卷十六

十四

都御史韓襄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雍，字永熙，吳人也。弱冠舉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尋奉命錄囚，碭山教諭丘純責膳夫丘磨兒，磨兒父教令逃去，因訴他御史純，純笞死吾子。他御史榜掠純，強自誣服，然無所得，屍黃河，撈一浮體，支解者，父廼哭吾兒也。于是純坐極刑，雍疑之，蹤跡得磨兒，純始白久之，出巡按江西，眾猶謂雍年少未經事，雍抵鎮，振刷精彩，經措宏久，後先皆弗如也。廬陵饑，盜大起，雍從巡撫侍郎楊寧謀，設伏捕首虜二百餘，餘孽以

經濟各目

卷一六

十五

次伏誅，楊寧見雍，輒自失曰：「御史即少而老，於吏是聰明，百寧何可當？」大學士陳循廬陵人，熟知雍才，言於上，擢僉都御史，代寧巡撫。雍時未三十，黜屬吏奸貪，疏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英宗皇帝狩土木，虜猖獗，西南夷繼叛，諸省無不被兵，獨江西恃雍少安。英宗復辟，下陳循獄，謫戍。雍坐調山西副使，尋罷歸。一載召拜大理右少卿，復右僉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長院者寇深，剛愎少許可，廼獨心敬雍。雍亦時時有所喻益，石亨誅錦衣指揮劉敬，坐直

所邀亨午具，用朋黨律罪死。雍抗言：「朋黨者，阿比共

亂朝政，今以一飯當之，恐過重。」亨盛時，大臣中固有朝夕趨其門，宴會且累時，今不坐，獨坐敬何也？敬卒不歿，虜復寇掠內地，制詔雍巡撫大同宣府，陞辭賜宴及鈔。雍至，則虜已遁，修戰守，練卒，固城堡，為一時北方之重。七年，還議事。上喜公狀貌，進兵部侍郎，諭南陽曰：「九邊撫臣宜得如雍者。」南陽復薦山東按察使王越代公，越至見上，上又喜曰：「是真將官。」英宗崩，內閣學士陳文忌雍，因事問于大學士李賢

經濟各目

卷一六

十六

左遷浙江叅政，雍為叅政，頗不理省務。日選勝從賓客，曲宴西湖，賦詩自娛。純皇帝初，兩廣蠻寇復大起，拜都督趙撫征夷將軍，發湖湘閩廣土漢兵討之。兵部尚書王竑言于朝曰：「韓雍才氣無雙，盜事非雍莫可。」雍舊有過，請置勿計。於是使使就浙江拜韓雍左僉都御史，贊理諸軍務。雍即日拜命，會眾議進取，或請分軍蹙賊入廣西，可破。雍曰：「不然，古仗鉞臨戎，制閩外，謂利國家得專之也。夫兵有合為正，分為奇者。二廣地鮮完郡，大藤峽為賊藪，本也。諸軍不先薄

其本。迺分兵以趨。未分兵。勢弱。趨未難。盡我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分而拒我聚而攻。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茲行必勝。我奪之矣。遂行。會趙輔知雍才。軍事一聽雍。于是督大兵分道進擊賊。直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日幸遇天兵。得生為良民。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既縛而袂中利刃出。乃悉斷頸。

經濟名臣 卷十六 十七

散手足剗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遂破之。前後斬獲四萬一千七十六。有奇捷上。天子大嘉賞。雍功制。詔即軍中拜雍左副都御史。賜文綵幣六官。一子錦衣鎮撫。雍請以讓其弟。詔可。雍復獻策。二廣賊勢實相聯屬。於是命雍總督軍務。撫鎮而下。咸聽約束。雍既得以便。宜行益修飭陣伍。擇別將分捕窮黨。與功最鉅。進都察院。右都御史。雍威嚴擬王公。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促縮如小吏。軍門設銅鼓。數千儀節。詳密賓佐皆極一

時之選

鄭端簡曰。公言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唯戰勝自戢。叔敖云。寧我薄人。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速。不尚巧遲。於是眾從公會諸軍出東道。遣福將平陽峒諸賊。又進平修仁荔浦諸峒。遂直抵大藤峽。奪其險塞。焚其積聚。四面夾攻。斬俘四萬一千有奇。盡降其餘黨。斬其藤。改為斷藤峽。置藤縣千戶。所控賊出入。刻石紀功。班師四年。公言嶺東西地廣山深。恐餘孽復作。宜預為彈壓。請得文武大

經濟名臣 卷十六 十八

臣分理六年。陞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開府梧州。公得承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以故謗議遂起。內臣黃沁忌公束縛不得肆。嗾人上書誣公。上為遣使即訊。公引疾乞歸。卒年五十三。謚襄毅。公洞達凱爽。篤於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不為岸谷。臨戎蒞政。豹變鵬搏。雖發奸摘伏。而事簡心平。江西嶺南莫不畏如神明。愛如父母。摛詞洒翰。風生泉湧。天才逸發。逸史氏曰。雍稚少時多奇跡。至今鄉里能誦道之。近怪故弗悉。二廣士大夫每屈指雍曰。此百世功也。大

藤峽天險賊蟠據無敢窺獨雍及王守仁兩至之信然哉

布政陶公

事茂陵

公名魯字自強鬱林人父成爲按察副使從擊賊兵敗歿之。上旌歿事者贈官錄一子入冑監魯補焉。二十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令尉列見上官獨昏睡雖督榜不恤也大藤峽諸賊亂二廣都御史韓雍總師討之檄魯隸麾下雍威嚴擬王者二司長吏見長跪白事惴惴若不自勝一日顧峒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膳侍左右漫謂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耶雍曰然丞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耳雍怒曰賊銳甚又搯阻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寄者吾方欲身往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蕞爾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妄當笞魯不拜抗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謂魯解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魯也蔣琬龐統廢邑事後乃爲蜀名臣公幸毋棄魯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辨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魯猶以爲多兵貴精請任選擇雍曰任爲之

魯乃標式約曰有能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二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于武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募數日足魯乃為別將日操練陣法椎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為死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筭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於三百人已無與者眾益奮韓雍大稱賞言于朝擢為令累功進同知肇慶府事按察僉事副使左右奉政使錄其後為錦衣千戶魯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駭慄遁避不及遇即叩首乞為良民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三十一

得無歿幸甚然此三百人耳服其心累用不躓語有之一夫決萬夫避况三百人乎

逸史氏曰士有遇有不遇魯雖才非韓雍幾失魯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信字彥實休寧人生於河間正統七年進士十年選給事中吏科景帝即位疏薦起薛文清瑄虜犯京師公監軍守西城上五事都督孫鏜禦虜西城失利鏜急呼城門求入公疏言鏜小失利即開城納鏜虜益張人心益危趣鏜戰必效死力上立詔勿納鏜虜逼城鏜兵亦附城戰公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鼓譟發鎗礮佐鏜虜退遂請勅石總兵于少保移營關廂外禦虜勅令諸將景泰元年使蜀還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三十一

廷議奉迎上皇有龔千戶者投密書高毅家言禮宜厚語漸聞莫敢發公倡同列會疏入明年上中興固本十策又明年上脩德疏陞公及葉文莊公叅政山東山西公至遼東憂去六年服闋改四川理餉松番天順元年入賀會錄景泰間進言者陞公太僕卿公案故事理營衛馬三營大將石亨孫鏜曹欽並疏言太僕苛急請馬隸兵部太僕寺言高皇帝諭馬數勿令人知今隸兵部馬登耗太僕不得聞即有警馬不給請以責兵部上是公言復歸太僕二年陞

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建州酋董山通朝鮮受偽制爲中樞密使公廉得偽制疏請先發伐其謀上爲遣給事中使朝鮮錦衣譯官出建州董山匿不承出偽制示之皆愕懼乞貢馬謝罪遼東總兵海寧伯董興倚吉祥姻又昵都指揮夏霖恣不法分巡僉事胡鼎發霖奸賊罪四十事公條上詔錦衣指揮郭英逮霖籍其家英得霖貨未減霖寇溪遂劾公惑外臺官瀆聖聽詔詰公不肯引咎徵下詔獄調南京太僕少卿五年召還侍郎刑部憂去成化元年起爲兵部

經濟名目

卷一六

三

侍郎當是時兩廣川陝荆襄諸路用兵獨署部區畫方畧皆中機宜先是四川貴州山都掌蠻叛兩鎮守將不相下兵久無功朝議遣憲大臣督戰科道官在軍中者忽告捷得賞未幾諸蠻又叛據大壩山箐險破合江上九縣三年進公尚書督軍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賊公至永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鷲池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船鋪賊恃險拒敵飛梭下礮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賊稍却

攀崖而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已踦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右矣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寨斬首五千擒二千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窵幽暗不可入室洞圍守月餘賊死幾盡九姓土獠附賊乘還師撲勦又大捷請移瀘州渡航鋪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更大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論功兼大理卿言官論公上首虜不實公四疏請老不允七年春無雨雪公應詔條闕政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申理者五

經濟名目

卷一六

三

其大者延綏兩廣歲遭殺掠邊以捷聞朝以捷賀上下相蒙戎夷益肆四方流民盡聚荆襄不早區畫變起中土天子六師馭輕居重京營士馬疲耗器甲頓朽非大更張緩急可憂是歲改南部叅贊機務公曰叅贊謹非常有司事非所預八年合南都大臣言興利除害三十餘事乞召還給事中王徽劾退南京守臣應城伯孫繼先明年致仕又明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以功得世錦衣百戶先是虜久據河套中議遣大同守將楊信將兵十萬搜套公執不可公征

南蠻制詞官殺皆得專斷迄班師不改賞殺一人曰刑賞 天子大柄顧閫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束攝人即幸事集輒自專非分也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三

○侍郎葉文莊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已巳之變率同列請誅將臣扈從失律者然後練兵選將誅虜復讐一日三疏虜退請明賞罰言效勞如孫鏜死事如謝澤韓清宜賞以示勸守關不嚴赴難不力不可不罰以示懲陞都給事中監守城兵劾于少保德勝之捷時北虜方張大臣有奏留邊兵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三

薄都城邊關不固縱守京師不過保九門耳急宜固守宣府居庸便會河南陳州流民聚為變勅公往視稍解散得安輯景泰元年春還朝疏進沒名書請迎駕者留中三年遷山西右叅政督宣府軍餉尋以李秉薦協贊獨石諸城守備都督孫安軍務獨石馬營八城被虜殘毀列上利害可興革八條又設暖鋪便行旅均蔬圃給將士贍死扶傷織悉備具又請官銀五十兩買牛千頭摘戍卒不任戰者屯田給軍中諸費七年外艱去天順二年召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兩

廣請令鹽商入米餉邊與都督顏彪破賊砦八百所
斬首萬級八年移鎮宣府代李秉修建屯堡虜至烽
堠輒發不得掠人畜公在兩廣時丘文莊不喜公以
故李文達亦惡公遂有謗公殺降至斥公勞擾嶺南
者成化二年文達卒上欲得人入內閣勅王忠肅
公慎簡內閣忠肅公薦柯潛萬安劉定之吳節及公
五人上用定之四年陞公禮部侍郎五年改吏部
六年賑畿內八年北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
舉搜套驅虜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七

其中勅公往議方略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
此等事要重彼已夏桂州之禍坐不自覺也
唯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墻增築城
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便上從之九年
轉左侍郎未幾卒年五十五謚文莊公博學宏才清
脩苦節每稱慕范希文惜其未獲柄用當是時慎舉
諫官如公及姚夔林聰尹旻張寧輩皆其選也尹嘗
問張宣德以來科中人物誰第一張曰季聰尹曰季
聰何敢望與中

太師馬端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生而有異兆貌瓌奇
多膂力嘗與羣兒戲十數為羣角之靡不仆年二十
六登景泰二年進士吏部尚書王直異其材選授監
察御史時領院事者王文王翱皆嚴重鮮可而獨以
文升為國器出按山西再按湖廣所至發奸摘伏有
神君之稱還領全臺章奏以母憂歸服除超拜福建
按察使鎮守中貴人虐而肆獨文升能制之使稍稍
斂戢進南京大理寺卿丁父憂成化初固原土夷滿

經濟名臣

卷十六

天

四與其黨劫其從子指揮璫據石城以叛陝西巡撫
與中貴人將討之大敗復合寧夏延綏兵討之又大
敗詔逮巡撫諸臣下獄而即家超拜文升右副都
御史代為巡撫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五
萬討賊文升馳急傳十日至陝時兵已發則簡練其
留後者申約束通轉餉五日而嚴馳至軍偕項忠屯
中路文升言於項忠使盡焚城傍草斷汲路賊始稍
稍困石城潰先後俘斬首虜七千六百有奇獲其男
女老弱二千六百捷聞進文升左副都御史賜金帛

遂疏言時事十五條及禦戎三策。上皆嘉納。進提督甘涼寧夏三鎮軍務。虜寇臨鞏。文升遣兵逐之。至黑水口。破擒其平章迭列孫。虜復寇韋州。深入至好水川。文升復縱兵破之於湯羊嶺。斬首積級至二百餘。獲其馬牛羊輜重。不可勝計。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以紀。遂進兵平岷州。叛番獲其酋首。文升有所奏捷。不為誇張。中亦無主之者。以是報賞薄。久之始入為兵部右侍郎。三品滿九載。僅予二品祿俸。仍出飭薊門以東。至遼左邊備。文升嚴汰其弱弗堪者。而製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五

五花營八陣圖教之。使習。皆為精兵。還進左侍郎。時陳鉞等後文升為巡撫。多訶伺將吏小罪。輒逮。逮輒罰馬而釋之。將吏既怨。且狎法。而馬價亦踊貴。文升上邊事十五條。因及之。鉞以是銜文升。時海西衛都指揮散赤哈移文。許驗夷管。指揮受夷人真珠豹皮。官為究管。指揮懼。賂都督產察。使繫答散赤哈。恨之。乃率所部十餘騎。稱入貢。欲以面聞鉞。而守將以非所入貢道。却弗納。散赤哈益恨。過經女直建州三。三衛以朝廷昔誅董山。誅不平。因留散赤哈。聚兵

得數千騎。大掠鳳集諸堡。獨近塞者。僧格等十八族。皆以有使貢。恐誤中兵。而留其使。走之撫順。所白狀。鉞方欲自解。與副帥韓斌謀。置之獄。而夜掩屠其族。殆盡。更奏搗巢捷。且請大兵。議勦撫。太監汪直志方銳。欲自往為言。上遣太監懷恩。覃昌等詣內閣。召六部議。萬安等相顧莫發。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虜使入貢。而掩屠其家。何以為中國恩。太監曰。撫之乎。曰。撫之。則以一大臣偕大通事往足矣。文升疾。應曰。善。懷恩入白之。上即傳旨。命文升偕大通事詹昇往。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三

勘直不得行。恨文升。文升至。乃盡赦其被屠家餘眾。數百人。撫以好語。給以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文升察其意不實。乃具言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復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鹵駝馬。稱是因以兵威。諭都督產察。懼。悉請歸命。而汪直必欲自出。出至遼左。而事已定。文升與議。切勿用兵。直亦陽聽。而中不善。又銜其敵禮。空手無饋遺。而陳鉞則飭厨傳。盛供張。見即叩頭。便辟。左右僉從。皆有賄。於是遂相與謀。傾文升矣。文升竣事歸。賜綵幣羊酒。

理部事如故然直則以密疏言文升禁不與易農器
故屢寇塞也於是復遣直偕刑部尚書林聰往勘勘
則竟如直言遂下文升詔獄文升言實禁鐵器非農
器也汪直既陷文升使謫戍重慶衛以去則偕陳鉞
大發兵破諸屬夷鉞拜賞賜領府庫已而皆敗十九
年起文升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士卒聞文升復
至皆鼓掌喧舞蓋文升至是凡三渡遼矣故東人至
今思之亡何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
處旋入為兵部尚書文升念天下方困於兵會貴州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三

都勻苗叛守臣請合三鎮兵遣討文升不可惟遣官
勘處卒無他也時上幸方士李孜省欲有所薦引
代文升忽有中旨調文升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
務孝宗皇帝立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上躬耕
籍田既宴而教坊以雜伎進出褻語文升正色曰汝
曹第陳農家作苦使新天子知稼穡艱而已褻語
何為公卿愧之文升乃復條上十五事上皆為嘉
納特命提督十二團營兵馬掌院事如故時子總以
鄉貢士待選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

外者尋復為兵部尚書京師大水上疏陳時事於貴
幸多所侵又嚴覈六軍諸校斥其貪黷選悞者三十
餘人以是有怨家夜持弓矢警文升門又飛書射入
東長安門內事聞上嚴令錦衣官校緝訪而給金
吾騎士十二出入為文升衛文升因乞休優詔不
許屬文升有小疾而虜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
外勢洶洶上使中貴人挾醫視文升疾賜上尊餽
饋因問計文升謂此虜方敗于他部勢已絀無能為
也請密為之備而揚聲逼之虜果徙去安南侵奪占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三

城五州地詔勒還之數支吾不服會二國各入貢
乃請面折諸廷安南詞服因論以恩威利害厚賜之
歸還其侵地廣西土守岑欽與侄溥相讐殺巡撫欲
討之文升不許第令騰書戒飭已皆悔悟納款請死
時南畿浙江大水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旱文升請亟
勅撫臣發廩以賑遣使崇祀羣神為民祈請馬政弊
甚民苦孳生寄養請覆覈減定其額著為令特加太
子少保久之又加太子太保有旨傳陞畫工張玘等
二十七員為錦衣千戶文升力諫謂此先朝弊孔

賴上初室之今復啓之無功而冒武職徒使邊將解體也江南歲侵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指揮等官文升復諍以為授之指揮亦能使邊將解體只宜授散官上皆為停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孽文皇帝寵其王子金印使率其民城哈密居之以通西域貢道其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歿王母當國為土魯番酋鎖檀阿力所擒鹵人畜併奪金印去鎖檀阿力歿子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文升請以王母之甥陝巴為忠順王填之阿黑麻怨我賞薄謂陝巴賤種也

經濟各臣

卷十六

三

皇清寧宮災 太皇太后 皇太后同居仁壽宮上命文升與工部丞議修建文升言團營軍械於役不可復苦楚蜀災不勝採伐三敞有儲木尚可材太僕馬惜薪薪其價可以資工匠木石費倘不足則幸發內帑金數萬足之故落成而公私不告匱皇太后徙居懽甚予文升一子錦衣百戶賜錦幣優等此虜火篩大入邊殺掠吏民上憂之召對便殿賜酒饌給筆札詢以戰守之策虜雖証竟不能深入而會吏部缺尚書即首推文升給事中亦言吏部非文升不可乃用倪岳而特加文升少傅十四年岳卒文升乃為吏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太傅十七年上召文升至暖閣諭之曰明年天下覲吏畢集卿其用心採訪大彰黜陟文升頓首曰陛下圖治若此宗社之福也上乃令中貴人掖文升下階後至考察京僚給事中吳舜王蓋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文升及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法乎悉署去之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上崩梓宮當出德勝門文升徒步號哭二十餘里不稱疾

經濟各臣

卷十六

三

武宗立吉凶之費計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萬兩戶部計無所之欲裁諸王賜併借公侯勛親莊田租課文升言人主卽位例推恩恩未下而先奪之非禮也御馬監太監王瑞謂造大婚禮器物應用儒士李鼎等七人楷篆西天西番字已得請矣文升力持之曰此曹皆昔考察無行且不良於書今復用之何以杜倖門乃別選八人以進瑞慙恚誣文升抗旨文升因乞歸不許當是時幾已內移而文升居位久左侍郎焦芳日夜覲之會楚人熊繡爲兵部左侍郎

經濟名臣

卷十六

美

文升推出兩廣總制不欲行流言布聞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因劾文升衰老文升二十一疏乞歸乃報許而御史王時中又謂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閔珪謀代文升故爲文升劾大夏珪二公去二公皆賢既相繼去而焦芳坐得文升位矣文升之去人主尚優禮賜勅予寶鏹錦綵馳驛以行月給祿米六石歲給人夫八名供帳傾都又三年焦芳構于中貴人瑾削文升官秩正德五年卒年八十五明年瑾誅芳斥復贈太傅謚端肅予祭葬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

國太師文升之卒無幾而大盜趙鏊亂河南行剽至鈞州以文升家在捨弗攻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已跳匿燬其家發芳篋取其衣冠縛葦若人者而屠裂之曰恨不爲天下殺此賊

經濟名臣

卷十六

美

少保秦襄毅公 景帝 裕陵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紘字世纓單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為南京御史有風裁劾中官降北黃驛丞御史陳綱薦知雄縣禁中官捕獵被誣得禍幾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冤得宥調知府谷縣陞知葭州調秦州成化中為鞏昌知府十三年陞陝西叅政有軍功坐事調廣西十八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破虜柴溝堡及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悉擒治不少貸王訐公凌親王茂陵怒逮公詔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得黃絹一疋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三

故衣數事亨還言公貧狀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立釋公且賜鈔萬貫旌其廉巡撫河南時會汪直至他巡撫率屈禮公獨與抗密疏直多帶旗校擾地方直還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公廉能上出公疏示直直頓首伏罪益稱公賢弘治三年以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破岑欽鷓鴣嶺走匿泗城遂克田州又破海南黎及瀧水後山賊四年勅總兵安遠侯柳景貪不法逮景下刑部獄追賊鉅萬褫其爵景得內降減贓因據他事誣公亦被逮坐免臺諫交章

論救 上報聞三原在吏部極言公廉直忠信不可

棄內批南戶部尚書黃紱改南左都御史公代紱南戶部尚書八年乞致仕不允十一年致仕十四年虜報急以王忠肅馬恭襄故事召公戶部尚書兼憲職巡撫陝西十五年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整花馬池鹽課買馬開豫望城屯田先後斬首九千修城堡關塞一萬四千所剷山崖三千里十七年乞致仕不允加太子少保是歲革總制召還部辭得致仕十八年年八十卒贈少保謚襄毅公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三

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逆瑾專政時公義兒丁玉與公繼妻弟楊瑾爭訐楊瑾因誣公子晡有資萬計逆瑾喜即籍公家無所得

太子少保鄧襄敏公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廷瓚字宗器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為淳安知縣問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張鵬時以都御史巡撫薦知梧州會母憂去貴州程番府在萬山中夷獠雜聚難治公知程番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廟宇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悅墾田不踰界入市不二價四境晏然蔚如中州後巡撫貴州適黑苗久叛勅公往視兼提督軍務初撫不從始合衆謀調兵

經濟名臣

卷十六

元

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六千獲二千械首惡俘京奏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田奪貨已四十餘年軍疲於戍守民困於轉輸今幸黨惡消除非大更張不可條上十一事下兵部議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以右副都御史召入臺未幾出鎮梧州兩廣自成化初韓襄毅平寇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公性不瑣瑣益思

安靜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一二太甚者

顧羣蠻以劫掠為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公言都御史金澤巡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付澤使二司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至於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遷治所柳州便又以廣東瀧水為賊巢宜即其地設千戶所調軍守禦仍宜給隙地屯種為久計公於羣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鹽大桂諸種作亂以次討平其後四會諸下縣饑盜竊發勢尤熾公斬獲首惡李景光覃潔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兩廣總鎮又有桂陽朱英正統十年進士初為御史禦賊葉宗留處州劾外戚汪金內臣善增陞廣東叅議葉文莊公每事詢英叅政陝西調兵食征固原巡撫其肅條邊事陞兩廣督撫專意安輯民得休息流人復業者十五萬家出入十年召入臺加太子少保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英性度宏暢才識通敏剛介而仁恕所至有惠政

經濟名臣

卷一六

思

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兩廣總鎮又有桂陽朱英正統十年進士初為御史禦賊葉宗留處州劾外戚汪金內臣善增陞廣東叅議葉文莊公每事詢英叅政陝西調兵食征固原巡撫其肅條邊事陞兩廣督撫專意安輯民得休息流人復業者十五萬家出入十年召入臺加太子少保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英性度宏暢才識通敏剛介而仁恕所至有惠政

太子少保童公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軒字士昂故鄱陽人父碧瑄以精天官學占籍南京欽天監公幼穎敏讀書過目成誦以景泰辛未進士拜南京吏科給事中公思舉職深居簡出不妄與物接嘗上疏言省冗員公考察倡武勇擇師儒杜倖進恤京民又言南京糴貴民饑請命官賑之俾御史體察多見採納時 詔南京守備採辦翠毛魚鮓諸物以萬計公極言止之 英廟復辟覽公奏嘉其敢言尋上疏言弭盜安民數事尤切時弊天順己卯

經濟名臣 卷十六 四

以嫡母艱歸服闋改戶科給事中癸未同考禮部會試得倪公岳輩十數人時稱得士 憲廟踐阼公首上疏言帝王之治當知本末隆聖德用賢木納忠諫愛小民謹邊備本也而簿書刑名其末也願時引儒臣講求 祖宗謨訓及古帝王脩身用人之道推而行之則聖德隆命在廷三品大臣歲舉堪任方面一人且嚴連坐之法進用大臣亦召三品大臣於便殿各舉一人不當者科道糾之則賢才用臺諫之言賞其直貸其過則忠諫納養民之政在戶部凡奏報災

傷即加優恤則小民安多方求將歷試所長文武有犯輸粟于邊則邊備謹 上優詔褒美並下諸司舉行之公又言漕河為官舟所阻請命大臣督其事仍乞省貢舟而嚴禁之未幾四川盜作 命公往撫公至遍歷賊巢宣布恩威諭以禍福賊首王應高等聞公名羅拜乞生悉慰遣之夏六月進都給事中會賊首趙鐸悍不聽撫旋復叛去公偕鎮巡三司分兵勦捕躬冒矢石斬獲無算凱還蜀人繪班師圖紀焉明年夏四川巡撫言賊復猖獗委咎于公且議出師公

經濟名臣 卷十六 四

曰賊已平奚用出師不數日捷奏果至猶坐言者謫浙壽昌令己丑入覲上疏自理廷議以為寃於是宗伯姚公薦改公僉事督雲貴學政公精于考校隨才造就士風為變按臣交章薦公召拜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公嚴考天文諸生公僚屬之薦省曆紙之費夙弊一清己亥夏進太常寺卿仍掌監事教諭余正已奏言曆法之差 上命公與之考論不合公上言歲差置閏其來已久我朝考曆制象尤為精密雖日月薄蝕不無先後畧刻之殊分秒多寡之異則以

土有南北高下故耳正已乃謂天地有自然之冬至以至朔望置閏皆非人力可爲是不知古人以數求天之術顧以小智亂成式宜下之吏以正其妄從之復正天下陰陽官納粟免考非制癸卯春予告歸日蕭然一室非知舊不輕接納縉紳重之弘治改元會欽天官以不職罷衆復以公薦命公仍掌監事夏六月日有食之公言日食紀元之初當盛夏火旺之候宜脩身窮理進君子退小人以謹天戒尋辭掌天文舉吳昊張紳高鍾自代是冬進右副都御史提督

經濟名臣

卷十六

四三

松潘軍務兼巡撫時蜀歲侵公首舉荒政設粥以待饑饉給糧以歸流移平訟以決久禁先是久旱公至雨亦隨足乃爲禁令三十餘條皆安邊保民之政復以南路鎮番一帶苦蠻夷出沒歲減軍糧備犒賞非計奏以四川官帑銀布代之戎卒乃安公復以其地險遠蠻夷雜居疏言松茂威疊戍守甚艱而疊溪一路尤甚宜調兵設衛令一都指揮守之四處要路各設一倉以便轉輸令一布政司官督之復言沿邊衛所州縣皆在萬山中關堡與蠻夷共有害而無利宜

捐松茂中羊腸一線之路則關堡倉廩可減兵無遠戍之勞民省轉輸之苦蠻有坐困之機凡八害三利畫一以聞事下所司議行嘗創兵器給諸關堡爲禦敵具薦按察使林俊可任中丞時論黜之辛亥晉南吏部右侍郎甲寅夏進南禮部尚書累疏乞骸骨上再四勉留公力陳數千言謂朝廷大政闕門一議不足決是非宜如古公卿大夫各得獻議以俟采擇未幾以疾卒贈太子少保公身若不勝衣強學好問至老不倦爲文淵博雄麗詩有唐人體裁書學道勁

經濟名臣

卷十六

四四

見者寶藏之性孝友事嫡母夫人備極色養分祿以贍兄嫂撫姪靈及諸孫應禎皆有恩平生喜賑人之急而自奉蔬食水飲泊如也顧司寇璘作鄉正篇以訓士云公擇地而蹈擇言而出吐辭濡翰必執其方慎哉愿乎君子以爲知言所著有清風亭藁枕肱集海岳涓埃論蜀藁籌邊錄夢徵錄各若干卷藏于家

尚書何文肅公

景帝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喬新字廷秀廣昌人景泰五年進士父文淵進士嘗知温州府廉靖平恕召入刑部為侍郎請告歸正統中薦起吏部侍郎景泰中進太子太保佐王直同為尚書被劾致仕去公初主事南京禮部歸葬父下地不得吉會宋樞密陳文定公葬父廣昌子孫貧欲粥其葬地眾謂此吉壤公曰暴人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為按察副使福建陞河南按察使諸貪殘吏倚強援莫敢詰公盡鑄暴坐法去撫戢南陽山谷流民

經濟名臣

卷一六

聖

六萬戶陞布政使湖廣成化十七年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督三關兵事虜自河曲入塞急遣伏兵灰溝旁斬虜大敗去召入刑部左侍郎虜酋擁眾寇大同殺邊將紫荆居庸告急勅公巡邊遣謀覘虜營聲言遣兵搗其巢虜懼不戰遁去播州宣慰使楊輝嬖妾乃寵其子友欲奪嫡子愛諸小酋不肯從輝矯奪大壩鎮算諸夷寨立懷遠宣化二長官司又割播州凱離五十二寨設安寧宣撫司立友為使張都御史輒為輝畫請得旨會愛母死友母益橫誣愛反交通唐王

朝廷疑愛遣公即訊友母子又輦金寶賂諸權貴人欲公囚愛眾籍籍為友遊說必欲去愛公至盡得友子母奸惡罪條上曰愛無反謀革友宣撫削官銷印遷保寧與產業自給播州遂定陞南刑部尚書疏奪內臣守備蘆洲還民

泰陵初召公刑部為尚書上疏乞禁京師胡服胡語鄒御史者凶橫欲躡得大理丞公薦曲阜魏紳郎中鄒御史恨公會公外氏與鄉人訟即誣公得金錢與行賂輒上下其手要地人又從中主之公杜門引咎

經濟名臣

卷一六

聖

辭位下諸根連人詔獄窮治無踪跡公雖湧白竟不安其職請老去公卿臺諫交薦起公竟不得卒後江西巡撫林俊論公文行政節應謚法得謚文肅公守官清慎律已方正事無難易夷險不避嫌怨必行其志

都御史高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高明字上達，貴溪人。景泰二年進士，為御史巡河南。糾斥不職吏六十餘人，會黃河南徙，民耕於地，畝收歲數斛，議者欲履畝坐稅，公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平陸忽復，巨浸常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天順四年，御史趙明等疏劾來朝吏語觸上怒，詰疏出誰公，任寔草疏，都御史寇深言累年奏贖皆屬高明，乞貸明過。上怒亦解，顧喜公曰：「高明能御史，先是公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納賂，獄死，汝言潼關

經濟名臣

卷十六

四二

人代于少保為尚書，不數月，奸賍萬計，誅石亨，公及門達籍亨家，公言亨無反謀，蒼頭得免死者百人。鹽山薦陞山東按察使，上謂南陽曰：「高明宜內用。」又謂寇深曰：「高明可都御史。」南京南京久弛縱，公振綱紀，劾罷諸貪殘吏，揚州鹽寇起，守兵失利，勅公勦捕，公造巨艦，榜籌亭，往來江南北督戰，又授方略，御史戴琥顧以山擒賊九百餘人，並江置邏堡，高山望候，賊出沒露踪跡不得逞。江海間稍靖，中官粥私鹽，縛儀真指揮羣卒，大閱，公盡籍其鹽，劾中官，又條劾戶

部及諸巡撫縱法狀，及陳利害十餘事，眾始忌公。公亦三疏請終養，成化二年，上杭賊起，即家賜公勅，便

宜討賊，公力疾赴閩，先諭撫賊降，賊恃險不應，進兵搗其巢，大破賊，俘四百人，誅其渠魁十一，餘並輕坐。析上杭溪南里為永定縣，控賊海口，民矯令募亡命，謀不軌，公不欲再起大獄，或至用兵，坐誅妖言，眾遂定。即上疏乞休，納符勅去，嘗曰：「孔殘三宜去，司空圖三宜休，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及治盜徵宜再起，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

經濟名臣

卷十六

四八

居士，公天性孝直，俊暢有通才，難進易退，出處傲然。

續藏書卷十七目錄

經濟名臣

少保倪文毅公岳

太保周文端公經

太子太保劉公大夏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珊

太子少保張簡肅公敷華

尚書黃文毅公孔昭

太傅韓忠定公文

經濟名臣

卷十七目錄

太子太保林文安公瀚

尚書王文莊公鴻儒

附弟 鴻漸 段堅

副都御史陳公鎬

附弟 欽

都御史王公雲鳳

尚書林公俊

少保李康惠公承勛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瓊

附 陸完 彭澤 陳九疇 曹謙

少保胡端敏公世寧

都御史馬公昊

續藏書卷十七目錄終

經濟名臣

卷十七目錄

經濟名臣

少保倪文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謙正統四年進士歷陞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天順元年晉學士侍東宮上大造飛謗誣公謫戍開平八年赦還外艱去歷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僖文僖嘗奉命祀北嶽夫人姚夢緋袍神入室生公因名岳公瓌偉秀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一

異目光炯炯望之如神為文敏捷若不經意天順元年進士入翰林為編脩考校纂綴精詳安雅進講上前敷古義傳時政言意剴切音吐洪亮上喜歷陞侍讀至學士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縮戎禦利害無不諳暢每大廷集議公慷慨持正論一時儀文古典軍國重計多公裁定公又長於奏議一寫千言春容粲達下至瑣屑案牘吏人旁候運筆如飛成化二十三年茂陵升祔詔禮官集議時耿裕為尚書公為侍郎疏言上詔可耿公方正持大體禮文事多屬

公每見公疏稱善不啻已出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敏政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公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儒抱遺經專門講授經得復存唐之註疏咸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若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進左侍郎會災異求言與尚書共疏寅畏天戒七事未幾復陳八事守嶺南內臣韋眷誘撒馬兒罕貢獅子開海道公力言南海非西域貢道禁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二

不許通斥還貢物六年代耿為尚書內臣韋泰傳旨召國師領占竹于四川公抗言領占竹僭號法王淫昏矯偽上初登大寶首納諫言削奪斥遣傳聞四方共稱聖德今復召還殊駭羣聽馬鈞陽言成化間累度僧道非便下禮部議公言成化二年度十三萬二千有奇十二年一萬三千有奇二十二年二十二萬四千有奇十年一度國版日耗宜立嚴科痛加條革如文升議便九年改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未幾改南兵部叅贊機務十一年清寧宮災條上修

省二十八事十三年召入吏部為尚書公才學識量優於經濟於諸卿中唯推遜馬鈞陽至論國事亦不肯苟徇先是弘治六年鈞陽言五嶽之名宜從京師我朝北嶽乃在京南公言北嶽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上下禮官議曰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洪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嶽公議良是十四年卒贈少保謚文毅國朝父子為學士翰林得並謚文自公父子始文集並傳自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三

王忠文後再見云公奏議多不錄錄其論西北備邊事狀略云近歲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訖加思蘭大為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安塞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眾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衄怯懦者退

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虜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衣食自恣屢起盜心處於彼者窟穴既安遂無去志虜勢不輯邊患不寧上厯廟慮遣將徂征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儻爵優游朝行輦帛輿金充牣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撥拾彼器械虛張勝勢甚至濫殺被虜平民妄稱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為言未嘗有所斬獲輒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四

以鈞搭為解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况夫京營之兵素為冗怯臨陣退縮反隳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為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褻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陞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

速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奸態擣虛批吭兵家奧策精銳既盡而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爲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并落空虛幸而至也束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齋輕齋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五

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徒之利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不充如故也又 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齋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

爲准折糧價實則侵尅軍儲故 朝廷有糜爛之慮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 陛下誰果分憂盡心效力乎採之建白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紜據指掌之圖肆宵臆之見者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六

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旣久地形之險易未知况欲復城河北以爲之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累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一空邊陲永靖

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徼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夫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剪建州之衆，除朵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朵顏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固吾圉。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遺孽難盡，邊釁益多。是果何知，誠為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之於天。於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拯。此實寡謀，故爾大謬。嗚呼！一倡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鮮，高談奚取焉。臣所尤不滿者，徒以書

生典兵調詢謀為無益，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為無傷。執已意而不回，處置乖方，指揮失義。若向之關復西戎，既為苟且之舉，已損威而失信。近之議制南夷，復倡隄備之說，以起釁而示怯。違居中制外之權，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弛兵機，上隳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為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埃，以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其論邊漕略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

萬也。况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九

太保周文端公

事 肅陵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經，字伯常，天順四年進士。父瑄，字廷玉，陽州人。宣德乙卯貢士，初主事刑部，歷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尚書寬大詳雅，修髯長身，善議論，守官廉，故鄉無田宅，可歸寄家江寧。卒，謚莊毅，贈太子少保。公歷官翰林，至春坊中允，侍 泰陵東宮，講文華大訓。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言太子勞，公宜跪請。東宮坐聽，公不從。弘治二年，侍郎禮部條奏皆傳經義，改吏部，靈壽人以大明川民田獻太監李廣，戶部執議不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十

周文端公

得允。公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八年，諸大臣以災故，上言屬公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而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上踪跡此疏出，誰敢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寔具草。」公曰：「疏草本出經，即有罪，罪經十年。」陞戶部尚書。凡諸王請河湖稅錢，執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入于引，兩淮准給中官鹽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稅，又執不與。上悅，公言併停織造，大同缺戰馬，鈞陽請出太倉銀市馬，公曰：「糧

馬各有司。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既侵戶部官。非祖訓。上是公言。更命太僕銀市馬。給事中魯昂言。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公曰。國用不足。宜儉於國。不宜浚於民。織造賞資。齋醮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非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為燈費。公又執不肯發。內靈臺奏增酒掃卒。當給月廩。公再疏。竟不與。修清寧宮。調役山東七千人。公曰。山東歲歉。民貧。不可輒動。請以戶部羨銀顧役。壽寧侯家有賜田河間。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十一

數百頃。詭賜額。并得附近民田。又千餘頃。又乞畝加稅二分。公曰。河間地多沮洳。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即耕退灘。一遇淫雨。遂成溝壑。苟指目前。輒增畝稅。貽累貧民。轉為流徙。且王府賜田。畝稅二分。外戚不宜獨優。又聞茂陵妃家私田與民田比。一切還民。壽寧家不宜獨異。疏三四上。會雄縣有以退灘地獻為東宮莊者。上念公言。擲其奏。抵罪。十三年致仕。康陵即位。起南戶部。慶去三年。又起禮部。卒。贈太保。謚文端。公初在清。散幾三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

及授政務。守正應變。軌裁不滯。屹然有古大臣風。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十二

一
手
書
7
反
又
小

太子太保劉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大夏字時雍華容人舉鄉試第一明年為天順八年中會試又明年廷試高等改翰林院庶吉士居二載解館當留而大夏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遷員外郎進車駕司郎中還為職方司大夏之郎中職方也明練於天下事所奏覆多當上意大司馬倚之若左右手而是時中貴人汪直與保國公威寧伯比創邊釁大夏欲抑紕之不能時時扼腕安南黎灝破侵占城地西畧諸土夷敗於老撾中貴人汪

經濟名臣

卷一七

一五

直欲乘間討之使索英公下安南牘大夏匿弗予尚書為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朝鮮貢道由鴉鵲關迂迴數十程奏請由鴨綠江便大夏謂由鴨綠江便誰不知顧迂之而待今日殆有微意乃勿許尋大同師失律倉卒告警大夏規調兵食有餘太宰才之欲以為少司馬不則太僕卿而大夏亟請外得福建叅政已遷廣東右布政使嘗過崖山弔大忠祠及宋慈元后陵法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歿國今大忠有祠而慈元不祀義弗

稱乃謀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轉浙江左布政去

廣東陳獻章以道學自命少許可獨與大夏善嘗稱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母論於今人中即古人亦未易當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詔進大夏右副都御史往治河祀河神而所焚帛灰結若人形物議洶洶大夏不動乃自上流孫家渡疏其壅可三十里復疏四府營之壅可十里聯長隄以分大名山東水勢而別河張秋之南以通運艘五旬而河就馴運艘無滯功重而費輕逾於徐有貞甚璽書褒賞入為

經濟名臣

卷一七

一四

戶部左右侍郎十年出治邊餉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乃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商家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即中貴子弟不禁也蓋往時糴買糧必百千石草必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為市轉實邊人糧草續運牟利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輸貴子弟即欲收糴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

法行倉場有餘積而私家有餘財矣十一年三上章乞致仕歸築草堂居之天下因稱曰東山先生十三年廣東西督撫缺即家起右都御史其吏人思大夏遺愛鼓舞稱慶大夏亦精心無倦一時肅然盜賊衰止在廣東西一歲所再求去皆不許十五年召為兵部尚書力辭復不許既廷謝上御懽殿召問之曰朕數用卿而數辭疾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故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微歛俱有常何至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十五

今日獨言民窮財盡大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臣在廣時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上曰卿嚮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微歛可一一議而革也於是上益察知大夏廉且練事時左都御史載珊亦以材見知上當常朝坐金臺有宣必太夏再宣必珊而御文華有所召對亦必大夏與珊偕時虜數犯邊而太監苗達者在延綏嘗搗虜營妻子有尅獲乃以捷聞上器之密謀令帥師搗虜而問於大夏曰卿在廣知苗達乎延綏至今

少息肩矣大夏對曰臣在廣不知然問之從征將士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大虜深入不相值值之則無噍類也上曰即爾太宗何以屢得志於虜大夏對曰陛下神武故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不能什二且其時淇國公一小違節制舉十萬眾悉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唯有守耳戴珊亦從傍贊決上遽曰微二人吾幾為所誤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上與大夏語及之大夏對曰法司持法任怨而使以恩歸上似未足深怒上曰古亦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十六

有之乎對曰孟子云舜為天子臯陶為士師執之而已上徐曰珪第執之過耳老成人何可輕棄竟允珪請一日問諸衛所卒強可用否大夏曰嚮者臣但言民窮而卒窮殆甚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有行糧何乃窮甚對曰江南困轉漕江北困京操它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上歎息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為人主居數日令九卿大臣各言軍民弊政莊浪土帥魯麟為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落疆徑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

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之散地者。上問大夏對曰彼虐不善用其衆無能爲也。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損威乃爲疏獎其先世之忠順而聽其就閒麟卒怏怏病歿。上復謂大夏京輔左右肘吾欲各宿兵其地大夏乃因御史議請以保定操卒萬人還之鎮以爲西衛而東兵納之密雲薊州以爲東衛報可。中貴人監京營者患失兵造飛語揭之宮中。上示大夏曰禁地豈外人所能及不過此曹子不利於失兵耳。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乏大夏經濟名臣 卷十七 十七

發也何謂旨旣而璋果不來大夏與陳寬等參上上切責璋示若違繫者而姑宥之。上復語大夏諸司言弊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夫弊莫甚於此二曹大夏曰上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之耳無何特勅兵部侍郎同給事御史清理歲省費十餘萬金自是中貴人聞而有側目大夏者矣。上嘗語大夏一侍郎才足任艱大夏不對再言之又不對。上悟曰吾所言者才不暇及大節卿不對者是也旣而大夏亦稱一侍郎才。上曰劉健亦稱之其人負虛名而寡實用且擅作威福。上又言健復稱其鄉人某甚不合朕意後知之乃都御史劉宇也宇竟以婦逆瑾敗而兩侍郎者亦皆不稱。上自是益信大夏與戴珊賞資金幣肴醴無虛月至以玉帶麒麟服賜大夏。上一日召對良久曰述職者集矣諸用事大臣皆杜門若二卿門何必杜也因各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小佐而廉且屬毋廷謝恐它人或厭望一日欲有召大夏在班而。上不見次日論大夏吾欲召汝汝不在班不免御史糾故已之且恐汝同

列有忌者。珊以老病乞骸骨。屬大夏一從史。上謂珊卿何以亟求去。珊不敢對。大夏為言。珊實病。且用身率先御史。而病弗勝。御史當見彈射不便。上曰。主人留客堅。客且為強留。珊獨不能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已。泫然者久之。珊與大夏皆叩首泣。出而相謂曰。死此官矣。俄而上崩。武宗立。上少而從左右為俠游。幾已露。時戴珊已卒。大夏與馬文昇相繼乞骸骨。詔進大夏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賜璽書乘傳。續廩給夫。瀕行。又賜白金彩幣寶鏹。

經濟名臣

卷一七

一九

而郎中李夢陽為東山草堂歌。語跌宕悲壯。天下傳之。大夏歸未幾。而逆瑾亂政。與中貴人修大夏。郊劉宇。又微聞造膝事。銜之。與焦芳比。而譖諸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於是。以廣西土帥岑濬事。波及大夏。而訊之。欲坐以激變。死中外。識不識。咸惜大夏先帝朝遺老。濬不反。何名變。事與大夏不相涉。何名激。然無敢以語瑾者。屬三法司議。左都御史屠瀟言。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慢罵曰。即不死。可無成耶。李東陽時居內閣。首婉解之。又瑾所使使調大夏家實。

貧始永成。甘肅衛瑾誅赦歸。悉復其官爵。於是言官交薦大夏。謂當併復其廩秩。而中貴人在事者。尚不平。大夏不許。大夏杜門教子弟耕。稍贏。即以貸予姻族。天下猶以其存亡為重輕。居數歲卒。壽八十一。言官復推大夏。詔予祭葬。特贈太保。謚忠宣。鄭端簡曰。脩清寧宮。有旨下部。役軍萬餘人。公請減十五。督工者訴。上令內臣語內閣。擬旨誥責。洛陽曰。惜軍力。兵部職近。劉尚書輒以老辭。朝廷下溫旨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彼將以不職。故辭更。

經濟名臣

卷一七

二十

於何處得如此人。用內臣以告。上欣然。如公議。嘗召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啓朕。公對不敢。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戒。上曰。卿與朕論國事。豈孜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斜封墨勅。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上稱善。又問近日外議云何。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權呼。聖德如天地。上曰。夢陽指斥威曉。且語。

言狂妄朕不得已下詔獄比奏上朕試問左右云何
應曰付錦衣撻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即重責致爽
以快中宮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
釋復職一日上召公入御榻前上左右顧近侍
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公對久欲起不能上命
太監李榮掖公出榮且扶且請曰吾輩行事多失老
先生幸隱惡揚善公曰聖上天性聰明某今日求
得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上崩

經濟各臣

卷十七

二二

公慟哭不能起正德元年加太子太保致仕二年瑾
專政三年夏逮詔獄謫戍肅州四年至河西買墓地
五年赦歸田八月瑾誅復官致仕公平生不以勢位
自居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
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無不盡心李東陽曰
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也

弇州外史曰弘治最多名臣內閣則劉健李東陽謝
遷六曹則耿裕倪岳余子俊周經張悅戴珊閔珪韓
文侍從則楊守陳吳寬王鏊方鎮則秦紘王越要未

有如三君子之灼灼者也恕直諫重天下然不難於
孝宗而難於憲宗孝宗仁君也然而頗以齟齬
終豈非所謂事君數斯辱也耶文升數更中外歷權
寄不屈不脛蓋以才力勝大夏仁心爲質道揆法守
晚際魚水密勿都俞庶幾有三代之風所恨造膝之
語少有傳者

李夢陽送大司馬劉公歸東山草堂歌曰東山有草
堂縹緲雲嶠孤前對祝融峰下瞰巴陵湖明公昔時
此堂居麋鹿熊豕當窓趨洞庭日落風浪湧倒影射

經濟各臣

卷十七

二二

堂堂欲動慘淡誰聞紫芝曲獨善不救蒼生哭先帝
親裁五色詔老臣曾受三朝祿此時邊徼多戰聲
履謁帝登承明謝安笑却淮淝敵魏相坐測單于兵
九重移榻數召見夾城日高未下殿英謀密語人不
知左右微聞至尊羨自從龍去不可攀公亦卧病思
東山湘娥含笑倚竹立山鬼窈窕堂之側上書苦死
只欲歸聖旨優容意悽惻內府盤螭縷金織賜出傾
朝皆動色白金之鉞紅票記寶鈔生硬鴉翎黑崇文
城門水雲白是日觀者塗路塞城中冠蓋盡追送塵

埃不見長安陌。人生富貴豈有極。男兒要在能死國。不爾抽身早亦得。君不見漢二疏。千載想慕傳畫圖。卽如草堂何處無。祿食覩竊胡爲乎。乃知我公真丈夫。夫嗚呼。乃知我公真丈夫。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三三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

華

秦陵

茂陵

公名珊字廷珍。浮梁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二年御史督學南畿。十四年督學陝西。爲按察副使。二十年陞浙江按察使。尋陞福建兩布政使。弘治二年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諸府豪右。多窟流聚爲利。公刻日令自首。嚴練兵伍。自製爲營陣法。蜀盜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罪莫敢發。公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縱脅從千餘人。事遂定。四年陞刑部侍郎。九年陞南京刑部尚書。十三年改左都御史。上親鞫

經濟名臣

卷一七

三四

大獄諸司震悚。公從容應對。時有開折天威頓霧。上知公清慎。每廷宣接膝面咨。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公不覺泣下。上亦爲動容。一日公私懇華容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歿。異鄉不得瞑目。公同年友受知。主上獨不爲我言乎。一日上召華容議事畢。因問珊病。華容言珊久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乞怜允。上曰。渠倩卿奏乎。對曰。珊在告。臣往視。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見。陛下日爲彼達情愫。上曰。卿

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先歸華容以上語告公泣曰吾不得返家矣十八年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謚恭簡公奉職守法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辰入酉出窮寒暑不變敷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

經濟名臣

卷十一

三五

太子少保張簡肅公

事 裕陵 恭陵 茂陵 華陵

公名敷華字公實安福人天順八年進士父洪進士為御史沒於土木公少有奇氣里中有竹樹為怪公年七歲即指麾羣小兒盡斬去入翰林為庶吉士與華容同出兵部為主事歷郎中華容醇亮端恪公方毅坦直並負時名成化十一年叅議浙江景寧有礦盜眾且議用兵公力請撫執十二人寘法餘悉解散弘治元年左布政使湖廣三年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憂去六年復山西巡撫奏增解池鹽課補藩祿餉大

經濟名臣

卷十一

三五

同多折色民困公請太原北可車行者致米八年改陝西會妖僧據山中為逆朝議且用兵鈞陽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公果授計山中父老縛妖僧至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十二年右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盡斥武臣諸貪刻者時例漕司負算假銀太倉稍寬其息明年來償償前負又復假前後相尾負益積公曰下剝上攘漕是以窘國貸取息大非政體築高郵湖隄溝殺水勢又築隄寶應十四年改南臺與林瀚林俊章懋稱南都四君子十八年遷南刑部尚

書尋召還內臺。上知公名，與華容、鈞陽、浮梁同心效職。一時並稱名卿。正德元年，瑾矯旨逐公歸田。又明年卒，病且革，儼衣冠，揖家廟，退終正寢。公丰采凝重，義利介然。學問文章，賁飾吏治，贈太子少保，謚簡肅。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二十七

尚書黃文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恭陵

公名孔昭，字世顯，浙江太平人。天順四年進士，為屯田主事。察友忌公，嗾奸吏誣奏，事竟白。同寮坐傾險去官，公以故譽益起。陞都水員外郎，調吏部，歷陞文選郎中。汲汲以人才為慮，嘗曰：「國家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由而知？公退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于冊，量其才品，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或勢家干請，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二十六

欲用其私人，輒力言不可。公亦不妄交游。陳恭愍、謝文肅獨以道義相好。奉詔薦應天府尹樊瑩，福建按察僉事章懋。文肅言：「公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蓋十有五年。始終不少變。」陞右通政。通政五年，陞南京工部右侍郎。三原屢薦公，竟未及柄用而卒。張莊簡稱公學純志潔，公正剛直，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謚文毅。子備，亦為文選郎中。備子綰，官生，論大禮，歷官禮部侍郎，遣使交

南陞尚書未行落尚書以侍郎致仕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三九

○太傅韓忠定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文字貫道洪洞人母妊夢紫衣人言與爾文潞公已而生子因名文成化二年進士為給事中工科劾都御史王越薦故吏兵尚書李秉王竑語頗涉兩官越又附汪堅以故逮文華殿考訊幾死出為湖廣叅議累官都御史侍郎南兵部尚書 泰陵知公召為尚書戶部時時召見公一日顧公長歎公頓首謝不職 上曰朕欲理鹽法苦人撓沮今邊儲日急奈何公又頓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一開中引鹽二興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三

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殘鹽六越境市鹽七轉運乏人 上盡行其言 康陵初即位青宮舊內侍劉瑾等日導 上犬馬鷹兔舞唱角觝廢萬幾公每朝退輒泣屬吏李夢陽說公大臣義共休戚徒泣何益比言官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老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歿爭閣老又得諸大臣爭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公乃具疏以進曰臣等待罪股肱值 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日非秋來

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
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偽淫蕩
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
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媠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
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
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
此等細人唯知盡惑君上以便已行私不思皇天眷
命祖宗大業皆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
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薶粉菹醢何補干事昔

經濟名臣

卷一

三

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臨崩顧命之語 陛下所
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累聖德乎今馬永成
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為患非細伏
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
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
長之業疏入 上驚泣不食瑾等大懼初閣老持言
官章不肯下閣瑾等窘已相對泣會諸大臣疏又入
上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

下明日忽召諸大臣入洛陽語王鏊曰事止十成七
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
有 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 上久
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 上自處是日瑾等益窘自
求去南京安置因閣議堅持猶不肯下瑾等無奈何
乘夜繞 上前跪伏哭頭觸地曰微 上恩奴儕且
磔餵狗 上色動瑾等益復伏地痛哭不止曰狗馬
鷹兔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
有則唯 上所欲為誰敢言者於是 上立詔瑾入

經濟名臣

卷一

三

司禮監連斥洛陽餘姚二閣老自是瑾益專弄權矯
詔奪公官二子士聰士奇皆削籍又矯詔逮公詔獄
欲殺公會投匿名書者事不果坐贖米先後三千
石破公家瑾誅復官致仕 永陵即位羣臣交薦加
太子太保賜誥存問曰起文彥博於九袞之餘人心
攸屬繼韓魏公于百代之後家慶彌長卒贈太傅謚
議稱公愚同審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於
學謚忠定

太子太保林文安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瀚字亨大閩人成化二年進士為翰林編修歷
陞諭德弘治三年為祭酒公為祭酒垂十年待諸士
嚴而有恩故事祭酒膳役銀歲且百公悉貯官構祭
酒公署及監中諸師儒寓舍九年進禮部侍郎掌監
事十二年入吏部為侍郎明年為南吏部尚書會災
異率羣僚陳十二事時有御史自巡按逮獄二三儒
生黃緣傳奉授中書舍人者公上疏申救御史乞寬
宥以全風憲之職收回中書舍人成命以杜倖進之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三

門不報十七年復疏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明年甲
子請老正德元年冢宰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薦
公學優才贍剛方貞介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因災異會陳十二事是時逆瑾側目方正士會南京
科道官言事被逮公獨往送贖俸金且議上章直諸
言官瑾聞之恨勒科道招詞逮公為黨矯詔降浙江
左叅政致仕瑾恨未已復矯詔指公與大學士劉謝
尚書韓文等為姦黨瑾誅復尚書致仕按察副使陳
伯獻嘗稱公賤者即之不知其為貴卑者即之不知

其為尊愚不肖者即之不知其為賢且智獨非意想
干者即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也卒年八十六贈太
子太保謚文安子庭楫嘉靖中為工部尚書謚康懿
庭楫弟庭機官南京禮部尚書庭機子熾亦為南京
尚書禮部機與熾三世皆為祭酒熾孜孜不倦教誘
後進唯恐有忝祖德蓋慈仁謙厚允矣君子第煙亦
舉進士為兩司三品大官庭機與熾皆宜謚文庭機
文康熾文懿當矣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三

尚書王文莊公

事 茂陵 恭陵 康陵

公名鴻儒字懋學南陽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公聰悟天成書過目成誦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為府史者嘗致公佐書府中知府段堅見公書顧奇史史對曰史里人王生書也堅即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中人即留讀書府中續食授衣遣入郡學為諸生提學副使陳選其其文曰此生文章經世非直舉業未幾發解河南第一筮仕南京戶部弘治九年僉事提學山西十五年進副使提學在晉九載泰陵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三五

發背卒謚文莊公博聞多識凡祖宗設政任人及先輩立朝行已歷歷能言至論時務要決成敗可否通窒如探囊指掌待物開誠不問人私人亦不敢以私問也段太守蘭州人治南陽脫略簿書宣導化理公及舉人張景純皆太守所識拔第鴻漸亦舉河南鄉試第一官至山東右布政使致仕廉靖有吏才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三五

副都御史陳公

華茂陵

公名鎬字宗之系出會稽大父嵩以通天官學徵赴南京占籍欽天監父猷繇鄉舉為豐城教諭公賦質卓穎少受庭訓以文行聞成化丙午鄉試第一人丁未成進士授禮部主事乞便養改南吏部郎中晉山東提學副使為人明敏有吏幹董學時校閱精覈公廉詳慎終始如一諸生登降之序皆自書之不假手吏人輯洙泗誌振發士習諸生感其風誼興起成就者甚多齊魯間稱名督學必首推之晉江西叅政庚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三七

午晉湖廣布政使會漢沔盜起流劫郡縣民之貧無賴者蟻附其間徒黨日眾公設方略督官兵以次討平之餘賊未盡朝廷即晉公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公曰良民可驅而為賊顧不能還賊為良民乎於是移檄諸郡脅從者不治湖湘素服公威信見檄即盡散歸農蓋負固阻深者咸喁喁有更生之樂矣壬申以疾乞歸命未下而卒所著有矩庵漫藁金陵人物志行於世第欽字諒之蚤負文譽與兄鎬齊名成化丙午丁未同登科甲授南武選主事署選軍

政秉持清格峻拒請托豪貴者側目咸思中之會武庫郎婁性被誣下獄取勘同部人皆搢手避莫敢暴白公獨奮身疏其寃狀詔并逮公同繫者二年婁病日寢賴公周旋之得不死久之婁乃獲免而公亦以此名聞天下出知廣平廣平為畿輔要郡簿書填委公洞達民隱臨事果決至則蹕厲風發百廢具興以時巡行屬縣問民所疾苦廉有司賢不肖而勸懲之有望風解印去者郡人號為陳母弘治乙丑入覲吏部舉二千石卓異者十人請加宴賚公首與焉晉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三八

廣東提學副使條教甄別士方嚮風以疾卒時論惜之公嚴毅方正所與游必當世名人於物非其義不取服官二十年樸素一如寒士讀其文典則閑遠知其於忠愛孝友甚隆也司寇顧公璘刻其自菴集四卷海山聯句集四卷今行於世

都御史王公

事 茂陵 秦陵 康陵

公名雲鳳字應韶和順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弘治十
年爲祠祭郎中疏論中官李廣及異端左道倖進者
是歲十二月朔駕自郊壇還坐事謫陝州知州編修
劉瑞上疏言副使楊茂元才識優長持憲得體郎中
王雲鳳守官廉正持行清介相繼獲罪乞早賜召用
十一年僉事提學陝西十五年改副使提學正德四
年爲國子祭酒明年改南通政是歲請告七年起家
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益奮發才氣日夜理邊邊吏憚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三九

其威逾年憂去十年又起家副都御史理鹺淮浙亡
何上疏乞休嘗移書吏部尚書楊文襄曰山中屢聞
讜言近留王昂一疏人尤傳誦昔唐介貶數月兩轉
未久復殿中侍御史王昂既不獲留推薦超擢在公
筆端每恨李文達公近稱賢相然羅一峰淪落以死
岳蒙泉坎壈終身極貪陸布政顧得超拜尚書今文
達之富貴安在哉切恐奔趨富貴瞻談利達者相見
輒稱功頌德乞憐求官直諒之言無由上達雲鳳雖
辱薦蒙感激慚懼敢不布其愚今兩耳並聾百藥不

效只得耕田納稅養親讀書唯俯垂憐念使復鹿魚
蝦各得其性幸甚公當官孤立直行已意以故上下
多齟齬家素貧遭逆瑾誣贖稱貸鄉曲終其身不能
償山西巡撫言公忠義廉節請周其家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四

○尚書林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俊字待用福建莆田人少力學有文成化中以進士授刑曹主事日習法執比櫛密而卒歸之平恕時上方寵僧繼曉及寺人梁芳俊以災異上疏曰臣惟入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薄蝕野熊入城鑿戒之昭莫此為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氓騷擾戍卒怨咨然臣愚謂此手足之疾耳未甚害也山西河南連年饑荒而關陝尤甚人民流徙經濟名臣

卷十七

四十一

有說焉孟子有云歟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歟者故忠有不辟臣說一行可以洩天地神人之憤快 聖祖神宗之心彰 陛下為聖明納諫之主真億萬年無疆之休萬一忤 旨禍止一身臣何惜一身之禍而不為 陛下陳之哉臣聞修養之說佛氏之教怪誕無稽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其誣每見於漢唐宋史之間可考也妖僧繼曉市井無賴猥挾邪術詐欺楚府竄身逃罪潛住京師多方夤緣致蒙 聖眷敢復惑亂 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造寺塔是必繼曉小人過為誕說謂此寺一建則 聖壽益綿國祚彌昌民命咸永邊疆底寧以此啗 陛下也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 國計且日削矣以 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 聖譽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 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盡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然且不為况萬無是理而有天害也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位子將焉戰夫鶴之好未害其失人若此

卷十七

四十二

臣懼夫不斬繼曉異日之禍誠恐未涯也然薦之者
梁芳芳傾覆陰狡引用邪佞附之者驟得美官觸之
者動遭竄逐欺罔若趙高奢侈若石崇數年間以進
貢買辦為名盜國帑藏貲財山積尚銘汪直未能或
先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寺夫天下猶身也賢才元
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為
疾為病臣切為身危之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下及
閭井饑餓之民咸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無一人敢
以此言進者獨惜官而畏死耳臣何忍畏死不言而
經濟名臣 卷十七 聖

以為 陛下仁聖之累耶下 詔獄謫判姚州弘治
初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
大佛歲時集士女以金泥其面俊行部命焚之父老
言犯之能致雹損稼後與之約積薪伺之果雹即止
已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輸官償民逋毀淫祠三
百六十餘區撤其材新學擢湖廣按察使風儀整肅
屬吏不敢犯會境內雨雪震電引咎疏時政言貴州
調官軍軍苦戰鬪民疲轉輸德安安陸創造興岐二
王府吉府復增修葺工役浩大費動鉅萬民不堪命

且府大則心侈侈則驕驕則踰分府大則難于創葺
而又難于脩葺又居人難充疾疫易生臣謂興岐二
府宜小而不宜大宜修而不宜葺乞循寧襄德
故事勿用琉璃及白石雕闌為著例不報俊引疾乞
休不待報竟歸得允後以言官薦拜僉都御史巡江
時陝西地震水涌俊疏言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歷述
漢唐來宮闈內侍柄臣之禍乞減齋醮清役占汰冗
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士大
夫語甚明切時 毅皇帝在青宮 上嗣胤未廣俊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四四
特以為言已又疏言昔殷武丁為太子父小乙使居
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其在祖甲高宗也亦然漢宣
帝少居民間涉艱虞故能周悉民情為守成令主蓋
處境太順驕惰易生未必福而伏禍也今農畝細民
家無十金之產猶慎教子以守先業况 太子國本
天地祖宗華夷所付託耶今 皇太子年踰幼學趨
向大幾正決於此而多處宮中少就外傳非古人早
教豫養之意也乞召禮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懽南
光祿少卿楊廉充講讀官其資序不合實行可取如

致仕按察副使曹時中，渾厚澄瑩，粹然和氣。處士劉
閔，恭慎醇粹，學行高古，于勸講宜稱，仍乞禮致。時中
使爲官僚，而令閔以布衣入侍，更勅各部翰林院
科道官精訪純德雅望之人以充，則涵養薰陶，宜有
裨益，而推立教之本於聖躬，已屢疏乞休，又薦時
中自代，不允。以左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時江西歲饑
盜起，條災異預備，奏均徭里甲賦稅事宜，所至宣
上德，汰官弊，問民疾苦，以風俗教化爲大務，賑荒鋤
魁，褒表賢孝，一主于阜俗靖民，雖險僻山縣，未嘗見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四十五

上官至者，靡不畢造，撫循勞來，吳城毛竹弘山賊巢，
單車深入平之。一省以安，民至今追頌。時寧庶人貪
猾，爲伎害，取祿米過倍，官校豪奪民利，俊至約束之，
不爲動，奏請定祿米歲額，布政司徵收貯庫，每季長
史司支領，爲著令。已濠，奏府殿請易琉璃瓦，俊力言
當斷，以大義毋涉，吳王几杖之賜，濠大恨，時濠雖暴
橫，然未有逆萌，或以爲過後卒反，人服其先識。內艱
歸，陞副都御史，再撫江西，俊恐爲濠所倚，力辭不
赴。四川盜僭王號，賊藩省大臣起巡撫四川，宣布威

德，勦撫並行，四川平，會瑾誅，上疏言昔夙沙衛殿國

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以爲功出闕寺國爲無

人也，今賊瑾謀逆，危于千鈞一髮，而舉朝文武無一

人言之，獨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文武無人，以

陛下信文武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如永，豈不能早

發其奸，致危迫若是耶，今瑾雖誅，黨魁猶在，終日失

刑，請擇宗室育官中，而召用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

瀚、王鏊、韓文、許進等，以修復舊政，意指斥用事者，故

大臣交忌，旨下詰責，時諸邊征勦，宦者必屬其子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四十六

弟私人，寄兵籍冒功，俊一切拒絕，權幸愈益惡，會與
總制洪鍾忤，乞致仕，忌者謂盜衰易與，無所事，俊可
其奏，命下，朝論大駭，蜀人號哭，追送者數千人，俊去
蜀而兩川之寇復作矣，寧庶人反，俊聞報，即夜使人
範錫爲佛郎機鏡，并抄火藥方，手書與南贛都御史
王守仁，勉令竭忠討賊，時言官交薦不起，嘉靖初
天子在藩邸，知俊名，入繼統，召起工部尚書，疏三辭
敦促，轉刑部尚書，未至，即疏。祖宗親儒臣故事，乞
傾心延接，加意採納，使邪念消，妄心息，驕氣平，以出

政布令又言今大倉之儲盡于無名之冗食小民之蓄盡于無名之誅求 陛下初詔所革皆其壞極而不得不革者也然貴近之臣往往稱不便冀萬有一更誠更之則諸所革者盡復而天下之公議廢矣又言移風易俗乞身先率之士大夫先奉行之成約質渾樸之風既至命侍經筵會暑罷講俊疏言 祖宗勤學故事以諫且言學貴緝熙禹惜寸陰經筵聽講頗不調勞文華清燕亦不調熱如 陛下天稟全智年方志學願毋輒罷廢又舉古師臣坐講故事以廣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四七

上德 上嘉納之俊在位于親大臣勸聖學辨異端節財用數數為 上言諸正德中結權倖干政納賂者通政張龍廖鵬齊佐王獻俱奏伏法時內使葛景盧良太監劉寶左少監李朝用奉御劉孟陽諸不法事連發為科道所糾旨勿問下司禮監發落俊具言法立于 祖宗守于 陛下而奉行于法官諸葛亮有言官中府中俱為一體臧否賞罰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所以防官邪齊民志也今法干內臣親屬者俱得免是法獨行於外而不行于內今雖 陛下盛

德左右革心萬一有作奸犯科而無法以制之其流之弊安可止耶竊揆 陛下見近日參論內臣之多以人情不甚相遠論細謹內臣豈無縱恣外臣難免而近日參論意必外臣有輕重于其間也竊惟大小臣工有六年之考察三載之黜陟而又有科道之糾劾有撫按二司之摧擊一千吏議終身不齒不三數年而沙汰去者數千人矣是皆內臣所無而內臣犯法事無大小法皆具奏故 陛下祇見參論之多而不知為執法之平也惟 陛下下法司公訊以昭平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四八

明之治 上不聽案官監私人獄且具內降送鎮撫司俊奏言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大小罪犯無不畢由錦衣衛謂之親軍所以偵伺機密察奸細鎮撫司則鞫訊大盜妖言者也 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獄具申鞫刑之禁並送法司 列聖恪遵無易自劉瑾錢寧以所忌惡付鎮撫文致成獄此法之所以壞也今宋鈺所告太監文事不待法司問結而輒送鎮撫非 祖宗之舊也疏上獄竟付鎮撫俊復言此途一開恐後有重大獄情皆

將板求內階以圖幸免將亂階始此 上怒詰責俊以不得其職乞致仕疏八上乃允俊平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用兵以殺降爲大戒以撫綏爲上策性簡儉居官尤廉約不取隸金不發公廩蕭然若寒素深厭末俗侈汰以身爲表率一時同德諸老每推先焉及遘疾遺表薦尚書羅欽順王守仁祭酒魯鐸脩撰呂柟宜留輔德襄大政云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四九

少保李康惠公

事 奉陵

公名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周歷官都御史公與諸兄郎中承恩評事承芳貢士承箕承顏各修勵行業公初知太湖爲南京主事刑部歷戶工郎中出守南昌當是時南昌難治劇賊驕藩內外孔棘正德六年贛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岸華林賊破瑞州公廣詞謀繕壁壘扼溪澗進與賊戰擒胡雪二纔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公論降健賊王奇約內應夜引兵舉火爲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幸

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輯公卽上疏請蠲租八年桃源賊起江浙間執兵備吳廷舉總制俞諫請邊兵勦賊公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贛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大敗遁去陞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左右布政使十五年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故富饒無虜患自汪直開邊虜輒攜貳擾我開原懿路蒲河三城極殘破公修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墩臺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

嶺蒲河撫順諸城皆濬隄樹木為阻固東圍稍寧進
公俸一等逾年請告嘉靖初起公南臺轉南京刑部
侍郎進尚書又召入吏部尚書道改刑部加太子少
保上疏論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端敏公
提督團營公惡郭勛驕縱翦其羽翼助愬公欲并中
胡端敏公辭營務不允八年尚書兵部當是時田州
岑猛叛用兵兩廣騷動芒部沙保又叛土魯番奪我
哈密搖河西小王子歲入塞公與端敏公相繼本兵
同心經理戎事頗戢公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三

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此皆破
祖宗法依城社坐耗國儲股民膏血大蠹衆束手閉
目莫敢何問者公恃上聖明一旦剪剔去騰驥四
衛者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詰公言官府一體請官軍
考選清覈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臣言四衛禁軍
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皆四衛
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公執言往歲
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
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上從公議公楚人

有名上稔知幾欲用為吏部尚書是年春充正使
冊九嬪晨起趨朝暴疾卒贈少保謚康惠公學有源
委才無枝柱提兵南北曉暢軍事通達國體議論英
發子救益府長史

筆記曰李承勛二十舉進士為太湖令有聲入拜南
京刑部主事六載滿始遷戶部員外郎陞虞衡郎中
出知南昌府時瑞饒諸屬邑高安姚源東鄉華林瑪
瑙越王仙女雞公宴章法城益田石馬新安盜互起
執參政趙士賢吳廷舉各道兵促縮不敢進承勛獨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三

前進破賊於山麓又破之於邑門斬首幾六百平五
寨華林賊丁大全等敗我副使周憲殺之承勛單騎
入憲軍寢其牀衆乃定賊黨王奇來聽撫搜得其衷
刃縱使還奇愧激偕同黨陳羅降復約舉火為應承
勛乘之賊大潰俘斬四千五百捨散者二萬餘賊平
俄而姚源王浩八復叛承勛復討獨有功時吳廷舉
在賊所誘其下共劫首魁降而中官黎安忌二人名
誣下獄廷議白承勛枉超拜浙江按察使遷陝西右
布政使轉河南左布政武宗末以副都御史巡撫

遼東地北隣朔漠南枕滄溟東臨鴨綠與朝鮮界而開原孤懸絕域蜜邇奴兒干黑龍混同禿魯艾葱東西金山諸夷窺伺者衆承勛奏請築邊牆而賊不時捷我難就於是使別將馬廉禦清鎮楊鎮兵關松靖險劉男康福分二軍除定遠慶雲柴河道而身負奮錘先士卒不日而就尋又城中固鐵嶺斷陰山遼河之交城蒲河塞女直寇城撫順道建州貢諸要害悉復嘗薦許泰有大將才言者尼之弗果用召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入拜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兵部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三

尚書左都御史掌院事總督十二團營上手書詩遺之承勛與太監張永竭意革宿弊練士伍然自是與總兵郭勛忤久改理部事時岑猛以田州叛沙保芒部相仇殺土魯番寇哈密小王子殺掠陽和吏民警報旁午承勛晝閱夜籌懸洞機事以次底績而慮允食爲蠹因大學士張孚敬革鎮守守備內官二十七員錦衣衛千百戶官五百員騰驤衛兵及各監局冒後數千人一時爲之肅然在兵部三歲卒年五十九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瓊字德華山西晉州人也舉進士爲戶部郎歷潘臬二千石皆第最武宗廟召拜戶部侍郎進尚書久之改兵部瓊爲人多計筭穎敏默識凡天下兵馬數多寡強弱及塞隧夷險徧裨才否一覽悉記無遺武宗末政在宦官多遊幸饑民乘間起爲盜最大者山東劉六河南趙鏐蜀藍鄆江西桃源華林瑪瑙多者至二十餘萬攻城剽府庫驅壯士從老稚掠充食劉趙輩尋爲尚書彭澤陸完先後平餘黨次起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三

日益盛封事告變旁午瓊手錄指悉計合機宜虜嘗入寇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獵境上陽若東者瓊曰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據山西要害賊果入大敗之進少保太子太保陳金計兩廣蠻有功謂指出瓊進少傅贛州盜大起王守仁時巡撫請得從軍興法便宜行事瓊才之咸報可果以次賊平而瓊又再進少師太子太師寧王反報至朝中外惴惴亡人色而瓊益治兵自如且曰吾久用王守仁上游何耶度反已執之亡何守仁果執王時都督江彬得幸瓊陰與

厚結所言無不當瓊得以成功者彬力也瓊惡吏部尚書陸完會完以罪去遂代之嘉靖改元言官論其奸狀詔下獄內閣臣楊廷和欲論瓊死已赦出之戍遼左廷和因議禮不合罷歸瓊上疏自列釋為民虜大入陝殺掠吏民楊一清還朝難其代詔復瓊尚書總督諸軍事瓊至修一清之政加振刷馬犄角逐虜去斬獲累二百餘瓊上言鹽池北邊虜虜覘商人過輒入剽掠商以是絕不肯來請外修塹護之然多風沙易潰改築墻虜既阻墻不得進商乃肯稍復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五

來邊人以配楊一清進太子太保復改吏部卒瓊與彭澤俱號一時名將其議哈密事相矛盾論者謂瓊議為得云陸完字全卿長洲人郡諸生闈敬借上命括奇貨江南燄張甚過蘇常廷曳諸生諸生競擊敬走完時實不與而隙者具完名首諸生狀聞巡撫王恕列敬罪上逮還完後舉進士而恕以吏部尚書監選見完曰是故擊闈人者耶擢御史當已而為御史累遷至兵部右侍郎霸州民劉六劉七起羣盜前後官捕之不勝稍稍行劫掠聚眾至數萬人詔

左都御史馬中錫討之中錫儒緩好名下教招撫六七果至陽若為就教者兵遂撤而六七遂與其黨楊虎齊彥名益縱賊馳突中錫迺大悔詔逮下獄庚然而完進右都御史假節用軍與法得誅二千石以下完乘傳驅至臨清遣副總兵馮禎許泰遊擊將軍卻永襲楊虎於宋門店龍化集大破之尋又鏖格裴子岩斬首二千俘百五十諸路剪其蔓又不下千計楊虎死賊分為兩由蒙城太行流劫入河南境者尤狼暴帥曰劉三趙風子有十三萬五千騎而都御史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五

彭澤咸寧侯仇鉞帥秦兵擣之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尚書工部郎出知真定府累進按察使澤為人長大腰帶十二圍其顧盼燁如也平居鮮笑容雖與為偶語叱叱聲若雷召拜僉都御史遷進副都分捕河南賊澤至則大陳軍容擐甲引見諸大校責以退縮顧軍正論行法建纛諸大校無不惕息惶恐頓首請自效良久乃釋遂鼓行前薄賊凡數十戰皆大破殺虜以萬計趙鏖跳劉三死於陣於是給事御史上言河南賊平陸完養寇自重下詔切

責完懼日夜督諸將微賊而賊隨跡隨勝聚燒運艘掠臨清邳徐而下犯淮安又奔登州海套與完遇蒿淺坡時宣大鐵騎及中土材官良家子悉集合圍賊大敗之六七彥名獨挾驍勇三百騎潰圍出星馳掠河西務將北就達勒厄關險不得道度河南躡荆楚奪艘瓜洲掠泊通之狼山寨完窮追截水陸道六七先後赴水歿梟彥名斬首將六百俘三百溺水歿者千餘還朝完澤俱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予世襲錦衣千戶完尋遷兵部尚書又遷吏部尚書加太子太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五七

保時蜀盜藍廷瑞鄔本恕爲尚書洪鍾擊撫且平餘黨廖麻子復起勢愈熾鍾耄不復能將詔澤充總督討之澤悉兵破賊殺廖麻子衆逃竄山寨多伏弩箚棘中澤分兵溢出入奪水道度窟開一面縱夾誅之且盡或云廖有異術能隱形既還加太子太保虜萬騎入宣府大殺掠吏民將轉寇近地詔澤出提督三關二路久之虜退仍理都察院澤好因酒使氣時時出瓊上嬖人錢寧挾威公卿咸俛首折節澤切齒不能平瓊因寧所遣親近語事邀澤飲澤醉嫚罵朱寧

奴木壞天下瓊謂澤曰勿妄言澤益奮不復可止寧大怒會哈密城及金印爲土魯番所取詔諭還不且謀得將寇甘肅狀廷推澤經理之澤調寧夏兵自使使詣土魯番予繒幣二千銀棹一孟一求和還哈密城及印土魯番陽許澤輒奏事平乞骸骨澤歸而土魯番變矣薄肅州芮寧全軍沒瓊條澤歿罪錢寧欲從中下閣臣力掄乃免嘉靖初徵拜兵部尚書以老加少保致仕卒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多權略善騎射歷仕至肅州兵備土魯番寇肅州總督彭澤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五八

遣使約和不得要領九疇奮怒曰彭公受天子命全陝重寄不能身任利害徒模稜效弱宋故態何顏立天地乃勵士卒繕壘堡捕繫番謀巴思等殺之土魯番掠肅州遊擊將軍芮寧戰敗沒九疇遣奇兵襲其營却之大臣奏其激變下獄永陵卽位尋進按察使超拜都御史撫甘肅土魯番復入寇九疇率兵拒戰陰賂番別部內外夾擊大破之上捷九疇當封而大臣中土魯番流言復以報功誤逮論誣回輸戍天

虜嚙指疑能分身號飛將云曹謙博習子史有機略
揣兵事多曲中父雄立功西北破寧夏調度寔資謙
謙從楊一清學一清家居謙遺書略曰先生世所不
可無者而又世所忌也此何時哉彼勸先生出者非
愛先生者也然雄與劉瑾通姻好謙不能止瑾誅父
子俱死於獄一清惜之曰謙料人則明也處人則忠
也其所自料自處何如哉李卓吾曰父欲與瑾聯姻
謙為子可奈之何遂菴先生但聽忠言免發背毒以
死便了勿幸謙之不能自料也

經濟名臣

卷十七

李

李贄曰弇州謂晉溪公貪財好睚眦中人夫滿朝皆
受宸濠賂獨晉溪公與梁公亡有也楊廷和為首相
受宸濠賂擅與護衛乃駕禍於梁公而梁公不辨卒
被劾去又駕禍於晉溪公又不辨卒被誣下
獄論死是孰為貪財乎孰為好睚眦人乎嗚呼晉溪
不貪宸濠之賂而陰用守仁使居上流以擒濠明知
守仁不以一錢與人不與一面相識而故委心用之
何也少具眼者自當了了何況弇州素讀書作文人
邪彼不拒江彬者欲以行彼志耳是以能使守仁等

諸大豪傑士得為朝廷用也當時若李充嗣之撫應
天喬宇輩之居南京陳金等之節制兩廣卒令宸濠
旋起而旋滅是誰之功乎嗚呼此唯可與智者道

經濟名臣

卷十七

李

少保胡端敏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初為德安推官陞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友善時稱南都四君子弘治十八年奏詔求言公條上十事其一言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不由翰林翰林如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為給事中王翱以大理左寺正復為御史今一切敘轉專泥科條以故才賢抑塞乏人佐理出知府廣西太平太平瘴鄉又多土官苗獠性輕亂而黠好夷其

經濟名臣

卷十七

空

上先守多難之公至則馭以威信畧去文法李濬太平會家也叛殺掠吏士積不服公誘濬中表兄趙元垚使擒之散其兵四千歸農思明叛族黃文昌等四世殺土知府占三州二十七村地土知府黃賜更服事之至是畏慕公欲來歸總兵康泰因遂執其兄弟三人文昌懼反來奪公守孤城危甚而屬邑土兵嘗被公德者聞之奔命遠來一夕戈甲滿山谷於是文昌請降歸所侵地而黃賜乞為公養子矣土官世襲輒展轉結勘索賂土夷土夷以故怨疾益輕中事人

士公令土官生子即聞府子弟應世及者年十歲朔望或有事調集皆得携見太守太守為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籍為請土官大悅尋以母喪歸爭泣留弗得也服除補寶慶知府擢江西按察副使治兵撫州諸郡時華林瑪瑙姚源盜大起詔右都御史俞諫發近地兵討之公以兵備從賊氣勢相連絡號數十萬江西兵素單弱應募及土兵調者又桀驁不可使公日夜拊循漸為勒束陣法陰募招賊降者散為農而擇其勇健置麾下兵始強迺前奮擊賊十餘戰大

經濟名臣

卷十七

空

破之所殺虜迨復業無慮數萬人而叅議王泰者忌公功譖之俞諫狀不悉上自以資進福建按察使時寧王宸濠縱毒陰結羣盜欲為不軌公上疏論攻治二策未及王乞早以禮法裁判詔下兵部議多如公指宸濠怒論公斬罪十摘疏語禮樂刑政漸不出自朝廷為離間親藩因徧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銳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介空公誹謗妖言離間罪必欲殺公公先是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允歸抵家宸濠徧遣克徒挾上旨襲公巡浙御史潘鵬

附濠盡囚公家人索公甚急會李承勛為浙江按察使匿公變姓名問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微臣慙愚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啟充徐文華輩並疏論救諸奸亦懼公乃得出戍瀋陽居四年宸濠果反起公軍中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為吏部右侍郎以父喪歸世宗新即位公自喪所上言聖孝治體二疏皆見納遷兵部左侍郎數月遷南京工部尚書詹事霍韜薦其賢召為都察院左都御史未就改刑部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三

尚書兩月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公時已得疾力論西北事不休溫詔慰行之然薦陳九疇馬昊等有將畧大為時宰所厄乃懇求致仕歸賜勅給驛續與廩歸無幾召理南京兵部事復辭乃止卒贈少保謚端敏鄭端簡曰公朴忠直諫氣壯才雄淡泊寧靜清素不淆席文襄稱公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邵康僖曰胡公疾惡如讐善則猶已余兩為公屬吏手書勉余忠孝大節公議哈密與南海不合論甚部功王浚川以為發其過大不喜薦賢才安仁以為侵官

相壓亂政發怒訴於朝哈密土魯番疏制置極詳土魯番劫曲先衛人牙木蘭為將牙木蘭與之易谷我土魯番遣使來而大臣即欲縛牙木蘭與之易谷密公議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牙木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魯番善賈多巧術往往以珍奇啗時貴自成化至于今中國為彼欺負今欲甘心牙木蘭以携貳我屬夷而以哈密為餌釣大利宜勅王瓊為國忠謀先盡復瓜沙羽翼之地悉收亡失屬夷封植哈密永為不侵不叛之臣而後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三

請勅降印庶不辱王命且土魯番方恫喝中國懸衡諸夷但遠越流沙烏合難久我大震威略以離其黨購賞義附使相破滅此伐交之術正宜厚牙木蘭以風蠻夷及薦馬昊施儒楊必進及九疇為將皆報聞河西之議語侵永嘉彭澤陳九疇得免奇禍昌化嗣伯下廷議公言吾輩不得以厚賂故誣朝廷安仁變色大沮以故諸大臣皆忌公論大體是永嘉安仁說竟不肯相依附賴上明聖憐其忠鯁終始眷注云公有奏議行於世其危言正色遠慮深憂天性然也

子純肇慶知府有才行屢登薦劾引疾乞致仕次子繼幼讀書不大了了父亦棄之世寧調兵至江西兵官以世寧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能見我父哉兵官跪請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凡三日而世寧歸閱大異之顧兵官非能曉此者以詰不能諱其實告世寧歎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繼方略世寧十不失三繼策十不失一也世寧之上寧王事繼跪曰疏入必重禍奈何父曰吾業以身許國矣疏到世寧下獄是歲繼因念父病死世寧母獨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五

不哭曰此子在當作賊胡氏滅矣

都御史馬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昊關中人昊長身驍捷善騎射舉進士為監察御史擢按察僉事尋以御史時罪謫真定推官至則教吏士習武多布置鈎指民家有流劫奸盜亡命悉擒之再用前罪謫判開州吏士伏闕上言馬昊於真定稱保障甚宜真定請勿謫詔許之亡何蜀盜藍鄙叛侵掠蜀合四省兵討之未効吏部尚書言馬昊才可蜀按察僉事佐治兵昊至閱所部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擇驍勇材力之士千人分四隊隊各立長會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五

賊來逼城昊夜出百騎舉砲擊賊營亂自路籍而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以兵起未有者昊曰此尚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之遂前遇賊賊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為應昊以正兵當左而身與兵百騎直擣伏伏驚潰趨左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柵大破之斬騎將方四捕首虜降萬人遷副使治兵川東道賊延蔓勢尚張都御史高崇熙謀於副使張思齊招諭賊賊請降而乞往劄臨清市空其民昊曰臨清市蜀襟喉上達重叙下連湖湘其地饒富沃衍

胡可委賊自困，獨益飭治兵，募召豪傑，賊因不敢東。伏漢州平壤，未幾復反，集眾至二十萬，前後官兵俱敗績。賊遂圍中江，因謀嚮成都。吳以五千騎馳赴中江，賊走窮追之。與總督彭澤合擊，大破殺賊酋廖麻子，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蜀廖麻子死，餘黨尚數萬，竄於東鄉山。推喻老人為帥，吳請于彭澤曰：「由險不便騎射，深入賊為主，或迂失便，願發步兵三萬，據出入要道，賊當自餓死也。」澤如吳言，賊窘果縛喻老人請降，而它賊在遂寧渠縣者相繼平。進副都御史，逾

經濟名臣

卷一

七

歲虜亦不刺，自西海犯松潘，蜀大振。吳招土番為間，取道夜掩虜，虜驚潰，獲馬及衣械，事聞加祿俸一。高拱筠燹人普法惡，倡諸夷部立寨，僭號攻劫。吳率兵擣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山寨不下，吳行周視寨曰：「此固高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據泉口，而攝南方圍待之。兩日，賊渴，覘南圍薄，夜走。兵從後追，捕首虜又萬人，執普法惡誅之。遷右都御史，予一千錦衣百戶。然吳好功名，又欲討松潘夷，不勝，逮下獄，罷免。逸史氏曰：嘉靖初，胡世寧盛言於朝，吳名將可用也。

其撫蜀亦欲平松潘夷，曰：「吳長用兵，輕用其長，故敗臣短用兵，重用其短，必勝，嗚呼！名言哉。」

續藏書卷十七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七

續藏書卷十八目錄

經濟名臣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材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麟

尚書雍公太

尚書吳公廷舉

尚書顧公璘

附 弟璵

少保王襄敏公以旒

經濟名臣 卷十八目錄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金

太子太保熊公浹

尚書胡公松

尚書鄭端簡公曉

太子少保李敏肅公世達

尚書陸莊簡公光祖

續藏書卷十八目錄終

續藏書卷十八

經濟名臣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幼岐嶷儼如成人甫受學輒慨然有經濟天下之志弘治己未登進士授德清令尅苦而勤敏一日勤事他邑重囚械獄去公還禱於城隍未幾就擒公詰之曰汝既遁何復爲我擒賊曰有一緋衣人尾之欲脫不能耳人咸以爲異正德二年晉刑部廣東司主事四年署貴州司員

經濟名臣 卷十八

外郎獄小大無遁情大司寇洪公鍾每命諸司錄其讞案以爲法五年改山東道御史逆瑾誅榜諭天下出公手筆大學士李公東陽見而絕愛之及爲史記李公與楊公廷和各製一篇不愜意乃會司寇何公鑑中丞楊公綸令其屬編爲之李公見公作喜曰此以古詞兼律筆足示後矣遂錄付史館六年出知嘉興未幾調杭州杭以繁富名公至愈以清約自勵入覲具一書二帕贄京貴橐中無一長物而公之廉幹益有聞十一年進右叅政尋進按察使會宸濠變起

濠去浙迺倚鎮守中人畢真為內應人心洶洶御史張縉謀於公曰事急矣將若何公即就案草檄調兵方略布置一日悉具又自往說真令撤兵衛自是姦謀內沮兩浙恃以安嘉靖二年以服闋再為雲南按察使先是宥土酋相讐夷者六載未定御史曰須公為之公即召至諭以王法當誅死今姑貸汝如例罰牛羊若干以贖土酋頓頽輸服御史難其太輕公言治夷法如是足矣不爾是激之變也後調知夷果密調兵聞無他乃止三年晉貴州左布政使尋調廣東

經濟名臣

卷十八

二

凡入民課金令輸者自權之而親為監督主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往來傳置諸所餽遺即果蔬弗受也公兩典名郡及為藩臬長壹以便民為務頌聲載途所至立專祠祀公六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未兩月召為刑部左侍郎七年改戶部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雲貴川廣糧餉偕總制伍公往平雲南至澧州聞捷還辭兼職冬晉尚書十年丁內艱十三年召復任駕謁山陵公受勅偕宣城伯衛公錡居守如是者三十七年以考滿解職明年廷臣上議言司徒

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難竊見材操心廉直終始不渝且綜理既閑出納有執實清朝人才之望及今未衰尚堪任使乞蚤召用以盡其材上俞之起公原官加太子少保公在位素令親信察市價低印攬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貲算永嘉張公新費用事常以意氣挫折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云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諾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永嘉意其黯黯弗了也既而偵之則無弗夙具者乃歎曰渠固若是辦耶上念吏治龐雜特命

經濟名臣

卷十八

三

公以司徒行考察所汰簡者數百人人人大服又大獄久不決者四事上命兼司寇鞫之居數日盡得其情擬奏上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可無憂矣事竣乃還印刑部皆以特旨從事前此未有也平生為國薦賢絕不欲人知是時士大夫頗尚圓通公卿或阿上取寵而公獨屹然自守有古大臣風然竟以此忤於時翊國公郭勛恃寵專擅損兵冒餉公疏劾之上下其章所司讐勛威莫敢詰復按勛不法十事草成未上為僚友泄其語反為所中遂

落職歸，歸兩月而卒。嘉靖中，工作大興，邊費無藝，加以水旱癘疫，所在告災，公籌之，殫竭心力，必不稍以加賦於民。在職力主節財，諸濫請浮費，悉斥不應。初世廟以祠禱故，於額外有所需，公執曰：終不以無益虧國計。世廟心弗善也。頃之，公去，且死，卒至邊儲大窘，計無所出。世廟乃歎曰：令梁材在，當不至是。居恒約敕僚屬，壹意奉公。自起家縣令，至司徒，處公解者，什九私居者，什一。終日高拱堂，皇內外肅然。在廣東日，右布政林富市肉數多，召其僕，誠勿過豐。富

經濟名臣

卷十八

四

聞之大怒，短衣露頂，踉蹌而出，詈不已。公頻視簿書，端坐自如。富慙而退，為司徒，語其屬曰：若輩與人一接，杯酒歡，有干謁，能峻却之乎？率之日坐部治事，無敢闌出入，以故夤緣請寄，悉格不行。而歲計益治，公捐潔正直，出於天性，佐食以園蔬，絕無兼味。公服用浙蕉極下者，底裏不厭澣綴，唯兩裾鮮潔而已。為尚書宅，憂歸始有居室，崔公銑稱之曰：自公召還，司徒塗人丐子相語云：今天眼開，召回梁公矣。此與司馬公入朝何異？西長安有屋一區，予嫌其陋，公至，即居

之。但埽地塗壁而已。予甚媿不及也。卒之日，家無餘貲。子孫至不能之。京斬卹典，隆慶初，奉遺詔補給祭葬，贈太子太保，謚端肅。予祭四壇，哀榮之典，為始備云。

經濟名臣

卷十八

五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

事 泰陵 庫陵 水陵

公名麟字元瑞其先江西安仁人國初以武功籍南京廣洋衛至公始登弘治丙辰進士是時外戚張氏驕橫執法臺諫擊之逮治甚急公與歸安陸崑抗章申救 敬皇為之霽威事尋得解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錄囚畿內所疏雪冤滯無慮數百人轉郎中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日郡聲大和逆瑾銜公出守不修謁猶掇郎中時瑣細廢為編氓郡人爭致贖公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前劉敢

經濟名臣

卷十八

六

蒙一錢惠耶既去越人肖像為小劉祠語在太宗伯王公華記中時與龍寬及湖人吳琬施侃陸崑交因徙居于湖山人孫太初亦以羈旅入社湖中風雅稱中興焉瑾誅起知西安遭內難去郡服闋遷陝西叅政屬關內饑虜數深入朝遣貴臣督兵將厚賦軍興諸司莫敢異公曰靖邊本以衛民也民可先困乎使者色沮會有赴闕陳訴者命與叅政共圖其便議遂寢公亦嚴覈侵漁括逋負邊儲竟以不乏踰年擢雲南按察使謝病歸嘉靖初起為太僕寺卿擢副都御

史巡撫北畿復引疾章至三四上始得請時論方高

公才節再起為大理寺卿改刑部右侍郎尋陞工部尚書水衡泉貨之府高潔士頗避之公咨白吏部盡選才庶充曹任仍請築外帑刷四司之財貯之特銓主事一人與臺臣同典出納 上嘉公意賜庫名曰節慎實自公始凡工部上供率關內府所徵多淆典式不受嚴公條上最甚者十二事得旨裁之中貴人用此銜公會 上遣近璫督造龍袍於蘇松公請罷遣忤 旨勒令解職公既歸益遠世紛里中不復知

經濟名臣

卷十八

七

有鉅公者其於文以冲夷雅澹之詞發瑰瑋奇崛之氣幼眇穠纖冥與神會書法宗義獻以還片簡尺牘人爭寶之至與人談謔往往出微辭臻妙趣早叅玄理兼達天命嘗請王公廷相預作墓銘好樓居而力不能作友人文徵明寫層樓圖遺之常懸之壁命曰神樓賓至則陳法書名墨以為娛叩以時事不答公卿交薦公不知也性清約疏布自喜事繼母戈遇異母弟鳳尤篤恩禮先人田廬悉以委之絕不以豐約累志太宰李默言公儼居深陽嘗遣門人候之公引

至卧内見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又二十年觴
子峴山逸老堂了無宿具旋以乳羊博市沽風雨蕭
蕭欣然達夜其風尚如此嘗以爲公揆文似公幹治
財似士安剛介不撓似器之至于廉約省素家無餘
貲位列三事以功名始終此與東牟劉祖榮何異世
稱二劉不其然乎年八十有八卒贈太子少保謚清
惠

經濟名臣

卷十八

八

尚書雍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太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吳縣
知縣吳濱湖湖漲沒田千頃公作堤民受其利稱雍
公堤吳民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殺女兩月匿尸湖
中石下召夫訊夫曰妾逃兩月踪跡莫知妾父賂財
始知死所公使人視其尸乃訊父曰夫殺汝女汝安
知匿于石下且此豈兩月尸邪此必非汝女汝殺他
人女冀得賂耳一拷而服十年召爲監察御史巡鹽
兩淮淮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公巡滿俱與完室

經濟名臣

卷十八

九

歷陞浙江右布政使時勢家鬻販私鹽鄉人效尤盜
竊橫行公先收勢家人抵罪於是盜竊稍息爲都御
史巡撫宣府叅將李稽不法部下狀其惡公具草且
上稽跪堂下乞受責公曰此亦軍法縛下杖之三軍
股慄已乃譖公於時相言官遂劾公以擅辱將官罷
之退居韋曲別墅不涉城市正德二年給事中潘鐸
薦公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超起左副都御史操江
固辭弗允未幾陞南京戶部尚書時逆瑾用事以公
鄉人不肯相親斥公去而諸所嘗薦公者鈞陽

皆獲罪、公歸復居韋曲、與鄉人論穡事、不與上官相見、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幸無以太故屈法也、年八十卒。

經濟名臣

卷十八

十

尚書吳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戌籍梧州、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字民、時華容劉公為左布政使、知公移、公輒具尺書、公益盡力效職、有都御史召見、公甚溫、廷舉請事、都御史曰、順德有大壩、某屬我、修其家廟、可稍葺之、公謝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市舶太監出銀市葛、公即以銀市二葛、曰、奉此為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雷產、非此中有也、太監怒、取金去、汪御史惡公、曰、彼專抗

經濟名臣

卷一八

七

上官市已能會、公壞淫祠、撤其材、作土堤、書院、賢館、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屑計斤兩、公囚服、梏手、日詣訟所、士大夫羣泣訴公亡私盜狀、御史大慚、釋公、弘治九年、都御史者入為吏部尚書、公時為令十年矣、乃遷成都同知、起復、改松江、十八年、廣東盜起、陞兵備僉事、討平十三村池水盜、正德二年、革兵備、三年、改鹽法、兼屯田、四年、陞廣東右叅議、再逾月、陞瓊州兵備副使、時逆瑾專權、公發鎮守內官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帑解京、皆非正費、曰、貢

進內也。曰司禮打點錢賂瑾也。五年瑾矯旨坐公枉道。荷校不灰。戍鴈門。再月赦還鄉。是年瑾誅。改雲南兵備副使。六年陞江西右叅政。討桃源賊。時總制數易官兵不協力。歷數年賊益熾。公饒智略。勇不避難。與副使胡世寧發憤欲設奇取捷。平賊諭使解散。反爲賊得。賊劫公求撫。公詞色不撓。久之伺得賊中要領。公誘勁賊執其酋出。復入討。平之。九年陞廣東右布政使。立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平傳役。十年嶺西猺獠作亂。兼兵備副使。撫治廣東諸府。十一年轉左十

經濟名臣

卷一八

三

二年湖南饑。陞副都御史賑濟。十三年勅勘永順保靖兩江口夷情。公爲堅明約束。條奏上。十四年還京。復出湖南定諸夷地界。又疏言六事。備宸濠變。宸濠大恨。唯恐公巡撫江西。嘉靖初召爲兵部右侍郎。上疏忤輔臣。改南工部。又改南戶部。晉右都御史。理南畿折豪強。植貧弱。禁私驛。止妄工。南畿肅然。公長身而瘠。面如削。爪衣敝帶穿。不事藻飾。神采英毅。志識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如糞。上妻子饑寒而施。予不較。有亡。陞南工部尚書。卽疏歸。歸

二年卒。年六十六。公居湫隘。亡郭外田。顧有書至萬卷。卒之日不能斂。都御史姚鏞爲之經理。崔文敏公稱公貞才潔履。厚行定力鮮儷。又曰公恒衣食人妻子。乃不能給。官四十年百瘁九死。不能一日安于朝。推下賢哲。不憚屈已。卒未聞報德者。

鄭端簡曰。大臣持繡斧督撫方隅。固欲其威望素著。然必有恩信焉。非約已裕人。與士卒同甘苦。與農疇共休戚。而徒欲以武健讐夷蠻。金壁媚津。要數月日。幸無事。得內遷。卽剗祠樹碑。稱頌功德。人誰信之。此

經濟名臣

卷一八

三

五公楊信民韓雍鄧廷瓚雍太吳廷舉者。信心而行。磊磊落落。恩威敷布。沒世不忘。卓乎不可及矣。

尚書領公 事 恭陵 康陵 永陵

公名璘字華玉上元人弘治丙辰進士授廣平縣知縣入為南吏部驗封司主事進稽勳郎中正德庚午出知河南開封府癸酉謫授廣西全州知州丙子起知浙江台州府陞浙江左叅政嘉靖改元陞山西按察使以病免庚寅起為江西按察使未行陞浙江布政使壬辰召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疏乞終養忤旨落都御史以布政使致仕丁酉再起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己亥陞刑部右侍郎改吏

經濟名臣

卷十八

古

部會 顯陵肇工改工部領山陵事進工部尚書事竣還 朝改南刑部尚書公融明濶達精於吏理能激昂任事初蒞廣平甫弱冠耳而關決敏利摘伏若神及為開封盜起燕薊流劫中原所在釋騷彭公澤領兵壓境上簡公自輔公練兵轉餉取具呼吸折衝戡亂謀畫居多鎮守中人廖堂恃逆瑾黨圍奪自恣公每折其萌芽瑾誅廖罷去而王宏者尤諄諛繼廖出鎮公故不為禮有所徵需一不答歲時展謁長揖而已用是積忤宏宏方恃錢寧為援矯詔逮赴錦

衣獄公抗言條對一無所承寧無已遣邏卒陰探郡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上鐫三階徙全全僻荒遠陋公不鄙夷其民而相教之久之民用又安士與于學甫三年移台州台武衛錯居俗獷而喜誣胥吏並緣為姦公爬䟽剔抉求得其利弊所在次第興除之故事武衛諸城郡為修築費率為主者乾沒恒歲一築築輒壞公鉤得所侵漁悉沒入為城費擇人經理故所隸三城特完郡瀕海貧民業鹽自食苦邏卒窘之相賊殺不止公為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

經濟名臣

卷十八

五

稅入往軍餉不時給貧軍多稱貸駟僮得肆侵牟公支放有期軍皆給足而姦民無所牟利矣郡南瀕江多水患有中津橋且壞公修復之因築石隄而樓其上凡數十楹人莫喻其旨已夏潦水猝至居民得依樓以避所活以千計乃服公先見云公久于台悉浙中事宜繼起叅藩與左轄日益練達展采錯事惟志所欲為若賦發科謫調補吏胥皆吏蠹蟠結前政所不敢問者公排根絕蔓振剔不少縱文牒糾紛隨事剴裁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皆斂手無所事事迨無

湖南提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計坐理而已。公輅車徧歷州郡，跋涉險阻，不爲厭。故事行部以藩臬守臣自隨，公悉謝去，供頓次舍，才足周用，民不知勞。念荆湖沃衍，而流庸惰弛，科輸煩擾，故所至勸農業，平徭稅，民用安集，而歲亦比登。在鎮逾年，多所建白，首言地瘠民貧，兵食不足，藩祿無節，後繼爲難。又以湖湘控扼邊徼，地大事繁，御史按部歲一代，勢不得徧欲。添差御史分蒞湖南北，以廣詢謀。又言外臣多茂異，比限以藩府戚屬，不得內徙，非舊制，乞越例推選。以

經濟名臣

卷十八

去

收滯才，時雖不盡行，聞者以爲篤論。顯陵之作，經費不貲，公長于料簡，程省弗懈，視他所營，率損費十之五，而功實倍之。且規制宏偉，民不告病，晚典邦禁，不肯黷，黷狗人，苟罹於辜，必以法繩之，而怨讟興矣。蓋公負天下重望，高視濶步，遇權貴或傲然不爲意，而與山林文學行誼士，乃講均敵禮，孳孳獎進之，唯恐不給。坐是忌者側目，雖晚躋大位，卒困于讒，以沒惜哉。平居事親孝，父病疽，公已五十餘，與同臥起，吮濯扶掖，肉血淋漓，十指皆潰，曾不肯委勞於人。處羣從

兄弟尤極友愛，少學于李璠先生，李歿，妻萬不免饑寒，公分俸資給，又爲其子置產，旋置旋廢，而其子卒困以歿，乃迎萬養于家，歿爲歛葬，而給其孫如子，終其身不衰。友人胡欽歿，妻方食貧養姑，公俾里中上其事，請表于朝，文牒往來，與一切費，咸自公出。至于里黨族屬婚喪緩急，多倚成于公，其於倫誼甚篤也。爲文不事險刻，雄深爾雅，詩尤雋永，時出奇峭，樂府歌辭不失漢魏風格，自少已有名世志，舉進士，卽自免歸，與陳侍講魯南、王太僕欽佩及從弟憲副英玉

經濟名臣

卷十八

十七

相麗澤，聲望奕然，出入所雅遊。若李獻吉、何仲默、朱升之、徐昌穀，皆海內名流，而公頡頏其間，不知其孰高孰下也。所歷沅湘天台衡岳，皆山水勝處，雖簿書鞅掌，而不忘觚翰，所至領客讌遊，感時懷古，臨觀賦詩，風流文雅，照映林壑，有古高賢特達之風。噫，不可及已。所著曰國寶新編，曰近言，曰顧氏七記，詩文曰浮相稿，曰山中集，曰息園集，曰憑几集，曰登衡小記，總若干卷。英王名瓌，有奇節，著寒松齋集，並行于時。

少保王襄敏公

李 康陵 永陵

公名以旂字士招江寧人生而廣額豐頰音吐如鐘弱冠游膠庠才名蔚起鄉先生金公澤以右都御史掌南院解圍帶贈公正德辛未舉進士授江西上高知縣時華林賊方熾流賊復入江掠舟揚旗剽劫庫獄公集鄉兵要害處遍置鐵蒺藜以防之賊自是不敢窺上高已又生擒流賊伍廣等數十人闔境帖然公益省刑紓賦與民休息縣大治選河南道御史臺長彭公澤尤器重公一日指其坐曰當拂拭待子矣

經濟名臣

卷十八

十八

出河南省試期至會宸濠叛闖劉璟者濠黨也乃倡議罷試公徐言江西去汴遠且濠旋撲滅罷試無名遂事事如故璟又傳武廟親征道出汴輒下牒取帑銀四萬備供應諸司莫能應公執不可謂天子御六飛必戒前路勅至岡之未晚今豫發帑萬萬一從他道銀散不可歸誰執其咎璟乃沮嘉靖壬午按福建時泉漳盜起流劫安溪勢日張公檄分守及都指揮率兵勦之月餘平癸未予告還先是公父感風痺再疏終養家居十年壬辰仍補河南道督北畿

學甫十閱月擢南太僕寺少卿甲午陞大理寺右少

卿戊戌春陞光祿寺卿八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時有議革撫治者公繪四省交會圖鑷之石著論言不可革狀議遂罷庚子陞左副都御史佐院事辛丑陞兵部右侍郎是歲徐呂洪渴漕舟滯不行臺諫言宜如先朝故事簡大臣督治于是公受命兼左僉都御史以行至則先求故道視泉脉循經流塞分殺自徐洪南抵沽頭增閘若干又相地形引水暫築土壩若干漕舸得如期達京師汶上寧陽間

經濟名臣

卷十八

十六

故有四水櫃置湖中曰安山曰南旺曰馬場曰昭陽勢豪侵沒多獻德邸藉其牽制有司因循不敢問公謂水櫃復庶畜洩有地河溢則懸河以入湖河溢則懸湖以入河足備緩急遂任怨力復之事竣上嘉悅加俸一級癸卯陞右都御史掌南院鄉人憶金公贈帶事至是驗矣公處父母邦務持重屏騶從簡出入舊宅在聚寶門外市人填溢歲時歸祀必由他道謂其子曰昔張湛入里門必步可取以為法也乙巳考察京官中外翕然服其當是年刷卷御史以公錯

參武弁至千餘員有 旨贖罪公念衛官多貧值執
減 詔至即承德意悉蠲之歡聲載道丙午 召入
為工部尚書至則琉璃河圓明閣工興經營節縮得
不重費工完 賜銀幣者再九月二品滿考 上遣
中官賜寶鐘羊酒丁未二月改左都御史掌院事公
思彭公語益感奮三月 廷試充讀卷官九月轉兵
部尚書兼提督團營先是陝西總督曾公銑倡議復
套業奉 命集議俄 旨出逮銑即命公以尚書兼
右僉都御史代之公 陛辭馳入關亟罷郡縣軍需

經濟名臣

卷十八

二

停造器具邀功生事之言一切屏遠又嚴盜馬之罰
禁劫營之弊勵諸將慎固封守雖倉卒建禾而能推
布腹心畢屈羣策如延安設游擊一人清平高家二
堡與清水營文縣設守備四人岷州設判官一人文
縣參將改分守靈州參將移橫城平虜西寧二守備
改參將疏入皆得允前此哈密密熟番久留甘肅公忠
之同部御史楊博廉關外鉢和寺傷可田可廬召諭
諸番為繕室廬分比舍即口授田示之生計仍約朔
望族首得入關為市諸番感喻稽首聽命遂徙帳房

七百有六男婦三千五百有奇是舉不煩一夫而數
十年種類為之一清自二十七年入鎮至三十二年
防秋者五市馬者二北虜西番無大舉無深入戊申
虜犯山丹巴酉犯波羅堡及莊浪巴又犯高家堡再
及鎮羗皆督師敗之冬出塞揚兵破虜忻都庚戌虜
擾磨石移軍敗走之又敗之寧塞敗之甘涼鎮永斬
首一百三級蓋數年所未有者復敗之寧夏西沙窩
辛亥再戰肅州斬首五十七級又敗之寧夏壬子大
破虜於清平堡斬首九十四級又連敗之扇馬城燕

經濟名臣

卷十八

三

麥川火燒溝神塘嶺巴酉番賊出沒境上斬一十五
級庚戌番賊再犯調兵甘涼斬五十七級辛亥斬三
十七級計斬虜六百六十八級番族二百級奪獲夷
器共萬六千有奇駝馬牛羊八千四百降虜及番族
三千餘人邊人自虜中聞而歸者千二百有六十人
修完延慶定邊等處城堡窰寨四千六百四墩臺一
十二築完瓦查梁及蘭州邊牆二百餘里前後上功
蒙 恩廕子者二賜金帛者八賜勅勅勳者二壬子
八月二品九年滿考 詔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

夫給三代 誥命癸丑春病劇撫按代奏業得

旨致仕竟不及聞閏三月三日卒於固原督府聞者莫不奔哭失聲諸鎮軍民為罷市者數日蓋公平生不務矯激之行而唯存實心不取倖得之功而必圖成事不期顯效耀目前而要之久遠不出已意違眾論而協諸公議有古大臣之風四十二年間所至政聲大振功績可數計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予祭九壇贈少保 賜謚襄敏仍廢子一人入監蓋異數也公性恬和事父至孝病十年食飲起居不暫離側

經濟名臣

卷十八

二十五

溷器亦自浣滌與鄉人處皆得其歡心雖介節凜然而無幾微見於顏色於宗族知舊恩義尤篤為司空入京至東光聞鄉友蔣淮三喪厝連窩寺時舟已踰百里亟命回舟留五日出俸易棺遣人護歸南都鄉人謂公長厚自金公澤後方再見云所著有漕河奏議漕河撮稿督府稿督府奏議若干卷行於世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金字子庚武進人正德戊辰進士擢給事中陞太僕少卿僉都御史轉副都御史致仕家居六年以原官薦起陞兵部侍郎轉都御史歷撫延綏宣府保定淮鳳諸處已陞尚書南京南京公所生也因得焚黃先人之墓人以爲榮公爲人濶達警敏自在科中則已諳習世務章數十餘上度可施行而後言 武廟數游幸公上疏請早朝躬覽章奏總權綱頗見采納又言京糧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三萬

經濟名臣

卷十八

二十三

當痛爲澄汰中官以迎佛監織濫討引鹽暴橫道路當罷又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宮外議云已娠請誅昂而還其女昂雖不罪而女竟黜及公沒禮部爲公請贈謚亦獨以公爲給事時能陰銷禍孽指此疏也是時奄幸擅勢與言路爲仇不旦暮死則竄公給事中九年老成周慎卒免於戮辱而以久次擢爲太僕公貌瓌偉善議論初在瑣闥每九卿廷議軍機大事衆輒目屬公公口對甚辯聞者心愜壬申狼山之捷兵部議有功將士例陞三級公笑曰不然將士有實職

有虛銜，有正副叅遊，實職大而虛銜小，有管哨管隊，實職小而虛銜大。今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皆可爲督府，而叅副以上或止於都司，首尾倒置，非便衆是之。癸酉，議用兵土魯復哈密，公極言西邊虛憊而土魯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拯哈密可乎？衆曰：如土魯索金幣，何？公曰：彼能效順國家，何愛於賞？不然，勦之未晚也。已而卒從公議，於是衆以公可屬邊事，以此延綏宣府皆推公往。公旣諮達，不拘謫，有帥臣體裁，又善煦嫗，接下，其在兩鎮，人見公色詞。

經濟名臣

卷十八

三十四

旣已心安，公益務寬簡，以慰帖之。嘗欲管一二走卒，時窮冬多不袴，公惻然曰：邊人窘，若是，遂不忍管，而百方爲之招商聚粟，廣屯積，以時給其食，使人有重生之心，又爲之葺墩墻，疏石渠，期於利盡而人不勞。邊人益愛公，嘉靖甲申，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公愕然，踟躕久之，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公曰：若輩以殺之爲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公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

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授之刃使殺焉，其誰忍乎？衆大歡呼，叩頭退。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及之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公數爭之，不得。侍郎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爲市，而商人無能得者，衆固甚怨，會諸軍詣侍郎請糧，不從，且欲鞭之，衆遂憤轟然面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泣告公，公曰：吾在也，毋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

經濟名臣

卷十八

三五

公不委罪若也，氣已平，乃擁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罔利不恤我衆耳。公從容懇論以利害，衆囂曰：公生我，始解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心愧公，延宣皆虜衝，公內撫諸軍，外策強敵，關城晏閉，邊氓緩帶，四五年訖無敗事，人益以爲才。自公去宣府八年，大同復殺總兵，據城亂，公時起巡撫保定矣，遂往扼紫荆，擒大同謀者數人，送京師，會真定巡按李者有疑疾入其邑，聞銃聲驚，以邑令謀已欲扶之死，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謀已，至遣吏發卒捕守。

一城盡空公聞變星馳撫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
臺長庇其屬爲之訟寃公復上章力辯廷論竟直
公而黜御史公本通達不務爲崖異然大體所在不
肯苟爲媿媿此蓋公所難者其以都御史出鎮淮也
章聖梓宮南祔始奉吉由江而諸護行大臣至
儀真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於江險悒悒不敢
任公獨言沿江山險路不可通狀且奉玉體馳峻坂
上下撼頓上聞之悲惻奈何議論往返數日而諸
大臣亦密探沿江路果險如公言乃決從江之議以

經濟名臣

卷十八

三六

缺維舟行如期至承天以葬江干千里免於伐樹壞
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公之力也爲刑部
尚書轉戶部益能其官乙巳致仕歸武進年餘病卒
年七十有四公喜讀書雖裨官小史亦用以資其經
略尤喜爲詩歌羽檄倥偬中率不廢詩有上谷漁陽
稿字書有晉人風骨家居好獎進後輩與人言娓娓
不厭與士人言言讀書與俗人言言勤業莫不取其
有益平生儉樸既貴自奉如居約時獨祀先歛客極
豐潔曰賓祭重事也年五十遂獨居未嘗畜媵妾教

諸子愛而有法一飲食必有訓公沒賜葬祭贈太子
太保謚襄敏

經濟名臣

卷一人

二七

太子太保熊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浹字悅之別號北原幼質穎敏博學尤精於易為文詞清勁以儒士舉正德丁卯鄉試甲戌第進士拜禮科給事中持議審諤一時權姦沮懾已卯宸濠以南昌叛初濠之異圖也錮公及御史熊公蘭至親為質又陰結朝貴阻絕封事巡撫孫忠烈公疏七上不達公曰伐謀貴豫否則羽翼已就難圖矣一日公偕熊公密授草御史蕭公淮上之濠大懼洩露遂發兵反不再月果擒有儉人者因導武廟南狩公倡

經濟名臣

卷一八

三十八

朝臣累日伏諫不已奉命查核松潘邊餉總兵某者怙勢侵冒動以萬計公廉實狀聞寘之法壬午詔討求追崇典禮朝論準治平間安懿故事公在蜀聞之抗疏論今上承統御天弗緣所後而禮濮國不得考於宋英今獻皇豈濮國比哉反覆以倫理天性辭之遂與輔臣牴牾出補河南右叅議至則起察招通弭訟時部境寇作公曰安得以職守分彼此耶即勒兵捕之會外艱歸丁亥召修明倫大典公乞終制次年大獄明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請嘉魚李

公講求振刷臺憲一新明年陞右副都御史大典

成轉左副又明年轉右都御史掌院事七閱月有人命獄成於厥衛羅織者勅下法司會鞫眾依違公獨奮筆曰殺人以媚人弗為也力白其枉既重忤中貴而忌公者因擠之遂罷免已亥駕謁山陵御行殿召近直追論舊臣上曰浹老成論吏部起用尋陞南京禮部尚書句曲人王某者疏欲表揚朱家巷以崇國姓公曰天親不可以人為今日久跡湮涉牽合非禮也遂寢其議廷論躉之庚子改南京兵

經濟名臣

卷一八

三十九

部尚書叅贊機務考核軍政去留當材品人服其公又奏減龍江淺舡餘丁幫甲若干以甦困卒又禁和買罷諸苛法留都軍民倚重焉癸卯召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掌院事公慎差遣無遠近勞逸一揆於才力曰紀綱之地將以糾正官邪而先自枉可乎眾志遂定有巡關者聞警報托疾自逸公遣首領促之竟無敢逾宿按歷有擅威福甚者必貽書令省改嘗辯官民寃牘剖成案未嘗徇勢屬甲辰改吏部尚書公曰太宰天下所與取平者吾安敢臆哉取凡陞

敘無小大流品日與少宰安福王公華亭徐公及司屬之賢者共焉每每注選必語所司曰此缺相宜否如否雖十易之何害尤獎拔寒峻惟恐其墮落臺官自嘉靖初部使者舉刺漸廣公曰非制也其敝有司炫威市恩不免矣請凡中差論列苟非其專職無濫及選者為令公在部院京察二外察一皆蒞以公嚴京察惟黜其行誼尤無良者有直道被誣者公必辯救之凡遇姦人傾陷善類公皆昌言正色諍而全之眾皆悚服公幸銓逾月上優以弼臣之遇凡朔望

經濟名臣

卷十八

三十一

拜 朝東遣祭先師帝王社稷皆預焉乙巳公滿考六年加太子太保母萬太夫人年九十公乞終養上溫旨勉留 詔有司以粟帛存問曠典也公自是殫竭忠盡於國體公議無弗侃侃者八月疏斥乩仙之妄忤 旨公惶恐待罪至十二月固乞休遂遣官校械繫以歸執氓役在田凡十年足跡不入城府每見邸報知時事災異輒憂形於色尤以未報 國恩為恨每厭術數之學好觀程朱語錄體驗於身心以是臨大政決大疑確有原本蓋以抗直任事以惠利

救時公識其大矣

經濟名臣

卷十八

三十一

尚書胡公 事 永陵 昭陵 今上

公名松字汝茂幼即嗜學家窘無所得異籍則傍借抄讀更輯古名臣奏疏諦觀之喟然嘆曰經理天下者不當如是耶其志向已槩見於此云嘉靖戊子領鄉薦己丑成進士授東平知州秩滿遷南京兵部員外郎改禮部祠祭司進郎中陞湖廣叅議山西督學副使進叅政以言事指斥權貴得罪家居者十餘年後用言者薦再起公為陝西叅政尋轉浙江按察使進右布政使轉江西左遂擢公為右副都御史巡撫

經濟名臣

卷十八

三

江西陞兵部左侍郎改吏部陞南京兵部尚書尋以吏部尚書召入方其為州時州有巨豪劇寇前守累不能收捕設法擒殪之民有訟必先論之以理不得已方置於法故民莫不愛公之惠而畏公之威至構祠祀公其在留都時以部員冗職稍有餘暇即聚經史求微詞與旨叅稽考互必浹洽曉暢而後已且曰為學如儲積既多水旱盜賊應用將不竭矣及在湖藩職糧餉值湖北叛苗鎮守之變公紆籌策親履行陣遂致蕩平捷聞特降璽書慰勞且有白金綠幣

之賜秋闈試士以公為提調而是科得士為多其督學山西時公乃樹風聲明經術將以儲實材為天下用而士類亦彬彬然嚮風矣會虜酋入南地抄掠民倉卒奔避太原太原城堅閉弗納公憤然曰是非我赤子耶若何弗納弗納其奚用守為守將懼遽納民民賴以全活甚眾於是公遂上疏曰虜之敢于深入者以邊將暗懦失於先機故也賞罰不得當功罪不時審奸豪潛入虜地為嚮道而莫之察帥臣隱挫劔冒以捷聞而弗之究則備禦何由嚴而虜安得不深入竊為國家憂之謹上便宜十二事曰懲苟玩曰堅障候曰懷携貳曰蓄孽牧曰慎任使曰利器具曰廣間諜曰清耗蠹曰嚴備禦曰核屯戍曰預積貯曰撫傷痍疊疊數千言皆切中邊計要害上可其奏即擢公叅政協守鴈關蓋知公可大用也公文臣也一旦起言邊事人固忌之而疏中語頗侵當時用事者以故得罪去公家居築娛老堂奉二親別構尚友堂聚天下諸書讀之又曰是文耳曷若偕一二同志遊東南歷覽形勝當有脫悟處也時公同年友羅君洪

經濟名臣

卷十八

三

入竊為國家憂之謹上便宜十二事曰懲苟玩曰堅障候曰懷携貳曰蓄孽牧曰慎任使曰利器具曰廣間諜曰清耗蠹曰嚴備禦曰核屯戍曰預積貯曰撫傷痍疊疊數千言皆切中邊計要害上可其奏即擢公叅政協守鴈關蓋知公可大用也公文臣也一旦起言邊事人固忌之而疏中語頗侵當時用事者以故得罪去公家居築娛老堂奉二親別構尚友堂聚天下諸書讀之又曰是文耳曷若偕一二同志遊東南歷覽形勝當有脫悟處也時公同年友羅君洪

先唐君順之亦以言事廢二公並有志學古者與入
宜興山中盤桓究解而公之神已脫然超上乘矣嘗
是時言者以邊才薦公乃起公陝西駐平涼乃條數
十百事若嚴保甲均賦稅選伉健置常平大都可為
經久計者其在浙將吏多骯軍食傳峙公案發之賊
巨萬人心肅然其撫江西適流賊豕突殺長吏公受
命即率浙兵千餘人倍道出賊不意悉殲之因議曰
豫章為閩廣下流當受其衝莫若於要地增置城濠
屯戍守先事而待之復減租稅理冤獄舉賢良黜貪

經濟名臣

卷一八

三四

墨民得蘓息乃立石頌德焉始廣西賊帥張璉者黠
慧獷悍為諸酋最其巢穴連諸洞寨驅羣蠻時出寇
抄邊郡苦之諸路討之數歲不能克至是悉平蓋公
之功居多云公勲隆望重不數遷即為太宰公固將
獎恬退抑躁進擢用才雋以報稱德意而一旦遘疾
不起矣公於書靡所不讀然得其精意大義皆可見
之施行故事起輒應不假旁求探索如武庫之儲百
器畢具唯其所用至其所為文出入班馬其大旨本
之程朱其體格則嚴而峻斯本深末茂者乎有奏疏

書記傳志詩文若干卷行于世

經濟名臣

卷一八

三五

尚書鄭端簡公 事 永陵

公名曉，字室甫，別號淡泉。其先開封人，遠祖從宋高宗南渡，始家鹽官，遵化訓導。吾核公季子，其母費夫人也。公少有異質，年甫十歲，吾核公授之經傳，即能通經傳，復授以子史，即能讀子史。吾核公數指古今人賢不肖事，誠之曰：汝他日當為此，不得為彼。故公自少至老，毅然必欲為君子，不以毀譽利害試其心。嘉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高等學士。中峰董先生力薦之政府，政府亦知公名，公竟不一

經濟名臣 卷十八 三六

謁政府，尋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與其士馬虛實強弱之數。大司馬蓉溪金公屬撰次九邊圖誌三十卷，人爭借其草錄之。甲申，以議大禮杖闕下。乙酉，大同卒殺其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請宥之。公抗疏以為不可，不報。丁母憂，服除，補武選。尋丁父憂去，家居者又八年。會世宗皇帝特詔起廢，時許文簡為太宰，調公考功。逾年始至，至則分考辛丑會試轉郎中，巡按御史有所論劾不當者，公勘得其實，反謫御史。夏貴溪罷相，有

詔考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已者，公更黜其所厚者若干人。癸卯，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為尚寶丞，公謂非故事，不聽。分宜益怒，密疏公抗。上市恩，詔貶和州判官。而世蕃遂遷尚寶司丞矣。公至和，日夜治民事，訪諸所欲惡，次第罷行之。民大悅。未幾，遷太僕丞。丙午，遷南考功郎中。尋遷南尚寶卿，歷南太僕少卿。鴻臚光祿太常卿。癸丑，遷刑部右侍郎。甲寅，改兵部，兼僉都御史。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江之南北，運道為梗，上下憂之。公至鎮，勵將士，選民兵，集鹽場之

經濟名臣 卷十八 三七

壯勇，禦之於通泰，襲之於如臯，擊之於海門，搗之於呂泗，圍之於狼山，斬首九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於京師，無後期者。又築三里閘以通漕渠，開湖櫃以興水利。淮以南迄今無水患，分宜故銜公，僅擬資予加俸。公素以文學聞海內，又癯然若不勝衣，而出撫以武功顯人，益知其不可測。乙卯，遷吏部左侍郎。尋遷南京吏部尚書，未發。世宗以公知兵，特旨留為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奏罷諸軍之役於工作，眾咸感奮。戊午，改刑部尚書，會大

司馬虞坡楊公總督宣大、公奉命兼掌兵部事。時議謂宣大重鎮，欲留楊公久鎮北門。公上疏謂：楊公還本兵，則九邊將帥咸得人而戰守之事成；倘所可恃以無恐，寧獨宣大爾邪？世宗皇帝雅重楊公，且重公議，乃詔楊還本兵。公還刑部，奏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制，既又謂王直干法必當誅，留都亂卒于漸不可長，劾分宜、張紳、董傳策、吳時來不可罪，諫立儲。郭希賢不可殺，薊鎮圍廣提督憲臣王忬、阮鶚悞事之失，不必深求，咸與分

經濟名臣

卷十八

三十八

宜議不合。時御史鄭存仁者善揣時宰意，妄以職掌奏公，公具疏述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從中構之。遂忤旨，詔曰：鄭曉執法終是自尊，乃落職還公。家居，用巾布衣，數攜一童子訪故所識，與論桑麻晴雨，或時共飯山蔬，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為名卿，性儉朴，尤審於辭受，所居絕去紛華，松窓竹几，蒲茵練帷，蕭然如山僧焉。丙寅秋病卒，子履淳等訟公受誣事于朝，詔復公官。穆宗改元，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端簡。廕一子入監讀書，淳舉嘉靖壬戌進

士歷尚寶丞，準以廕官南京都察院照磨，公為學雖主用世而於性命之說義利之辨，咸能剖析精微，直窺堂奧。華亭徐公謂其持論正而不迂，嚴而不刻，剛而不激，高而不亢，與唐馬周、陸宣公抗衡，真知言也。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文集，諸經解行於世。

經濟名臣

卷十八

三十九

太子少保李敏肅公

事

奉陵

昭陵

公名世達字子成號漸菴晚更號廊菴關中涇陽人
生而穎異日誦千言自其髫年即具博大之器卓犖
之識一時薦紳先生咸器之年十二督學使者殷公
置高等補博士弟子員尋為方伯楊恪愍公所知諸
所崇禮備至西安守石州胡公甫下車見而奇之與
為忘年之交當是時已瑩精大道孔孟根宗伊周事
業日在寤寐中嘗夢謁高皇帝帝授明珠一命曰
善自珍之異日當為國寶也年十九登嘉靖壬子賢

經濟名臣

卷十八

四

書丙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癸亥調吏部考功司主
事已調文選以養病歸隆慶改元起陞稽勳員外郎
未幾調考功戊辰陞本司郎中調文選丁會大父憂
三年起陞騰黃通政給假回起陞南太僕卿今上
改元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右副都御史總理
河道戊寅以原官巡撫浙江旋告病復以原官起總
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甲申陞南兵部右侍郎改戶部
是歲陞吏部左侍郎丙戌陞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
尚書叅贊機務召為刑部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

掌院事壬辰以六年滿加太子少保癸巳乞骸骨歸
奉旨馳驛養病巳亥卒年六十有七計開上震

悼久之賜諭祭謚敏肅始公在戶部監兌湖湘旦
暮竭心計佐度支之急前後入銓司佐黜陟品藻人
羣百不失一會大計當事者拱手聽裁即見斥者無
不心服以去時徐文貞公在柄地而秉銓者為嚴文
靖公公與陸莊簡公同為司屬得以揆揚側陋薦進
之往往從田間躋華廡列卿貳銓局之公流聞宇內
前後所未有也其開府山東議班操蠲積逋減馬價

經濟名臣

卷十八

四

著為絜令時蔣大爵范儒以明經舉安廷璞李遐齡
以知印擢楊果趙蛟以都吏進而白東阿朱萊陽一
桂吏議又力昭雪之不以身格為軒輊也膠河議起
公身履其地相土宜權經費所為條析利害甚具東
土不至勞民傷財為大役累公之功多矣戊寅改撫
浙江不數月公疏辭疾引退者八年起督漕河念寶
應湖險惡歲漂舳艫無算為請開越河殺水勢列
五款以上綱領節目犁然畢具暮年而竣比原估料
價省費一萬有奇晉南太宰與剛峻意氣相期

擔荷國事所甄叙羣品如羈屑曉大察汰遺數百人下逮輿臺無不悅服者入為大司寇章數十上無非平允詳慎務廣上好生之德時上惡邊臣偽增首功怒至不可解公劑于輕重之間以定厥罪而比附重辟執不奉詔卒出其人于必死之地真回天力也會密遣殿校偵部事公慮弊實不可長屢疏明非體乞亟罷去上改容謝乃已權璫憑藉威靈勢張甚在事諸臣莫敢誰何公具疏先革其禁近供事徐正罪以杜禍源是又發官闈所未發之奸而開廷

經濟名臣 卷十八 四十二

臣所不敢開之口已御史職雄俊所抨擊無與抗者往臺長不甚有所甄別公謂吏治日衰民生寡遂皆職此之繇乃舉回道考察例行之斥韓介劉瑜黃正色輩五六人臺中始悚然改觀易慮壹以奉公為急且申明憲典傳布天下俾撫巡無得以問餽相加遺所薦下吏亦無得執費及門違者論如法于時道路風清苞苴弊絕嗚呼盛矣公正以禔躬忠以徇國不難以一人排羣議瀾忌諱侃侃然貞而不激道而不隨宏而不踈細而不忤獨斷于是非雜選之中抗色

于傾側危疑之際國事既濟身名亦全誠可謂臣主相遭千載一時也詳見奏議八卷

焦弱侯論曰孔孟論學莫急於知人蘇子瞻乃謂蕭何知韓信非有術而可學何其謬也李公胸懷洞達無所不茹納即窮鄉下吏片長寸善或舉以告公無不知者此豈得之性哉呂聖功為相於四方替罷謁見者必問地方人才客去隨疏於籍故朝廷索才如取之橐然譬之良工構室棟梁榱桷小大畢獲誠儲之素也余見公數巨冊人才臧否良楛種種皆具惜夫未正冢卿之位而公去然其及於世者亦豈微也哉公公忠體國得大體雖其不悅者亦無所傷云

經濟名臣 卷十八 四十三

尚書陸莊簡公

事 永陵 昭陵
今上

公名光祖，字與繩，別號五臺，浙之平湖人。性岐嶷，不
凡。四歲讀毛詩成誦，八歲從其父游，道遇客語安南
事，公曰：是必克夫以。聖天子聲罪討小夷，如振槁
然，何煩兵甲？客奇公言。嘉靖丁酉年十七，與父同舉
鄉試。又十年丁未，成進士，授濬縣令。濬故額五十里，
邑疲耗不能役，公請裁其十里以寬民力。當路不可
公持益力，良久卒。如公請，秋潦傷稼，公涕泣呈兩臺，
皆以非時却其贖，公自為疏上之，辭甚懇。天子惻

經濟名臣

卷十八

四十四

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兩臺心不平，不能難也。邑多
輕俠為盜，公把其宿負，緝之伍，而討以軍令。咸請
盡力為耳目，盜發輒得，獨鉅盜李以平蓄異志，不悛。
乘公入覲，嘯萑苻中為變，公歸授計立擒之。邑太學
生盧柟富而才，先後令皆與相昵，後令至柟為具享
令，令不時至柟，拒戶嫚罵，令恚中柟，麗大辟，坐繫十
三年。有司以其高貴莫敢釋，公抵任立出之。柟為謝
公曰：我仲三尺爾，竟不與見。陶仲文以方技得奇寵，
勢張甚，邑有李榮為其私人，横行里中，公捕置諸法。

仲文奉命祠邯鄲，故出魏郊為榮地，公不為移獄。

陶亦莫能中，公內鄉王占長垣民田為榮，民訟諸臺，
長安令嘍喑不能剖，臺以屬公勘，果民產立歸。長垣
民庚戌虜闖入塞，尚書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塞垣，公
持不可，錦劾公撓軍興。上置不問，公復請出錢踐
更，三輔民賴公皆免發。太僕馬少，無以資戰士，下諸
邑買補馬，價騰貴，公故緩之，馬益集，所省緡錢比他
邑殆半。令濬四年，課高第，宗人緹綺帥炳緣上寵，
以要樞引公，公不應，得南祠部郎，秩滿之京，相嚴嵩

經濟名臣

卷十八

四十五

稔，公名語人曰：陸君暱我符卿可得也。公不往，會給
事吳時來劾嵩，公與時來善，嵩憾之，欲以考功法中
公。南冢宰王用賓力救得免，遂以母病乞歸。遭母喪，
廬居，服闋，值嵩罷起祠部郎，尋轉儀曹，侃侃持正論，
守陵宦官張方進甘露請恩，公却之。縣令吳府上方
藥欲邀寵，公召至邸，責曰：若儒起而技幸哉！官以為
榮也。進以技何榮之有？府悔稱疾去。景寧王入京，自
陳設醮祝釐，有司邊維垣等毀牌位不道。上怒甚，
公言王擅離國，違祖禁，宜有所懲。艾他妻非語不

足聽。上從公議。今上生裕邸公請告。廟受百官賀。疏入留中。有頃。賜聖母寶鑑。中外翕然謂公有卓識。若此。癸亥。調司封。即已轉文選。公雅有人倫。鑑知天下士高下甚悉。至是佐太宰。語對如流。黑白分明。乙丑。佐計。汰黜惟允。不為權勢假。而又憐才持大體。如蒲坂王公崇古。仁和張公瀚。嘉魚方公逢時。曲周王公一鶚。肥鄉張公學顏。皆掛人齒頰。公力爭之。謂此皆大度士。可濟緩急。奈何以蜚語挫抑。王公等得無恙。其後皆躋九卿。以邊疆績著。淳安令海公

經濟名臣

卷十八

四六

瑞為上官所排。公力明其志。節得授戶部主事。侍郎朱公衡以才地自負。南司空缺。公首推衡。衡方在列。色變曰。陸君南我耶。已公升奉常典屬國。朱嗾孫御史論公恣橫。內瑞王本仁申宿憾。從中搆得。旨罷免。居數年。今上登極。言者謂公不宜久廢。起佐南。罔政。歷遷廷尉。以外艱歸。丁丑。起歷兩京廷尉。晉少司空。初公與大學士張公居正同年厚善。及張公在政府。公引證規諷甚悉。已張公承父諱。奉旨不服。憂。公遺書開諭。已謫言官。又遺書止之。張公不納。然

未有以傷及論改折事。公因請輕折。張公變色曰。公為豪地耶。公曰。我為菜色民爾。寧知豪夫身忝大臣。而民隱默不聞。非夫也。張公語塞。南御史張一鯤承旨論公。公復罷。張公卒。起南少司馬。尋轉少冢宰。時諸後進皆文致。江陵罪以逢當路。公獨謂江陵府權非弄權也。且擁扈綱繆。其功亦安可泯。眾惡其異。出遷南司空。力請歸。又三年。起南司寇。時南都諸要官爭主獄。公謂獄法司制也。持不動。主事劉以渙不受囑。為御史劾。公抗章論御史妄言曰。法官當使天下

經濟名臣

卷十八

四七

無冤民。而奈何枉其屬哉。事竟白。已改南太宰。先後與大臣列巨璫張鯨不法狀。蒙旨切責。後鯨卒敗。庚寅。召入為大司寇。光祿署丞徐性善。賫甲長安。御史所有需不應論。徐盜內府財籍。其家擬大辟。公知其冤。三疏得減等。辛卯。夏。冢宰闕。廷推公。上雅重公名。遂拜為冢宰。公既掌銓。抑僥倖。拔寒素。正體貌。一如祖宗朝故事。戒闈者無入中涓書。時旨下署名用二臣入內閣。公言。廷推舊制。毋壞。祖宗法。上從之。所推轂海內遺賢。殆盡。壬辰。主計苞苴

絕跡所汰黜卽親故不避或列臺省有時譽者亦不顧已復請旌庶吏示獎勵未幾疏用前建言主事饒伸御史萬國欽失 上意有 旨斥選郎王教等公爲申救因自引咎不聽會有乘此論公者公稱疾不出亡何 詔許歸時大學士王公家屏亦以爭冊立去兩賢同日出都門觀者嘖嘖嘆息云公歸謝謁客兀坐小室焚香淪茗經旬月不窺庭丁酉仲冬得疾至晦日命具浴曰我將逝浴已危坐瞑於正寢是日海上星隕大如斗擊地有聲亦異已初公館於陶氏

經濟名臣

卷十八

四八

夜夢三神昇火器至前曰祝融將有所儆以公在薄其災語畢焰起公力懇神霽威曰第及三舍不傷延也翼日果焚三楹嘗渡江遇疾風舟幾覆公肅衣冠自訟須臾若有物曳舟者泊淺洲免焉自此戒水族及諸牲庖無鮮食生平口不道阿堵手不親衡石飯無鑿衣無綺篋無餘錢仕居華要門未入一縑一金居鄉好行其德義廩義田歲有加遇饑必罄家粟爲賑所識以緩急告者無不應梁端肅公材裔孫在南都貧甚公嘆曰昔人稱庶吏安可爲謂此耶佐之請

廢于 朝與人交披肝見膈杜機絕餒富平孫公丕揚向爲御史論公公曰孫公賢者寧有他吾誼當歸其言實玉成我矣慙懃謝之其後在事遇薦士未嘗不及孫也卒以大司寇起之御史陳登雲亦嘗論公壬辰大計公推陳掌河南道言論相權若無纖介至於當利害剖邪正遠識高節天下望如麟鳳久而愈重且信通籍以來六仕六已強半丘壑未嘗有所攀附聞天下長者雖素不識面及有夙隙者必亟推轂不啻口出然終不令其知郡邑政或不宜民或有冤

經濟名臣

卷十八

四九

續藏書卷十九目錄

清正名臣

都御史顧公佐

附 師達 向璠

都御史軒公輓

附 周新

尚書魏文靖公驥

都御史魯公穆

附 薛祥 薛遠

清正名臣 卷十九目錄

侍郎李忠文公時勉

附 陳祚

祭酒陳公敬宗

附 楊鼎

都御史吳文恪公訥

御史孫公鼎

布政使夏公寅

侍郎劉文介公儼

少保林莊敏公聰

附 千戶龔遂榮

太子太保張莊簡公悅

太子少保彭惠安公韶

續藏書卷十九目錄終

清正名臣 卷十九目錄

續藏書卷十九

清正名臣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都御史顧公

顧佐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為知縣莊浪拜御史巡廣西採木四川防守邊隘陞陝西按察副使再陞應天府尹尋以營建冗棘改順天公歷兩京尹剛稜不撓貴戚斂戢永樂十九年貴州有夷警改按察使貴州或曰勳戚家不利公以故相排撼去 獻陵素知公廉健召為通政使宣德三年臣僚奢縱御史多淫

清正名臣 卷十九

貪不法都御史劉觀被斥 上問東西楊廷臣孰可掌憲者二人未即對 上曰未必乏人至此西楊言通政使顧佐歷內外臺有風采東楊亦言佐尹京威廉 上喜曰佐乃能如此擢右副都御史與壘書曰都察院朝廷耳目國家綱紀用得其人則庶政清平羣僚警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在京諸司奸弊紛出司風憲者不能糾舉且與和同國何賴焉爾佐剛直廉正簡在朕心特畀斯任其竭誠盡力恪恭夙夜毋憚勤勞彈劾愆謬毋避權要毋耗良善毋

縱姦究各道御史即宜審擇凡廉勤公正老成醇厚

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耻及曾犯贓罪者送吏部

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亦如之御史缺行吏部慎選

不得濫授欽哉遂考覈御史貪淫不律嚴暉等二十

人謫吏逾東不達政體李孟宣等九人降典史老疾

馮斌等三人為民五年暉潛入京造詞脅人公又劾

暉踪跡詭秘且欲殺臣 上誅暉西市陞右都御史

奸吏犯科者摺奏公受隸金私遣歸 上以公臺端

不欲發其過密示西楊且曰爾不舉佐廉乎西楊閱

清正名臣 卷十九

奏謝曰事有之顧中朝官祿薄僕馬薪芻咸資之隸

遣隸隸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蓋自

永樂至於今 先帝固知之以故增中朝官俸 上

怒曰朕方擇佐用小人輒誣佐必下法司治對曰未

事不足干 上怒請付佐治恩法並行矣 上召公

授吏狀且諭曰此不足為卿累小人不樂卿檢制敢

誣正人汝自治之公頓首謝公呼吏至言 上命我

治汝汝宜改行吾且貸汝 上聞之益喜數月又有

囚告公久淹不理 上又怒召西楊諭曰此必死囚

教之欲中傷佐立命三法司會鞫實出千戶臧清清殺無罪家三人奏當死繫獄 上曰不誅清佐安能行法立命磔清西市正統二年公請老家居十餘年卒公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知敬憚以故竟擠之去先是有師達者東阿人長陵北巡嘗問 太子南京羣臣孰廉 太子對曰皆廉 上曰從朕北來者率好貨惟吏部侍郎師達一人廉耳達起太學生歷御史按察使堅貞有風裁靖難後陞兵部右侍郎改吏部領行在吏部事征胡總軍餉陞南京戶部尚書兼

清正名臣 卷十九

三

領吏部達孝行純至操履端潔又有進賢向瑄洪武十八年進士歷職方員外郎九年滿陞通政使不能奏對自陳改應天尹建文中坐累謫廣西靖難後復府尹坐繫獄數年左遷遵司判官 獻陵知其廉直召為副都御史兼詹事宣德初蒞南臺致仕瑄有文學屢經窮阨介節不渝蓋食水飲布衣泊如也

都御史軒公

專 長陵 景陵 獻陵

公名輓字惟行鹿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督漕淮上嚴冬忽墮水援出裹被坐有司急進衣却去竟俟舊衣乾除行人司副陞監察御史正統元年與御史十六人出清理軍政清修苦節嚴明不苛人畏服之陞浙江按察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約諸僚三日出俸易肉一斤故舊經過輒留飯飯唯一肉或至殺雞見者皆驚異軒廉使殺雞為客大破費遭喪即行僚屬尚未及知時守浙阮監丞隨亦清謹安靖與公

清正名臣 卷十九

四

善公既去陳璇代公亦清嚴浙臬稱治景泰四年公為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改南臺內艱奔喪天順初首用公為刑部尚書耿九疇為右都御史二人廉介有名海內信向未幾耿公欲去石亨不果反為亨逐去公亦病請致仕 上召公至文華殿面諭留視公疾不可強與致仕及陞辭 上復問公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公頓首謝又問卿年未老病愈再可用乎公又頓首辭疾 上賜金為道路費公去 上復思公召為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公嚴

毅歲時請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
寂無一言鼓嚴出行禮禮畢竟御肩輿歸僚儕聞公
來輒避去不樂與公處南武庫郎沈琮嘗言留都大
臣唯公及魏驥廉平峻偉不務文飾間令吏寫公牘
數十冊卒後修史有司從其家取行實無有也公前
有南海周新者永樂中爲浙江按察使廉梗有威爲
錦衣紀綱中傷歿獻陵每悼惜之人稱新爲冷面
寒鐵公

清正名臣

卷十九

五

尚書魏文靖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公名驥字仲房蕭山人永樂三年鄉舉明年爲松江
府學訓導諸生讀書學宮或夜携茶粥勞問諸生益
感激自奮滿九載諸生楊珙等詣闕乞留獻陵監
國令還任復教三年十七年師達薦陞太常博士宣
德初陞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京太常少卿三年召
試行在吏部侍郎踰年爲真八年老辭調禮部又辭
調南京吏部正統十三年陞尚書景泰元年年七十
七致仕公嘗至京師大學士陳循公所取士謁公曰
先生雖位冢宰未嘗得立朝願少待公曰君爲輔臣
宜爲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茂陵復位進榮
祿大夫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食簡約廉勤性好吟詠
矢口適情自有雋味老年事其兄教諭驥愈恭謹成
化間監察御史梁防疏公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
禮特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加祭月三石公病遺
書子完勿擾鄉里營墳墓已有司得請如例葬祭完
以遺言力辭公身不勝衣言不出口清德雅望海內
達尊卒年九十八謚文靖

清正名臣

卷十九

六

都御史魯公

事

長陵 裕陵

獻陵 茂陵

景陵

公名穆字希文天台人永樂元年進士為監察御史
獻陵監國時列上漢庶人不法罪狀留中陞福建按
察僉事雪冤濫懲貪暴摧豪強泉州人有李姓者妻
吳美舊與富姻林私李調官廣西林令二僕從李行
殺李道中并殺其姪吳竟適林李宗人訴之郡得賂
反坐李宗人誣又訴按察司司得賂如郡十餘年未
決公故廉得踪跡甚詳一訊林即服漳富人許初無
子後兄子已而妾有子與兄子貲三之一托以已子

清正名臣

卷十九

七

許死兄子言妾子非許子遂去盡奪其貲公大召縣
中父老及許宗人詢之皆曰妾子本許種也兄子始
服罪超陞僉都御史召入臺正統七年巡視應天府
公幼舉動異常兒稍長攻苦食淡力學博經史嘗大
書座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寄不行問遺
並絕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貲歿不能斂公卿
贈賻僅足棺衾國初有薛祥無為州人佐 孝陵開
國有功歷陞工部尚書頗以怨言聞下獄死家徙瓊
州孫遠進士授戶部主事天順初使交南還陞右侍

郎母憂去起復為工部侍郎治河河南尋鑿揚州河

四十里成化初兵討兩廣叛獠改戶部調兵食諭眾

能破賊者即有其輜重人人奮勇師至大藤峽賊平

陞左侍郎三年進尚書總督京儲六年行視漕河十

三年致仕又明年起為兵部尚書參贊軍務十六年

致仕弘治八年卒年八十三遠於禮樂兵刑天官律

歷無不涉獵尤熟國朝典故在戶部最久文移奏劄

悉出其手改定戶部事例芟繁正訛均節委積內外

遠近多寡輕重咸有品式會校出納吏胥拱手時中

清正名臣 卷十九 八

外競陳利害始一人以為可行而行又一人以為可

罷而罷公一切弗聽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

味室無媵妾曰吾少事親恒不足今安忍有餘

侍郎李忠文公

事長陵 獻陵 景陵

公字時勉名懋以字行先金陵人徙居安福永樂二年進士公少有大志甫成童每自勵曰顏曾希聖四勿三省庶吉士時預修太祖實錄憂去服闋授主事刑部召入修書書成進翰林侍讀十九年三殿災求直言條上十五事未幾讒構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其官獻陵初即位公有疏諫疏留中不知所指云何上怒縛至便殿命力士捶十八瓜折其觔幾死明日改監察御史又明日下詔獄宣德元年十月

清正名臣

卷二十九

九

上恨公言驚觸仁考怒令縛時勉來朕面鞫必殺時勉已又令王指揮縛時勉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旁門公已為先輩使者縛入端東旁門門中相左王指揮至獄知公入亟走還縛公送西市公已得見上上顧憐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公桎梏復其官預修兩朝實錄陞侍讀學士正統三年進學士尋陞國子祭酒是時祭酒缺西楊歎祭酒難其人公曰豈遂乏人邪程雲南在旁言無過公者公不悅竟以公為祭酒初公與陳敬宗在翰林袁忠徹曳二人並列

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陳儀觀魁梧公貌稍寢聞者

未信後二人皆至祭酒陳方嚴肅下公平恕得士並著聲太學公崇廉耻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變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縮餐錢力為贍給督諸生讀書寢與有常燈光達旦書聲不絕恩義浹洽不啻父子王振惡公守正構公荷校國學門諸生石大用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請赦公者數千人以故得解尋乞致仕去諸生走涕泣送觀者塞途商賈為罷市又明年聞北狩北面頓首號

清正名臣

卷十九

十

慟上疏言選將練兵迎還車駕數事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謚文毅成化中贈禮部侍郎改謚忠文宣德中姑蘇有陳僉事祚初以進士仕永樂時為河南叅議與分巡官交章言事編置均州秦和山且十年景陵起為御史疏請上讀大學衍義上怒曰蠻嗤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并逮其妻子族人繫詔獄五年出獄復發遼府不法事又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吳文定公曰陳御史忠義之心剛大之氣蹈而復奮幾死不悔者也

祭酒陳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酒

公名敬宗字光世慈緒人永樂二年進士時選庶吉士七十餘人再選留曾榮及公等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上時臨試勗其文行公預修永樂大典成授刑部主事永樂十二年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入史館預重修高皇實錄成改翰林侍講獻北京賦平胡頌及為善陰陽頌十七年春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頌是冬甘露再降于孝陵松柏復獻頌又獻龍馬麒麟獅子騶虞賦內艱去宣德改元起復

清正名臣

卷二十九

十一

修兩朝實錄未及成轉南京國子司業秩滿陞祭酒公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久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是時睿宗之政肅於朝廷公以是得名亦以是致怨僚屬生徒懷忿訟公法司請逮理周文襄曰盍疏申雪即為屬草不果上事亦白時關中楊鼎發解試禮部下第疏乞入南監從公學上從之鼎至監清苦力學後舉禮部亦第一廷試第二仕至戶部尚書公善飲嘗飲襄城伯李隆所隆知重公賓罷輒留公再飲

飲酪酏言貌儼然若未嘗飲者一夕飲過劇兀坐喧

頽中人伺公見公奉握最謹其矜嚴如此公剛正介

潔不見喜愠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多位至卿貳公

獨久不調時北監祭酒李時勉約束諸生身教亦嚴

世稱南陳北李景泰元年引年與魏文靖公同致仕

公德望文章名聞朝野既退家居不輕出入別號澹

菴居士至是又號休樂老人云有詩文十八卷行於

時曰澹菴居士集天順三年卒年八十三彭惠安公

贊曰行方而嚴學優而粹勢利紛如頽然無累抑抑

德隅人望知畏詞林重輕卜其進退時有古廉於公

作配古廉即時勉

清正名臣

卷二十九

三

都御史吳文恪公

事 獻陵 景陵

公名訥字敏德常熟人父為沅陵主簿誣繫京公乞身代事未白父沒治喪如禮公篤行好古兼善醫術有名江東郡邑交薦為學官不就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疏懇辭時 太子監國知公命教大臣子弟於禮部儀侍郎重公遣子銘從學洪熙元年除監察御史歷陞南院僉副都御史敬慎直廉不務矯飾議論舉措自耻詭隨嘗巡撫浙西表陸宣公里修岳鄂王墓斷秦檜碑以扶植綱常為務為文根抵經書通達清正名臣 卷十九 三

今古在臺十餘年昌詞義色風采凜然雖心存恕厚未嘗察察求人過而奸賊不法之徒自然消縮摧沮宣德五年請老年八十六卒謚文恪所著小學解集錄文章辯體行於世

御史孫公

事 裕陵 景帝

公名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間以鄉舉歷江浦松江學博士甚得士心彬彬多興起者楊文定溥薦為監察御史督南畿學政公教壹以德行為本而文藝次之學置本源錄錄諸生善行以身為率不事譏防行部令勿先知從卑輿粹至諸生集輒閉門面試一文或破題數首隨閱隨定畢便開門呼名而出案牘隨之先後允愜私囑者無所措手嘗見庭橋方熟命左右摘嘗因分畀諸生同啗之一生獨取其二公問之

清正名臣 卷十九 四

以奉親對公大賞倍遺之時應天苦旱饑甚奏免其租什七賑濟萬三千餘石賴以全活者甚眾庚午秋試時 上北狩公小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試當簪花燕饒今日為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陷諸君於不義乃與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出門既而請 闕上疏請隨所用以效死不報乃自矢於文信公祠去蒞所部道遇金尚書濂慷慨對泣有萬里丹衷扶日月兩人清淚對山河之句其忠憤如此庚午勅封其父母得告歸省父聞 恩命至擁騎郊迎公

塗行控御甚虔，觀者榮之。明年還朝，念親老，請致仕。歸後，祭酒司業缺，當道屢欲論起之。郡守金陵張瑄疏公孝，追曾閔學踵程朱，宜起居論思之職，皆未果。名卿大夫過公鄉者，必禮於其廬，鄉人子弟考德問業者，無虛日。守若令以下，時從乞言焉。歸六載，為天順元年十月朔卒於家，年六十有六。

清江先生

布政使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幼岐嶷，有巨人志，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問學，初為南京吏部主事，歷郎中，杜門誦經史百家言，久之，發為文章，淵閎奧密，脫去流俗，自成機杼。陞江西按察副使，提學，專崇實行，黜浮華，閱卷一目數行下，又善鑒別，復文山祠，葺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陞浙江叅政，處州民苦虐政，走山谷，招不聽，曰：須夏叅政來。公檄至，即散。成化二十三年，進山東右布政使，敬簡有容，愛民節用，公誠心直道，無黨無援，自筮仕為郎二十年，為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閑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清正名臣

卷十九

共

侍郎劉文介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儼字宣化吉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第一人除翰林修撰茂陵在東宮公為左春坊大學士充國史副總裁已而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景泰七年考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有子試屬公公不為地皆不得舉二人令其子錄試文訟公閱文不明取士徇私會譯字官劉淳卷注翰林院考中送入貢院比書榜竟落淳名二人因劾公違制并摘命題雖欲自絕語請如洪武中劉三吾等坐公罪重開科試士上

清正名臣

卷一九

七

命高文義公覆試高公力言二臣之子文亦可觀顧解有定額儼等無罪上重違二人意令順天府准其子會試王文復疏辯上不喜曰敢再言者以大臣擅法論乃已先是廬陵羅崇岳舉順天第一以詭籍斥還縣學時人為之語曰榜有姓名還是學生榜無名氏京闈貢士明年裕陵復位二人得罪其子竟不得試禮部公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介公學有沉潛文無險塞取予明潔

少保林莊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四年進士為刑科給事中劾石亨楊洪孫鏗諸大將及內臣善增金英著風裁景泰元年遷都給事中上皇將還會有投匿名書者王文端得之高文義所王與胡忠安欲聞上曰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已而或出危言事且止公疏言直渙皆股肱大臣不當私言齟齬大政詔按之高曰得之小隸小隸曰得之道路上怒急捕千戶龔遂榮挺身自白曰迎上皇禮本當厚遂榮投此帖

清正名臣

卷十九

六

冀感動無他腸甘死無悔已乃下廷議或言也先遣使行成虜不可信即迎駕一車二馬足矣公言上皇北狩與陛下迎戀皆社稷綱常大計宜厚無他日悔竟從其議景泰三年議易儲改右司直郎不敢辭四年商文毅薦復為吏科都給事中劾吏部尚書何文淵刑部尚書俞士悅通政司李錫工部侍郎張敏諸大臣益多忌公王少保喉御史王溥劾公挾持吏部甥選教官得善近地下廷議按致公路不得坐比擅選法死胡忠安不肯署稱病臥數日上遣中

使問對曰老臣本無病聞欲殺林聰殊驚悸耳上聞意立解公左遷國子學正裕陵復辟超陞右僉都御史賑山東饑陞右副都御史捕江淮鹽賊天順三年內艱明年起復又明年曹欽反起大獄牽連冤濫冒功者至割乞兒頭上功都人不敢夜出公時署院事力請禁戢平雪讐嫌成化二年江淮旱人相食公往賑奏截漕粟數十萬明年九載滿秩陞右都御史七年出撫大同將吏用命邊事稍寧逾年致仕越二年起掌南院又三年召入為刑部尚書加太子少

清正名臣 卷十九 九

保十五年與定西侯蔣琬按事遼東馬鈞陽及御史強珍竟坐謫成明年乞致仕不許十八年卒贈少保謚莊敏公恂恂和易身若不勝衣遇事可否大義毅不可挽抗議易儲直聲大振

當以龔遂榮為正傳而附以林聰乃當

太子太保張莊簡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悅字時敏華亭人天順四年進士少凝靜篤學力行鄉里推重及居官奉職守法自刑部出為浙江提學初糊名校士等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覲覲屹不為動成化二年湖廣按察使朝覲時東廠尚銘忌公伺察無所得未幾銘敗陞工部侍郎泰陵即位改禮部再改吏部六年大旱陳數事又上修德圖治二疏時三原在吏部倚信公三原致仕眾望屬公徐丘皆不喜公欲用翰林入吏部出公南銓尚

清正名臣 卷十九 十

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凡所猷為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遠矣竭其公忠猶恐不至况復濟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四年六疏乞歸上為賜璽書加太子少保致仕歸處舊廬杜門不出見風俗奢靡日甚益崇節儉嘗有言揭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可久亦以安生卒贈人子太保謚莊簡楊文懿公嘗曰吾友三人時敏廷

秀鳳儀皆始仕刑部為名卿

清正名臣

卷一九

三

太子少保彭惠安公

事

裕陵 泰陵

茂陵

公名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為郎刑部時
 張岐以壽寧侯兄從外臺躡僉都御史入院公疏岐
 不可用乞召故尚書王竑李秉侍郎葉盛下詔獄給
 事中毛弘等論救得釋尋郎中廣東司司隸輦轂間
 事多涉貴近豪戚脅挾撓沮公屹然不吐茹外戚家
 冒賜額奪民田勅公即按頃畝公至真定繞田周視
 徑歸上疏自劾曰昔田文令馮驩收責于薛驩顧拆
 券矯賜薛人今真定田祖宗以來許民開種即為恒
 產不復增科以勸力農往年韓太監廣寧侯屢奏虐
 民賴先皇明聖民間稍得安業乃今周或又復強詞
 飾奏傷民病國臣誠不忍履畝奪小民尺寸地附益
 貴戚又逮下詔獄言官交論得釋他日又有貴戚請
 荒田者上怒顧左右曰周或為彭韶所持令朕負
 朝論奈何又以為請耶當是時何喬新與公同官刑
 部純懿貞方並負重望成化六年陞公副使按察四
 川進按察使請王府葬祭停遣內臣及行人又劾雲
 南太監錢能冒貢珍奇擾驛遞十四年為廣東布政

清正名臣

卷十九

三

使薦陳獻章劾鎮守太監顧恒非禮貢獻又劾市舶太監韋眷矯稱進奉私庇富豪輒亂舊章妄開新法民間力役更無曠丁籍上均徭豈有餘戶又劾珠池監丞黃福採捕禽鳥騷動雷廉又劾錦衣鎮撫梁海海者太監芳弟也芳見疏大怒會公應詔陳言條上漸不克終四事上不喜芳從旁言公每事輒邀名方命左班相左右得大官上直視芳不應芳懼伏地調公貴州未幾吏部尹尚書屢薦公大臣器上故知公名二十年遂陞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督糧儲

清王名臣

卷十九

三

明年召入為大理卿未上又坐論內外官貢獻道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泰陵即位交薦召侍郎刑部會浙江不靖勅公巡視公劾罷不職守臣誅其渠魁事遂定戶部言鹽法沮壞復勅公理鹽法公繪煮海貧人晒淋熬負折閱朋償之苦節為八圖以獻尋召入吏部為侍郎弘治四年尚書刑部安達侯柳景總兵兩廣兩廣巡撫秦紘發其奸贓鉅萬景有挾欲破法擠紘公竟抵景法褫其爵景贓入八百兩忽降蠲旨公言景贓十未及一即蠲它日遂可營復爵位爵

位既復遂可營求征鎮不可長公在部二年請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林俊嘗疏言韶謚不副行乞如葉盛吳訥魏驥等謚不報公孝友直諒寡慾清心儀狀歉然不啻寒士所著有國朝名臣錄贊莆陽文獻志政志文集百餘卷

續藏書卷十九終

清王名臣

卷十九

三

續藏書卷二十目錄

清正名臣

尚書楊文懿公守陳

太常卿張公元禎

光祿卿陳恭愍公選

附 張襲 子戴

太子太保吳文定公寬

太子少保邵文莊公寶

太子少保傅文毅公珪

清正名臣 卷二十目錄

尚書陳公壽

尚書謝文肅公鐸

都御史熊莊簡公繡

附 潘禮 胡拱辰 王琦 李崧 朱裳

孫需 陶琰

祭酒魯文恪公鐸

副使邵公清

中允景公昭

尚書嚴恭肅公清

侍郎程公文德

續藏書卷二十目錄終

清正名臣 卷二十目錄

二

續藏書卷二十

清正名臣

尚書楊文懿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守陳字維新鄞人也景泰二年進士天順二年授翰林編修成化三年累官司經局洗馬充講官經筵公進講武成曰論語稱舜無為周書稱武王垂拱顧後世人主深拱禁中委政內侍反召閭樂之禍高居無為唯對嬖艷反啓祿山之亂何也蓋舜武能舉相除凶惇信明義後世人主直安危利灾耳八年遷

清正名臣

卷二十七

侍講學士內艱去公守官五品一十六年 泰陵出

閣簡公日講時文華大訓成篇日做大學衍義事涉中官令不得刪去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公譽望日起薦國子祭酒薦吏部侍郎又薦入內閣皆不果用 泰陵即位進官察官極臣忌公擬侍郎南吏部上覽疏曰守陳宜留此即塗去南京字未幾詔議禮禮官請祧懿祖以 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公疏言禮天子七廟祖功宗德故凡號太祖者即始祖必以配天若商周契稷皆有功德非直原本統也

宋僖及我 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園非契稷比議者習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名與實乖非禮也時不能從弘治元年疏論講學聽政累數百言略曰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翫放遠奇表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持此不懈可幾堯舜臣愚過慮正始猶易保終實難若內養弗深外資弗博銳志少懈慾心漸滋有初鮮終古今大戒 上是公言下禮部三月御經筵禮部并請午朝得如公奏後數年 上時召輔臣

清正名臣

卷二十七

二

坐論政事閱章奏皆自公發之大臣顧畏 上英明一見即頓首伏地請退 上留再三又謝容臣等出議上 上每退歎息公在吏部侃侃持正論會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再請解部事專史職不允未逾年又辭且請老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尚書王恕尚不免人言况臣迂踈宜亟退 上不許公請老益力乃以本官兼詹事丞專職史館而以張莊簡代公云公嘗曰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死事諸臣皆闕落無傳及今

蒐采猶可補輯。景帝已正位號。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邨戾王附宜改正。凡疏留中者。卽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登實錄。宜宣付史館。以備遺忘。疏具病不果上。卒謚文懿。後二年。實錄成。始贈禮部尚書。公孝友方正。與人交篤於信誼。居常恂恂若不出口。至論事。辯是非。毅然不可屈。博學多識。文詞淳雅。五經四書。時有獨見。不泥古說。錄爲私抄。凡數百卷。弟守卬。南吏部尚書。從弟守隨。掌大理寺事。工部尚書。謚康簡。守隅。廣西布政使。二子茂元。刑部侍郎。茂

海正名臣

卷二十七

三

仁。四川按察使。皆能濟美克世其家。

太常卿張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元禎。字廷祥。南昌人。天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茂陵卽位。未幾。與時宰議不合。請告歸。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理學。名益高。廷臣交薦。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進左贊善。錄成。陞侍講學士。去南京。乞歸養母。家居者。又九年。以修大明會典。衆交薦之。召爲副總裁。陞翰林學士。日講。泰陵知公名。特聽公講說。母服闋。又交薦。進南京太常卿。修通鑑纂要。又召爲副總裁。改太常卿。兼翰林學士。日講。又侍東宮講讀。未幾。掌詹事府。管內閣誥勅。疏勸經筵。講太極圖及西銘諸書。東宮講孝經。小學。上欣然嘉納。亟索太極圖觀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公貌癯然。纖弱。而剛毅之氣。不可屈。好面折人過。交陳選。羅倫。陳獻章。皆與公相規切。

清正名臣

卷二十七

四

光祿卿陳恭愍公

事 祿陵 茂陵

陳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端慤寡言潛修獨詣唯以古聖賢為志天順庚辰試禮部嶺南丘濬得其文曰此古君子也寘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濬曰吾聞荀卿云賢聖無相將無是乎授監察御史會修撰羅倫論大學士李賢起復謫官公抗疏直之出按江西風紀大振布按長貳謁每易素服以入公曰此非憲綱體也人臣覲君服必視其品顧獨殺於御史前乎於是皆動色相戒不敢犯已督學南畿念學者不修實

清正名臣

卷二十一

五

行而競為浮詞取科第力欲變其故習校士一以德行為本試卷明列諸生姓名不為彌封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於人邪條冠祭射儀令諸生以時肄之每按部就止學宮徐行審觀周旋磬折絃歌籩豆古風郁然前後三載變色之言不施於衿佩而成就興起至不可縷數論者謂自廬陵孫公以來一人而已成化初遷河南兵備副使尋改提學其設教亦如南畿會倖奄汪直被命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削劄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提學直愈怒曰

即提學寧大於都御史邪公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

宗主斯文為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公詞氣嚴正而諸生且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公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釋繫囚除苛細凡諸宿弊一切罷去獨於賊吏不貸自是官屬斂戢未幾聞母喪即日奔歸士民泣送者數千人立一祠祀之服除擢廣東布政使時嶺南苦中人推剝公嚴條約罷和買減徭役為惠養計會肇慶大水公具災傷狀不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舶太監韋眷專

清正名臣

卷二十一

六

恣勒富民供辦公奏減其數眷復縱黨通番番出知縣高瑤發其贓鉅萬都御史宋旻不敢詰公獨移文獎瑤番人馬力麻者買貨海口詭稱蘇門答刺國貢使眷利其珍奇將許焉公發其偽逐之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謂將往滿刺加市後視入貢公上言此西域賈胡借以牟利耳使墮其術必為安南諸夷笑不報眷知中官戚疾公乃誣摭公黨比高瑤和同貪墨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鞠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賂

公所黜吏張褫令誣執公褫不從行等阿春執褫拷掠褫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公矯制發粟曲庇屬官論罪當徒奏入詔奪公官遣錦衣逮公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以衛士辟除乃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殮以疏絡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殮以時服公志也張褫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謫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豈成王之不明

清正名臣 卷二

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可銷骨也陛下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罹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少崇正學夙抱孤忠子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春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怙勢保姦首鼠兩覲以致春橫行胸臆汚蟻清節熒惑聖明勘官李行承春願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木小吏以註誤觸法爲選罷黜寔臣自取春妄意臣必憾選以厚

賄陷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春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嗾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額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共美爲夏姬詬夷齊爲盜跖也項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引領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懣

清正名臣 卷二

成疾旬日而殞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潛遣養子密報選死於春以快其忿宵人佞毒一至于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乘來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寃長讒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春鎮守弘治初工部主事莆田林沂疏雪公寃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謚恭愍初公倣范文正公置田百四十畝祀

先周族名思遠莊，迨卒，族以公甚貧，舉田還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而私之，獨不愧乎？人謂公有子云。

清正名臣

卷二十一

九

太子太保吳文定公

事

茂陵 康陵

秦陵

公名寬，字原博，長洲人。成化八年進士第一人。時年三十八，公為諸生時，有文行，即負重望。徐武功嘗稱吳生館閣器。歲貢入太學，張汝弼尤奇公。歷官翰林坊詹侍。康陵東宮，宮中侍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公率宮僚上疏曰：仰惟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况又間有推移，時或罷歇。古人八歲出就外傳，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借曰習讀於

清正名臣

卷二十一

十

內終不若就傳於外。上嘉納，公進講，間雅詳明，意存規諷。至理亂邪正安危之際，尤反復朗誦。弘治十七年，孝肅太后崩，議祔葬廟禮。先是成化四年，孝莊睿后崩，中外藉藉言周太后萬歲後葬。裕陵祭睿廟禮皆如適，至謚稱睿皇后，與孝莊同輔臣。覺其誤，又未敢顯言。詔禮官議，議未能決。賴上仁聖，張主綱常，再三召輔臣密議便殿，悲愴感悟，必欲如禮。又下議廷臣，公以掌詹事與議，眾促公言。公出揖眾議，臣曰：魯頌姜嫄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

別廟。漢唐來皆然。至宋始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作配天子。非後世子孫。嗣承帝位。尊崇所生者。惟宋李宸妃。歿。仁宗傷痛。始追尊祔祭。非禮不足為法。衆議臣皆是。公言。定議上。上喜曰。大義深恩。並行不悖。改稱。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奉慈殿者。在奉先殿西。上初建奉祀。母孝穆太后。令稍展其制。中室奉。孝肅左奉。孝穆嘉靖初。右奉。孝安邵太后。公忠信宏厚。廉靖方嚴。好古力學。文翰淳美。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卒。贈太子太保。謚

清正名臣

卷二十

七

文定王文恪公。稱公文不事追琢。而體裁具存。外若簡淡。而意味雋永。明興。文士獨推西楊。有典則。公無愧焉。

鄭端簡曰。太祖曰。吾取士。欲得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者。此十君子。可以當之。行誼足以師人。文章足以華國。問學足以明道。才諳足以濟務。隱約足以激時。所謂先進於禮樂者。非歟。嗟乎。吾不得而見之矣。十人。李時勉。陳敬宗。魏驥。吳訥。葉盛。楊守陳。張悅。謝鐸。章懋。并公也。

太子少保邵文莊公

事 茂陵 泰陵

公名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知許州。弘治七年。入戶部。為員外郎。郎中。陞按察副使。提學江西。累官臬藩長吏。正德四年。陞副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公有清譽。在江淮。不事赫赫。漕大小將校。皆嚴憚。未幾。事忤。逆瑾。瑾又惡平江伯。平江伯者。漕帥也。事連公。瑾益怒。禍且不測。長沙力解。得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陞戶部侍郎。公故熟知戶部程法。見財用竭。耗心憂之。七年。請養母歸。十四年。陞南京禮部

清正名臣

卷二十

七

尚書。辭。嘉靖初。再辭。詔特與終養。母服闋。請致仕。不允。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公質性淳懿。問學該洽。孝親。牧族。獎誨後進。應務之。木細巨。皆適。所著學史。簡端錄。二書。巡撫吳廷舉。上于朝。

太子少保傅文毅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十三年陞左中允正德四年逆瑾惡翰林不附已矯旨大明會典文訛舛奪預修者官公降修撰瑾敗復中允五年以學士陞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尋陞禮部尚書當是時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雖聞之而無徵俄內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為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等公佯不知執奏孰為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書奏

清正名臣

卷二十

十四

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寵伶臧賢請改牙牌公曰優敢亂祖宗法邪臧又欲改教坊司印公曰優敢亂祖宗法邪皆格不行時流賊亂中原太監陸閻總軍容征久不捷諸內臣又立監鎔名益出後曹內臣統軍下廷議眾莫敢先發公奮曰兵老民疲賊日熾以冒功者冗債事者漏罰失將士心今賊在郊圻肺腑間民囂然思亂禍在宗社旦夕吾輩死不贖責諸公尚首鼠耶疏上竟遣監鎔諸內臣俄有旨令公致仕杜門謝客及卒遺命無請

苑并祭嘉靖元年理守正文臣贈太子少保謚文毅公朴端簡諒自檢甚嚴孝友之行孚於鄉曲

清正名臣

卷二十

十四

尚書陳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壽字本仁新淦人成籍遼東成化八年進士弘治元年以都給事中陞大理寺丞御史爭寺丞劾公吏部尚書三原王公言壽廉正稱執法吏改南光祿少卿陞卿南鴻臚十三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十六年陞南京副都御史正德元年南京科道劾逆瑾被逮公抗疏救諸言官瑾怒奪職八年薦起巡撫陝西未幾遷南京兵部侍郎九上疏乞休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初壽在科萬貴妃寵族人橫甚中官梁芳清正名臣 卷二十一 五 又結妖僧繼曉公疏論繫詔獄得釋在榆林會火篩入寇出奇兵却之加俸一等既歸田杜門謝客陝西鎮守內臣廖鏜暴虐吏民楊文襄公言公忠鯁輕去就宜起公撫陝公至陝鏜畏斂戢比公去陝人號哭擁公不得行公卒久之都督楊宏陝人也上疏言壽仁廉恤下知兵能遇虜請卹其後公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食祿任事不久而廉名最著老無所歸諸子旅寓飄泊公歿不能葬久之親舊相周僅歸其喪公為言官時直論時政得失不彈劾人曰吾父戒我

勿作刑官名言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文襄公曰宋王素為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為朝廷愛惜程明道為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本仁得之矣

清正名臣 卷二十一 六

尚書謝文肅公 事 茂陵 秦陵 康

公名鐸，字鳴治，浙太平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元年授翰林編修，校勘通鑑綱目，因上封事言講學圖治。十一年進侍講，未幾請告。弘治元年薦起修實錄。三年陞南國子祭酒，上修明教化六事。明年致仕。又累薦。十二年家拜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力辭不允。公先後在國學律已，率人嚴立規約，兩監中故有美金，公盡籍於官，均贍僚屬，構書樓東西，皮諸經史，刻北監廟街湫隘，益市地闢其斜側，又市廬舍三十餘。

清正名臣 卷二十七 七

區居博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賻襚皆出美金不妄費一錢請從祀楊時十六年預修通鑑纂要是歲請致仕特賜告正德三年瑾勒致仕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尚書謚文肅鄉人方正學殞身滅族沉鬱百年公不避忌諱收綴遺文行于世所著有桃溪集續西山讀書記伊洛淵源續錄元史本末宰輔沿革國朝名臣事略尊鄉錄赤城新志忠諫錄祭禮儀注公嘗曰我太祖有度越歷代者五事攘克夷狄收復諸夏也肇基南服統一天下也威加勝國鋒

刃不交也躬自創業臨御最久也申明祖訓家法最嚴也

清正名臣 卷二十七 大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lower section.

都御史熊莊簡公

專 茂陵 泰陵

公名繡字汝明道州人成化二年進士為御史坐事謫清溪知縣累官都御史巡撫延綏操勵潔廉僚屬有美不入私室套虜三年不大入塞憂去起拜兵部侍郎陞兩廣右都御史逾年召入南臺正德三年中官李榮忽傳旨熊繡致仕公屏居山中斷絕書問生事蕭條俯仰益困公卒長子已天繼子又天巡撫秦金為請于朝贈南刑部尚書明年太僕少卿何孟春上疏曰竊見故都御史熊繡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

清正名臣

卷二十

九

貴能貧居常能儉厥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徇公推賢嫉惡不邀時譽不徂近功言無爽於屬垣行弗虧於顧影往年都御史戴珊張敷華卒其門生屬吏子孫咸請易名主事張鳳翔孔琦卒鄉人請卹其家聖朝表勸清賢不吝恩濡繡才節操履無讓珊等賜謚卹孤惟 宸衷軫允幸甚 詔給繡繼子子端米月一石謚莊簡時有工部侍郎潘禮歸德人清廉恬退未老乞休弘治間年八十一巡撫韓邦問疏言禮歷官居鄉益堅晚節草廬蔬食不求安飽 詔給米

月三石南工部尚書胡拱辰淳安人著勞蹟晚益清謹弘治間御史上其貧薄特給與廩正德初遣行人存問年九十二贈太子少傅謚莊懿邦問亦仕至尚書致仕年九十二卒仁和有王琦字文進舉人乙榜授汝州學正陞御史山西僉事提學改四川乞致仕歸清介自持不治生產冬大雪僵臥不能出門戶或唁之曰吾求無愧於心耳雖饑寒無不樂也天順間竟以饑寒卒臨潼李崧字世瞻篤實莊重雖祁寒暑雨手不釋卷成化六年進士歷知廬州府陞河南參

清正名臣

卷二十

十

政清慎絕俗吏事克修卒之日貧不能葬妻郝不免饑寒守臣為奏 上得給米終其身沙河朱裳字公垂正德九年進士少勵清節貧困裕如也提學御史顧潛知裳檄府資裳學京師裳不受躬自炊汲為御史寒約如故巡按山西山東有風采人稱裳為長齋御史為鞏昌知府歷浙江副使福建按察使浙江布政使副都御史治河乞歸再起治河卒清堅自信士頌其廉民懷其惠饒州孫需字孚吉成化八年進士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守法畏公議白首清風皜然不

澤雖不能發揚功名有赫赫之譽顧正德間大臣多
培克回適需獨以廉約稱卒贈太子太保謚清簡終
人陶琰字廷信成化十七年進士歷仕至都御史三
理漕事嘉靖初為工部尚書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
機務乞致仕加太子太保歸琰宏才偉度累試繁劇
卹國勤民動著聲績中忤權倖屢進屢退方毅直亮
喜愠不形自奉儉節每飯一蔬微行罷歸蕭然行李
三竹筥相隨者數十年卒年八十四贈少保謚恭介
子滋正德九年進士為武選郎中論大禮謫戍

清正名臣

卷二十一

五

祭酒魯文恪公

事 泰陵 康陵

公名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進士庶吉士入
翰林閉門斂跡不事交遊為編修益沉潛學問不專
為文詞歷司業祭酒端飭自勵日危坐焚香讀五經
四書不肯言人短長及時政得失虚心約已清慎不
渝屢請告屢起屢歸羣情鄉慕益兢持名節嘉靖初
交薦不起卒年六十七謚文恪

清正名臣

卷二十一

五

副使邵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不與 其名

邵清字士廉江寧人甫三歲母疾革置公別室哭不
已謂家人曰死者吾母也曷俾我一視聞者哀之為
弟子員即以文行為當路所推許屬頒 制諸郡京
兆冀公綺欲以此贍公擇維揚運司委之公辭不往
弘治壬子領鄉薦明年授江西德化學諭正已率人
流俗問遺無敢及門者乙卯秋主山東試去取成自
主事竣就道有謁贊者拒不受滿九載留於家督學
邵公寶巡撫林公俊累疏薦公吏部移文趣行十月

清正名臣

卷二十

三

學職

請部試第一太宰馬公文升都御史戴公珊廉公賢
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委督漕橋抽分公痛革宿弊奸
無所容近侍蕭敬陳寬託院堂相囑不少貸正德改
元以公督皂禁諸役原額百名外院長及年深御史
用之公悉覈以應役戚畹張延齡奏人負券若干緡
得 旨追給公曰御史執法之官豈為人索私負者
邪駙馬崔公都御史張公咸以為囑公不從隨進二
疏一崇太信以全國體一停織造以清鹽法所論劾
皆中貴人下戶部議行七月按鹽長蘆兼理河道公

嚴餘鹽革買補恤龜下禁應捕勢豪鹽商廩廩重足
立貪吏多棄印綬去自天津抵濟寧一路夫九公壹
意節節約省千餘金逮諸姦豪倚戚宦為窟者論如
律權倖及中人多不利于是馬永成家僮及諸賈人
合謀妄奏逆瑾因遣官校逮公榻於午門下家人泣
公慰之曰我非自敗名節以辱先人至此况得失在
我何哭為抵家杜門屏居灌蔬課子而已瑾怒未釋
擬公所陳停布疋疏罰米一百石及保舉都御史雍
泰罰米二百石瑾伏誅都御史李公充嗣巡按王公

清正名臣

卷二十

話

完交薦嘉靖癸未有雲南僉憲之命公至任適巡撫
王啟惡臨安推官江魚嫉千戶龔勝鰓魚欲坐以貪
淫黜之公知其誣擬以公罪還職王大不悅後巡歷
新建諸寨繕兵旅修城垣察商賈疏溝洫為久遠計
滇南多珍奇所入廩祿柴薪而已比齋賀詣京行李
圖書之外無一長物事竣回滇分巡洱海會參議趙
淵往勘武定土官約收甚嚴下至胥史輿臺一無所
染夷人悅服後以觀察當調聞報即南家居逾時見
山桂公重其名檄取赴京公以疾辭已丑家宰西樵

方公檄如限赴選補廣西分巡桂林後改左江兵備忠州龍州土官罪惡日甚公不動一兵而坐擒之疆圉晏然撫巡以公清苦之節明敏之才方倚重之而公業倦游矣上書兩乞休乃得請歸無室廬依外氏以居日中或未舉火意豁如也督學御史林有孚往訪之笑語移時貧無茗具可設林歎息而去宗伯霍公韜以沒官田餽公力却之丙午秋年八十而歿陳公鳳贊曰嗟嗟介士邦之司直可賤可貴簞簋必飾萬里來歸葆茲固窮蕭然素業邈矣高風

清正各目

卷二十

五

中允景公

事 康陵 永陵

景公賜字伯時少產揚之真州尋徙居金陵為人器量弘雅凝然負公輔之望數歲時隨父官廣州劉大夏見其文異之曰此國器也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時逆瑾亂政挾勢凌轢朝士見者靡不重足屏氣其不為阿者賜及何塘崔銑呂柟也在館職以不獲禪補時政居恒深念作自罰一篇其詞曰凡受職於天子若臺閣省署藩臬郡邑以及百執事咸有常職晨興而夜畢終日業業以從事也

清正各目

卷二十

三六

尚慮其有遺若謬焉者不若是曰不職而有罰罰且弗測又不容以緩也而蒞是職者必自責自糶於勤慎所以補過也雖至蹇劣亦不敢不然女雖職天子近侍在古六太之列然史局不責以史事經帷不責以進講既不得成啓沃開導之益與磨研編削之功而退復不束修自勵而恬享大官之賜美服而坐於心能自寧乎古稱竊位蓋近是也已夫語弗慎為誇為毀譽為誕為凡近為諂為易為佞為謔行已弗慎為矜為貪暴為放縱為邪淫為率易為苟且為

側媚爲薄，居家弗慎，爲兄弟妻媵，女凌童僕，與阜里
閉昏姻，女欺而又弗勤於誦覽書史，精研義理，以博
所見聞，則人將鄙之，而於自居亦甚卑矣。古人云：一
事不知，儒者所耻，能無忤乎？凡此皆女之職也。女欲
自立於兩間而不負，天子顯用之意，能弗勤乎？莊
子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言不可
不豫也。况女又將有臨事之責也？女能弗豫已乎？百
司執事，皆有警罰，女縱不及於是，如百司執事，寧不
愧于人，非鬼責乎？且又安能終保其不女及也？其刻

清正名臣

卷二

七

意自勵如此，久之爲講官，當進講必越宿齋沐，覲有
所感悟，九年遷國子司業，以資當進侍讀，梁儲曰：成
均爲多士範，非君不可，賜曰：朝廷官人，敢自擇耶？於
是六館諸生，人人以爲得師，二年請養而南，改左中
允，管南京國子司業事，時南方士競便利，賜於請託，
壹切謝不行，士習稍正，與諸生講解，寒暑不輟，典籍
餽廩，私益以斛，後知之，歸其益曰：吾雖貧，何相賊也。
辛巳，以母憂去位，甲申，服除，北上行至真州，病卒，易
簣之地，卽其懸弧處也。人咸異之，賜爲人篤於孝義。

母目盲，萬方療之不愈，旦夕禱於神，一卽雙瞳炯然，
舊疾如失，人稱其孝感云。姊早寡，奉與母居，爲嫁娶，
其子女，使得所，友人張貢見賜女，欲與婚，未聘也，貢
尋卒，賜哭曰：曩業心許之，忍負吾亡友乎？卒召其子，
妻之，居官清約，過甚，不異布衣時，每升監乘一牝羸，
蹠蹠行，旁觀者率不能堪，賜自若，工行書，尤善小篆，
與國初周伯琦埒，至今人藏之，以爲榮，爲文以意勝，
耻事鈎棘，詩蕭散有致，嘗曰：詞貴其達，若以摹擬爲
工，按古人之跡，尺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哉？

清正名臣

卷二十

天

識者避其言，所著有前谿集若干卷，行於世，論曰：
賈生爲傳，不得職，至哭泣以死，古人之不苟於其官，
如此，史秩近世，視爲冷局，類以翫愒自放，而賜爲詞，
以自勉，責何其厚也，乃若處高爵，膺任略，不以國安
危爲念，而唯身家是營，聞賜之言，可以愧矣。

尚書嚴恭肅公 事 永陵 昭陵 今上

嚴恭肅公清字直甫號寅所其先五代祖名子敬者自浙之嘉興徙居滇父缺生四子公最少而咄咄奇悟鄉先達光祿施昱擇婿得公以女適之嘉靖癸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除富順尹富順故劇邑或以調公此未淬之劍而輕斬蛟斷犀耶公謹謝曰小子何敢抑余劍也乃方在冶中惟工之所鑄而擇利可乎至則能聲大騰以救荒課為天下最丁母憂再除邯鄲其治如故操尋入為工部屯田司主事歷員外郎

清正名臣 卷二十 充

郎中督修外城及九陵皆斤斤謹出納侵牟吏膠手所省費以巨萬已工成當叙陞公辭不受受加俸丁父憂復除兵部車駕坐忤出知保定府居保定三年課復最歷陞易州兵備副使陝西叅政四川按察使即其地轉右布政使所至自撫按特舉及兩京臺諫會舉不下數十疏隆慶戊辰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尋改四川公故川吏知其民所疾苦乃具籍川課之當輸京者議割二十萬金就近改給陝西軍餉罷郡縣卒之團操成都擾民者貢番入邊則

為定限額數額外不得浮一人他約束一切以惠利為本而痛持豪家悍吏以法以是士大夫譽誅常參半而內江趙文肅公獨深知之會有以流盜誅公嘗落職趙公力爭得予告候調候調五年起督鳳門關不果改貴州入為南大理寺卿尋改北歷刑部吏部右侍郎陞刑部尚書上之知公自其在刑部能執法不飢權勢始既柄用典銓則日夜討故事論官材丞掾以下皆親為標署楊遵彥之默識黃次公之至精不能絕也 上孳孳以太平屬公且未艾而公

清正名臣 卷二十 三

病歸矣歸之日遣使慰勞仍賜馳傳以萬曆庚寅卒於家公性檢厲勤於事其操行嚴於趨舍辭受尤廩廩所居官身自與僮僕食麤衣敝蕭然也橐中裝雖圖書琴鶴不敢取諸人蜀王慕公使使致扇鉞微餉不受初拜尚書貧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帶以朝其輩或指戲之公釋褐時玳瑁七品帶故在耶公笑曰不然夫犀帶不裝金安知非玉吾顧恐難為上耳公薰然長者色溫氣和人無賢不肖貴賤皆禮接之其亭法處議本人情計久遠無崖岸峻物之行謹

昨抵掌之談以故 明主眷遇尤渥而海內至今稱
大人之能安國家鎮雅俗者必首公云

清正名臣

卷二十

五

侍郎程公

事 永陵

程公文德字舜敷嘉靖己丑進士方 上臨軒策士
覽公對嘉之 賜御批擢第一甲第二人官翰林編
修已坐同官楊實卿封事下 詔獄謫信宜典史前
後翰林三年餘所獻 郊祀議選庶吉士疏靈雪頌
靈鵲詩各一 親忝行再進內訓講章及四詩 上
嘗開無逸殿宴近臣公得與上無逸講章乙未量移
安福知縣丙申 召爲南京兵部車駕主事轉員外
郎迎養歲餘丁外艱辛丑起復補兵部車駕轉郎中
淪正名臣 卷二十 五
屢上禦虜疏申辰擢廣東按察副使提督學校未上
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庚戌擢禮部右侍郎以外警奉
旨提調監督宣武門并相陸妃墳壬子轉吏部左侍
郎癸丑會試知貢舉畢事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
事教庶吉士例 賜帝社稷胙二乙卯將擢南京吏
部尚書忤 旨改南京工部左侍郎辭謝有言褫職
罷歸公爲人博厚坦夷不設町畦聞甘泉湛家宰若
水明道術走其門未有得其後激於人言卓立檢飭
斷斷必爲君子不忍以世俗終其身幡然變故態視

舊所為如兩人嘗祭 長陵中道偶談 孝宗皇帝
事為涕下悲不自勝見實卿封事調停削名甚眾批
拷掠無一語在廣中舉何王金許之學誨諸生遷信
宜學建麗澤書院至安福行鄉約處里役摧強節用
下士愛民建復古書院兵曹嘗言車戰法多見采行
臨南雍以體諸身者為言用情尚質而謹服習吏部
當考察京朝官留意賢否嘿有助益詹事故事養尊
望而遠外嫌公聞兩直隸河南山東大饑朝議開納
而澤不速亦為計粟麥黍菽可助食者稱其數請早
清正各臣 卷二十一 尊

續藏書卷二十終

續藏書二十一卷目錄

理學名臣

薛文清公瑄

別見內閣輔臣

聘君吳公與弼

附 陳海雍

陳文恭公獻章

附 陳真晟

胡居仁 劉閔

莊定山公景

賀給事公欽

理學各臣 卷二十一

章文懿公懋

羅文毅公倫

丁副使公璣

鄒吏目公智

陳御史公茂烈

蔡祭酒公清

王文成公守仁

別見勳封名臣

儲文懿公瓘

續藏書二十一卷目錄終

續藏書卷三十一

理學名臣

聘君吳公

事 景帝 裕陵

公名與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父溥為國子司業事建文永樂中為翰林修撰公資稟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塾已嶷然不凡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翫讀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為聖賢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閩諸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三年中歲家

理學名臣

卷三十一

一

貧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飲食誨教天順元年石亨謀於南陽南陽為草疏薦留中數日或以為公薦自石亨為所病不知景泰中已遣上問南陽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皇上聘與弼即聖朝盛事上曰善卿草勅加束帛遣使聘處士勅曰朕承祖宗丕緒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為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略顧乃嘉

遜丘園不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思訪嘉猷企望丰儀

以資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諒爾於行藏之宜處之當矣今特遣行人曹隆詣

爾所居徵爾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懷其惠然就道

以副朕翹望之意比至上問南陽與弼宜何官對

曰宜授官寮侍太子講學上曰與論德左對曰與

弼至乞召至文華殿顧問上曰然又乞與館次供

張上曰然已而見上文華殿公辭官上曰前

公前上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何為不受職對曰

微臣草茅賤士少時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

聲聞過情誤塵薦牘聖明過聽能書束帛天使造

門不勝愧感力疾謝皇上厚意今年六十八實不

能供職言上曰官寮優閑不必辭公辭益力上賜

文幣入酒牢廩遣內臣牛玉送館次上起顧南陽

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公三辭不允遂稱病篤

上又諭南陽曰與弼召至何為不受職即受職必欲

歸山俟秋涼亦不固留且祿之終身不亦可乎卿為

朕諭此意公固辭不受留京師二月求歸益切南陽

辭官必有深見

辭官必有深見

理學名臣

卷三十一

二

為 上言與弼初意本欲受一官事 陛下第老且

病進退狼狽幸 陛下包荒許再上疏辭幸甚 上

曰果爾亦難留南陽又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

上首肯曰既以行人聘來復以行人送歸與璽書令

有司繼粟終其身南陽頓首曰帝王盛德事也公陳

十事復表謝而歸公風格高邁議論英偉習次灑落

師道尊嚴善感悟啓發人其學術質任自然務涵養

性情有孔門陋巷風雪之意亦通時務能用世凡天

文兵法陰陽易上無不諳悉嘗曰註箋繁無益以故

理學各目 卷二一一 三

不務著述云清江有陳海雍號龍潭老人潜心古學

遯世無悶公雅敬重之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公公

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龍潭

雨中簑笠犁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辯折疑義

白沙嘆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翰林檢討陳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身長八

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

書一覽輒記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聞吳康齋講

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成化三年復游太學邢

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一時名動京師

尋歸隱白沙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

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

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特

理學各目 卷二一一 四

受翰林檢討而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

以布衣為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

悟 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為實然言之 上令受職

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

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偽辭自後屢薦不起或勸

之著述不荅弘治十三年卒學者稱溪山白沙先生萬

曆中從祀孔子廟庭謚文恭公嘗曰吾年二十七始

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

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

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冊，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所謂。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朕泊。胎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林俊曰：康齋之有白沙，猶李挺之之有康節，始求之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雜佛老而超佛老，張朱二夫子先迷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五

而後獲也。其立志甚專，嚮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清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煙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是時有布衣陳真晟，字晦德，又字剩夫，漳人也。人稱陳布衣，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即能自拔于俗，專心儒業。嘗至福州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走歸，自是不復事科舉，務為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為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為學次第，乃以大學為據，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

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陳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議，竟寢。既而走臨川，就正康齋，貨其家，直得五金，攜兄子一人，行戒之曰：我死，即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至江西，張元禎止之，宿，扣其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六

學，大加稱許，曰：無至臨川為也。遂歸鎮海，教人專一靜坐，卒年六十四。後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提學副使姚鏌祀之鄉賢祠。又有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七歲學于家塾，言動如老成人。既而學于康齋，慨然以古人自期，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為不足事，專用心於內，其學以主敬為要，因名敬齋。處家庭如廟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

終日竟夕孳孳不倦，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儀表江南。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門人吏部侍郎余祐曰：先生弱冠時，奮志聖學，往遊康齋先生門，退而藏修于家，讀書窮理，存諸心者，不以一時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或遺。久之，則知益精，守益固，養益裕，而所得益深矣。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無可告語，故筆之于冊，取易修辭立誠之義。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萬曆中，追謚文敬，從祀孔子廟庭。又有莆田劉閔，恭慎醇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七

粹，孝行高古，日無二躬，身無完衣，而處之裕如。劉太夏，徐貫，每拜其門，知府王弼齋所必致。閔曰：對劉君鄙吝自消，詳見孝義傳。

郎中莊公

事 茂陵 泰陵

公名昶，字孟暘，江浦人。成化二年進士，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羅倫、陳獻章友。未幾，與編修章懋、黃仲昭上培養君德疏，曰：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遣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吳節等，令各賦詩，臣等各授一帖，內開花果烟火等項，面帖詩讚題目，仍令依舊格擬進。及觀舊格，俱是翫好之物，鄙褻之詞。臣謂陛下即位之初，下溫詔放田租，絕貢獻，停不急之務，與民息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八

肩，天下欣然承望太平久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大臣之疏而遂罷，且因災異，勅諭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臣未嘗不頌。陛下從善如流，今日之舉，或兩宮在上，陛下欲極孝養以奉其懼耳。然大孝養志不在翫好，母后恭儉德著天下，不在烟火。况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離亂，北虜毛里孩包藏禍心，江西湖廣大旱，數千里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之日，臣知陛下

下决不暇爲此也。且翰林以論思代言爲職，雖供奉文字而鄙俚不經之詞，豈宜撰進，嘗伏讀宣宗翰林箴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是以不敢妄陳，疏入，謫桂陽州判官，給事中毛弘御史陳莊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久之，以家艱去，不復起居。定山垂三十年，有薦公者，召至京，徐文靖公言當復公官翰林，竟復司副，遷南驗封郎中，得風疾，遷延野寺，明年乞告，未得允，輒歸，又明年罷。

理學各臣

卷二十一

九

參議賀公

事 茂陵 秦陵

公名欽，字克恭，別號醫問先生，世縣定海。其先戍廣寧後屯，爲遼西人。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翫讀。成化二年，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靈。世卽用我而我笑，以爲用卽日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白沙，旣別，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泰陵初薦授陝西參議，撫治商洛，以老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爲士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祖訓內官條，其職掌不過灑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方陳、喜輩，或陷主虜，庭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益

虛府庫此其階。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宜深鑒已往之弊。內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典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舉行朱子喪葬之禮。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頽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疏入報聞。允公辭。正德四年。逆瑾括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眾縱火劫財。大擾然相。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二

戒曰。母入東街。驚賀黃門。公聞。往諭之曰。渠輩既知悔。即不殺人。可解。鎮城當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慎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臾有言軍至且勦者。眾復呼譟曰。賀黃門無謾語。又趨。疏公里門。公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必宥爾。無恐。眾遂定。城中不傷一人。公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發身實踐。冠昏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凌溪釣。

臺子士諮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身不仕。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七

太子少保章文懿公

事·茂陵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禮部貢士第一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逾年除編修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公謂莊景黃仲昭曰國家無事海宇治安內廷燃燈朝士踏歌蓋天子仁聖孝奉二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也則斯舉固足以為樂然大孝養志吾輩盡諫明日三人同上章以培養聖德為言上怒杖三人闕下左遷知臨武縣稱三君子時羅一峰論內閣大臣起復非禮亦謫官又稱為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三

翰林四諫公未行給事中毛玉論救改南京大理左評事一考陞福建按察僉事其議處番貨通貿易以便商聽福安民採礦以絕盜托清軍以擒泰寧之寇先賑濟以平尤沙之賊善政卓然一考至吏部乞致仕時年四十一閉門卻掃跡弗入城府四方弟子執業問難家食二十餘年公卿臺諫累薦弘治十二年召謝文肅為北監祭酒十四年召公祭酒南監時遭父喪力辭詔增司業員聽終制赴官十六年復闕上任尋上修舉學政條陳弊政二疏正德元年陳

言治道要務五事再疏乞休未允任滿三載疏引年不待報歸復三疏始得請五年陞南太常卿辭六年陞南禮部侍郎辭嘉靖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公襟懷坦蕩不修城府望之龐朴即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逆億也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其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姜僉事麟贊公喜怒不形於色恩怨不槩於心矜伐不出諸口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四

驕泰不措於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揜以闇然自命可謂稱情矣楊文恪公曰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歛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峰習靜如陳白沙公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為危言之叔度在宋鷺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公之謂矣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少保謚文懿子孫皆天孫誥又不慧晚有子接公卒特恩與國子生從子極歷官工部尚書有子行

翰林修撰羅公

事 茂陵

公名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成化二年進士第一策對萬言中引程正公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去下句公不從為翰林修撰會南陽起復公詣私第言不可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及復數千言謫副提舉福建市舶自是臺省少起復者明年召復官改南京尋疾辭歸閉門授徒日以註經為業垂十年卒知公者

理學谷

卷二十一

五

副使丁公

事 茂陵

公名璣字玉夫鎮江丹徒人父元吉學行高古隱居教授學者稱為易洞先生璣幼服庭訓巖然早悟弱冠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同官烏傷王君長逾倍尊事之吳文定寬與為忘年交成化末以星變應詔疏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而根極於正心諸教東宮振綱紀正風俗慎用人重名器蘇民困理財節兵皆切時政末言方士釋老近之則害治宜斥遠疏入為羣姦側目以同官公過連逮出為普安州判

理學谷

卷二十一

六

謂公有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至其心所欲為而力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公嗜學好古篤志力行避惡若涅聞善若驚嘗欲倣古置義田贍族人或助之堂食錢謝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覆去客晨至留飯倩之芻舍比舉火日已近午白沙稱公才大不可及其志青天白日云

官普安遠夷去中州萬里非人所居璣獨從一僕怡然行泰如也弘治初三原王公怒為太宰雅重璣延見坐語者竟日明日復召不赴奏記言今日無急於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治保邦之務可次第而舉太宰肆其言欲引為吏部竟為忌者所沮轉廣西通判猾五以怨誣隣民為盜斷其舌斃之獄汚鬻其妻女逮伏法同官坐事者處之曲有恩至巧印易牒執不可曰某平生惟辦此一片心事君敢服闕倪文

毅掌銓，卽家起儀制郎，尋以副使提學廣東，入賀道清遠，山水暴發而沒，翼日得其屍，衣冠端整如生，存。璣充養深粹，居圓運方，身不踰中人，而任道好古，崇正闢邪，有萬夫直前之勇，羣吠衆譟，不震不竦，有百煉之剛，以儀禮周公之典，久廢不行，家居冠婚喪葬，一取衷之，其教人，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躁釋慮，消方與開講，其析疑義，入毫芒，而文主雅純，其爲政先風化，而一以誠意將之，有去後思，室廬不庇風雨，子女踰期，無力爲嫁娶，而愛君憂國，一出天性，蓋儒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七

學不傳，得其門者，或寡。璣窮探力索，渾融冲粹，志之所向，不息不岐，一以考亭朱子自期待，魯齋臨川而下，不屑也。所著大學疑義，中庸語孟說，及儀禮注，未脫藁，大學士靳貴從受學，尊事之終身，稱其中行獨復，於衆醉羣污之中，任道甚力，制行甚方，涵養甚粹，德性甚良，如金剛玉潤云。

吏目鄒公

事茂陵

公名智，字汝愚，合州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生而穎敏，過人。年十二，能文章，經史一目，卽不忘。嘗居龍泉庵，掃樹葉焚照讀書，如是三年，文思警拔，千言立就。改庶吉士翰林，會星變，應詔陳言，極論陰陽之理。言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八

直隸巡撫右副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乞盡斥小人，而進用君子，又言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陰主之，疏入，不報。弘治三年，御史壽州湯鼎劾萬劉尹萬尹去，劉獨留，恨鼎，御史魏璋附劉，劉啖璋，能去鼎，陞僉都御史，璋卽草疏，署陳景隆等名，劾鼎與壽州知州劉槃，妄言朝政，嫉公者，因入公名，下詔獄，公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獄官苦訊公，公書詞曰：智與今湯鼎等，往來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

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當事者恨公坐公鯁槩妖言惑眾罪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徐文靖公亦力言吾輩不可使朝廷有殺諫臣名始獲免左遷廣東石城所吏目鯁諫戍河西公既謫毅然就道衣結屨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却不受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總督都御史秦紘檄遣董修澁書得居廣城與陳白沙遊四年暴疾卒年二十六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五

御史陳公

事

秦陵

康陵

公名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弘治九年進士公先世瑞安人成籍興化遂居郡梅峯公髫年喪父繼戎役勵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與作省克錄自考進士時奉使廣東師事白沙語累日甚喜白沙曰學須靜一退作靜思錄為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彝之懿豪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類爭者媿服時郡守嚴擊強豪徐輔以寬當道尚深刻徐開解得寬霽為監察御史袍服朴素騎牝馬身若無官者有尚書子受賂崔志端以道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不動公劾尚書去崔竟留遂以母老乞終養方供甘旨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則自執小油蓋妻子服食麤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具亦薄皆人甚不堪者公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五

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直耳。正德中，吏部以公養母清苦，奏改為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既又授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上嘉陳茂烈清苦，令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又辭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為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守貧居。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三

鄭端簡論曰：黃伯固鞏，陳時周茂烈，二公皆莆產，忠潔足以明志，孝廉足以存節，究其用經濟才也，孰非人臣，孰非人子，觀此能無深省乎？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三

國子祭酒蔡公

事 茂陵 泰陵

公名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為禮部主事三年三原用之吏部竟復禮部乞南又請告起按察副使督學江西賀藩王壽且獨去朝服中蔽膝三司官舊用朔望朝王次日謁孔子公請三司先謁孔子藩王素憾林俊讒者因言公與林厚遂忌公伺公短使人傳謗京師欲併逐公一日宴藩王所譏公不能詩文公據理正對拂其意僚友又有相傾者遂決意引疾致仕去逆瑾專政起國子祭酒以厭人心而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三

公則已卒矣公明經篤學氣清色和外簡而內辯嘗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今吾數口之家生計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於此亦可見又嘗題臥處曰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天又三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為萬載之業或一日不遺數百年之休不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己之私而已

侍郎儲文懿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瓘字靜夫泰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歷南京考功主事文選郎中弘治七年調考功十年陞太僕少卿公與物無競而自守介然在考功出入三年減否不淆交遊稀寡嘗薦張吉等五人可任諫官論救科道龐泮等不宜以言事下獄 康陵初陞太僕卿明年僉都御史總糧南京開局無事專心經史訪輯國朝故事又明年入戶部為侍郎逆瑾專權公卿奔走瑾前公愧憤引疾求去長沙與公善得允致仕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三

內批公有才望行且起公去數月瑾誅不數月起公時瑾雖誅諸倖倭繼用公亦不樂明年又乞休去七年起南京戶部是年冬改吏部南京公辭益力起益數其淳易恬靖人皆慕之卒謚文懿 李贄曰公視陽明先生居然前輩矣陽明中弘治十二年進士時公則已太僕少卿而往來問學若弟子吁此公之所以益不可及也後泰州有心齋先生其聞風而興者與心齋之子東崖公贄之師東崖之學雖出自庭訓然齋先生在日親遣之事龍谿於越東

與龍谿之友月泉老衲矣所得更深邃也東崖幼時親見陽明

續藏書卷二十一終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三五

續藏書二十二卷目錄

理學名臣

湛文簡公若水

呂文簡公枬

附 馬汝驥 王道 穆孔暉

鄒文莊公守益

附 子善 孫德涵 德溥

王心齋公艮

附 子璧 林春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目錄

董蘿石公澐

附 子穀

王龍溪公畿

唐荆川公順之

羅文恭公洪先

羅近溪公汝芳

殷侍郎公邁

張諭德公元忭

楊侍郎公起元

目錄終

續藏書卷二十二

理學名臣

尚書湛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性穎敏自少知學弘治壬子以書魁其倫尋從白沙先生遊即以隨處體認天理為宗旨白沙曰此子參前倚衡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得遂焚去路引誓不復仕後以母命出僉事徐紘為勸駕赴南雍祭酒章懋試辟面證其論甚奇之乙丑會試學士張元禎楊廷和主考撫其理學名臣

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為拔第二名賜進士高等選為翰林庶吉士擢編修時陽明王公在吏部相與倡道京師場屋所取士修撰呂柟主事王崇輩和之道價日著學者稱甘泉先生久之使安南冊封國王黎暲却其餽不受正德丁亥奉母喪歸葬荷塘廬墓三年墓產瑞瓜人以為孝感所致卜築西樵多士來學支與日給錢米開禮舍于僧寺至齋戒三日習禮成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遽與言嘉靖初趨朝考九年滿陞侍讀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開講院

與諸生論學刻心性圖說未滿考陞禮部侍郎先後

有勤聖學等疏凡數十上總為獻納編又做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以進累遷南禮吏兵三部尚書置新泉三山二莊講學于新泉書院江都休寧貴池等處公書院所在而是滿九年考吏部奏其績上以年逾七十許致仕所著有遵道錄樵語古文小學四書測二禮經傳測春秋正傳古易經傳測學庸訓測前後詩文集不啻千百卷門人在監者永康程文德武陵蔣信最知名皆極力薦拔位至通顯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祀白沙雖田莊亦然嘗於所居天關精舍參贊尚書府立祝聖所置倉廩館穀多士又至衡山建白沙書院置田五頃歸復取白雲山為白沙祠平生志篤而力勤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從遊者殆徧天下所論以自然為本體以勿忘勿助為工夫大抵得之師門為多白沙嘗謂曰人與天地同體四時行百物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為造化之主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得轉耳學以自然為宗不可不體會又曰學以自然為宗承喻日來頗有湊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泊處譬之適千里者起脚不差必有所到自然之樂
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又示以詩曰。有學無學
有覺無覺。千金一瓠。萬金一諾。天命流行。真機活潑。
水到渠成。鳶飛魚躍。德山莫杖。臨濟莫喝。萬化自然。
太虛何說。繡羅一方。金鍼誰撥。其得於指授者如此。
庚申四月丁巳卒于所居小禺洞。年九十五。有大星
隕于廣州之河南。其聲如雷。云公在南都久。春時勸
農躬詣田畝。閔俗侈汰。定喪祭之制。頒行之。費省而
禮舉。都人無不樂從。有劉公廟。聚衆燒香。爲沈其像。
理學各門 卷二十七 三

於江絕衆惑。貧者或以火葬。公買地城四郊。爲漏澤
園以處之。且置田供時祀費。盡毀私創庵院。僧尼勒
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湛名者。

侍郎呂文簡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楠。字仲木。陝西高陵人。居涇水之陽。學者稱涇
野先生。祖彬。卿葬日。壙中有聲如雷。卜者以爲當顯。
六世後。六傳至溥。生公。果符卜言。公資性穎悟。始就
傳習。幼儀郎中。高選奇之。曰。此大器也。提學馬中錫
異其文。收入縣學。尚未總鼎。卽志聖賢之學。危坐朗
誦。小屋中。祁寒酷暑。不踰戶限。已受學孫行人昂。充
然有得。督學楊遂。巷王虎谷。拔入正學書院。嘗夢明
道東萊親爲指授。而義理愈精。熊李三叅政聞其賢。
理學各門 卷二十七 四

欲延爲塾師。公以禮無往教。辭之。乃遣其子就學山
寺。未幾聞父疾奔還。二公用驛馬追送。弗受。疾平。移
居雲槐精舍。從遊者日衆。辛酉年二十三。中鄉試。刻
其文明年下第。卒業成均。與三原馬伯循。秦世觀。榆
次寇子惇。安陽張仲修。崔行。林縣馬敬臣。輟舉業
而講理學。習古冠婚士相見禮。孝廟賓天。衆在順
天府哭臨。惟具禮耳。公則涕淚交下。通國異而譁之。
弗恤也。孫行人歿。爲之服衰。拜送弔客。戊辰。中會試
第六人。廷試擢第一。先是康對山爲會試同考。批

其卷云卷甚佳惜力微不能首薦子然子自當魁天下矣自鄉試至是僅八年有成帙詩文集為翰林修撰受祿祀先祝稱某之子某聞者羨其知禮父母書至對使拜受退而跪讀其他親友書受讀亦各有儀聞期功喪必為位哭奠饋遺非禮不受逆瑾擅權竊政附之者驟遷顯秩公雖同鄉獨不往且却其賀瑾不堪又因西夏構論上疏請 上入宮親政事庶禍本潛消宗社可保瑾更惡其直欲殺之遂與何柏齋相繼引疾去何亦當時所不能容者遣官校偵其過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五

不得至半途返公抵家數月瑾誅陝之縉紳株連者無算人以是服其先見杜門力田養親若將終身焉父或因小失責次子梓公跪而同受責父怒旋解科道薦剡交上乃起供舊職上勤學疏謂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臺沼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慾太祖一舉而取之可為深戒或讓其過直公曰昔賈山借秦為喻文帝尚能用之矧 主上明聖遠過漢文吾獨不能為賈山乎疏上蒙嘉納以 乾清官災復應 詔陳言六事其遺去義子番僧取回鎮守太監

尤人所不敢言以言不行復求退秋父病侍湯藥夜衣帶不解晝履無聲及其卒也痛哭嘔血將葬時大雨如注跣躄踊蹈泥淖中道路環視有泣下者葬畢廬於中門外旦夕不輟自成服奠葬遷柩題主以及卒哭三虞大小祥禫斟酌損益各有儀注楊東江輩葬父母咸踵其遺意行之鎮守太監廖鏗賻以金幣立却之客有托交游以三百金求書者公峻拒之曰人心如青天白日奈何以禽獸相視也客慚而退都御史盛應期御史朱節熊相曹珪累薦適 世廟入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六

繼大統首 召公遂幡然有用世志壬午與修 武廟實錄 上御經筵當進講是日值 仁祖淳皇后忌辰 口奏宜著慘淡之服罷酒飯之賜朝論躋之疏勸勤聖學以為新政之助略曰學貴力行而知要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須克己慎獨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太平之業可不難致大禮議興意見與時不合復以十三事自陳議者謂大臣宰執之職不宜引為己責因下 詔獄尋謫解州判官知州缺攝行州事於是恤災獨減丁役勸農桑築堤以護鹽

池開渠以興水利載諸署解文移者可考也已又聚者民鄉長講讀教民榜文行呂氏鄉約及文公家禮察孝弟節義者標題其門求子夏後訓諸學宮建司馬溫公祠正首陽夷齊墓訂雲長關公集迎其母躬孝養爲百姓先鄰近及遠方學者日衆御史爲闢解梁書院以居之擇民間俊秀子弟習小學之節歌風雅之詩民俗士習翕然改觀居三年御史盧煥等累薦稱其爲王佐小陞南宗人府經歷士民無慮千數哭送河干去後州人爲之立碑塑像以志不忘云陞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七

南吏部考功司郎中尚寶司卿政務清簡得閉門讀書兼設教鷲峰精藍吳楚閩越士從者殆百餘人時張相國應詔道出南都有醜禮爲賀者公托以官卑俸薄拒之通政王張之甥也轉北祭酒通國送之江上公獨不往張銜之欲乘機罷其官不果陞南太常少卿太常會飲皆役樂籍更有雜差公悉與寬免禁道士俗粧每月朔望令演樂二次太廟災乞罷黜答天戒不允自庚寅至甲午在南都六年乙未始入爲北祭酒監中教典士氣所弛不振久矣遂以道

範師模嚴自表樹敦禮讓勤講習棄去一切繁文一二貴游子弟稍不率者卽繩之以法而乞差爭撥之風頓息有以敷教在寬規者對曰寬非縱肆乃日刮月削而不責效於旦暮間云耳然曰敬敷則曷嘗不嚴古稱師嚴道尊道尊而民敬學今人才不古豈古今人真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率多因循姑息而不知人才日下也公立教皆躬行以率之以正心修身忠君孝親爲本季試諸生必刻其文之優者以式德行著稱者則揭之榜仍早撥歷以示勸病者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八

問而醫之歿者賻而歸之間取儀禮及爲詩樂圖譜分日講解禮義之俗絃歌之聲洋洋於京師首善之地矣又言之吏部謫一監丞兩廳六堂諸屬罔不清慎不但教及諸生雖歷事監生觀政進士向學中官亦從而質疑問難奏減歷日以通淹滯申飭監規五事請之上皆報可識者以爲自宋吳李章四祭酒外鮮見其比陞南禮部右侍郎同諸公卿謁孝陵衆將着緋公曰望墓生哀宜青衣角帶衆從之署吏部薦文武士可備將相之選者數人察長霍走簡歛

祭張故相公峻拒之且云以當時議諸臣為邪所見不可其亢直敢言如此 上將躬視 承天陵累疏勸止 留中未出捧表賀 萬壽節道出河南見餓孍相枕 藉語所在隨宜墮之朝賀禮畢值天變遂乞致仕歸 事疾淑人敬養備至不殊生母疾病頭風怯寒親製 艾襪乃安歲饑以俸餘賙其族人事叔博如父姊適 劉家貧常分財濟之痛宋外祖無嗣每展墓垂涕不 止從舅宋瑾流同州務尋訪還其鄉卒哀毀亦不殊 生母未及葬以壬寅六月疽發背坐臥北泉精舍至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九

七月一日卒年六十四是日有雷火日食之變及夕 有大星隕於華陰弔者以千計高陵人為罷市者三 日解梁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奠位持心喪計聞 上為輟朝一日 賜諭祭 命有司營墳事公頭顱 圓潤體貌豐隆海口童顏輪耳方面兩目炯炯有神 雖官三品履仕途三十餘年座止圖書室無媵妾家 無長物平生不以私事于人亦不受人私干門人相 守數十年未嘗見有偷語惰容有疑陽明之學者則 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

可也有効甘泉之學者則曰 聖君在上賢臣在下 豈可使 明時有偽學之禁有問朱陸之學者則曰 初時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 究竟本原其致一也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說翼書說 要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 經圖解史館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稿涇野詩文 集同時有馬汝驥字仲房綏德人正德十二年進士 卒謚文簡武城王道字純甫正德六年進士歷官吏 部侍郎謚文定棠邑穆孔暉字伯潛官太常卿謚文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十

簡三人皆淳懿端亮深於理學有文學負時望難進 易退未究其用而卒善類惜之

侍郎鄒文莊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守益字謙之安福縣人父賢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司僉事年十七舉江西鄉試正德辛未會試陽明先生為同考賞識之拔為第一 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踰年告歸壹意問學嘗讀中庸嘆曰程朱補格致傳而中庸首言慎獨不及格物者何耶積疑於懷會陽明先生開府虔臺公往謁論辯反覆問夙疑冰釋曰道在是矣自是從陽明先生擒宸濠周旋兵間者久之嘉靖初起公復謁陽明先生於越

理學名臣

卷三十三

十一

留月餘陽明戀戀不能別問人問之曰曾子所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會大禮議起上書忤 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公未歷吏事而蒞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發奸摘伏人稱神明公顧常自訟曰如保赤子愧未能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良暨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隣郡徽寧池太間志學之風至今冠江左公啓之也丁亥陞南主客郎中踰年文成卒於師公服心喪在部日與湛甘泉呂涇野聚講辛卯請告趨會稽哭文成存撫其孤聚

同門講學于天真書院戊戌起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己亥奉 旨簡宮僚 召入為司經局洗馬充 經筵講官應 詔上薛文清公從祀議時與徐文貞階

羅文恭洪先唐荆川順之相資切士類興起甚眾居頃之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蓋當事者忌而遠之也尋改南監祭酒公遵成憲申章程立號冊俾出入相友淑慝相勸歌詩習禮六館士相慶得師居無何 九廟災大臣當自陳公疏中寓交微意譏者因中傷之竟解官歸壬戌公年七十有二九月中

理學名臣

卷三十二

十三

寢疾召家人訓飭之諸子扶坐正衣冠而卒隆慶初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謚文莊集若干卷行於世嘗語學者曰人心之靈萬古一日目分黑白口辨甘苦鼻別香臭今之人有異三代乎是非在人猶黑白甘苦謂人無是非之心誣其心者也夫孩提而知愛敬入井而知惻隱啼蹴而知羞惡豈待教而後能哉心之靈明知是知非若黑白甘苦井然不爽自慊自欺在已而已又曰良知一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放逸謂之戒懼自其無加損謂之平等工夫一也所

從言之異耳。若以覺與平等為簡易，以戒懼為起意，非惟誤認戒懼亦誤認覺與平等矣。公之持論類如此。平居與學者接，不言而使人意消，說者謂溫良恭儉讓之風，感人動物，有出於言語作為外者。師門一時相推重，不虛耳。子善太僕卿孫德涵按察僉事德溥，太子洗馬，皆知學能世其家。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七

心齋王公

公名良，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場俗故業鹽，無宿學者，而汝止孝出天性，寒日見親，以急務盥冷水，乃痛哭曰：某為子而令親天寒盥冷水乎？何用人子為？出代親役，入掃舍奉席，晨省夜定，如古禮。唯謹久之，行益純，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而天地萬物為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題其坐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即悟入時，已能如此。於是謝役，秉禮為儒者，而人未之識也。益有年，王文成以副都御史撫江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古

西矣。江西人有客安豐者，聞汝止說論語，詫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汝止乃大喜，即日造江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為贄，以賓禮見。文成異之，下階迎入，良長揖，上坐論學，居數日，有省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諸心者也。反服執弟子禮，已文成居越時，時造越中，請質已太息曰：是某之罪也。夫何風之未遠也。辭還家，駕小車從二僕北行，所至以師說化導，所至人聚觀聽者，無慮千百。抵京，同志相顧愕眙，共匿車勸止，留一月，竟

諸衆心而反而汝止意終遠矣汝止骨剛氣和性靈
朗徹見人眉睫卽知其所存學者意慮稍疎漏見之
不敢正而視也接引人無間僕隸雖顯貴悍戾不說
學者聞言皆愧悔謝不及有蓄疑不解者旁及他事
使本疑頓解機應響疾諸聲應氣求者望庭爲歸與
剖析精審莫不虛往實還而喜溢色眉也蓋汝止之
學以悟性爲宗以反己爲要以孝弟爲實以樂學爲
門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啓後爲重任
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其言曰只心有
理學後序 卷二十二 三
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
是無極而太極又曰知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與焉魚
飛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語持功夫嚴者曰君
子不以養心者害心有問放心難叔者呼之輒應而
起曰汝心見在更何求乎曰卽事是心更無心矣卽
心是事更無事矣郡守召辭以疾謂門人曰致師而
學學不誠矣往教教不立矣不往是不仁也必往是
不智也此道也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
三三子者是某之仕也或勸之著述不應洪御史垣

構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不報大學士趙貞吉
誌其墓以爲契聖歸真生知之亞晚作格物要旨勉
仁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云生五子衣壁裋補雍皆
有立而璧最知名璧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生九
齡隨父之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公命童子歌
多囁嚅不能應宗順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公召視
之知爲心齋子詫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輒奇而
授之學是時龍谿緒山玉芝皆在公左右宗順以公
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娶已之越復留者八年師友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七
相陶汰氣竦神涌耳新目明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
霆之外繇枝葉而達其根派流而溯其源沛如也久
之陽明卒於師心齋始授徒淮南宗順相之覃思悠
然講論鏘然不啻陽明之存也心齋歿宗順望日隆
四方聘以主教者沓至羅近谿守宛則迎之蔡春臺
守蘇則迎之李文定迎之興化宋中丞迎之吉安李
計部迎之真州董郡丞迎之建寧餘殆難悉數歸則
隨村落小大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
爲舞雩詠歸之風復出至是風教彬彬盈宇內矣天

臺耿公嘗晤宗順。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有得。君自謂若何？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採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問者大賞其言。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榻累旬，博問精討，靡不愜其欲。以去。楊道南紀之云：東崖子至而論學也。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於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

理學各目

卷二十一

七

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非樂道邪？曰：樂即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顧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於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為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平生孔孟之言，未嘗一日去於口。其推而與世共也。未嘗一日忘於心。而大意具此矣。居恒不煩繩削

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至前，不一盼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為，竟日乃罷。蓋心齋以修身，格物為鵠宗。順嚴取予，敦孝弟，聯宗族，關於行誼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之法度中。丞凌海樓，疏薦於朝，部擬召用。宗順堅臥自如。臨終，屏婦女，母使近，諭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夫宗順之才，藉有所會其度，其功業豈有既哉？乃終其身，一不屑意。蓋自心齋絕去利祿，一以明道覺人為任。此儀封人得於孔子者。當時不

理學各目

卷二十二

六

盡知也。而宗順父子守所聞於古，至再世不稍變。嗚呼！此豈可與淺見寡聞者道哉！心齋之興，從遊者甚衆。推馴謹者，以林春子仁為第一。林春字子仁，亦泰州人。子仁生平東修之問，畏之若菴。直行必愜人情之所安，故不為鬼崖斬絕之行。言必衡乎力，故不為要眇浮濶之言。於世紛華盛麗，儼巧慧辯，未嘗一有濡膩也。起家為會試舉首，登進士第。官吏曹至文選郎中，吏部稱文選至要重，故峻其門第，雖親故不往拜。子仁獨門無留賓，同志中，雖名

位絕不相埒者，悛悛下之惟謹。出部則徧走刺諸賓客，夜則挾衾被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爲常。其論學輒曰：吾師心齋說如是，惟恐人之不入意，烝烝如也。而同志日臻，是時縉紳士以學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惟山陰王汝中、畿志行、惴惴則推子仁，與吉水羅達夫、洪先達夫於朋友中。最沈密矣，然子仁猶面疵之，以其露才也。然子仁本以長厚清苦，謹繩墨自立，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醇雜，自程度而時學徵本體益精，頗以子仁爲

理學名臣

卷二二

一九

未至，卽子仁亦自歎曰：此治病於標者也。然其後蕩者失所歸，而子仁終以質行名。子仁官吏曹，久以母病謝歸，養掌選事，慎擇監司守令，而賢同志者薦進之。恐後其論選曹之職，上欲以其心通於君相，與冢宰之心，下欲以其心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皆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誠令相冢宰之心與天下之人心合，則吾職舉，吾志行矣。其自任如此。

蘿石董公

海寧董蘿石澣，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吟詠，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也。已遊會稽，聞王文成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訪之，入門長揖，踞上坐，文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退謂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常不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二十

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以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文成，文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

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為禮乎
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
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
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
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
筆為文辭稍記習訓詰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
師學問之事間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闕然其非笑指
斥若惟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江湖蓋居
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三

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非天下大勇其孰能與於
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
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
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
探禹穴登廬峰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
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聞益克然有得欣然樂而
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為社者或
笑而非之或為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
是邪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

也顧以吾為苦耶吾方揚鬚於渤海而振羽於雲霄
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
所好自號曰從吾道人子穀仕至漢陽守亦精於名
理有四存稿行世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三

郎中王公 專 永陵

公名畿字汝中浙江山陰人學者稱龍谿先生正德嘉靖間王文成公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為宗郡人駭而不信公首往受業焉公弱冠以高才領鄉薦士望之為去就及是以所聞出為諸士言願從者日衆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卒業於師門師為治靜室居之踰年大悟曰致良知三字誰不聞信得及者惟我也丙戌復當會試文成命公往不荅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三

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朴厚者未通解穎慧者乏沈毅能闡明之者無踰子今宦學者咸集都門子曷往焉公曰諾在途自良知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手無別檢間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抵都門歐陽南野魏水洲王瑤湖洎郡縣入覲諸同志爭迎公與相辨証大為推服入場屋所為文直寫已見不數數於時格識者謂此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拔置高等而同門錢緒山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公語緒山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就 廷試而還

時師門來學者眾文成不能徧指授則屬公與緒山分教之而公所興起為多文成論學每提四句為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不可更易公謂夫子隨時立教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四

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公曰學須自證自悟若執權法以為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文成將有兩廣之行緒山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盍相與就正焉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文成曰正要二子

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為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為躡等今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五

既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德洪資性沈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學亦因其所近若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為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相証道脉始歸於一云文成發舟公與緒山追送嚴灘復扣玄旨文成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詔之公從旁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纔著有無實幻便落斷常辟之弄丸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玄同文成亟可之

文成至洪都鄒東郭暨水洲南野率同門三百餘人請益文成曰吾雖出山汝中與同志里居究竟此事諸君只裹糧往浙相與質之當有證也明年文成平思田歸卒於南安公方偕緒山赴廷試聞變渡江復返迎至嚴灘與緒山議服制緒山以為父母在麻衣布經弗敢加焉公請服斬衰以從於是共奔至廣信成喪扶櫬歸越經紀喪事廬於墓定服心喪三年建天真書院於省肖文成像其中且以館四方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間及門私淑胥以期集祭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五

畢分席講堂呈所見於公取正焉心喪畢壬辰始赴廷對時相張永嘉欲置一甲不果開吉士科道之選欲引之公不應久之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乞歸病已待補時相夏貴溪言議選官僚其婿吳儀制春公門生也首以公薦貴溪曰吾亦聞之但恐為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公謝曰補官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溪怒曰人投汝懷乃敢却耶君負道學名視我為何如人遂大恨公補南武選會三殿灾詔求直言六科疏薦臣畿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貴溪票

旨詆爲僞學，而罷薦首吏科都給事戚賢。公再疏乞休，銓司報予告矣。踰年當考察，貴溪使謂考功薛應旂曰：「王某僞學有明旨，卽黜一，不可遺考功。」雖附勢猶畏公議，未敢決。而時知公者，交以書責考功。唐太史順之，至以爲不復知人間廉恥事。考功怒，遂決去，以快意。而因厚自結於貴溪，故公名雖高，仕竟不達。然終不以是動心，而孳孳以講學爲務。所至接引無倦色。自兩都吳楚閩粵，皆有講舍。江浙尤盛，會常數百人。年八十餘，猶不廢出遊。有止之者，輒對曰：「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三

不肖豈真好勞，但念時常處家，以習心對習事，因循應約，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纔離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幹辦此一事，閑思妄念，與世情俗態，無從而入。蓋欲究極自己性命，自然不得不與同志相切劘。若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共了性命，則是衆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又曰：不肖百念已灰，而耿耿於心，不容自己者有二。師門宗說，幸有所聞，常年出遊，思得一二法器，相與證

明，衍此一脈，天壤悠悠，誰當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於後儒之憶測附會，道晦學荒，蓋千百年於茲矣。先師首倡良知之旨，千聖學脈，賴以復續。不自晨夕，參侍謬承受記，時舉六經疑義，面相指授，欣然有契。稽諸遺編，所可徵者，十纔一二。衰年日力有限，若復祕而不傳，後將復悔。師門之罪人也。思得偕同志數輩，相與辯析折衷，間舉所聞，編摩纂輯，勒爲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於無窮。豈惟道脈足徵，亦將以圖報師門於萬一也。萬曆癸未卒，年八十六。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天

萬曆癸未十二月十六日，後學溫陵李贄聞龍溪先生之訃，爲位於龍潭，以奠而告之曰：「先生聖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無瑕，黃金百鍊，今其沒矣。後將何仰？吾聞先生少遊陽明先生之門，旣以一往而超詣，中升西河夫子之坐，遂至殁身而不替。要以朋來爲樂，今不以不知而慍也，真得乎不遷不貳之宗。正欲人知而信，今不以未信而懈也，允符乎不厭不倦之理。蓋修身行道，將九十歲，而隨地雨法者，已六十紀矣。以故四域之內，或皓首而執經，五陵之間，多

繼世以傳業遂令良知密藏昭然揭日月而行中天頓令洙泗淵源沛乎决江河而達四海非直斯文之未喪實見吾道之大明先生之功於斯為盛憶昔淮南兒孫布地荷與盛與不可及矣今觀先生淵流更長悠也久也何可當哉所怪學道者病在愛身而不愛道是以不知前誰能如此人付託之重而徒為自私自利之計病在尊名而不尊已是以不念兒孫陷溺之苦而務為遠嫌遠謗之圖嗟夫以此設心是滅道也非傳道也是失已也非成已也先生其忍之乎嗟我先生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三

唯以世人之聾瞽為念是故苟可以坐進此道不敢解嘲也唯以子孫之陷溺為憂是故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必相拯不自知其喪身而失命也此先生付託之重所不能已也此予小子所以一面先生而遂信其為非常人也雖生也晚居非近其所為凝眸而注神傾心而悚聽者獨先生爾矣先生今既沒矣余小子將何仰乎嗟乎嘿而成之存乎其人不信而信存乎德行先生以言教天下而學者每咕嗶其語言以為先生之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糟粕也先生不貴也

先生以行示天下而學者每驚疑其所行以為先生之不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精神也是先生之所重也我思古人實未有如先生者也故因聞先生之訃也獨反覆而致意焉先生神遊八極道冠終古天壽不二生死若一吾知先生雖亡固存者也其必以我為知言也夫其必以我為知先生也夫尚饗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三

三

僉都御史唐公

事 永陵

公名順之字應德武進人文行爲學者所宗稱爲荆川先生嘉靖己丑中禮部試第一及廷試遂菴內閣使鄉人索試策欲首擢之而公以年筮仕守已當嚴竟不與通置二甲首其榜首則江西羅念菴洪先也自與羅公見知其人品甚高因定爲石交授武選主事以幼時嘗竭精神於舉業幾成瘵疾而學問文章未成恐碌碌仕途無以爲終身自立之地庚寅春疏病得歸值母艱服闋無赴官意以父有懷公教乃

理學名臣

卷三三

三

速裝壬辰改稽勲主事調考功居家時素知有司某其賢後取至京以不通關節留滯不時用公卽密白其賢擢科與道不使其人知之羅峰相公改各屬官爲翰林部中首舉公拜編修校對累朝實錄于時王遵岩陳后岡高蘇門皆以詩文名當世一見公作心服之而公未敢以爲然也至其戒行雖苦終少自得之趣公尤自歛時則王龍溪以陽明先生高第寓京師公一見之盡叩陽明之說始得聖賢中庸之道矣校對完例當陞賞公不欲受又以羅峰愛已將遠

其嫌遂告歸張緣是怒以吏部原職致仕居家窘甚而于文章之潤筆弟子之贊儀未嘗妄取林下三十年不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緡官府積公所却至三千金會皇太子立妙選宮僚上面諭宰臣起公爲春坊司諫竟以請朝東宮洛職歸自是御一布袍管居宜興山中與諸生講學宦於其地者欲一見之無從也四方之行過是邑者必先禮於其廬以得見爲榮刻薦殆無虛日獨雲川舒侍御之薦章有曰學以聖賢爲法道以經濟自期立朝著蹇諤正直

理學名臣

卷三三

三

之風居鄉有廉靖無求之節乾坤不可無此正氣朝廷不可無此正人可謂得其真矣公喜靜坐樂與方外之士遊曰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同而其苦行堅守洗淨心緣知自求之身者固賢于今之儒也居恒于書無所不讀無不精究其妙而于歷笑尤精文章可以窺班馬詩可以追李杜然嘗曰此不過應酬之作更看山中靜坐十年後文字更何如耳與人無間於貴賤貧富惟投其機則言笑無厭有所拂則弗然見於顏面遇之途亦爲之趨避曰匿然而友吾弗

為也其與人言罄竭底蘊若無所不盡事關機要則深沈隱默際不可窺於瑣屑之事若不甚通曉至于籌畫世故則辨悉毫芒性恬淡不樂仕進而見民之瘡痍困頓又若痾瘵切身思救援之如不及貌不踰中人而視天下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卵處之晏然舉天下之所不敢為不能為者獨毅然當之嘗自謂當今少一審武子之愚蓋自况也甲寅倭奴起釁流血東南公目擊其變至不能寢食造居有懷公喪而趙文華者以 上命視師海上來訪公與陳機略且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三

言非專任梅林胡公不能平此寇趙歸 朝首薦公以南部車駕主事起之尋陞北部職方員外堅臥不起及巡按提學二侍御奉 旨促行不得已赴京陞本司郎中 陛見後即奉 命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公奮然曰一月賊不平請擊將官三月賊不平請擊郎中十二月公將至浙賊聞而遁去公計平賊上策當禦之海外而海道不可不熟乃自江陰與嘉興兩次下海泛大洋至鮫門而還未幾春汛急自登海船督諸將泊崇明沙沈賊船十三隻斬賊首百二

十級餘賊走三沙陞太僕少卿胡公奏留同事又陞右通政於時江北巡撫李遂告急胡總制檄總兵盧鏜往援公以江北 設寢重地乃以三沙賊檄鏜堅守身往江北與李首尾擊賊敗之于姚家蕩又敗之於廟灣場度其勢無能為復自江北往攻三沙居海中二月竟以鹽鹵之故腹疾增劇方回太倉調遣狼兵而賊乘風雨夜登江北岸矣公每以此自愧其斬賊功皆遜不居而胡公竟上之三有白金文綺之賜公每與胡公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襟誓以身許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三

三

國曰胡公計事先我一着至忠義一念則甚相符合未幾陞僉都撫淮揚因積勞病甚不能行然以淮揚重地 朝方倚任十一月勉強赴官值歲歛請于朝得餘鹽銀二萬兩以賑又自捐俸金令有司以次捐俸易米散各鎮為粥以食饑民公素仁心不忍見民之饑死又以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即有變于內倭寇乘之貽患不細故于賑濟獨勞心焉時病已甚治軍旅不少休三月二十一日登焦山望三江嘆曰吾第一臬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

堂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自奪氣也欲從太倉取道常居海中行至通州而病不起矣將革猶以為人與學問未成未了十年工夫自恨時天皎皎聞天鼓鳴於舟上者三而公氣絕焦弱侯論曰嘉靖己丑唐公應德羅公達夫同為舉首一時以為連璧云達夫一斤不復用世以難進歸之應德晚節為分宜所薦至今以為詭病不知為達夫易為應德難也嘗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為大人之吉甚且包羞而不辭唐梁公斐師德周旋女主之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三

朝豈誠戀于腐鼠者流哉非隱忍堅決將取日虞淵之功終委之溝瀆固志在天下者所不忍出也始島夷躡姑蘇戟嬰兒為戲公一見痛心疾首憤不與之俱生此其志何如而可以經經之節繩之哉漢人有言中世選士務于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乃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嗚呼世多隱情惜已之人殆難與道此也

光祿少卿羅文恭公

事 永陵

公名洪先字達夫吉水人自幼端重不為嬉弄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為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自攘攘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壘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峰公之為人年十五聞陽明王公講學虔堂心即嚮往遂早視舉子業常斂目端坐同舍生謂之曰是羅道學先生耶比傳習錄出奔假手抄玩讀至忘寢食年二十二舉于鄉時同里谷平李公家食公師事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三

之嘉靖八年 廷試 世宗親閱所對策 御批云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 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而丁外艱哀慟深至苦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一日讀楞嚴經得反聞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觀其顏貌驚服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反求諸孔孟與同郡鄒文莊公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 召改左春坊贊善疏請預定 東宮朝儀忤 旨罷為民家居削跡城市應酬禮文辭受取與一裁以義不徇時

局人不敢干以私親賢問道撝謙求益未嘗以言詞先人然瞻其容止者非僻為之潛消遊衡嶽僧楚石密授以外丹拒而不受里中得石洞故為虎穴荆莽翁鬱闢之可容百餘人命曰石蓮自是多洞居時出聚友於雪浪閣四方縉紳士人請益者日衆贛江水漲公宅舍漂沒假宿田家撫院馬公森以公家故窶而嘗卻臺省餽坊數千金貯縣帑檄縣取為構室助竟辭之荆川唐公以兵事起官約偕出公曰天下事為之非甲則乙某欲為未能者得兄任之即比自效

理學名臣

卷三二

三

可也奚必我出時相亦貽書致意公荅書願畢志林經年踰五十謝客屏居止止所製半榻默坐榻間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荅曰是偶然不足道比荆川計至哭始下榻邑當造賦冊念詭麗重為民病戒里中按畝收賦督冊憲使即以邑冊請公任之於是宿弊頓革貧者權若更生比疾作子世光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荅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歛手端默而卒年六十有一公學始致力于踐履中歸攝于寂

靜晚徹悟於仁體丁巳學憲王公宗沐訪石蓮洞中問靜曰君可聞者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聞也豈惟君不得聞吾亦不得而聞之茲非至靜為之主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靜無思之位也又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睹不聞靜也戒懼者不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后能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焉不可謂之止故歸靜言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行以為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有得是以守吾陋而不知變非敢倡說以眩人也壬戌

理學名臣

卷三二

三

王公畿以專靜不達順應為疑訪于松原問近日行持何似曰近覺一切無有雜念即感應處便自順適龍溪曰工夫有先後否荅曰即如均賦一事終日紛應吾未嘗憎厭執着放縱張皇褻侮偏黨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即靜定工夫非專以默坐時為靜而動應時無靜也又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歎工夫斷不能得也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看不知下致良知工夫奔放馳逐茫蕩一生有何成就又曰吾輩所

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蓋自有知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麪未易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為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耳語具所作松原志晤中明年錢緒山公德洪以陽明王公年譜成請序公為序曰善學者竭才為上解悟次之聽言為下蓋有特妙契而不知反躬至不副夙期者多矣甲子郡節推周弘祖問學公手書冊曰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存守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

理學名目

卷三十一

三

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自然不類又曰此非可以倖至也却從尋求中得由人識取蓋卒之先一月也公於陽明王公之學極其尊信而後學見公躬行之實既慕服於是因公之言而益知王公之學為當尊信王公之學得公以身發明之其有功於斯道大矣公始歸田攻苦淡鍊寒暑躍馬彎弓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也至垂五十視時事日非乃

絕意仕進然饑渴由已撻市引辜之喪未嘗一日忘天下士想望其出以下治平而竟不果隆慶元年詔贈光祿寺少卿謚文恭

理學名目

卷三十一

四

叅政羅公 事 永陵 昭陵 今上

公名汝芳字惟德別號近谿江西南城人正德乙亥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乃爾為展轉追尋不置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力追古人於是一意以聖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置鏡與盂水對之令心與

理學各目 卷三十一 皇

水鏡無二久之成疾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循其言求之病漸愈庚子入省赴大會見顏山農自述遘危病生死得失能不動心山農不許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公曰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之息也公時如大夢得醒遂下稠人中稽首師事焉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未可以仕不就 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

姑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正舊以文學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執弟子禮宗正喜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從平地著此一畫耶公略為解說宗正不應徐曰障緣益增本真益昧如是三月然後以易授焉嘗苦格物義難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不為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回憶往年從師論道徒成畫餅饑飽子無干涉癸丑北上過臨

理學各目 卷三十一 皇

清忽遘重病倚榻而坐夢一翁來言曰君身病康矣心病則未也公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不動當勸而目不瞑擾攘而氣不分夢寐而境不昏此君心痼也公愕然曰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太甚遂成結習君今漫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公大驚伏地叩謝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隨入京赴 廷試初仕為令入為部郎出知寧國府所至不事刑杖惟以化育人才為功課一時彬彬有弦歌風歲大計以守入覲見華

亭相徐徐喜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由今觀之更有實用也公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於某不過爲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尤幸徐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已者卽如狄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托則張柬之柬之時已向老倘沒在武后之先志且奈何公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柬之不知梁公徐曰我何以不知梁公公曰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柬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沒成事固在柬之卽不然柬之雖去而柬之所舉亦自有在夫復何

理學名目 卷二十二 聖

憂徐首肯公復曰宗社以人心爲本今來朝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脉不端則心事難一先生趨此合并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豈不益光明俊偉也哉徐躍然喜翌日大會靈濟宮公娓娓發明音吐洪鬯興起者不可勝數返郡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有步隨至盱江者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癸酉起復入京見江陵相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東昌守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爲開水利墾城

濠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轉藩叅贊捧入京禮成遂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嗾言官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夙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萬賓蘭問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

理學名目 卷二十二 聖

執滯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自是絕筆明日爲九月朔盥櫛出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懇留盤桓一日許之次日命諸孫掖至正寢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謚曰明德

侍郎殷公 事 永陵 昭陵 今上

公名邁字時訓南京留守衛人生而氣貌淳靖有雅志居恒自奮曰學不究本原徒取世資非夫也辛卯舉於鄉及入太學與何善山游因聞陽明先生緒言益自砥礪辛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乞南改驗封滿考晉文選郎中出為江西叅議擢貴州督學副使疏請致仕丁卯 穆廟改元用薦者言起原官視學兩浙歷江西叅政按察使四川右布政晉南太僕卿請告還癸酉 今上在御復就家起公南京太常卿尋

理學各臣 卷三十一 聖

陞禮部右侍郎丙子南大司成缺僉議非公不可強起公視職居數月復稱疾疏一再上 允致仕公自筮仕至卿貳更四十年計其在官之日僅十三前後連起公右職皆迫而後應論薦者以致公一出為重始公以南驗封考滿如京士論擬留公北銓力辭不就每進輒引遠若不屑事至所居職恒辦乙卯提調江西試事稱得人於浙掄士一先德行諸生中有以出妻抵証者獄久滯公暴其枉釋之夫亡而嬖從死議者欲旌其節公曰婦節以守死不二為貴從死非

中制也議者韙公在太僕值問政寢弛吏因緣為姦公隨事振刷不辭煩細至典國學則申嚴功令開示名理六館士喁喁嚮風其得大體類若此性尚玄泊恬默寡交縉紳大夫或造請公不得至海內士與公氣類者貽書不遠千里以學術相辯證少求格致之義不得其說至哽咽終日究心中庸證諸內典已而澄思靜照久之忽有省自言一日於幽寂中恍惚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融周遍而身內有形之心非吾心也其所得亦可窺其崖略矣陸公樹聲稱公坐鎮

理學各臣 卷三十一 聖

雅俗似房次律急流勇退似錢宣靖洞明宗要則楊次公晁大傳至其信道之篤不言而默成視理學諸儒不知何如也所著有懲忿室慾編逍遙訣測言間雲館野語行於世

左諭德張公

事 昭陵 今上

公名元忬，字子蓋，別號陽和。其先蓋蜀之縣，竹人。宋相忠獻公之後也。徙家越之山陰。代有聞，十傳為贈吏部主事。詔生天復，以進士官至甘肅行太僕寺卿。配劉安人。生公，公生而古貌魁然，稍長好讀書。安人憐之，戒無溺苦於學。公乃張燈幕中，俟母寢夜誦，不令母知。總角時，嶽嶽負意氣，數矢口談時政得失，人物臧否。太僕公故抑之，不荅也。會楊忠愍諫死，公遙為誄詞，慷慨泣下霑衿。太僕公乃色喜，大奇之。嘗讀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望

書至朱子格致篇，輒乙其處而沉思。已聞王文成良知之說，遂潛心理學。嘉靖戊午舉於鄉，數上公車，不第。下帷龍山之陽，喟然嘆曰：聖賢學自有真，曲士抱蟲蛙之見，不務卽心證聖，而狼踵其下風，壹何陋也！戊辰歸自京師，而太僕公有滇難，蓋太僕公故嘗副滇臬，擊武定叛夷有功。忌者中以蜚語，卒從吏訊。君身披太僕公萬里，赴逮於滇，已復馳如京，白狀當事者，比有詔免太僕公官歸越。復馳如越，履及門，血縷縷滅趾。天下聞而哀之。庚午游太學，明年舉南宮。

射策，賜第一甲第。人授翰林脩撰，君自以遭逢

聖明，釋躋取上第，廩廩期有以自樹。日橐筆守官下，蒐羅金匱憲典而研究之。詞林故清署，第雍容以文墨相高，稍涉事，輒引代庖為解。君獨聚徒講求世務，人才相與籍記之。戶外屢常滿，每抵掌論天下事，不為首鼠兩端。今上元年，君嘗疏直御史某，且請進講列女傳于兩宮，以修二南之化，不報。戊寅免太僕公喪，起家奉旨教習內書堂。公曰：若曹星近皇位，不可去，可使習為善，勅貂管蘇非人乎？乃取中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望

鑒錄，自為條解，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尋管理，諾勅直起居館會。皇子生，奉書告楚藩，因上匡廬，浮沅湘，還取道武夷，所至多題咏，具槎間漫筆中。丁亥起家，用詞林久次，超為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清理武黃，尋充經筵講官。既入侍金華，退而嘆曰：明主方葦葦嚮學，嘔喻受講，臣風勸而講，臣不竭忠畢智以迪宸聽，非夫也。每喁喁然盟心待對，冀有所感孚焉。初上御曆，覃恩，公即疏白太僕公冤狀，請以恩及已者，移太僕公冠服，至是復申前請，忤

旨格不行君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之役吾父躬擐甲冑斬首虜千級口碑具在乃今幸事明主而不能為父洗沉寃長負君親吾死為後蓋居常深念兩世登朝父建功不讐志以歿願以身代父報國而卒且微國恩報父故終其身有緹縈之恨竟以此鬱鬱致疾疾革顧弟子呼陛下者再又曰朝廷亦多有人乃暝公平生雅志聖賢之學宗王文成然不空事口耳顯務以實踐為基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近世學者徒剽文成之外郭耳又謂朱陸同源而未流乃岐之非是手摘考亭所論著與文成意符者彙集之題曰朱子摘編以祛世儒之惑特操端介絕不喜媵姁事人然坦焉躡中庸之庭亦不欲以奇行自見蓋公之進也出江陵門下當其炎炎時卑者蟻附高者鷲鳴而公不隨不激有以自守嘗語同門曰某門人也早囊白簡之事當以待他人乃若喪請留病請禱某即死弗為矣里居數年私刺不及公門然事關公義則侃侃無少避如議賦法議不毀兩賢祠議祀四先生

理學名臣

卷三十二

五

于學越人至今誦為美談天性孝友侍太僕公若安人疾湯藥非口所嘗弗進比卒樂樂柴瘞喪葬悉遵古禮盡革燕賓崇佛諸敝俗越人化之有異母弟二人太僕公病以屬公公拊之恩義隆備居常飯脫粟衣浣補而賑施宗黨若弗及蓋公行誼力追古人其文章春容爾雅粹然一出於正初太僕公作山陰縣志未成公續成之已又創紹興府志會稽縣志義嚴裘鉞足稱一方信史他所著有雲門志畧山遊漫稿槎間漫筆行于世又有不二齋稿志學錄讀尚書考

理學名臣

卷三十二

五

讀詩考讀史膚評皇明大政記藏于家

侍郎楊公 事 今上

公名起元字貞復別號復所廣東歸善縣人弱冠賊躡東平焚民舍公爲亂兵所掠從容賦詩自若賊異而釋之明歲中鄉試第一人年二十一耳三試南宮不售乃遊金陵下帷績學邂逅盱江黎允儒慨然相得也黎爲近谿羅先生之甥爲述先生言行甚具公大契於中業駸駸嚮往之矣丁丑舉進士改庶吉士已卯授翰林院編修丙戌分校禮闈是歲冊封崇藩歸省覲還 朝取道盱江執贄羅先生而稟學焉往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季

復參證因大悟性命之宗曰乃今如客得歸矣因次先生會語爲答問集又摘其論仁者爲識仁編日諷誦之并示學者丁亥進修撰戊子校士八閩試策大發所學同志者爭傳誦不置已丑復分校禮闈三月遷國子監司業辛卯晉司經局洗馬纂修 玉牒充經筵講官上崇聖志勤聖學疏語具集中壬辰復分校禮闈先後所得多名士聞父喪奔還服闋起國子監祭酒丙申晉南京禮部右侍郎修 皇陵功成上命祭告公至中都士大夫暨師生來問學公卽中

肅首章反覆開論中多興起者丁酉秋因災異復上

恭勸勤學疏踰月輯 高皇帝御製集刻行之於其中稍爲詮注取洪範語名曰訓行錄擬上未果遷南吏部戊戌召爲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未行而母夫人卒於官舍公扶櫬還已亥八月營葬事躬荷畚鍤哀毀之餘感寒疾以是月十九日卒年五十有三平生事親孝與弟友厚宗族閭黨人有過耳不欲聞而惟就其所善獎成之僮僕有違亦不加鞭朴微以意諭戒之而已一聞羅先生之學銘心刻骨無須史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季

忘雕一小像出必告反必面歲時約同志祭奠於所居以爲常四方之士受學者屢常滿戶外公隨機指授人人躍然意滿去持論以明德親民止至善爲宗而要歸於孝弟慈謂孩提不學不慮之良心卽聖人之不思不勉耳目手足之生生卽心思夫愚婦之知能卽聖氣稟物欲皆明德之寄寓共觀共聞卽不觀不聞之本體大抵皆本父師之言而推衍之聞者始而疑中而譁以辯久之羣然服者以公之言取成於心非世儒矯強義襲半途而廢者比也所著有證學

編楊子學解論學存笥稿楊子格言楊子政序輯白沙語錄證道書義等書行於世

續藏書卷二十二終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五

續藏書二十三卷目錄

忠節名臣

劉忠愍公球

章恭懿公綸

鍾恭愍公同

廖恭敏公莊

楊觀察公瑄

附 子源

黃少卿公鞏

忠節名臣

卷二十三

一

附 陸震 張英 并何遵等十二人

何尚寶公遵

孫忠烈公燧

許忠節公達

楊翰撰公慎

別見文學名臣

舒翰撰公芬

楊忠愍公繼盛

附 張翀

沈光祿公鍊

楊御史公爵

海忠介公瑞

忠節名臣

卷二十三

二

續藏書二十三卷目錄終

續藏書 卷二三

續藏書卷二十三

忠節名臣

學士劉忠愍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公名球字求樂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初為主事儀制薦侍經筵修宣宗實錄成改翰林侍講正統八年夏雷震奉天殿應詔陳十事王振怒公言總乾綱意在詆振欲置公死地不得會翰林修撰董璘乞為太常卿事神下詔獄公疏中偶言太常官必得儒臣馬順附振喜曰此可并殺公遂酷考璘誣服公

忠節名臣

卷二十三

一

為畫此疏矯旨逮公當朝捽公去公不知何坐大呼死訴太祖太宗縛公至暗獄中斧礮暴下碎其體極慘毒其邑人成器設公位龍泉山巔為文哭而祭之人名其地為祭忠臺公天性忠潔議論堅正沉思積學好義力行文詞鏗鏘金春玉映人共寶之如月蟾天犀也正統十四年冬贈翰林學士諡忠愍子鉞鈺舉進士鉞官廣東叅政鈺雲南按察使

五三九

尚書章恭毅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綸字大綸初名崧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為主事南京禮部景泰初為儀制郎中屢有論建又條上太平十四事反復萬餘言懷獻太子卒人心危懼御史鍾公諷禮部請復立沂王東宮禮部大臣縮首咋舌曰作死公聞發憤即具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又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親為臣子又以天位授陛下稱太上皇帝天下至尊也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百官朝見延安門復汪后於

忠節名臣

卷三

三

中宮以正壺儀復沂王於東宮以定國本上見疏大怒下公詔獄炮烙煅煉迫公引大臣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竟不承以鍾同先嘗上言并逮欲殺二人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廖莊自南京來亦嘗請復儲遂縛三人至午門前杖一百鍾公死廖公遠謫公錮禁獄中越二年裕陵復辟輒歎綸好臣子為朕家事受苦毒也出之獄中脫桎梏拜禮部右侍郎上令內侍檢公十四事疏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言上亟稱歎曰好官人公繫獄久因有足疾會石亨招

公卿飲公不往短公上前改南禮部上面諭賜

金幣文華殿遣行尋改南京吏部茂陵即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公上疏曰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未安釋服公除雖有常制顧諒陰大婚情禮自別乞勅禮部來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饑條救荒四事四年勅公會南臺高明考察公欲盡去諸不職者高公不可公獨疏上南諸司構公激言官怒並誣章劾公上特遣侍郎葉盛給事中毛弘即訊留都公誣得白五年秋星變自劾不允秩滿轉左十二

忠節名臣

卷三

三

年請老卒泰陵即位特贈尚書諡恭毅官其子立為鴻臚主簿君子曰裕陵茂陵卒踐天祚者三君子為有力矣成化初謝鐸預修英宗實錄檢公復儲疏不得輒歎息泣下曰公疏動萬言竟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數白總裁劉定之應曰奏疏留中者例不書謝公曰景泰數年間事孰此為大不書此奚書盡請上增入錄中竟不從長子玄應給事中南京

寺丞鍾恭愍公

事 景帝

公名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三年冬為監察御史公當易儲時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卒公入朝待漏與禮部郎中章綸論儲位事慷慨流涕五年九月公遂上疏請復立沂王東宮以固宗社并陳時政闕失疏入縛下詔獄械繫極苦杖之不死又下獄六年八月又杖闕下獄竟死獄中時年三十二骸掩園土莫敢收葬 裕陵復辟曰鍾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左寺丞官其子啓知

忠節名臣

卷三

四

縣 茂陵又憐公忠受慘禍祿公妻羅氏官其一子通政知事啓上疏請公遺骸得出園土歸葬時公歿久矣血漬臂間洗出倍鮮好成化二十三年公子援綸例請諡禮官謂公應詔陳言中及復儲事不若綸言詳切執不與諡衆共嗤笑禮官恥之公得諡恭愍

尚書廖恭敏公

事 獻陵 裕陵 景帝

公名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八年遷庶吉士十年給事中刑科正統六年出陝西賑饑得便宜從事當是時西楊在內閣公抗章劾西楊不職八年署大理寺事踰月陞大理丞十一年陞少卿南京大理景泰五年七月災異下詔求言公上疏仰唯 上皇被留虜庭 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鑾輿未復虜讐未報為意 皇上之心即堯親九族舜徵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 皇上勝算迎歸

忠節名臣

卷三

五

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 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叙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為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伏觀 上皇即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璉為正副使冊封 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羣臣朝 皇上於東廡百官感 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幸 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 上皇於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羣臣時得朝見以慰 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

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為。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為此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天下之人心。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謂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詞意悲懇。留中不報。明年閏六月。以內艱來京。適章鍾二疏入。上忽念公往年有疏。大類二人。并逮三人。杖午門前。幸不死。謫定羌驛丞。裕陵復辟。召還。時內艱未闋。繼遭父喪。上憐公忠。特并與祭葬。除服。改南大理。言官劾公。公請老。上曰。莊有大節。逾年卒。贈刑部尚書。諡恭敏。公任性易直。而好剛尚氣。言辭憤激。人不能堪。公雖無芥蒂。人故益恨公。公又不屑細行。遠嫌疑。好存謝賓客。諸遊知為權狎。及至卒時。無以為殯。歛。眾率錢相哀。助人

忠節名臣

卷三

六

始信公廉靖其闊達天性然耳

忠節名臣

卷三

七

按察使楊公

景帝 裕陵 茂陵

楊公瑄者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天順初爲御史印馬圻內民羣訴曹石二凶奪民田若干頃公疏劾二凶怙寵擅權勢上喜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公名且大用既還京慧寺連見祥亨二凶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議班劾二凶有洩語二凶者二凶先譖諸御史上前暨彈章入上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詰公公與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甚悉下諸御史詔獄逼公誣引大臣刑

忠節名臣

卷三

八

甚慘酷數瀕死卒一語不他及理刑者文致公坐死掌道者謫戍餘貶斥奏上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得從末減公竟戍遼東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二凶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復謫戍廣西南丹二凶相繼逆誅釋歸茂陵卽位言官論奏復公官尋陞浙江按察副使定海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霽衢所裏外海塘健跳所海鹽海塘皆公修築海鹽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巨禦患尤大陞按察使甫半載病亟察家問候尚諭築海塘法

及濬西湖之利卒祠海鹽東海上著祀典子源弘治

間任五官監候正德元年七月源上疏言占候得大

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深

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闢除內侍寵

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講習詩

書疏下禮部部言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

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爲衆邪之氣

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譬甚力

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

忠節名臣

卷三

九

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徃來不一

乞思患預防瑾又大怒罵源爾何官亦學爲忠臣乎

矯旨又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於河陽驛妻

斬盧覆尸葬之

少卿黃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黃鞏字伯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推官德安府
陞主事刑部掌十三司讞牘陞員外郎改兵部歷車
駕職方郎中內艱服除會 康陵北狩人心危疑或
沮公行公題書屋曰石田茅屋為生太拙嗚夷馬革
自許何愚眾不能沮竟北上補武選正德十四年春
上將南巡時寧庶人久蓄逆謀蕭敬朱寧張銳在司
禮錦衣東廠與庶人交通江彬又握勁兵在 上左
右公卿交疏不聽兵部司屬倡諸司上疏諫公曰

忠節名臣

卷三

上巡遊本起彬誘惑彬方席寵擅兵無敢斥言彬吾
不可舍彬為支語恐 上不悟獨疏六事其略曰
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
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
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 陛下寧忤 陛下而不敢
忤權臣 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
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六事於今為最急者一曰崇正
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
已動可不慎乎故唯聖人為能慎動仰唯 陛下聰

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反
者論思勸講之臣於是不能辭其責矣伏望 陛下
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遠佞人二曰通言路夫
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
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
出而中傷以他事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
因以達雖有必亂之事不執之臣 陛下無由而知
伏望 陛下廣開言路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則
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

忠節名臣

卷三

敢肆矣三曰正名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
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
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為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
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為惟事夫 陛下自
稱為公誰則為 陛下者天下不以 陛下事 陛
下而以公事 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 陛下
之臣也伏望 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
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
自尊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為獨夫與欲為匹夫而

不可得者竊爲陛下懼焉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罔游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卽今江淮間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

忠節名臣

卷三

三

此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况又重以感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流亡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獨忍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陛下翻然悔悟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

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謹按今之小人簒弄威權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

忠節名臣

卷三

三

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動况於無本其何以安恭唯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終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

為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
羣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勲舊及在廷文
武大臣共圖大議即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
宮中使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
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
社無疆之休惟聖明留意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公
疏即碎已疏草曰願同署名進疏入二公自分必死
彬見疏果大恨必欲殺二公縛下詔獄鉗校于廷五
日三訊杖百餘坐繫逾月除名公體最羸眾咸痛公

忠節名臣

卷三

西

必死乃死得甦震竟死當是時海內盛傳公疏公歸
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貧米
鄰家恬不屑意嘉靖改元召為南京大理寺丞未幾
卒無子贈大理少卿公嘗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
四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之人顧以此易
彼何邪公沈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詩文清
粹和婉自成一家震字汝亨蘭谿人正德三年進士
為江西泰和知縣有善政去之日民立祠祀為武庫
主事 孝貞皇后喪 武宗自宣府奔喪歸又復欲

出震抗疏諫 上怒罪且不測幸諸大臣力救得免
陞車駕員外郎杖于廷死矣復甦書與諸子曰吾筆
亂神不亂也竟以瘡故卒卒後三年贈太常少卿子
體仁廕國子生為通政知事是時諫而杖死者贈主
事何遵劉校尚寶卿主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
太常寺丞刑部照磨劉珏兵部主事行人詹軾劉槃
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監察御史各廕子姪一人入
國子監嘉靖初禮部主事件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
中御史挾勢凌人趨權擇便交遊貴俠飲宴園亭凡

忠節名臣

卷三

五

朝廷大闕失羣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一時犯
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或流竄邊隅者皆郎
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
夫入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揚揚出入若
罔聞知今幸聖皇御極褒恤忠諫此輩更何面目
復立清明之朝耶章下吏部為寢張英者京衛指揮
使聞武宗南巡挾一刃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
跪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
獄問英囊土何為曰恐汚帝廷灑土掩血耳殞命

獄中無子嘉靖初憐其忠贈都指揮官英弟雄都指

揮
李贊曰當瑾初用事時科道有言俱被慘禍其後
勢成銓柄在已非其私人不置言路是以一時省
臺皆為不鳴之仗馬而捐軀死諫之士及在于翰
林部寺諸臣也迨世宗新政若輩盡宜汰去而
侂瑜之疏既下復寢豈當事者懼傷國體而不欲
空署逐之耶抑猶有所避忌耶然讀瑜一疏若輩
已當愧死矣

忠節名臣

卷三十三

十六

尚寶司卿何公

事 康陵

何公名遵字孟循南京欽天監人以諫死嘉靖初贈
尚寶司卿廕子世守入太學既祀公鄉賢應天府又
請於禮部為祠專祀公宗伯霍公名祠曰廉直方
武皇帝朝瑾彬相繼用事彬導上遊幸勝祠名山
將入江南而寧濠方謀以待子入朝特彬為內應比
南巡詔下彬幸得便窺伺懼中阻乃為危言撼眾
眾亦相視搖手戒莫敢出語甚則以諛言媚彬彬氣
益盛兵部郎中黃鞏翰林修撰舒芬首以疏入諸曹

忠節名臣

卷三十三

十七

稍稍踵之武皇帝怒鞏等彬復揚言鞏旦夕且死
冀以脇眾公已入疏力言淫祀無補敗亂且曰萬一
宗藩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福未降而禍已萌蓋指
濠也彬畏事泄匿不以聞公慮眾為彬所脇又鞏罪
叵測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乞罷巡幸勿為
左右姦邪蠱惑鞏等無罪願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
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既欲杜眾口聞是言愈自懼
更四出機穽下公等於獄復嗾其黨劾言者懷奸訕
上無人臣禮武皇帝益大怒榜示朝堂無得效尤

遵等獄上被 旨荷校繫午門外五日杖五十罷遣
彬自請祝杖杖者故視賄為輕重至是密奉彬意而
賄又不至杖視他人為甚公體故羸又憤所言不達
瘡潰不可療越三日竟卒邸舍獨僮奴何安一人當
草疏時訶覺之前持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
幼子邪公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為謝萬死
兒子令勿廢學足矣草章已書託鄉人太僕卿周金
編修陳沂後事語不少亂蓋是時子世守方數歲公
年三十四爾公既卒南巡議亦竟寢公幼無他好為

忠節名臣

卷三

六

弟子員適武城王公純甫為教授以道義劇切諸生
一日策問范滂母事公感之歸告母曰兒設為滂大
人能慨然為滂母乎母笑而許之正德癸酉舉鄉試
甲戌第進士吏部尚書陸公完器重公未幾當試臺
諫獨引疾弗出曰吾不可資人以進丙子拜工部營
繕主事明年權木荆南故事多昵奸胥歲增羨以自
潤商人苦權過於虓虎公更置一切而壹以廉率之
無何出羨千金左右勸以獻績怒斥之曰來者將何
繼耶乃令下商自百金下減算三之一風水敗貲者

勿算以羨足常數但令相等入算者手實其數幾何
自識之藏於郡帑其或越貨敗令與以謁至者盡沒
入之威惠並舉至今守為權令比去行李蕭然卒之
日貧不能殮待鄉人賻而後以視歸葬先是被杖時
父鐸與家人墓祭有烏悲鳴而前心異之比抵舍聞
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鐸長號曰遵其死夫已而果然

忠節名臣

卷三

九

尚書孫忠烈公 事 泰陵 康陵

公名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正德六年超陞福建右叅政歷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劉瑾亂政寧庶人已蓄逆謀瑾誅又結錢寧張雄日夜調中朝事幸有變又劫持省臣賂諸文武大吏九年乾清宮災羣臣輒請建儲庶人多輦金壁通奸優臧賢徧遺諸奸臣欲且徵庶人子名上廟燒香成則自取之諸奸臣既得庶人賂又疑畏不敢發直以好語給庶人庶人自以為事十成八九日恣

忠節名臣

卷三

主

橫朝議選才節大臣摧其機牙陞公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公聞命歎曰投艱於我死生以之携二家童入南昌南昌洵洵謂庶人旦暮得為皇帝諸省臣附黨及羣賊依附者相助為聲勢公旁盡庶人奸黨言動輒告庶人先是宸濠中傷胡端敏公下詔獄得公力為湔雪不死至是雖逆謀有迹顧宗室不敢先事訟言但託禦他寇曲為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安義鄉者盜賊淵藪近割地開為縣饒撫二府罷兵備公曰緩急曷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

請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為犄角九江當湖衝最為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國通城廣信橫峯青山諸窰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假以討賊盡出會城兵器外府公見宸濠逆謀急恐變起不測乃屢密疏言宸濠必反又盡為宸濠伏途諸奸所得即達上所又為諸權倖盜致宸濠所索金壁謝公不得已乞休不允積憂勞數月髭髮盡白十三年江西大水宸濠所蓄賊凌十一吳十三閔念

忠節名臣

卷三

主

四出沒鄱陽湖行劫公與按察副使許達議調兵勦之三賊遁沙井去公出不意乘夜出江外掩捕遇大風雨不克濟三賊竟走匿宸濠林墓中不可踪跡會言官發宸濠反狀朝廷遣大臣即訊宸濠懼十四年六月丙午伏賊府中俟諸守臣入大言曰太后密旨召我監國公毅然應曰安得有密旨者又曰天祚暗移汝獨不知邪公益憤應曰安得妄言求死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公益怒張目直視宸濠厲聲大罵宸濠遂縛公許副使奮起爭孫巡撫朝廷大臣

爾安得辱侮無禮。又縛許許且縛且罵。賊錘折公左臂。併許公殺惠民門外。宸濠竟用三賊為牙爪。偽稱將軍。首遣婁伯招誘賊黨。至進賢。知縣劉源清斬伯。乘城拒守。宸濠又遣人招窰賊。窰賊有官司在。不得發。又大索兵器。城中不得。賊不得兵器。皆持挺竿。比至安慶。王公起義兵。擒宸濠湖中。諸逋賊至安義縣。有守吏不能走。故盡獲。湖廣浙江以饒撫故。不被賊禍。公死節久之。阻于奸倖。未得褒贈。嘉靖改元。贈公禮部尚書。諡忠烈。立祠祀江西。叙其子堪錦衣百戶。

忠節名臣

卷三十三

三

進正千戶武舉第一人。歷官都督。次陞進士。第二人。歷官南京禮部尚書。

尚書許忠節公

事 康陵

許公名遠。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進士。長身巨口。猿臂燕頤。沈靜有謀略。初為樂陵知縣。流賊猖獗。他縣閉門自守。或遺賊芻粟。飲食弓馬。或棄城走。公募死士千人。人持大槌。隨賊向。往突擊。人馬俱斃。賊不敢近境。以功陞山東按察僉事。分巡遼海東寧道。禮神愛民。下士詳獄。邊鎮懷輯。陞江西副使。時宸濠蓄逆。內外構結。莫敢誰何。公每繫其黨。引法批繩。剪其羽翼。又密勸巡撫孫公先發。後聞孫公以為不可。使賊反有名。然亦重奇公。凡規防機宜。悉與公議。宸濠反。公不屈。曰。孫都堂朝廷大臣。不可輒無禮。宸濠並縛公。公罵賊。汝反萬段磔汝。汝悔無及。宸濠遂呼賊推二公出。公顧孫公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益罵賊不絕口。至惠民門。挺立。賊刀斫其頸。屹不動。賊眾共摧抑。令跪。竟不得一跪。遂死。公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史副使二人。即為位易服哭。人惟問故。父曰。副使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今果然矣。嘉靖改元。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諡忠節。立祠祀公。官其

忠節名臣

卷三十三

三

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諡忠節。立祠祀公。官其

子瑒錦衣百戶進正千戶武舉進指揮同知錦衣

忠節名臣

卷三十一

三十四

忠節

修撰舒公

事 康陵 永陵

舒芬字國裳生而穎異不羣凡兒六歲授孝經論語等書輒了大義年十二郡守祝瀚修封洫至獻馴鴈賦大奇之薦補博士弟子督學蔡公清試輒首語人曰此天下士也中正德丁卯鄉試戊辰卒業南雍嘗夜分不寐於書無所不讀而實勵志於聖學最喜濂溪嘗稱之為中興之聖所著有太極通書釋義又作易箋問七十餘條書論二十篇詩稗說三十餘條春秋疑義三十餘篇一時名士咸推讓焉丁丑考官陸

忠節名臣

卷三十一

三十五

文裕公深薦第一主試者抑居十一及對大廷萬言立就是科制題獨詳上自義農以及近代凡經史所載為治之事悉以咨焉公敷陳道法至詳至備直言時弊諄諄懇切而卒澤於道德仁義粹如也御批第一甲第一名授官翰林院修撰時毅皇帝不時巡幸公憂之戊寅春二月孝貞皇后崩踰月即欲往視山陵又革一應擺路軍馬公度其且至宣麻遂上隆聖孝疏謂三年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筑筑在疚如成王免喪

朝廟之時，又謂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避難，未有輕身不嚴侍衛者。既而又上車服疏，謂天子等威莫大于車服，而下同于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儀也。時虞有意外之變，故每疏之中，三致意焉。會江西洪水決圩漂舍，遂乞恩終養，謂臣係獨子，無他兄弟，父母老疾，恐填溝壑，辭極悽愴。凡五上疏，不允。已卯春，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州，復溯江浮漢，登太嶽，且遍中土繁麗，先是江西宸濠久蓄異謀，又結陸完、錢寧

忠節名臣

卷三十三

五

輩為內應，士大夫非忠義素定者，輒懷疑貳，以故一聞駕出，人情洶洶，皆以為天下事不可為矣。公乃慷慨曰：車駕出必不利，此社稷安危之所繫也。十五日早，疏先入，乞留駕，言甚激烈，有曰：痛哭泣血，不忍為。陛下言者，江右親王倡吳淠之計，大臣懷馮道之心，陸完以祿位為故物，以朝署為市廛，以陛下為奕棋，以革除年間事為故事，復痛刺閣中，謂一切危亡之迹，不苦言以救，而聽主上之自壞，時完以智術倖高位，利于主上遠出，則已得以自恣

或濠之謀倖遂，則已又有非望之福，故造為惡語，沮抑諫者。謂主上聞直諫，便舉刀為刎狀，且曰：今撤賴矣。初以此沮公，公不聽。復以此沮諸欲諫者，公乃邀考功夏公良勝、儀制萬公潮、太常陳公九川，至寓舍酌之酒，贊之曰：匹夫不可奪志，是夕遂連疏入。時號江西四君子。明日，吏部張衍瑞等、兵部黃鞏、陸震等、刑部陸倕等疏俱入。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行人司余廷瓚等疏俱入。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向使公為陸完、沮則夏

忠節名臣

卷三十三

五

萬之疏，且緩諸公之氣，亦衰矣。安得以尼。主上之行哉。乃二十日，天威震怒，命舒芬等百有七人于午門外跪五日，未辰而入，終酉而退。公嚴整無異平時。二十五日戊午，命舒芬等于午門前，褫衣杖三十。公以疏首杖特甚，神色不喪，惟口呼高廟之靈，冀以感動。上心是日水溢，內海子四五尺，至不了橋，衝折鐵檻，大柱七根若斬然，杖畢幾斃，臥院中。掌院者懼禍至，使人標出之，公屹不為動。曰：吾官于此，當死于此。又命為首者調外任，遂謫福建市舶

副提舉羅一峰劾大臣遭喪起復亦謫此官公謫同其地比歸閩人宗其道德風節乃立祠以祀二公云卽襄病就道或勸俟痊曰死吾分也敢少留邪是時死而復蘇遠近相傳爲野祭有一峰之後見先生語旣至閩布德宣威遠夷心服暇則講學不倦生徒日衆六月丙子江西宸濠果反敗庚辰閏八月聞外艱慟絕兼程而歸歸則哀毀骨立壹循朱子家禮辛巳夏世宗卽位肆赦諸竄謫者癸未服闋應詔復官翰林道濟入謁先師行釋菜禮周歷宮宇壇塲

忠節名臣

卷三十三

天

堂閣覽山川勝槩徘徊數日與聖公講士相見禮聖公固讓因錄所撰謁闕里記所畫闕里圖所貌夫子宮墻圖所行釋菜禮儀及士相見禮儀并問答五章聰句三十五韻總題曰東觀錄時吏部依詔書例陞俸一級公上辭陞俸級疏六月奏請勅命遂得賜恩又進公階儒林郎降勅褒之甲申春二月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公上乞命命婦朝賀疏謂皇太后奉陛下宗社大計而陛下承繼大統觀夫成王周公儀禮經文與我太祖制服之意

則是陛下于皇太后雖欲疏之有不能者是宜率天下懽心以事其親而不可使皇太后之凄涼也三月乞致仕以圖便養疏再上不允洎夏又再上不允又乞改選以便養又不允時世宗欲尊興獻王爲皇帝爲皇考命下羣臣議大禮公執議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疏凡三上固爭不得乃率朝紳慟哭於廟皇帝震怒杖如前幾死罰俸三個月時奉太安人聶氏就養明年乙酉太安人卒于京扶柩南還行李蕭然抵家三月而葬生平

忠節名臣

卷三十三

天

酷好周禮詳加訂正作五官序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剔偽一卷旣乃校定正經仍六卷總之十有三卷題曰周禮定本謂周禮者至誠盡性之書也門人魏公良貴刻于寧波府官舍又嘗修三禮書未就而公辭世公幼卽穎拔日記數千言貫穿經史百家于天文尤精觀望星氣有占必應雖同館號知天文如黃公佐者亦自以爲不及也又言鐘律度量所以治曆明時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曆將舉禮樂必也周公觀大司樂則律曆備矣識者避之七歲能詩

十二工賦大或千言少僅數語志意溢發多所自得嘗語同館友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利相因者也怠勝敬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偽吾儕格君其豫在此謂太極圖亦則河圖與伏羲同功而不滿先儒本於易之說謂濂溪得斯道之正脉而直責程正叔之外師至於周禮一書嘗責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乏表章之功謂周禮與儀禮戴記猶蜀之於吳魏也賈氏以儀禮為本周禮為末謬妄已甚朱子乃不正之是其所惑也少擢大魁初不色喜繼謫閩

忠節名臣

卷三十三

三

船了無愠容獨立敢言不撓不懼端居終日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晤即相告凡視聽言動必準諸禮不敢少失尺寸每聞庭訓惟恐行之不逮比列侍從即委身於國曰此太史公教也一聞高堂之疾前後陳乞終養無慮十疏忠諫兩朝先後一節如諫南巡議大禮言必要諸大道通籍十年義氣激烈諫而杖杖而竄又復諫又復杖絕無一毫得失死生之念幼以聖賢自期嘗悼異學之謬曰空言無補不若修其本以勝之因取周子學聖有要數語書之座右緇

流羽客悉毅然絕之至于權倖奄宦有求通者拒之亦如釋老居閩未幾奔父喪琉球人自長史金爵而下莫不哀號追送扶母喪入江忽雲垂波立危甚乃為文籲祭風濤頓息與朋友相劇切無幾微矯飾尤善成就後學嘗語之曰士當爵祿不入于心溝壑不忘于念公始生士人泊舟野江夜半聞曰狀元姓舒歿之前日門生謹柩夢垂白簾中有六字曰忠孝狀元止此歿之夕大風雷電伐木鳥巢覆屋瓦飛其關係有如此者病中矩度毫髮不踰臨終沐浴與眾揖

忠節名臣

卷三十三

三

別長子泣問家事不答跪請所欲乃睨目謂曰六經大明於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余生平精力盡在此書第未及進御為歎爾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言畢而逝肅皇帝有精醇端介文魁天下賢名大振之褒又有陳仁義格君心之褒楊一清諸公稱之為忠孝狀元至儕之伊洛之賢海內士以公與羅一峰並稱實不愧云

太常少卿楊忠愍公

事 永陵

忠愍公名繼盛直隸容城人幼苦家難貧楚甚力學
堅苦嘉靖初任爲南吏曹郎別宿弊立章程吏曹肅
然轉兵部車駕員外郎時虜方亟而部曹承習上下
文書爲支吾大不愜會咸寧侯鸞議開馬市部議推
繼盛行繼盛具疏言馬市決不可開然既已遣臣臣
言其不可是避難也謹條開市五事一必令俺答愛
子入侍二令盡還所捕虜邊氓三議開市後他種落
入寇俱責保約四欲平馬價分爲三等五欲整兵爲

忠節名臣

卷三

三

戰守備毋玩忽生虜心部尚書聞之曰如此則馬市
不可開矣乃別遣主事行而繼盛疏竟上 上三閱
之曰繼盛言是 旨甚溫而鸞有揭帖進乃下大臣
八人者會議鸞寵方盛八大臣皆中懾附和許開市
而繼盛遂逮獄訊謫狄道典史故事謫官者不事事
繼盛乃日求民利病興革之疏桃水以灌塲開煤山
以省薪芻狄道官無冊籍輸賦獨聽書筭生操重輕
乃集書筭生科綜之於是異時飛詭之弊盡絕而贏
糧數十石均諸民糧重地徃求售不得者又傾貲易

其中二十畝助諸生上官私易菟褐者拒不聽已建

書院羣諸生學其中建社館教番漢生學於是士知
嚮往番漢生亦各各知揖讓敬長上矣比去民哭送
者千人明年遷諸城知縣豪強斂戢盜賊屏息尋遷
南部曹主事已召入遷刑曹改兵武選郎繼盛念起
謫籍一歲官四遷思所以報國者於是以元旦日食
具疏大學士嵩專權誤國者十罪逮詔獄問主使問
引二王蓋嵩意疑公嘗受業閣學士階而二王爲
上所諱言故也繼盛對獄曰今廷臣無慮皆嵩黨孰

忠節名臣

卷三

三

爲主使所爲引二王者以奸臣誤國雖能欺 皇上
而不能欺二王蓋二王年幼又常不見 上非奸臣
所避防至親莫如父子故幸 皇上一覺悟問之庶
二王能言之也拷訊苦終不撓又明日下錦衣衛杖
一百送法司附詐傳親王令旨律論死方繼盛詣衛
受杖時校尉苗生者飲之酒曰此蚺蛇膽酒也可服
繼盛曰椒山自有膽豈必蚺蛇哉遂談笑赴杖杖畢
下刑部獄死復甦太息曰嗟夫忽然而死忽然而生
如睡已又醒人死生固甚易也已益脫然時部諸司

皆憚輔臣頌繫之甚固繼盛自刮腐肉去膿血甚楚而泰然安之王比部世貞為奔走求救王司業材請嵩為力解輔臣陽出疏許諾而為子世蕃及門客所持竟不上材流涕爭不得而繼盛竟死隆慶初贈太常少卿諡忠愍是時抗疏論輔臣罪者吳給事時來張主事紳董主事傳策紳以上憂邊甚其疏言國家所恃以屏翰醜虜者在邊鎮苟邊鎮諸臣皆由公推舉具得人則邊務畢餒何至若今日之紛紜哉自嵩輔政來一時督撫將帥盡行賄賂未推之先不論

忠節名臣

卷五

五

其才但通關節者乃得推既推之後不論其功但勤問安者乃得遷托名修邊者非實修邊以餽嵩也托名築堡者非實築堡以餽嵩也賄賂一入或指敗為功或謂入為遁覆沒全軍者得以蔭子戕殺平民者得以陞官相欺相隱日甚一日至使祖宗二百年以來邊防之計盡為廢壞如此則醜虜安能不橫右衛安得不困臣竊謂嵩不罷雖有善用兵如韓信李牧邊防無能為也 國家定額以給發各邊者在戶部荷戶部所發督撫將帥盡得以供軍當亦足用何

至若今日之大困哉自嵩輔政來一時督撫將帥既以賄賂為事必至尅減軍餉臣每過長安街見嵩門下絡繹悉邊鎮齋餽未得見嵩先餽其子世蕃未見世蕃先餽其家人嚴年嚴年之富已數十萬則世蕃可知語曰人臣不可使富於國嵩意欲何為耶致使軍餉盡歸私第而沿邊將士凍餒不保朝夕 祖宗二百年以來養軍之費盡為耗散如此則戶部安得不窮臣竊謂嵩不罷雖有善理財如桑弘羊劉晏軍餉不能足也夫邊防急矣錢糧乏矣使為之人才者

忠節名臣

卷五

五

猶足以供陛下之用則亦不足憂也奈何今日之人才久為嵩所敗壞無有底止自嵩輔政以來不顧朝廷名器惟務私家囊橐子世蕃市井無賴倚藉父資一時無恥之徒如梟攫腐如蛆蚋穢或在內也則圖為改官終日干謁於私第或在外也則謀為遷秩終歲打點於京師有以三千五千調美官者有以七百八百得美選者公行白日乞哀昏夜遂致靡然成風如喪心狂病 祖宗二百年以來養士之節其廉恥禮義盡為嵩所敗壞又安望今日人才有能負忠

爲國愛民憂時如昔人者耶臣竊謂嵩不能則入才日下才下則理財禦邊終莫能爲也夫國家之最重且大至於邊防錢糧人才盡之矣今皆爲所敗壞如此陛下雖憂民之深求治之切亦奚益於治哉臣觀嵩爲人險足以傾人詐足以惑世辯足以亂正才足以濟惡附已者不顧公論立登之顯要不附已者不畏天道立陷之死地其意蓋將以箝天下之口使天下之人甚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後益得恣其惡此忠義之士所以悒惋激憤懷深長之憂者

忠節錄

卷三

三

也陛下聖神剛健黜妖臣趙文華百官兆民莫不舉手加額極口稱快以爲太平盛事今嵩罪浮文華十倍願賜罪斥則沿邊將士不戰而氣自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新天下幸甚

光祿少卿沈公

事 永陵

青霞沈公名鍊字純甫越人也公少而讀書有異質從王伯安先生游先生一再與語即奇之曰生千里才也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爲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強衛赤子爲急用伉倨忤御史得調在平以父憂歸服除補清豐令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公爲經歷至則與鈞禮終不敢以分加公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公間從世蕃酒所世蕃嘗所狎客給事者飲非其任強灌之公卽以灌世蕃曰吾

忠節錄

卷三

三

代客酬也喜從尚寶丞張遜業飲少飲輒醉醉則擊缶嗚嗚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下於時虜闖入塞都門不啓天子坐西齋宮憂之會虜獲我中貴人爲媢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卽解圍不者歲一髮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朝請天子下其書大宗伯會文武羣臣計孰便國子司業趙先生貞吉曰虜所謂貢者耶彼傳城而軍我乃城下盟竊以爲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醉言者旌功臣虜固當自退而檢討毛起

驍。喘。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先
生。廷。叱。之。爭。之。堅。而。沈。公。復。為。申。趙。理。刺。刺。不。休。太
宰。夏。公。恠。而。問。曰。若。何。小。吏。也。沈。公。目。攝。之。曰。大。吏
噤。弗。言。故。小。吏。言。胡。恠。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
意。不。自。得。罷。而。華。亭。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
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欲。力
吞。虜。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
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
而。薄。其。情。歸。必。大。勝。報。聞。罷。蓋。是。時。相。嚴。嵩。獨。貴。幸

忠節名臣

卷三十一

三

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為。開。言。路
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迫。誅。益。入。昧。居。間。嵩。以。免
而。其。進。有。時。賄。賂。價。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於
是。沈。公。飲。張。丞。所。泣。而。歎。曰。詩。不。云。乎。歛。歛。訛。訛。亦
孔。之。哀。謀。之。其。滅。則。具。是。違。謀。之。不。滅。則。具。是。依。已
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即。不。死。而。苞。苴。日。蠅。然。過。我。而
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
子。翼。虎。鼠。社。悞。國。大。計。請。修。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
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公。昔。歲。諠。譁。亡。人。臣。禮。今

復。誣。詆。大。臣。自。為。名。廷。榜。之。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
趙。先。生。亦。坐。他。法。謫。斥。矣。沈。公。當。田。保。安。倉。卒。寄。妻
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傍。睨。公。曰。公。非。上
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沈。公。公。始。有。居
矣。里。長。老。問。知。沈。公。狀。咸。大。喜。助。薪。粢。而。遣。其。子。弟
來。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慙
爭。為。公。言。相。嵩。以。快。公。公。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
以。為。常。至。為。偶。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
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切。骨。而。侍。郎。楊。順。來。總

忠節名臣

卷三十一

三

督。故。嵩。客。也。前。大。帥。某。業。以。選。悞。避。虜。俟。其。解。則。縱
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徼。避。兵。人。僂。之。以。為。功。沈。公
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謂。之。前。大。帥。恚。既。得。代。即。以。屬
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巳。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
餘。順。見。以。為。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僂。避。兵。人。上。首
功。以。自。解。而。公。復。廉。得。其。狀。貽。書。謂。順。語。加。峻。且。賦
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遷。人。非。有。言。責。毋。為。爾。公。怒
曰。吾。嚮。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吾。眼。在。否。而。欲。盲。我
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

以其私人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鏡走嵩于世蕃所曰
是夫也結死士擊劔習射將以問而取若父子世蕃
曰吾固知之卽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
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爲光祿
少卿而御史路楷來又嵩客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
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
楷合筭捕諸白蓮好教通虜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
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取中旨廖公籍其家而予
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遷五品卿寺順猶怏怏曰丞
忌節名臣 卷三三 四
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公二子杖
殺之而移檄越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
且死會給事中吳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上
怒相嵩不及爲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
居久之相嵩敗世蕃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微
爲襄理還其諸生穆宗初詔褒言事者沈公寃始
大白贈光祿少卿賜祭錄一子太學襄用諸生久次
膺貢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楷殺人姦
黨狀而給事時亮瓚相繼以封事請詔可捕順楷

司寇獄論抵罪當虜掠近郊時都門閉公急謂陸公
勿閉門閉門予敵民矣陸公爲言於上而許之所入
男女以巨萬計公於詩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
盡削其牢騷憤激之氣往往多楚聲以故人咸讀而
憐之其死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一子
四長卽襄次袞次褒死公難最少子袞以釋免襄旣
白報公讐推太學恩表
論曰爲國擊嵩不勝公徒爲嵩擊公勝而公死公死
不死神鞞鞞者億百千紀嗚呼嵩乎蕃乎順乎楷乎
忠節名臣 卷三三 四
死而死矣余謂公死而生嵩生而死公固流芳百世
嵩亦遺臭萬年若嚴嵩諸人真所謂求死不得者曷
嘗死也卓吾子私記

御史楊公

事 永陵

楊御史爵富平人也嘉靖中疏請慰人心以隆治道言臣惟人主一身用人行政萬化之本原也是非得失方在乎幾微而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就關焉甚可畏也聖帝明王深察乎此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為大於細圖難於易故能天人交與而有以延祚於靈長今天下大勢極矣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

忠節名臣

卷三

四

讒說面諛党同伐異士風民俗於此大壞臣早夜耿耿至痛心流涕誠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洪恩下負所學也惟 聖明垂聽焉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為安以災為利以可憂為太平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此積弊而蠱所以為不可救藥之病也往年夏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無禾歷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僅雪即止民失所望洵洵無聊此正 陛下撤樂減膳率羣下祈惠祐之時也而大學士夏言數人者方以為靈瑞而稱頌之不

幾於安危利災以大可憂者為樂耶孔子告顏淵為邦在遠佞人如言等所謂佞人非耶大臣之職當輔君當道志仁先天下以為憂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是所謂小人乘君子之器者也夫翊國公郭勛中外皆知其為天下之惡 朝廷之蠹也迹其舉動亦豈能有逃於 聖鑒哉顧 聖德優容不忍即罪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為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於微遏之於漸則 朝廷優禮大臣體貌未失而武勳餘裔亦得以善其終或使稔惡肆

忠節名臣

卷三

四

毒潛干政柄羣邪趨附善類退處於天下國家之禍必深矣治道去其太甚此其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古者民勤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得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以至於死亡臣近巡南城兩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一人此南城一郭耳其諸五城尚未知有幾也千里之遠耳目之所不及又不知其有幾也此皆 陛下之赤子望豆蔬延須臾之生而不得正 陛下憂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

木之功累年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至數十員又以一方士之故差官萬里遠修雷壇浚民膏血而不知卹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窮民之財盡民之力其無乃自感其根本也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修宮室而至於亡今北虜跳梁內寇竊發加以頻年災異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爲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君臣每每以勤敬之道交相警戒如堯兢兢如舜業業如禹惜寸陰如文

忠節名臣

卷三

聖

執左道以惑人者必誅而保傳之職坐而論道古所謂官不必備惟其人者也今舉名器之重而畀諸迂恠之徒異言異服列於廷苑金紫赤綬延及方外而名器之濫極於此矣陛下以天縱聖資爲上天元后遠宗帝王之道近守祖宗之法細旃廣廈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修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而藉之爲聖躬之福耶甚非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

忠節名臣

卷三

聖

王日昃不暇食武王以敬勝怠故能壽躋耄期治隆熙泰陛下卽位之初勵精有爲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天下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而服行之矣數年以來朝儀闕經筵輟講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嘗得一覩聖容敷奏未嘗得一聆天語今庶官入覲遠自萬里孰不欲一望天顏以慰快覩之心而咫尺闕庭不得一見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玩愒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聖王之世

以化天下之道也臣恐風聲所及人趨異教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於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禍亂者四也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諫虛懷納諫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陛下能容敢以直言干冒天聽言過激切而不獲罪者亦多有之比年以來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最言出而身立死近日左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爲罪而斥故臣下懷危慮禍無復有犯顏直諫爲匡救逆耳之言夫成湯大

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咈。高宗商令主也。傳說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勗之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拒諫而亡者也。臣恐自今而後，雖懷忠義之心，非灰心仕進，甘退丘園，亦必深自晦藏，為保身之計，孰敢發口論天下之事，以取死亡哉？忠蓋杜口，則諂諛交進，上德不達，下情不通，堂陛之近，遠於萬里，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禍亂者五也。伏願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為不易，戒勅夏言，務篤忠貞，以報國於郭勗。

忠節名臣

卷三十一

四六

預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罔之術，一主於慎獨，以養天德，達王道，則莊敬日強，而眉壽千億，虛明照物，而忠邪莫逃，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福。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端在此矣。疏上。下詔獄械繫者數年，雖處憂抑中，端凝正直，雖獄卒咸敬信之。久之得釋，而會尚書浹有陳論，上大恚。曰：我固知釋爵，諸妄言歸過者立至矣。命即與給事中怡、郎中魁俱就逮。爵時抵家，方一日，忽錦衣校至，曰：若復來乎？校素敬爵，慰之曰：吾欲有他往，特一省。

公爵笑曰：吾知之，與校同飯，飯糲食，校不能堪，爵啗茹自若也。食已，曰：行乎？校曰：宜一人為別。爵立屏前，曰：朝廷有旨見逮，吾行矣。即攬袂行，復再踰年乃出。

忠節名臣

卷三十一

四七

太子少保海忠介公

事 永陵 今上

公名瑞字汝賢廣東瓊山人以鄉舉為南平學教諭初至謁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因著論云孟子言為貧而仕者非也抱關擊柝委吏乘田無在非道而尤莫如教職蓋人材所由造世運所由理其職亦何尊且難乃稱為貧哉自世沿此說不察故居此官者多兢兢不舉其職士習盡而吏治媮所從來矣持論若此尋進淳安令淳嚴邑也地瘠而民嗇所產茶竹杉柏外無他物且重巖複嶂民易逃匿山

忠節名臣

卷三

哭

下田畝悉歸右姓窮民卒歲不粒食又當新安下流諸官舫日五六至夫役迎送費不可支公慨然思拯之初入署例有燕公第以祀神牲草草治具乃召丞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備陳所為奉法字下意甚悉竟日散去淳安人固沾沾知令志有在矣無何度田定稅不使窮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藝蔬芥旦夕取自贍自江水外無關淳安者胡公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公無加饋制府竟無讓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為母

壽市肉三斤矣蓋異之也豐城鄆懋卿由中臺出理鹽政勢張甚所至縣令如上供以得無叱辱為幸維楊三臺使釀燕之費至千餘金鄆將往微齊雲牒所過郡縣供辦令甚峻及淳安公乃為書上鄆甚言邑小不足奉迎至且見罪願取他道往且言汰侈不可為與小民不當虐者甚具鄆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行曰令言是也藩臬郡守聞之股慄曰令何戇幾累我輩矣公時已晉嘉興別駕鄆私人御史袁迎鄆意以他事摘公從舊職論調興國與國地故單薄歲

忠節名臣

卷三

哭

賦不入民苦浮糧為患公述八事上之中丞而獨惡清丈以甦貧民而均其賦已陞戶部主事時肅皇帝尚玄修朝政多曠公慷慨言天下大計謂興土木為傷民數推廣事例為鬻爵以師陶仲文為非體以仙桃藥丸為恠妄甚者以不見二王不還大內誹謗猜疑僂辱臣下為薄于父子夫婦君臣其言皆敵以下所不能堪者上震怒投其章于地已徐閱之意若為動者留踰月不下而會上意有所不可遂下公詔獄中外縉紳相顧失色而公直聲亦遂聞天下

亡何。肅皇帝崩。莊皇帝奉遺詔出公獄還其官。尋改兵部主事。已晉丞尚寶。丞大理。南京通政。入為左通政。遂以僉都御史撫應天。時公威名籍甚。中外墨吏往往望風解印去。權豪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一顯者赅其門。以居。聞公至。即易赅而黜。中人監造者。以八人肩輿行。見公亦減其半。云吳故有松江。匯震澤入海。瀕江田。藉其灌溉。已為潮齧。淤為陸。公斥羨募工。乘輕舟躬督畚鍤開濬之。不旬月而成。又吳俗貧富相傾弱者率獻田于其豪。以為奸利輸不

忠節名臣

卷五

五

必入公獨卵翼窮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中貴人無逾華亭相。按問其家無少貸而弟侍郎陟武斷殘民輒逮治如律盡奪還其侵田。自是士大夫之名貪暴者多竄跡遠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有亟奪民田一言。至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猶為井田之遺意。故其令疲邑撫三吳皆以清丈為急。而力行條編一法令額外征徭不至重困之。至今小民得保守

田業相率繪公像而尸祝之。比比也。然公竟以奪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公遂解官歸里。居十餘年。九卿若臺省前後薦公者無慮十餘疏。今上聞公名起公南僉都御史。旋以為南吏部侍郎。公至首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墨為姦。決不可縱。而歸本君身多責難語。疏奏。上深鑒其忠。屢欲召用。而柄地有陰沮者。乃以為都御史掌南院。浹歲三遷。皆出特簡。海內端人舉手相慶。以為特達之知。而小人之不便者。顧自公為迂闊。詆之甚力。章亦寢不下。公屢

忠節名臣

卷五

五

疏乞歸。上屢報聞。竟以丁亥卒于官。卒之日貧無可給。棺槨士大夫醵金以殮。士民哭公。至罷市者數日。祭于塗。累數百里不絕。計聞。上震悼久之。贈太子少保。謚忠介。

續藏書卷二十三終

續藏書二十四卷目錄

孝義名臣

丘公鐸

知縣簡公祖英

附 高彬

姚公伯華

朱公煦

附 陳圭

毛公聚

孝義名臣

卷三十四

劉公謹

程公通

孫公惟中

錢公瑛

瞿公嗣興

麴公祥

洪公祥

虞公謹

楊公旻

王公原

唐公儼

劉公和

訓導劉公閔

歸公鉞

附 弟繡

何公倫

附

孝童崔鑑

孝義名臣

卷三十四

二

續藏書二十四卷目錄終

續藏書卷二十四

孝義名臣

丘公 事 孝陵

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故御史中丞劉基先生弟子也。通儒書，兼習醫家言，名動一時。至正末，父誠為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留吳越，欲御車往從。江右兵大起，武昌陷，二浙繹騷，鐸憂懼不知所為。急避地四明，暨江南皆歸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每西向翹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而其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賣藥市中，以給親亡何。母弟鈞擢會稽上虞巡檢，鐸與父母皆同赴官。夫人疾，鐸晝夜泣禱於神，乞以身代。及歿，鐸哀慟幾絕。卜葬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颼，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故會稽人異之，稱為真孝子云。先是鐸在四明，從祖父母居汴者八人，貧不能自存，鐸

咸迎養之，死皆返葬先塋，人以爲難。其姑適河南匡氏者，年十八夫亡，誓不再適。鐸義之，養之終身。凡二十年，如一日，其制行皆類此。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三

知縣簡公

簡祖英字世英廣之東莞人學問該博有才略事元為江西都省員外又從左丞何真起兵保鄉邑贊平邵宗愚功居多廖永忠克廣東乃徵祖英赴闕燕勞之賚以纁帛拜建平縣知縣以母老疏辭歸其略曰臣祖英九歲失怙惟慈親鞠育少長知學冀或用世酬罔極之恩臣之志也向以叨食元祿為何左丞叅佐適值三山強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女死節者五人老母陳氏為所拘囚臣祖英隱忍不能即死其有愧

孝義各臣

卷二十四

三

于石苞多矣茲遇 聖朝維新征討不服率土效順咸蒙嘉休乃者三山逆虜悉嬰鈇鑕臣母得以生還雖不孝之罪固所難逃而得以展區區羝鳥私情者陛下之賜也臣母子離散復完白骨再肉銘感 聖德徹于肝肺雖九死其何能報 陛下復加甄錄寄以民社此正臣隕首思效之秋也而臣逡巡不敢拜命者以罪戾已深不宜職在民牧欽惟 聖朝以孝道治天下以仁心懷遠人臣經事元朝幸已逃誅母年逾耄孤苦特甚伏望 聖慈矜其愛日之短俾遂

歸養之願則臣母子拭目清平謳歌德澤為幸大矣

今臣年四十有九老母年八十有一西山之日其來幾何苟違親而事主 陛下安所用之 上從其請時 上方以道德風厲天下凡勝國皈降之臣始雖榮遇終必擯斥名士如危素張以寧輩皆所不免祖英之見卓矣又有高彬者字文質南海人何真部曲也仕元至萬戶佩金虎符入 國朝乃走江湖為巨賈徵為武職固辭久之把筆學為詩有奇語孫養稱之晚年日坐一小樓讀易不知其身之老也號蟾溪

孝義各臣

卷二十四

四

云

姚公

元末兵亂，桐廬在浙上游，密邇於杭，獨當其衝，寇盜
芻午肆剽掠，民不聊生。父母妻子避匿山澤，不相顧
邑人姚伯華，二十未娶，事父母極孝。晨昏定省，未嘗
去左右。父母年俱六十餘，家頗溫厚，度不能存，奉二
親匿閩原山中，各挾資以行。倉卒為羣盜所迫，投叢
莽間，散失不知所在。盜過，父不虞，後盜之至也，出呼
其子，遂為盜所得。妻聞知，資所挾物馳救其夫，盜併
驅以去。至一山澗，路崎嶇，夫婦老不能步，哀訴乞免。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五

盜怒，並推崖下，墜石死。明日盜稍退，伯華遍野追求，
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趨視之，
則皆死矣。伯華計盜來未已，用絳紬被二，裹其父母，
以肩擔之。乘夜由間道奔桐江，時江無舟，躡踏間，俄
漁人棹小舟向听來，伯華出銀鐺一隻付之，載以渡。
南岬復肩擔二骸，至姚家山祖墳之右，採樹葉掩之。
徐用木錐挖土，饑寒無力，又慮他盜之窺覲也。晝伏
夜作，二晝夜，穴成，深可丈餘，負二骸殞於穴，仍負土
築壘高三尺，痛哭嘔血而出，未幾，明興四海大定。

民各復業，於是伯華歸，即舊基而屋之，孑然一身，形
影相弔。乃因其族嫂宋氏，聘錢塘楊氏為婦，生三子，
家業漸饒。伯華恨二親死非其所，每一念至，悲不自
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死之日，故每臨二月，
則終月絕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獨擁爐自泣，手持
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濕不已。或問之，故
不答，勸之，益嗚咽。弗已，進飲食，輒推去，奉祭祀，執爵
哀哀呼父母，如在膝下。時聞者無不感動。伯華記逃
難日，乏草履，幾不免，尋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六

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取。直三子，生八孫，顯者曰
夔，吏部尚書。龍河南左叅政子孫男女不下七百指。
伯華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孫夔贊曰：
夔幼時聞鄉長老云：伯華善人也。嘗寄人綾帛衣，以
數百計，一夕火發，家資煨盡，一不顧。急移所寄物，或
謂掩之，給以火，可信也。伯華明日按籍各還其主，無
一失者。客有過其肆，少憩，遺一巨囊，視之，乃鈔也。急
追還，弗及矣。逾年遇其人，延至家，詢之，其人不自記
憶，出囊還之，封識宛然。客嘆謝而去。兄伯榮，洪武間。

任河南永城典史以事坐臺獄既釋乃死其內弟火其骸携歸匿之給曰得錢事可解伯華罄其所有不足復鬻畝田四十餘畝付以去既而歸語曰幸弗累家矣不意病卒吾已收骨置黃山寺盍往取之衆知爲所給欲暴其情伯華曰弟得兄骸歸葬足矣置勿問於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伯華不自享而持以遺後之人後之人不忘其所自而復以遺之後人庶乎餘慶可延也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七

朱公

朱煦者福州太守朱季用子也性至孝母楊氏性嚴難事諸子稍不如指笞擊之不已煦事之盡恭洪武中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積歲官吏爲民害者輸作城役季用任福州僅五月例逮赴京亦論罪輸役時城役嚴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不能堪謂子煦曰吾費力豈足任此吾旦夕死已矣無爲汝累汝第負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頃刻離左右復戒二弟守視之時在役告枉令嚴甚告而戍極邊者三人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八

人抵極刑者四人矣煦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有一父緣訴獲免卽萬戮死無恨父僚同役者交阻不聽具告枉狀上上悲傷其意赦季用復官例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輩骨肉皆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歿季用傷煦死病亦死嗚呼冒死得免於刑幸矣而父子俱以病死豈不謂有命哉是時黃巖陳叔弘坐賊論死其子圭請代上喜欲原之刑部尚書來濟以爲法有常不宜撓法開僥倖路論如法聞者皆嘆圭之孝而惜

其死嗚呼。圭之死。圭之志也。於圭何憾焉。

孝義卷臣

卷二十四

九

毛公

毛聚德玄者。萊之掖縣人也。幼有異質。事繼母。秦盡孝。里中嘗寇至。眾驚走。秦不能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不畏死耶。何不避我。聚泣曰。我老母在。敢自求活乎。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疫。居崑崙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虎狼。聚弗憚。跣走出山。乞得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恣其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兄葬。柩將及壙。訛言盜且至。眾懼欲奔匿。聚曰。兄柩在斯。安忍棄之。卒掩壙而還。再從母。殯城隅。人取其

孝義卷臣

卷二十四

十

塲殆盡。聚買地瘞之。族女六人貧不能嫁。聚出私財。嫁之。族中不克葬者十餘喪。聚皆為葬之。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鄰里。貸不償者。則焚其券。有客宿其舍。且遺錢數百緡而行。聚徒步追五十里。還之。隣人耕侵其畔。或以告聚。聚曰。寧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為善士。聚生二子。蔚炳。蔚生二子。紘。紘皆好學。紘由國子生。為殿廷儀禮司序班。

劉公

劉謹浙江山陰縣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謹甫六歲，輒知痛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越何方？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西南遙拜。年十四歲，矍然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裝為尋父計。時滇夷初服，道路荆楚，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行道傷悲。俄而父患瘋痺，欲以身代戍，冀得歸父。而國法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於是復歸，携伯兄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十一

子往，而伯兄亦尚孱弱，又復歸。悉鬻家貲以往，益三返雲南，始得歸其父也。父歸家，徒四壁，幾不能為生。謹力供菽水，晨昏必極其歡。督學使者張倬為傳其事。

程公

程通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嗜學不倦。鄉先生奇之年十四，補弟子員。洪武乙丑，貢入太學。時年二十二，丙寅遭喪，歸廬墓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祖平謫戍延安，年耄，通乃上書言：臣幼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為命，今邊徼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辭極懇切，書奏。高皇帝憐之，持其章不下，私命兵部驛召平。既至，廼并召通。東西立殿，陛下顧通曰：汝識此人否？祖籍。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十一

孫相持，哽咽不能仰視。帝歎曰：孝哉！此人命除其籍。

孫公

孫孝子惟中，濰州昌邑人。世為農。孝子長身美髯，朝耕暮讀，善談古今事，疊疊也。雅愛宋名臣言行錄，暇稱之時，以為省括為寧海州。史用推擇，上益都會。父卒，皇皇如不欲生，既葬，結廬其側，苦塊曠野中，深夜月冷，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為泣下，日啜淖糜，二孟而止。晨起，掬雪頰，面已輒請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反，哭不對事。聞縣令夜半携二蒼頭往廉之，見孝子蕭然塊處風雪中，也歎息而去。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七

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孝子居廬三年，劉亦居堊室，不近酒肉者三年。

錢公

錢瑛，字可大，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滙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尤篤行士也。可大生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書經中臨江路賞試。既又中撫州路賞試。然是時元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為雄長。自至正丁酉以來，士大夫顛頓甚矣。可大奉其祖及母崎嶇以避之，走廬陵之富田，又遷泰和之梅岡。既又走其迤之沃洲，等又奔雷川。最後又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十四

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盜又追及之。本和被鎗不死，縛之。可大聞，即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繫之。可大訴不已，本和亦哀訴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爭相代死，情極悲慘。賊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可大妻張氏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即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即解其姑縛。縛張氏，張氏既就縛，擲所携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遠即罵賊不肯行，遂死之。入國朝，兵定有

司以可大之賢薦者三皆以親老辭親既沒終身為之悲痛本和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涕名之曰思樓然其為人頗豪健慨然以氣自負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於家一子曰遂志以科第得官為山東按察僉事云

瞿公

瞿孝子嗣興字華卿蘇之常熟人父達元初為百夫長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怯憐口提領孝子天性純慤依依親側若不忍斯須釋者母患癰癰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孝子燂湯洗滌執扇驅蚊蚋靡晝夜至月餘乃休既而又罹積氣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或授以割股可療法祝刀于天俟刀躍方可用孝子頓顙流血刀弗動孝子情迫切強取刀割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之氣銷如

失一旦母思芟食時芟始華孝子求諸市不獲凡川有芟者解衣入水覆其葉覓之雙脰皆赤腫孝子號呼曰神明不相我乎俄得三芟水中人以為精誠所感云其宅心仁厚單窶者必思賑給而不欲使其知擅工王氏家無擔石儲且臥疾不能興雞初鳴孝子往以錢二十緡投其窻隙而去民有告糶者鵲衣百結孝子受其直五千復陽問曰若欲糶十千耶遂如數與之鬻蔬翁過門孝子市錢五十文以楮幣五百文授翁令補餘錢翁愠而辭孝子曰汝第持去他日

見還未晚也。負販夫或來質遷孝子，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怪之，孝子曰：「彼竭汗血以逐什一利，寧能足吾欲乎？歲大儉，來相依者數十人。孝子擇笏近舍，舍之會，厲氣作，病者相枕藉。孝子每晨，躬携粥藥，撫視卒，賴以全。孝子朝出道中，拾遺囊，悉歸求者，一金不白私。木幾又有亡契券及白金者，孝子感額曰：「金固易致，質劑乃資業所藉，其必起爭端乎？密偵其人還之。其人勢家奴，因失主物，畏懼幾欲死，謝曰：「三尺微命，孝子所賜也。孝子雖不讀書，其篤行類鄒魯士州。」

孝義行略

卷二十四

里翁然稱之。孝子年且耄，及見介子莊，宦學有立，洪武初擢禮部員外郎。孝子病革，言不及家事，惟曰：「死生恒理，爾煩語吾兒莊善事。」聖天子母以老身為念，遂終。宋太史論曰：「濂待罪禁林，日與莊為同官，莊念父在遠，一語及之，涕泗潛然流。濂因歎曰：「非誠心愛日者乎？已而蘇人來言孝子之賢，絕於醜夷，有未易追躡者。濂又歎曰：「非是父焉能有是子乎？是有關世教民彝之大，故造瞿孝子傳，使圓冠方履者讀之，必將惕然而自省矣。」

麴公

麴祥，字景德，其先永平人。永樂初，侍父百戶亮，調任金山。年十四，為島夷所虜，轉商日本。其王知其中國人，召見之，留侍左右，改名元貴，因得力學，遂為士官。畜妻子，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王入貢，宣德中，與使臣抵京，上疏陳情，臣夙遭虜，抱蒙痛心，死生路梗，流離困頓，辛苦萬狀，生還中國，夫豈由人，伏乞歸省侍。上意在柔遠，不欲遲留之，遣令還國，許給驛暫詣金山，獨其母存耳。母曰：「果吾兒，則耳陰有赤。」

孝義行略

卷二十四

六

疾驗之，信然，抱持慟哭，悲動隣里。未幾，重違上命，別去。祥至日本，啓以聖意，蕃王允之，仍令人貢申前請。詔許襲職歸養。祥母子相失二十載，又有華夷之限，得遂其養，難矣。祥事母備極甘旨，聞言及父事，輒哽咽不已。後母寢疾，三載朝夕扶持，不離左右。及卒，哀毀骨立，喪葬皆以禮。祥博覽經史，通左氏春秋，善吟咏，年八十餘，以壽終。

洪公

洪祥字士高黃梅人德性渾成無疾言遽色事親孝養備至服勞終身不怠父友璋病癘延年餘起臥粥餌衣被垢穢必躬治之未嘗解帶妻完顏氏貴家女也璋念兒即孝而婦或少嗔心終不安一日強坐謂祥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留一僕扶我足矣士高陽諾而陰伏父寢傍是夜父少起呼僕不寤力殆而仆忽一人參脇驚曰爾為誰士高曰兒也知父書所云非實特候於此則相持泣曰天乎兒孝至矣已而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九

父疾良已祥與妻益竭力承事優游十餘年及父卒思慕不置見父形於醮薦鏡中人謂誠孝所感士高喜讀書明義理死生利害了無疑滯嘗值暴雨或勸其急行笑曰緩急等濕耳壽九十七終里閭評祥行號曰隱德洪先生子六人俱賢曰亮者金華武義丞亦曲盡孝愛云

虞公

孝子姓虞氏諱謹字靜之世居明州南村桃浦鄉孝子匍匐時即依依戀父母父母行輒抱持不忍舍總髮就外傳讀詩至明發有懷蘇蘇隕涕尚書楊文懿公見而拍其首曰篤孝兒篤孝兒既長迎顏承志唯謹成化甲子從兄謙以富民籍亡歸有司逮捕甚亟父憐其衰老命孝子代之行孝子曰父命也惡敢辭行無難色入吳謁陸績墓次彭城訪劉士雋遺事過沛拜王陵像抵安定毅然就役若忘其為他人者文懿公為之請得免歸歸拜父母跪且泣曰兒不孝不能朝夕左右貽親萬里憂罪何言弘治辛亥父邁痢孝子侍疾醫禱備極懇惻每夜稽顙北辰祝曰寧悔于余身久之頽為墳赤血縷縷見及卒哭絕復甦歛殯率中度喪三日水漿不入口母勸之陽為一舉母入復徹去坐臥苦塊袒髮面黑如囚垢嘗念其父好老氏日誦道經一遍畢乃哭哭至淚下侵磚磚為毀裂喪畢懸像置器如所生備陳平生若所見又作哀文五篇以見志丁巳母病劇痛不欲生及逝哭歛哀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十

奠一如其父至遠其內子非祭不相接非病不入門
如此者十五年或勸之曰人孰無室家之養子何自
苦乃仰天拊心嘆曰余天地間一罪人也吾身亦已
多矣遑顧其他孝子體貌壯偉至是哀毀骨立不復
舊容尚書楊公大叅張公侈為歌章以憐其志里中
人咸稱曰虞孝子孝子云先是月朔哭有白鳩鴿來
巢寢室馴甚每聞哭聲鳴鳴嗚嗚若助之者

去義谷田

卷二十四

主

楊公

楊孝子淮安人名旻字克彰然鄉族長老交游士夫
未嘗名字之咸呼之曰楊孝子故楊孝子名
最著孝子性端慤自幼事父母孝事兄恭父蚤世哀
毀特甚母陸慰解之即強顏以悅母心而哀不衰事
母之道備至家無厚資而甘脆無不如志母酷愛其
孫時牽率抱弄於前枚指之曰某可承家某可事生
業某當作官顯門間母聞之大悅門戶有憂戚不以
告母嘗愉色在左右以安其心暇則坐塾中海諸子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主

及鄉鄰之秀必以躬行孝弟為先才質輕俊善文章
者少忽於孝弟則懇懇諭之弗改則厲聲斥絕之母
嘗病醫醫備至晝夜未嘗安寢食母歿哀號頓仆水
漿不入口者數日及葬廬於墓側衰絰不解晨奉櫛
頰夕奉浣濯如生時不廢哀號之聲聞者感動為
之翔獸為之伏時左布政使蘭陽丘陵為太守兵部
尚書王竑為都憲鎮淮聞孝子名遂上奏旌其門
自後以其子理貴封刑科給事中東海張弼曰
予嘗過淮問楊給事則有知有不知者曰楊孝子則

皆能道其行事指其里巷噫孝子之孝誠可謂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乎然夷考其事不過日用之常委曲致力耳蒙莊有言事親而能適不問所養矣然則世之立異爲高而未必能悅親者非真孝也

孝義各臣

卷二十四

三

王公

文安民王原在襁褓其父瑯貧甚苦於里役謀于妻張氏曰吾卑弱不能支門戶今躬耕薄田數十畝不能辦歲役吾將逃焉汝母子守薄田勤紡績庶可存活別後勿相念也出而不告以所往張氏撫原箠箠以居原幼多病及長問父存亡母曰汝父累于貧不能顧我母子棄家避差今二十年矣淚下如雨原痛不能言及冠娶段氏月餘一日跪其母曰吾將尋吾父以歸母曰汝父去家久不通音耗尋可得乎原仰

孝義各臣

卷二十四

三

天號曰人而無父何以爲人泣與母別初去涿鹿轉而東行將徧齊魯之郊者數年一日至田橫島時日已西颶風甚急宿於土神祠夜夢入古刹日近午見廊僧炊飯就乞食與以一盂曰此莎米飯也味苦爲汝澆以羹乃肉汁曰如來如來來好去好忽祠門軋然有聲驚覺一丈人携杖而入問原奚自原以實對且語以夢曰日當午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調以肉汁附子膾也可急去當於山寺求之原如其言趣清源而上渡淇水晝行夜禱逾月入輝縣縣帶山有寺

名夢覺原雪夜造其寺寢於門下天將曙一苾芻出見而問曰少年何處人何為至此原曰文安人尋父而來曰識其面乎曰不識也引至禪堂住持哀而予之食珣方為眾供晨炊住持素知珣文安人也因召問曰汝識此少年子乎曰不識也曰同桑梓曷相問訊問知即珣也不覺欷歔相抱持而哭然珣絕無歸意曰委妻子二十餘年何顏復見汝母乎當竟為輝山下鬼耳原以頭觸地牽珣衣望住持大號住持曰天作之合非人力也強之行住持號法林口占七言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五

贈之曰豐干豈是好饒舌我佛如來非偶爾昔日曾聞呂尚之明時罕見王君子借留衣鉢種前緣但笑懶牛鞭不起歸家日誦法華經苦惱眾生今有此援筆併述其始末付原時珣年已六十有四歸而相聚原生男六人孫男十有五曾孫男二十有二俱業耕讀遠近鄉閭盛傳以為孝感之餘慶云

唐公

唐儼全州人少游鄉校父蔭嘗知郴州歸老於家得危疾時儼年十二侍疾不懈迎醫視之弗能療儼泣曰是非藥石所能攻也將刲股以救親疾者尚可為耶乃潛割右臂肉鼎臚進之父啜之良愈其師窺而知之以語其家人始驚嘆未幾父疾復作而歿儼哀毀如成人見者傷焉儼游學從兄于毫其嫡母蒙寢疾于家儼妻鄧氏年十八奉其姑甚篤蒙疾劇鄧曰吾婦人安所事湯藥吾夫以臂肉療吾舅吾獨無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五

以療吾姑哉於是割右脇肉進蒙蒙病亦愈儼聞母疾馳歸至則無恙久矣儼拜其妻曰此吾分也當亟召我子何自苦如此鄧曰子事母婦事姑有二道哉事方危急雖召何及事必遲子安用婦為儼嘆曰吾得子吾無憂於事親矣儼事嫡母甚謹於生母宋儀節衣食視嫡殺焉曰禮不敢踰也蒙歿二十年而宋歿儼朝夕號慕葬宋於金盆山廬其次三年寢苦枕塊惟從一童子蛇虎縱橫其間儼不怖也儼日取薪水甚疲樵牧相其勞儼曰吾為母氏爾豈敢以私勞

煩諸君卒謝遣之。金陵顧璘知全州賦詩詠其事。書山之壁曰望母巖。先是觀風者多重儼。欲上其事於朝。儼力辭曰。使儼以親故得名。非儼志也。嘉靖乙酉。儼以貢至京師。縉紳聞儼名。多欲見之。儼輒避去。後儼肄業南雍。有司奏之。旌表其門。儼終於太學生云。姚太史涑曰。昔鄆人之對謂毀傷絕滅。黷政傷義。不可以訓。後世守其說不變。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聖人之訓也。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毫。猶懼其毀。且傷也。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况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七

於一股之剔哉。昌黎又謂陷於危難。固其忠孝。以是而死者。然後旌勸加焉。夫所謂危難者。禦患復讐類也。今觀其親之疾痛瘡痍。而大不忍之心生焉。其情獨可緩哉。無可奈何。而甘於自殘。以求其親之生。隨其所為。可也。且自殘其肌膚。其勢瀕於死矣。是必篤於義烈。而非世之詭與激者所能襲也。以斯人而使固於忠孝。彼焉有不蹈者乎。今不惟其情。而且以毀傷為非。則韓子持教之過也。昔者周公以身祈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命。死且為之。而

况其餘乎。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則滅絕其身。非特毀傷之慘而已。將以絕滅之罪加之乎。吾固知其不可也。推此義也。則稚子季女。如唐生夫婦者。君子所許也。孰謂其過哉。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八

劉公

羅子洪先曰正德丁丑余鄉南嶺劉居士喪母廬墓
玉華山左朝夕哭朔望令節有奠物不給則織屨易
之明年夏風雹伐屋獨其廬不壞山多虎虎夜遶廬
不相驚其始人以爲詐已而鄉之士人聞其果然多
往慰問然不肖者惡所行異俗且不利已謀陰沮其
事又明年聞知且滿喪乃結黨偽爲盜夜火其廬執
而苦楚之久乃得脫抱木主徑山就道院中避焉時
天苦寒童子以衣進色不能素者卻不受黎明乃歸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五

納主於廟而終喪於外寢是時余見居廬時奠文皆
哀痛語久之乃盡知其爲人蓋篤行者也當年十三
時聞父理豫溺歿池州痛哭嘔血以母周氏解譬得
不死自後往來其處輒悲痛不食設酒殺江滸號而
招焉同舟之人皆爲墮淚每食甘美必懷歸奉母後
客九江聞母喪棄貲而奔家益貧然遇忌日齋必三
日而祭往年兩臨余父喪見余哭亦拜哭不止蓋其
性純至若此平居寡言笑事必效古遇人非笑而自
信益堅不喜戲劇或強之即擁戶不顧有欺侮者忍

以待之故嘗自號耐辱居士人既莫知重其行及其

既老而貧皆以鄉人視之無談其事者余讀書見古

人行事多奇偉可誦嘗怪今世不然以是觀之豈非

泯沒者衆而失紀載者之罪哉夫忘其紀載而使其

泯沒猶且不可况欲陰沮以違戾其誠心哉此惟今

世有之在古人所未經見也以其陰沮者衆則今世

之鮮所紀載抑又何疑居士名和字元中子廷翰縣

學生廷翰娶羅氏實余從女兒亦無子而側室有子

曰天曙生五六只值居士喪能茹素助哀與之肉食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三

輒哭不食雖百試不改嗚呼將氣類之感耶亦天有
以厚之也劉氏自廬陵遷南嶺北坑十傳而得榮陽
尹深深生桃源丞砥砥生修修生理豫世皆不顯豈
天之所厚者各有在歟

訓導劉公

劉閔字子賢福建莆田人幼有至性少長動循古禮造次不苟家甚貧極力養法定省溫清疾不解帶母或怒則衣冠跪床下竟夕不敢起以父與祖母二喪不克葬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隣邑朔望則號哭於殯所如是者三年隣族憐之爲助其葬母歿哀毀骨立廬墓側衰經蔬食終其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奠獻一如家禮閨門嚴肅妻失愛於母出之終身不復娶林少保俊起留臺疏于朝曰劉閔學行高古雖詞

孝義各臣

卷二十四

三

藻不逮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宜徵侍 青宮講讀不報御史宗燮知府陳效又薦之 詔授本縣儒學訓導前後按部大夫及守令率與鈞禮時致餽以調其乏所著有家禮考註昭穆圖宗子說五倫啓蒙孝經川誤等書藏于家姪孫自省鄉舉歷長沙府同知持身敦樸臨事周慎頗有閔風

歸公

歸氏二孝子一名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太倉娘太倉娘既有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太倉娘輒索大杖與之曰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贍每竈突煙舉釜鬲間氣蒸然矣太倉娘譏數孝子不置父大怒逐之於是乃母子飽食孝子數困頓伺伺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人不敢俯首竊淚下隣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娘獨與其子居孝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三

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狀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太倉娘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太倉娘終身怡然諸與孝子游者皆曰吾未嘗見孝子言其母若何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不自知其孝云一名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養母已乃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不法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

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
故才給疏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其母錢終始無愠
容華伯妻朱氏與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
無室豈可使郎君獨被完潔耶叔之亾妻有遺子撫
愛之如已出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三

何公

何倫字宗道別號東山江山縣人天性至孝居父憂
哀毀踰禮忌日輒咨嗟涕泣如初喪時事母毛氏尤
謹溫清定省事事必如禮家雖貧而甘旨不缺衣服
必備或營辦不足輒借貸於人曰不若是何以慰吾
母心及母亡殯歛一遵古禮三年疏食如一日喪畢
猶不釋服不入內鄉飲亦不赴曰吾親在淺土吾其
忍乎郡守李公縣尹劉黃二公咸貽之葬賻對使者
拜受於家終不造謝曰吾罪人不敢至公庭也孝子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三

貧失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初從陽明先生講學
於越既而復從王心齋王龍溪薛中離諸公游晚年
復拜甘泉先生於南都及歸充然如有得也日與西
山東溪諸公切劘以終其身孝子無子一女壻柴惟
道亦高士云 趙先生鏗曰余髫時猶及見孝子今
屢過孝子巷門輒低徊景慕不忍去因詢其遺事知
孝子和而介人也一邑令欲見孝子孝子不屈適族
人有重役令曰孝子見我可免也孝子薄其人竟不
往族人怨且詈不顧也有酬酒者擗孝子於溝同行

者欲歐之。孝子曰：此飄瓦觸舟者類也。奚歐爲？又夜盜入其室，竊器物而出。孝子覺其人而不呼，將取。盜始言曰：盍留此備吾母晨炊。盜赧然盡還其器物。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人不復爲盜。噫！若孝子者，將非王彥方之流也歟。

孝義各目

卷二十四

五

崔孝童

吳桂芳曰：上二十四年九月，余自雲南部來，董犴廳事。有崔鑑者，以母故殺父嬖，下獄。維時司寇廷平咸憐其幼，能激義，請于朝。上可之，得減死論。余親訊其事，壯其志，爲作傳焉。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于市，性嗜酒，有魏娼者，善治淫聲，佑聞而悅之，延與私焉。遂留與居。鑑母王嫌其非類，欲諫止之，佑不聽。娼恨，遂日搆王之闕，訴於佑。佑每被酒，輒窘辱王。箠楚之，娼由是益肆。如是者數月矣。一日，佑出娼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王，敗面。王舍忿入室，撫床涕泣。忽鑑自學舍歸，王見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吾爲娼所搆，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爾善自愛。鑑聞之，且泣且怒曰：母第安志，勿它也。語畢，卽潛入學舍，挾刃以歸。躡娼所在，娼適掃於廳傍。口且詈王，鑑從傍拔刃刺其左脇，深入寸許。娼隨斃。鑑以刃匿牖下，亾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因復歸，未至，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繫。王將置諸理矣。

孝義各目

卷二十四

五

鑑至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衆不信欲舍之鑑曰若輩不吾信吾殺人之刃尚存牖下第觀果然衆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於上詔下法司議於是大司寇石塘聞公僉議曰可緩死故事滅死者悉發伍公輩以鑑幼且情可原議併釋之廼廷尉春岡劉公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於天性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司寇議是上乃下詔曰崔鑑既為母冒辟情可矜卹其原之鑑遂釋論曰余觀於崔鑑殺娼全母事豈不毅然誠烈士哉當其父

孝義谷問

卷三十四

三

志已盡孽婦擅勢母求死之志已決鑑不於此時決大計則母必不可全而且陷父於不道乃能不謀于人奮義勇一刃而斃之何其壯也既出囚又恐累母慷慨就縛脫母於鼎鑊之中此壯士所難而鑑年才十三爾固能若是雖古從容就義士曷以加焉史稱燕趙士多抗義激烈善用其勇以崔鑑觀之信然

續藏書卷二十四終

續藏書二十五卷目錄

孝義名臣

員外郎杜公環

樂公枏

附 弟稅

李公疑

葉公伯巨

附 鄭公士利

高公瑾

孝義名臣

卷三十五目錄

汪公灌

附 夏宗顯

王公芳

附

義僕阿寄

義倡邵金寶

續藏書二十五卷目錄終

續藏書卷二十五

孝義名臣

員外郎杜公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公尤好學攻書為人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歿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寺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

孝義名臣

卷二十五

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交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歿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橋可辨識母服破衣兩行至公家公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為至此母泣告以故公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公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為母訪之

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是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公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公令媵女從其行至暮無所遇而返坐定公購布帛令妻為製衣衾自公以下皆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公私戒家人順其所為勿以困故與較母有痰疾公親為烹藥進七筋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公為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

孝義名臣

卷二十五

二

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公歸半歲伯章來是日公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家人以為不祥止之公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公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歿舉手向公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絕公具棺槨殮殯如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公後為晉王府錄事晉水部

員外郎

孝義名臣

卷二十五

三

樂公

樂枏者明之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枏承其役弗替洪武十二年春會稽錢清高氏許從兄弟歲輸鹽痛自縮迫小民倍其輸以掩已之數事上聞上以浙河以東亭戶大家皆罔上賊下如一律即遣使編各倉覆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鞫訊咸承罪坐輪作而枏亦在逮中方治行其仲氏枕願代往枏曰吾之往也生歿未可知設歿焉吾有三子爾尚無後其可哉枕又詣縣庭請代枏枏白於官曰枏之名

孝義名臣

卷二十五

四

固不可易服力鹽事皆枏也枕罔知使往而被鞫必失對縣因不敢遣及枏行可一舍許枕又追及之枏叱之去不聽即乘堍垣以塊提枕垣之塊去者半枕度伯氏心不可回慟哭而返十三年夏枏果歿京役中年三十有六枏讀書窮理凡醫卜地理書無不習里之人聞其歿莫不泣下其父仲本為鄉之碩儒當被貢天官方以老丐歸而枏歿惜哉 烏思道曰枏之就禍枕之請代皆知有不免而乃毅然爭先非友愛之篤者能之乎枕雖不歿昔固分其歿矣枏雖

歿猶不歿也。古伋壽之歿雖不幸，詩與傳記稱之不朽者，以莫伋壽若也。孰謂柝枕復爲伋壽，傾動郡縣世之兄弟有較小利害相仇讐者，苟聞其風當何如哉。

李公

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鍾動起治他事，過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請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眊眊未暝，卽輿棄之而斂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尚義名于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

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它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許諾，延就坐，汛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脉，躬爲煮糜煉藥，旦莫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旣而疾滋甚，不能起，洩矢汗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澆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

脫不取我歿恐為它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携以歸而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歿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書往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賸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眾拒門不納妻卧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儻育而為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歿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歿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

孝義名臣

卷二十五

七

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為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
宋學士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為人疑姁姁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為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材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葉公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選為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為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人知其無它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即為書言三事曰分封太多也求治

孝義名臣

卷二十五

八

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絲棼而理之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多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諳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為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

難見者也其語甚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敢間吾骨肉，我見之且心憤，况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久之，瘦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

孝義名臣

卷二十五

九

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臣三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旣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

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害民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况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旣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

孝義名臣

卷二十五

十

立國以至于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于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其書旣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我疏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

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為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為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為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為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孝義各目

卷二十五

二

高公

高處士瑾者大梁人也為人孝弟儉直少事母歲時上壽自歌舞為歡事其二兄旦趨侍上食而退出則為執鞭道傍何顏色猶事父云長而喜誦書史說先王生不務裘馬不喜酒不畜媵婢嘗歲暮出取逋負見多窘乏輒割券馳一空車歸里人望見盡笑之瑾不較也子珣為東明丞強逆處士之官邸養輒感額求歸曰吾往未嘗入公府乃今公府居耶輒歸我母困時舊令得代去問處士曰我孰與新令賢處士默然熟視久之曰君似弗如也人歎服其直於是鄉閭從化家居子弟見輒趨拜却立里中人假僮僕使不復關白其主人鷄豚放猶一家斯益足為淳風矣妻侯亦孝讓有幼子為嫂子提殺之侯泣謂瑾曰吾幸尚有珣奈何令伯氏無後卒出之獄嫂子以百金請瑾謝瑾不受詣侯謝侯不受曰吾利而金出汝耶

孝義各目

卷二十五

三

汪公

汪灌慶衍者，婺金華西山里人也。為人廉直，能急人患難。人有故叩之，卽風雨寒暑，不避也。鄉里大事，官皆倚之以辦。一日念徭役不均，而訟訐滋起也，聚其鄉人謀之曰：「鄉之人非吾兄，則吾屬子弟也。顧墮恩圯義，而闕於役者，獨憚追胥科繇騷屑之擾焉耳。請率里正一歲所須錢，長短相覆，亡慮費三十萬。吾鄉戶各自實其貲爲三等，定著之。差次於籍，而衆哀金以畀當役者從之。先後視戶籍，金之多寡視等則異。」

孝義名臣

卷二十五

十三

時戶有升降，則告於衆而進退之。如是，則名雖直役者聽事，而實皆仰給於衆也。公無廢事，而私可無敗家。尚何憚乎！願與父兄慮之。衆翕然稱善。卽日立約束，無違者。既又以哀金之難也，衆割田百畝爲之約。成，登其書於縣，而各藏其副於家。竣於役而反，則會衆擊豕醜酒，舊里正以田授新里正，成禮而退。於是鄉之役訟遂絕。行三十年矣。太守吳公大善之，延灌等及它父老與爲禮，而志其鄉以風。歲惡，饑民羣起爲攘寇，以救歿。守召灌爲畫，欲調兵。灌曰：「無以爲。」

也。此直丐升斗救歿耳。下片符可致，何俟兵乎。脫兵出，則挺而搏矣。守乃悟，然猶遣巡檢與俱。灌止巡檢於家，飲食之，獨以數十輩持符逮至，莫不畢集。吏覲功，悉論以歿。灌請府，伏庭下不起，曰：「是曹束手隨檄來，未嘗扞法也。今以逆論之，後復無凶歲乎？且灌實召之。灌不忍民聽灌就逮而歿也。守感悟，亟解散其獄黥者纔二人。其著信如此。」國初土田之稅設糧長主出納，而供轉輸。華亭夏宗顯者，奉法最謹，愛細民，升斗無妄取。繇賦輒先時而集，聯事皆則之。宗顯

孝義名臣

卷二十五

十四

喪母毀，兄及孀姊老而寡，恭養之。撫異母弟，有恩訓。誨子弟勉於善，歲凶多賑貸，稱長者云。

王公

王義士者蘇之太倉人也名芳字尚義一字德遠幼業儒所交多名士家頗饒秉禮好施而自奉甚約晚喜閱瞿曇書故殺之物不食卽遇一蠹亦存悲濟每施棺掩骼人以佛子呼之聞從父中丞思質公被逮裹糧奔赴號失聲有長洲簿告急倒囊出百金昇之請益復以鄉人周氏所托金十錠貸焉簿尋褫職亡去遂委居第償周氏金而草舍鸚鵡橋晏如也嘗訪舊小直沽適慈豁費生廷槐病滯旅舍與語嘆曰

孝義名目

卷二十五

五

奇士奇士乃困頓塵土邪移至寓所共寢處時其饑飽寒煖而將護之唯謹明年春感異夢攜至同舟南旋復夢墮橋下拯之不得謂其弗祥也晨興輒焚香誦經為之禳病病良已已而又病便溺狼籍市甕缶躬為滌除旁睨者率不堪無倦意生數感泣曰吾何以報先生吾何以報先生諸所需菓餌藥物無一不備至潤州昇易輕舫欲就姑蘇召醫調理次呂城生病革索筆作家書恨不及終養二親涕咽謂王君曰生平心事百不一伸天子已矣儻理道傍乞書慈豁

費廷槐不瞑目之樞語脫口而逝時嘉靖癸亥三月廿有三日也雙眸炯然王君曰古今且莫孰為彭殤豈君達人而但化邪摩其匡者久之猶不瞑乃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而慰曰四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面命也何恫况有四弟兩兒親養有託毋戚戚爾生喉間若然有聲目漸瞑匿尸三日舟人不知也抵虎丘稱貸營棺衾手浴含殮權厝半塘僧舍計其父女登踰月而至舉其柩弗前遲明王君絮酒來哭送乃舉環寺門而觀者嘖嘖歎曰不意今人中得見古人

孝義名臣

卷二十五

六

有蘇蘇隕涕者論曰昔郭仲翔負吳保安之骨歸葬故丘范鉅卿夢張元伯之喪素服追挽彼皆久要猶響千古之齒頰乃若王君之於費生萍逢莫逆遂為友友千里維持半塘輓別其艱辛慨歎有戚屬所難者謂之義士非與

義僕 附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廼費我藜羹。阿寄歎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廼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替珥之屬，得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林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官可立致矣。歷二十年，致產數萬金。為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輸粟為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

孝義名臣

卷二十五

七

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歿，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蔽緼掩體而已。田汝成曰：阿寄事子，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為盜臣；五都之豪，為父行賈，匿良獻苦，否且德色也。阿寄村鄙之民，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廼肯畢心殫力，斃而後

已。嗚呼，不可及已。嗚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為常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即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以此奉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李禿翁曰：父子天性也，子而逆天，天性何在？夫兒尚不知有父母，尚不念昔者乳哺顧復之恩矣，而奴反能致孝以事其主，然則其天定者，雖奴亦自可托。而况友朋，雖奴亦能致孝，而况父子，彼所謂天性者，不

孝義名臣

卷二十五

六

過測度之語，所謂讀書知孝弟者，不過一時無可柰何之辭耳。奴與主何親也？奴與書何嘗識一字也？是故吾獨於奴焉，三歎是故不敢名之為奴，而直曰：我以上人，且不但我以上人也。彼其視我，正如奴矣。何也？彼之所為，我實不能也。

義倡 附

邵金寶故倡也。口西俠戴綸所與游。綸為京營參將。以善咸寧侯下獄。將坐重辟。念事非朝夕可竟。去家數千里。無可庇朝夕。罄囊金三千餘。屬邵曰。余生死不可知。若其念我乎。持此贍余。以待命。邵含泣收之。為畫策。日費以給。權貴公子驩。而買少妓博市井富兒。金展轉出。綸庭鞠赴市。邵歲罄資于權貴。因得周旋。推楚弗避。十餘年所如一。而需綸用不缺。綸卒。藉其力以出。尋補建昌遊擊。贏金尚四千有奇。悉付

孝義名臣

卷三十五

九

綸而從之。任綸妻自其家來省請。邵升高座。命侍女強持之。委身下拜。令勿答報。其救夫恩也。居旬而返。將行。語綸曰。夫難。妾以疾不能為力。而邵能代之。妾當愧死矣。無以謝邵氏。惟君念之。垂涕泣而去。噫。金寶出於倡。而能委曲以全大義。武壘朝臣所難者。其妻以不能救夫難。而能念為救者。且以結髮嫡。拜下風而避去。不亦晉趙氏夫人之遺風哉。

續藏書卷二十五終

續藏書二十六卷目錄

文學名臣

學士宋公濂

別見開國名臣

學士王公禕

別見開國名臣

文學博士方公孝孺

別見遜國名臣

詹事曾公棨

修撰康公海

修撰楊公慎

副使李公夢陽

文學名臣

卷三十六目錄

一

副使何公景明

附 徐禎卿

邊貢

考功郎薛公蕙

附 高叔嗣

陳東

山人孫公一元

僉都御史唐公順之

別見理學名臣

參政王公慎中

僉都御史趙公時春

尚書王公世貞

附 弟世懋 李攀龍 汪道昆

續藏書二十六卷目錄終

文學名臣

卷二十六

二

續藏書卷二十六

文學名臣

詹事曾公

曾襄敏公際字子啟永豐人永樂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命解縉選取進士進學文淵閣名翰林庶吉士公學問日進時召入試迅筆千言立就理詞皆到上屢摘羣書隱僻事問公悉能對以故喜公公名聞天下明年修永樂大典為副總裁陞侍讀數侍燕間應制賦詩有薦文士者必問得如曾

文學名臣

卷二十六

一

際否考其文竟不及際遠甚內艱起復扈從邑人坐奸黨事詞及公詔特原曰朕惜爾才也公居長安右門外火延禁垣亦不問陞侍讀學士修天下郡縣志為副總裁書成陞左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講從宣皇帝自南京還陞少詹事公預修三朝實錄再扈北巡三考會試為文章如源泉混混沛然千里又如園林得春羣芳爛然興致所到筆不停揮狀寫之工極其天趣他人不足已嘗有餘自解胡後獨步當世性孝友喜獎拔後進儀貌魁偉襟度坦夷而神情

灑落能飲酒善談論平生以及物為心使之臨民必有所濟惜仕三十年徒以文學自見卒贈禮部左侍郎表表曰明興劉宋以宗工司制代言文體渾厚繼以東里溫醇雅則有歐陽少師之風子啓天才雄麗倚馬萬言其文如蘇長公浩如懸河注之不竭詩古體有魏晉風律宗初盛唐亦一代之鴻匠也

文學名臣

卷三十六

二

修撰康公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數歲與羣兒嬉為嬉師焉父鏞授之業輒退而嬉怒欲箠之明日課所業無可箠乃已就傳於牛生授以小學之節使無嬉時病焉稍長語及牛傳未嘗不潸然泣也弘治戊午舉於鄉壬戌狀元及第于書覽而不誦憑乎若登春之臺遊乎而飲焉而無所舉也蓋悉其意而遺其詞嘗曰經籍古人之魄也有鬼焉吾得其鬼焉已矣譬之酒善飲者漉其醪不善飲者啜其醜其下則貪糟醉焉耳又曰

文學名臣

卷三十六

三

上士恒逸下士恒勞夏螢而冬雪佔俾焉不足而繼之夜不亦勞乎誠虛吾襟尋夫博之人而友之則博不在彼而在此矣吾何螢雪為哉故其在辟雍也什九在外而日尋友朋此海之學也而挾冊者笑之既而同試笑者方吞議構思顧海已投卷而逝矣凡撰著中煩而外疲弗為也惟靜而虛虛而意生滔滔乎來矣夫然後操觚而揮雖眾咻弗聞未及乎置也止焉蓋養其鋒而善用之恒若新發矍也在史館凡三年凡諸著作必宗經而子史以宋人言為俚以唐為

巧以秦漢爲伯仲而有駁焉故同進者忌僞以國老
文就而正之實禍之也海不疑筆削而授之十存一
二焉故諸老咸病海海遭內艱而歸也及順德遇盜
而失財捕盜者欲追財以還猶覆水而不可收也後
瑾敗忌者謂海交瑾故失財而復獲遂罷其官而禁
錮焉海愛人之心長而自好短嘗援人於死而獲生
者數人非望其報也生者或顧謫其爲交瑾忌者徵
焉由是陷于網羅而不可解矣海之錮也以文爲身
累曰辭章小技耳壯夫不爲吾詠歌舞蹈于泉石間

文學名臣

卷二十六

四

已矣何以小技爲哉乃爲樂章求律於太常氏又自
審定黃鍾而用之然後宣以七音舞以羽籥用以祀
先樂賓使聲容並作蓋自是有安石東山之興用妓
樂焉然恐友朋規則道有卷舒其名教之樂固未嘗
虧也事親自少以承顏爲事九族待而舉火者數十
餘家尤精于曆數隔年求日月交食分秒不爽用掌
鈴天時決傷寒人之死生又明諸脉絡孔穴以處鍼
熨藥餌悉不謬爲所親喪家葬者點穴陰陽家弗能
駁也用六壬太乙占事知來輒驗唯博奕薄而不爲

年六十四而卒所著有武功志及張氏族譜對山文
集其論文有曰古人言以見志故其性情其狀貌求
而可得焉此孔子所以于師襄得文王也故昔人陶
則陶杜則杜韓則韓柳則柳咸自成家今或不能自
立傍人門戶效顰而學步志意性情略無見焉無乃
類諸譯人也耶君子不鳳鳴而鸚鵡言陋矣哉

文學名臣

卷二十六

五

修撰楊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慎字用修別號升菴其先廬陵人徙蜀之新都父廷和號石齋由翰林院庶吉士歷官少師兼太子太師相兩朝有除難定策之功子四長即慎生而岐嶷穎達七歲母夫人教之句讀併授以唐絕句輒成誦慎奮志誦讀不出外戶懼母憂極其悲號廢食骨立未幾祖母葉計聞隨石齋公回蜀守制大父留耕公授以易兩旬而洽不遺一字擬作古戰場文有青樓斷紅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數語公極稱賞復

文學名臣

卷二十六

六

命擬過秦論益大奇之曰吾家賈誼也一日石齋公與二弟觀畫問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畫畫之佳者人曰似真孰為正慎舉元微之詩以對二叔曰詩亦未佳汝可更作慎輒呈稿云會心山水真如畫好手丹青畫似真夢覺難分列御冠影形相贈晉詩人二叔曰只此四句大勝前人矣時年一十二辛酉石齋公服闋慎亦入京師有過涪城送別詩及霜葉賦一日偶作黃葉詩李文正公見之曰此吾小友也乃進之門下命擬出師表及傳奕請汰僧尼表文正覽之謂

不減唐宋詞人弘治乙丑侍石齋公禮闈時崔銑試卷在分考劉武臣簾下疑其刻深未錄慎見之愛其奇雋以呈石齋公遂擢詩魁崔知而以小座主稱焉時年一十八正德丙寅與同鄉士為麗澤會丁卯歸應四川鄉試督學劉丙試而奇之曰吾不能如歐陽公乃得子如蘇軾是秋果擢易魁十一月上禮部戊辰春試入國學祭酒周玉頰試之曰天下士也己巳歷事禮部尚書劉宇見慎問曰子為誰對曰楊慎劉曰本部天下人豈必一大臣子弟耶乃稱歎不置辛

文學名臣

卷二十六

七

未禮部會試靳貴擢慎第二殿試則及第第一制策援史融經敷陳弘剴讀卷官李東陽劉忠楊一清相與稱曰海涵地負大放厥辭共慶朝廷得人授翰林修撰時年二十四癸酉丁繼母喻憂明年藍鄙諸寇作慎在邑城中日夕戒嚴有賊數百詐稱官軍以給門者慎率守雉堞者詰之散去乙亥服闋冬十二月北上丙子入翰林為經筵展書官及校文獻通考丁丑為殿試掌卷官得舒芬策以呈閣老梁公乃得首第時武皇遊幸宣大榆林諸邊返而復往慎疏切

諫不報乃以養疾乞歸庚辰九月慎北上仍舊官辛巳四月世宗皇帝卽位五月慎爲殿試受卷官八月開經筵慎首作講官進尚書金作贖刑之章言聖人贖刑之制用于小過者莫民自新之意若大姦元惡無可贖之理時大闢張銳于經筵皆犯先朝事罪當死以進金銀得免故及之壬午二月命慎代祀江濱及蜀藩諸陵寢著江祀記與給事熊浹御史簡霄遊浣花溪載酒賦詩有烟霞誰作主魚鳥自相親斗酒千金會扁舟兩玉人之句十二月北上復命癸

文學名臣

卷二十六

八

未纂修武廟實錄慎練習朝典事必直書總裁蔣冕費宏曰官階雖未及實堪副總裁者乃盡以藁草付之刊定甲申七月兩上議大禮疏嗣復跪門哭諫中元日下獄十七日廷杖二十七日復杖之慎斃而復甦謫戍雲南永昌衛時同事死者配者黜者左遷者二百八人慎舟由潞河而南值先年被革挾怨諸人慕惡少隨以伺害慎知而備之至臨清始散去時年三十七乙酉正月至雲南病馳萬里羸憊特甚栖栖旅中方就醫藥而巡撫台州黃衷促且甚慎力

疾冒險抵永昌幾不起巡按郭楠清戎江良材極爲存護卜館雲峰居之且上疏乞宥議禮諸臣郭亦被詔下獄斥爲民丙戌九月聞石齋公寢疾疋馬間道十九日至家石齋公悅而疾愈七月携家就戍所十一月尋甸府土舍安銓變起十二月武定土舍鳳朝變亦起攻掠城堡爲患慎歎曰此吾效國之日也乃戎服率旅僮及步騎百餘往援木密所守禦入城與副使張峨謀固守明日賊來攻城寧州土舍陸紹先率兵戰城下慎促城中兵鼓噪出以助外兵賊敗去

文學名臣

卷二十六

九

慎復歸會城戊子春慎一足病有半人嘲鑿齒一足笑虞夔之句己丑八月聞石齋公計奔告巡撫歐陽子重疏上得歸襄事十一月還滇壬辰正月布政高公韶聘修雲南通志時鄉大夫有欲冒嗣潁川侯傅友德以覲世爵者慎不可乃乘張羅峰復相流言欲中之慎遂去庚子八月巡撫劉大謨聘慎及王元正楊名纂修蜀志辛丑還滇至東瀘疾作尋戴金留之返成都壬寅七月還戍所丙午冬大理推官吳宗微署安寧州奸規州利欲椎民鹽牛慎言於當路得免

丁未居高峽水莊名十二景日與交遊倡和四月屬
簡紹芳隸漢王褒移金馬碧鷄文於羅漢寺之崖凡
招提佳勝會意處便操觚留題數與滇之鄉大夫遊
昆明池有池賞詩社集庚戌四月海口疏雲南臺司
顧箬溪諸人記其事於石壬子二月時在逸武弁得
委祭龍海口題肆狂惑請丁夫六千督往注濬剝眾
利州人苦之有言於慎者慎歎曰海已涸矣田已出
矣民已疲矣致書巡按趙炳然罷之九月復至瀘巴
未春還戎所六月邁疾感懷詩曰七十餘生已白頭

文學名臣

卷二十六

七

明明律例許歸休歸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為滇海
囚遷謫本非明主意網羅巧中細人謀故園先隴
痴兒女泉下傷心也淚流又訣李張唐三公詩云魑
魅禦客八千里義皇上人四十年怨誹不學離騷侶
正葩仍為風雅仙知我罪我春秋筆今吾故吾逍遙
篇中溪李元陽半谷張含池南唐錡叟此意非公誰
與傳卒年七十有二丁卯穆宗皇帝卽位奉遺
詔追贈光祿寺少卿慎孝友性植穎敏過人家學相
承益以該博凡宇宙名物經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說

醫卜技能草木蟲魚靡不究心多識闊其理博其趣
而訂其訛謬正德間武廟閱文獻通考天文星名
有注張內閣取秘書通考又作注張中使下問欽天
監及翰館中皆莫知為何星也慎曰注張柳星也歷
引周禮史記漢書以復又湖廣土官水盡源通塔平
長官司進貢同官疑為三地名于長官司上添一三
字慎曰此六字地名也取大明官制證之嘉靖初給
事中張紳上言時政論學術不正一條有喬宇鬼瑣
之語紳上問之內閣慎適在館中卽取荀子非十二

文學名臣

卷二十六

十一

子篇以復敬所蔣公喜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頌
乎乃若論王導之賊晉室辨太王之非剪商簪之重
祭不始于成王周公春秋五伯深斥乎楚宋秦繆引
墨子及修文御覽以辨范蠡無載西施之事引黃東
發蘇東坡之言及李漢韓文序以辨文公與太顛書
之偽駁歐陽氏非非堂之說傳節婦唐貴梅之死此
又證據古今闡揚幽隱謂其有功世教也非乎至若
陶情乎豔辭寄意于聲伎落魄不羈又慎所以用晦
行權匪怕情所易測者也昔重慶守劉繪貽慎書曰

夫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忘；有所譏，則有所棄。寄之篤，則人無所忌；無所忌，而後能安；無所貪，而後能適。足下所爲，蓋求其適與安也。古人買田宅，擁聲伎，皆豪傑蓋世之才，豈獨抱尺寸者之見也？僕觀足下自蒙難以來，嘔心苦志，慕文讀經，延搜百氏，窮探古蹟，鑿石辨剝，泐破塚出遺忘，有僻儒苦士，白首蓬藿，日自纂索，所不能盡，而謂竭精蕩神於逸欲聲色者，能之乎？斯言也可謂諒慎之深者也。慎嘗語人曰：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心力中來，故好學窮理，老而不

文理各目

卷二十六

七

倦平生著述百餘種

轉注古音略

古音叢目

古音獵要

古音複字

古音駢字

古音附錄

古音餘錄

六書索隱

六書練證

古篆要略

說文先訓

韻林原訓

奇字韻

雜字韻寶

丹鉛餘錄

丹鉛摘錄

丹鉛續錄

丹鉛別錄

丹鉛閨錄

丹鉛贅錄

選詩拾遺

選詩外編

風雅逸編

唐音精絕

唐音百絕

絕句辨體

蘇黃詩髓

五言律祖

宛陵六一詩選

五言三韻詩選

五言別選

六言詩選

古韻詩略

李詩選

杜詩選

宋詩選

元詩選

瀛奎律髓選

詩林振秀

皇明詩抄

填詞選格

詞林萬選

古今詞英

填詞玉屑

百琲明珠

書品

詞品

草堂詩餘補遺

升菴詩話

詩話補遺

秣林伐山

文學各目

卷二十六

七

文海釣鰲

謝華啓秀

病榻手吹

楊子卮言

卮言閨集

譚苑醍醐

敝帚

瑾戶錄

清暑錄

墨池瓌錄

逸古編

引書品鈇

擅弓鼓訓

金石古文

叙管子錄

莊子刊誤

夏小正錄

名奏菁英

羣公四六節文

古文韻要

古文韻語別錄

經書指要

經義模範

升菴經說

山海經補註

禪藻集

禪林鈞玄

銘心神品	千里面談	希錢瓿錄
洞天玄記	赤牘清裁	赤牘拾遺
滇載記	滇候記	蜀稅文志
交遊詩錄	江花品藻	升菴文集
升菴詩集	長短句	長短句續
玉堂集	南中集	南中續集
南中集鈔	月節詞	羣書麗句
寰中秀句	哲匠金桴	異魚圖贊
素問糾略	脉位圖說	空侯新咏
文學名臣	卷二十六	古
古今風謠	韻藻	古諺
古雋	瀑布泉行	崔氏志銘
洛神賦	梅花賦	樂志論
陶情樂府	續陶情樂府	七十行戍稿
右一百九種		

副使李公

事 泰陵 康陵

李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弘治癸丑，舉進士，授戶部主事。倡為古文辭，時外戚張氏怙寵驕恣，聲焰薰灼，莫敢問。夢陽上疏論之，語極切直。下錦衣衛獄，掠問辭氣，慷慨無所撓。孝廟召見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問李夢陽宜何如。健叩頭對曰：「夢陽狂直，不足深罪。遷從容對曰：「夢陽雖狂，然其心無他，實欲盡忠於陛下。」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旨。」夢陽復職。一日，孝廟獨召見兵部

文學名臣

卷二十六

五

尚書劉大夏問曰：「來外間事何如？」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天地之大，孝廟曰：「初，下夢陽獄，有勸朕杖之者，恐殺直臣，故釋之。」大夏曰：「此堯舜之心也。夢陽既材高，不肯同流俗人，以是多忌之者。久之，遷江西提學副使，振起古學，力變士習。時宸濠懷逆，召致文學士，以夢陽有大名，折節下之。按察使鄭岳為濠所陷，而夢陽與岳素不相能，岳既得罪，謂夢陽傾之也。遂相訐奏，夢陽閒住歸大梁。濠敗，辭連夢陽，賴刑部尚書林俊力救得免。後桂萼方獻夫

霍韜暨撫按數論薦不用卒子枝善文賦有父風舉進士終海州判官

論曰昔人言文章與時高下不其然哉漢氏去古未遠而遷向雄固之下亦鮮稱矣殆後韓柳歐王蘇氏父子各以所長擅稱唐宋間說者猶低昂之昭代文章發于金華數子宋劉二公潤色鴻業特尚典則雖奇麗不足而朴醇有餘氣運熙洽使然也弘治間李公夢陽以命世雄才洞視元古謂文莫如先秦西漢古詩莫如漢魏近體詩莫如初盛唐乃與姑蘇徐

文學名臣

卷二十六

二

禎卿信陽何景明作為古文辭以蕩滌南宋胡元之陋而後學者有所準彬彬郁郁以尚矣李公才最高其人負氣傲睨一世以是得奇禍坎壈終其身世咸疾之如讐世傳李公雙瞳炯炯如電論古今終夜不少休世莫能容良有故矣若李公者安能使無聞哉

副使何公

何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州人八歲能屬文十五舉鄉試第三明年會試以文多奇字不第入太學比歸祭酒林瀚賦詩贈之弘治壬戌舉進士授中書舍人方逆瑾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不用謝病歸踰年免官瑾敗大學士李東陽薦復授中書舍人直內閣制勅房經筵官其友李夢陽遭江西之訟衆多媒孽其短莫肯為直者景明獨上書爭之訟得解乾清宮災上書陳時政言人事不修天變將

文學名臣

卷二十六

七

作且詆義子不當蓄宦官不當寵疏留中不下時四方學士咸願知景明車馬填門巷錢寧欲交驩景明持畫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污卒不許進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仍直內閣陞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政尚嚴務在崇本起弊士初稍不堪久而安之病嘔血棄官歸卒于家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及雍大記常曰文靡於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亡於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于謝人以爲知言

論曰弘治初北地李夢陽首爲古文辭變宋元之習

文稱左遷賦尚屈宋詩古體宗漢魏近律法李杜學士大夫翕然從之同時濟南邊貢姑蘇徐禎卿及景明最有名世稱四傑四人者才各有所長李天才雄健徐陶冶精融而景明藻思秀逸皆藝苑之傑也邊華采不足而質樸有餘亦稱哲匠云

文學名臣

卷二十六

六

考功郎薛公

荆川唐子作傳曰薛公名蕙字君采亳州人蕙憫學者漓于多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知養性之為養生也世儒泥象于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為之為有為也作老子解其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虛

文學名臣

卷二十六

九

靜慧寂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于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為鵠以慎獨為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為與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為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于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為本心之說眾且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出于古聖賢者且惑而不敢信矣蕙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

特立者歟。蕙少嘗刻鏤于詩。世絕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于道。則棄不復為。雖為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慕效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始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為刑部主事。以才調吏部主事。嘉靖中在吏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于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蕙自為刑部時。值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顧獨安然後大禮之議起。迺撰為人後解。為入後辯。奏入。下獄。已而

文學名臣

卷二十六

二十

復其官。然已為權貴人所不憚矣。已而竟主給事中。某構其罪。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構事解。吏部數移文促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塞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蕙貌臞。氣清。行已素峻潔。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厓岸。豪傑皆慕與之交。即庸眾亦無嫉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斥不用。且藝圃灌花澹如也。居鄉絕不肯為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為之檢方製藥。嘗脫衣施凍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大寧

齋。更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同時按察使高叔嗣。僉事陳東。皆有文學盛名。與蕙相倡和不絕。

文學名臣

卷二十六

二十

Blank text area in the second column of the lower section.

山人孫公

孫一元字太初，關中人。年十三，誦古六經文，不為學。子章句，日闔戶，獨居一室。家人亦罕窺其為。十八，入終南山，繼入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大崖下。時有鹿，得赤脚散髮，走山最高峰，持古松根，扣巨石為歌。歌曰：餐蘭桂兮薜荔衣，臥虎豹兮從蜺螭。笑蒼雲兮胡不歸。又歌曰：悲萬役兮焉終乘，元氣兮游無窮。聊歸來兮山中，自號太白山人。云：一元日默坐，觀天地之化，萬物之原，反于心，自吾心而合之，不異以為世。

文學符圖

卷二十六

三

俗物一無可好尚，獨喜為詩。詩甚喜唐人音節，凡感伏思作，可喜可愕，可悲可嘆，一以寓之。發之以豪縱恣肆，時出入哇徑，曰：吾合此益與世絕。或勸其仕，或探其學，輒撫掌大笑，不為荅。久之，東入華南，浮湘漢，登衡祝融峰，返嵩山，渡汴，謁闕里，思孔子遺文，依依不忍去。遂上岱宗，日觀峰，觀夜半日出滄海中，發狂大叫，自以為奇偉。復南徑吳入越，探會稽禹穴，訪天台石橋，返遇石川殷雲霄于太湖，語合意，則渡楊子江，訪雲霄東海上，與登孤山，闕海門，月餘別去。殷子

曰：吾嘗與一元縱論古今成敗失得，豪傑士志衛有成有不成，愕然驚聽也。顧自謂愧取於世多矣，彼將何為哉？吾聊以著其大都焉。

文學名目

卷二十六

三

參政王公

參政王公名慎中，字道思，別號遵巖。祖窠由固始徙居晉江之安平里。父紀生五子，慎中其次也。衆因稱王仲子云。慎中生有奇質，母李教以詩，輒記誦不忘。父教以對語，應答如響。年十三四，盡通舉子業。且多讀古人書，時授學易。時中，蔡虎齋高弟，一見謂當避生三舍。嘉靖乙酉，舉於鄉。明年，舉進士。年纔十八，授戶部主事。監兌通州，往監兌者，惟取完事，不復及國家大計。慎中獨急轉輸，革侵耗，宿弊爲之一清。

文學谷

卷二十六

五

暇則讀五經暨百家言，詩文具秦漢魏晉風骨，又倣晉人作書，遂擅臨池。未幾，改禮曹，更得一意于文事。交遊如八才子外，給諫曾前川，提學江午坡，學士華鴻山，屠漸山，相與切劘，各成其學。世廟方重祀典，文制禮作樂，四郊改建，百役奔馳。慎中時典祠祭，督工考禮，克副尚書之托。辛卯，各省鄉試，以京朝官爲主考。慎中得廣東錄文甚佳，明年狀元及第者，卽鄉魁林大欽也。朝議破格用人，將取部屬充館職，諸部屬無如慎中才者。權貴人欲其一見，而慎中固不肯。

往曰：吾寧失館職，不敢失身。乃改吏部。慎中在吏部

以才高，事事得與謀。少宰霍渭厓嘗稱之于衆中，已進驗封郎中。會忌之者短于羅峰張相國，因以覆方士張衍慶請封事，謫判常州。慎中在郡，能革吏弊，得民心。巡按御史郭宗臯夙重其才，譽揚之。而巡撫侯位待之不少假，委署江陰縣。縣多大族，多不法。慎中不以遷客少偃蹇，至則延見父老，舉廢事，除積害。怙勢不俊者，首置之。法一縣肅然。尋陞戶部主事。再陞禮部員外，俱留都冷曹，因得益肆力于問學。嘗與龍

文學谷

卷二十六

五

溪王畿討論陽明先生之遺說，而精心求之。于聖賢微言，多所契合。慎中夙好古，漢以下著作無取焉。至是始讀宋儒之書而喜之。尤喜曾王歐三氏文，卽眉山兄弟，猶以爲過于豪而失之放矣。以此自信，乃取舊所爲文悉焚之，製作一以曾王爲準。唐荆川初見不肯服，久之相解，亦變而從之。嘗語人曰：吾學問得之龍溪，文字得之遵巖，其推許如此。丙申，陞山東提學僉事。慨然以古風教爲己任，章程條約爲之一新。時下寮參謁，曲膝過恭，乃痛爲禁革。士以士禮見教。

官以教。官禮見踵。舊習者一體懲戒之。所試卷品藻
彈射百無一失。其高等士率以次得雋。去東人至今
思之未幾。進江西叅議。江西乃陽明先生過化地。故
老猶能道其遺事。慎中尋陳跡。發新議。往來白鹿。鷺
湖間。與雙江聶司馬東郭鄒司成念菴羅殿撰南野
歐陽宗伯交遊講習。學益進。俄遷河南叅政。抵任。禁
有司不許科擾。章聖梓宮過河南。供億繁多。下吏
有棄官遁者。慎中身任其役。寮吏咸仰賴之。陳後岡
歿。收拾遺文。撫其孤。厚賻而還之。鄉歲饑。戶部王侍

文學名臣

卷二十六

五

郎奉 旨賑濟。王檄慎中將事。慎中為親歷郡邑。開
倉發粟。民獲更生。工具以狀聞。且薦當大用。辛丑考
察。忽從中報罷。偵之。乃權相夏怪其為屬。日不曲意
奉承。其心腹劉塾。又恨張汝思與之齟齬。慎中用言
庇之。遂并惡之。而告于夏。吏部坐以不及。夏徑稟擬
不謹。慎中既罷。因約同罷涵江劉叅知。遊淇水。王屋
太少二室。及武當山。相携而歸。劉意不從。慎中因獨
至淇上。徜徉百泉。蘇門之間。訪學士崔後渠。談數日
而歸。時年甫三十。有三耳。慎中少年英氣太露。如太

阿出匣。知其難犯。久之。涵養深沈。藏鋒斂鏘。而世竟
莫能用矣。其為文也。恒以構意為難。每一篇必先反
覆沈思。意定而辭立。就細觀之。鋪叙詳明。部伍整密。
語華贍而意深。長按之不亂。而呼之應。節片紙隻字。
得之者。有如至寶。嘗言吾之為文。不外古人。而有高
出古人者。其自負如此。閩士日以所業請正。門牆幾
不能容。凡監司部使者行縣。莫不造其廬。講道問政。
居常念從仕之早。不獲盡力于父母之奉。故其罷也。
葬父。養母。稍無遺憾。又以為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知

文學名臣

卷二十六

五

兵。一旦變作東南。海上。逋逃是為大患。泉固濱海。且
與漳隣。深為可慮。建州為八閩上游。吾嘗有意于此。
其子聞之。乃卜居焉。後倭患作。一如所料。將遊武夷。
築室九曲深處。遂躡屩至衡湘。登南嶽。棲息天柱。回
鴈。芙蓉。岫嶠。諸峰。澄神反照。為長生。又視之道。復與八
才子等一晤。因母病。遂已。戊午夏。賊自武榮入郡境。
市鎮居民。扶老携幼。驚逃山谷中。有倡為清野之說
者。督責入城。慎中撫髀嘆曰。是大失計。清野乃北邊
虜至急。歛人畜。使彼無所掠。若內地。惟在郊闢外村。

一
丹
黃
參
日
車
全
書
第
10
版
文
內

落生聚然後能成治耳。今宜速令各鄉大姓盡還故居相度地利自相團結使盜至不得逞而後城內可恃以爲安耳。後數年卒壽止五十一。

僉都御史趙公

趙公名時春字景仁別號浚谷陝西平涼人爲人嚴毅介特與士大夫處意有所不可議論有所不合必引繩按矩詰責之不少貸故賢者服其正而在中人咸疾其太剛幼與羣兒戲每列旗部署自長御之年十四舉陝西鄉試十八試禮部哀然爲舉首當是時海內伺其有所製作爭傳誦之而時春則習騎射談甲兵日以邊備之不修爲大戚或語及北虜方持杯酒相權笑輒裂眦攘臂誓不與俱生數謂所知曰使

吾得備偏校領精兵五千人操勁弓巨矢間以長鎗大斧卽掩灘丘福不足乎也故在賢者率壯其志及再失官虜果入犯遊騎薄都城世宗皇帝用薦召爲兵部職方主事遷山東按察僉事領民兵轉副使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督鴈門諸關初嘉靖丙戌時春舉南宮第一人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調兵部武庫主事卽疏請禁諛佞正士風又疏錄用諫官明善惡闢異端等七事下詔獄爲民暨改編修兼司經局校書疏請正東宮朝會禮儀備文武官僚以崇國

本又罷為民其為政於晉斥貪墨省征徭抑求請絕
餽遺曰吾不敢竊府庫以自潤亦不能借府庫以市
恩宗藩貴宦相戒莫敢犯法一時文學氣節政事之
聲振動天下乃皆曰此儒者之末事其志專在攘夷
狄復 祖宗之疆宇遺後世以長治永安而卒不獲
試此世所為深慨也其在職方坐議馬市非策又以
能兵為逆鸞所忌幾得訪死在山西檄將士禦虜代
州身甲冑督兵繼進斬虜若干級而總兵李涑乘勝
入虜伏中敗沒 詔解官聽調卒以不起時春少讀

文學名臣

卷二十六

三

書日記萬餘言凡史所載天文地理戶口錢穀多少
之數與寇戎蠻貊之詭姓隱名歷歷誦之無爽所為
文若詩豪宕閎肆伸紙行墨滾滾而出若不經意而
於古人之法度靡所不合說者以為有司馬子長李
太白之風不虛也荆川唐公於文士鮮所稱許嘗有
言曰宋有歐蘇明有王趙其推重若此王謂遵巖也

尚書王公

王公諱世貞字元美年十五詠寶刀詩師為之避席
弱冠舉丁未進士以刑曹郎與李于鱗諸子相唱和
名藉公卿間世貞又日坐公署剖決案牒所讞獄度
得情輒手錄付吏趣書之各以輕重決遣不三日而
畢自是銓部兩以督學擬世貞皆為權相嵩所沮又
半歲遷青州兵備青多大俠巨盜探丸殺人有司不
能制世貞集強壯教之射申飭保甲重捕盜之賞又
於州邑畫地為界以義官統之盜當時捕獲者為上

文學名臣

卷二十六

三

不出境獲者次之拒不能劫者又次之凡盜從其所
起而不覺察者經其所過而夜巡不傳捕者罰釋盜
而覺者立杖死以其法行之期年盜盡解散無何父
忤變作世貞解綬奔還伏草土中幾十年嵩戮薦起
之堅不欲出以八事應 詔曰此可藉手以謝 朝
命矣固辭不報乃勉起就官大名之俗凡婚者之將
嫁也其姻族相聚而共酒食之多者匝月不止既嫁
則婚家亦如之蓋一婚而中人之產去半矣喪家之
有喪也則姻族相聚而食者費不貲蓋一喪而中人

之產去半矣。世貞至，定婚喪禮，其俗至今守之。大名爲州邑十有二，而真定以三十餘，以軍興論供輸，則大名與真定等。而是時大名闕飭兵使，其治真定者復委十之六於大名，曰：大名饒而真定瘠也。世貞力爭，乃不果增。居一年，移浙江叅政，下車摘一二墨吏及巨室，裁抑之。吳興久雨，郡富人故閉糴，粟踴貴，世貞首捐俸五十金，郡縣長而下次之，又募民入粟廩中，給冠服。及冬，報粟得三十萬石，又疏乞改折，得十五萬石，人賴以活者甚衆。未幾，自浙叅長晉臬，以內

文學名臣

卷二十六

三

艱去，服除，補楚臬，旋遷廣西轄。未一月，入領同卿。又八月，以御史中丞出鎮郿。世貞爲糾劾貪縱，咨訪將才，刷軍政，清屯田，郿遂隱然爲重鎮。江陵相弗謂善也。世貞意不自得，解官歸。久之，補南大理，又久之，補應天府尹，皆不赴。其後兩京臺省交薦起，官刑曹侍郎。又其後，以父忤卹典，具疏陳謝，而少司馬之命下，又以考績至淮揚，而大司寇之命下，自尚書郎歷卿長，凡四十年，其間條論封事皆天下大計，而所至吏事精絕，尤不可悉數。最奇者，莫如青州治盜及楚中

樂平王事，都下盜劫緹帥陸炳，索不得，後濟南獲盜房四者，安承之。世貞曰：狡賊欲緩死耳，立訊曰：若盜陸公耶？曰：然。賊安在？曰：在。請械某而取之。曰：若劫陸公何狀？曰：髯而肥，何衣？曰：衣朱而圍玉。世貞大笑曰：若未嘗識陸公。陸公非髯而肥者，盜搏額大服，部民雷齡以捕盜橫萊濰間，海道宋購之急而遁，宋以屬世貞。世貞欲掩取，而微露其語於王尉，捕者還報，又遁矣。世貞陽曰：置之。又旬月而王尉獲他盜，世貞知其爲齡力也，忽屏左右，召王尉詰之曰：若柰何匿雷

文學名臣

卷二十六

三

齡，往立塔下，聞捕齡者汝耶？王驚謝，無所逃責，願以飛騎往，俄捧齡至。世貞曰：女當死，然女能執所善某盜偕來，女生矣。而令王尉與之，日果得盜，世貞遂以還宋，而請寬之。官校捕七盜，逸其二，盜首妄報逸者姓名，俄縛一人至，稱冤，乃令置盜首庭下，差遠而呼縛者踞塔上，其足躡絲履，盜首數從後窺之。世貞密呼一隸蒙縛者首，同出而易其履以入，令盜者證之。盜首不知其易也，卽指絲履者曰：此是也。世貞大笑曰：爾乃以吾隸爲盜，卽釋縛者去。徐進道者，蓄養亡

命而以橫占伎女被訟捕之不獲俄有令請問曰進道勒兵反矣世貞偵之果然而故緩其獄令縛賊自効會有李卿者進道密友也世貞召謂之汝交關進道罪應死能以進道來貸汝卿應命去俄報進道餓其所矣即遣二十騎往取之而以一騎入營立散其黨亡諱者在郎時驛報有樂平王次子奉高皇帝御容金牒祝髮為沙門行遊天下勅郡縣供帳世貞曰藩王有宗正條錮城中不得出而請張如此遣輕騎孟光化偵之則其人以御女術游藩邸間崇王賜

文學名目

卷二十六

三五

以機輜紅杖所至懾守令而姦人李汝貴等為之翼鞠之則平涼民賀祿也諸摘發隱伏皆此類能聲日馳都下都下士聚而嘆曰王奔州文而豪乃任吏耶方陸炳貴幸用事受巨璫指匿奸狡閭某欲貸其死世貞搜炳家得之炳宛轉請脫既復因執政以請卒不許當時無不側目世貞者已新鄭柄國世貞獨引母疾乞休新鄭曰吾出而被歸者何也已南狀慨何高旨中之江陵欲引世貞自近世貞謝唯唯會荆州地震世貞引李固京房占臣道太盛坤維不寧又有

譁辱邑令者王生江陵婦弟也世貞論奏不少貸江陵積不能堪雖稍遷廷尉京兆以貌示用而竟以浮言嗾之去大抵新鄭徧江陵橫其鋒鍛視分宜遠甚而世貞亦時起時躓不能安其位于朝矣世貞生而美姿貌風采玉立與客談笑溫秀之氣溢于眉目間語及古人忠孝節烈則又慷慨淋漓為泫然罷酒在浙中修岳武穆于忠肅祠墓為文以奠辭極悲壯南陽祠張睢陽及鐵尚書鉉在南都請崇文廟釐配享世貞嘗言曰吾讀書萬卷而未嘗從六經入每欲牽

文學名目

卷二十六

三五

衣窺廊廡之末則世人齷齪臯比招搖門戶而聚生徒者吾方耻之吾雖未聞道然誦法一念迄死未敢忘故其居喪也凡三年始茹葷御室凡十年始具衣冠預燕會家無姬侍戒獲輩以百指亦無一人曉聲律者質菴公義田千畝倍拓之又為祠專祀晉卽丘子始興文獻公而配以宋左司諫元學正公歲時伏臘率族人跪奠惟謹生平於故舊兄弟白首無間言好推于鱗而遜敬美尤不惜以齒牙筆札緩急人客或一歲數及門或一人迫得數十函書或進而附世

貞以成名名成而更立門戶且忍於譽世貞以示角
 世貞弗為異也客至而復請者與如初其門賢愚醜
 好靡所不具而中間交態離合向背之故亦幾百變
 世貞皆安之彌成其大而巳大父倬仕至南京兵部
 侍郎倬生南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贈尚書
 忬弟世懋仕至太常少卿其詞學與世貞埒大抵天
 下但知世貞為文章大家而不知精于吏事但知觸
 禍嚴氏而不知與新鄭江陵實相左但知正位六卿
 而不知老臥間曹有才而不竟其用但知少年跌宕
 而不知其言動務依鄒魯家法但知其氣籠百代意
 不可一世而不知其獎護後進衣食寒士惓惓如自
 巳出嗚呼賢已所著曰弇州四部稿續稿弇州別集
 觚不觚錄若干卷同時少司馬汪道昆按察使李攀
 龍皆以文名有集行于世

求學名臣

卷二十六

三六

續藏書卷二十六終

續藏書二十七卷目錄

郡縣名臣

方公克勤

吳公履

陳公灌

錢公本中

况公鐘

附 蔚能

劉公實

郡縣名臣

卷二十七

丁公積

徐公咸

唐公侃

程公燁

徐公九經

龐公嵩

續藏書二十七卷目錄終

續藏書卷二十七

郡縣名臣

知府方公

事 孝陵

方克勤，浙寧海人也。少從鄉先達學，窮研力索，至忘寢食。元季亂，卻穀隱山谷中。國初被徵，辭索之急，起家為濟寧府知府。錫冠帶，寵行比至官，首為書一通懸康衢諭。天子愛養，元元之意，民即有不樂聽，請府自言禁隸卒誰何之，引耆耄坐語，訊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頽圯，聘賢者為師，撤浮屠氏以葺廟。

郡縣名臣

卷二十七

一

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至千人。始有詔民開廢閑田者，聽闕三歲，乃稅。吏徼近功，不俟期，輒歛之。復以田定科，繇民益惰，且散。克勤奉詔，益勸課田，以增闢。與民約，列丁產為上中下三等。等析為三，有徵發，視差等。書吏不得竝緣為姦。歲暮轉戎衣于燕，時令役民舟者有誅。他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歿于道。民破產十八九，民請以舟僦役。克勤曰：吾知從民便而已。抵法非所憚也。載以舟行，省義之不問。郡城壞，故事以兵完築，指揮使倚輿援暴貴。

人為重，五六月，輒聚民萬餘人治之。民不得田，哀號往，即工克勤奮曰：民困不救，烏用二千石為？密聞之中書，即日詔罷役。先是不雨，克勤袒跣徧禱羣祠，涕泣卧祠下，誥朝大雨。民驩呼而散。是歲五穀俱熟。五年秋，隣境蝗，克勤聞，即省愆，輟食，稽首籲天。迨夜，聞空中薨薨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獄訟，大者笞辱，小事論遣之，不留案牘。庶獄鞫，日省錄，無久淹。文未具，時作糜，遍食之。每秋成，即移文與民期，日輸倉粟。聽民槩斛，不遣吏，而稅常先登。

郡縣名臣

卷二十七

二

江浙二行省，歲運糧百萬，詣濟寧。水陸千里，撫如部民，不令有纖毫怨懟。言之。朝蠲其耗，每徵發，下信符致民，民得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初，赴官戶，僅三萬，稅七萬石。餘三年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給人足，野無流殍。牛羊雞犬散被郊坰。諸社稷山川祠壇壝器服，咸飭無所闕。修驛傳於城南門，庭堂弘敞，踰昔。皆料材役工於農隙。為之民不知勞。冬寒，河凍，驛舟不行，命舟人伐木作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成事功。郡故以葦困，時糧

火屢爲災教民爲陶瓦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爲什伍遞相救恤遂不復火會大師十萬往填燕官吏索糧芻相軫轉于前克勤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勒民夫五千決河以軍法申督克勤不忍夜泣禱于天天忽大雨水起數尺而去克勤爲政以風俗爲急以德化爲本郡最煩劇民孚化久益無事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威必害人吾不忍爲也府庭不陳柎郡縣名臣 卷二十七 三

械懸韋鞭楹間示無刑罰奏六歲績績最錫燕賞還郡上召見獎諭曰政成當顯用卿尋爲屬吏楊貢所構誣詔御史廉按御史憚失出峻治之以用倉中炭葦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數千人于孝孺上書政府請以身贖父罪不報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又就逮而沒克勤孝友備至與人交洞見肝膈自奉簡素一布袍數十年不易日不再肉每行縣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童子進二木瓜笞而却之鄉人爲饒陽令者以潯鴈侑書力却去而於人最恩南

冠過郡者必米醪遺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同列以事奪祿旦夕延共食會飲醉投案大詬去禮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克勤陽爲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何謝也晚益畏慎畫所爲夜必白之天俯仰無愧怍宋太史以爲古體道成德之君子云

郡縣名臣

卷二十七

四

知州吳公 事 孝陵

吳履字德基浙江蘭谿人國初為南康丞南康俗悍民以為丞儒者也易之履晏然自如居數月周知其情偽有發擿一縣驚服乃更化以寬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與前語弗加叱民或援丞裾相爾汝弗責也徵調召大姓坐廡下好言慰諭之聽人人自言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吏卒不能為姦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不勝悲集少年千餘人圍瓊輝家奪之歸縛瓊輝道箠之

郡縣名臣 卷二十七 五

濱灰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辭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歿履念獄成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耳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眾怒不可犯儻不顧歿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當何及瓊輝悟頓首惟命履乃捕操箠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解縣令至召民轉輸不時至躬至鄉督之民走入山罵令吏卒以語動令令怒欲逮論一鄉民獲

六七人下獄嚴錮之而徃捕其餘民大駭履計民無罪出巡獄叱獄卒釋之曰若無罪還告若父兄無恐乃徃告令曰犯使君者一匹夫耳其鄉人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其乎儻急且有變自古未有窮刑法逮眾而不變者也事得已南康俗好祀淫祠祠有蛇出戶限民驚惟以為神至奔走祠之履罪神巫十人投其主江中為丞六年而去去三月他吏用法急而亂民益追思之知安化縣始土豪以世亂糾民為兵天下既定豪酋易氏者怙勇力與所部保

郡縣名臣 卷二十七 六

險阻自全江陰侯吳良檄旁縣兵捕擊之兵且集召令計事履曰易氏自逃死無他惡奈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為逆用兵未晚也良聽之而事平已而江陰侯檄取故兵請為農者民自驚奔相告勢危甚履屬耆老諭之曰侯所取者兵民無與也籍其願為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造戎衣履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恩且恐叛安可責以事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決不敢辭小罪而陷大禍也郡從之凡有徵徭皆不使之與

越三載入朝。提知濰州。濰州民畜官驢四十匹。萊守核其孳息。駒欲責償。諸縣皆以勒民買驢洵洵矣。履不聽。曰：民實不欺。烏可妄責其償。國家富極海內。爲吏者當宣布德澤。爲民除疾苦。寧少數匹驢耶。於是事得罷。山東民願以牛羊代稅。吏聽之。履曰：牛羊後有疾瘠患。不如粟也。獨收民粟。以他縣牛羊送陝西。驅走二千里。皆破家。郡以濰獨完役。僉人部送隣縣。牛履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人代之。脫中道牛死。誰當爲償。力爭不奉命。履爲吏不求威名。

郡縣名臣

卷二十七

以愛利爲先。重刑獄。凡有訟。召受訟者面質之。平其怒而止。不忍置民於獄。獄常空。有追需。不務速辦。稍緩其期約。故物價不踴。視他所費。恒減十二三。所至民感之。以爲愛已。居濰二年。會改濰爲縣。召還。遂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與履交。戲謂之曰：若願受長者教乎。履曰：公何以命之。濂曰：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歸。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履謝曰：願卒教之。濂曰：慎毋出門戶。絕世吏勿與交。履至家。如濂戒。竟以自全。

知府陳公

事 孝陵

知府陳灌。江西廬陵人。幼孤。事母孝。好讀書。元季。憂世亂。去習兵法。環所居良田。皆棄之。築塲圃。樹木焉。人初莫測也。後數年。木森鬱成列。而四方盜蜂起。遂依以結屯。聚兵鄉井。賴以安。陳友諒強禮致之。灌度其不足與有爲也。去不顧。高皇帝克武昌。灌因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請軍門上謁。上與語。奇之。灌因力陳救亂安民之說。悉見納。中山王北征。以經歷贊軍。已擢爲寧國府知府。與學育材。除民所疾苦。抑兼

郡縣名臣

卷二十七

八

并創戶帖。覈戶口之欺隱者。上聞。取爲式。布天下。宣城田濱江者。歲患水。伐石築堤。作水門蓄洩。民至今賴之。所屬邑。歲租不入官廩。獨虛籍其數。以上灌廉得之。念此直踵宿弊。然耳必發之。得罪者滋衆。乃揚言。將以某月日。行視廩。覆歲儲。民聞。爭輸補。及期。廩皆實。而弊亦盡革。有盜四十人。以劫麥舟。獄當死。灌視其詞曰：此愚民。因舟被風。漂抵岸。而挺取之。非素合謀也。安得引行劫爲比。乃獨坐爲首者一人。餘減。成論。灌風采。疑峻。秉行清介。訟者至。片言立斷。爲

人所畏服其為治務寬厚崇禮教鮮失所之民三年
政化大行洪武四年謁告歸省召至京未命卒

郡縣名臣

卷二十七

九

知縣錢公

事 孝陵

錢本中常州武進人讀書習法律洪武中以人才舉
歷知故城元城縣有聲改知吉水豪民宿吏素為民
患苦者捕其魁徙遠方邑中肅然新壇壝學舍召諸
生躬教之旌別勸率政務清簡不任刑嘗有盜聚山
谷間時出掠郡守欲以兵殲之本中單騎詣賊壘諭
禍福咸相率縛首賊自歸會赦免本中勵清操門無
私謁妻子布衣蔬食裁足朝夕以誑誤罷官父老奔
走號泣留不獲郡人學士胡廣力保之得復官民間
郡縣名臣 卷二十七 十
本中且復來空間井迎拜如見父母未幾以疾卒民
哀慕留葬吉水爭為負土營墓云

知府况公景陵 裕陵

况鐘字伯律江西靖安人始以吏事呂尚書震以尚書薦授主事遷郎中擢蘇州守授璽書假便宜從事初視事陽為不解事者諸吏抱案牘環立請判鐘左右顧問吏吏所欲行止輒聽而諸弊蠹悉識之於是吏大喜謂府公愚通判趙忱肆慢侮不校既月餘命左右具香燭案呼學官子弟及僚屬畢來云有勅未宣今宣勅勅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拿問語於是諸僚皆惕息恐慄禮畢坐堂上呼里老前曰吾聞郡人多

下縣行臣

卷二十七

一

武斷傾害善良吾不能如閻羅老子自剖別今以屬若等其速以善惡戶報善者吾優視之禮請其賢者與鄉飲惡者吾且為百姓殺之今列二簿俟之矣已召諸府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汝作如此擬應竊賄若干某日某如之羣胥股栗不敢辨鐘命引出擇有脅力者四人擲一胥空中顛殺之不歿鐘大怒曰吾為百姓殺賊鼠輩顧不為我盡力耶高投之必歿不歿若鼠輩歿矣於是立擲殺六人尸諸衢乃盡覈屬吏出貪墨者江人庸懦者十餘人郡中不寒而栗

謂太守神威感法不犯於是掃剔諸宿蠹置通關

勘合簿防欺詐痛繩衛卒之為暴橫者而郡體始尊簿得民善惡名籍而榜列之示懲勸令民婚喪必以禮諭告反覆而校督其不如命者威禁大行蘇賦重而官田尤甚民苦之鐘為奏減重賦焚香祝天乃具疏上卒得請復與周文襄畫收糧法建濟農倉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而行之又甚不難大抵鐘為治專戢豪狡撫善良至寒門下士挾片藝皆獲收故吏畏民安述職錫宴賜

郡縣名臣

卷二十七

十一

詩九載滿民上章乞留者八萬人楊文貞贈之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縣重迎張益州鐘剛果敏達不畏彊禦嘗上奏與巡按御史爭相見儀弗憚然度量廓如也興學禮士蘇人至于今誦之以為廉潔之操一塵不染操履之介千夫莫回云其後南京光祿寺卿蔚能陝西朝邑縣人亦起吏由光祿寺典簿累寺卿進禮部右侍郎後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持一禁齋歸家嘗偕僚聯名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下禁獄問所由能奮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不以

累諸公也獨受寺中官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奪身如能與况鐘者殆士人高等何可以資格拘也

郡縣各臣

卷二十七

十三

知府劉公

事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自陳才薄親老乞教職會有詔汰庶官累千人實意且得之竟為同知金華在金華三年不以妻子隨廉操直節綽有聲稱郡有顏孝子宗忠簡呂東萊祠墓悉為修葺鄭義門合爨久不能給又買馬出力給傳山西為疏乞免其役擢順天府治中景泰中召修元史見他人書不合己意輒大笑聲徹閣陛間聞者驚愕相戒勿以藁示實擢南雄知府未數月中貴使嶺外

郡縣各臣

卷二十七

十四

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苛辱之去至韶韶人為言南雄守且驛言中貴橫索賂辱太守事中貴懼急傳馬馳奏實抗勅使毀勅大不敬詔逮實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宦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為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居恒喜著書尤長於春秋中夜有得蹴童子然燈起書為人清強甘心貧窶彭文憲稱其躬過人之操履立絕俗之儀矩利誘不為勢惕不沮蓋實錄也

知縣丁公

知縣丁積字彥誠寧都西關人成化中知廣東新會縣新會廣巨邑號難治積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則大喜曰吾得師矣請先生門人梁編修儲李主事祥為先容既至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先生謝不受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其為政以風化為本而主於愛利始下車中貴弟梁長責民逋過倍復訴之積廉得其情追其券焚之由是權豪屏迹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四禮儀為書擇邑老成人主之月朔進問

郡縣名臣

卷二十七

十五

於庭優禮其能者嚴賄博竊盜之禁榜門示耻良家子游惰不作業者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為講解冀變化其惰習春秋祠事牲牢極精潔肅然將事如神陟降邑節義祠墓各置田立守祠祀焉異時戶賦均平錢悉貯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名當月錢歲單丁小戶亦不下五六千積苦意節省諸上下往來非經之餽一切杜絕甲首納均平錢畢自歸田弛然無復事白沙賦樂歲詩曰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劉衙蓋其實也歲大旱春盡種未入土積憂之曰此

今責也於名山頂築壇以祈晨夕齋沐伏壇下禱因得疾疾既甚猶日究心民事遂卒官民相與弔哭於途歸德里有一嫗夜哭而哀或問之曰來年當甲首丁父死吾何以聊生其得民如此

郡縣名臣

卷二十七

十六

知府徐公 康陵 永陵

徐咸字子正號東濱以尚書領湖薦正德辛未登進士俊才穎發與人交不詭于俗居官不事噉察務持大體人樂其寬初守沔陽沔屬兵燹後且值陵谷懷襄民嗷嗷待殍咸務在撫輯惠養區畫中理民多全活初沔地宜黍鮮植嘉穀咸爲之陳厥疆畝引渠灌泉畧倣吳地播種之法與民習之民享其利居三載入覲屬吏託餽贖名盛貨帛以進率謝却之廉譽益彰隨陟夏官郎去民思之肖像爲生祠夏卿喬白巖

郡縣名臣

卷二十七

七

公雅知咸會武宗南巡咸凡事豫戒備無不周白巖公曰能助予者咸也銓曹聞其賢擢守襄陽爲政一以平易近民爲本民以是益親附之歲值恒陽躬率父老恪修雩祀憊暑不輟而甘澍應妖民惑衆禍叵測咸計磔渠魁脅從不問悉解散其牧襄一如牧沔故襄人戴之猶沔人也廖太史鳴吾作楚紀列咸於登績傳太史內方以餘姚孫衍華亭張弘與咸先後同官均有懿政目爲三高嘉靖丙戌入覲思者阻之罷歸日事 祭有國朝名臣錄澤山野錄詩有

東濱三稿平生天 公 孝友宅心坦夷侍奉直公昂及

太宜人王寢處飲食省事必躬官至二千石田宅不侈常錄之美悉昇仲兄節奉怡二親不制其出入無毫髮留爲筐篋計又爲仲兄築室以居後家事日落寒暑製衣及衾溫涼適體有疾奉美飲食至老不衰以故稱孝友者無間言嘗築園城園曰餘春每遇勝日邀伯兄豐厓及郡中名士携鹵榼茗枰于禪扉竹徑觴咏陶然仙如也嘉靖丙寅夏六月卒年八十有八

郡縣名臣

卷二十七

八

主事唐公一傳 永陵

唐侃丹徒人少從丁璣學為高第弟子兢兢勵名檢平生以忠孝氣節自許為諸生時父被獄上書請自代弗得乃藉草地寢夏不帷冬不被夜不解衣竟父獄乃止及為州縣再轉官數千里未嘗一日携妻子獨與一二老蒼頭相朝夕飯羹豆藉茅以居令永豐知山東武定州皆悍訟侃豈弟務掩人疵瑕以古教化先之不忍以敲朴苛細為能始若甚迂闊久之真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給念以為永豐徙訟起於錐

郡縣各傳

卷二十七

天

乃競利與靡侈不節相高於足躬卒以儉約進父老為陳務本畜用周恤相保之義俗尚鬼有獄神祠居人奔走雜男女香火無空日又喜為俳優使民淫於欲而置於財侃曰此大蠹也痛革之立木牌二立於庭左曰從刑右曰從化令曰從理者左欲和者右父之民多立於右以求解言或當于理雖賤吏必改容謝為立行之無理雖權貴人百方請說終無所假諱以是告許之俗為之一變在武定以鎮靜撫綏疲人時清軍伍一州當解者三千餘人并婦若解長且萬

二千人矣侃曰武定戶纔三萬人若是空半州矣有

議欲濬州境從駭河者又力言不宜浚民脂膏填巨壑皆得寢章聖梓宮葬承天道山東德州上官裒民間財甚鉅以給行猶恐不給侃曰以半徃足矣至則昇一空棺殮舍中諸內閣牌校奴叱諸大吏鞭撻州縣官宣言供張不辦者死矣欲以恐嚇錢同事者竝逃去侃獨不去急乃謂之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殮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來矣錢不可得也於是諸閣愕眙相視莫能難而事辦諸逃者皆

郡縣各傳

卷二十七

天

被罪而侃乃受旌所居官率空橐以歸及覲考滿入京師又率空橐行以是著節亦以是淹於官稍遷刑部主事以執法得情著稱病卒貧不能殮部尚書而下及諸僚賻之錢乃棺而歸其家

少卿程公

永陵

程燿字文純建昌南城人舉鄉試授景州學正從身
範士務砥礪名節次乃及文藝嘗塗引重命主瀛洲
書院選十八庠弟子員雋者從講習充浙江行省考
官所錄稱得人尚書鄭曉其首選也以母憂去職服
闋補曹州轉松江府學松俗習靡燿力鎮浮誕崇廉
質謹條約上禮讓斥奔競蹈履繩墨以身為諸士先
直指使視學一生於講末致頌美賞紙倍嘗道出燿
惡其諛佞取紙散諸生斥責之士習丕變推知鹽城

郡縣名臣

卷二十一

主

縣鹽城海邑民竈賦徭多奸避嚴正之歲旱蝗民饑
燿亟行賑助有冤獄論死者十九人力中雪活之築
堤捍決河剝水次倉便轉運凡與民興利去害竭誠
悉力惟恐後轉上元縣在留輦下俗雜政殷勲閭虺
蝥臺省牽制燿壹意利民弗趨避心誠乎感輿誦翕
然內瑞以事過金陵所至饕虐夫靡外無備也瑞怒
欲辱之燿抗陳民艱瑞為改容民居近 孝陵者以
誤殺苑中獸入死獄莫為直燿白司寇得末減諸散
荒錢平市直酌公賈後咸守以為法蓋宰二邑三入

觀乘一馬以二馬負載以一隸馭馬而已時霍尚書

韜為南宗伯風稜矯矯莫與匹民為之語曰禮部霍
韜天有日上元程燿月無雲蓋以竝也歷南刑主事
郎中守鎮遠鎮遠夷方也燿勤恤其隱無鄙薄心屏
私餽去煩苛寬權市公聽斷懲暴橫清驛傳時供億
加意節損省浮費十五六屢決疑獄毀淫祠建社學
有點卒妄奏辦其誣詆反坐之豪民侵貧弱者訟地
四十年未決斷還之戍伍有三十年未支糧者多方
給與印苗叛豪猾與私通者痛鋤禁擒其酋夷憚不

郡縣名臣

卷二十一

主

敢犯官九年轉陝西死馬寺少卿馬政弊已久燿竭
力振釐至不下堂五日夜稽侵地復收軍簿覈丁馬
除補疾作致事去燿入官四十年初終一德廉勤端
惠所至樹風教自建節婦孝子忠烈祠毀妖廟以其
址葬野灰者其折獄不務苛訊要以理屈其心或書
聯語韻語于牘訟者自愧退或相視泣解所去必
有頌聲或勒思于碑或尸祝于家或祀名宦祠歸家
無餘貲自奉儉節既屬疾猶倡建宗祠定祭儀增墓
田修譜乘諸先產盡讓其伯氏居室與昆季共獨所

宿樓兄子又舉其半登之作籬自障為詩有風雨半間樓蓋紀實云

郡縣名臣

卷二十七

五

知府徐公

永陵

徐公九經初為句容令歷九載治行為天下第一其始至羸服坐一荀輿延見諸侯人恂恂無所詰難諸侯人出相語輿中人誠長者第吾邑得無其黠豪而治乎居三日一吏出空牒而用印內裏中九經撥得之詰其狀羣吏皆叩首曰為一某親故某事補牒耳非有賄也九經曰吾不治賄治竊印者卒坐之法已曉戒察佐母得擅攬訟及需賦民錢而捕按其用事胥吏於是人人喘恐於法不敢有所舞每受訟謀必命其人與親識偕往從和處其不即和處者面諭使之心服間一扶之數不過十母煩置獄然至於武斷并兼輩不盡法不止也諸所催科受役預為期過期不至者俾里三老逮而笞責之終不遣一隸卒下鄉落隸卒列庭下如木偶亡所資衣食其黠者多自引去久之盜習民貧富與道里近遠諸顧役之輕重必以資其受顧而役者必以便即田更村雅得用身應毋使宿猾奪之諸賦長收賦於各區故未有定額司筭者得止不其手悉數之著畫一於冊以示各賦區

邑故有賄賦米四百石。嚴其欺隱者，應之賦得所歸，不為累。他運解費有輕重，官故量資之，黠豪趣輕而資重，不相當久矣。九經已密得其槩，要諸豪詛之神，而俾劑之。既定為閭使，拈各以分去，毋恨色。居恒謂即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賜租蠲役？第在我曹酌緩急而已。緩而急，憂在民急；而緩而憂，在國以故。終其任，無失所者，悉革一切浮浪費里正，結籍邑耳。足跡不使至邑門，亦不使至民戶門，以為恒。邑故稱孔道，輪蹄輻輳，取資於民不可計。九經減舊額夫三之二。

那縣名目

卷二十一

三

馬三之一，無弗給者。士大夫過從，所餽不過筭器食，不以貴重。故加蓋有廢圃，廣輪數十畝，躬率吏卒治蕪穢，栽蔬果，鑿池種魚，閒養牧雞豕，客過宴飲，取諸官中而用之。客更欣然為醉飽去。邑西距二十里，東距白土五十里，為衝衢，車馬所踐，塵土盈積，可三尺許。遇雨雪泥濘，至沒股，輿行相尾，乃積顧役之美，甃石以道之。行旅無所苦，謠謠藉藉，歲大侵，民至屑榆而食。而上方祠登竹宮，多遣中貴人方士，醮神三茅山。三茅九經，沙治也。歎詫曰：吾民困至此，而忍更

驅之役，或謂應天屬邑，八是不可分任乎哉？曰：救災卹隣，古道也。隣民即吾民，吾何忍紆此而困彼？按故牘，商引之金，宿於府者，請之中丞，直指以供費，躬為經畫。諸使者懾其清嚴，竟竣事，不復有所干。民忘其役，然歲侵益甚，穀價踊貴，丁中丞發使米數百石，使平價而糶，取其直於官。九經曰：今流莩載道，數百石幾何，而徒以資糶者，彼糶者皆豪也。於是從時價糶其半，還直於官，而取餘米煮粥，召三老受而分食，其餓者居三日，報餓者起矣。輒按倉穀餘尚多，使稱力

那縣名目

卷二十一

三

分負以去。其山谷間稍遠者，則就傷富人穀而取償於倉，居平持法寬，而至是獨收。峻有十七人禦貨而逞穀者，捕得立置之法，曰是非饑民，乃夙盜以饑文其惡者，咸惴惴相戒，道不拾遺。九經於單赤無所不極意，而馭豪乃特嚴，然不敢修怨，視諸博士弟子，猶子弟也。歲時課經術，論經文義，餽粥膏油之費不乏，而其鄙無耻者，懲之又方於事上，幾用此得罪。時應天尹汰邑吏，故當有席富人謀之，尹欲以席市，謝曰：賦長邑儲之矣。尹有所任，直時胥下邑索吏賄，不得

酌而詬諸庭九經繹而答之尹怒曰是不有我也他日又以永康侯之幣徵教讀呂某九經報謂呂某者蓋賈人子不習書不足以辱侯聘尹逾怒而食于中丞又他有所下治荒者濶畧不甚稱九經以意格之且不平價糴也而諸生見懲者中以蜚語中丞悲甚見辭色三日父老數千人擁而廷見稱九經賢泣涕數行下曰微徐令吾曹有溝壑而已中丞意稍動下映堦曰今不宜若等故且爲移之胡謬稱也衆遂大哭曰必移令請於此因極敘九經救荒諸奇策與

郡縣各臣

卷二十七

三

居恒善狀且詆無耻諸生謂彼不自知罪以小懲而中民父母民誓不與俱生中丞意解入都以語尹尹曰此強項吏好以抗上自爲名移之便會中丞入內臺有所舉刺而公在刺中嘗及公操直指使亦報命中丞要之同刺刺僅中考而已事下吏部尚書熊公浹怫然曰吾故聞句容令賢不減古人今不以舉而刺耶考功郎邦彥具前後薦劾語報尚書乃論謫中丞於外而特留九經時謂中丞力不能勝一縣令也九經既以廉儉著其下化之民有華冠侈服者出

必遇責曰何以見令君爲具稍過侈必相戒令君知之得無不可乎積九載始遷工部營繕司主事將治行而民強留之彌月不得發爭延請過舍治觴炙兒稚挽衣而泣曰公毋去我度不可留其長者曰公幸惠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九經亦揮淚曰母以訓而曹唯儉與勤及忍耳儉則不費勤則不墮忍則不爭保身與家之道也生平不嗜肉食唯噉菜佐脫粟嘗圖一菜於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至是父老刻公所畫菜而書勤儉忍於上曰徐

郡縣各臣

卷二十七

三

公三字經也家肖像而尸之朝夕必祝焉已又立祠祀祠四五所而其最者在茅山謂其息民於荒獨茅山之役巨也在繕部議當築外城而城址有犯陸都督烟圃者都督挾上寵橫甚人謂避之便對曰句奴未滅何以家爲就謂陸將軍不如霍將軍乎陸噤不敢發圃分爲三亡何出權荆州商稅舉舊額裁三之一諸聽權者蝟集倍溢於故乃屬其餘於臧曰吾裁而得溢毋使後人增而取溢也事竣復與外城役所分板最堅而又遂役夫不告痛遷署員外郎以功

實授員外郎督清源磚廠舟北者毋論勢人達官必使附磚之將作大司空吳公多鄉戚屬以司空意請皆不免曰此法也法且自司空出遷都水司郎中治張秋諸漕河道故通漕者與通鹽者近而不相接以故漕水溢則汎濫為田患九經議築減水橋於沙灣使相接漕水溢則有所通而不侵田少則有所限而不至涸工成至于今賴焉時司空進而冢宰倖臣文華代之尋督大軍平東南倭所過張甚河渠郎迓送恒出境外幣餼充溢猶不得一欵色而九經第遣一

郡縣名臣

卷二十七

三九

介齋牒謁之云郎有事沙灣不敢離也文華嫚罵投牒於地而九經以資重得知高州府或謂高雖遠雄郡也公稱名令久獨不能名二千石乎荅曰吾老矣安能自苦以徼身外物陳牒於冢宰謝不之任居一載大察吏冢宰司空比而欲絀之考功郎持不可乃坐以老令致仕九經笑曰老自吾分何至煩考功令卧貴溪山中二十有二年非禮會不入官府守令以時問政言之無所諱於吏胥弊尤切聽者為縮舌族貧立義田周之立義學校之為擴田於學以給頽仰

同年之婦何婆不能自贍力資之又推以資邑葵之貧而勵節者居恒自奉儉不以老益簋衣絕泉帛然用施予故窘行視廢丘之瘠得杜家山斥地招流亡授以牛種教之樹植相土宜通水利而率臧獲與之分功而耕皆成沃壤時予給事貞明長矣九經慨然謂曰吾昔用之邑不盡而以施諸家若既習矣異日母忘用世給事拜受教是故其居官首請屯田三輔與水利雖不盡究識者猶日望之九經既有年德貴至大夫無聲色好晚節會間里集子姓童子歌風雅

郡縣名臣

卷二十七

三

濂洛數章談說義理典故雍容竟日居家久提學御史耿定向按部旬容習其政而仰之時誤傳九經物故耿檄祠名宦再檄貴溪祠鄉賢然九經彊無恙也句容之民何其誕日設醮迎釐於三茅祠下歲時訊問以為恒至年八十五稍示微恙即却醫藥不御曰有正命在寢執拱手曰茅山來迎我家人馳之茅山祠告於山之神而已瞑矣守祠道士夜夢九經朱衣從數騎啓扉而入嗚呼異已天性孝友重節義不侵然諾彊直自遂四歲失母劉安人未冠失父儉庵公

侃侃自樹立奉太母周孺人繼母艾安人尤孝謹屬
疫痢大作相染眾三母病殆幾不起家人皆避徙去
獨以身周旋其間卒以俱安為諸生工屬文博通諸
經尤精戴氏禮讀書樟槎庄農有耕而乞火者時估
俾猶未已也家與少師夏言同里自舉鄉薦至謁選
未嘗造其門及夏之再相罷而道被逮也九經獨使
一老蒼頭侍行唯謹夏從檻車中問而得之為感泣
故御史楊爵工部郎劉魁給事周怡沈束先後以直
諫下緹綺獄損月俸橐餗而致之故善包御史節節
郡縣名臣

卷二十七

三

坐與中人競遠戍絕白金為叵羅而銘之曰不愧明
時無負此心以違節然諸有所為自達其志而已不
務為名高故少能舉其事者

知府龐公

永陵

龐嵩字振卿居南海弼唐鄉學者稱為弼唐先生嘉
靖甲辰由鄉舉授應天府通判晉治中先後凡八年
大京兆缺屢攝府事初至旱魃為災嵩督賑委悉霑
洽公粟既竭貸之鄉先生富民誠意懇惻人多應者
所全活六萬七千有奇已而蠲其積逋于以勞來附
循之所繇以復業者十萬六千有奇所部民苦役重
乃取公費議寬之令甲首輸銀免其置辦付之印簿
以防侵漁清寄居客戶以助夫役移僻驛馬匹以避
衝塗覈冒濫優免及詭稱官戶寄庄戶女戶神帛堂
匠戶以實丁口八邑皆蒙惠焉時江寧葛仙水豐二
鄉數有水患居民餘七戶而已歲課不能辦嵩為築
堤闢萊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庄四召貧民佃之
流移盡還而全邑訖無代輸之苦百姓至今賴之折
獄無細大必得其情有張元二者以追逃婦不反嵩
躬至婦所見室畔縣厓矗立林木颯然心動行數十
武而前佯執村老訶問之對曰我但見屍遂得元二
被殺狀又高淳備入亡其妻妻家以為歿執之嵩偵

S
Z171.5
15a

2083961



ZW 21181800562611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別史類

知隣有畫工以其妻歸日逐也計致畫工奪還之聞者以為神威晚王湧舉人彭若龍占良人妻殺人并論死居閩者萬方拒不聽嵩饒吏幹在事拮据百廢具舉尤加意造士暇則進諸生課之自捐俸以資賞給歷寒暑無倦淹通五經為諸生發疑抉異無不虛往實歸者早遊王陽明湛甘泉兩先生之門至是奉其緒論為諸生規建會于新泉書院日與講習以故一時文行之士成就興起者為多天性嚴明嶄嶄不可犯而又與有聞于各儒巨公以是施之政亦以是

郡縣名臣

卷二十七

三

持其身見義勇為獨信一力雖賁育不能奪也。單騎行縣所至肅然一蔬片楮不以煩民人目為龐青天云。府在六年察例而復與觀察嵩謂非理上疏請止之。至今著為挈令。晉南刑部郎中曲靖軍民府知府所在士民銜德既去而追思之至今俎豆不絕云。

續藏書卷二十七終